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二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社會教育

猶見篇一卷	清	傅麟昭著	檀	几	一
古人居家居鄉法一卷	清	丁雄飛著	檀	几	九
俗砭一卷	清	方象瑛著	檀	几	一三
燕翼篇一卷	清	李淦著	檀	几	一九
人譜補圖一卷	清	宋瑾著	檀	几	三一
婦女教育					
新婦譜一卷	清	陸圻撰	香	豔	三九
婦德四箴一卷	清	徐士俊撰	香	豔	四七
新婦譜補一卷	清	查琪撰	香	豔	五一
新婦譜補一卷	清	陳確撰	香	豔	五五
課婢約一卷	清	王暉撰	香	豔	五九
德育					
忍經一卷	元	吳亮編	武林往哲		六三
勸忍百箴考註四卷	元	許名奎撰			
功過格分類彙編一卷附惜字律	明	釋覺徵考	四明		八五
	明	袁黃撰	有福讀書		二二九九

wt 98/01

激書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清 賀貽孫撰 胡氏豫章 二五九

心病說一卷.....清 甘京著 昭代 三一五

師友行輩議一卷.....清 魏禧著 昭代 三一九

餘慶堂十二戒一卷.....清 劉德新著 檀几 三二五

心相百二十善一卷.....清 沈捷訂 懺花齋 三三七

聖學入門書三卷.....清 陳瑚著 留餘草堂 三四五

學制

論學制備忘記一卷.....清 段玉裁著 昭代 三六三

陝甘味經書院志一卷.....清 劉光蕡撰 關中 三七七

學記臆解一卷.....清 劉光蕡撰 關中 四一一

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一卷.....清 張之洞撰 慎始基齋 四四一

杭府仁錢三學灑掃職一卷附錄一卷.....清 不著撰人 武林掌故 四四九

學規

讀書社約一卷.....明 丁奇遇著 武林掌故 四三七

塾講規約一卷.....清 施璜著 昭代 四六三

鍾山書院規約一卷.....清 楊繩武著 昭代 四七五

讀書法彙一卷.....清 杜貴墀撰 卮園 四八三

輪軒語一卷.....清 張之洞撰 慎始基齋 五〇一

文房約一卷.....清 江之蘭著 檀几 五四三

運輸

大元海運記二卷.....清 胡敬輯 雪堂 五四九

奥羽海運記一卷……………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五八一

古禮儀

慮氏禮記解詁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漢 盧植撰 鄒齋 五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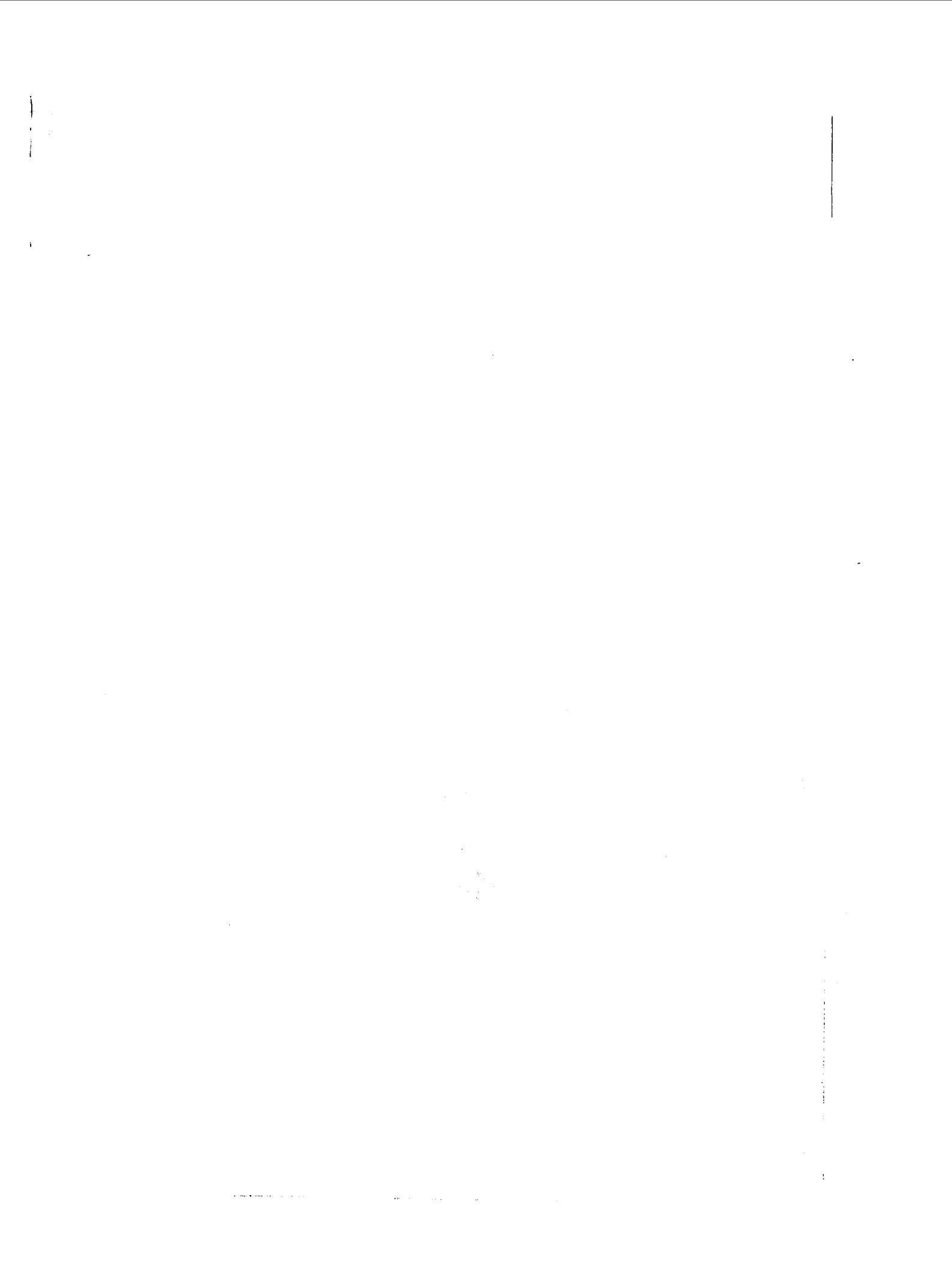
禮記解四卷……………宋 葉夢得撰 邵園 六〇七

禮記篇目一卷……………清 芮城著 昭代 六七七

禮記古義一卷……………清 惠棟著 昭代 六九一

禮記釋注四卷……………清 丁晏學 頤志齋 七〇九

猶見篇



檀几叢書卷二十一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猶見篇

錢塘傳麟昭又昭著

可南可北岐路所以興悲或黑或黃素絲於焉隕
弟凡人有感情亦類然也觀流俗之澆訛痛狂
瀾之難砥身居下士空陳賈誼之書志在維風孰
信裴頠之論然而意有欲吐筆亦難禁因作猶見

檀几叢書卷二十一

一 震舉堂

篇以抒其懷云

朝廷設官各有等威正其服色以著辨也不特貴賤
有章抑且公私異用吾猶見服官之士一出而朱纓
弁首寶帶橫躬綴頂而燦若星輝聯補而麗同雲錦
非徒為榮觀已也爵服班自 王朝威儀所以示度
蓋有甚重者焉今則乘軒道上聽政堂中繡裳鞶帶
不以章身望其冠猶夫人之冠也視其衣猶夫人之
衣也坐而臨者此衣冠侍而立者此衣冠甚或屈膝
而待理者亦此衣冠上下無等其何以使民生畏乎

褻官體卽無以肅民表民表不肅而國制爰輕朝

廷班服之謂何而顧於觀瞻之地曠焉不講哉此可

長太息者一也此段道官民之體甚懸門署之防亦

峻所以下車之始布誥通衢曰予無戚屬往來也而

有招搖玷我官箴者則必麗於法而無少貸禁何嚴

也吾猶見後庭設柝儼若防奸內署嚴扃難傳干牘

孰識公子之顏誰謀書記之而今則騎聯廣陌醉飲

平原道路側目而指之曰此翩翩者某公子也某書

記也今日稅駕於何所也惟其關防不密遂致體統

檀几叢書卷二十一

二 震舉堂

不尊縉紳輿蓋直入公堂賓客觥籌時來私室卽或

貪泉可酌豈遂損其廉名抑念瓜李有嫌能無騰夫

物議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重其為鄉衮者一過

仕籍迥異齊民吾猶見先達之居鄉也博極羣書精

研性理留心於兵農錢穀之猷體訪乎輿利除害之

事里有善則表章之其負寬而莫伸者處見當事而

釋之縉紳羣處所言者皆上關國計所慮者皆下切

民瘼盪盪自飭蔚然而稱人望卽值看花飲酒不過

雅歌投壺未嘗見其側弁屢舞也今或登堂而覓戲

其祇問囊內多錢矢口而譁。閨門弗顧垣邊。屬耳好者在此。婿者旋來。卽有附勢之流。挾資梯籠。呼盧博塞。雖居勝而故負。每實往而空歸。此輩志在趨炎。費多金而何惜。而大人樂於潤已。遂不擇良賤而樂交。抑知借叢假虎。聲名由此致累乎。雖功名既遂。或高明偶爲樂場。而流染一淡。彼子弟漸成惡習。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隆鄉堂士爲四民之首。立行攸先。達則展其素履。弘濟蒼生。不幸而窮。言規行矩。亦足爲閭里所矜式。自待誠不宐薄也。吾猶見修潔之士。鍵戶

檀几叢書 猶見篇 卷二十一

三 彙舉堂

高吟廉隅自重。不輕謁長吏。以營私。不乘人危急而徇利。鄉黨有事。解紛猶欲避嫌。而肥己。在所不屑。間有不自愛者。遇正人。莊士。亦復赧顏。而工其揜著。良心猶有存焉者。豈如近習。觸寒暑而不顧。徧採甲短乙長。視奇貨之可居。竊幸朝餽夕餽。胥吏之家。頻煩下榻。皂隸之輩。願爲執鞭。藉以引身。當事頌德。政而偽託。與歌。值陞遷。而倡言借寇。謬誇交好。而遂愚弄其鄉曲矣。鄉曲有釁。爲之文致。訟詞自媒。作證庭鞫之時。先如柔聲。以探其情。則以日上。盱伺其顏色。成

激烈以聳其聽。旋以頭搶地。負若奇冤。利而可求。醜行又何諱焉。獨怪彼其之子。借耳內之風聞。想夢中之安飽。呼朋引類。其作生涯。而顧文其辭。曰仗義執言。是將誰欺乎。以此居心。其毒抑又甚矣。嗟乎。原其初心。亦祇爲室謫所累。不知獲有限之升斗。安能填無窮之飢渴。青蚨曾不崇朝。白手依然。昨日所濟。幾何而甘白外名。教乎况損名而實。或不收重負。妻子之長望。枉爲鮮恥之小人。清夜自思。能無汗顏耶。若此。見金之徒。士林不齒。其又奚惜焉。所可惜者。英妙

檀几叢書 猶見篇 卷二十一

四 彙舉堂

之流。亦未免好名之累。試纔高等。而遂榮若登龍。文卽授梓。而安心希紙貴。廣坐之中。惟有己。良會祇見其雄談。四達之衢。若無人。接武。那知夫左避。視被豪致。其去走利如鶩者。固相萬也。然而好名。則多應酬。多應酬。則荒實學。試一不利。而從前勃窣之氣。輒爲沮喪。虛名何補。致潰大成。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端上吾猶見父兄之訓子弟也。皆以嚴師輔以良友。足不令履戶外。在長者前。禁其雄辯。隨尊屬。成其疾行。而其時之子弟。亦唯命是共。不寧惟是。卽父兄一

言一行顧瞻子弟亦復拘檢自維恐身作不令而貽羞厥後也噫會幾何時而此風不可再矣坐立之規蕩然疾徐之節誰謹未登總角卽令懷刺而廣交遊纔學操觚便欲災梨而求敘跋不擇燕溺漸長澆漓棄語於父兄之前而無忌肆志於師長之側而恬如而一二身其責者復依阿順旨縱其驕心甚或書詞畧欵顛倒尊稱祇欲降節以取容不顧足恭而詒誚凡彼後生未知古道共相視爲固然而見斤斤守禮之儒反以爲傲且妄也究其襲習咎在父師始欲其

禮凡叢書

猶見篇

五

卷二十一

歡一或離也街衢接軌竟同陌路而多相戲相賊之數總之始交不正而流弊必然固無足怪者若夫父事兄事合序以年師事友事空考其學顧乃不論學問之淺深槩作忘年之昆季以彼虛驕空無不輕世而傲物焉而獨於素封先達執禮惟恐不恭從未謀而而慶必稱觴弔必陳賻素非子父之執浪作老伯之稱未通彼子之名輒修小姪之禮抑何親而善下耶至於名刺畧欵尤多不倫向者友以文會曰社加以盤敦曰盟其比年而同雋者則曰年彼各有所取

禮凡叢書

猶見篇

五

卷二十一

哀諫。倩筆文人。借銜光重。讀其文。則字字美如珠玉。考其行。則在在履若砥礪。囊有青錢。即可庭盈屏幃。家非朱戶。亦能座滿賓朋。而且無交紳士。漫列弟姪之班。及至當前。竟未識爲誰氏。凡爲此者。卽或爲娛親之盛舉。而名不副實。祇足供閭里之譏彈。又何榮焉。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數名實孝子居喪。貴賤同等。未嘗有殊制也。吾猶見居喪之子。寢苦枕塊。戚容可矜。室有哭泣之聲。庭無琴瑟之御。卽或往來戚屬。粗服荻鞋。不改其素。偶遇吉事。不過外被元衣。內仍服

檀几叢書

猶見篇
卷二十一

七

檀几叢書

不行元冠以弔。飯合之時。縱其長飲。執紼之際。肆其狂歌。果孝子克自守禮。而又何有此風爲。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嚴喪制食時用禮。古有恒經。所以黜奢崇儉也。吾猶見富貴之家。食客不踰八簋。其或選樂徵歌。非爲父母之介。則爲子弟之合。否則不輕舉焉。衣惟蔽體。何曾羅綺盈身。室取容躬。豈必丹黃耀目。惟平時克自省約。故荒歲亦免飢寒。居官者以儉而養廉。有家者以儉而由禮。風何美也。今則賓朋高會。珍錯盈几。錦衣繡裳。彷彿山龍火藻。雕甍畫棟。舉

檀几叢書

猶見篇
卷二十一

八

檀几叢書

態。反。形。於。為。善。時。或。天。災。流。行。水。旱。洊。至。雖。鳩。形。鶴。面。者。雜。選。於。前。曾。無。矜。憐。之。色。升。斗。之。輸。嗟。乎。忍。哉。減。一。孟。之。奉。即。可。飽。其。連。朝。停。食。客。之。筵。寧。止。療。其。八。口。而。顧。坐。視。其。捐。瘠。乎。天。道。好。還。富。豈。長。保。奈。何。不。為。其。所。當。為。而。為。所。不。當。為。耶。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崇儉約至於事例之開原非得已。河決有漂流之患。禮歲多溝瘠之傷。軫念黎元。補救所以孔急也。弟議金錢於履畝。民力何堪。散粟米於太倉。國用復浩。惟勸義於素封。廣仕路於急公之內。庶兩濟焉。吾猶

檀几叢書猶見篇卷二十一
九 震舉堂

見積學之士。或棘闈屢困。而思易地以圖功名。或泮水難登。而欲借途以謀進取。志豈須臾。忘誦讀耶。所以數科以來。臚頭曉唱。半屬成均之儒。翰苑宵歸。每多辟雍之彥。煌煌國學。允稱才藪矣。所慮限年已滿。簡選而還。既無司成之考較。尚遲官守之糾繩。身膺任籍。詎屑從師。一無拘忌。而怠心或生矣。拋書午夢。非復丙夜篝燈。醉酒旗亭。頓忘芸窗握管。遂使乘風之壯志。竟成畫地之鴻溝。平居既已懷安。一旦拜職。方州塵封案牘。又安肯以民社經心。仕學兩廢。不幾

虛 朝廷之德意。而與空疎之子。同類而譏乎。用是款款以規子。將無申申其詈乎。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勵仕學

凡此數端。聊中梗概。其有欲吐。亦難縷陳。誠恐矢口觸忌。必致眾怨。招尤。所望士君子。鑒我愚衷。能以此數端。而引伸之。共挽頹風。悉登古處。未必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嗚呼。欲泣欲歌。惟孑己意。知我罪我。一任人情。吾將採莊山之金。鑄賈大夫像。而為之太息。乾坤一腐儒。自評

檀几叢書猶見篇卷二十一
一 震舉堂

昨是今非。可悲可泣。窮形盡相。似諷似嘲。幸古道之猶存。庶典型之尚在。所恨世趨惡薄。蔽綱日淡。相習成風。不可救藥。雖遇黃鐘大呂之音。多有聽古樂而欲臥者。然得此正論。諱言已足。扶廣廈於將傾。迴狂瀾於既倒矣。王溶謹識

1

古人居家居鄉法

檀几叢書二集卷七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古人居家居鄉法

秣陵丁雄飛菡生著

嗟乎。世不典禮。所趨愈下。未嘗讀書。知大謬。并不習。聞前輩長者之風。毋惑乎乞相逼人。自蹈悖戾。為有道所鄙。而罔知也。每見少年釋褐。足高氣揚。儼然有親不敵貴之意。擁篲及于堂上。呵叱至于室中。諸父

檀几叢書 古人居家居鄉法 一 二集

昆弟。聞聲辟易。又何有于鄰里父老乎。予深歎息。然自顧孤蘆。見貴人而敷陳義禮。夫誰聽之。惟有援引古訓。贊揚先哲。使之有動于中。少存溫恭雅度。亦愛人以德。遺意乎。古者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于目所不親之地。縮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泯呼導于耳所不聞之域。循牆而入。以謁期親。又為人弟者。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此吳門管登之先生。考核精當。諄諭後學者。蓋居家之儀合如此。

至若居鄉。則今古芳踪。為拈一二。司馬溫公為西京

雷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

自持扇障日。伊川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

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夫居朝廷。則為公卿。歸

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

故吾猶在也。彼擁篲童僕。呵叱父老。聞溫公之風。得

無顏汗。近吾鄉倪文毅公。家居鐵作坊。任兵部尚書

時。凡出部必步出街口。方乘輿歸。亦于此下。或曰。公

尊貴何自苦如此。公曰。鄉黨父兄宗族。故舊在焉。于

檀几叢書 秣陵丁雄飛菡生著 一 二集

此生長。豈得居然自尊。王襄敏公亦吾鄉人。居家屏

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

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

嗟乎。吾輩讀聖賢書。自許為何如人。乃慢不趨步前

轍。驕抗自恣。亦大可哀矣。有志學道者。吾望其浣俗

情。以淡古懷。則溫溫恭人。謙謙君子。流韻在庭。聞閭

閭閻矣。

韓聖秋曰。風俗頹敗。但知有富貴。豈復顧禮義者。

非一日矣。至不義之富貴。抑有甚焉。方其揚揚乘

軒呵尊擁馭。自謂得意。不知有鬼笑于傍。况大人君子讀書知大義者乎。余鄉前輩溫恭毅公爲大司空。過里長之閭。必下車徐行。卽焦中丞源溥家居。但乘欵段。隨一奚奴。鄉里愈尊重之。不聞其褻體也。今讀菡生文。可謂砥礪之綱維。而有志爲賢士大夫者。願奉此作座右銘可也。

俗

硬

子/子 子/子

23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

武林 王 時 丹麓

天都 張 潤 山來 桐 暉

俗

遂安 象 瑛 良堂著

婦娶擇吉情理之常亦人道當正其始也。杭州人猶不然。拜堂後宗族親戚男女長幼互相拜賀。已極勞。拜畢張譙演劇。遂至達旦。席甫散復詣妻家拜謝。其家又酌飲抵暮始歸。比及成婚吉期已過一日矣。

相習成風不知其非。卽有見及此者亦終未能改正也。然此俗他處未聞。

聞新人最是惡俗。天下皆然。尊長卑幼雜然無倫。奮老拳塗墨臉。甚至脫新人鞋索贖。實屬不堪。先大父禁止之。是夕治具飲客。酒半擇老成多子者數人。送新郎君入房。復出暢飲而散。斯爲得體。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酌膏不知限制。至使有傷。

于流血。踣折支體者。可歎也。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諛親或褻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做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世氏俗考

京師舉殯。以送葬人多爲美觀。親族朋友廣爲延致。多至五六百人。貨莊設席張樂。亦數十處。客至白衣赴席。至暮而散。不必臨喪。次亦不必見主人也。且之費富者千金。餘亦不下數百金。

檀几叢書

俗

卷十

二集

都人出殯。昇輓屬作行多者百二十人。最少亦二十四人。其旗幡諸項。則小兒行亦必數十人。二行皆有頭目。畫地承應。彼此不得攙越。故任其勒索。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二百餘。卽此一事。富家猶不以爲費。中人之家。則立盡矣。予庚申。室之喪。度力不能。然無可如何。亦費至百二十金。如此惡俗。倘能條陳。嚴禁。亦阜財省費之大者也。

杭人于初喪之日。輒延親戚朋友。設宴茹葷。撤席然後入殮。舉殯之時。筵宴演戲數日。始舉事。當此哀戚。

之時反用吉禮。殊為可怪。聞嚴司農顧侍御諸公欲矯其弊。以身先之。然不能返也。

世俗遇親喪。男女年長及時者。皆吉服婚配。云七內乘凶不忌。謂之權親。夫服除成禮。遲不過三年。乃以親在殯。儼然合昏。不獨于禮不可。于心亦何以自安。昨在揚州。見人家亦有此。不獨江浙為然也。仁和邵弘齋前輩弘藝錄。極言其非。則嘉隆時即有此俗矣。相沿至今。究不能改。何耶。

家禮凡祖禰逮事者。忌日有終身之喪。是日素服。不檀几叢書卷十

飲酒食肉。居宿于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服禮殺之。此義今人多不講久矣。

喪服之制。祖父母。齊衰不杖期。曾祖父母。齊衰九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一本之義也。此外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皆旁親。遞而殺之。今世俗不察。于會祖。稱功服。曾孫。高祖。稱總服。元孫。大謬。不可不亟正也。

葬者藏也。藏者完歸于土之義。人子于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求于風水。再求于年

三 二儀

月各執其房分。而阻于卦劍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于支干龜筮之生尪。遂至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也哉。故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滴。蟻不侵。足矣。先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家禮舊本于高曾祖考妣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近俗。不如用顯字。蓋皇與顯皆明也。其義相通。又無官者。妣曰某氏夫人。蓋婦人稱夫人。猶男子稱檀几叢書卷十

公也。今制二品方得封夫人。空如俗稱孺人。通禮餘予按孺人亦七品命婦之稱。然唐儲光義詩。孺人善逢迎。孺子解趨走。則孺人為婦人通稱。唐時已然。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父喪稱孤。母喪稱哀。相習已久。不可改。

點主古禮也。今人務請官長縉紳。以榮其親。重幣華筵。所費不貲。中人之家。每揭借為之。殊似無謂。不若各隨所便。即閭黨中年。高有德或文行並優之人。數請主其事。禮不失。而費省。亦善俗之一端也。

往見有投訃者。稱承重孫。又有承服孫詢之。則支子之子也。夫嫡子歿。嫡孫承重禮也。乃支子歿。其子亦爲之承服。夫服可承乎。此大謬。然知禮者必不爾。東坡在黃州。自奉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未免太簡。惟五簋爲得中。前輩皆常行之。近日俗尚奢侈。尋常宴會。珍錯羅列。卽有行五簋者。爲數雖減。而器具之精奇。餽品之豐腴。所費更數倍。名儉而實奢。不知何所底止。頃吾友毛會侯。定爲八簋。蔬菜隨便聽設。省費惜福。未知能遵行否也。

禮九 喪書 俗夜

卷十

五

二集

凡拜禮。惟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皆四拜。此外伯叔舅甥翁婿師生。皆二拜。今人全不分別。俱用四拜。拜者受者。皆爲失禮。今鄉會試。謁座師房師。先答二禮。後受二禮。則固二拜也。主司如此業。師庠師何獨不然。往見一刻本。辨此等禮甚晰。惜亾失。并不記是何書。附記于此。

京師禮文繁數。相見必叩首。女人尤甚。凡小宴會。女必拜其母。婦必拜其姑。皆叩頭四拜。然後就坐。卑幼拜長輩亦然。夫賓筵告坐。不過一恭。何必爾。所謂過

于禮者也。

四方俗尚不同。要惟軌于禮而已。越禮違禮。總謂之失中。養疴無事。取所見昏喪宴會諸事。略加辨正。非敢謂移易風俗。然從此各知循禮。于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也。艮堂識

禮九 喪書 俗夜

六

二集

燕翼篇

768 822

0.4

4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一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燕翼篇

興化李淦若金著

世道隆污。有運會存乎其間。吾祖文定公。當嘉隆之世。已懼風俗漸偷。訂為數款。以授鄉約。何況我生不辰。適遭下元末造。然猶及見古風之僅存者。不意一變而更趨偷薄。江河

檀几叢書

燕翼篇

一

二集

日下吾不知其所底止。誠恐過此以往。老成凋謝殆盡。後生小子。習見習聞。以為道固應如是也。則天理良心。幾於息滅。豈不甚可憂可懼。是用以其大端。擴而充之。詔諸來者。俾知時實為之。附於文定公居鄉雅約之後。上君子即不能挽回氣運。尚當以正自持。稍不悖於古。以免大戾。是即留得讀書種子也。嗚呼。其慎之哉。

性氣

地氣風土異。空。人性亦因而迥異。以大概論之。天下

分三道焉。北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為一道。通謂之

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為一道。謂之東南人。

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為一道。謂之西南人。北地

多陸少水。人性質直氣強壯。習於騎射。憚於乘舟。其

俗儉朴而近於好義。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東南

多水少陸。人性敏氣弱。工於為文。狎波濤。苦鞍馬。其

俗繁華而近於好禮。其失也浮。抑輕薄而侈靡。西南

多水多陸。人性精巧。氣柔脆。與猪獐苗蠻黎蠻等類

檀几叢書

燕翼篇

二

二集

雜處。其俗尚鬼好鬪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詭譎而善變。惟卓然拔萃者。矯其偏而歸於中正。是所謂豪傑之士。不與凡民同囿於方隅者也。先賢云。讀書變化氣質。未有豪傑而不讀書者也。未有讀書而不變化者也。信夫讀書之功大矣哉。

飲食

東南之人。以大米為飯。以多食麪為戒。恐致生疾病也。西北之人。以麪為飯。非麪不飽。病則以胡椒湯麪治之。小米多用為粥。加切麪條和煮。名曰米飯。其麪

飯或作薄餅或作油餅或作餠或作饅不用糖餡亦
侑之以餠生葱必不可少去鬚整用或切二段席上
麪食無自取者必僕從另以箸取一一送客主之前
邀客以午餘不乘燭而散不用骰子行令設席白雞
鴨之外惟有猪耳肥者精者方者圓者腰肚肝肺各
爲一品凡六七見而蹄不登於俎賦其下體也葷素
並進調和之味喜辣與酸湯亦然饋貽則大米一二
升可也酒與肉斤許可也雞與鴨一隻可也雞鴨卵
十枚可也時蔬一束小菜一瓶無不可也儉朴之風

檀几叢書 燕翼編 卷十一

三 二集

秦晉爲甚雖大家非設客無割肉飲酒者市井中人
邀客於肆中則有酒無餚秦中之啜酒連糟在盆置
中庭羣立以一筒相傳嗅而啜之其他須盃者亦只
用一盃相傳遞飲云南方之人未北遊者遇西北客
至款留在家終日以米飯進則恒苦易飢或至生病
客又不便自言是不可不知其性也浙東江右尚窳
餞刻畫工巧粵中尚檳榔以蕒葉蠟灰同食解瘴氣
楚中不用小菜三吳尚砂仁點饌中皆用之晉中尚
草果謂夏可辟蠅余所經歷其大都如此至於苗洞

中基客先以蜜餞肉鼠食之則珍品繼至不食則否
嗚呼東南之俗傷於過奢西北之俗傷於過儉若酌
乎二者之間而損益之則得中矣

衣服

衣服固有時制然非爲我輩在野者設也邇者遊三
吳楚越都會之地見多著修頰寬袖袍西北三晉鄭
衛諸處猶多戴絨氈馬尾帽數十年而不變當事者
未嘗絕之以違法天下惟揚州邵邑服飾趨時自頂
及踵惟恐有一之弗肖遇有稍異已者必從而指謫

檀几叢書 燕翼編 卷十一

四 二集

之非笑排擠之當事者亦未嘗旌表嘉其奉法也嗟
乎人心之輕薄風俗之侈靡至揚郡極矣生斯時也
又生斯地奈何哉至於童子不衣裘帛古禮所以教
之存朴也今則統袴之習自幼已然且早加以笠帽
與成人無異噫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如此又安望
其長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下逮臧獲苟出富貴之
門者紵絲被體錦繡護脛羅綺墊牀又不獨一郡爲
然也何可勝歎

稱呼

伯仲叔季乃雁行之次序也。至於伯父叔父則必加父以別之。今只稱家伯家叔已非。而且有不舉行而舉字者則尤無禮之甚。雖從伯叔亦只可稱行不可稱字。惟五服外者始可叔上加字。學生者乃師對弟子尊長對卑幼之稱。今吾邑弟子對師卑幼對尊長輒以自稱豈不僭妄。且令師與尊長何以自稱。若彼此學生則居然同輩矣。禮於父執宜自稱名或稱小姪於師宜稱門生或稱名於泛尊宜自稱晚生。於泛長宜自稱晚弟或小弟。無學生之說也。今人止稱一禮九叢書燕翼篇卷十一
五 二集

拜跪
命之於兄宜降一等。今人一槩平施者非也。拜則受二還二可也。析居者送出二門可也。若從兄弟則序揖而已。送出大門可也。兄弟之子曰猶子則其事伯叔父當猶父也。無於父母四拜而於伯叔父只二拜之禮也。來見無煩送也。若從姪則兩拜可也。送之亦可也。吾見北人呼子若姪皆以名皆受四拜。猶有古風。南人謙所不當。謙亢所不當。如伯叔父之於嫡姪有呼其字而不名者。有只受兩拜者。有送出門者。有付字寄信而尊姪號於上。末自稱名者。皆非也。若婿與甥則皆受兩拜。雖送必隨行也。吾每慨世道陵夷。周卑幼多放誕。亦由為尊長者有以啓之。傳曰恭而無禮則勞。蓋聖人之所貴謙讓。乃處世之道。非於禮法所當然。而一概遜避不遑也。吾輩少年時遇尊長於塗。必拱立於旁。一揖而俟。其過然後行。今則掉臂而過者有之矣。舉手而過者比比是也。間有一二淳謹者。方作揖勢。而尊長又輒挽留之。不容其執禮。習以為常見。揖者受揖。反以為可駭矣。則子弟之放

誕又何怪焉。夫今日之尊長。卽前日之卑幼也。蓋當其少年時。習爲傲慢。而及其老年時。又過於貶損。所謂前倨後恭。兩失之矣。門前有階級。送客必下。吾邑有高立階上。舉手爲別者。非禮之至也。秉禮君子。自不敢失禮於人者。亦不樂人之失禮焉。妾分雖卑。而父之有子。妾則重爲吾兄弟姊妹重也。故謂之庶母。生當兩拜。歿當四拜。若有母在。則歷於所尊。生時四揖。歿後兩拜可也。有謂女不爲子者。不通之論也。乃生女子。女子之祥。著於經。以其子妻。以其兄子妻。見

檀几叢書

卷十一

七

二集

於書可知也。至於奴僕。應叩堂下。如臣拜君之禮。乃今有上堂塔者矣。漸不可長也。

東帖

刺取通名而已。單帖常用。折柬莊用足矣。六幅不知起於何時。惟於公祖父母官及新親家。大貴人。則不得不從俗耳。晉中初會者。多以單帖附全。彼此全璧。亦庶乎其可也。至於書札往來。今多以中啓莊用。寸楮常用。庶爲得之。

婚嫁

婚者昏也。古人不擇良時。但於黃昏行娶。亦不擇吉日。但以仲春桃花時爲期。至後世。乃拘選擇。誰非吉日良時。而何嘗無天拆分離之事。則可見日者無準也。親迎古禮。吾邑至今行之得矣。但闈房之俗。近來漸入惡道。是亦羞惡之心。漸滅之一端也。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學者不可同市井氣習。宐體此二言。記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父爲子娶。婦舉樂。稱可。若親亡。而自娶。或父亡。而母爲子娶。則以不舉樂爲是。萬不獲已。則外用鼓吹。以從俗。而家中張樂演戲之事。斷不可爲。至於近俗。有所謂孝裏抄者。於親喪七內。卽娶婦。無非兩家圖省事耳。不思夫婦人道之大倫。爲人子者。親亡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居然行合巹房幃之事。是尚得爲有肺腸耶。且爲父母者。而尚有一存。則是以不孝令也。此世俗大悖之事。竟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奚可哉。嫁女稱家有無不可過。非亦不必求備。有勉強飾觀。致鬻產乞貸者。則近於愚。有需索厚聘。致傷親誼者。尤爲惡俗。不可效之。

檀几叢書

卷十一

八

二集

喪禮

三年之喪。泣血稽顙。蓋以頭額捨地。無容儀也。今吾邑孝子答弔。皆一興一拜。如無喪者之禮。是大不合也。乃有席地稽顙。而禮畢方興者。則反怪其簡略。豈不異哉。若當舉祭開弔之日。而責其一拜一興。則一日之間。數千萬拜不止。必其為孝子者。全無哀痛之誠。而又身強善飯。然後能勝任。使哀毀骨立者。有顛仆而殞絕者。耶。此誠大惑不解也。吾嘗至他處。孝子哭於帷幔中。俟客禮畢。而出稽顙以謝。似不若幔

禮記卷十一

九

二集

外伏地稽顙之為得宜也。古者喪中必另立一主喪者。料理其事。孝子惟哭踊而已。一切不問。務之情。理自當如是。乃近來人心。不能相信。雖有親伯叔親兄弟。弟不托主喪。而大小事宜財帛出入。纖細皆問之。孝子子而誠。孝必多顛倒錯亂。若其動合機宜。則又必非孝。子難言哉。北方喪家。門外用一人擊大鼓。高唱名曰開喪。以醒人睡魔。已為可怪。至山西之陽城。逢七皆演大戲。吾郡之江都高郵。送殯前一日。多盛陳妓樂。以娛賓。吾邑送殯。近來有精備平臺。踰橋扮戲。

則尤悖理傷化之甚者。孝子之行柩前。以其執紼挽車耳。今西北猶行之。婦女送殯。仍步行帷布中。或以麻布蔽面。而步行。無乘輦者是也。遠客弔喪。不可與鄉黨一例。既叩於家。更造其寓躬謝之。如答父母官禮。重吾親者當如是也。

祭禮

唐祭者。謂合眾親友之奠。分而大舉祭也。吾邑與祭者。一拜而去。未免太簡。郡中三獻。皆親友分班進饌。魚貫而上。庶見奠意。又讀祝用禮生。高聲朗誦一句。

禮記卷十一

十

二集

一闕人盡曉然。不若吾邑用少年子弟讀之。格格喉間。無獲聽聞也。開堂設席。禮所當然。如郡中親友。白相會議。粘單派日。輪值執事。留客送賓。兼照管堂中諸務。不煩主人費心。則席不為虛設。吾邑自二三卑幼送客外。至親至交。漠然無與。近日坐堂之客。皆是飲食之人。致正人君子。恥登其席。空糜費喪家之財。則何益矣。至於宗族齊集。亦絕無還拜料理之事。而淡坐內室。徒供餽。亦殊覺其無謂耳。且有劇談嬉笑者。則大非矣。至於一切豐儉。稱家有無。不可不及。

亦不可過也。

孝服

國法稽之古制。所定斬衰三年。齊衰一年。九月五月者。喪服本不可以離身。故非辟之事。無自而為。後則斬衰上加縫邊。已非。然麻衣雖脫。白布猶不敢易。一切吉事無與者。今則吉事悉與。輒加繪帛色衣。甚至有舍親極而求仕者。有置親葬事而為人作伐者。有臨喜筵而觀劇者。三年之服。徒存其名耳。至於期功等喪。竟不服矣。具刺亦不書矣。嗚呼。此何法何禮乎。

禮凡遺書

卷十一

二

二集

吾不得而知之矣。北方孝帽之上。必加白布裹頭。雖見客不除。夫斬衰一除。則不可復服也。未葬則不可除也。今人不葬而服滿。既已除之矣。及葬而又服斬衰焉。有是禮乎。嫡子衆子為庶母服。國制齊衰杖期。為父尊之。斯哀之也。今人服而不期。期而不杖。豈合于禮。

殯葬

古者天子期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庶人踰月而葬。立有定期。今即不能盡遵。必當在

三年之內。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且棺柩防火燭。非可久置屋宇中。自後世有風水之說。而人不輕葬。又有

必欲成禮而艱於費者。又有徇兒女之見。謂不忍遽離者。每多遷延歲月。至服滿而不出田。數十年而不歸葬者。不思父母陰靈。其怨悵當何如也。風水之理。固誠有之。惟當積德以須。或避天之幸。適得吉地。而非可以強求必得也。古語云。陰地不如心地好。又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今之葬師。安得有淡知洞。察天地之理者。不過記得書本現成話頭。憑臆奏合。

禮凡遺書

卷十一

三

二集

為孝子者。茫無所知。亦只得就衆所推服。請為一行。方向定時辰。聽其撥置而已。若為所誘惑。而強圖私。囑妄覲。獨邀福庇。則墮其術中。愚之至矣。如吾邑地處低窪。恒多水患。每有既葬之棺。復為波濤掀起。抑或滿棺水浸屍骸。為子孫者。於心何忍。是必於江都高郵。迤西高阜一帶相度。異日可不為道路之地。而葬之。求其平安足矣。又何可有他望乎。葬後數十年。非遭奇凶異變。不可信時師。搬弄輕動改葬。雖或遭凶變。而揣度人事不善。自有以致之者。亦不得歸咎

塋地輒行輕啓也。吁慎之哉。北人最重送葬。凡至親至交。雖百里外。不憚煩勞。有以哉。

守制

守制者。守朝廷之制也。又曰。讀禮。以三年之內。無心讀誦他書。惟於禮記。空反復溫習之。使所行不致於悖理。庶或免罪戾也。三十年前。吾見有一二奪情者矣。蓋出自朝廷特旨。以其人爲當世必不可少之人。而權一奪之。其人力辭。不敢固違君命。而後勉強從事。然猶有正人君子。相率而爭之。今則外任者。

禮凡遺書 卷十一

三

二集

自用謀爲多。不丁艱矣。其名曰在任守制。其實則紅纓綵服。殊筆吉筵。無所不用。吾不識其何以謂之守制。其謀在任而不得者。必謀候交代。夫新官遷除。有遲至一年到任者。雖至速。亦須數月。此數月。正初喪百日之內。爲人子者。宜如何哀痛迫切。五內崩裂。而乃能理事臨民。至期年之外。又守何制乎。尚得謂之有人心焉否乎。

延師

禮有就學。無往教。古之道也。今不能行。而延師於家。

猶可言也。乃邑中守財。尙竟有不供饋。而令師走家。

食者。致嚴寒酷暑。常僕僕道途。中尊師之道。安在。又有箕子貧士。妾於東。修許而不子。致煩師屢促。或洗人轉達。如求乞然。而猶置若罔聞。或故爲延緩。甚且有年終掛欠。終歸烏有者。有是理哉。吾謂東修寧可量力厚薄。空慎於始。供饋寧可稱家有無。要期於終。萬不得效。近日作俑者行徑也。至於延師。只取能文。不論其行。蓋因朝廷取士制科固然。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期博青紫。非明道德。本意亦如是也。吾則不然。既謂之師。必其範足以爲楷模。而後可。故當擇其文行兼優者。爲上文優而大德不踰閑者。次之。若品行有虧之人。雖文才出衆。教法超羣。不敢請也。

禮凡遺書 卷十一

三

二集

取友

朋友居五倫之一。今人每忽視之。何也。世際末流。損友多而益友少。吾見有鑒乎此。而杜子弟之出門者。至鍵戶不容見一人。及其父歿後。如鳥獸之頓脫牢籠。而亂飛亂走。便碎小人。因得而中之。反致辱身敗家。此爲矯枉太過之弊。易曰。出門交有功。語曰。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則信爲交友根本。而友所以輔仁也。何以會之曰文。攻制舉者。以時藝會。高尚者。以詩古文會。於此須着巨眼。須有見識。擇其中孝弟忠信。直諒多聞者。而親之。豈不有功於身心。豈徒有益於文藝。然此直諒多聞之友。最是落落難合。蓋直則不能容人。過是非無隱。當面便覺難受。諒則今人方笑其拘笑其癡。笑其迂拙。多聞則在彼無求於我。須我折節以下之。虛已以納之。然後肯以忠告教誨我。若不孝不弟之人。雖文工錦繡。萬不可與之爲友。所謂汎

檀丸叢書

卷十一

壹

二集

愛衆者。雖無足取法。亦無大過之人。方在汎愛中耳。年少後生。血氣未定。最宜常自警惕。但一存矜矜之色。鄙吝之意。則正人口遠。邪人自暱。乘機伺隙。引導爲非。此匪之傷。不可言矣。卽好友契合。亦戒戲謔。戲則口不擇言。常有無心之語。致人終身飲恨。今乃有不惟反唇。且動手以爲狎昵者。一或失重。遂爾認真。釁未凶終。不可不慎也。

親戚

傳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蓋以人非

聖賢孰能無過。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斯無失也。其富貴於我者。有禮不可無。無故不可扳。援其貧賤於我者。遇難則應救之。遇急則應周之。設有所稱貸。須度彼事之緩急。量己力之有無。而多寡必有以濟之。毋責償焉。吾見今人。愀然無情者。固多。而因假借負約。反傷親誼者。亦復不少。如是庶爲兩全。其素行可信。而通融一時者。又不在此論也。推之宗族朋友。無不皆然。若夫高而且貪。驕而且吝者。胥失之矣。

御下

檀丸叢書

卷十一

未

三集

下人之性。多愚。愚則懶惰。所以易取主惡。愚則拗強。所以易觸主怒。爲主人者。當念其亦是人類。而旣爲我役。務體恤其甘苦。哀矜其錯誤。恕其小過。許其自新。勿苛求責備。勿輕信人言。勿任己性。暴虐勿念舊惡。所謂水寬養得魚也。其有不遵禮法。亦必先教諭之。知而再犯。則誠飭之。至三始加朴責。其故意爲非。大膽放肆者。必重懲之。其怙終不改者。則逐之。勿用。若夫忠誠不欺。最是難得。須另眼厚待之。其次則小心勤謹者。獎勵之。又其次。則指揮如意者。親愛之。皆

至寶也。至於嫡親兄弟有外出者，則家僕聽在家者，約束有不從，竟加責治，不必待兄弟歸也。惟子姪之於伯叔父，非奉委諭，則須待歸告稟耳。吾見今人，每有各護奴短，而反致手足參商，宗族嫌隙者，試權輕重之間，何其悖也。

讌會

居家自奉空儉，養親待客空豐，固矣。然養親不在多品，但一味期於可口，至二而止。待客亦無取繁多，多品則多費，且必不精。每席以五簋為限，若知契偶爾，

卷十一

七 二集

卽二簋亦可用，享惟務豐潔耳。近日吾鄉密友相期，多為竟日之聚，以備供午飯。飯罷游衍清談，或對奕共鏘，脯時則奏一湯點，可以果腹，只用圍碟下酒，或十二，或十，或九，果蔬脯醢之類，總無虛架。此於羈旅之客，尤最為便。遠客從者，亦須波及，使無久候饑寒之苦。至於新親當道，則特設不在此例，總無取長夜之飲，過醉及亂也。醉則言語厯雜，舉動輕狂，反為僮僕所笑，甚至傷肺成疾，或賓主變顏，俱為大忌，空切戒之。

游藝

六藝之中，禮最尚矣。樂之書失其傳，如冷太常、謙揚司馬，繼盛之精通樂理，大都出自天授。射之道，古人于以觀德。今惟專於習武者為之，而習文者則否。不思聖賢教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原未嘗置弓馬于弗講也。南方利用舟楫，不車何御，謂無事於此，則可執以為恥，則不可。書有八法，六義，世不乏究心者，執筆先須正直，古帖用意臨摹，得其神氣為上，得其形似，次之，數非止。晉史之學，士子能通，居官不致為若

卷十一

七 二集

輩所欺，履畝不致冒昧，利益弘多，胡差稱之耶。叔季以來，六藝廢其大半，乃流而為博奕諸戲具，擇術其中，有可為者，有必不可為者。兩人相對，楸枰最良，千變萬化，寓行兵之道焉。三人則三十張葉子，謂之看虎，其可憎在唾起成穢跡，扭捏如耍糖，乃市井常態，不可效之。次則雙陸，行分巧拙，運用可喜。又次則象棋，其中雖有高手，但童豎賣菜備從，旁觀之，競於說着，未免可厭。四人為樂，無如角阮，以機智相尚，打牌次之。有天然湊合，意外奇逢之妙，多人以百官鏘為

佳。或名爲小周官。倪鴻寶公所製。徐處求公叅訂。有明官制於斯大備。而勸廉獎能。論功懲貪之法。無不具。所以爲學人木鐸。可資警省者也。其次則獵較。從禽以決勝負。信手而非人力之所能操。此尚可偶一爲之者。若夫混江之惡。游湖之誕。則萬不可爲。六博骰子。只可以行酒令。而不可以呼盧。一迷賭局。則不擇交。不擇地。不覺自成下流。非但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爲賢人君子所擯絕。抑且破家喪身。禍害將無底止。所謂丁拐豹子。朱窩新快。廿八點種種名色甚多。

禮記

燕翼編

卷十一

充

俱蓄不可爲。戒之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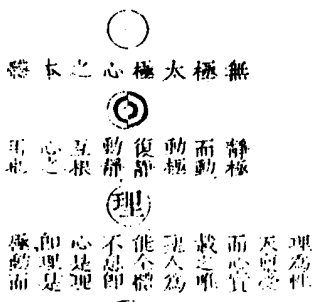
人譜補圖

1

氣稟圖說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見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朱夫子云。氣以成形。而理亦隨之。可見有是氣。則必有是理。蓋氣雖有清濁剛柔之分。而理初無清濁剛柔之異。所貴乎去蔽。矯偏。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耳。政如洪荒初啓。洪水橫流。經數大聖人。焦心勞形。經營區處。然後得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人身中亦有裁成輔相之功。參贊位育之事。所謂天地定位。聖人成能。正不得謂天職。生地職。成人爲虛位。亦不得謂氣化。生成之偏。而人可任其遷流也。故知者知此理。行者行此理。而知有未至。行有未盡。雖物欲習染。不能無過。然要爲氣稟所拘者。尤爲勢重難返。卽物欲有時不行。習染有時而革。而氣稟終不能挽回者。比此。試以孔子之裁成造就。而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嗇。惟曾子爲能以魯得之。子路之行行。終不能出其範圍。亦可見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而變化氣質之功。有如是其不易也。瑾不揣固陋。爲補是圖。庶于紀過之中。而先得審其受過之原與。

物欲圖



人心本善而爲 講習討論 物欲所蔽則其 既有以辨 本體之明即其 其爲理而 爲欲矣然 爲欲則其 善而蔽之則其 理欲無中 手其極則理爲心之 五之勢非 本有欲之心本無 以理勝欲 則必以欲 無善不皆使有者 則必以欲 然則欲之 爲難者不能格物 勝理則有 欲如焉此字原與 勢立難返 以道勝欲或明或昧 勝欲則有 縱情勝欲身涉溺 勝欲則長 人見其善欲也而欲 之虛此君 方自以爲得計可不 所以有 哀哉此君子所以有 百谷立治 之功也 此君子有 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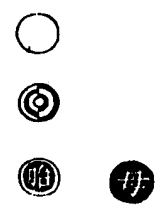
禮凡叢書 卷三 人譜補圖

物欲圖說

物欲紛紜不可計數。亦莫可窮盡。要惟秉一理以爲鑑。而後可清欲之源。奉一理以爲歸。而後可塞欲之流。否則認賊作子。破屋禦寇。雖欲紀過而過何由知。改過而過何由改哉。而其功則在居敬窮理。終始不渝而已。總之主靜。猶有誤。居敬以主靜。則無誤。慎獨猶有差。窮理以慎獨。則無差。瑾是以繼補是圖。以發明之與。

習染圖

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備必有凶災又于長短二至之月諄
諄致警而司曆占候家言亦有慎選
房室宜忌之理而且婦人妊子生不
側立不踞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不坐日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夜則合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形容
端正才智過人今世教久衰視夫婦
有別之義最為迂遠相敬如賓之事
反為笑談蝶媵流淫沉湎宜淫苟可
以娛歡者無所不卒不惜廉恥罔顧
禁忌而孕婦又口不擇言身無擇行
凡事與古相反此未生以前習染之
汚已有如此而後又將何所
賴乎父母無好樣風俗又日偷求其
猛然醒出干等倫者蓋亦鮮矣况欲
求其卓然邁起於流俗豈可得乎



禮記卷之二

禮記卷之二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俗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
移有聖王者修其教而五帝之教
齊其禮樂刑政之具遠被矣不異俗
人不事政而民得其通焉通至王
前遠與世運升降而風俗有美惡浮
濫之不同變遷流弊之不一即如岐
魯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
人用之而為高氣任力忘死
生春秋之時齊魯急功利祿詐詐
而政之餘習則車馬教習信義猶
有先王之遺風焉亦大槩可見矣其
他如衛情浮靡無道惡歌儂悅與
夫浙人相沿多詐吳俗競尚虛華又
不可類推于雖其間豈無中正和平
之彥雖然不問于風氣若耶然而習
俗移人賢者不免其所相干在之君
作之師者其戒哉



就外傳又不樂離師友以督身之而冥私動靜又無
一善狀以漸馴而漸養之統其子之翻然悔悟而曰
折也難矣
父習染自溺愛左旋至專慈正母習染自姑息右
旋至偏愛止父母雖作推原就源入流不為父母

五十一集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俗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
移有聖王者修其教而五帝之教
齊其禮樂刑政之具遠被矣不異俗
人不事政而民得其通焉通至王
前遠與世運升降而風俗有美惡浮
濫之不同變遷流弊之不一即如岐
魯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
人用之而為高氣任力忘死
生春秋之時齊魯急功利祿詐詐
而政之餘習則車馬教習信義猶
有先王之遺風焉亦大槩可見矣其
他如衛情浮靡無道惡歌儂悅與
夫浙人相沿多詐吳俗競尚虛華又
不可類推于雖其間豈無中正和平
之彥雖然不問于風氣若耶然而習
俗移人賢者不免其所相干在之君
作之師者其戒哉

習染圖說

習染之汚與生俱生難以畢舉至於父母習染猶覆
載生成之偏本各宜自喻而不可圖說告者但世人
相沿成性受過不知不得不推原及之殊非先生類
推之旨然人稟天地父母之氣以生而天之氣每憑
於地故物有遷其地而不能為良人得母氣為多故
人有異母而聖做之迥別所以慈母有頑子聖賢多
令母歷歷可數信不誣也由此推之胎養之教可不
亟明歟若夫山川風俗膠常習故亦有莫知其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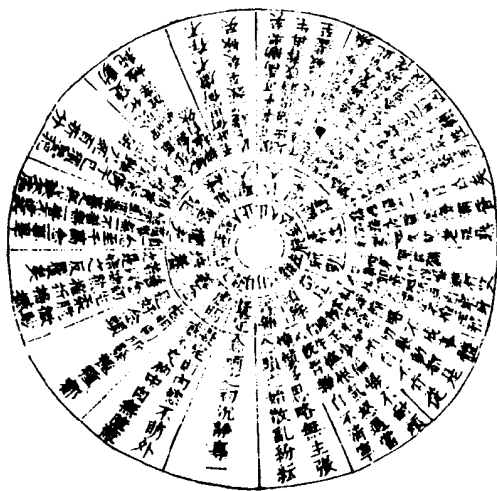
禮記卷之二

然者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在上自新新民民生其間
抑何幸哉然而化民成俗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
有學其於師道抑何兢兢也慨自君師道二而仲尼
之徒羞稱五霸戰國傾危之習楊墨充塞之時孟子
辭而闕之微言廢墜異學爭鳴朱子起而修明焉其
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者亦既詳且盡矣是故人
之生也安能必得天地清和之氣而又有賢父賢母
聖人為之君師者哉亦在人沉潛玩味朱子之章句
反身體勘孔孟之法言既有以審夫習染之汚復能

五十一集

推類而務去之。則矯偏去蔽。適流俗無難。合下
 逆。可以無大過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區區願望之誠。端有
 藉於足與。

理欲消長極至圖



禮記叢書 人譜補圖 卷三

下 一集

理欲消長圖說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大合為家。萬物一體。盡得
 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自善無惡。遂浪隨風。生無
 世益。死無後聞者。曰眾人。經慾恣情。賊仁害義。天理
 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為不善。其初非與聖
 人遠也。指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為盜。未有
 不艷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為盜
 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
 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慾心所艷。一
 巨為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
 一行之失。非即踰躓桀紂。而踰躓桀紂之所從來也。
 諺曰。換劫一念。舜蹠可變。是故為惡非天。為善非命。
 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為性之當。為惡為理不可
 為。爾未必吾聽。若夫為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
 而鄉黨稱譽之。君子禮敬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
 之子孫榮之。為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按護。而鄉
 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
 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

禮記叢書 人譜補圖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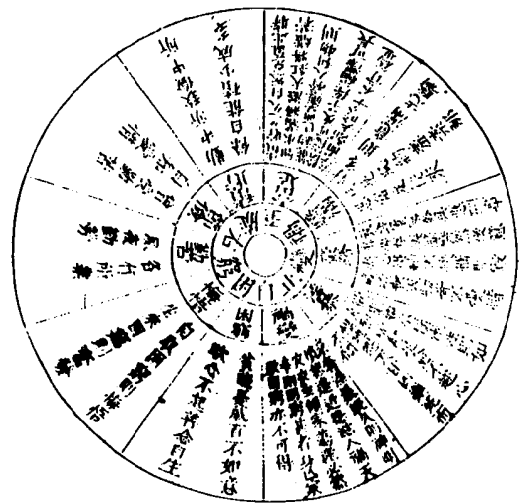
八 一集

原書闕

禮記叢書 人譜補圖 卷三

二集

身家盛衰循環圖



禮記叢書 人譜補圖 卷三

循環圖說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畏也。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飢寒而止。尚僅僅不敷用。而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嘔噀僕而飽狗彘。乃畊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鰲身枯而枵腹攢脅。兒羸女鬻。終歲苦辛。如馬牛。而一家衣食。

一

二集

如乞丐。又將目殘。足獨。老菜色。鴉禾。爲溝中瘠。爲道邊殞者。在在有之。高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然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旣于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于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旣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飾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于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啻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徠以享受爲常。然以儉素爲恥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自躬。而獲罪于天矣。作循黎圖以悟之。

禮記義書

人譜補圖

二

二集

身家消長。維人自作。善孽轉關。祥殃已伏。昧者不能反求。往往委之以命。甚而怨天尤人。滋展厥躬。愈莫道矣。當年尹思川先生。揭是圖以示賢嗣。兆玉先生。摹付梓氏。以永格言。瑾亦爲重佈。願凡有身家者。勗之。

新
婦
譜

6244 975

新婦譜

湖上陸圻景宜撰

傳氏有理縣譜一家相傳不以示人。今世無其書。予所見者。惟時人治譜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闕。使果能奉以從事。雖古循吏。何以加茲。今丙申七月。倉卒遣女。蕭然無辦。因作新婦譜贈之。以視世之珠玉錦繡。炫燿於路者。雖所贈不同。未為無所贈也。然恐于女材智下。不能讀父書。并以遺世之上流婦人。循循習傳。為當世勸戒。至文不雅馴。欲使羣婢通知。大雅君子。幸毋加媿笑也。

做得起

近俗不知道理。國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羣小皆怨。且乘間構是非。親戚內外。視為怪物。何人作教。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為戒。則世之所為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得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慎。則公

卷二 新婦譜

五

香 飽 齋 書 集

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便令。莫不悅從。而宗族鄉黨。勸皆稱舉以為法。則吾之所為做不起。乃真做得起也。

得歡心

新婦之倚以為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從此說話沒人聽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為賢與孝也。以遠辱也。

聲音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即是賢。高即不賢。言寡即是賢。多即不賢。就令訓責已身。婢僕嚮尚不雅。說得有道理話。多亦取厭。况其他耶。

顏色

臉色婉容。是事親最要緊處。男子且然。况婦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

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而敬。待男客親戚。莊而敬。待羣僕。純以莊。款待賓客。

凡親友一到。即起身親理茶壺。拭碗拭盤。撮茶葉。點茶果。俱宜輕快。勿使外間。井不可一委之羣婢。蓋新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不宜叉手高坐。且恐羣婢不稱姑意。姑或懷憾。而見卑功不起代勞。是一娶一阿婆也。記之。

二

凡阿翁及丈夫。要留客酒飯。或豐或儉。即須請命於姑。用菜幾器。酒果小碟多。少。一親自動手。至精潔敏妙。則須自心裏做出。不潔。則客疑主人不能烹。不速。即客餒而主人有愧色。大不可也。又須再囑奴僕等。於座後用心看視。若有積到賓客。再添杯箸。若菜垂盡。須早增益。俱不必待外廂催討。

三

凡留客不留客。自有阿翁丈夫作主。新婦只宜隨順做去。不須措意也。如阿姑而上親。可請教於姑。新婦該見否。如該見。愈出萬福。遇則親去。而姑不悅矣。萬

卷二 新婦譜

六

香 飽 齋 書 集

一阿姑不留酒食。不妨贊成留。若留阿姑而上親。姑云率薄。不妨從厚。如新婦母家親戚。一到即請教阿姑。應見否。如見。一茶之後。新婦自先立起。不必久談。蓋久坐恐阿姑要治飲饌。深為煩擾耳。若阿姑云。何不留之。新婦必謝云。彼有事。不能強留。蓋新婦統於所尊。未經分析。誰則責之。又况人有倉卒不便。銀錢匱乏時。即姑難以藉婦者。而新婦主席。阿姑治具。亦使此心不安。故凡涉母家親戚。槩不宜留。

四

凡阿翁丈夫。有親友倉卒忽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及要慶弔請儀。而資財偶竭。新婦知之。即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為先意承志。新婦或係貧家之女。奮無可廢。然常存此心。即布衣可質。髮髮可截也。至一二贈嫁器。血即當公用。不問全毀。若小有愛惜之語。即屬吝嗇。即傷公姑之心。即為下人講笑。以故公姑有寧貸鄰家。而不敢問新婦者。彼塵封不用。又保無水火盜賊之虞乎。

4A

常見人家羅列請客。或費一金二金。又兼舉家辛苦。無非為奉客計也。乃客飲飲而忽報酒完。忽云燭盡。又見蠟炬瘦短。數滅。屏間碗盞。瑣瑣此俱欲客速行之意。最惹客怒。殊為可恨。况既費一番經營。反取一番不快。此愚之甚也。請客時。酒須多蓄。未完先買添燭。須粗大。多買幾枝。不失古抱燭之意。飯須用湯。可令客飽。價須蚤與酒飯。不可令飢。不過略加意。要好。客人便終席歡暢。主僕皆得所欲而去。且款主人之賢矣。新婦未當家者。不論若姑出外。及有倦時。代為料理。必須識此。

答禮行禮

凡答禮送禮。毋論姑家親戚。與母家親戚。或否或該。應厚應薄。一須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之心。母家親戚。其禮文可省處。一切省之。蓋整理一番。必費阿姑多少心血。就有煩苦。姑亦忍耐。不好聲說。所以只是少些好。若必不得已。則略一舉動。偷姑以為煩。竟款亦可。與其獲罪於

卷二 新婦譜

三 香 鮑 叢 書

姑。寧負款於親戚也。况身未當家人。多見諒。

親戚餽遺

凡內外親戚餽遺於新婦。應受應辭。一須稟命於姑。姑命受之。則受而款之於姑。如姑云汝可收去。必對云。婆婆收用。仍礙姑之厨櫃中。倘便多寡。俱應請教於姑。凡他家女使來。即應和顏色立起。不可高坐板臉。蓋教主及使。自然之理也。如厮叫。須要響答。應若輕微。則似不屑。而彼或不聽見。即怨我傲矣。其間安於他家主母。亦須朗朗。如阿姑不在一處。須頻喚女使與坐。

夫家親戚

新婦要得公姑歡喜。此大端也。其餘姑姐姑婆舅婆伯叔婆等類。非公之近親。即姑之至戚也。若有一處不喜。即於公姑分上有欠闕矣。故凡遇歲時慶賀而來。必代姑作主人。和色歡言。卑躬曲體。備極趨附。用心親貼。方為賢婦。如無處睡者。留在房中。讓大牀。奉好被。薰香點茶。時其饑飽。適其寒溫。又要密請阿姑。意旨。姑若要多留數日。則放口去留。姑若今日聽歸。即不宜強留矣。不然。身雖

做好人。恐不便於姑也。

其或還家。餽問往來。不可失禮。寧存過厚之心。又當為親戚分勞。如做鞋做針指之類。他日新婦若有急切事。彼亦相助為理。不唯見情厚。且亦得人之驗也。

歲時甘旨二條

凡一歲之中。除夕。上元。端陽。七夕。中秋。公姑壽日。俱為大節。是晚雖公家自有喜譙。新婦房中。不可不自治精潔。豐滿。飲饌數盞。送公姑處。以表孝心。若阿翁出外。則身陪姑飲。若翁有急。客姑欲移用。即移用為得也。其公姑丈夫壽日。俱宜蚤起。嚴妝拜祝。虔恪備禮。凡花朝月夕。賞心樂事。時姑或寂靜。及不快意時。俱宜室中備美醴一壺。精品數器。侍姑談論。以摠懷抱。若疾病所需甘旨。尤須速辨。仍問知醫者可進否也。

二

甘旨之奉。不在多。而在意之誠。隨時可盡。隨地可盡。如貧家之女。必欲珍窮水陸。此斷不能之勢也。但逢時新諸品。俱要用心探聽。最初第一二日。可即買之。

卷二 新婦譜

三 香 鮑 叢 書

其輩。雖仍手烹。待公姑午膳晚膳時。以進。不則作家之人。又不捨吃矣。其平時只要物件可口。便是甘旨。若用銀置買。必須精者。貴者。若從親戚中餽遺所得。雖平常之物。皆可進也。至於赴席所得。親戚母家所與。雖物之一二枚。亦可藏之袖中。退而奉姑。姑必鑒其誠。孝不以為奢。蓋事雖小。物雖微。而見人之真也。若姑事冗。腹飢。雖粟粟之類。純蹄雞助。皆可進之。

凡以物奉公姑。要使物溢於器。毋令晨星落落。搖於器之中間。凡治饌進公姑。須豐實。不可墊底。

早起

新婦於公姑未起前。先須蚤起梳洗。要快捷。不可遲鈍。俟公姑一起身。即往問安。萬福。至三盞須自手整理。不可高坐。聽衆婢為之。至臨吃時。則須蚤立在傍。侍坐同吃。萬不可要人呼喚。阿姑等待不來。胸中必不快也。就有小恙。還須勉強走起。若高臥不來。阿姑令人搬湯運食。又費一番心曲矣。晚上如翁在家。即請早退歸房。靜靜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如翁不在家。直候姑睡後。安置歸房。

舉家門戶。自有公姑主持。不須新婦措意。但自己房門無論夫在不在。一進房後。即須緊緊拴下。若夫在姑處。未來。仍令婢女守門。一叩即開。不可睡去。若夫不在家。有人叩門。此必姑有所命也。響明問明。方始開之。如姑有召。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仍以件以火。

有過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新婦乎。新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便當欣然受之。云我不是。我就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後且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一小過未完。而又增數大罪。愚之甚也。或被人讒謗。有冤抑處。亦須緩緩辨。不可過於爭論。如一時難白。即付之不理。久當自明。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最為善處之法。

粧飾

婦人德言功容。容止端莊。非云粉白黛綠也。固不可隨俗。艷粧亦不宜。亂頭垢

卷二 新婦譜

九

香 飽 叢 書

穢。在家布衣整潔。出外櫛沐海。立必擁面。行必屏人。此不易之程也。但衣粧髮髻。各家風尚不同。又宜請教於姑。隨其指示。然事不及時。毋過時。要於淨潔中。常存樸素之意。不失大家舉止。

孝翁

新婦於翁。殊難為孝。蓋中人之產。既有僕婢。則新婦謁見有時。無須執役。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前親密為孝也。何謂體心。如翁好客。則治酒茗必虔。翁望子成名。則勸勉丈夫成學為急。如此之類。體而行之。自可視無形而聽無聲也。至為翁洗濯器皿。及守藥爐酒鐺。可躬執其任。勿使婢操作。亦見服勤之義。或體小不安。不妨數對姑定省。一日十數問候。不多也。極貧家。躬親服事。不在此例。

孝姑三條

視姑當如親母。則孝心油然而生。方從性命。中流出。不是體面好看。但事姑事母。作用處。微有不同。母可徑情。姑須曲體。凡事姑須在姑未言。體貼奉行。若

姑一出口。為婦者便有三分不是。蓋姑不得已而發於言。原欲媳之默喻。此姑之慈也。與母之開口便說。正自迥異。

二

新婦事姑。不可時刻離左右。姑未冷。先進衣。未飢。先進食。姑愠。亦愠。姑喜。亦喜。姑有怒。婦寬之。如大怒。則婦亦怒。姑有憂。婦解之。如大憂。則婦亦憂矣。至姑實備新婦處。只認自不是。不必多辯。罵也。上前打也。上前陪奉笑顏。把搔背。無非要得其歡心。彼事君者。尚曰。媚於一人。况婦事姑乎。非是。詔曲道當然也。

三

凡姑事翁。款客。待下。慈。治家。勤儉。此即新婦之師。奉之不暇。尚敢悻。戾乎。即有形迹中不盡合者。必係老成人。別有所見。隨時處中。為新婦者。一以順為正。如略懷辭酌。即失之遠矣。其或姑有蕩佚非僻。放於繩檢之外者。新婦嚴憚自守。不在忤逆之例。

姑佞佛

卷二 新婦譜

十

香 飽 叢 書

凡為姑有佞佛者。如在家長齋誦經等。新婦俱宜遵信。雖不必效法長齋。或月齋。六齋。觀音齋。斗齋之類。亦可志誠奉之。非惟順姑。且亦惜福。倘姑喜尼衆往來者。新婦當敬而遠之。不可妄有施與。及多接。倘姑喜入寺燒香者。新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為賢哲。

姑物件

姑媳之間。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姑媳則情而兼法矣。凡姑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若姑有低語。向人新婦。便須退後。若姑在房中閉箱。或看首飾衣服。或低語向姑。小叔俱不宜進前。直闖若姑命之前。即入門。若看姑首飾衣服。不可多玩弄。讚歎。及云。我倒沒有我也。要製。恐涉希冀。有傷堂上之心。

背後孝順

新婦當面孝順易。背後孝順難。背後孝順。全在語言中檢點。起念處真實。如在母家。必思姑家某事未完。恐其勞苦。或今日天寒。不知姑添衣否。念茲在茲。所

講起念慮。實不是當面好看也。人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丈夫之德。云待我好。只是我不會孝順。展轉相聞。不欺背面。不愧閨室。豈非真孝順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內戚傳聞。公姑丈夫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此所謂語言中檢點也。然起念果真。而語言自檢點矣。語言之不檢。由起念之不真也。

妯娌姑嫂

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孝友。乃世之不幸者。十不遇二三。而不友者。則十之五六。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不可不謹也。為新婦者。善處妯娌。第一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勞則代之。甘則分之。公姑見實。代他解勸。公姑蓄意。先事通知。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為伯姆。彼為叔姆。則為伯姆者。先須做小伏低。備彼偶疾。言遠色。我歡然受之。不得回答。為姆且然。况為婦乎。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一勿較量。只是仰承。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使勢凌他。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

卷三 新婦譜

十一

香飽 叢書

卑委縮。不可有感憤相抗之意。蓋貧富貴賤。俱是各人分定。只宜認骨肉同氣。不可多生形跡。致有妬心也。諸姪姪女。俱宜愛之如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給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抱置膝上。新婦所生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本生之母。雖不必盡拜乾子。盡稱寄娘。亦須得兒無常母之義。方為天倫樂事。○妯娌是非。多起於羣小搬弄。乳媪贊襄。別房有此。切勿聽之。本房僕婢。尤當痛飭。○凡姑嫂之間。尤宜愛厚。母之憐女人所同然。姑善則婆亦喜矣。故凡有好物衣飾。察婆欲與姑者。須竭力贊成之。婆未有此意。或微開導之。又不可比例我也。

敬丈夫七條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新舉姻時。一見丈夫。遠遠便須立起。若晏然坐大。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稍緩通語。言後。則須尊稱之。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狎矣。凡授食奉茗。必雙手恭捧。有舉案齊眉之風。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有書殿室中者。必時檢視。勿為塵封。親友書札。必肅讀。

而進閱之。每晨必相禮。夫自遠出歸。絲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二

凡少年善讀書者。必有奇情豪氣。尤非兒女子所知。或登山臨水。憑高賦詩。或典衣沽酒。剪燭論文。或縱談聚友。或座挾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須順適。不得違拗。但數種中。或有不善衛生處。則宜婉規。亦不得聒聒多口耳。

三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攻苦讀書感。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或身有小恙。亦不可令知。只云安好。所以勉其成學也。彼知或數歸。即荒思廢業矣。若母家及親戚有餽遺時。亦須全送阿姑處。待姑云擊幾許。至館中方如數送去。

四

丈夫有脫妻不是處。畢竟讀書人明理。畢竟是夫之愛妻。難得難得。凡為婦人。豈可不虛心受教耶。須婉言謝之。速即改之。以後見丈夫。輒云我有失否。千萬教我。彼自然謙言。德必日進。若強肆折辯。及高聲爭鬪。則惡名歸于婦人矣。于

卷三 新婦譜

十一

香飽 叢書

丈夫何損

五

丈夫或一時未達。此不得意之以歲計者也。或一事小拂。此不得意之以日計者也。為妻者。宜為好語勸諭之。勿增嘖嘆。以助鬱抑。勿加誚讓。以致憤激。但當愉愉煦煦。云吾夫自有好日。自有人諒。方為賢妻。如對良友也。其或一時闕乏。竭力與賀措辦。勿待其言。母令其知。

六

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遊意倡樓。置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為累也。婦人所以妒者。恐有此輩。便仇儼不篇。不知能容婢妾。寬待青樓。居家得縱意。自如出外。不被人恥笑。丈夫感恩無地矣。其為膠漆。不又多乎。凡待妾恩禮之數。須優內外之防。須密。有等丈夫。不事營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贖妻子。而婦人坐享衣食。恬然不知。深可怪也。若新婦之賢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飢寒。其體。隨順。

處正與。讀書之夫。無異若娶婢買妾。俱宜聽從。待之有禮。方稱賢淑。貧家能撫卹相安。尤徵婦德。蕩子標賭。致費祖宗基業。新婦苦諫。作家堅守田產。尤稱哲慧。

七

丈夫未達。有不快意處。要動慰之。鼓其上進之氣。既達有得意處。要戒勉之。淡其榮利之心。且常常想未遇時。回頭是岸。須存厚道。蓋富貴戲場。不能保久在也。至果報輪迴之說。不可不信。信則慈念易起。但尼僧往來。無端施與。俱非功德。唯恤親友之貧。待下人之慈。救人冤抑。惹菜轎夫舟子輩。價值略寬。等頭銀水好看些。此真修行也。

待堂上僕婢二條

待公姑之僕婢。不但不可折罵也。并不可疾言遽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道。如公姑親見。欲加譴責。則當婉言方便。不可作增怒之語。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背主情。

卷三 新婦譜

十二

香 飽 叢 書

果萬真者。亦須真知。然非密聞阿姑。則密聞丈夫。不可公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不敢不言。恐非灼見。須再詳察。

二

凡平時待羣婢之色以和。待羣僕之色以正。其或公姑偶不在前。奴婢將有怠肆之意。則待羣婢之色以正。待羣僕之色以嚴。其或姑朴責僕婢。但云伊不足惜。只是難為婆媳身體。此不脫方便。而方便在其中。總不應撻怒也。待公姑之僕婢。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即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况羣小無怨。則聽惡無自而生。凡授銀物與僕輩。必置几案上。俟使領之。

待本房僕婢四條

陶淵明有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蓋此輩與我同為父母所生。可憐他命不好。我吃他還未吃。我厚衣他還薄衣。我睡他還我起他。俱是命苦可憐也。常常要照顧他。但又不可過於愛護。凡事先有堂上之僕婢。而後有已身之僕婢。母使人云。與公姑分爾我。先私己之婢僕。而後公衆也。要令已之婢僕。尊稱公

姑之婢僕。公婢之長日阿奶。少者日阿媽。公僕之已冠者日阿伯。阿叔。稚者日阿兄。其事之之理。亦如卑幼之於尊長。

二

已身婢僕。童稚居多。如有小過。但當正言教誨之。不改再罵。罵之許之以實。必不改而過差大。然後用小界尺與三下五下。亦不可多。第一要教他敬老家主。老主母。第一要教他做公衆之用。而室中次之。

三

凡婢僕有三大罪。一淫佚。二偷竊。三說謊搬關是非。此須防之於漸。慎之於微。防淫佚之法。以莊防偷竊之法。以介防搬關之法。以默。此治家之大略也。至於值僕布素充體。亦宜浣濯縫補。早晚櫛沐。亦須眉目清朗。使有天機自得之狀。則瑕易露而教易入也。有等人家。此輩蓬首垢面。涕淚愁苦。身多血漬。面有爪痕。非如卑田院乞兒。則同地獄中餓鬼。余常歎悼。以為主婦之不慈。不賢。入門即得之耳。

卷三 新婦譜

十四

香 飽 叢 書

四 本房僕婢。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及得罪賓客鄰里。皆宜重懲。不則俗所云。護短也。又立言須平和訓飭。之不可過於憤激。此即俗所云。夾氣孔。反開罪於公姑耳。

偷盜

一家之中。惟盜情最難測度。或有形跡甚似。而實非者。或有平常行止不好。而此事偏不涉者。俱難以臆斷也。若以臆斷。令含冤之人。最難辯白。傷德實多。故舉家有偷盜事。雖極小者。新婦不可開一語。本房婢僕。尤不可置喙其間也。已奴婢不許。若公姑丈夫疑及已身奴婢。則當細心詳察。如果真實。當告公姑。丈夫痛責之。勿行護短。誤其終身。本房奴婢。與堂上奴婢爭鬪。不論是非。只說本房奴婢不是。痛責之。

孝母

有等新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能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所生以

惡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子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譬如讀書出仕。勞於王事。不違將母。死於王事。不違奉母。盡忠孝。離兩全。全忠不能盡孝。盡孝不能事母也。今若新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先須從孝公姑。敬丈夫。做起公姑。既喜孝。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致喜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妻必云。彼敬吾父母。吾安得不敬彼父母。於是曲盡子壻之情。歡然有恩以相接。舉家大小。敢不敬愛。而新婦之父母。於是乎榮矣。夫家貧賤。還是情意好。夫家富貴。還有無限好處及母家矣。此女之善孝其親也。反是者。公姑致怨於親家。丈夫歸獄於泰山。父母兄弟不好上門。情意索莫。謙會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留飯留宿。俱不宜出己意。若阿姑云。須留飯留宿。必先固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做有放肆處。必嚴諭之云。汝來此。尤不比在家。須分外小心。汝若不敬。罪歸于我。

卷三 新婦譜

十五

三 香 艷 叢 書

婢來或在房中有低語。亦不必多。多則恐姑見疑。以爲以家事相告也。若僕則有何密語。萬不可近身分付聲音。亦須期期使衆聞之。

婦
德
四
箴

婦德四箴

徐士俊野君

德

為婦之道。在女已見。幽閑貞靜。古人所羨。柔順溫恭。周旋室中。能和能肅。齊家睦族。二南風始。禮法備矣。

言

男唯女。禮分內外。長舌階厲。雅詩深戒。林下風清。厥惟應對。不踰閭闔。專警士味。

容

閨房之秀。實惟容儀。非尚妍華。無俾俗噴。凝粧儼然。可對明鏡。周身雅度。必中以正。豈無膏沐。勿過修飾。豈無衣裳。勿傷輕逸。所貴人重。無取人憐。以此為容。宜家罔備。

功

卷四 婦德四箴

一

香 能 二 畫 書 十 集

春蠶秋績。纖手勿惜。縫裳綴綻。兼醴酒食。錦繡纂組。害于女紅。勸則生善。儉則教豐。用儉四德。以勉三從。

王丹麓曰。先生晚年授經闈。閣做視聽言動之義。作為官德容功四條箴。而善之真堪羽翼聖賢傳。賸久遠形管生輝。

新
婦
譜
補

6244 3/2

4A

新婦譜補

東海查 琪石丈著

事繼姑

繼姑待媳。稍帶客氣者。世或有之。新婦當此。務以誠心感格。既屬已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阿姑知以真心相待。自然潛孚默奪。并客氣都化了。若新婦胸中。稍有芥蒂。即便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新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名分肅然。便當一於誠敬。不可生意慢心。諺云。先來媳婦。不怕晚來婆。此言大謬。戒之戒之。

事庶姑

或已為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須一視嫡姑之意。而將順之。而更曲全之。曲全之道。尤宜百般加意。如嫡姑已沒。則待之以和敬可也。不可倚嫡凌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己為庶媳。則宜情摯篤切。極體庶姑之情。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心。而體或稍殺。統所尊也。嫡姑沒。并體亦極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處。新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激不隨。方為兩得。

卷二 新婦譜補

二十一

香 鮑 巖 書

逞能

一應女工。及中饋等務。是婦人本分內事。非有奇才異能。可炫耀也。新婦切不可矜己之長。矜人之短。妯娌姑嫂間。每以此而成嫌隙者有之。昔人戒女曰。慎勿為好。又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非欲其狀如土偶。一事不為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傷婦德實多。

火燭

火燭關係最大。而新婦房中。尤宜謹慎。凡火箱焙籠。須時時親手檢驗。寧寒無熱。不可因貪衣寒冷。責罵羣婢。一行責罵。彼且得而有辭。火燭之禍。基於此矣。其羣婢臥具。冬日天寒。被絮不可不厚。萬勿許携火爐入榻中。察出定行戒飭。此最悞事。不可不慎也。

新
婦
譜
補

6244 8/2

33

新婦譜補

東海陳 確乾初著

絕厄人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絕厄人。雖有真修者亦概絕之。蓋容一真尼而賭僞尼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齋閨門第一要義也。雖或素與姑往還。不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苟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事過執。亦不見怪。且或以嚴見憐。使此輩踪跡漸疎。家風清。亦是新婦入門一節好事也。

不看劇

新婦切不可入廟遊山。及街上一切走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即家有喜宴。偶舉優。須在此等內外。隔一簾。新婦禮不當預席。或辭以疾。或以中饋無暇為辭。期必獲命而後已。確有女既嫁。一日歸寧。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文。確曰。而父素不能教女。唯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敢以勸凡為婦女者。

卷二 新婦譜補

十六

三 香 飽 叢 書

聽言二條

婢女傳言往往失。不可聽。若言某人說新婦不好。便當反求而速改之。勿加忿怒。若言他人不好。毋論真。假。置若罔聞。若自己身過。婦女言之。便當痛戒。勿令妄言以啓。搬。之。漸。古人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且不忍聞。况口可顯言乎。至言及人家閨闈事。尤須塞耳。雖姊妹姑嫂。相聚。論。傳。說。流言。如言及人不好。及閨門事。亦不得助順一語。默受而已。俟其人說完。須徐徐云。恐傳聞未真。此厚道也。雖姑及諸尊長言。亦如之。

二

婢僕相訴。切不可偏聽。遽加呵怒。須徐察其實。而驗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須云。此何足較。毋多言。若家主聞之。反取責不便。若大事。不可不理。使從實。裏。公。姑。丈夫。理之。須一聽外。廂。理。斷。不可從中偏袒。若訴公家僕婢。雖果負冤。亦只莫管。凡聞人言。不動如山。胸中却有分曉。此女中君子也。

實僕婢

凡僕婢雖有大過當責。萬不可自加鞭扑。必稟公姑丈夫。請責治之。倘公姑丈夫決不肯責。亦只忍耐去。但云爾等罪實難饒。家主法外貸汝。下次莫再犯。若再犯。亦只用此法。弗以前告不聽。便擅自責治也。蓋凡事持之以正。羣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扑立威。如此則體不壞。而新婦愈尊重矣。

勸夫孝

新婦不唯自己要盡孝道。尤當勸夫盡孝。勿恃父母之愛。而稍弛孝敬之心。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今入門以勸夫孝為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己。身俾夫之孝德。倍篤於往時。乃見新婦之賢。若丈夫小有違言。公姑不快。便當脫簪待罪。曰。此餘婦之不德。致使吾夫有二心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必令丈夫改過盡孝而後已。

妯娌

兄弟一氣。必無異心。往往以姊妹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者有之。此極可恨事也。今往夫家第一要和妯娌。妯娌之不和。固非一體。大約以公姑之恩。

卷三 新婦譜補

十七

三 香 飽 叢 書

微有厚薄。便生嫉忌。便有爭執。此不達之甚也。大人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娘。必是大伯大娘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厚於小叔。嬌。必是叔。嬌。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正當自反。負。引。應。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嘆。作。喜。之。時。不。可。因。而。不。平。致。有。後。言。若。公。姑。獨。厚。已。夫。與。已。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公。物。讓。多。受。寡。讓。美。受。舉。如。或。妯。娌。中。時。有。不。堪。相。加。一。味。順。受。聞。惡。言。常。若。勿。聞。只。是。陪。面。要。好。久。之。自。然。感。化。自。相。和。洽。務。使。妯。娌。之。間。情。同。姊。妹。則。可。謂。吉。祥。善。事。矣。

待婢妾

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早勸丈夫娶妾。或飾婢進之。即已既有子。而丈夫或更欲置妾。以廣生育。無非為新婦代勞。替力之人。自當歡忻。順受。但須防其出入。謹防閨門。稍有差池。責歸主母。不可謂無預已事也。恩禮須優。夫喜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

抱子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宜。避胎滯。無須憐惜。乳飲有節。日不過三次。夜至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母厚。乃所以安之也。醫云。若嬰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提家。一團元氣。與後天新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繡衣等物。切不可令。著身。無論非從襍之道。而珠帽繡衣。繡衣。稍明理者。必不當墮此陋習矣。滿月拿周。即是慶生張本。並須從簡。男子生三月。婦女一月。父母之禮如是。止矣。受賀要客何為耶。

失物

凡物自當謹守。防閑有法。毋令所失。萬一有失。此自己不能謹守之過。且只忍。着。不可猜人。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他家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惹是招非。增添同氣。

卷三 新婦禮補

十八

三

此不可不深思而切戒也。

勤儉

勤儉乃治家之本。為讀書人婦。尤要講究。每見人家丈夫。姿稟絕勝。往往其妻。好佚妄用。家計日落。時不勝。內顧之憂。并學業亦廢者有之。醫云。家貧思賢妻。此至言也。內外之事。並須細心綜理。寬而不弛。方合中道。雖新婦無預外事。而。今日房中之人。即他日受代當家之人。故須預習。勤儉為新婦貪懶好閑。多費。妄用。養成習氣。異日一時難變。矣。戒之戒之。凡家裏要做事務。並須及早趨。完。蓋先時則暇豫。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為力。暇豫則易為功。先之勞之。為國。之。亦治家之經也。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須。隨手。用。俗語所謂眼前花。此大病也。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綉。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有料理有收拾

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吃緊工夫。苟無收拾沒料理。

縱使極勤極儉。其實與不動儉同。正如讀書人。只讀死書。了無處用也。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皆在新婦自己心上做出。唯用意深詳者。為得。之。蓋凡事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知日月飲食。煮粥煮飯。至庸。至易。愚不肯成。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況進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函。莽。滅。裂。乎。亦如讀書人。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唯能不自是。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卷三 新婦禮補

十九

三

6244 972

3 B

課

婢

約

香豔叢書

十二集卷四

課婢約

王 暉 木 著

有婢初來年方十四。指揮未諳。約法數章。翰墨圖書。只此是吾長物。牙籤玉軸。從令隸汝所司。毋使蠹穴行間。及乎鼠殘側理。閉門讀易。撥爐時起。沉烟逸逕。尋詩。擁篲先除落葉。烹茶有候。細驗松濤。洗硯臨流。防侵石眼。三春早起。何妨汲水澆花。五夜眠遲。勿厭開籬。引月煮蘭湯。而待浴少。小無猜。燕艾納以薰衣。經時不散。動調粉餌。親喂金魚。背誦經文。私教鸚鵡。畫圖常令拂拭。窗几莫不淨明。興至留賓。儲核不呼。而具。倦來謝客。枕簟惟命。是從藥裏關心。向日頻移樹影。絲桐在壁。憑絃漸解琴聲。傲鄭氏之通經。我富憐爾。羨石家之擅愛。汝其勉之。

願梁汾曰風流文雅何減晉人

卷四 課婢約

一 香 飽 齋 書

張山來曰有婢如此主人寵眷可知設閨中生妬其奈之何

忽

纒

高家禾書

錢塘丁氏嘉惠堂重刊元本

忍乃胸中博闊之器局爲仁者事也惟寬恕二字能行之顏子云犯而不校書云有容德乃大皆忍之謂也韓信忍於跨下卒受登壇之拜張良忍於取履終有封侯之榮忍之爲義大矣惟其能忍則有涵養定力觸來無競事過而化一以寬恕行之當官以暴怒爲戒居家以謙和自持暴慢不萌其心是非不形於人好善忘勢方便存心行之純熟可日踐於無過之地去聖賢又何遠哉苟或不然任喜怒分愛憎捨拾人非動峻辭色干以非意者未必能以理遣過於倉卒者未必不入氣勝不失之褊淺則失之躁急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將恐眾怨叢身咎莫大焉其視呂蒙正之不問姓名張公藝九世

忍經序

同居室不愧耶愚因暇類集經史語句名曰忍經凡我同志一寓目閒有能由寬恕而充此忍由忍而至於仁豈小補哉大德十年丙午閏月朔古杭蟾心吳亮序

忍經

錢唐蟠心吳亮編集

易損卦云

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又曰

不啻不敢含怒

又曰

寬綽厥心

成王告君陳曰

忍經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

含垢天之道也

昭公元年

魯以相忍為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

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忍經

顏子

犯而不校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鬪必傷

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蘭相如曰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喜愠之色

細過掩匿

忍經

王

曹參爲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

遊園幸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帳坐飲亦歌呼相應見

人細過則掩匿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丙吉爲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

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圯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

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

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

過韓信遂屈身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爲大將軍信召

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

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劾官也

尿寒灰

韓安國爲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

國曰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儻燃我卽尿其上

於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

曰若走九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

國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惶懼安國赦

忍經

四

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誣金

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

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盜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

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羹汚朝衣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趁朝

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

羹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為司徒人有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慙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忍經

五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冀師德深沈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術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

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為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練帛

置怨結權

李泌實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慙怨與結權人器重其量

裝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吏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

忍經

六

逃行儉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爭嘗於案几閒大嘗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遮旬獲瓊寶不賞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

色不少吝

不忍按

許圍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賕者圍師不忍按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遜以自免

唐婁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遜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婁師德薦之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

忍經

七

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知吾不逮遠矣

含垢匿瑕

晉陳騫沈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存續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悉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

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以語侵杜衍衍不為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人伏梁上寔見呼其子訓之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俄聞自投地伏罪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二端令改過之後更無盜

愍寒架橋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穉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

射牛無怪

忍經

八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酤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認豕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

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已之心恕人

忍經

九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見忠直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由是益賢太尉

酒流滿路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

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

忍經

十

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論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非毀反已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辭和氣平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

王沂公曾再涖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
卽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
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
代觀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
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遜謝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
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
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
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

忍經

十一

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爲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
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
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
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
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
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

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
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我眉寶篆
之也公一日在于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
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
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誘請聞於朝公
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
此

阿辱自隱

忍經

十二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
爲公子也遽阿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
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浸爲償之未足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于緡公竭資且假貸
償之久之鉤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
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首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

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眾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忍經

三

還居不追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追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初成毀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玉盃二隻云耕者入壤家而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盃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

忍經

古

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爲不聞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旣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爲眞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

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為同列斥

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旰吉寡語若無能動為同列斥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卒破賊遷統制

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

忍經

去

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肖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峭塹功蓋天下

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礮礮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忍經

去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之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雍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竹逆不怒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

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
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潛卷授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
授之

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猶發下位小節是
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
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卽繼以公帑量其小大
咸使自足尙有復侵擾者眞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

忍經

七

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閒不職者
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
而遷善者其戢不必繩以法也

未嘗按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
嘗按黜一下吏

小過不憚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掎拾官吏小過不憚
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土
之大者望爲公卿次而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

望爲州郡幕職官奈何錮之於聖世

拔藩益地

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
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退
所侵又卻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
閭號曰義里

兄弟訟田至於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論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
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
還同住

忍經

八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
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
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爲江河絲絲不
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
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旣已燄熾則焚山
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
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
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
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
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

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欲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懇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鄰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鬪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忍經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

所損忿而爭鬪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鑿易之損而懲忿也

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按圖記云雷孚宜豐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樞相恩贈太子太師自唐雷衡為人長厚咸通中人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時以為積善之報

無疾言遠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遠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

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溫公曰國家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其曩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願得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匕首

忍經

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恕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終身佩服公平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榮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棄方知縣
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
不爲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不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
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
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
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
守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

忍經

三

下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
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婦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爲瀘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
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防使爲之
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疋馬一疋
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
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歎益加禮

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

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
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
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
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
外羅致其所狀字號驗治之間者皆爲之恐戶曹受
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
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
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
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
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於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
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啟視則皆衣食也
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
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杖

忍經

三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
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
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
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
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

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卽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待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閒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爲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其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夫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鄰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微繼登

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遣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齋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齋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卽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尙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

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候謫命公在隨幾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獲扶忠宣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

忍經

說

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卽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致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擲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送更相敦睦

虞世南曰

十關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於是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忍經

美

王沂公

嘗言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甚豈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

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釋

詬辱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孫伏伽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家無喜色頃之
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
以比顧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出

呂氏童蒙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
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
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卽就其間求所以
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忍經

毛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
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
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
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
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
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
閒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

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在百步終身讓

畔不失一段

吳漢

傳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厚去之其下傳相訓

勉舉無稽事

韓魏公語錄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

忍不可不謹

天

省心子曰

屈己者能處眾

童蒙訓當官以忍爲先

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
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
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重報
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
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入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卻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唐允之云

忍經

三

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為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

袁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人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患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閒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

忍經

三

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閒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閒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親戚不可失權

骨肉之失權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
教誨肯其曠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
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
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
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則身
心豈不大安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字免災殃

王龍舒勸誠

忍經

至

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
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
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
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盥

東萊呂先生詩云

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

陸放翁詩曰

忿慾至前能小忍人人秀內有期頤

又曰

毆攘雖快心少忍理則長

又曰

小忍便無事力行方有功

省心子曰

誠無悔怒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釋迦佛

初在山中修行時國王出獵問獸所在若實告之則

忍經

至

害獸不實告之則妄語沈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
又問亦沈吟未對又斫去一臂乃發願云我作佛時
先度此人不使天下人倣彼為惡存心如此安得不
為佛後出世果成佛先度憍陳如者乃當時國王也

佛曰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又曰

六度萬行忍為第一

又曰

忍辱波羅密

涅槃經

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爲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噴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

人趣經云

爲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

朝天懺曰

爲人富貴昌熾者從忍辱中來

紫虛元君曰

饒饒饒萬禍干災一旦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盡

赤松子誡曰

忍經

忍則無辱

許真君誡曰

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孫真人曰

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

超然居士曰

逆境當順受

諺曰

忍事敵災星

諺曰

凡事得忍且忍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諺曰

得忍且忍得誠且誠不忍不誠小事成大

諺曰

不啞不聾不做大家翁

諺曰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

少陵詩曰

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莫爭打詩曰

時間忿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前下獄戴枷遭責

罰更須枉費幾文錢

忍經

誤觸人腳詩曰

觸了行人腳後跟告言得罪我當烹此方引慝丘山

重彼卻原情羽髮輕

莫應對詩曰

人來罵我逞無明我若還他便鬪爭聽似不聞休應

對一枝蓮在火中生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

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蒙

傑捲土重來未可知

誠斷指詩曰

冤屈休斷指斷了終身恥忍耐一些時過後思之喜

何提刑戒爭地詩

他侵我界是無良我與他爭未是長布施與他三尺地休誇誰弱又誰強

尙書楊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楊玠批狀尾云

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上□□□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忍經終

忍經

三

光緒戊子夏五得此於上海邵泰峯家謹案 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塘人前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吏事至元癸巳解海運元幕之任雅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己惟一忍字會集羣書中格言大訓以爲一編云云當時館臣錄自永樂大典中未嘗見刻本也此卷前雖闕馮寅一序而後有明正統二十四年鄭季文重整字跡其爲明卿初刻無疑又有陸廷燦印陸字扶照嘉定人康熙間官福建崇安知縣嘗著藝菊譜是書爲吾鄉先達遺著元刻明題又經 國初名人收藏豈不重可寶哉乙未夏五丁丙識於求已軒

忍經跋

近見明耐庵居士沈節甫彙刻由醇錄中列忍經一卷有明卿自序而馮序仍闕節甫更輯忍書續編三卷附其後又得勸百忍箴考註四卷乃因明梓碧山人許名奎所著上竺前堂芳林釋覽徵考註惜缺第一卷無從考許氏始末上竺前堂知爲三竺之一又與吾杭有系耳記此俟考丙再筆

215. 1429

勸

忍

百

箴

考

註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著勸忍百箴四卷考注者為上竺前堂芳林釋覺徵不知何時人其書刻於萬曆甲申春余所得為司禮監本楊升庵丹鉛雜錄著之顧誤名奎為奎勤藝文志既誤列許氏為朱明時人又譌勸忍為勸忍由於未見原書也攷山人自序作於至大三年為元武宗時范氏天一閣有其書惜山人生平無可稽然受而讀之淹貫經史洞達事理每箴以可不忍歟終使人惕然憬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誠有心人也夫忍

勸忍百箴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从刃从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耐也凡堅而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殘忍則不仁不義矣荀子儒效篇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修注忍謂矯其性也呂覽去私篇忍所私以行大義晉語以忍去過注以義斷也要之非存仁義之心者不能忍也道家言忍為多儒家言忍為少魯以相忍為國孔子於季氏舞八佾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反之即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意吾向以為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

挺身而鬪此可忍而不忍者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所謂堅而能止也忍與不忍斷之於義可矣豈忍而與之終古乎則又所謂堅而能行矣山人百箴因物付物悉取其當生與死較利與害權福與禍衡喜與怒稱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國家無所不包鑒往知來然後可以臨大事決大疑前平山人者吾有取於楊誠齋之易傳後平山人者吾有取乎劉念臺之人譜合是書而三之以矯其性亦庶幾可以寡過矣君子之於世也亦時中而已矣時當未至

勸忍百箴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德修業終日乾乾進退得喪無失其正及時既至發於事業美在其中以厚德載物之身支玄黃天地之局剝極而復无平不陂矣若賈子道儒篇所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彼反慈者其亦知存亡之道乎余既有感於時因重刻許氏勸忍百箴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序

予讀唐史見高宗幸張公藝家問其九世不分之狀書
 忍字百餘以對於是興感嗟乎人為血氣所使至於凶
 子而身害於而家何限昔成王之命君陳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叔孫豹
 之憾季孫其御者曰魯以相忍為國趙襄子曰以能忍
 恥庶無害趙宗平馭吏醉汗丞相車茵當斥丙吉曰西
 曹第忍之柳玘家訓曰肥家以忍順杜牧之遺興詩曰
 忍過事堪喜司空圖曰忍字敵火星說苑叢談云能忍
 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存仁亦云忍詬二字古之格言
 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然則忍之一字自宰相至於士
 庶人皆當以此為藥石子自壯至老以賤且貧故受侮
 於人屢矣復思前哲有德量自隱忍中大之語益自勉
 勵逆來順受不與物競因作勸忍百箴願與天下共之
 每箴皆事為之句入經出史各有考據公卿大夫四民
 十等家置一本朝夕看閱亦足少補德量之萬一毋忽
 幸甚時至大三年良月吉旦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敘

勸忍百箴考註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註凡例

一各箴所著事蹟單出於一書者即於本書摘其事
 實註之直云見某書若雜出互見於各書者先主
 之於經史經史略而不詳者參之於傳記子集合
 而足之各開見某書并某傳
 一音訓反切字樣悉依原傳註釋參之於許氏說文
 缺者補之
 一經史辭義簡奧難曉者就取原註繫之於下每開
 註云或用原註人已意斷者仍標其人姓氏如云
 程子朱子言曰之類
 一各箴槩言其事不指歸於一人者乃采取古今名
 物言行於其事義有相合而切當者引比而證之
 皆云如某者或有為本箴事義張本或繳結之辭
 者稍以己意貼之

勸忍百箴考註 凡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忍百箴考註目錄

卷第一

言之忍第一 氣之忍第二

色之忍第三 酒之忍第四

聲之忍第五 食之忍第六

樂之忍第七 權之忍第八

勢之忍第九 貧之忍第十

富之忍第十一 賤之忍第十二

貴之忍第十三 寵之忍第十四

辱之忍第十五 安之忍第十六

危之忍第十七 忠之忍第十八

孝之忍第十九 仁之忍第二十

義之忍第二十一 禮之忍第二十二

智之忍第二十三 信之忍第二十四

喜之忍第二十五

卷第二

怒之忍第二十六 疾之忍第二十七

變之忍第二十八 侮之忍第二十九

勸忍百箴考註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謗之忍第三十 譽之忍第三十一

諂之忍第三十二 笑之忍第三十三

妒之忍第三十四 忽之忍第三十五

忤之忍第三十六 讐之忍第三十七

爭之忍第三十八 欺之忍第三十九

淫之忍第四十 懼之忍第四十一

好之忍第四十二 惡之忍第四十三

勞之忍第四十四 苦之忍第四十五

儉之忍第四十六 貪之忍第四十七

躁之忍第四十八 虐之忍第四十九

驕之忍第五十

卷第三

矜之忍第五十一 侈之忍第五十二

勇之忍第五十三 直之忍第五十四

急之忍第五十五 死之忍第五十六

生之忍第五十七 滿之忍第五十八

快之忍第五十九 取之忍第六十

與之忍第六十一 乞之忍第六十二

勸忍百箴考註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之忍第六十三 失之忍第六十四

利害忍第六十五 頑固忍第六十六

不平忍第六十七 不滿忍第六十八

聽讒忍第六十九 無益忍第七十

苛察忍第七十一 屠殺忍第七十二

禍福忍第七十三 苟祿忍第七十四

躁進忍第七十五

卷第四

特立忍第七十六 勇退忍第七十七

御忍百箴考註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挫折忍第七十八 不遇忍第七十九

才技忍第八十 小節忍第八十一

隨時忍第八十二 背義忍第八十三

事君忍第八十四 事師忍第八十五

同寅忍第八十六 為士忍第八十七

為農忍第八十八 為工忍第八十九

為商忍第九十 父子忍第九十一

兄弟忍第九十二 夫婦忍第九十三

賓主忍第九十四 奴婢忍第九十五

交友忍第九十六 年少忍第九十七

將帥忍第九十八 宰相忍第九十九

好學忍第一百

御忍百箴考註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一

元四明許名奎梓碧撰

明上竺釋覺激 考註

言之忍第一

恂恂便侃侃闇闇思信篤敬盡書諸紳訥為君子寡為吉人

恂恂信實也便便明辯也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

諍也此魯論記孔子處鄉黨則恂恂然而信實猶謙

卑遜順似不能言者在宗廟朝廷則便便言而明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辯與下大夫言則侃侃然而剛直與上大夫言則闇

闇然和悅而諍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重厚

深沈之謂篤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子張問行而夫子

答之如此謂人凡口出言必盡己而有實則無諛淫

邪遁之辭凡身所行必篤厚而恭敬則無放僻邪侈

之為能如此則雖至遠亦可行不然則雖至近亦不

可行而子張服膺夫子之言特著諸大帶之垂曰紳

者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忘忽也○子

曰君子欲訥於言訥遲鈍也○易繫辭曰吉人之辭

寡○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

獻之唯寒暄而已既出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

少言者佳吉人之辭寡也見獻之傳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口三五之門禍由此來

易繫辭上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階猶

梯也謂漸漸致亂也故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為甚

○國語晉大夫郭偃曰且夫口三五之門是以讒口

之亂也不過三五註云口所以記二辰直五行也○

傅子曰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端又文中子曰禍莫大於多言

書有起羞之戒詩有出言之悔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

口之銘

書說命上唯口起羞謂言出於口不合於義適足以

取羞辱也此傳說進斯言以戒高宗也○詩有出言

之悔即下文斯言之玷不可為是也○晉天文志卷

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家語孔子觀

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

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

多患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文多不備

白珪之玷尙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齒頰一動千駟莫追噫可不忍歟噫於其切

詩大雅抑之篇白珪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註云白珪白玉之珪也諸侯執此以為瑞節也玷缺也蓋玉之玷缺尙可磨鑣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深戒言語謹之如此此蓋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其側以自警也○齒口骨也頰面旁也凡口出言必由是動而後出焉駟四馬也謂言出於口則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千駟之多馬弗能追及之也故說苑叢談篇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一言而非駟馬莫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噫痛恨聲也痛恨言之一失則弗能追救補過也後言噫者皆倣此

氣之忍第二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與火植扇炎起凶

易說卦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燥乾也撓曲也又曰風自火出蓋巽為木為風其究為躁卦謂木能生火兼以風扇又位東南為震雷鼓動以為決躁不安常之象故曰扇炎起凶

氣動其心亦蹶亦趨為風為火如鞀鼓鑪養之則為君子暴之則為匹夫鞀前拜切

孟子答公孫丑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謂壹者專壹也動者感動也蹶者顛蹶也趨者奔走也凡人顛蹶趨走者則氣專在是而反引動其心者也鞀皮囊鼓風之器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鑪火函也按心屬火氣象風謂人若不存養浩然之氣而暴之褊躁之氣至於顛走引動其心正猶皮鞀鼓風於火函也孟子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暴者驕厲也剛者之過也此孟子答公孫丑論養氣之要謂能養吾浩然盛大流行之氣則能配夫道義動則義禮之勇乃為君子若失養動則驕暴之氣乃為血氣之勇堪敵一人目為匹夫者也○白虎通論匹夫者庶人之稱也匹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噫可不忍歟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此魯論記孔子答樊遲問辯惑之辭也忿怒也謂人之怒氣所發易為突兀而橫肆若不抑而忍之而率意妄行必遭刑戮本身貽累其親非惑而何惑者迷疑也故朱子曰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辯惑而懲忿矣亦孟子所謂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也

色之忍第三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桀之亡以妹喜幽之滅以褒姒妹音末 褒博毛切

新序云桀之亡也以妹喜王之亡也以褒姒○桀

夏君也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女妹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為瓊瑤臺殫竭民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為樂國人大崩湯乃來伐桀放南巢而死此蓋桀從妹喜所欲而妄為以致人心離叛國滅身亡牛飲者如牛飲水也○幽周幽王也褒地名幽王時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號為褒姒王嬖幸之姒不好笑王說以萬方故不笑古

者王與諸侯約寇至則舉烽火以招援兵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無寇褒姒大笑後申侯為幽王寵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故乃招犬戎攻王王乃舉火徵兵皆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之下故小雅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為平王詩人言滅之者謂文武之道於是蕩盡矣

晉之亂以驪姬吳之禍以西施驪郎奚切

春秋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女以為驪姬公甚寵嬖之

乃為所惑譖太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而申生縊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二公子出奔乃立驪姬所生子奚齊為太子左傳

僖公九年九月獻公卒奚齊即位本年冬十月為大

夫里克所殺又立姬之次子卓子為君復為里克所

殺出奔在外公子夷吾以河外五城賂秦穆公得入

立為惠公又背秦不與地秦怒十五年來伐執惠公

歸秦既而釋之二十三年惠公卒子圉立為懷公二

十四年公子重耳入殺懷公於高粱而自立為文公

遂霸蓋晉國五世大亂皆由驪姬蠱惑啓釁而然故

云晉之亂以驪姬○史記吳破越棲越王於會稽越

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遊姑蘇臺子
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爲麋鹿之遊王不聽吳越春
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鬻薪之
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縠教以行步三年學成而獻
吳王左傳哀公二十年越伐吳二十二年吳遂滅蓋
吳之滅亡之禍皆由聽納西施之故以自取焉故曰
吳之禍以西施備詳利害忍

漢成溺以飛燕披香有禍水之譏

漢成帝過河陽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中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寵幸之號溫柔鄉曰吾終老是鄉矣飛燕妹曰合德

鴻嘉三年召入爲婕妤好姿性尤濃粹左右見之皆嘖

嘖嗟賞時有披香殿學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

水滅火必矣蓋漢以火德 王天下也時飛燕合德俱爲婕妤好貴

傾後宮譖廢許后綏和二年帝崩帝素無病昏夜平

善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謠譁皆歸罪於趙昭

儀時趙后女弟絕幸爲昭儀也敘傳曰飛燕之妖禍

成厥妹見外戚傳并綱目鑑河陽一作陽阿

唐祚中絕於昭儀天寶召寇於貴妃

唐武后荊州都督武士護入之女太原人年十四歲

太宗聞其美召入宮中爲才人時天下曲名武媚娘

已成其識出爲尼時年二十四其後高宗幸寺見而

悅之納入宮中爲昭儀昭顯 威儀遂立爲后高宗崩太子

立爲中宗后廢中宗爲廬陵王自稱制爲則天皇后

改唐爲周殺唐宗室將盡年八十而殂中宗得復國

於斯之際唐之國祚因武氏致危殆將絕而復振故

云中絕於昭儀○唐玄宗天寶四載以故蜀州司戶

楊玄琰女太真爲貴妃專寵以胡人安祿山爲養兒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錦繡爲大襦裸使人綵輿昇之上聞歡笑問故左

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錢甚厚盡歡而

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上亦不疑後出祿山爲

營州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寇擾

中國遂陷長安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

怒殺楊國忠等貴妃縊死此際中國之亂蓋由貴妃

昵比祿山之寵而啓將來之釁豈不謂貴妃所召者

乎故云

陳侯宣淫於夏氏之室宋督目逆於孔父之妻敗國亡

家之事常與女色以相隨父音甫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大

夫御叔之妻夏姬皆衷其初服以戲于朝謂懷夏姬近身之衣

戲笑于朝也 大夫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二卿怒

遂殺洩冶明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

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微舒姬之子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

公出自馬廐射殺之○左傳桓公元年宋太宰華父

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

春督殺孔父嘉而奪其妻宋殤公怒督懼遂弑殤

勸忍百徵考註 卷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後莊公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殺之故指前世或傾

敗其國或亡失身家者多有隨女色而致之也故白

樂天題古冢狐有云褒姒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

人國

伐性斤斧皓齒蛾眉毒藥猛獸越女齊姬枚生此言可

為世師噫可不忍歟

西漢枚乘字叔作七發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又曰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醺縱恣于曲房陰

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七發者說七

508-4429

事以起楚太子也見文選○蘇軾撰韓子廟碑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而枚生之為言亦猶是也故方諸云耳

酒之忍第四

禹惡旨酒儀狄見疏周誥剛制羣飲必誅惡去聲

禹本紀古有醴酪禹時有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書酒誥曰汝

剛制于酒厥或有告羣飲汝勿佚盡拘執于周予其

殺此周成王告康叔曰汝當剛制其縱酒之失其或

勸忍百徵考註 卷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人告於汝有羣聚飲酒之人汝必當擒捕勿令逃

逸盡拘執歸于周家我即殺之佚與逸同

窟室夜飲殺鄭大夫勿誇鯨吸甘為酒徒窟苦骨切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伯有窟室者掘地為窟

夫也窟室者掘地為窟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

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知之後駟帶帥國人以伐之

死於羊肆子產枕股而哭斂而殯子產駟帶同宗也雍梁地名子產公孫僑也羊肆市也

○杜甫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鯨莊子云海中大魚也

10

大者長數千里唐李適之玄宗朝為左相每日興起
飲酒費用萬錢賈酒飲若海中鯨魚吸納百川之廣
也○史漢高陽人酈食其謁沛公於軍門曰吾高陽
酒徒非儒人公遂延入○此亦戒人勿以鯨吸之誇
乃為酒徒為警也

布爛覆瓿箴規凜然糟肉堪久狂夫之言箴薄日切瓦
罌也說文小

缶盛酒
器也

晉孔羣字敬林性嗜酒王導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
家覆瓿布日月長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乎糟醃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堪長久邪嘗謂親友書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
不了麴蘗其耽酒如此歷中丞卒見本傳○皮日休
酒箴有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
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凶酗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
喻之以誥訓然尙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
凶酗所化化為殺身文多不備漢楊雄亦作酒箴戒
成帝文多不備

司馬受豎穀之愛適以為害灌夫罵田蚡之坐自貽其

禍噫可不忍歎蚡武
粉切

春秋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時楚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穀陽乃子反內豎也節
今公侯家之火者也

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
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戰使
人召之子反辭以心疾王徑入幄問酒臭曰今日之
戰所恃者司馬也司馬乃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
吾眾也無以復戰於是乃誅子反還師夫穀陽之進
酒也非以妬子反乃忠愛適足以殺之見說苑及左
傳成公十六年二說略異一說子反自殺一說王怒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射殺之○西漢灌夫字仲儒潁川人武帝朝入為太
僕剛直使酒元光四年丞相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
太后召列侯皆往賀時竇嬰灌夫俱酒酣夫行酒次
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發
怒罵賢曰汝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日為長者
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衛
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儒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言若毀
程不識
今李將軍廣
何地安身夫曰今日斬頭何知程李嬰麾夫出蚡
怒奏夫橫恣潁川詔劾夫竇嬰營救言灌夫醉飽得

708 4922

過丞相以他事誣罪之上令辯汲黯鄭當時皆言嬰
言是太后怒不得已遂誅夫及嬰次年蚡病死見灌
夫傳田蚡者太后兄弟也帖他叶昌涉二切囁之涉
而涉二切帖囁耳私語也

聲之忍第五

惡聲不聽清矣伯夷鄭聲之放聖矣仲尼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惡聲不正之
聲但可以壞人之心性者皆是也又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姓墨胎氏名允字公信

物忍百箴考註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遜國而逃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遂餓而死○孔
子曰放鄭聲此魯論記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之辭也
放禁絕之也鄭聲鄭國之音也蓋鄭國之音皆女惑
男之語蕩然無羞愧之心其淫甚於衛矣最能蕩人
情性而壞其所好必使放絕之也

文侯不好古樂而好鄭衛明皇不好奏琴乃取羯鼓以
解穢雖二君之皆然終貽笑於後世

記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
恐懼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今君
所好者其溺音乎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
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皆淫於色害於德弗用
也○唐明皇聽琴未終遽止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
為我解穢出羯鼓錄花奴汝陽王李璣也嘗戴砑硝
帽打曲上自摘紅檀花簪置帽上喚曰花奴羯鼓者
夷樂也故夷以戎羯為名夫文侯明皇二君之所好
皆非古先哲王之雅樂直好世俗淫鄙之樂耳然皆
如此同為將來之恥笑也故云貽笑於後世

物忍百箴考註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霓裳羽衣之舞玉樹後庭之曲匪樂實悲匪笑實哭

雞切說文青赤或
白色又五歷切

唐明皇於中秋夜與羅公遠嘗遊月宮見仙女數百
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問云何曲對曰霓裳羽衣之曲
於是默記其音調教諸宮人習唱以娛怠於國政致
有安史之亂中原雲擾明皇幸蜀故白居易長恨歌
有云灑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豈不謂匪
樂實悲者乎遊月宮事見龍城錄及天寶遺事又按
玉海謂楊敬忠獻此曲也○史陳後主日與羣臣孔

範等宴飲後庭謂之狎客使諸貴嬪與客唱和歌名
玉樹後庭花之曲君臣酣飲歌舞自夕達旦由是文
武解體開皇四年隋將韓擒虎等來伐後主自投景
陽井中軍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
孔貴妃同上俘以歸隋陳遂滅按張貴妃傳於陳滅
時晉王欲納張麗華高穎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不
宜取麗華乃命斬之故胡曾詩云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
花此豈不謂匪笑實哭而何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享富貴無所用心買妓教歌日費萬金妖曲未終死
期已臨噫可不忍歎

若晉石崇武帝器重之領荊州刺史在州任俠無行
檢航海致富與貴人王愷以奢靡相侷別置金谷園
館在河陽一名梓澤以眞珠三斛買梁氏女教以歌
舞善於笛以珠買故名綠珠時孫秀聞之使人求綠
珠崇不與秀怒誣崇於別事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
宴於樓上倫兵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汝得罪于君
珠曰妾當効死於君前遂墜樓而死崇被收詣東市

斬之母兄妻子俱被戮豈不謂妖曲未終死期已臨
者乎又按陳紀後主自製其曲多置宮人教以歌舞
由此以致身死國亡又不謂之斯乎白樂天感故張
僕射諸妓詩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
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食之忍第六

飲食人之大欲未得飲食之正者以飢渴之害於口腹
人能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則可以立身而遠辱

記禮運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飢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
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謂人之飢渴之甚
者驟得飲食雖不甘美亦以爲甘美是由無暇擇取
爲飢渴害之也又曰非但口腹有飢渴之害至於人
心亦有貧賤所害苟臨財利亦有不暇擇正理而妄
動者也夫人若能無飢渴害其口腹貧富動其心志
則不憂不及人矣故曰可以立身而遠辱

蘧蕪染指子公禍速羊羹不徧華元敗衄

衄女六切軍
敗日衄又挫

也

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

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宋即子公也子家又名歸生皆公子也二子將見靈公謂子家曰我曾食指動必得奇異之味嘗之

及入公見靈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

子家以告二子見解鼃乃相顧而笑意以食指有驗靈公見笑乃問其故而子家以食指動故

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弗與欲令指動無驗故不與子公怒染

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

夏弑靈公○左傳宣公二年宋將與鄭合戰宋將華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七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元殺羊食士肉少不及於斟及戰曰

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蓋羊斟乃

華元御戎車者因忿羊羹不及乃馳車徑入鄭師而

華元為鄭所擒故皮日休食箴曰羊羹不及華元受

其謀鼃羹不均子家肆其禍

覓炙不與乞食目癡劉毅未貴羅友不羈炙之石切 縑肉也

晉劉毅字希樂嘗在京口酷貧與大夫往東堂共射

時司徒長史庾悅亦在焉悅廚饌甚盛毅從悅求鵝

爽悅曰今年未得子鵝豈有殘炙見惠由是銜之毅

後官至豫州都督見庾悅及本傳備詳讐忍○晉羅

友有大韻少時人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

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

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

忤容後從桓溫平蜀蜀道形勢竹木皆默記之位襄

陽太守見世說不羈顏師古曰才識高遠不可羈係

也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噫可不忍歎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七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易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註云靈龜不食之

物朵垂也朵頤飲食之貌言舍爾至靈安靜之靈龜

卻觀我動養之朵頤以為不奈安靜而務動養乃至

災凶夫本卦以六四為初九之應稱舍爾觀我者若

四語初之辭也蓋靈龜伏息而在下本無所求有貴

於己卻仰觀我朵頤而求養於人則失其自養之道

其凶宜矣故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觀我朵頤

亦不足貴○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

小以失大也

樂之忍第七

音聾色盲馳騁發狂老氏預防

老子檢欲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

田獵令人發狂謂貪淫好色者傷精失明好聽五音

者則和氣去不能聽無聲之聲馳騁呼吸則精神散

亡故發狂

朝歌夜絃三十六年嬴氏無傳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朝歌夜絃為秦宮人也一肌一容

盡態極妍纒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上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按秦始皇嬴姓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

殿渭陽上林苑中先作前殿曰阿房日與妃嬪媵嬙

王子皇孫宴樂其中朝則歌舞夜則管絃三十七年

始皇崩其子胡亥為閹樂所弑立公子嬰為秦王四

十六日降於高祖宮為項羽所焚嬴秦遂絕無傳

金谷歡娛寵專綠珠石崇被誅

晉石崇任荊州牧使客航海致富有愛妾名綠珠極

其美豔置別館於金谷園又名梓澤日與其妾歌舞

娛樂享賞其中時有趙王倫嬖人孫秀聞綠珠美使

人求之崇盡出其妓日任所選使日奉命索綠珠崇

曰綠珠吾所愛妾不與後秀誣崇於倫日崇與淮南

王允為亂允與倫皆晉宗室子倫怒遂收崇夷三族綠珠墜樓

死崇載赴東市誅之見本傳

人生幾何年不滿百天地逆旅光陰過客苦不自覺恣

情取樂樂極悲來秋風木落噫可不忍歎樂音

曹孟德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又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唐李

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上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代之過客○史記淳于髡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

萬物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漢武帝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又曰懼樂極

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謂秋風時起白雲高

飛草木黃而且落大凡物極則反情極則變歡樂既

極即哀戚隨之人生少壯則衰老繼之人胡不知肆

情縱欲觀武帝位居九五之尊身當貴壯之時猶思

有老之將至況他人乎觀者宜省懼焉○唐張蘊古

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

一〇八 四九二

權之忍第八

子孺避權明哲保身楊李弄權誤國殄民孺而遇切於徒典切說文

蓋絕也

西漢張良字子孺號子房其先韓人少遊下邳遇黃

石公於圯橋爲之進履得書一編乃太公兵法後歸

高祖平定天下封留侯乃曰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

子遊司馬公曰子房辭明理達等功名於外物置榮

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見本傳及鑑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唐楊貴妃有寵於上妃從祖兄楊釗改名國忠爲

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

使莫不震懼兄弟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及

姐妹三人皆賜第封秦韓虢三國夫人貴寵赫然勢

傾朝野妃養胡人安祿山爲養兒天寶十四載祿山

反陷長安乘輿播遷人民塗炭互見外戚傳○唐李

林甫事玄宗居相位十九年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

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

抑勝已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太子以下

〇〇

皆畏之養成天下之亂至一言而廢明皇之三子人以

爲口有蜜腹有劍見本傳○觀夫楊李似此擅竊威

權以啓禍釁豈不謂誤國殄民者乎春秋斷羊斟曰

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蓋權之於物利於君不利於臣利於分不利於專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辟者君也蓋君者宜當秉握權柄得以作福作

威爲臣者則不得故曰權之利於君不利於臣○周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公斷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

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又豈不謂利於分不

利於專者乎○唐周墀入相問於翰林學士韋澳曰

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天下

其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俾庶官各舉其

職天下治矣墀深然之見韋澳傳○唐李德裕言於

武宗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

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見本傳及鑑

惟彼愚人招權入己炙手可熱其門如市生殺予奪目

指氣使萬夫脅息不敢仰視家之石切子余呂切賜也脅虛業切

觀夫子房避權得以明哲保身揚李專權至於喪失

身家豈不謂專權者乃昧理之愚人也故曰維彼愚

人招權入己○杜甫麗人行云炙手可熱勢絕倫○

唐宣宗時有鄭魯楊紹復段環薛蒙相結用事頗參

議論時人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見崔鉉傳故曰

樂天詠興詩云吾觀權勢者苦以身循物炙手外炎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炎履冰中慄慄○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以誅張

易之及韋氏皆有功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

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文武之臣太平附

之權傾人主其門如市玄宗開元元年公主謀逆賜

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漢鄭崇傳亦曰其門如

市○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人君所以馭

臣之柄也見齊高宗建武四年鑑○西漢貢禹傳云

家富勢足目指氣使顏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

使人萬夫脅息者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

斂也屏氣而息○史項籍傳稱諸侯將入轅門膝行

而前不敢仰視○東漢靈帝時舉郡上計時司徒袁

逢受計計吏數百拜伏庭中莫敢仰視

蒼頭盧兒虎而加翅一朝禍發迅雷不及掩耳翅施智切

蒼頭者侍從之人也凡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

從呼廬兒傳曰益已強之勢曰虎而加翅○司馬公

曰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

也見智伯傳○西漢蕭望之與王仲翁皆丙吉薦引

召見時霍光秉政餘皆附之獨望之不附不得大用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射策甲科除郎署小苑東門候而仲翁除光祿大

夫給事中出入從去聲蒼頭廬兒傳呼甚寵顧謂望之

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對曰各從其志見蕭望之傳

○西漢鮑宣為諫大夫上書曰外戚與幸臣董賢賞

賜以大萬數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南齊蕭衍謂張

弘策曰一朝禍發中外土崩○七書龍翰太公曰疾

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此許先生引此以諭諸

擅權作威者一朝勢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之耀目

疾速不能避矣

一六九

李斯之黃犬誰牽霍氏之赤族奚避噫可不忍歎

秦李斯其先楚上蔡人後歸秦始皇以為客卿初為廷尉後為丞相上書請燒書耦有言詩書者皆棄市於是坑戮儒生焚滅經術嘗與宦者趙高詐矯制殺太子扶蘇後與高有隙高搆於二世曰斯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陳勝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乃下斯獄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也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向而哭而夷三族故胡曾詩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血染衣○西漢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有功弟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太子詔曰維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之事昭帝執政十四年帝崩光逆昌邑王賀入即位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又迎立武帝曾孫病已立為孝宣帝政皆歸光封光萬七千戶前後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十萬雜繒三萬疋甲第一區及光卒帝始親執政後光夫人顯與其子霍雲霍山霍禹等謀廢天子事覺雲

〇二

山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宗族竟株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見霍光傳司馬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赤族者揚雄解嘲文有曰徒欲丹朱吾輩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顏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

勢之忍第九

迅風駕舟千里不息縱帆不收載胥及溺

迅速疾也謂豪俠使勢之人猶憑風駕舟不瞬息之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可至千里豈不快哉然不自修省戒懼而縱其所為必有覆舟墊溺之患繼之故曰縱帆不收載胥及溺○詩大雅桑柔篇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詩乃芮良夫為周厲王作蓋厲王肆行暴虐敗其王業自取國削猶不能幡改前失致其憂恤則何能淑善哉亦相與入於陷溺之鄉矣

夫人之得勢也天可梯而上及其失勢也一落地千丈朝榮夕悴變在反掌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質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噫可

不忍歟

韓文聽穎師彈琴云踏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漢班固傳曰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為焦瘁福不盈眦禍溢於世故北魏中書韓顯中曰官位無常朝榮夕悴○漢揚雄解嘲文曰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壑巨握權而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又曰且夫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謂人得其勢則身居卿相之位手握生殺之權而炎炎然炙灼之氣隆隆然豐大之勢上可奮入青雲之高及其失勢則委棄於溝壑而不顧曾布褐之賤夫不如也夫以勢位諭之於雷火者言其非實非盈勢難常也蓋雷火在易為豐卦彖曰豐大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傳曰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誠也日中盛極則有昃迭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長而況於人乎謂大凡物盛則衰必然之理以此之戒欲其守中不可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盛復曰人於此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故云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又月令仲春雷發聲仲秋雷收聲季夏溽暑孟冬地凍夫不謂之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而何此亦天地之道未有處久而不變也但居勢要之地者宜加省警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即易所謂鬼神害盈而福謙也

貧之忍第十

無財為貧原憲非病鬼笑伯龍貧窮有命

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一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緹履履無跟也又曰曳履也杖藜藜木杖也應門自對答于門也子貢原憲皆孔子弟子也○南宋劉伯龍沛郡蕭人少時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利忽有一鬼在傍

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為鬼所笑也遂

止之見劉粹傳

造物之心以貧試士貧而能安斯為君子

趙宋胡宿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為

造物者所嗤見言行錄○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之

謂大丈夫又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豈不謂之以貧試

士而何魯論子貢問貧而無諂何如而孔子答曰未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若貧而樂聖人謂貧而無諂之自守不若貧而樂道

而忘貧故王勃滕王閣序云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

命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陶潛詩云安貧守賤者

自古有黔婁

民無恆產因無恆心不以其道得之速奇禍於千金噫

可不忍歟

孟子曰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謂眾人則無可常生物之產業又因無可常思義

之善心則就陷於放蕩偏僻邪淫奢侈之惡矣復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蓋士大夫嘗學問知

義理故雖無常生之產業亦有常善之良心○不以

其道得之速奇禍於千金者如范文正公守饒有書

生上謁曰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某石時盛稱歐

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金文正為打干本使

售于京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出冷齋夜話蓋

斯人不能審理以安貧希得千金之墨本冀即富而

去貧卻不知違道以干求反致轟碑而取禍豈不然

哉又莊子雜篇云河上有家貧其子沒川得千金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珠其父謂子曰珠在驪龍頷下遭其睡也使其瞎子

為釐粉矣故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左傳石碯曰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富之忍第十一

富而好禮孔子所誨為富不仁孟子所戒蓋仁足以長

福而消禍禮足以守成而防敗好去聲 長上聲

魯論記子貢問富而無驕何如而孔子答曰未若富

而好禮者也蓋聖人謂富而無驕之自守不如富而

好禮而忘富為愈此蓋孔子語門人之言故曰孔子

所誨○孟子引魯季氏家臣陽虎之言對滕文公曰
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為仁行天理為富縱人欲天
理人欲不容並行孟子恐文公縱人欲喪天理特引
此以對欲文公擴天理遏人欲故云所誠○仁足以
長福而消禍如宋景公因勞惑守心韋子三請景公
三對以自責身韋子曰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
君今夕星必徙舍三君延壽二十一驗之果然此豈
不謂之長福而消禍乎○王充論衡非韓篇云國之
所以存者禮義也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侯敬之表

勸忍直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又曰儒者之操重禮愛義
魏文式段干木之間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是以
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此又豈不謂之禮足以守
成而防敗乎此言仁禮之效如此富者當守而弗失
宜尙勉哉

怙富而好凌人子羽已窺於子皙富而不驕者鮮史魚
深警於公叔怙侯古切說文恃也窺丘垂切說文
小視也鮮上聲警居影切說文戒也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問疾
晉叔向且問子皙鄭行人子羽對曰無禮而好凌人

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請以印為褚師公孫黑即子皙也印子
哲子也褚師市官也子產曰女罪
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死尸諸周氏之衢陳子哲尸
於街衢○左傳定公十三年衛
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衛靈公臨其
公叔家而受享也退見史
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矣文子曰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鮪曰無害富而不驕者鮮唯子之見驕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十四年公叔成爲富驕得罪而逃

勸忍直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魯史鮪史魚名也此言子羽史魚皆有先見之明
謂富者未有不驕驕者未有不亡恃富而凌忽於人
者亦不能長久也處富貴者不可不三復斯言翫其
旨哉

慶封之富非賞實殃晏子之富如帛有幅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聚其族而居之富
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殆者
欲也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昭公四年慶封爲楚滅之蓋慶封父慶

克藩則鮑莊者至是封謀攻子雅子尾事覺子尾刺

其封子舍而封奔之吳子雅子尾齊公子也又本年

齊崔氏之亂喪失羣公子至慶氏亡而召公子皆反

其邑焉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邺殿齊之邊鄙之邑六十邑弗受

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何獨不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

故亡吾邑不欲足欲也益之邺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不受邺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帛之

有幅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幅尺幅也言有度數不可

過越也晏子即晏嬰齊相言富者不可妄益益則取

勸忍百箴考註卷一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

去其驕絕其吝懲其忿窒其慾庶幾保九疇之福噫可

不忍歎懲直陵切 窒陟栗切

驕矜誇也吝鄙吝也忿怒也慾情愛也去除也絕禁

也懲治也窒塞斷也謂大凡人務使去除矜誇之誕

禁絕鄙吝之事治其心之忿怒塞其情之貪愛也○

宋呂與叔克己詩曰克己工夫孰肯加吝驕封閉縮

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謬離即大家○易損卦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書洪範九疇

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然人若能去驕絕吝治忿斷欲然

後可以保享此之五福也

賤之忍第十二

人生貴賤各有賦分君子處之遜世無悶遜徒困切

易繫辭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大過象曰君子

以獨立不懼遜世無悶程子曰天下非之而不顧獨

立而不懼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遜世無悶也又乾之

初九文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孔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勸忍百箴考註卷一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蓋言人之貴賤得失用舍行

藏皆宜樂天知命候時而動不可出位妄求也

龍陷泥沙花落糞溷得時則達失時則困淵胡困切說文水溷貌

楊子問神篇曰龍蟠於泥蛭其肆矣又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註曰蛭蜥蜴也言龍未升時蛭得肆其志

以凌忽之喻夫君子之道未彰小人得以玩侮之○

南齊范縝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貴賤如樹花同發

隨風而墮有拂簾幙墜於裯席之上有越籬墮落糞

溷之中墜襦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見
范縝傳及齊永明二年鑑○文中子立命篇云得時
則行失時則蟠卽下文步騰等亦猶是也

步騰甘受征羌席地之遇宗愨豈較鄉豪麤食之差

三國步騰字子山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單身窮困
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時會稽有焦
征羌者郡之豪族騰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
奉瓜以獻焦征羌良久得見征羌自享大宴設膳乃
設席致地坐騰旌於牖外以小盤飯食之惟菜茹而

勸忍百籤考註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旌不能食騰極餐一飽旌謂騰曰何能忍此騰曰
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恥後騰仕
吳爲中郎將拜丞相見步騰傳及吳志○南宋宗愨
字元幹南陽人任氣好武不爲鄉曲所知鄉人庾業
家富與客相對必食前方丈爲愨設粟米菜菹謂客
曰愨軍人能噉麤食愨致飽而退後爲豫州刺史業
爲愨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除振武將軍見
宗愨傳嫌苦口玷二切恨也

買臣負薪而不恥王猛鬻畚而無求

畚布 村切

西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採樵賣給養嘗負薪
讀書行且歌妻羞爲之求去買臣益歌自若後嚴助
薦買臣於上召見說春秋楚辭武帝甚悅之拜買臣
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見
本傳○晉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少貧賤以鬻畚爲業
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
家去此不遠汝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
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據胡牀而坐乃十
倍償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環裘雋

勸忍百籤考註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偉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
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
異之與語甚悅署祭酒辭不就升平元年秦尙書呂
婆樓薦與秦主苻堅一見如故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
謂玄德之遇孔明遂爲中書侍郎復爲尙書左丞見
本傳

苟充詘而隕穫數子奚望於公侯噫可不忍歎

記儒行篇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註云
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驕喜失節之貌數子者指

上步騰等時未遇時則怡然自處何嘗有厭貧賤慕
富貴之心乃與時偕行肯誦道哉

貴之忍第十三

貴為王爵權出於天洪範五福貴獨不言

人有爵祿謂之貴爵有五等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稱天子者代

天理物故云稱王者天下歸向之謂徽號雖殊名義

則一於五爵之中唯王爵最貴權稱鍾也較萬物輕

重之利器也又曰爵則天爵故有天爵者則當權衡

勸懲百機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萬物之不齊故曰權出於天豈不貴哉故荀子

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者是縣天下之權稱也○

書洪範九疇次九曰嚮用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

攸好德曰考終命而已惟不書貴者謂人貴位難常

故不書備見下文

朝為公卿暮為匹夫橫金曳紫志滿氣驕下獄投荒布

褐不如

揚子解嘲文曰且握權而為公卿夕失勢則為匹夫

公三公也卿九卿也匹夫者庶人也謂夫身居公卿

之位者則腰金衣紫志而盈滿氣而驕厲至如福去

而禍來則有下獄投荒之患繼之如秦之李斯當秉

權持軸之時專矯制而易太子適下獄臨刑之際歎

牽犬逐兔不復得矣又如漢之周亞夫貴之則鑿與

親勞罪之則下獄而死及乎宋之蔡京丁謂勢在則

權傾人主勢去則貶死遐方諗夫於斯危迫之際曾

布褐之不如也○柳子厚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

死投荒十二年

蓋貴賤常相對待禍福視謙與盈鼎之覆餗以德薄而

勸懲百機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重解之致寇實自招於負乘餗餗谷切

貴賤常相對待者謂貴與賤恆常相對等待更互遷

改無常也如傳說由版築而至相商鞅由相而至遭

夫之類故易謙象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謂鬼神幽隱常降禍害於盈滿者而降福祉於

未盈者此鬼神之尚謙者也人之道亦憎惡於盈滿

而喜好未盈滿者○易鼎九四爻曰鼎折足覆公餗

孔子繫辭釋之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

任重鮮不及矣復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言不勝其任也公餽公侯之美食也渥赤也言力少不能任重致於折足覆敗公之餽饌則其形赧然爲凶○易解六三爻負且乘致寇至繫辭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註負者擔也乘者車也故泉峯龔氏曰負者小人之事謂六也乘者君子之器謂三也以六居三陰居陽位也○西漢董仲舒對武帝策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負擔者小人之事言居君子之位而行小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矣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訟之繫帶不終朝而三禠孚之翰音凶于天之譴登靜言思之如履薄冰噫可不忍歟斷薄官切禠直爾切說文奪衣也

易訟上九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禠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鞶帶爵命之服也禠奪也訟爭競也謂訟卦上剛下險健于爭訟況以剛居上九之高極於爭訟而或獲勝得錫爵命之服終爲下所奪不能安久由訟而得故人得而奪之亦不足敬也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易中孚上九翰

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本義曰雞曰翰音乃巽之象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言居位之極而不知變雖得貞亦凶故夫子復以象斷之曰此不知止之事何能長久而不變也漢書敘朱博傳曰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詩小雅小旻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蓋周大夫作此以戒幽王言當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如臨至深之淵恐其墜如履至薄之冰恐其陷此引以勸秉鈞持軸之貴公當思戒謹恐懼之言無忘履薄臨深之戒焉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寵之忍第十四

嬰兒之病傷於飽貴人之禍傷於寵
漢末王符字節信臨淄人隱居著書號潛夫論有曰
嬰兒常病傷於飽貴人常禍傷於寵哺乳多則生癩
病富貴盛而致驕疾見本傳
龍陽君之泣魚黃頭郎之入夢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十餘魚而泣下王
問之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又益大欲棄前之所

得魚今臣得爲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於王也必褻裳而趨大王臣亦猶前所得魚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註龍陽君魏王幸臣也一說幸姬○西漢鄧通權船爲黃頭郎漢文帝夢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上則其衣尻後穿覺而物色得通於漸臺通衣果穿寵幸甚之賞賜巨萬相者相通當餓死賜以蜀山封上大

勸習書考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得以自鑄錢後景帝卽位有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盡沒入之不留一錢寄死于人家黃頭者黃中央土色謂土勝水故權船者著黃帽也見本傳漸臺師古曰臺在池中爲水所浸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徼外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徼工鈞切董賢令色割袖承恩珍御貢獻盡入其門堯禪未遂要

領已分

禪去聲讓也

西漢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美麗自喜柔和便辟先爲太子舍人建平四年入爲侍中後位至大司馬哀帝甚寵幸之出則參乘入則侍御妻通籍殿中女弟爲

昭儀父恭爲少府貴震朝廷權侔人主嘗與帝書同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割袖而起其恩愛至此上爲之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上方珍寶皆選入於第元壽元年司隸鮑宣上書言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實賜過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也一日上嘗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譚子王閔進言曰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二

勸習書考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帝崩賢以罪罷卽日與妻皆自殺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家屬徙合浦縣官折賣董氏財四十三萬萬見鮑宣及佞幸本傳太史敘曰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梁蕭譽獲裴政謂曰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要領分矣國忠姊妹極貴絕倫少陵一詩畫圖麗人漁陽兵起血汚遊魂

唐楊國忠初名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以貴妃寵幸於玄宗賜改爲國忠初爲御史大夫遷右相兼吏部尙

書姊妹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封秦韓魏三國夫人
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與弟銛錡五家凡有
請託府縣承迎四方賂遺惟恐落後上所賜予五家
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室之費動經千萬故杜
少陵作麗人行云就中雲幙椒房親賜名大國魏與
秦御廚絡繹送八珍炙手可熱勢絕倫天寶十四載
安祿山反以漁陽起兵而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將士
憤怒以禍由國忠遂殺國忠及韓國夫人貴妃縊死
故白樂天作長恨歌曰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門戶緩歌縵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
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少陵哀江頭云明眸
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東坡有云味摩詰
之詩詩中有畫今少陵之詩所言楊氏盛衰之事亦
由是也故曰少陵一詩畫圖麗人

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
至思魏牟之諫穰侯可股慄而心悸噫可不忍歟

戰國魏公子牟遊於秦且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
之矣獨無一言以教之乎公子牟曰微君言之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
富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死期而死自
至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見說苑及戰國策但二處略
有小異國策稱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又稱應侯
餘皆同

辱之忍第十五

能忍辱者必能立天下之大事圮橋制匄取履而子房
韞帝師之智市人笑出胯下而韓信負侯王之器

說苑叢談篇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西漢張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良號子房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秦滅韓
良年少未官少遊下邳圯上有父老至其所故墮履
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
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老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因跪曰諾五日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
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旦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後佐高祖取天下多

用良策高祖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目爲漢之三傑封留侯嘗自曰以三寸舌
爲帝者師於良足矣見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家
貧無行釣城下屠肆中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
劍中情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
熟視之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爲怯後滕公言於高
祖初上未得知名亡去蕭何自追之言於高祖曰韓
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必
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卽拜爲大

勅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後取天下已定高祖嘗謂諸將曰連百萬之眾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人傑也封齊王後降封
淮陰侯見本傳後信至楚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
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卽殺之邪殺之
無名故忍而受此

死灰之溺安國何羞廁中之簣終爲應侯蓋辱爲伐病
之毒藥不瞑眩而曷瘳應平聲溺奴弔切便溺也廁溷
廁也簣床簣也曷彌箭切眩黃

緝切目無主
而潰亂也

西漢韓安國字長孺成安人也初仕梁孝王爲中大

夫後得罪下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
乎不復言豈
不復也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何梁缺內使漢
使使者拜安國梁王內史田甲亡命安國曰田甲不
就官我滅汝宗甲肉袒謝之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
乎卒善遇之見安國傳居無何者無多時○戰國史
記魏范雎嘗從魏相須賈使齊齊王聞其口辯賞賜
甚厚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國相魏齊魏齊
怒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客更
溺以懲之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秦使

勅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稽至秦薦於昭襄王以爲客卿後封應侯國策謂
奪太后養地而封雎地在河東○書說命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此高宗對傅說告命之辭言用藥若
不能使人瞑眩而昏亂則其疾病不能瘳瘥此許先
生引此以喻數子若不能受難受之事則不能成其
大器又爲下張本云耳

故爲人結襪者爲廷尉唾面自乾者居相位噫可不忍
歟

西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文景時爲廷尉時有

王生者善為黃老之言上嘗召至廷中公卿盡會王
生顧謂釋之曰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問者重王
生而賢釋之見本傳○唐婁師德字宗仁鄭州人武
后時初為江都尉遷平章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
曰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
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為吾憂也人
唾汝面怒汝也若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也唾面
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居相位三十年見本
傳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四七
約園刊本

安之忍第十六

寔安鳩毒古人深戒死於逸樂又何足怪

鳩直禁切
樂音洛

左傳閔公元年管仲曰寔安鳩毒不可懷也

鳩毒鳥也黑身

赤目食蛇蟻以毛 此蓋為狄人伐邢管仲進斯言於
漉酒飲之立死

桓公曰不可懷寔安而不救以致毒及中國言安佚

之禍毒於鳩鳥勉人慎不可懷也○孟子曰故天將

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曾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為舜發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等發然憂患者未

必便生若憂患則警戒戰兢而其慮也深故有生全
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故
有死亡之理在焉此是必然之理故曰又何怪哉
飽食無所用心則寧免於博奕之尤逸居而無教則又
近於禽獸之憂

魯論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言博奕者非賢者當學若為者則
心有主而不流於放僻邪侈猶勝於絕止而不用心
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四六
約園刊本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言人皆有秉彝
之性然無教則放逸怠惰而失之而去禽獸不遠聖
人以此憂之乃使司徒之官名契者教之天敘五典
之人倫

故玄德涕流髀肉知終老於斗蜀士行日運百甓習壯

圖之筋力

髀補爾切又步米切股也
髀滿歷切飯飯也

三國蜀劉先主名備字玄德嘗與劉表同坐至廁還

慨然流涕表怪而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

消今不復騎髀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

不建是為悲耳見本紀及建安六年鑑○晉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侃早孤貧范達薦於廬江太守辟主簿後遷廣州刺史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後侃督八州威名赫然見本傳及愍帝建興三年成帝咸和九年鑑

蓋太極動而生陽人身以動為主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噫可不忍歟蠹當故切食木蟲也

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陰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趙宋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見言行錄○唐孫思邈養性啓蒙曰且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為運動故也

危之忍第十七

圍禁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元帥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紇下沒切懾之涉明說文失氣也

晉謝安字安石孝武時為太保秦苻堅以百萬師入

寇以陽平公苻融等攻取壽陽克之進攻屯於洛澗柵淮安兄子謝玄謝石等憚不敢進於是遣劉牢之

渡水先擊玄等引兵渡淝水乘勢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至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捷音至時安方與客圍碁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其雅量鎮物如此見本傳及武帝太原八年鑑○唐郭子儀以平安史之亂功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第一封汾陽王大元帥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兵十萬入寇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城中男子皆團結為兵民人大駭逃者甚眾車駕欲幸河中公卿皆錯愕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吾昔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令公來也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相與飲酒誓約而退見本傳及永泰元年鑑故胡氏曰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

不敢害而又聽其言而去賢於數萬眾力擊鏖戰之功唯忠信足以感動也蓋謝安晉之丞相子儀唐之元帥故曰此宰相之雅量非元帥之輕身若夫兩軍相對之時安危未定勝敗未分兵刃既接金鼓轟闐繫存亡於須臾判生死於呼吸若帳中主帥有所惶惶失措則麾下士卒必有喪氣怯懼之懼於斯之際正所以見將相之器量為何如哉若謝安之鎮重子儀之雅量真有可尚宜為標準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 鼓書

約園刊本

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下之英雄噫可不忍歟

南齊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弱冠有名船居嘗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仕齊為參軍見本傳○晉庾亮孝武時為太尉後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舉船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心乃安見本傳夫鯨濤澎湃

舟楫寄家者言張融也白刃蠶午節制誰從者指庾亮也謂人能於此險難傾危之際神色不為之變動者真英雄傑士也故曰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鯨濤者大浪也澎湃水聲也遊獵賦涉乎暴怒洶湧澎湃蠶午者縱橫也

忠之忍第十八

事君盡忠人臣大節苟利社稷死生不奪臬卿之屬祿山痛不知於斷舌張巡之守睢陽烹不憐於愛妾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 鼓書

約園刊本

魯論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故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唐顏臬卿字昕與玄宗時安祿山聞其名表臬卿為常山太守後祿山反臬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天寶十五載賊陷常山臬卿日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執臬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臬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

恨不斬汝以謝上何謂反也臊羯狗可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剛之罵不絕口致鉤斷其舌含糊而死謚忠節見本傳及肅宗至德元載鑑○唐張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先任真原令遭祿山亂起兵雍丘討賊後移軍睢陽與許遠共守屢卻賊至德二載賊將尹子琦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茶紙既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畔者所餘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陷巡被執比死顏色不變見本傳

養子環刃而侮罵真卿誓死於希烈忠肝義膽千古不

滅在地則爲河嶽在天則爲日月

唐顏真卿臬卿弟也任平原太守祿山亂起兵討賊

諸郡皆應討賊有功遷刑部尚書乃爲盧杞所惡德

宗建中四年值李希烈謀逆陷汝州至是上問計於

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

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

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遂遣真卿宣慰至許欲宣詔旨

希烈使養子千餘環遶侮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會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無所自容也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希烈不悅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對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哉希烈乃謝之真卿後自縊死賊中位太師封魯郡公謚文忠見本傳及鑑○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蘇軾撰韓文公廟碑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嶽此許先生引喻顏公兄弟之忠節張巡許遠之死

義書之史冊耿耿而不磨豈不爲忠肝義膽萬古如

在及乎英靈升而在天則同日月長明而不昧降而

在地則同河嶽流峙而不息也

高節重祿世受國恩一朝難作賣國圖身何面目以對

天地終受罰於鬼神昭昭信史書曰叛臣噫可不忍歟

說苑正諫篇蘇從諫楚莊王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

重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非忠臣也○一朝難作賣

國圖身者如宋之秦檜是也蓋檜爲宋之右相屢潛

與金通值金兵分四道南侵時宋將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朮檜急啓上召飛還兀朮以書抵檜曰必殺飛乃可內是檜奏誅飛及子雲故呂中曰秦檜賣國圖身干載之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下神人之憤見史鑑○五代王彥章對莊宗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暮事晉臣生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終受罰於鬼神者如唐安祿山世受國重恩爲三道節度使後謀逆至於盲目內相屠滅之類是也○唐叛臣傳載高駢家世禁衛歷兩朝三

柳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鎮節度使天子倚以爲重值黃巢亂駢嚴兵自固俄兩京陷陰圖割據爲秦彥所斬暨乎僕固懷恩李懷光等亦皆世受重爵厚祿後皆背叛誅滅俱以叛臣傳列之故曰昭昭信史書曰叛臣正猶楚之檣杪百世之惡諡也故五代周太祖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惡之此使聞者足以爲戒

孝之忍第十九

父母之恩與天地等人子事親存乎孝敬怡聲下氣皆定晨省

詩小雅蓼莪篇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子謂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大如天不知所以爲報也○記內則曰子事父母婦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謂人子事親之道冬則自御其寒夏則致涼於親昏暮定其衽席晨起問其安否

難莫難於舜之爲子焚廩掩井欲置之死耕於歷山號泣而已

柳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舜虞帝名姚姓瞽叟之子也受堯禪而有天下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孟子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註云瞽叟欲殺舜使舜上完塗廩捐去階梯從下縱火焚燒其廩舜以兩笠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浚穿其井既入深瞽叟與後妻子象其下土實井以爲殺舜舜從匿空中出去又得不死此皆是以殺舜事欲置之死地者也○大禹謨曰舜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言舜

側微時居歷山耕于田所日日號泣哀籲于旻天以
不得意于父母唯自負荷其罪引咎歸己

冤莫冤於申生伯奇父信母讒命不敢違祭胡爲而地
墳蜂胡爲而在衣

春秋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伐驪戎得戎女立爲

驪姬生子奚齊有寵欲立奚齊爲太子譖公使申生

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居屈左傳僖公

四年驪姬欲害太子申生使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齊

母也汝必速祭之太子遂祭之於曲沃歸胙于公公

申生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公田獵 姬真諸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地地墳

姬將所獻胙肉留在宮中六日公獵回姬置毒於酒

肉而獻卻言於公曰酒肉自外至不可不試故公祭

地因酒有毒 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

地爲之墳起 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

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遂縊死於新城或人言謂太子曰子若有辭獻公必

辯明也太子恐辭姬有罪復父心不

安樂故舍 奇見之進前欲爲母去之母大呼曰伯奇牽我衣吉

甫以是見疑伯奇不能雪由是自死雪洗明也

蓋事難事之父母方見人子之純孝愛惡不當疑曲直

何敢較惡去

中庸稱舜之大孝爲何蓋舜遭人倫之變父頑母嚚

最爲難事舜能事之而底豫他人實所難也故曰事

難事之父母方見人子之純孝夫大舜伯奇申生雖

皆不得父母我愛之心而我之慕養父母之心終身

不衰豈不謂之純孝乎雖則槩言亦兼此發○孟子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五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公子重耳遭驪姬譖出居蒲後姬又譖公來伐重

耳曰君父之命不較踰垣而走

爲子不孝厥罪非輕國有刀鋸天有雷霆噫可不忍歟

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曰其罪

非輕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

刀鋸○續夷堅志溫之吳公曰有二惡少欲謀生事

尙各有母在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

其主謀者名陳伍四正在練店內烹飪尙未得食立

於竈後時有牧童忽見文身之人攜錦皮簿書入門

恍惚先攜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伍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堊壁而死故道家有云一聲霹靂震乾坤專打凡夫不敬親

仁之忍第二十

仁者如射不怨勝己橫逆待我自反而已橫去聲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言為仁者如習射之人必先正其心直其體而後發矢其或不中正鵠即不怨他人能中正鵠勝於己者但自反責之於自己則為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由己者也此孟子勉人為仁之語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謂設若有人在於此其待我也以強暴不順之事欺侮侵陵於我則君子者不彼之責乃自反責於己身我心必有不仁必有無禮不然如此則此事何宜至於我哉此孟子勉人反身修省仁者之事也

夫子不切齒於桓魋之害孟子不芥蒂於臧倉之毀人

欲萬端難滅天理帶都計切說文瓜當也芥蒂者言其細微也

趙岐曰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夫

宋司馬向魋出於桓公故稱桓魋孔子適宋與弟子

習禮於大樹下魋惡而伐其樹孔子去之故論語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語謂天既賦德於

我而魋其奈我何聖人度量不迫待人雍容如此臧

倉魯平公嬖人故孟子記魯平公將出見孟子臧倉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時即有孟

子弟子樂正子名克者告孟子曰克告於魯君君以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來見也有嬖人臧倉者阻君是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謂夫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孟子乃修其在己者聽其在天者無纖芥留怨於心蓋伐樹阻毀者人欲也修己聽天者天理也詳其所以人欲豈能滅乎天理○賈誼鵬鳥賦云德人無累知命不疑細故芥蒂何足以疑

彼以其暴我以吾仁齒剛易毀舌柔獨存

孟子引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此孟子引以對景丑氏曰昔曾子言晉楚二大國自用其富我則自用其仁言仁者豈肯詘於暴富者哉○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常樅張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其軟邪吾齒存乎曰亡矣豈非以其剛邪常樅曰天下事皆盡矣蓋剛者比暴柔者喻仁剛者易壞柔者獨存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克己爲仁請服斯訓噫可不忍歎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謂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矣○魯論記顏淵問仁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言若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卽爲仁矣誠能一日如是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言其效之甚速夫子復告之爲仁之條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卽默識其理復言回雖不聰敏請用力服斯言之訓也

義之忍第二十一

義者宜也以之制事義所當爲雖死不避義所當誅雖親不庇義所當舉雖讐不棄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以義制事事得宜以禮制心心得正○西漢谷永成帝時爲光祿大夫上王音書曰宜夙夜孳孳執伊呂之強德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見谷永傳○七書文韜太公對文王曰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此以上數句前言義之體後言義之用也體立則用行乃爲後數子張本云耳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篤忘家以救張儉祈奚忘怨而進解狐

東漢張儉被誣在黨中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至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臧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朝廷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違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及黨禁解儉乃得還鄉里見本傳明廷猶言明府也鉤黨者鉤相牽引其類誣證其罪○左傳襄公三年晉祈奚

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致仕悼公問誰可嗣續其職
祈奚稱解狐能堪其事解狐乃祈奚讐也君子謂祈
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復引商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祈奚之謂矣○新序云晉君問祈奚孰可
使嗣祈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
可非問讐也又曰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戚
呂蒙不以鄉人干令而不戮孔明不以愛客敗績而不
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國呂蒙字子明仕吳為偏將軍孫權使蒙襲取江
陵蒙下令軍士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時麾下
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為
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
中震慄道不拾遺見本傳及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鑑
○三國蜀諸葛亮字孔明後主建興六年亮使參軍
馬謖謖音督諸軍與魏右將軍張郃戰於街亭謖違
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被絕其汲道
郃大破之亮乃收謖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
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

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
交方始若廢法何用討賊邪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
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
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
夜至是殺之人謂馬謖素為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
之而恤其後可謂為政無私矣見本傳後陳壽撰三
國志稱亮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
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向數叔魚之惡實遺直也石碻行石厚之戮其滅親
乎

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

久不決士景伯如楚景伯獄官也故稱叔魚攝理韓宣

子命斷舊獄命叔魚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鮒叔魚名也鮒獄賣法也叔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

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治國制刑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史叔向傳稱叔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曰義也○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石碯衛大夫臣聞愛子教
以義方弗納于邪公弗聽碯之子厚與州吁遊四年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桓公亦莊公子戴嬖所生時已立爲桓公至是爲州吁所弑
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碯因民不和石厚問定立君於父石碯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約園刊本

石子曰王觀爲可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人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敢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石宰醜衛臣殺州吁
于濮石碯使其宰猶羊肩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
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猶奴切
羊肩石碯家臣也碯音鵠
當斷不斷是爲懦夫勿行不義勿殺不辜噫可不忍歎
懦夫者柔弱者也卽魯論所以見義不爲無勇者是
也南宋王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孟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此公孫丑問
伯夷伊尹孔子三聖人之道有同否而孟子答之曰
若是行一件不義之事殺一箇無罪之人雖得天下
極尊極富皆有所不爲也大槩以義爲主心之正也
禮之忍第二十二

天理之節文人心之檢制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當以敬爲主非一朝之可廢

禮者聖人繼天立極垂世之教莫先於禮因人心之
固有定爲親疏之殺上下等分使傲者不得長樂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約園刊本

不得極豪髮莫之踰越此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
禮故曰天理之節文人心之檢制○樂記曰禮節民
心○魯論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
答仲弓問仁之辭大賓者非爵位之貴卽齒德之尊
皆禮所當敬大祭者非郊社之禮卽禘嘗之義亦皆
禮所當敬者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
敬而已矣○曲禮曰毋不敬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故曰非一朝之可廢
鉏麇屈於宣子之恭敬漢兵弭於魯城之守禮弭蘇婢切說文

乃無法可以解紛者在
傳兵可以弭即解散也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

麇賊之言晉靈公無君人之道趙宣子名盾者諫公公怒使麇害之晨往寢戶闕

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

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漢高祖五年天下悉定

猶得不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

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羽頭示之魯乃降蓋守禮

義者能弭弛兵戈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郭泰識茅容於避雨之時晉臣知冀缺於耕鋤之際干

輒切說文 餉田也

東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耕於野遇雨與等

輩避於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太原郭泰字

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容殺雞為饌

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飲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

以供賓旅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以成德見

茅容傳及桓帝延熹七年鑑危坐者斂足坐三牲之具乃供父母之饌具經

云日用三牲以養父母日嚴故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卻缺獲白

狄子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文公

以為大夫至是年晉襄公以卻缺伐白狄之君獲之

冀邑名卻姓缺名缺居冀故云曰季晉胥臣也嘗奉

使過冀邑見缺耨耕田苗其妻饋饋田飯敬待有禮

故言於晉文公用之

季路結纓於垂死曾子易簣於將斃噫可不忍歟蔡切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路字子路孔子弟子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太子蒯

聃自戚入戚地名入人衛也逼孔悝於厠強盟遂劫以登臺

使告季子時子路為孔氏邑宰孔悝衛大夫季子將入門已閉矣公

孫敢門焉曰守門者也無入為也季子曰求利而逃其難

出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乃入值使者出開門乃得

入 太子聞之下石乞孟縶絞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冠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重整結冠而後死石乞孟

縶二人皆 太子黨也○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

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

晚大夫之質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能易也起而易之曰吾得正而斃焉質也華者畫飾之美皖者節目平瑩也蓋易去者免其僭分之禮而得其正禮也此子路曾子垂死者皆不敢忘其禮乃能垂教於後世守禮者勉之

智之忍第二十三

樛里鼂錯俱稱智囊一以滑稽而全一以直義而亡

居切

戰國秦樛里子秦惠王弟名疾居樛里故名一稱秦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六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令樛里疾秦人號曰智囊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是當天子之宮夾我至漢

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其墓秦人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見本傳并國策滑稽骨稽

音雞同也謂能滑稽異同也○西漢鼂錯穎川人景帝為

太子時錯為家令得幸號為智囊景帝即位錯為御

史大夫初文帝時吳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

殺文帝不忍及景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

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而禍小不削

反遲而禍大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

縣及削至是七國同反鼂錯素與袁盎不善值上召

問盎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

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

賊人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獨有斬鼂錯

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於是腰斬錯於東市

見本傳及景帝三年鑑史贊曰錯之瑣才智小謀大

禍如發機先寇受害

蓋人不可無智用之太過則怨集而禍至故甯俞之智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尼稱美智不如葵鮑莊斷趾

言大凡人不可以無智謀若用之太過則人皆怨之

而禍及其身可不慎與○甯俞即甯武子衛卿也魯

論孔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晉會

諸侯于溫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衛侯不勝執

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囊餽焉衛侯成公也

元咺子角及弟武叔而元咺怒之於諸侯而衛成公

理曲不勝被晉之諸侯執歸于京師王聞其甯俞親

為供送 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

使薄其醜不死秋乃釋衛侯得返國○左傳成公十

七年齊大夫慶克通於齊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於閭閭音玄巷門也鮑莊見之以其事告國武

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

子謫我夫人怒後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鮑

牽為齊及還將至閉門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仲

尼曰鮑莊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葵傾葉向日能蔽其根

鮑氏不能危行言孫以取別足之禍不逾年慶克又為國作所殺國佐即國武子鮑莊即鮑牽叔牙曾孫

也

物忍百箴考註 卷一

約園刊本

士會以三掩人於朝而杖其子問一知十之顏回隱於

如愚而不試噫可不忍歟

春秋士會即范武子也會子士燮即范文子也世為

晉卿國語范文子暮退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秦客

廋解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

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以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

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註云廋隱也隱伏詭譎

之言辭三焉者謂能解其三事委笄者冠簪也○顏

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也孔子嘗問於子貢曰汝與回

也孰愈子貢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

十蓋顏子明睿所照即始知終上知之資生知之亞

也又孔子嘗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顏子深潛純粹故終日言

但見其不違如愚人及退省其日用語默之間皆足

發明夫子之道知其不愚他日孔子又嘗託琴牢曰

子云吾不試故藝此夫子謙言我由不為世用故得

以習於藝此蓋勉有知者如愚為貴不以術己為良

也

物忍百箴考註 卷一

約園刊本

信之忍第二十四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尾生以死信而得名解揚以

承信而釋劫

魯論記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復問決

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之中何者可先去而孔子

答之先言去兵次言去食復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謂民以食為本無食則死然自古以來孰無死

者且人為萬物之靈若無信以自守雖生何以立乎

100 page

不若死之為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而死梁橋也乃抱橋柱而死也一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解揚晉大夫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圍宋不解宋告急於晉晉使解揚如宋報以晉悉起師來救宋遇鄭人囚解揚獻諸楚楚厚賂解揚使其言曰晉不救宋解揚不許三強抑而許登解揚以樓車呼宋而告之遂致晉君起兵救宋之命不從楚賂之言楚子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能載義而行之為利義無二信

勸懲甫錄考註 卷一

主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范張不爽約於雞黍魏侯不失信於田獵

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大學與汝南張劭字元伯者友善二人並告歸式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乃其刻約至期九月十五日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也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至升堂拜飲盡歡而

別式先為功曹後遷荊州刺史見范式傳○戰國策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且以飲酒樂而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往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魏於是始強

世有薄俗口是心非頰舌自動肝膈不知取怨之道種禍之基誑楚六里勿效張儀朝濟夕版曲在晉師噫可不忍歎

勸懲甫錄考註 卷一

主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戰國策秦惠王欲伐齊患楚與齊交善使張儀往說楚王曰王若閉關而絕齊臣請使秦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懷王大悅乃使勇士往罵齊因使一將軍於秦受地儀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夫張儀所言不謂之口是心非而何○史楚世家稱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傳稱楚怒發兵擊秦秦攻楚殺楚將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燭之武鄭大夫也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倍鄰言何用滅鄭以益鄰之晉也

鄰之厚君之薄言晉廣則秦小也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夕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蓋晉

惠公嘗為驪姬所譖亡命在外以河外焦瑕五城許

秦穆公求入得立為惠公後背約不與地致秦怒來

伐惠公見執是先時晉師朝濟河而歸晉夕設版築

以距秦謂背秦賂惠如此之曲至於招伐而見執豈

不是取怨之道種禍之基者乎聞者可警勉焉又僖

公二十八年晉大夫先軫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

曲楚直

勸忍甫叢考註 卷一 七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喜之忍第二十五

喜於問一得三子禽見錄於魯論喜於乘桴浮海子路

見誚於孔門

魯論記孔子弟子姓陳名亢字子禽者嘗問於孔子

子伯魚名鯉者曰子亦有異聞乎鯉對未也復言孔

子嘗獨立鯉二次趨而過庭而致孔子問鯉曰曾學

詩學禮否乎鯉對未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乃學詩禮陳亢聞得斯言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遠其子也問一者問

伯魚恐有異聞得三者得詩得禮之教得聞聖人不

偏愛於子也○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魯

論記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材

與裁同此蓋孔子歎道之不行與浮海之歎皆假之

辭而子路以為實然故喜而夫子復呼而告之曰無

所取材乃譏其不能裁度事理故曰見誚於孔門

三仕無喜長者子文沾沾自喜為竇王孫

魯論記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勸忍甫叢考註 卷一 七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色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上卿執政者也其人三登

仕為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色三罷其職而愠怒之

色亦不形於外此蓋寬大長者之度量與夫患得患

失者不同矣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鬬穀於菟為令尹

穀奴走切又僖公二十五年楚以子文為令尹○西漢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兄子也武帝建元二年封魏

其侯喜賓客天下遊士皆歸之時桃侯免相太后數

言嬰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遂不用

桃侯劉舍也沾的協切又他廉切自喜貌又輕薄貌

見本傳多易多輕易之行皆本傳註

捷至而喜窺安石公輔之器捧檄而喜知毛義養親之

捷疾葉切說文軍獲得也檄胡狄切說文二尺書也

晉謝安字安石孝武時錄尚書事加太保太元八年

秦苻堅入寇安使兒子女卻之大敗秦兵於淮淝捷

書至安與客圍碁自若客去安入戶過限喜甚不覺

屐齒折嘗隱曾稽與王逸少許詢支遁等遊放情丘

壑時人目之有公輔之器見本傳○東漢毛義字少

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時有張奉者慕其義往候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七十四 明 叢書 一 約園刊本

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

動顏色奉心賤之奉心內以義不當如此故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

及後義母死去官行服後公車累徵辟不起奉乃歎

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故也元和元

年章帝賜米一千斛見本傳

故量有淺深氣有盈縮易淺易盈小人之腹噫可不忍

歟

謂夫人之局量志氣秉習不同含容弘大者為君子

褊淺縮小者為小人若令尹子文之喜不為爵祿而

動謝安毛義之喜乃為君親而發不謂之君子者乎
若寶嬰之沾沾子路之遠喜安可同語哉所以孟子
謂無本之人如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
立而待朱子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
斯不謂之易淺易盈小人之腹而何覽者勉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七十六 四明叢書 一 約園刊本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一

元四明許名奎梓碧撰

明上竺釋覺徵 考註

怒之忍第二十六

怒為東方之情而行陰賊之氣裂人心之大和激事物之乖異若火燄之不撲斯燎原之可畏

西漢翼奉字小君東海人治齊詩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薦奉為待詔上封事有曰臣聞之於師治道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已北方之情也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文多不備見翼奉傳○大和者易稱保合大和本義謂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蓋人秉天地陰陽而生皆具此氣又喜怒人之性情皆不能無者發而能中節中庸謂之和若怒之過當則有裂壞心之和氣至于事物乖戾皆由所激而致然也故大學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盤庚曰若火之燎三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大則為兵為刑小則以鬪以爭太宗不能忍於蘊古祖尚之魏高祖乃能忍於假王之請桀紂之稱

小四書人物蒙求曰小爭則訟大爭則兵○唐太宗貞觀二年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之蘊古奏好德實被疾有徵驗不當坐治書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按事不實上怒斬之於市後為魏徵所理上默然既而悔之萬紀等皆有罪因詔自今有死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又本年太宗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論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魏徵語齊文宣帝除青州長史姚愷為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對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太宗曰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即命復其官蔭俱見史傳○漢高祖四年韓信使人言於漢

主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汝來乃自反邪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當為真王何以假為遂立信為齊王見本傳○又漢相國蕭何言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池請令民得入田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言於上曰夫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何疑之淺也帝不憚即

勳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見本傳及高祖十二年鑑呂后幾不忍於嫚書之罵調樊噲十萬之橫行嫚謀患切說文也侮易西漢惠帝二年匈奴冒頓方強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擬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三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妄言十

萬眾橫行是面諷也且夷狄禽獸得之善言不足喜得之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慈謝遣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互見季布匈奴傳

故上怒而殘下下怒而犯上怒於國則干戈日侵怒於家則長幼道喪長上聲喪去聲

夫在上之人凡事不能容忍而輒怒則殘虐於下猶高太之怒是也若在下之人不顧禮義而逞忿必有干犯於上如嫚書之罵是也○怒於國則干戈日侵

勳忍百箴考註 卷一 四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如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謂二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則干戈日有侵伐之事又如楚怒秦誑商於之地而攻伐晉怒齊頃幃笑跛以輿師之類也怒於家者如父子相夷兄弟鬩牆夫妻反目之類若如此則有喪失長幼之道也

所以聖人有忿思難之誠靖節有徒自傷之勸惟逆來而順受滿天下而無怨噫可不忍歟難去聲

忿怒也難患難也傳論記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其八曰忿思難謂人若有忿怒之時當思後有患難而懲

其忿以免他日之禍○靖節陶潛之號也潛號靖節先生有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此不謂逆來而順受而何○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疾之忍第二十七

六氣之淫是生六疾慎於未萌乃真藥石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勸忍百藥考註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註云淫者過也末四肢也風過則手足緩急晦者夜也晏寢過節則心惑亂明者晝也思慮煩多則心成疾○藥草藥也石砭石也俱療病之方物也人能防慎於未病之先猶勝治之於已病之後備在下文

曾調攝之不謹致寒暑之為毀藥治之而反疑巫眩之而深信卒陷枉死之愚自背聖賢之訓毀許觀切 據隙也

謂人嘗調理衣食之不節與持身之不謹致有風寒

苦熱因之以入而為疾藥者聖賢品制以濟其天札故愚者背藥而信巫終陷於枉死之鄉實違聖賢之教宋鑑載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所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史記扁鵲論病有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一此一者則難治也見扁鵲傳

勸忍百藥考註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故有病則學乖崖移心之法未病則守嵇康養生之論趙宋張詠字復之真宗朝中進士第位工部尚書鎮蜀嘗有李畋苦痞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乖崖者詠畫像自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見言行錄痞始瘳切瘳疾也○晉嵇康字叔夜恬靜寡欲寬簡有大量拜中散大夫嘗著養生論以清虛靜泰少思寡欲為主有曰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識厚味之害

708 0022

性故棄而弗顧曠然無憂患寧然無思慮又曰守之以一養之以和文多不備

勿待二豎之膏肓當思愛我之疾疾噫可不忍歟疾恥切

熱病也音呼光切

左傳成公十年晉侯景公病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

之為治也未至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

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勸忍百歲考註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遂卒○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魯季孫愛臧孫孟孫

惡臧孫及孟孫死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

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二人皆魯大夫備詳

惡忍

變之忍第二十八

志不懾者得於預備膽易奪者驚於猝至易去聲猝龍沒切說文大

從草暴出逐人也

懾者怯也懼也說苑燕談篇云兵不預定無以待敵

計不先慮無以應卒○宋史有云軍中有一范西域聞之驚破膽范謂范仲淹

勇善能搏猛獸遇蜂蠆而卻走怒者能破和璧聞釜破

而失色博補各切手持也蠆丑梧切蟲毒也蠆後曰蠆

東坡黠鼠賦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

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晉鄒湛對

武帝曰蜂蠆作於袖懷勇夫為之驚駭猛獸在野荷

戈而出凡人能之見鄒湛傳○戰國秦昭王聞趙所

得楚卞和璧請以十五城易趙使藺相如奉璧往既

勸忍百歲考註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秦無意償城相如怒髮衝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

璧俱碎禮而歸之為上卿見本傳

桓溫一來坦之手板頓倒爰有謝安從容與之談笑

晉大司馬桓溫來朝孝武詔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

迎之新亭時都下洶洶云誅王謝坦之甚懼安神色

不動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

是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見謝安傳及

寧康元年鑑

郭晞一動孝德彷徨無措亦有秀實單騎入其部伍奇

寄切

唐副元帥郭子儀子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一十人注藥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甚秀實曰無傷也請解之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束矣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勦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幸公教晞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誼譁者死秀實自請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請改過見秀實傳及代宗廣德二年鑑并柳文

中書失印裴度端坐三軍山呼張詠下馬噫可不忍歟唐裴度字中立敬宗朝為司空同平章事執政時左右忽白中書失印聞者皆失色度飲酒自若復白已

得之矣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是吏人盜之以印書券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見本傳及寶曆二年鑑○趙宋張詠真宗朝位至工部尚書守蜀時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謹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見言行錄及宋史琦韓琦也

侮之忍第二十九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富侮貧貴侮賤強侮弱惡侮善壯侮老勇侮懦邪侮正眾侮寡世之常情人之通患識盛衰之有時則不敢行侮以買怨知彼我之不敵則不敢抗侮而構難難去聲有財曰富無財曰貧有爵曰貴無爵曰賤侮說文傷也謂世之常態富貴者恆傷於貧賤強惡者恆傷於善弱故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識盛衰之有時知彼我之不敵即下湯文等是也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謂忍侮於小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謂忍侮於大忍侮於大者無憂忍侮於小者不

敗當屏氣於侵奪無動色於睚眦噫可不忍歟五倫切

切

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蓋湯湯王也為諸侯時

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遺之牛羊葛伯殺而食

之不祀湯又使亳眾往為之耕此湯能以大事小也

文王周文王也昆夷西戎也文王為西伯居岐周時

西戎相近屢被侵侮文王不與之較務脩德以懷之

此文王亦能以大事小者也太王即文王祖古公亶

父也獯鬻狄人也昔太王居邠時其勢未大狄人數

侵侮太王事之皮幣珠玉犬馬皆不免於侵侮乃去

邑岐山之下居焉至文武而王天下句踐越王名吳

吳王夫差也當吳強盛之時吳敗越兵於夫椒棲句

踐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為

臣妾乃以美女寶器賂吳赦句踐歸國枕戈嘗膽生

聚教習終竟成大以滅吳此句踐與太王皆有智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能識時勢終成大業朱子謂惟仁人之心寬洪惻

怛而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

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惟智者明禮義識時勢故

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猶不敢廢夫忍

侮於大者如太王句踐識時達變終能保享其國無

遺憂患於將來忍侮於小者如湯與文王心洪寬厚

不與之較強弱能綏懷四夷中國歸仁以王於天下

享久長之祚鮮有敗事屏氣屏息也睚眦舉眼相忤

也胡寅管見論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

也一飯必酬睚眦必報此技士之褊心也讐答也

謗之忍第三十

謗生於讐亦生於忌求孔子於武叔之咳唾則孔子非

聖人問孟軻於臧倉之齒頰則孟子非仁義咳唾戶來切 唾湯脾切

論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曰

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蓋

日月行天萬古常明人雖毀之何損於明不曰汝雖

欲自絕而曰人雖欲自絕特婉其辭以見聖賢不切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責人如此○孟子魯平公出見孟子而有嬖人臧倉
毀孟子於魯平公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
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遂不見後孟子弟子樂正子
名克者見孟子曰君爲來見也有嬖人臧倉者阻之
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我子不遇哉此亦見聖賢待人仁且厚也

黃金王吉之衣囊明珠馬援之薏苡以盜嫂汗無兄之
人以晉舅誣娶孤女之士薏苡音億
苡音以

西漢王吉字子陽瑯琊皇虞人少好學明經舉孝廉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爲昌邑中尉後爲宣帝諫大夫子駿任御史大夫
駿子崇爲司空三代稱其清廉而好車馬衣服極爲
鮮明而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
其奢誕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王陽蓋王吉字子陽
也見本傳○東漢馬援字文淵光武時征交趾封伏
波將軍又封新息侯在交趾嘗餌薏苡實能輕身勝
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爲昔所
載遺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訴冤
時前雲陽令朱勃上書曰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漠南渡江海觸暑氣僵死軍中海內不聞其過

眾庶未聞其毀家歸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戚

怖慄臣切傷之夫明主體於用賞儉於用刑高祖嘗

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不問出入豈復疑以錢穀

閒哉書奏帝怒稍解報歸鄉里見本傳及建武二十

五年鑑故後漢吳祐諫其父恢曰昔馬援以薏苡興

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閒先賢所慎○西漢直

不疑景帝時爲御史大夫人或毀不疑以爲盜嫂不

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見後元鑑并傳○東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第五倫字伯魚光武時爲會稽太守後遷蜀太守
帝戲謂曰聞卿爲吏笏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耶對
曰臣三娶妻皆無妻父少遭飢寒米石萬錢實不敢
妄過人飯見本傳笏步庚切與榜同笞打也○三國
魏武帝曰阿黨比同先聖所疾聞冀州風俗父子異
部交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
魚娶孤女謂之搗婦翁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
也見魏武紀舅卽妻父也凡謂我爲甥者當稱彼爲
舅蓋義稱姪爲甥故也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

彼何人斯面人心狗荆棘滿懷毒蛇出口投畀豺虎豺虎不受人禍天刑彼將自取我無愧作何慊之有噫可不忍歟取此苟切畀韻會作必至切付也

詩小雅何人斯篇云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孟郊詩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唯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閒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苟且得○陳司馬申字季之河內人大建中除秣陵令復為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殘害好作飛書譖毀朝之端士徧罹其殃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若附己者必因機進之申嘗晝寢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謂譖賢故也見本傳○詩小雅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此譏譖之人而不食又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欲其死亡之甚也○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又曰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愧作皆慚也嫌口玷切恨也

譽之忍第三十一

好譽人者諛好人譽者愚誇燕石為瑾瑜詫魚目為驪珠

子思答公丘懿子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者闇莫甚焉不度禮之所在而阿諛求其容諂莫甚焉見孔叢子及史鑑○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諛者不擇是非而言是為諂佞阿媚也燕石即石燕也風雨即飛如真燕止即為石新序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以革櫃十襲周客觀之皆掩口胡盧而笑曰燕石也與璧不殊瑾瑜美玉也驪珠莊子雜篇云河上有家貧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珠在驪龍頷下遭其睡也使其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柳文上權德輿啓有云哀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遊漲海祇取誚耳曷子補乎註云崑崙山有玄圃晉書有玄圃之積玉文選盧諶詩序夜光報於魚目註云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真珠也李白鳴皋歌有云蝦蟇嘲龍魚目混珍媠母衣錦西施負薪朱子參同契有曰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櫬○韓詩外傳云白骨似象魚目似珠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桀為堯譽跖為柳愛憎奪其志是非亂其口跖音

堯唐帝也傳稱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格于上下克明

俊德史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桀夏君也史稱桀貪

虐瓊宮瑤臺殫竭民財書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若

譽為堯豈不是是非亂其口賈誼弔屈原賦云賢聖

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跖躄廉躄居隨下隨

湯讓天下而不受備見莊子夷伯夷遜國而逃遂餓

而死皆古之廉士孟子稱聖之清也今反謂之溷濁

跖盜跖躄莊躄皆秦楚之大盜今反謂之廉士柳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柳下惠也孟子稱聖之和者也今反以盜跖為下惠

又豈不顛倒甚者也○古史韓非子傳太史公曰昔

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至刑

既而彌子聞母病夜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

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吾車又嘗食

我以其餘桃故彌子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

也夫以上所言豈不謂愛憎奪其志是非亂其口乎

世有伯樂能品題於良馬豈伊庸人能定驚驥之價樂音

洛驚乃 都切

伯樂者古之善相馬者名孫陽伯樂二字乃天星名

主馬而孫陽能相馬故取以為名蘇代謂淳于髡曰

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遇伯樂

而視之去而願之一旦而價增十倍見戰國策驚遲

鈍賤馬也驥千里良馬也惟伯樂可以品別定其高

下庶不失之於貴賤之實若庸常之人估題價直未

必皆當也故韓文公雜說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

古之君子聞過則喜好面譽人必好背毀噫可不忍歟

孟子曰子路人告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柳盜

跖答孔子曰且吾聞之好面譽者亦好背而毀之見

莊子

諂之忍第三十二

上交不諂知幾其神巧言令色見謂不仁幾音機 令去聲

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註

諂媚也瀆煩瀆也莊子漁父云希意導言謂之諂○

魯論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註云好其言辭善其顏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仁則本心之德也鮮少也

孫弘曲學長孺面折蕭誠輒美九齡謝絕

西漢公孫弘武帝時對策擢金馬門待詔時有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至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見轅固傳并元光五年鑑○西漢汲黯字長孺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武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

勤忍百箴考註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陛下內多欲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見本傳○唐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諂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挺之太古勁蕭誠軟美可喜李泌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見李泌傳俱玄宗時人

郭霸嘗元忠之便液之問奉五郎之溺器朝夕挽公主車之履溫都堂拂宰相鬚之丁謂書之簡冊千古有愧

噫可不忍歟便平聲液羊益切 津也溺奴巾切

唐郭弘霸以諂諛事武后為御史時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溺即染指嘗驗疾之輕重喜曰甘者可憂今味苦無傷也元忠惡其諂佞見本傳及元壽元年鑑○唐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武后時為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時人以五郎目之而之問傾心媚附至於為之奉溺器後易之敗之問貶瀧州見文藝本傳○唐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

勤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至睿宗景雲元年臨淄王起兵討韋氏誅及安樂公主并黨人皆棄市時有司農卿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公主犢車後公主死履溫馳詣承天門舞蹈稱萬歲聲未絕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典役割取肉去見安樂公主傳○趙宋真宗朝寇準為拂相丁謂為參政嘗會食中書藥污準鬚謂起徐為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謂大慚遂成齟齬俱見貶謫見史傳蓋已上數子諂諛之事書

之於史册乃遺愧恥於將來故曰千古有愧

笑之忍第三十三

樂然後笑人乃不厭笑不可測腹中有劍樂音洛

魯論公明賈對孔子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註云

笑適其可則人不厭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謂○唐

盧杞德宗朝為相時謂杞口內有蜜腹中有劍陰險

姦邪因其口甜莫測其笑見本傳

雖一笑之至微能召禍而貽患齊妃笑跛而卻克師興

趙姜笑筵而平原客散跛布火切說文足排之行不正也筵必益切跛甚不能行也

勤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幃婦人

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濟河獻子歸請伐齊卻克跛而登階齊妃請師伐齊頃公也幃幕也婦人頃公母蕭同叔子也獻子即卻克也十八年晉伐齊

齊以公子彌為質於晉成公二年晉師敗齊師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

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謂謝婦人之笑也非為

修好而來○戰國趙勝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家

有筵者盤跚行汲平原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

日筵者造平原門請曰臣聞君喜士而士不遠千里

而至以君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而罷癯而君之後

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應曰諾乃笑曰

觀此豎子乃欲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

殺居歲餘門下賓客稍稍引去平原怪而問之一人

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筵者謂君愛色而賤士士故

去於是勝乃斬笑筵者美人頭造筵者謝之後士復

來

蔡謨結怨於王導以犢車之輕詆子儀屏去左右防鬼

貌之盧杞詆都禮切說文訶也屏去聲

晉王導覽之孫妻曹氏性妬悍導甚憚之密置眾妾

別館曹知之而將往導恐眾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

乃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而戲之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知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

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

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由是含怨

見王導傳○唐盧杞德宗朝相其貌醜色如藍郭子

來

勤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
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
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見子儀傳并建中二年鑑
人世碌碌誰無可鄙馮道兔園策師德田舍子噫可不
忍歎

碌碌多石貌老子曰碌碌如玉碂碂如石又言猶鹿
鹿也言在凡鹿中鄙鄙俗也朱子所謂碌碌庸人○

五代馮道字可道瀛州人歷五代八姓初掌書記遷
端明殿學士同平章位司空本田家郎狀貌質野嘗

勸懲百職考註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朝任贊劉獄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獄曰何爲獄
曰遺下兔園冊爾道大怒成怨遷獄爲祕書監見劉
獄傳兔園冊唐虞世南奉敕所撰十卷俚儒教田夫
牧子所誦者也○唐婁師德武后時相也寬厚清慎
犯而不較嘗與李昭德同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
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子
誰當爲之見婁師德傳并長壽二年鑑二人俱平章

妬之忍第三十四

君子以公義勝私欲故多愛小人以私心蔽公道故多

害多愛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多害則人之有技媚疾
以惡之

魯論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者天理之所
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蓋君子循天理自無人欲之私
故能汎愛於人小人縱私欲昧天理故多嫉惡于人
荀子曰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秦誓曰如
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人之有技
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謂設若有一

勸懲百職考註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介挺然獨立之人見人有才能若己亦有此才能見
人美明之德則中心誠愛之此公天下之心信乎能
容才德之人矣故云多愛者勝私欲也至有以私心
昧天理者見人有才則妬忌疾惡之見人彥聖則拂
戾妨害之是不能容才能者也故大學所言此等妨
賢病國之人當放諸四夷無人之境以禦魑魅不令
使居中國蓋深惡而痛絕之也

士人入朝而見嫉女子入宮而見妬漢宮與人篋之悲
唐殿有人貓之懼

漢鄒陽景帝時人仕吳上書諫吳王不聽去之梁孝王又爲譖下獄中上書言文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見鄒陽傳○漢呂后妬高帝所幸戚夫人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抉去眼輝聾耳飲以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觀之帝驚大哭成疾廁中外戚傳作使鞠域中註窟室也○唐李義甫瀛州人高宗朝參知政事參預朝政貌若溫恭與人語愜怡微笑狡滑忌尅陰中傷之人謂之笑中有刀柔而害物目曰李貓又曰人貓後流雋州死

勸懲百箴考註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本傳并永徽六年鑑

蕭繹忌才而藥劉遴隋士忌能而刺穎達僧虔以拙筆之字而獲免道衡以燕泥之詩而被殺噫可不忍歟南梁劉之遴字思貞南陽人武帝時爲太常卿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蕭繹長史將歸江陵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見本傳及太清三年鑑○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入學日誦記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

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穎達匿楊元感家得免及唐太宗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除國子司業拜祭酒帝幸太學命穎達講經有詔褒美後致仕卒見本傳○南宋王僧虔晉王導之孫也文帝時爲太子中庶子武帝時爲尙書令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踰子敬方當器雅過之時孝武帝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見本傳子敬王獻之之字也謂武帝欲擅己能而僧虔退

勸懲百箴考註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拙筆之讓故獲見容而免咎○隋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專好學年十三講左氏春秋傳高祖時爲內史侍郎煬帝時任潘州刺史大業五年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帝自負才學而驕天下之士不欲出其右御史大夫秦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遂縊殺之天下冤之臨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互見本傳其空梁落燕泥之句乃道衡題昔昔鹽篇內之句備載樂府

忽之忍第三十五

勿謂小而弗戒，隄者螳螫人者，蠱螫式亦切，蟲行毒也，蠱丑界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

勿輕小人，小人賊國。○東漢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

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蠹孔，氣洩針芒，是以明

者慎微，智者識機，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見本傳。又

韓子云：千丈之隄，以蟻穴而壞。○唐裴中丞乞討賊

狀云：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見柳

文。○古之奇著，縣令箴曰：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道大車可覆

勿謂微而不防，疽根一粟，裂肌膚腸

疽惡瘡也，初發不過一粟之微，早治則易，遲治則難

至有破裂肌膚腐爛腸胃斃而後已。○趙宋張浚見

秦檜有欺君誤國之漸，乃言於上曰：當今事勢譬若

養疽於頭，口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

治，決速則禍輕而易治。見言行錄

患嘗消於所慎，禍每生於所忽，與其行賞於焦頭爛額

孰若受諫於徙薪，曲突噫可不忍歟

患嘗消於所慎，即易坤四括囊無咎，慎不害也。謂陰

居陰位而無相得之義，乃為危疑之地，能自謹慎則

無害也。○說苑叢談篇云：福生於微，禍生於忽。○唐

太宗謂羣臣曰：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

○西漢霍光專權太甚，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太甚

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輟報聞

至宣帝地節四年，霍氏謀反，伏誅，乃封告者皆為列

侯。至是有人為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

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更為曲突，遠徙其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薪，否者且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失火，鄰里共救，幸

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其上行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

今徐福數上書言霍氏有變，宜防絕之，向使徐福說

得行，則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既已，徐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

十疋，以為耶見霍光傳

忤之忍第三十六

馳馬碎寶醉燒金帛裴不譴吏羊不罪客讀去戰切說文譎問也

唐裴行儉字守約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有賜馬及珍

鞍令吏私馳馬馬蹶壞鞍懼而逃亡行儉招還之不

加罪於吏又嘗帥兵平都支李遮匄獲環寶不贖因

宴徧出示坐者有瑇瑁盤廣一尺文彩粲然軍吏趨

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

吝見本傳○南梁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先任

北魏泰山太守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事嘗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一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南歸之志於是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

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

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

待之如舊後侃歸武帝為軍司馬見本傳

司馬行酒曳退墜地推牀脫幘謝不贖系訴事呼如周

宗周不以諱是何觸觸生姓名俱改避曳餘制切此拽也曠昌真切

晉裴遐在東平將軍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

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即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

遐徐起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

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聞故耳見世說

○晉謝萬字萬石安弟也與蔡系爭坐系推萬落牀

冠憤傾脫萬徐起振衣就席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

不為卿面計其後二人俱不以介意時稱美之見世

說○北魏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

州官乃曰某有屈滯事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

敢呼我名其人謝曰只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

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喚如州官作如

周矣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眾咸服其雅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三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量見北史○五代石昂入朝時楊延明知留後事贊

者以延朗諱石乃更姓右昂曰昂姓石非姓右也延

朗失怒見石昂傳

蓋小之事大多忤貴之視賤多怒古之君子盛德弘度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噫可不忍歎

晉衛玠字叔寶仕晉為太子洗馬美風度善清談常

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理相干可以理遣見本傳

并永嘉六年鑑

讐之忍第三十七

血氣之初寇讐之根報冤復讐自古有聞不在其身則
在子孫人生世間慎勿構冤小吏辱秀中書憾潘誰謂
李陸忠州結歡憾胡紺切恨也

魯論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韓文復讐狀曰
子復父讐見於春秋禮記周官諸子史未有非而罪
之者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周官曰凡殺
人而義令勿讐讐則死公羊傳曰父不當受誅子復
之可也○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亦殺其兄謂如吳報越構李之辱越雪吳會稽之
耻之類也○晉孫秀嘗爲小吏潘岳屢撻之及淮南
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秀稱岳奉允爲亂遂收岳
族誅見惠帝永康元年鑑及本傳○三國吳中書郎
呂壹吳主權使壹典校府州縣文書壹因此作威福
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太常潘潛憂壹亂國
言之輒流涕時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權怒詰責
雍而謝宐謂壹曰顧雍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
曰近之宐曰潘嘗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

擊君矣壹懼乃解雍事後潛乃大請百僚欲因會而
而殺壹爲除國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壹後因枉左將
軍朱據罪典軍吏劉助爲白權大感寤窮治壹罪壹
伏誅見潘潛傳○唐李吉甫以蔭補太常博士明練
典故而李必寶參器其才厚遇之時陸贄疑有黨奏
出吉甫爲明州長史後贄遭貶忠州宰相欲害贄起
吉甫爲忠州刺史使得甘心焉吉甫旣至置其怨而
爲結歡人重其量見李吉甫傳置者措之而不舉也
霸陵尉死於禁夜庾都督奪於鴉炙一時之忿異日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爲漢將嘗擊匈奴爲匈奴
所擒廣時傷絡盛置兩馬閒卧行十餘里佯死睨其
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抱兒鞭馬南馳逃
歸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夜從
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
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宿廣於亭下至
明釋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後復以廣爲右
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至軍中而斬之上書陳謝上

不為罪見本傳并元朔元年鑑○晉庾悅安帝時為江州刺史劉毅為豫州都督初劉毅在京口家貧困甚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時為司徒長史後至奪其處眾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鵝炙悅曰今年未得子鵝豈有殘炙見惠毅因銜之至是悅為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奏江州內地治民為職不當置軍耗民於是徒悅鎮豫州而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忿忌而卒見劉毅傳及義熙七年鑑結言此事因一時之小忿以

勸忍百箴考註卷一

三十四明鏡書約圖刊本

成他日之大尤

張敞之殺絮舜徒以五日京兆之忿安國之釋田甲不念死灰可溺之恨溺奴弔切便液也

西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宣帝時為京兆尹善治盜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今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其語即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會立春值行冤獄使

者出舜家載尸自訴使奏敞殺不辜即免敞為庶人居數月冀州有大盜天子思敞功効召敞拜冀州刺史見本傳并甘露元年鑑賊捕掾顏師古曰主捕賊者○西漢韓安國字長孺成安人初事梁孝王為大夫後得罪下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梁王內史田甲亡命安國曰田甲不就職我滅汝宗田甲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見韓安國傳

勸忍百箴考註卷一

三十四明鏡書約圖刊本

莫慘乎深文以致辟莫難乎以德而報怨君子長者寬大樂易恩讐兩忘人已一致無林甫夜徒之疑有廉藺交歡之喜噫可不忍歟長上聲樂音洛易去聲

莫慘乎深文而致辟者如中書呂壹深文巧抵排陷無辜之類是也莫難乎以德而報怨者如李吉甫置怨結歡韓安國善遇田甲之類是也辟者大辟死罪也○唐李林甫玄宗朝為相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謂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在相位十九年陰賊良善以多結

怨虞慮刺客出則衛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前驅在數
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
人莫知其處○戰國策趙蔺相如二次奉使秦有功
以爲上卿居將軍廉頗上頗宣言曰我爲將有攻城
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反居我上吾羞爲
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出見每輒引車避之人皆
爲之恥相如曰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故也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而後私
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卒相與懽爲刎頸

勸忍百歲考註 卷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爭之忍第三十八

爭權於朝爭利於市爭而巳警與政同強也眉隕切不也眉隕切畏死
戰國秦策張儀與司馬錯爭論伐韓伐蜀於秦惠王
前儀對曰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
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書康

誥曰殺越人于貨警不畏死此武王封弟康叔誥命
之辭引此以諭爭權爭利而巳者如書所言奪貨
之人強然不知畏死者同也

財能利人亦能害人人曷不悟至於喪身權可以寵亦
可以辱人胡不思爲世大僂僂與戮同

財能利人者猶仁者散財以得民如武王散鉅橋鹿
臺之財而尊爲天子是也亦能害人者猶不仁者亡
身而殖貨如商紂聚鉅橋鹿臺之財而至於自焚死
者是也故曰人曷不悟爭而喪身○揚子解嘲文云

勸忍百歲考註 卷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巨握權而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豈不謂之亦可
以寵亦可以辱者乎故西漢書太史公敘英布曰功
冠諸侯用此得土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按布先事
高祖有功封淮南王後舉兵反被討誅滅又豈不謂
之不思而爭爲世大僂者乎

達人遠見不與物爭視利猶糞土之污視權猶鴻毛之
輕汚則欲避輕則易棄避則無憾於人棄則無累於己
噫可不忍歟易去聲

漢賈誼鵬鳥賦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貪夫徇利烈

士徇名○老子益謙章曰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王充論衡曰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者則視爵祿猶糞土矣○晉殷浩曰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戰國策或謂楚王曰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也夫人能於權利之際輕於去就不介於意有何取怨於人遺累於己也○北魏蕭大圓嘗言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夢河神求瓊弁玉纓弗與榮季諫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欺之忍第三十九

鬱陶思君象之欺舜校人烹魚子產遽信

舜虞帝名受堯禪而有天下象舜之異母弟也書曰象傲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註云鬱陶者

思之甚而氣不得伸忸怩慚色蓋象既已以殺舜爲己功以舜之所有倉廩牛羊歸父母干戈琴弧歸己欲使舜妻爲己妻卽入舜宮既見舜生坐彈琴遂飾辭欺曰我之思君乃鬱陶爾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欺之不亦甚乎既詐之以辭而中心之愧自不能已故形之於外不能無慚色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園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孟子言在昔之時有人饋送活魚於子產子產遂使主池沼之小吏養之於池小吏將魚烹而食之卻詐言復命於子產曰始舍放時則園圍焉而未紓少時則洋洋然而稍縱繼卽悠然自得而遠去也而子產遽信而喜之復重歎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校人欺子產亦已甚矣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鉞之誅

秦中丞相趙高欲專擅國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

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不敢言其過後高竟爲秦王子嬰誅故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唐裴延齡德宗朝爲判度支奏檢閱左藏庫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唐陸宣公論裴延齡姦蠹書有云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奏云馬糞中得銀十三萬兩段正雜物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又曰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於趙高者乎及延齡卒中外相賀互見貞元十年鑑○說苑指武篇曰昔者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七書龍翰吉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太公對武王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生還願君亦垂命於臣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忍絲髮欺君欺君臣子之大罪二子之言千古明誨趙宋胡宿曰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又魯宗道字貫夫眞宗朝爲東宮諭德上遣中使召公公與客飲酒肆移時乃歸中使先入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入上果問具如公言又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親遠來與俱飲耳上笑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御筆題于壁曰魯直位至參政夫二公之言可爲將來訓誥故曰千古明誨俱見言行錄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固可欺其如天何暗室屋漏鬼神森羅作僞心勞成少敗多

魯論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此蓋孔子有疾病而子路使門人爲臣治喪事而夫子病瘥後乃責子路曰本無家臣之分而使爲有家臣則行詐以欺天莫大之罪也○詩大雅抑之篇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註云屋漏室西北隅也覲見也格至也射厭也思語辭謂人常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故雖暗室屋漏之間人迹不到之處常加謹懼庶幾無愧怍之心無得自言此處非顯明之地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左右不可測度況可厭怠而忽乎此衛武公作此以刺厲王亦為自警恐有此失也○書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鳥雀至微尚不可欺機心一動未彈而飛人心叵測對

勸忍百箴考註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面九疑欺罔逝陷君子先知誠遁邪淫情見乎辭噫可不忍歟回普火切不可也誠彼義切

東漢靈帝時何進為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

官主簿陳琳謂進曰易稱即鹿無虞無虞人不可得也諺

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

其可以詐乎見何進傳○李太白詩云輕言託朋友

對面九疑峯蓋舜葬處九峯日以故云○魯論記宰

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柎焉其從之也子曰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云有仁之

仁當作人言人但可使逝往以救井中之人不可從

而陷於井中夫仁者告以從井而救乃是欺誑其理

之所有猶可也若罔昧不可相從井中救之之理實

無不可也○孟子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公孫丑問何謂知

言而孟子答之如此謂人有偏誠淫蕩邪僻逃遁四

者相因為言則有蔽隔陷溺離畔窮困四者相因之

失蓋人之言皆出於心即其言之病而知心之失且

心之誠偽不可掩如此夫況可以昧理而欺天人者

乎

勸忍百箴考註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淫之忍第四十

淫亂之事易播惡聲能忍難忍諛之曰貞易去聲

慶源輔氏曰淫者最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夫

淫色之事人最難忍能忍者男如下文柳下惠之類

女如唐奉天寶氏二女皆有容色被賊剽掠驅迫臨

壑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其妹

繼投折足東京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表門闕錫其

家役又有高郵露筋女者與嫂同過此地遇夜天陰

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死不
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郡人立廟祀之此皆不
謂之能忍難忍諡之曰貞而何

路同女宿至明不亂鄰女夜奔執燭待旦

柳下惠行遠而歸遇夜宿郭門外頃聞有女子來同

宿時天大寒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

至曉不為亂見聖賢故事○魯顏叔子獨處一室夜

大雨比舍屋崩一女趨而投之叔子令女執燭於手

燭盡焚燎以續其明至明不二其志燎屋茅也見毛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傳

宮女出賜如在帝右西閣十宵拱立至曉

西漢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降漢養

馬賜姓金氏曰磾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拜馬監遣

光祿勳後為車騎將軍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

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見本

傳及後元二年鑑○南宋褚淵字彥回明帝時為吏

部尚書美容儀山陰公主欲與通請以自侍召之西

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

夕至曉不移志以死自誓曰淵雖不敏不敢首為亂
階乃得自免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情見通志
本傳并泰始元年鑑

下惠之介魯男之潔日磾彥回臣子大節百世之下尚

鑒風烈噫可不忍歟日磾當讀作密低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

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鄰婦自牖與之言曰

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男子曰今子幼吾亦幼是為

不納也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達門之女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

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學柳下惠者未

之有也見家語○夫日磾不近所賜之宮女彥回不

從公主之私欲可見不失臣子之操節聞者莫不仰

其高風故曰尚鑒風烈

懼之忍第四十一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見理既明委心變故疚居貼切

魯論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司馬牛問君

子而孔子答之如此言君子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

能內省無病而自然無憂疑恐懼也夫見理既明委
心變故之辭爲下張本也

中水舟運不諂河伯霹靂破柱讀書自若

說苑脩文篇韓褐子濟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

未有不快用也而子不用也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

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祖禰褐也

未得祭河伯津人申楫舟至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

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

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惡我而改吾志不爲

勸忍百篇考註 卷二

四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之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泐然行說文運動也

○晉夏侯玄字太初倚柱讀書暴風雨忽至霹靂破

所倚柱玄衣服焦爛神色無變讀書自若見世說

何潛心於太玄乃驚遽而投閣故當死生患難之際見

平生之所學噫可不忍歟難去聲

西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來於京師時大司馬

王音奇其才薦爲待詔當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及王

莽篡位轉爲大夫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擬易

時有劉棻從雄學奇字棻後坐事誅罪連及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葬詔勿問後爲大夫至天鳳五年

卒年七十一見本傳○夫見理既明者容不爲霹靂

而變志不爲舟運而移見理不明者聞使至遽投閣

於此急遽之際乃見各人所學性理雅量之不同也

好之忍第四十二

楚好細腰宮人餓死吳好劍客民多瘡痍瘡胡軌切 好去聲

東漢章帝建初二年夏大旱衛尉馬廖上疏曰夫改

正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

勸忍百篇考註 卷二

四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寥馬援子也見本傳○戰國

策楚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吳越春秋吳王好劍

鑄干將莫邪二劍越王允常進蟠郢魚腸湛盧三劍

於吳

好酒好財好琴好笛好馬好鷲好鍛好展凡此眾好各

有一失人惟好學於己有益鍛丁貫切

晉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少放達嗜酒嘗曰得酒數

百斛四時甘味左持酒杯右持蟹螯拍浮酒缸中便

了一生矣比舍酒熟夜至甕下盜飲爲掌酒者所縛

明且乃畢吏部也釋之後因酒廢職見本傳○晉祖約性好財適有詣約者見其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篋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甚不平見本傳

○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鼓琴以琴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逵能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復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晞大怒見本傳

○晉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譙國人與謝玄破苻堅以功封永脩縣侯善音樂好吹笛武帝召飲謝安侍坐命伊吹笛復撫箏歌詩云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

難等語安泣下沾襟見本傳○晉王濟字武子家奢侈性好馬時洛陽地貴買地為馬塲編錢滿之人謂

金埒又善馬性故杜預謂濟有馬癖見本傳○晉王羲之字逸少居會稽性好鸞山陰道士有鸞求之弗與乃曰為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忻然為寫畢

籠鸞而歸其任率如此見本傳籠鸞而歸者以籠籠其鸞而歸也○晉嵇康字叔夜美辭氣有風儀性絕巧而好鍛宅邊有一樹甚茂夏日常鍛其下都督鍾

會聞其名造之康鍛之如舊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

勸忍百錄考註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大銜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康言論放蕩善時敗教昭遂殺之鍛鍛煉金銀也互見本傳并三國蜀漢景

耀五年鑑○晉阮孚字遙集元帝時為黃門侍郎性好屐適有詣孚者見其自理蠟屐因歎曰一生未知

當自著幾量屐見本傳初祖約好財孚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其得失至於約見客意不能平孚見客色

開暢優劣始分蓋數子所好各有一失者謂如好酒者廢職好鍛者亡身之類獨有好聖賢之學纔有益

於己故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有失不戒有益不勸玩物喪志人之通患噫可不忍歎書曰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此西旅獻焚於武

王武王受之而召公作此以戒謂凡見人所好之事或有過失不即告戒使改之見有利益之事而人不

肯好又不勸勉使進之至流於玩弄異物喪失厥志此乃為世人之通患也原夫以上所好之事稽諸今

古非止此數人而已人物浩瀚得失不一難以畢舉

勸忍百錄考註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特取同時所好并傳記有所考據者書諸於左以足此箴之義祈覽者恕其愚妄幸也

惡之忍第四十三

凡能惡人必為仁者惡出於私人將讐我惡去聲下惡出惡我同

魯論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者至公無私心所惡者皆當於理故曰能若出於人之私意至有倒行逆施惡其人之所好而拂戾人之性豈不為我之讐

孟孫惡我乃真藥石不以為怨而以為德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魯季武子欲立子訪於臧紇臧

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子季氏飲大夫酒遂立武子

愛子悼子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

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氏若

死其如之何臧孫曰季氏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註疾

丑刃切心熱病也藥草藥石砭石也亦有乳石滑石

等類皆治病之物臧孫即臧紇也孟孫即孟莊子季

孫即武子也孟孫惡臧孫之為人季孫愛臧孫成其

己志

南夷之亂李平廖立隕星訃聞二子涕泣

三國李平初名嚴後改平為蜀中軍護後主九年丞

相諸葛亮攻祁山遇霖雨還軍時平主督運前後言

事違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徙梓潼郡後聞

亮卒傷感發病而卒○三國蜀廖立字公淵楚之良

材先主徵為長水校尉自謂才名宜為孔明副快快

怨謗丞相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聞亮薨立垂泣

曰吾終為左衽矣各見本傳蓋亮初病篤時有大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赤而芒焰墜亮營中未幾亮卒唐太宗與房玄齡曰

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平於南夷及亮

卒二人哭泣非至公能如是乎

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愛其士卒何

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

惡其餘胥儲胥館也漢揚雄傳稱武帝於甘泉宮外

增建儲胥館故長楊賦云木擁槍以為儲胥故杜甫

云槍櫜尖儲胥又一說憎其人者惡其伴者

鷹化爲鳩猶憎其眼疾之已甚害幾不免

晉孔羣志尚不羈時蘇峻入石頭匡術有寵於峻一日羣與從兄孔愉同行橫塘遇之愉止與語羣初不見術術怒欲刃之愉營救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見孔羣傳○魯論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惡不仁之人惡之過當使無所容事窮勢迫激變而生亂也

仲弓之弔張讓林宗之慰左原致惡人之感德能滅禍於他年噫可不忍歟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有志好學先爲郡功曹遷太丘長靈帝初值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皆無往者讓甚愧焉獨寔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德人得全者眾見陳寔傳○東漢桓帝時有左原者陳留人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殺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悲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

絕惡人交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忍懷念結客欲報諸生其曰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罷去見左原傳夫張讓感陳寔之德以免潁川之黨難左原約林宗之慰而釋大學之仇讐也故云致惡人之感德能滅禍於他年也顏涿聚梁甫地之大盜後爲齊國之大夫段干木先爲晉國之牙僧後魏分晉乃歸魏爲名賢見本傳註

勞之忍第四十四

有事服勞弟子之職我獨賢勞敢形辭色易稱勞謙不伐終吉顏無施勞服膺勿失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論子夏問孝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謂凡有事則爲弟子者當服其勤勞此是弟子職分當爲之事○孟子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此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託舜之言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周幽王役使不均使大夫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作此以刺幽王朱子謂不曰獨勞而曰獨賢則其言忠厚而未敢怨也孟子引此答成丘蒙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易謙九

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謂有功勞而能謙猶人所難君子能之故終吉夫子繫辭復斷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魯論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謂不欲誇伐己之善施張己之功勞於人或曰勞勞事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即顏淵也拳拳奉持之貌服膺也膺胸也饒氏註曰回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也著陟略切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周人之所以事君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商盤之所以訓民音敏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朱子謂

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苦也此周大夫作也

○書盤庚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

有黍稷此盤庚欲爲遷都之舉而民興怨故告之如

此蓋斯時商都在耿有河決之患欲遷於新邑因民

敢出怨言乃告曰汝若不肯遷都以求安如惰農偷

安不肯勞役於田則無黍稷之利也盤庚商君也

疾驅九折爲子贛之忠臣負米百里爲子路之養親噫可不忍歟音切

西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治尚書論語初元中

舉直言任職令擢安定太守後遷益州刺史道至邛

邛九折坂先是王陽守是州至此王陽歎曰奉先人

之遺體乃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至是尊復至其坂

問其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對曰是尊遂叱

其御疾驅之乃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沿河

水有功上嘉之陞京兆尹秩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斤數歲卒於官見王尊傳○家語子路姓仲名由字

子路嘗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

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欲食藜藿爲親

負米不可復得矣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

死事盡思者也

苦之忍第四十五

漿酒藿肉肌豐體便目厭粉黛耳濁管絃此樂何極是

有命焉

便平聲 樂音洛

西漢哀帝寵極董賢而諫大夫鮑宣上疏曰今貧民
菜食不厭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
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謂視酒如水漿視肉如藜
藿也見鮑宣傳○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曲眉豐
頰輕身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
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
知遇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
逃之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勤忍百感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不得志攻苦食淡孤臣孽子臥薪嘗膽

趙宋胡瑗字翼之泰州人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
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
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累舉
不第以范文正公薦於上官太常博士侍講號安定
先生見言行錄又漢叔孫通傳曰呂后與陛下攻苦
食淡○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註謂獨有孤遠之臣孽庶之子皆不得君親
之寵而其操心專一而不敢肆其慮患精審而不敢

忽故能通達事理○春秋越王句踐營與吳戰敗於
夫椒餘兵棲會稽以大夫種計賂吳得釋返國置膽
於坐臥即枕戈藉薪食必嘗膽終至強大以滅吳備
詳色忍貪忍

貧賤患難人情最苦子卿北海上之牧羝重耳十九年
之羝旅呼吸生死命如朝露難去聲羝都 今切牡羊也

西漢蘇武字子卿武帝時為中郎上遣武送匈奴使
還匈奴匈奴脅武降武不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
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

勤忍百感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日飲羝乳適
有漢侍中李陵降在匈奴乃置酒與飲勸武降謂武
曰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武曰位列將爵願肝膽塗
地今得殺之誠甘樂之願勿復言後得還鬚髮盡白
封典屬國見本傳又備詳生忍○春秋晉文公名重
耳獻公之子也遭驪姬所譖出亡在外凡十九年周
遊衛齊宋鄭楚秦等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
情偽盡知之矣後返國立為文公遂霸諸侯備詳色
忍蓋二公亡命在外命猶零露朝不保夕生死在於

呼吸一息之間耳故能忍苦終享名祿羈旅者羈絆於客旅之途故范質云我本羈旅人

飯牛至晏襦不蔽胼牛衣臥疾泣與妻訣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餓其體而乏其身噫可不忍歟胼胝也襦短衣也

也衣

新序甯戚衛人脩德不用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於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纔至胼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客卿○西漢王章字仲卿太山人素剛直敢言嘗學於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妻呵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臣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成帝時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奏日食之咎由王鳳專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耶不聽遂上上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果為王鳳所陷獄死眾

庶寃之太史斷之曰章死無辜士民所歎見本傳牛衣編亂麻為之又名龍具○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空乏者窮絕也言天欲使其人任大任必先勞頓挫折其心志此蓋為舜發於畎畝之中等發也

儉之忍第四十六

以儉治身則無憂以儉治家則無求

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此不謂以儉治身則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憂而何○說苑反質篇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敗之○范堯夫戒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五代王朴與世宗曰恭儉節用以豐其財
人生用物各有天限夏澇太多至秋必旱
趙宋司馬光嘗與王安石廷辨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見言行錄并熙寧元年鑑

瓦高進煮粥孔子以為厚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季

公頤郎二韭三韭高音曆鼎屬

說苑反質篇魯有儉者高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鉶

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如受太牢之饋弟子

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

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以膳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鉶碗也甌補玄

切小盆也大口而卑下也○史晏平仲傳嬰者齊之

世家也事三公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

勤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故記禮器云晏平仲祀其

先人豚肩不掩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註

云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

豆此但論其極小也蓋晏平仲齊景公相也○魏季

崇為尚書令家常止食韭菹滌韭崇客李元祐謂人

曰季令公一食一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

八問者大笑出雞跖集見類書并世說○庾杲之字

景行新野人仕南齊累遷尚書左丞性清儉食常韭

菹滌韭生韭任昉戲之謂庾郎貧一食朕常有二十

七種謂三韭也互見本傳

脫粟布被非敢為詐蒸豆菜菹勿以為訝食錢一萬無

乃太過噫可不忍歟菹側魚切說文鮮菜也古作菹

脫粟者粟纔去殼而不舂也西漢公孫弘菑川薛人

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擢為第一待

詔金馬門後位丞相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布被汲黯

曰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見本傳

○唐盧懷慎滑州人清謹儉素不營資產玄宗朝為

黃門監同平章事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奉

勤忍百箴考註 卷一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之具止一衣錢疾革宋璟候問見徹簞單籍門不

施箔日晏設食蒸豆兩甌菜菹而已見本傳○晉何

曾字穎考武帝時為司空性豪奢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筋處大官所供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厚自奉養

過於人主卒於咸寧四年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

度名被九域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沽亂肆行曰

醜宜諡繆醜公互見本傳

貪之忍第四十七

貪財曰饕貪食曰饕舜去四凶此居其一饕士刀切饕他結切

四凶者曰渾敦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此四人者不仁之甚者也傳稱四凶書舜典曰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即饕餮孟子曰舜去四凶誅不仁也又詳見頑嚚箴

統如打五鼓謝令推不去如此政聲實蕃眾怒統都威切擊鼓

晉鄧攸字伯道元帝時為吳郡太守載米之任不請官祿但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有迎送不受一錢百姓干餘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人牽攸船不得去臨夜遁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見本傳

魚弘作郡號為四盡重霸對基覓金三錠

南梁魚弘襄陽人從征討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時見本傳○蜀安重霸任簡州刺史貪賂無厭州人有油客姓鄧者家富能基重霸冀得其財輒喚入州衙對奔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使退立牖下俟立算路乃進

之終日不下數十子鄧倦立又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諷曰本不為某何不獻賂遂獻金三錠獲免出北夢瑣言

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後魏李崇字繼長頓丘人孝文時初為荊州刺史改授安東將軍宣武朝授萬戶郡公後孝明封崇為陳留侯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賂販肆聚斂時孝明靈太后幸左藏庫從者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崇與章武王融所負皆重多顛仆於地崇為

勸懲百箴考註 卷一

三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傷腰融至損足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見李崇傳并梁天監八年鑑陳留章武皆地名陳留謂李崇章武謂王融

口稱夷齊心懷盜跖產隨官進財與位積游道聞魏人之劾寧不有覩於面目噫可不忍歟視他典切慙也

北魏尚書鄭述祖等上書言尚書宋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見宋游道傳夫游道聞斯言豈不慚覩於容乎考諸史傳稱游道執法太剛鯁

直不能容人又論曰游道明直自立任使為累由此觀之以上數言乃是招人排擯之言今以取之為足此箴之義非游道實然也苞苴者饋遺也

躁之忍第四十八

養氣之學戒乎躁急刺卵擲地逐蠅棄筆錄詩誤字齧

臂流血規其平生豈能容物齧五結切說文噬也規敕觀切說文規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則躁急也○晉王述字懷祖為揚州刺史性急嘗

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舉以擲地圓轉不止乃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六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地以履齒踏之又不得噴甚取納口中嚼破而吐

之後既躋重任每以寬柔為用生子坦之為晉中書

令見本傳○三國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執筆方書

有青蠅飛集筆端彈去復來怒起逐蠅不去投筆擲

地踏壞拔劍逐之○唐皇甫湜字持正元和中為判

官性急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之詬躍呼杖杖未

至齧其臂血流見本傳謂規視各人平日如此急遽

豈能寬柔容其眾乎

西門佩韋唯以自戒彼美劉寬翻羹不怪

戰國魏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戒韋柔輓皮也文

侯時為鄴令○東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

時由司州內史遷東海太守後陞太尉性多仁恕簡

略夫人欲試令志適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

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

手乎其性度如此見本傳

震為決躁巽為躁卦火盛東南其性不耐雷動風撓如

鼓鑪鞴大盛則衰不耐則敗一時之躁噬臍之悔噫可

不忍歟鞴蒲拜切噫時至切噫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六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說卦曰震東方也為雷為決躁巽東南也為木為

風其究為躁卦夫震始為剛故為決斷急為動故為

躁暴巽質柔而多剛欲自所為而不能自遂故其究

極則為褊躁不能安常之象故云不耐又曰雷風相

薄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云雷

動風撓鞴皮囊鼓風之器鑪火函也蓋巽木生火位

於東南值雷風鼓動猶鞴風扇火於函炎炎不息則

成盛大之焰不可撲滅然而大凡物盛則衰故戰國

策蔡澤曰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左傳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喻不可及也謂人若不能忍耐一時之躁急必有顛躓之患雖有追悔不可及也

虐之忍第四十九

不教而殺孔謂之虐漢唐酷吏史書其惡酷苦沃切

魯論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謂凡為政者必先敷五教於前然後舉明五刑於後罪諸不循教者若不預於告戒而即殺之則為殘虐其民也此孔子管子張問四惡之辭也○漢之郅都張湯杜周唐之來俊臣

勤省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索元禮等及後甯成之類皆為酷吏傳列之猶楚之檇杌也皆惡諛之名非嘉言善行也酷暴虐也

甯成乳虎延年屠伯終破南陽之家不逃嚴母之責

西漢酷吏傳甯成南穰人也好尚氣勁武帝拜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毋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後義縱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成破碎其家成坐有罪故云終破南陽之家見甯成義縱二傳并元狩四年鑑○西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

下邳人少學法律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宣帝時任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後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戮囚大驚止於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幸得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願乘刑罰多殺戮人豈為民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我行矣去為汝掃墓待之歲餘果敗人莫不賢其母故曰不逃嚴母之責見本

勤省箴考註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并神爵四年鑑屠伯屠宰殺六畜之人伯長也言延年殺人又甚於屠人殺六畜也故云屠伯

懇懇用刑不如用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

東漢王暢字叔茂山陽高平人以清實為稱桓帝時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而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見王

暢傳并延熙八年鑑

凡爾有官師法循良垂芳百世召杜龔黃噫可不忍歎
西漢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中甲科
為郎宣帝時為南陽太守躬耕農桑戶口增倍治行
第一視民如子禁止奢靡務為儉約其化大行吏民
親愛號曰召父賜黃金四十斤增秩少府列於九卿
年老卒於官見本傳并元帝景寧元年鑑○東漢杜
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光武建武元年歲中三遷侍御
史後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興利除害又修理陂池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拓田土郡內比屋殷富時方為召信臣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見本傳并建武七年鑑○西漢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不能擒制上選
遂為太守召問何以治之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
可急乘傳至渤海界移書敕屬縣曰持農器耒耜
民持兵器耒耜者乃為賊賊聞其令即時解散於是悉平
遂躬率儉約勸民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使民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積畜後入為水衡都尉

見本傳并地節四年鑑○西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
夏人也少學律令善為吏宣帝時為潁川太守使郵
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以條教行於民
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見本傳并元康三年鑑謂
言凡有官守者宜取法於循理良能者為模範使如
召杜龔黃之善政書之簡冊是以著嘉猷於當世流
芳躡於他年故曰師法循良流芳百世

驕之忍第五十

勸忍百箴考註 卷二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老子持而盈之章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道註云富而致金玉
積滿其室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
必遺其咎

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魏侯受田子
方之教不敢以富貴而自多

戰國策魏文侯太子擊遇文侯之師田子方於道擊
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

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而失其國大夫驕人而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當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太子見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

蓋惡終之釁兆於驕誇死亡之期定於驕奢先哲之言如不聽何

書畢命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謂人若有此驕恣淫過矜伐誇大之失必將由惡以終而不變也○說苑

勸忍百箴考註卷一

李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叢談篇云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見貞觀十六年鑑夫上田子方等先哲之言人而不聽則如之何也

昔賈思伯傾身禮士客怪其謙答以四字衰至便驕斯言有味噫可不忍歟

北魏賈思伯字仕休益都人也武帝朝為任城王澄軍司至肅宗明帝時以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

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見本傳并梁普通四年鑑○漢鄭當時傳誠有味其言顏師古曰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勸忍百箴考註卷一

李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二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三

元四明許名奎梓碧撰

明上竺釋覺激 考註

矜之忍第五十一

舜之命禹汝惟不矜說告高宗戒以矜能聖君賢相以此相規人有寸善矜則失之說悅同賢相之相去聲

書大禹謨舜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書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此傳說進

戒高宗之辭也夫舜禹高宗之聖君傳說之賢相以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嘉言規戒言人乍有分寸之善若使矜誇即便失

之故老子跂者不立章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問德政而對以偶然之語問治狀而答以王生之言三

帥論功皆曰臣何力之有焉為臣若此後世稱賢論去聲

東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

容儀受施氏易光武朝先為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復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

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

六二九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

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願

命書諸策見本傳并建武二十二年鑑○西漢龔遂

字少卿山陽南平人也以明經為官遂為人忠厚剛

毅有大節昭帝時為渤海太守在任數年上遣使徵

之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生素嗜酒無節度不可

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

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

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

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因對曰臣非知此乃

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拜遂為水衡都

尉見本傳○左傳成公二年魯衛患齊侵伐俱如晉

乞師以伐齊晉使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

下軍以救魯衛敗齊師於華泉獲齊車右逢丑父齊

以廬玉磬賂晉復魯衛侵地求成於晉於是晉師歸

晉景公勞之曰子之力也卻克對曰君之訓也二三

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勞士變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勞變書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註庚者苟庚也時將上軍而變為上軍佐代行故讓言庚所命也廡彥言二音廣韻有底甌也逢丑父齊之車右也士之用命將士之用命也夫為臣者苟能如此謙遜不伐使後人聞知皆稱其賢也

文欲使屈宋衙官字欲使羲之北面若杜審言名為虛誕噫可不忍歟誕徒早徒且二切大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唐杜審言字必簡子美祖也襄州人擢進士中宗朝為修文館學士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見杜審言傳如此誇耀後世稱為虛矜放誕之言不以為美也蓋屈原宋玉之文俱超今古而王羲之之字獨步當時者也

侈之忍第五十二

天賦於人名位利祿莫不有數人受於天服食器用豈宜過度樂極而悲來禍來而福去樂音洛

趙宋司馬光與王安石論曰天地所生財物百貨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書旅葵曰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唐柳公綽上憲宗大醫箴曰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戰國策淳于髡謂齊威王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老子順化章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註若人遭禍而能悔過則禍去而福來若人得福而為驕則福去而禍來備見下文

行酒斬美人錦障五十里不聞百年之石氏人乳為蒸豚百婢捧食器徒詫一時之武子史傳書之非以為美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以警後人戒此奢侈註丑亞切誇也侈尺氏切

晉王敦字處仲與從弟王導俱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敦固不肯持酒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以上見王敦傳一說石崇使美人行酒不見傳記按王愷乃文明皇后之弟也又石崇嘗與王愷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崇後為趙王倫所誅

崇母兄妻子皆被害太史斷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
 悔過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羅靡列於
 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互以山川之外至於金谷含悲
 吹樓將墜樂極悲隨見石崇傳金谷崇別館也○晉
 王濟字武子尚常山公主擢侍中父暉平吳有功為
 尚書僕射宗黨強盛風流豪爽氣盡一時時武帝嘗
 幸其家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皿婢子百餘人皆綾
 羅袴襪以手擎飲食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
 之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見世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及本傳謂言此數子之豪邁富侈適為踰禮僭用
 之愆非懿德之美致有敗亡之禍書此於簡冊以為
 後人之鑒戒焉故曰以警後人戒此奢侈

居則歌童舞女出則摩轄結駟酒池肉林淫窟屠肆三
 辰龍章之服不雨而霑之第雷力救切屋水
流也轄音慧

晉賈充嗣子謚好學有才思權過人主歌童舞女極
 選一時後為趙王倫所殺○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
 結駟千乘旌旗蔽天又子貢富結駟連騎轄車軸頭
 也○史稱辛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

姓怨望○唐玄宗天寶遺事王元寶以金銀鑿為屋
 又以銅線螫花徑中時目曰富窟屠肆即富室朝烹
 暮割猶市肆中屠宰者也○漢末仲長統為曹操參
 軍事嘗著論名曰昌言有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
 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
 竊三辰龍章之服見仲長統傳青綸青絲綬也鄭玄
 云今嗇夫所佩者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山龍華蟲
 也蓋尊貴之服以五綵繪繡於其上以為文章也○
 雷記檀弓註疏云重雷者屋之承雷者也以木為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承於屋簷水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天子
 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大夫之雷惟前後士一雷
 惟前乃貴者之舍第非常人之所得為也

斯養傅翼之虎阜隸人立之豕僭擬王侯熏炙天地斯音
 斯析薪為斯炊爨為養又曰趨斯走養總皆是驅使奴

僕之輩司馬溫公曰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
 其暴虎而翼者也○楊子淵鷲篇稱酷吏云虎哉虎
 哉角而翼者也○左傳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者
 隸屬於吏故官府趨役者曰阜隸左莊八年齊侯襄

公田於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晉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惠帝時拜太子少傅家產
豐富擬於王者見本傳○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乃過雒陽車騎輜重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熏炙天地
謂炎炎之熱勢可以熏炙天地也故谷永傳曰許班
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

鬼神害盈奴輩利財巢覆卵破悔何及哉噫可不忍歎
易謙卦彖曰鬼神害盈福謙○石崇為奢侈之過被
收乃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散之崇不能答遂斬之詳見聲忍及本傳○東漢孔
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何進辟融先為
侍御史出為北海相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與御
史大夫邳慮有隙枉奏融昔在北海欲規不軌大逆
不道書奏下融獄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
故琢釘戲了無還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
可全否二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者
乎遂夷見世說及本傳并建安十四年鑑各有詳略
不同傳稱融被收二子方弈碁而不動左右曰父執

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書盤
庚曰汝悔身何及

勇之忍第五十三

暴虎馮河聖門不許臨事而懼夫子所與馮音

暴虎者徒搏不用器械馮河徒涉不用舟楫也魯論

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與者許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子路問夫子行三軍則

誰與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路自負其勇而意夫子

若行軍必與己同為問而夫子乃以不許而戒之曰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也臨事敬懼而莫忽乃能成其事而不廢也大凡

勇而無謀則事不成不懼必致廢事

黜之與舍二子養勇不如孟子其心不動黜於糾切舍上聲

孟子曰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孟施舍之

養勇也視不勝猶勝也孟子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夫

黜之養勇務為必勝為主專於敵人舍之養勇則為

無懼為主專於守己孟子之不動心只是盡心知性

無所疑惑道明德立動則合義自無畏怯固異於黜

舍也

故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聖人格言百世詔誥，噫，可不忍歟。

魯論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此子路問君子尚勇乎，而夫子答之如此。此君子小人以位言之，謂在上之君子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逆理而為亂；若在下之小人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恣肆而為盜也。故曰：義理之勇不可無，血氣之勇不可有。蓋子路好勇，而夫子救其所失，此乃孔聖之嘉言，能告戒於將來故云。

勸忍百族考註 卷三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世詔誥

直之忍第五十四

晉有伯宗，直言致害，雖有賢妻不聽其戒。

左傳：成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賢而鯁直，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於是果為卻錡等譖於晉侯，厲公殺之。

札愛叔向臨別相勸，君子好直，思免於難。好難皆去聲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諸國，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叔向，晉大夫也，謂宜危行言遜，以自免於禍難矣。

直哉史魚，終身如矢，以屍諫君，雖死不死。夫子稱之，聞者興起。

魯論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如矢，直言直也。史魚，衛大夫名鱸也。○家語困誓篇云：衛遯，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遯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

勸忍百族考註 卷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隔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於客位，乃進。遯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斯夫子稱美於前，使聞知者觀感而興起於後。故曰：聞者興起時，有汗隆直道不容曲，而如鉤乃得封侯，直而如弦死於道邊，枉道事人，隳名喪節，直道事人身，裹木鐵噫，可不忍歟。噫許規切，噫也，喪去聲。

記檀弓上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隆道汙則從汙○魯論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註陳定宇發明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東漢五行志順帝末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以後梁翼專國號合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封樂鄉侯趙戒封廚亭侯以應其讖蓋李固杜喬等皆有將帥材執義被誣而皆下獄死而胡廣趙戒同從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寵故云備見李固等傳及桓帝帝紀註○隋馮慈明爲兵部尚書爲李密所執欲降之答曰直道事人有死而已遂遇害史稱其千載之後凜然如生○司馬遷書曰其次關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髣毛髮嬰金鐵受辱見文選并本傳

急之忍第五十五

事急之弦制之於權傷骨捫足倒印追賊誑梅止渴扶

背悞敵扶且栗切打也

謂事有忽然猝至猶弓弦之急須以權變制之則可

不然則危如漢光武至滹沱河迫於王郎之急而王霸詭言冰合而獲濟後光武曰王霸權以濟事皆此類也見王霸傳○史漢王高祖與楚皆軍廣武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漢王捫足曰虜中吾指耳劍發扶病出戰以制其下廣武地名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彼時漢楚皆駐軍於此○唐德宗時有姦臣朱泚寇襄城上徵涇原兵救之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寒雨攜子弟來冀有厚賜既至一無所賜惟糲食菜餒眾怒擐甲張旗鼓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遷命賜帛人二疋眾益怒射殺中使遂入城百姓震駭上與諸王公主如奉天今陝西乾州也賊眾奉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遣韓旻將精兵一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時司農段秀實謂將吏岐靈岳曰事急矣遂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乃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見段秀實傳并建中四年鑑○三國魏武曹操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軍士聞之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見世說○東魏侯

景等圍獨孤信於金墉信告急於北魏丞相宇文泰
 泰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率輕騎追景於河
 上景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
 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
 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也而汝也追者
 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
 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籠東註云沾濕衣服貌見梁
 大同四年鑑并隋書李穆傳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判生死於呼吸爭勝負於頃刻蝮蛇螫手斷腕宜疾冠

而救火揖而拯溺不知權變可為太息噫可不忍歟腕

貫切拯
蒸上呼

謂夫事急之際能以權變制之則生且勝否則死且
 殆分判在於呼吸一息之間故陸魯望曰蝮蛇一螫
 手壯士疾解腕謂言蝮蝎蛇虺一肆毒於手即當速
 疾斷去其手腕遲則毒流肢體此制急之術也○唐
 陸贄上德宗六失有曰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是
 謂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矣冀無貼危固已難矣○抱
 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東漢崔寔

著政論略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又西
 漢賈誼上疏曰可為長太息者六

死之忍第五十六

人誰不欲生罔之生也幸而免自古皆有死死得其所
 道之善

孟子曰義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
 者故不為苟得也○魯論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
 生也幸而免註罔不直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
 循而行之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其生特幸免而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孔子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白帖三國

魏王經為事被收泣辭母母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何恨之也故魯論曰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語錄云如比干之死方能善道

巖牆桎梏皆非正命體受歸全易簣得正桎之日切
梏古沃切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

也巖牆牆之將覆者也知命者即不處危地而取覆

壓之禍桎足械梏手械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

與立巖牆者同皆人自取非天所與俱非正命耳○

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父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能易也起而易之曰我得正而斃焉簀簀也華者畫飾之美晄節曰平瑩又見曾子本傳

召忽死糾管仲不死三釁三浴民受其賜贊許觀切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十五 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襄公庶弟

也及無知弑襄公無知襄公庶族弟也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魯人以兵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

殺公子糾於魯之生竇召忽死之糾桓公弟也仲忽糾之傳也生竇地名召忽義不生辱故從糾死桓公既立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若必

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及管夷者五乃

使人請於魯莊公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

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

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而與坐

而問焉遂以為相註云三釁者以香塗身曰釁一作

薰魯論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註受管仲之惠澤也此答子貢問管仲

不能死之辭也大抵召忽之死為守節管仲不死為

樹功蓋桓公兄也合立當事之子糾弟也不當輔之

以爭國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事見左傳莊公

八年九年并史齊世家及國語

陳蔡之厄回何敢死仲由死衛未安於義

莊子外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十六 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家語楚

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陳蔡大夫相

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

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

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絃歌不

衰○魯論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蓋孔子遇匡人所圍之難而顏淵相

失在後既而後來而夫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

而顏回答之曰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而赴之

初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夫子幸在則回何敢犯匡人之鋒乎○仲由孔子

弟子字子路又名季路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太子蒯

聶自戚入迫孔惺於廁強盟之欲令遂輒遂劫以登

臺時子路仕於孔氏之邑宰聞之將入門已閉矣子

羔曰弗及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及入太子下石乞

孟縶激之以戈擊子路斷子路冠纓而死故魯論孔

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陳定宇發明其說云使子

路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而子路終

不能也朱子又曰子路事輒不去卒死於難徒知食

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又

見禮忍

百金之子不騎衡千金之子不垂堂非惡死而然也蓋

亦戒乎輕生噫可不忍歟惡去聲

西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峻阪時中郎將袁盎並

車寧轡上曰將軍怯乎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百金之子遊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

聘六飛馳下峻有如馬驚車敗柰高廟太后何上乃

止見袁盎傳衡者殿邊欄楯也垂堂者垂於堂之邊

也人遊於此恐有墜墮之患○以後孫伏伽亦用此語諫太宗

生之忍第五十七

所欲有甚於生寧舍生而取義舍上聲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註生活也固重矣是我心所欲義天理之所宜則尤

重焉亦我心之所欲也二者時或不得兼有節卻生

而取義之尤重者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苟適之變

初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不得其生與其不義而生

不若合義而死為愈也

故陳容不願與袁紹同日生而願與臧洪同日死元顯

和不願生為叛臣而願死為忠鬼天下後世稱為烈士

讀史至此凜然生氣

東漢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即丘長袁

紹奇之與結友好以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雍丘

甚急洪從袁紹請兵將赴難紹不與洪請自率所領

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舉

兵圍洪歷年糧盡城陷生擒洪紹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多殺賢良以立奸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座謂紹曰將軍舉天下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牽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見殺在座者無不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見賊洪傳并獻帝興平二年鑑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世五公者謂袁安及子敞孫湯曾孫逢隗也○南梁武帝時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魏歸梁魏安東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其坐顯和曰與翁皆出皇家翁以地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之顯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法僧即殺之見普通六年鑑○東漢馬援謂孟冀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何能死兒女手乎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趙宋楊由義與胡昉使金國不肯拜曰若死此間做得箇忍孝鬼千載之下

凜然猶有生氣夫賊洪元顯和如斯之忠烈書於史冊使普天之下百世之後讀而知之者其人雖死而英風忠義凜乎猶在也故曰讀史至此凜然生氣蘇武生還於大漠李陵生沒於沙漠均之為生而不得並祀於麟閣噫可不忍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漢蘇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為中郎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中者至匈奴匈奴脅降武不從置之大窖絕飲食武齧雪并旃毛吞之得不死徙武北海上牧羝持漢節不屈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之明年李陵降於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與武置酒設席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無功位列將爵願得肝腦塗地死無所恨願勿再言王必降請效死於前陵喟然歎之泣下沾衿決去後昭帝即位數年與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使匈奴時有常惠夜見漢使教漢使者言上射上林得雁足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謝乃還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於強壯出及還鬚鬢

盡白封典屬國見本傳常惠漢人隨武陷匈奴者○
李陵字少卿廣子也天漢二年為別將擊匈奴戰敗
降虜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漢遣公孫敖迎之不還誅其族會蘇武陷匈奴嘗置
酒與飲後武還陵復置酒賀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別後終單于見蘇武李陵傳○宣帝甘露三年圖功
臣大司馬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十一人於麒麟閣李陵
降虜誅族故曰不得並祀於麟閣

勸忍百機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滿之忍第五十八

伯益有滿招損之規仲虺有志自滿之戒夫以禹湯之
盛德猶懼滿盈之害池許 偉切

書大禹謨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此大禹誓師伐有苗而伯益贊佐于禹之辭
言天道雖遠惟德可以感動無遠不被其澤况苗民
平苟自滿者適足以招損自謙者則可受益虧盈益
謙固天道之常耳○昔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
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此湯既勝夏而仲虺作此以告

湯王之辭言苟能日新其德則萬邦皆懷慕我德而
綏服若自滿其志則雖九族之至親亦皆惡我而離
散斯禹湯咸有盛大之德猶懷滿盈為害之懼乃為
規戒之辭也

月盈則虧器滿則覆一盈一虧鬼神禍福

易豐彖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戰國秦策蔡澤對應侯曰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
盛則衰天之常數也○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
有鼓器焉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宵坐之器

勸忍百機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吾聞宵坐之器虛則虧中則正滿則覆願謂
弟子曰以水注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
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易謙卦彖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昔劉敬宣不敢逾分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三
復斯言守身之本噫可不忍歟分去 聲
晉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時豫
州刺史諸葛長民貽敬宣書曰世路方夷富貴之事
相與共之敬宣報書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

盈居損富貴之旨非吾敢當見劉敬宣傳○易損曷
之用二簋可用享集疏徐氏曰曷之用乃問辭也二
簋可用享答辭也古者享禮以四簋爲中陳饋八簋
爲盛當損之時二簋雖薄亦可用享也註損減省也
故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謂言使後人聞斯言者日
能三玩其旨適足爲守身之根本也

快之忍第五十九

自古快心之事聞之者足以戒秦皇快心於刑法而扶
蘇嬰矯制之害漢武快心於征伐而輪臺有晚年之悔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荀子大略篇云人有快則法度壞漢刑法志秦始皇
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道滅禮誼之官專任刑法躬
操文墨秦史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今天下已
定士則學習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由是坑儒焚書
專用秦法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沙丘病甚令趙高
爲書賜公子扶蘇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
皇崩高與斯謀乃相詐爲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太
子更爲書賜扶蘇曰扶蘇爲人子不孝賜劍自裁扶
蘇自殺見李斯等傳初始皇焚書坑儒而扶蘇諫曰

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

皇怒使北監蒙恬至是殺之○西漢武帝在位窮兵

黷武好事四夷至晚年有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

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

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民困老弱

孤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欲起亭障是勞擾天下非

所以優民朕不敢聞司馬公曰孝武能晚年改過顧

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見征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和四年鑑謂夫以上快心之事聞者可以爲戒不可

以爲法也

人生世閒每事欲快快馳騁者人馬俱疲快酒色者膏

肓不醫快言語者駟不可追快鬪訟者家破身危快然

諾者多悔快應對者少思快喜怒者無量快許可者售

欺與其快性而蹈失孰若徐思而慎微噫可不忍歟音售

壽

快馳騁人馬俱疲者即相如校獵賦云若夫終日馳

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杭士卒之精杭五官切杭

當作梳吳祕註揚子梳者刮磨也○快酒色膏肓不醫者卽春秋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醫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又曰在膏之上膏之下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醫也快言語駟不可追者卽鄭大夫鄧析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追也快鬪訟家破身危者如人健於爭競鬪訟者卽破散家財危殆身命也快然諾多悔者卽老子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也快應對少思者卽子路率爾而對也快喜怒無量者量界限也如英布初見高祖踞蹠則怒欲自殺後見供帳卽喜以過望之類快許可售欺者謂其輕於許諾人物者必至後悔至用大小斛斗長短丈尺相購售欺於人也與其快性而蹈失者卽范質詩云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也孰若徐思而慎微者禮記曰謹思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新安陳氏曰君子當隨事隨處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揚子修身篇云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董仲舒對武帝曰慎微者著

取之忍第六十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戒傷廉有不可齊薛餽金辭受在我餽求位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謂不能精察審處當其可否而過取之則固傷害於廉潔介守之操也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註兼金好金價兼倍常也鎰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兩蓋在薛有兵難設戒備之心義所當受在齊則無所處之事義所不當受也或辭而不受或受而不辭者在我者皆當其義也

胡奴之米不入脩齡之甌釜袁毅之絲不充巨源之機杼計日之俸何慚暮夜之金必拒

晉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時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與之卻不肯收直答曰王脩齡若飢自就謝仁祖素食不須陶胡奴送米見世說胡奴陶侃之子也謝仁祖鯁之子也安從兄名尙時爲鎮西將軍也

○晉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貧少有氣量介然不羣先任吏部郎後遷尚書以母老辭職疏十上乃聽帝以濤清儉加賜牀褥帳禮秩崇厚時莫與比初濤布衣家貧及居榮貴貞慎儉約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筋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見本傳○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安帝時舉茂才先任荊州刺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乃故荊州所舉茂才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中子秉字叔節明京氏易博通書傳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遺之閉門不納桓帝卽位遷尚書俱見本傳後唐太宗行至震墓親爲文以祭之○又漢羊陟拜河南尹趙咨拜東海相亦皆計日受俸各見本傳

幼廉不受徐乾金錠之賂鍾意不拜張恢贖物之賜彥回卻求官金餅之袖張奐絕先零金鏃之遺千古清名照耀金匱噫可不忍歟

北齊李幼廉趙郡高邑人少寡愆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名幼廉後齊主時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強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見魏李義深傳○東漢鍾離意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子何會稽山陰人舉孝廉明帝時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籍其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見本傳○南宋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名歷位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懷金一餅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公自應得官何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慚收金而

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見本傳
○東漢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舉賢良拜議郎桓
帝時爲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寇美稷東羌而奐擊破
南匈奴東羌豪威奐恩德上奐馬二十匹先零酋長
又遺金錄八鎰奐並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
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還之似此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見本傳及
永壽元年鎰錄居御切說文器似夾鍾莊子云以金
爲之○西漢丁俊佐漢有功高帝卽位剖符作誓名

勸忍百族考註 卷三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藏金匱石室言今脩齡等清白之名亦猶是也故曰
千古清名照耀金匱

與之忍第六十一

富視所與達視所舉不程其義之當否而輕於賜予者
是損金帛於糞土不擇其人之賢不肖而濫於許與者
是委華袞於狐鼠子上一聲

戰國魏文侯欲立相問李克曰季成與翟璜孰可李
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爲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

人之相定矣○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法也謂取與
之際不量度義之當與不當與而一槩輕於妄與者
如將金銀布帛棄捐於糞土之中也狐妖獸也鼠穴
蟲也華袞貴者之服也天子龍袞故谷梁傳序云一
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謂不別人之賢與不肖而濫
於付與者正猶委此貴服於彼賤類也○史唐玄宗
朝判度支奏帑藏充物上帥羣臣觀之視金帛如糞
土賞賜無限○孔叢子子思云吾聞饋人之物不肖
者受之如棄於溝壑○又說苑子思居衛縵袍而無
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
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
之妄與人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不忍以身爲
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勸忍百族考註 卷三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不與衛人以繁纓戒假人以名器孔子周公西之
急而以五秉之與責冉子噫可不忍歟繁音確

左傳成公二年衛使孫良夫侵齊齊師次于鞠居孫
良夫退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良夫以免衛以邑
賞于奚于奚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註曰繁縷者諸侯之制以朝于君者也○魯論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註云子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冉子名求皆孔子弟子也言公西赤嘗爲孔子使於齊國去了冉求爲赤母請粟於孔子孔子言與之六斗四升之一釜冉求再請加益之孔子言與之六斗一庾而冉子乃私與之十六斛之秉者五而孔子乃

勸忍百緣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賈冉子曰公西赤往齊國乘肥壯之馬服輕美之皮裘復言我聞君子之濟人但補不足而不續有餘也乞之忍第六十二

簞食豆羹不得則死乞人不屑惡其蹴爾惡去聲蹴七宿切

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與之乞人不屑也簞竹器也食飯也豆木器也羹湯也蹴踏也不屑謂爲不潔也乞人丐乞之人言斯人尤飢渴之甚者欲得飲食之最急而猶惡其不潔寧死而不食也

晚菘早韭赤米白鹽取足而已安貧養恬

南宋周顒字彥倫嶺七世孫也仕宋爲國子博士嘗於鍾山西立隱舍沐浴則歸之清貧以終終日長蔬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有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於斯自足不慕於人如此見周顒傳○東漢馬少遊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纒足至求贏自苦爾○陶潛詩云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莊子繕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無以知爲謂之養恬註

勸忍百緣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知周萬物而淡然自若者謂之養恬巧於鑽刺郭尖李錐有道之士恥而不爲

北魏郭景尚字思和太原人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善事權寵世號郭尖將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見郭祚傳○北魏李崇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材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孝武時爲後將軍拜鴻臚卿又遷相州刺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時高達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

李錐見李崇傳○有道之士恥而不為者卽傳所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若郭李所為之事實恥之而不為也

古之君子有平生不肯道一乞字者後之君子詐貧匿富以乞為利者矣故陸魯望之歌曰人閒所謂好男子我見婦人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噫可不忍歎

陸魯望唐人隱三吳自號江湖散人乃著歌曰江湖散人歌有曰人閒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

勸忍百嚴考註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謂世俗所謂此美好男子我見其與婦女何異特留其鬚眉得名為男子而善其柔順俯仰之奴顏逞其側媚逢迎之婢膝真類乞丐之態度卻反指正直之人為狂妄癡愚其刺世俗之澆薄如此

求之忍第六十三

人有不足於我乎求以有濟無其心休休馮驩彈鋏三求三得苟非長者怒盈於色維昔孟嘗傾心愛客比飯弗憎焚券弗責欲效馮驩之過求世無孟嘗則羞欲效

孟嘗之不吝世無馮驩則倦羞彼倦此為義不盡驩呼

詩黍離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大槩人凡有不足之事當以義理制之可以取可以無取以其有者當濟其無者於我心則休休然無欲自得有何過求而取辱焉○戰國策齊孟嘗君姓田名文父曰靖郭君子田嬰齊宣王庶弟也招致賓客常數千人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到時有馮驩貧乏不能自存聞孟嘗君好客見之置傳舍居有頃乃

勸忍百嚴考註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文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更代出侍奉入乘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孟嘗君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責於薛馮驩曰能孟嘗君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乎驩曰願之於是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寡有者驩至

薛見其貧不能與者悉取券焚之長驅到齊晨求見孟嘗怪其疾衣冠而見之曰來何疾也何市而反對曰君宮中積金寶狗馬質外廩美人充下陳所算者唯義耳與君市義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乃拊手而謝之後期年孟嘗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於道中孟嘗謂驪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償債交得惠開給喪誰是元振噫可不忍歎

南梁蕭惠開少有風氣涉獵經史拜益州刺史將還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廢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債其趣不常如此見蕭思話傳○唐郭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歲與薛稷等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喪服者扣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給喪元振盡與之無少吝不質名氏稷等歎駭後仕武后睿宗玄宗三朝位至平章封代國公見本傳

失之忍第六十四

自古達人何心得失子文三已下惠三黜二子泰然曾

無愠色

魯論記子張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註云愠含怒意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之上卿令尹也其人三登仕爲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外三罷其職而怒亦不形於外蓋其心休休焉而得失何關與焉○下惠柳下惠姓展名禽魯大夫嘗爲魯國士師之官三見黜於君而不去故魯論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邦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詳註云柳下惠時不用而遺佚則不怨身不達而阨窮則不憫憫憂憫也子文又見喜忍下惠又見直忍銀杯羽化米斛雀耗二子淡然付之一笑

唐柳公權文宗朝充翰林學士而主藏奴盜用嘗貯銀杯盃一筭緘識如故而器皆亡而奴妄言巨剽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見本傳○南梁張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天監中爲司徒性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遺家童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耗

其太平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

研問見張裕傳

蓋有得有失者物之常理患得患失者目之為鄙塞翁

失馬禍兮福倚得喪榮辱奚足介意噫可不忍歟聲

皆去

徽庵程氏釋一治一亂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事

理在人者有得有失○魯論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註云鄙者庸劣之謂得者得其富貴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權利謂此鄙夫未得富貴權利之時則惟患不得之

既已得權利富貴之時則又惟患其或失之也○淮

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號塞翁也其馬亡入胡

人皆弔之翁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

馬而歸人皆賀之翁曰此何詎不為禍時家富馬良

其子好騎墜而折髀人皆弔之翁曰此何詎不為福

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足

故父子得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

死者十分中死九分○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

兮禍之所伏

利害之忍第六十五

利者人之所同嗜害者人之所同畏利為害影豈不知

避貪小利而忘大害猶痼疾之難治鴆酒盈器好酒者

飲之而立死知飲酒之快意而不知毒入腸胃遺金有

主愛金者攫之而被繫知攫金之苟得而不知受辱於

獄吏攬居 縛切

荀子榮辱篇云好利惡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

所以求之道則異○淮南子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害○痼疾久固之病也故曰難治喻夫貪利忘害

之人心亦猶是也○劉子利害篇云利害者得失之

本得失者成敗之源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

常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命異鵠以

見利而忘身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闕者見利而忘

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又曰鴆酒盈卮渴

者弗飲非不渴也飲而立死故漢書霍傳謂奏記

於梁商有曰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如療飢於附子

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斷咽喉○列子說符篇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
因攫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對曰取金之時止見金不見人○東漢樂羊子河南
人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
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
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見列女傳

以羊誘虎貪羊而落筭以餌投魚貪餌而忘命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
筭搖尾而求食○史蔡澤謂應侯曰且夫翠鵠犀象

勸忍百機考註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之
智非不足於避辱遠死也而所死者惑於貪利不止
也見本傳○孔叢子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
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鮒魚鮒魚難得者也子如
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鮒之餌鮒過而弗視也
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鮒雖難得貪
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虞公耽於垂棘而昧於假道之詐夫差察於西施而忽

於爲招之禍夫音扶
秦音悲

左傳僖公二十年晉大夫荀息請晉獻公以屈地所

產良馬與垂棘之地所出美玉假借道路於虞問罪

於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晉遂起師會虞師伐

虢滅虢下陽五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又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唇亡齒寒

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弗聽宮之

奇以族行是年冬十二月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及

其大夫井伯虞遂滅○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

越兵於夫椒棲越王於會稽越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勸忍百機考註 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嚮以行成吳許之子胥諫曰不可二十年之外吳其
沼乎不聽註云沼乎謂壞宮室爲汙池也國語越人
飾美女八人納之吳美女蓋越之苧羅西施家女故
名西施備見色忍又哀公十一年越子率眾以朝吳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大喜惟子胥懼曰是豢
吳也夫豢者養也言越之進美女西施於吳猶養吳
也如人之豢養犧牲特養而殺之也後至二十二年
越伐吳遂滅

七首伏於督亢貪於地者始皇毒刃藏於魚腹溺於味

者吳王噫可不忍歟七卑履切七首劍屬形似匙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恐其禍至因田先生薦得荆軻既至太子避席曰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誠得天下之勇士使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唯荆卿留意焉荆卿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報太子於是求得趙人七首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立死乃裝於圖軸遣軻行既至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見燕使者於咸陽宮軻奉圖進秦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發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七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之引七首擲王不中軻死之按刺客傳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莒莒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鱗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言不索求何能得我王嗣也吾欲求之鱗設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設諸言我母年老我子年幼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幼託光光曰

我爾身也言我身即汝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言掘地為室伏甲於中獻羞者皆解衣於門外易衣而進防姦也鱗設諸真劍於魚腹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刺王刺客傳稱專諸擘魚以七首刺王夫以上四君所貪各有所失豈不謂利為害影者乎

項歸之忍第六十六

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鬪頑鬪不友是為凶人其名渾敦醜類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唐虞之時其民淳書此以為戒秦漢之下其俗澆習此不為怪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醜醜類惡物頑鬪不友是於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皆上聲即驩兜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謂之窮奇即其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鬪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即蘇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賂謂之饕餮即三苗也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

如一書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註魍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卽木石之精怪也○漢書王莽傳云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魍魅蓋上古之世民俗淳厚故書此以爲警戒後世風俗漸薄習此爲常不爲怪異也

蓋凶人之性難以義制其吠噬也似犬而獠其抵觸也如牛而翬待之以恕則亂論之以理則叛示之以弱則侮懷之以恩則玩當以禽獸而視之不與之鬪智角力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待其自陷於刑戮若煙滅而燭息我則行老子守柔之道持身不較之德噫可不忍歟

獠居例切翬尺制切燭音醮又音爵

性者生也既生有稟曰性程子曰稟得至清之氣生

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爲愚人此乃稟得至濁之

氣而爲凶頑之人也故難以義禮制之猶狂犬

之噬人癡牛之觸物也獠狂犬也北魏斛律光曰譬

如獠犬或能噬人鬻牛角一俯一仰也○待之以恕

則亂者如安祿山討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以軍法

斬之玄宗惜其才而赦之後遂反致亂之類也論之

以理則叛者如唐李希烈據郡不廷上遣顏真卿宣

諭禍福而希烈黻真卿而叛之類也示之以弱則侮

者如孫臏之與龐涓滅竈示弱而涓易而侮之乃倍

日行逐至馬陵被擒之類又如狄人侵邠太王事之

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其所侵者亦猶是也懷

之以恩則玩者如湯之與葛伯遺以牛羊往爲之耕

而葛伯殺其餉童奪其酒食豈不謂懷之以恩則玩

而何孔子所謂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也當以禽獸

而視之不與之鬪智角力者卽西漢書匈奴傳云夷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狄之人聖王以禽獸畜之不與誓約不就攻伐○夫

以上數子雖則頑詘如是然皆取禍以自滅遺無噍

類豈不謂之自陷於刑戮而煙滅燭息者乎燭音爵

又音醮火炬也○老子歸元章云守柔曰強任信章

云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又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魯論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友馬融謂顏淵也蓋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

見物我之有閒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所以

不與之計較也

不平之忍第六十七

不平則鳴物之常性達人大觀與物不競

韓文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

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

擊之鳴人之於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凡出乎

口而為聲者其皆不平者乎○漢賈誼鵬鳥賦曰蓬

人大觀物無不可○大雅桑柔篇云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

柳忍百錄考註 卷三 四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取以均石與我以錙銖彼自待以聖視我以為愚

百黍為一銖六銖為一鎰二十四鎰為一兩十六兩

為一斤三十斤為一均四均為一石大而化之為

聖又聖者通也愚蠢也暗昧也謂言彼自取以均石

之多卻與我錙銖之少彼自稱為聖者之尊卻視我

為愚者之卑賈誼賦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此皆是

不平也

同此一類人厚彼而薄我我直而彼曲屈於手高下人

所不能忍爭鬪起大禍我心常淡然不怨亦不怒彼強

而我弱強弱必有故彼盛而我衰盛衰自有數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與秦人侵鄭五月至城麇

也鄭邑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楚穿

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穿封戍與圍皆楚王

功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楚大夫二公子子爭其所獲皇頡之

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

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

子弱焉也弱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囚本戍獲而

柳忍百錄考註 卷三 四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權乃高上其手指囚曰此圍王子也謂尊也復低

下其手指曰此戍城外縣尹也謂卑也而囚言其意

乃反其言是王子圍獲也故戍怒抽刀將殺圍圍走遠追之弗及似此不平致有爭

論起禍之端於我則皆能忍之淡然不介於懷何怨

何怒○西漢何奴傳云強弱有時○揚子先知篇云

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所以宋宰相范質詩云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

人眾者勝天天定則勝人世態有炎燠我心常自春噫

可不忍歟燠音郁 熱也

春秋伍子胥以吳師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口

鞭之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態者世人之態度言隨其人之炎涼之勢奔走趨附退謝我心則不然常如春氣溫和也

不滿之忍第六十八

望倉庾而得升斗願卿相而得郎官其志不滿形於辭氣

倉庾藏穀物之字也又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又庾十六斗之量器也卿九卿也太常卿掌禮儀祭祀光祿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聖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今掌御膳衛尉卿掌宮衛士太僕卿掌車駕廷尉卿平獄大鴻臚卿掌贊禮宗正卿掌宗室大司農卿掌錢穀少府卿掌服御諸物者也相宰相又曰丞相也相有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郎官縣令邑宰也謂言人心所慕者廣大所得者卑微豈不有不满辭氣形諸言貌之間者哉此為下張本也

故亞夫之怏怏子幼之嗚嗚或以下獄或以族誅

西漢周亞夫景帝時封條侯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

載無切肉又不置筋亞夫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筋尚者主席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註所者懼恨也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註鞅與怏同志不滿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

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汚亞夫召詣廷尉至獄五日不食嘔血而死見本傳及後元元年鑑

○西漢楊惲字子幼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宣帝時為光祿勳為太僕戴長樂上書告惲怨望免為庶人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坐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見本傳及五鳳四年鑑秦李斯上書云擊虜叩瓶彈箏搏髀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或以下獄者指亞夫或以族誅指子幼

淵明之賦歸揚雄之解嘲排難釋忿其樂陶陶

晉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潯陽人為彭澤令

八十餘日郡守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乃

歎曰我不能五斗米折腰拳拳以事鄉里小兒邪遂

解印綬去縣歸田園因賦歸去來辭以自況其辭有

曰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延柯以怡顏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之句○西漢揚雄作解嘲文

以寄意託人嘲己以自答之故曰解嘲其實識時之

意而詠歎之也其文有曰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辭○史魯仲連傳所謂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晉劉伶酒德頌云無思慮其樂陶

陶

多得少得自有定分一階一級造物所靳宜達而窮者

陰陽為之消長當與而奪者鬼神為之典掌付得失於

自然庶神怡而心曠境可不忍歎

階級即士之爵祿品級也謂祿之厚薄莫不皆由天

賦於人之造物素定而不可出位妄求也宜達而窮

者如原憲清靜守節宜其顯達而反貧窮所居之室

桑樞甕牖上漏下濕陰陽即易之道也為之消長者

猶云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之類也當子而奪者如冉伯牛以德行

著名宜當與之考壽而反嬰惡疾而奪其壽故孔子

稱其命也夫鬼神者亦陰陽之理也為之典掌者猶

云鬼神害盈而福謙之類也○宋范文正公岳陽樓

記云登斯樓者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聽讒之忍第六十九

自古害人莫甚於讒謂伯夷濶謂盜跖廉賈誼弔湘哀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屈原離騷九歌千古悲酸湖胡因切 水濁貌

西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於朝

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絳灌之徒毀之出為長沙

王太傅抑鬱不自得時經湘水追悼屈原作文投水

弔之以自喻其辭有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

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

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獄兮鴟

鴞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

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躡廉莫邪鈍兮鉛刀為銛隨卞

隨湯讓天下而不受者夷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遜國而逃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孟子稱聖之清者也皆古之廉潔者今反謂之溷濁跖盜跖也躑躅也皆秦楚之大盜也今反謂之廉皆為讒口所移害之甚也莫邪寶劍今反謂之鈍鉛刀鉛錫本質懦鈍最為無用今反謂之鈎利喻讒口顛倒如此○屈原者楚臣與楚國同姓仕懷王為三閭大夫職掌王族入則與王圖事出則應對諸侯王甚珍之同列上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其譖毀之王疏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迷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其辭有曰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阻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時秦昭王以書誘楚懷王會武關屈原諫王無行王不聽遂被拘而不返而楚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復作九歌天問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之將危遂赴汨羅之淵而死其後百餘年賈誼亦遭讒被黜故作文以弔之特刺讒人之害物也互見

楚辭及賈誼傳離騷顏師古曰離遭也騷憂勤也亦有周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云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註云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皆由讒口之人耳此周大夫作以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賦巧言寺人傷於讒而歌巷伯父聽之則孝子為逆君聽之則忠臣為賊兄弟聽之則牆鬪夫妻聽之則反目主人聽之則平原之門無留客噫可不忍歎闕與入呼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巧言詩小雅篇名小序言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刺幽王也其二章有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註云亂之所以生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巷伯詩小雅篇名巷者宮內道也伯者長也主宮內道之官長者也即寺人也小序言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以刺幽王也故云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育北卒章又云寺人孟子作于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孝子爲逆卽申生伯奇之類是也忠臣爲賊如
賈誼屈原及平吳之伍子胥毀之比干宋之岳飛之
類是也○詩小雅棠棣篇云兄弟鬪於牆外禦其侮
言兄弟在牆內不能無小忿相鬪然或有外侮而來
則必同心併力以禦之○易小畜九三爻辭曰夫妻
反目不能正室言夫失爲夫之道不能正其家室至
於夫妻之間而有怒目相視者也○戰國策趙勝號
平原君門下食客常數千人適鄰有蹙者勝美人臨
樓而笑之蹙者造門請斬笑者頭勝不肯斬客漸去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斬而詣謝之客復來備詳笑忍

無益之忍第七十

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此召公告君之言
萬世而不可忽

書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謂言不可作無益之事而害有益之事然
後事功乃成不可貴重遠方奇異之物而輕賤民常
日用之物然後民用乃恆給足此武王克商之後而
西旅乃獻犬高四尺者曰獒武王受之時召公職居

太保之位恐王玩物喪志作此以戒于王至於萬世
之下不可忽略斯言也

貽困窮
酣遊廢業奇巧廢功蒲博廢財禽荒廢農凡此無益實

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一于此未有不亡○老子淳風章曰民多技
巧奇物滋起○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傷則寒之
本此李克對魏文侯之語○吳韋曜戒博奕論有曰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至或賭衣服妨日廢
業終無補益○西漢成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
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
羅網罟罾捕熊羆等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上
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時有揚雄上長楊賦以
諷之見本傳故胡曾詩云漢帝荒唐不解憂大誇畋
獵廢農收夫如是傷農廢業豈不謂貽遺窮困之源
而何

隋珠和璧蒟醬筍竹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凡此異物不

如于穀葑俱雨切又作拘
桑椹取實為醬

楚隋侯出見蛇傷取藥封之蛇啣珠以報徑寸夜光

燭室名曰隋珠見白帖一說以杖挑放水中備見屠

殺忍○卞和楚之野民得璞玉於荆山奉而三獻於

楚王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美玉焉遂命曰和氏璧備

見不遇忍○西漢唐蒙武帝時為番陽令使風曉南

越南越食蒙以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

音臧歌蜀江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對曰獨蜀出

枸醬多持出市夜郎由是蒙上書請通市夜郎置健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郡拜蒙中郎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見西南

夷兩粵朝鮮傳及武帝元光五年鑑○西漢張騫武

帝使西域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言臣在大

夏時見筇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即今稱

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天子既聞諸

國多奇物而兵弱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健

為郡發使求身毒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氏笮南閉雋

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見張騫傳及元狩元年鑑

○永嘉陳氏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因國

家之所宜成也故庭柯越雋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

○西漢量錯言於上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見本傳及文帝十

一年鑑

空走桓玄之畫舸徒貯王涯之複壁噫可不忍歟涯音

晉桓玄溫子也先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舉兵反自為

大將軍相國封楚王玄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

玩書畫或問其故乃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

輕而易運眾皆笑之後與劉毅等戰於崢嶸州玄常

勸忍百歲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鬪心毅等乘風

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玄為督護馮遷斬之見安

帝元興二年三年鑑言空製此無以為用○唐王涯

字廣津太原人博學文宗朝為宰相泰和九年因甘

露之禍執涯等誣以謀反腰斬之先是涯家書多與

祕府伴前世名人書畫嘗以厚貨鉤致以金玉為匱

軸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及就誅為人破垣

剔取匱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路見王涯傳然此用

心皆無益於身家故云徒貯

一六八 四九二

苛察之忍第七十一

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瑾瑜匿瑕川澤納汙

家語孔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

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此

子張問入官治民之職而孔子答之如此○左傳宣

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言於晉侯景公諺曰高下在

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

也謂言凡事之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之廣汙濁

之水無不納焉高山大藪毒害之物無不藏焉瑾瑜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美玉亦或藏瑕疵國君之尊亦時有含忍垢恥之事

此皆天之道也蓋小惡不損大德也

其政察察斯民缺缺老子此言可以為法

老子順化章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謂言其政教急

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缺缺然日以疏薄斯言

足可以為後世法則故云

苛政不親煩苦傷恩雖出鄙語薛宣上陳苛音何小章喻細類也

西漢薛宣字翬君東海剡人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

為長安令治有名成帝即位以宣為中丞上疏言時

政得失有曰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

條職舉措各以其意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

失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上嘉納之見本傳

稱柴而爨數米而炊擊肌析骨吹毛求疵如此用之親

戚叛之

淮南子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治大

也○南梁常侍賀琛陳四事於武帝其三有曰至於

百司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擊肌析理以深

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更成其威福長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弊增奸實由於此註繩逐者以繩糾其過失而即斥

逐之見大同十二年鑑○又西漢鼂錯惟務摧抑諸

侯王數奏暴其過惡有司吹毛求疵咎服其臣使證

其君見中山靖王傳以此致七國亂豈不謂親戚叛

之者乎○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

古之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所以天下無怨惡今之君

子於無過中求有過使民手足無所措噫可不忍歟惡去聲

聲

趙宋張驛曰鄒浩以極諫得罪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見言行錄出程氏遺書鄒浩宋人元祐中爲太學博士徽宗朝拜右正言謫昭州大觀中復龍圖待制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魯論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屠殺之忍第七十二

物之具形色能飲食者均有識知其生也樂其死也悲樂音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者飛潛動植之總名形者體狀也色者顏色也謂但具形體顏貌之微物若能飲啄者皆有知覺運動之靈性生則樂之死則悲之故說死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荀子禮論篇云凡生乎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今夫鳥獸若亡失其羣匹越月逾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然後乃去之又見記三年問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一彈飛來應手而仆俛音

韓文送文暢序云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又見禽經○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夫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加乎其頸也

牛舐其犢愛深母子牽就庖廚殺舐畏死舐神旨切說文以舌取食也

東漢太尉楊彪子脩爲曹操所殺後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悔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見楊彪傳○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罪而就死地註觶觶恐懼畏死貌也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川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勿謂羽鱗之微生不知恩死不知怨

後漢楊寶弘農人年七歲行於華陰見一黃雀爲鴟鴞所搏墜地爲螻蟻所困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內採黃花以餵之經百餘日瘡愈毛成飛去旦去暮來忽一夜變爲黃衣童子向寶再拜謝曰我是西王母使往蓬萊爲鴟鴞鳥所搏感承君拯濟今受使南海當別去以白環四枚報曰好掌此環後世子孫爲三

公辭去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見續齊諧記○楚隋侯姓祝字元暢因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有血隋侯以杖挑放水而去後回至蛇所乃見此蛇含一珠來隋侯意不敢取是夜夢腳踏一蛇遂驚覺乃得雙珠見搜神記一說隋侯於庭中忽見光明開戶視之見一蛇子啣珠於戶外吐珠在地曰我龍王之子因戲草中爲牧兒所傷感君見活故以此報恩耳珠徑寸故云○鱗者魚龍之類羽者飛禽之屬雖云微物猶懷恩怨也蓋雀羽屬蛇鱗屬活之者既知恩報以環珠害之者豈不銜怨故曰勿謂生不知恩死不知怨

仁人君子折旋蟻封彼雖至微惜命一同

折旋曲折回旋也蟻封者蟻穴之封土高也晉王湛字處冲嘗策馬於蟻封回策如縈紫者回旋也蓋王湛乘馬遇蟻穴則曲折回旋而避之乃仁者之心也又朱文公敬齋箴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傷後細故也而部伍被黜於桓溫放廢違命也而西巴見賞於孟孫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桓溫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猴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桓公聞之怒命黜其人見世說○說苑貴德篇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繼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子傅左右曰夫西巴有罪於君今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麕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麕鹿子母鹿母也又見淮南子

胡爲朝割而暮烹重口腹而輕物命禮有無故不殺之

戒軻書有聞聲不忍食之警噫可不忍歟

記玉藻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又曰君子遠庖廚也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故者謂祭祀賓客饗食之類也非此而弗殺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註云飛曰禽走曰獸夫君子凡見此物之生必不忍見此物之死凡聞此物將死而哀鳴則不忍食此物之肉此不忍之心仁之端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禍福之忍第七十三

禍兮福倚福兮禍伏鴉鳴鵲噪易警愚俗易去聲

老子順化章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倚因也

謂人因遭禍而能悔過責己則禍去而福來若人得

福而為驕則禍去而禍來更相倚伏不可以得而定

也○東方朔著鴉鳴經以占禍福又西京雜記樊噲

問陸賈曰自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謂有瑞應

豈然乎賈曰有之夫目瞶得酒食煙花得錢財鵲噪

而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小固猶徵大亦宜然君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天命何以得之此語皆傳於世也沿襲已久最易

警戒時俗也故云

白犢之怪兆為盲目征戍不及月受官粟戍音庶

列子說符篇宋國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忽黑牛生

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兆也居一年其父無

故盲牛復生一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官為給養後

楚攻宋丁壯者死大半獨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及解

圍而疾俱復

熒惑守心亦孔之醜宋公三言反以為壽

宋景公時熒惑以其守心召司星子韋問曰熒惑在

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

雖然可移於相子韋請相受災公曰相吾之股肱豈可除腹

心之疾移於股肱乎曰可移之於民公曰君者待

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是寡人之

命固盡矣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君延壽二十一年是夕星果三

徙舍見新序及宋世家

城雀生烏桑穀生朝謂祥匪祥謂妖匪妖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苑敬慎篇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非天災

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

之隅爵與雀同工人占之曰凡小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

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

亡殷國此逆天時詭福反為禍當殷王武丁之時先

王道缺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

曰桑穀者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

行思昔先王之政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書

咸有一德曰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又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原命史稱大戊懼而修德桑穀死殷道復興廟號中宗

故君子聞喜不喜見怪不怪不崇淫祀之虛費不信巫覡之狂諄信巫覡者愚崇淫祀者敗噫可不忍歟覡胡切

家語及孔子傳仲由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唐魏元忠見狻猊火犬呼人鼠拱立皆不為異

稱爲見怪不怪○記曲禮曰非其祭而祭之名之曰

淫祀淫祀無福○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

死存亡禍福壽夭男曰巫女曰覡○史陳後主時張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李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貴妃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

聚諸女巫使之鼓舞因參討外事人閒有一言一事

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後主由此重之執政大臣亦

從風而靡緣此怠於國政致煬帝來伐國遂滅俘貴

妃斬之此不謂之信巫覡者愚崇淫祀者敗乎其才

德出眾者豈肯信崇於斯

苟祿之忍第七十四

竊位苟祿君子所恥相時而動可仕則仕墨子不舍朝

歌之邑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趙宋王禹偁撰待漏院記曰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

身者無所取焉○唐李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

○左傳隱公十一年傳曰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孟子曰可以處

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

其聲也○鄒陽傳云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朝歌者

衛邑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靡靡之樂註朝歌

者不時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李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析圭儋爵將榮其身鳥猶擇木而況於人

揚子解嘲文曰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析分也儋都談切荷負也○左傳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答曰籩簋之事則

嘗學之矣兵革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曰鳥能擇

木木豈能擇鳥

蓬萌掛冠於東都陶亮解印於彭澤權卓詐死於祿山

之薦費貽漆身於公孫之迫蓬音

漢王莽殺其子宇滅中山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

鄉侯何武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焉時有逢萌
字子慶北海都昌人爲亭長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
安能爲人役哉復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後
光武連徵不起見本傳及元始二年鑑○晉陶潛字
元亮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
歎曰吾不能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遂解印綬
去縣賦歸去來辭備見不滿忍○唐權皋字子由秦
州略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皋度祿山且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李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
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謨密約以疾召之謨至皋
陽暗置罽而瞑目謨爲斂之皋私逸去吏以詔書
還皋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知虞乃歸
其母皋侯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旣度江祿山反天
下聞其名爭取慕爲屬後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
拜起居舍人辭不就見本傳○漢費貽蜀犍爲郡人
初公孫述徵辟不肯仕漆身爲癩佯狂以避之後光
武吳漢擊殺述成都降蜀地悉平徵貽仕至合浦太

守見東漢獨行譙玄傳及建武十二年鑑

攜持琬琰易一羊皮枉尺直尋顏厚忸怩噫可不忍歟
韓文公送窮文曰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
彼糠糜琬琰玉圭也謂棄守身之大節逐刀錐之末
利也○孟子陳代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宜若小然且
志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且夫枉尺而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亦可爲與註八
尺曰尋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若爲之者計其利耳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亦可爲與復引虞人守道而不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李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枉見與王良羞詭遇而獲禽以曉諭之甚言其不可
枉己從人也○書五子之歌曰顏厚有忸怩顏厚者
外而見於面者覺似皮厚而省於內者實有愧恥之
心謂竊位苟祿者亦猶是也

躁進之忍第七十五

仕進之路如階有級攀援躡等何必躁急

入仕曰仕路又曰仕途按隋百官志一命爲仕至於
九命爲三公猶循序而進亦猶趨階而有級漸漸升
於高也翟方進傳欲相攀援師古曰援引也躡等踰

跨也記學不躡等○齊張融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差
 舛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不知
 融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趙
 宋宰相范質有從子杲求遷秩乃作詩嗟之曰賦命
 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耶躁進徒為耳

遠大之器退然養恬詔或辭再命猶待三趨熱者以不
 能忍寒媚寵者以不能忍讒踰牆者以不能忍淫穿窬
 者以不能忍貪

莊子繕性篇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七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為謂之以智養恬註云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
 恬養知智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
 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遠大之器者高遠寬大之
 器量非斗筭之才量也○詔或辭再者如李令伯晉
 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乃上表辭
 以祖母劉病日篤願乞終養之類是也○命猶待三
 者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待湯三聘然後起之諸葛
 亮躬耕南陽致劉先主三顧而出茅廬之類又左傳
 襄公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晉王悅
 釋時論曰東野丈人謂承氏子曰今子困於寒而欲
 求諸熱無得熱之方○魯論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
 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註云媚親順也謂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賈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故以此
 諷孔子而孔子答言若逆理則獲罪於天豈媚竈而
 可免乎又漢武時石季子以祀竈御老方見上言
 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七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親祠竈久之少君病死
 帝亦悔之見郊祀志并元光二年鑑○孟子曰丈夫
 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謂男女生長而不待父母之命令媒妁之通好而或
 鑽穴隙以相窺或私過其牆以相從非惟父母賤
 之通國之人亦皆惡而賤之喻人屈己以徇利枉道

以事君者無異於是也○魯論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穿壁也窬踰牆也言爲盜者於幽暗處則穿壁踰垣而竊取其物也夫以上數言乃比類而引喻也

爵乃天爵祿乃天祿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宋范祖禹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君所得專也故位與職祿皆曰天見孟子萬章問友章註○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故曰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

輦載金帛奔走形勢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虛夢南柯於事何濟噫可不忍歟

戰國蘇秦雒陽人師鬼谷先生出遊數載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秦慚於自傷於是得揣摩篇習之遊說六國以抗強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北有林胡西有雲中南有滹沱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且夫秦之不能害燕明矣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

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臣竊以天下諸侯之地

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攻秦秦必破矣趙王曰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由是說韓魏齊楚皆以國從嘗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聞先生如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乃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舍寡人聞命矣見本傳及戰國策○盤谷序云奔走於形勢之途○漢地理志云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輕疾制敵者也○南柯夢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棼醉臥其下夢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二使者入穴中曰大槐安國王曰吾南柯郡不理屈卿爲守至郡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乃寤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大蟻乃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乃南柯郡也見異聞錄并陳翰大槐宮記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三

勸忍百箴考註 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四

元四明許名奎梓碧撰

明上竺釋覺澂 考註

特立之忍第七十六

特立獨行士之大節雖無文王猶與豪傑

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

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註云興者感

動奮發豪傑者才智過人謂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一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之風化固自興起於善矣

不撓不屈不仰不俯壁立萬仞中流砥柱

撓曲也屈卑屈也仰望也俯俯伏也謂特立獨行

之士不肯卑屈其志曲意從人亦無低昂之態而改

其操○晉王衍神姿高徹顧愷之稱其巖巖清峙

立萬仞○書禹貢底柱析城註在陽城北河水分流

包山而過山見水中屹然若柱立○宋劉才邵祭楊

邦父文有云屹然中流見此砥柱此卽中庸所謂中

立而不倚孟子所謂中天下而立之類也

炙手權門吾恐炭於朝而冰於昏借援公侯吾恐喜則親而怒則讐

北魏崔顥長安道云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唐楊國忠天寶十一載拜右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有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乎遂居嵩山○韓文送李愿盤谷序有云人之稱大丈夫者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供給之人各

勸忍旨箴考註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此豈不謂攀援公侯之人喜則親怒則讐乎

傅燮不從趙延殷勤之喻韓稜不隨竇憲萬歲之呼袁淑不附於劉湛僧虔不屈於佃夫王昕不就移牀之役李繪不供麋角之需

東漢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靈帝時為護軍司馬與中郎將皇甫嵩共討黃巾賊張角有功因奏事忤宦官趙忠譖毀不得封時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

功不候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遣弟趙延致殷勤於傅燮曰南容少答於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見本傳○東漢韓稜字仙師潁川舞陽人四歲而孤以孝友才能稱五遷為尚書令和帝即位時外戚竇憲擊匈奴還有功封大將軍威震天下會和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

勸忍旨箴考註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制議者皆慚而止見韓稜傳并永光三年鑑○南宋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袁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致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為改意大相乖戾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見本傳○劉湛字弘仁南陽人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史文帝時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轉加尚書僕射後坐罪伏誅見本傳○南宋王僧虔王曇首子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文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徙會稽太

守時中書舍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
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
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
丞孫覿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
吏部尚書加散騎侍郎轉右僕射昇平二年爲尚書
令贈司空齊以僧虔爲光祿勳開府儀同三司見王
曇首傳○按阮佃夫傳佃夫會稽諸暨人明帝初出
閣爲主衣後爲世子師甚見信明帝卽位封建城縣
侯執權亞於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僕從

勸忍百錄考註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
所降意至廢帝卽位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
給事中輔國將軍後謀逆賜死見本傳○北魏王昕
字元景北海人王猛之後也少篤學能誦書武帝時
有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悅好遊逸或馳騁
信猶昕輒棄還悅與府僚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
昕獨執板卻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
親起與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
下式瞻儀形安敢與親王僚案從廡養之役悅謝焉

見本傳○北齊河間守崔謀恃勢從李繪乞麋角鴿
翎答曰鴿有六羽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
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逐走以事佞人出孔帖李繪
李元忠之從子也仕東魏爲散騎常侍
窮通有時得失有命依人則邪守道則正脩己而天不
與者命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魏李康運命論曰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見文選○孟
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天
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

勸忍百錄考註 卷四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人者也註云殉隨物之名言當天下有道之時則
身出而佐輔則道在必行當道不行之時卽身退而
從道皆與道不相離也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
晉顏含字弘都瑯琊人有操行成帝時爲侍中除吳
郡太守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
有性命無勞咎龜見本傳

寧爲松柏勿爲女蘿女蘿失所託而萎茶松柏傲霜雪
而嵯峩噫可不忍歟

茶奴結切
疲役貌

唐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倚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見本傳并開成五年鑑故詩云蒿與女蘿施於松柏嗟峩山高貌○莊子讓王篇孔子曰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勇退之忍第七十七

功成而身退爲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爲乾之亢驗寒暑之候於火中悟羝羊之悔於大壯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子持盈章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註云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譬如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互千古而不易此天道之常也○易乾卦上九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左傳昭公三年晉大夫張趯對鄭子太叔曰譬如火焉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謂大火心星也季夏昏中暑乃退季冬旦中寒乃退此其暑極而涼生陰極

而陽生極則必退必然之理○易大壯卦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謂人終處大壯之極不能詳審謹重克己就義而退又不能奮力必進猶羝牝之羊愚狼觸其藩籬不能進退悔悶于懷乃不知進退之理也

天人一機進退一理當退不退災害並至祖帳東都二疏可喜免死狗烹何嗟及矣噫可不忍歎

天天時也人人事也機樞機發端也故文中子問易篇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宋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有云天人一理○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學曰彼爲善之小人使爲國家災害並至○西漢疏廣字仲翁東海人地節三年爲太子太傅兄子疏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故胡氏曰易曰君子見機而作疏廣有焉

見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蕭何薦於高帝拜爲大將平定天下功居爲最目爲三傑封齊王後有人上書言信反上命縛信載之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今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後十年縛信斬之夷三族見本傳當退不退災害並至此不然乎備詳辱忍冤死犬烹之言范蠡遺大夫種書內之辭也又見三略

挫折之忍第七十八

勤忍百箴考註 卷四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受觸者怒不顧人不受抑者忿不顧身一毫之挫若撻于市髮上衝冠豈非壯士

觸抵犯也抑屈塞也謂不能受人抵觸屈抑者奮怒豈顧他人與自己者哉如灌夫酌酒罵坐曰今日斬頭何知程李之類程李二將軍名○魯論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豈不謂之忿不顧身而何○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謂言黝不能忍一毫之小辱於人

若小有挫辱於人如受撻打於市朝之甚辱也雖諸侯之尊亦無嚴畏其或惡罵之聲來則必還報之如此○戰國策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趙所得和氏璧趙使藺相如奉璧往既至秦無意償城相如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相如待命於秦昭王賢而歸之

不以害人則必自害不如忍耐徐觀勝敗名譽自屈辱中彭德量自隱忍中大黥布負氣擬爲漢將待以踞洗則幾欲自殺優以供帳則大喜過望功名未見其終當

勤忍百箴考註 卷四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已窺其量噫可不忍歎

呂氏童蒙訓曰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名譽自屈辱中彰如釋之之結襪子房之進履之類是也又太史斷伍子胥方窘於江上道乞食故隱忍中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楚奇論曰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而高祖隱忍從之卒以巴蜀之眾還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而能怯者也○西漢黥布楚將九江王也從謁者隨何

說歸漢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
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過於己所望也見本傳謂言且未見其
人後日功名如何而其心之器量於斯先已知之此
蓋不能忍於折挫者也布後反果被誅滅

不遇之忍第七十九

子虛一賦相如遽顯闕下一書頓榮主偃

西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未得志與妻卓

文君賣酒臨邛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著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哉時有楊得意為狗監侍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
相如為此上驚召問對曰子虛虛言也未足觀請為
天子賦遊獵之賦上給筆札相如乃託人問答先以
天子諸侯苑囿之廣大卒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賦
奏天子即以相如為中郎見本傳○西漢主父偃齊
國臨菑人初學從橫術晚學易春秋於齊者儒相與
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皆莫能
厚遇武帝元朔元年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入見上曰何相見之晚也乃拜為郎中所言九事其
八事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備見史傳文多不備見本
傳及元朔元年鑑

王生布衣教龔遂而曳組漢庭馬周白身代常何而垂
紳唐殿

西漢王生宣帝時為渤海太守龔遂議曹會上徵遂

還生隨遂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生從後呼曰明府且

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遂受其言既至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
子說其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遂對曰臣非知此
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悅以王生為水衡丞見龔
遂傳○唐馬周字賓王在平人客遊長安舍於中郎
常何家會以早求直言常何武人不學馬周代為之
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
為臣具草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知
人賜絹三百疋代代常何草稿也後除中書令見本
傳并貞觀五年鑑

人生未遇如求穀於石田及其當遇如取果於家園豈非得失有命富貴在天

夫穀生於沃土不生於石田謂人未遇之時如求穀於石田豈能得之及其時命濟遇猶家園取果隨求隨得○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今信其遊辭偽詐而貪齊臂猶石田無所用之○魯論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卞和三獻不售顏駟之三朝不遇何賈誼之抑鬱竟自終於鵬賦噫可不忍歎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野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奉獻懷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一說使樂正子占之王以為和詐別其左足懷王死子平王即位和又獻之王復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別其右足平王死子荆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荆三日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別者多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別也夫以寶玉而題曰石貞士名之曰詐吾是以悲王使玉人琢其璞果得美玉焉乃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遂命曰和氏璧為世所寶出韓非子新序作厲王武王共王

玉人作玉尹餘皆同售者賣物去手也○西漢顏駟

文帝時為郎雁眉皓髮武帝輦過郎署問曰何時為

郎何其老也駟曰文帝時為郎帝曰何久不遇駟曰

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

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會稽都尉見本傳郎署蘇林

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漢賈誼洛陽人有才

年少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於朝召為博士時

年二十餘上欲議為公卿大臣絳灌等多短之出為

長沙王太傅又遷梁王太傅抑鬱不自得適有鵬鳥

飛入誼舍止坐隅誼以為不祥長沙地又卑溼恐壽

不長乃託鳥以為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廣也其辭

有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天下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

速有命鳥識其時文多不備見本傳及楚辭

才技之忍第八十

露才揚己器卑識乏益括有才終以見殺

孟子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小有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謂益成括雖有小小之才未有君子之大道乃恃才妄作適足以禍而殺身詳註成括果見殺於齊國

學有餘者雖盈若虧內不足者急於人知

魯論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又如老子謂孔子曰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也○韓文公知名

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

無聞病其睥睨

不扣不鳴者黃鍾大呂聳聳聒耳者陶盆瓦釜

勸忍百箴考註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子天地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孔叢子曰不撞

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老子曰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賈誼賦曰黃鍾棄毀瓦釜雷鳴

韞藏待價者千金不售叫街市巷者一錢可買大辨若

訥大巧若拙遼豕貽羞黔驢易蹶噫可不忍歎售音詩 賈物去

手術音眩自矜也又自術也

魯論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註韞藏也朱子

引范氏之言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士之待禮猶玉之待價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

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道以從人術玉而求售也○老子洪德章曰大巧若

拙大辨若訥謂言大道之人雖有才術常如拙者不

自為能雖有智辨常如口訥不能言者○東漢朱浮

字叔元沛國人光武拜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字伯

通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寵知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曰伯通自伐功高天下往昔遼東豕生子頭白異而

獻之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今若以子功論

勸忍百箴考註卷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朝廷則為遼東白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於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見朱浮傳○柳文黔無驢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

可用放之山林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他日驢

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

覺無能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喜曰

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

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今若是悲夫

小節之忍第八十一

顧大體者不區區於小節成大事者不屑屑於細故視
大圭者不察察於微玷得大木者不怏怏於末蠹以玷
棄圭則天下無金玉以蠹廢材則天下無全木苟變干
城之將豈以一卵而見麾陳平出奇之智不以盜嫂而
見疑

唐劉晏代宗朝爲轉運租庸鹽鐵使嘗置場造船給
于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
可惜小費若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後卒如其
言見本傳○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夫明主之於臣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又吳越春秋子胥言
於陳惠公曰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天下無不可用
之人矣○列子楊朱篇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
不成小○柳文與友人論文書有曰大珪之瑕也曷
足傷其明故司馬光諫院題名記云居是官者當志
其大捨其細○子思居於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
可將五百乘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
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食人一雞
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之用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
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賞之器今君處
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
聞於鄰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見史鑑并孔叢子
干楯也城城郭也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也故召南
兔置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以苟變方之蓋苟
變有此之能不可以二卵小節之故而棄此大用之
材也○漢賈誼曰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西
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
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也平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
罪亡因魏無知見漢王拜爲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
言於上曰臣聞平居家盜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
容亡歸漢今大王令典護軍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
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
之信孝己之行無益成敗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
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乃不敢復言由是六出奇
計佐高帝定天下靖內難其計頗祕人莫能知之或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如請僞遊雲夢躡足附耳語反間疑楚君臣等是也後爲右丞相見本傳尾生事見信忍孝己殷王中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集覽載平以金反間楚一計也易饌享楚使二也請僞遊雲夢三也以女進單于解平城圍四也躡足附耳五也夜出女二千人楚因擊之王得西遁大也

智伯發憤於庖亡一炙其身之亡而弗思邯鄲子瞋目於園失一桃其國之失而不知

劉子觀量篇云智伯庖人亡炙一筐土葉而卽知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楊園亡一桃而卽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又見說苑按戰國策晉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兵以攻趙趙襄子使張孟談陰與韓魏約反攻智伯滅之

爭刀錐之末而致訟者市人之小器委四萬斤金而不問者萬乘之大志故相馬失之瘦必不得千里之驥取士失之貧則不得百里奚之智噫可不忍歟

左傳昭公六年鄭鑄刑書晉叔向使貽于產書曰將

棄禮而徵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

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西漢楚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髓

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

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反間羽大疑亞父

不用其謀由是楚破見本傳此見高祖之大志也○

西漢東郭先生武帝時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

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拜二千石佩青綃

出宮門行謝主人榮華道路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之貧其此之謂也○列子說符篇秦穆公謂伯樂

曰子之年長矣子姪有可求馬乎對曰臣有所與者

九方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已得在沙

邱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

公不悅召伯樂謂曰子之所求馬者物色牝牡不能

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

精而忘其籠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良馬也○百

里奚嘗困於齊乞食餽人蹇叔收之後事虞君晉據

虞君與百里奚後秦穆公迎婦於晉晉以奚爲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走苑楚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孟子曰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又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隨時之忍第八十二

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故言行之危遜視世道之汚隆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揚雄解嘲文唯其人之贍知亦會其人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魯論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謂當邦有道之時宜高峻其言行以宣揚持守之仁義當邦無道之時宜高持操行不可變謙恭其辭以避禍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吾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則從隆道汚則從汚

老聃過西戎而夷語夏禹入裸國而解裳墨子謂樂器爲無益而不好往見荆王而衣錦吹笙

劉子隨時篇云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

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

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

吹笙苟非違性隨時好也按老君本傳錄老聃姓李

字伯陽楚國苦縣人嘗駕青牛之車徐甲爲之御度

函谷關關令尹喜知非常人忻躍再拜請著道德經

上下篇五千言往大秦安息月氏竺乾等國至罽賓

國其異域方言以至異類音聲莫不洞曉故與王問

答皆隨國之方言隨與之言當時隨眾卽以正音錄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還傳中國○淮南子原道篇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因之也註云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

之也○墨子名翟宋人嘗著非樂篇云用樂器民有

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然則撞

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而民衣食之財安可得

乎則我以爲未必然也

苟執方而不變是不達於時宜賈章甫於椎髻之蠻術

絢履於跣足之夷衿絺冰雪挾纊炎曦人以至愚而謚

之噫可不忍歟

文中子周公篇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政○西漢宣帝謂太子曰俗儒不達時宜○劉子隨時篇云霜風慘烈周棄不執魚制切禾炎氣赫熾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賈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按莊子逍遙篇云宋人賈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東漢輿服志九卿以下用赤舄絢履以承大祭註舄以木置履下不畏泥塗○柳文愚溪對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姑示子其略吾

勸忍言箴考註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茫茫乎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鏢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續新綿也木挾之於冬以禦寒今反挾之炎炎之夏豈不謂不達時宜者乎

背義之忍第八十三

古之義士雖死不避藥布哭彭郭亮喪李

西漢藥布梁人少與彭越遊後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漢擊燕擄布梁王彭越贖爲大夫後高祖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時布獨於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

乃曰方上之困王一顧爲楚則漢破一顧爲漢則楚破今天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之子孫今陛下以一徵不行遂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義之釋布拜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見藥布傳并高祖十一年鑑○東漢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郡人有奇貌少好學桓帝時爲太尉時大將軍梁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固節上疏抑之由是銜固後冀誣固與劉文交通立清河王蒜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趙永等數人詣闕訴太后詔赦出之後

勸忍言箴考註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冀更奏復收固及杜喬俱死獄中冀暴固喬二人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往臨哭及喬故掾楊匡上書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還家葬訖郭亮等皆隱終身不仕見本傳并建和元年鑑

王脩葬譚操嘉其義晦送楊憑擢爲御史此其用心純乎天理

東漢曹操斬袁紹長子袁譚於南皮譚別駕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曰脩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尸死

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仍辟脩爲司空見本傳○唐楊憑爲京兆尹有罪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惟樸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晦爲監察御史且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見本傳及憲宗元和四年鑑若夫數子之用心豈不純合乎天理者乎

勤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二五四 明 叢書
約園刊本

後之薄俗奔走利欲利在友則賣友利在國則賣國同視古人有何面目趙岐之遇孫嵩張儉之逢李篤非親非舊情同骨肉堅守大義甘嬰重戮噫可不忍歟

西漢酈寄與呂祿友善太后崩大臣欲誅諸呂時呂祿掌北軍乃使寄給祿以兵屬太尉周勃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見酈商傳○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按張儀傳秦羣臣謂儀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用之恐爲天下笑○趙宋張孝

純曰身爲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東漢

趙岐字邠卿京兆人桓帝時爲皮氏長時有宦官唐衡橫虐天下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玦爲京兆尹進不由德岐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玦恨之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及諸唐死遇赦乃出後拜議郎見本傳及延熹三年鑑○東漢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桓帝時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

勤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二五五 明 叢書
約園刊本

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由是結仇被誣在部黨後赦出至靈帝時復治鉤黨侯覽怨張儉尤甚儉亡命困迫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因緣送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家後黨禁解儉乃還鄉里見張儉傳備詳義忍夫嵩篤之於岐儉素無骨肉之親又非故舊之交遇則破家相容知其義非有其身與夫轉眼若不相識者大遼遠矣

事君之忍第八十四

子路問事君於孔子孔子教以勿欺而犯唐有楚徵漢

有汲黯

魯論子貢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欺者欺誑不實犯者犯顏忠諫○唐魏徵字元成太宗朝拜諫議大夫嘗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加獎歎及卒上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封鄭公徵嘗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鏡照形美惡必見見本傳○西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時爲主爵都尉爲人性倨少禮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面折不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欲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或數黯黯對曰天子置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他日上又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見本傳及建元六年鑑又見詔忍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張禹有覲於帝師之稱李勣何顏於廢后之對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謂言事

君者君有過不能諫而又順從之此等不忠之罪尙小若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此等不忠之罪極大也○西漢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宣帝時爲博士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元延元年特進禹以爲帝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臣請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

勸省箴考註 卷四

三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爭之得免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見朱雲傳雲字子於魯人也諗夫雲之所言禹豈不有覲愧乎面目也○唐李勣字懋功貞觀中拜并州都督後爲遼東大總管高宗欲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爲后許敬宗李義甫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故范氏論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顧命於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孽后

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勸之由見本紀并
永徽六年鑑無忌長孫無忌也

俯拾怒擲之奏劄力救就戮之緋裨忠不避死主耳忘
身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若景公之有
晏子乃是為社稷之臣噫可不忍歟

趙宋趙普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位至中書令嘗薦
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
日又奏之上大怒取其奏牘裂壞擲地普顏色自若
徐拾奏牘以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

勸省箴考註 卷四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職見本傳并乾德二年鑑○隋辛亶為刑部侍郎
嘗衣緋禪帝以為厭蠱命斬之大理少卿趙綽曰法
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
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受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
執法一心不敢惜命帝乃釋之上以綽誠實前後賞
賜萬計見趙綽傳并隋鑑○西漢賈誼策曰為人臣
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孔叢
子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
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

子人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
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而嬰之心非三也孔
子聞之曰小子記之○說苑臣術篇晏子侍齊景公
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
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
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

事師之忍第八十五

父生師教然後成人事師之道同乎事親

勸省箴考註 卷四

二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
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族者類也謂生教食同類也故一事之
德公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定夫立侍伊川雪深而
不敢去

漢郭林宗嘗止陳國陳國童子魏昭號德公請於郭
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林
宗許之泰嘗不佳泰林宗名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林宗一
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沙不

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
昭姿容無變顏色殊悅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
後知卿心耳遂友善之見聖賢故事及本傳○趙宋
游酢字定夫建安人與楊中立初見程伊川先生伊
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久之既覺顧謂曰爾輩尙在
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其嚴厲
如此見言行錄

膏梁子弟閭閻小兒或倚父兄世祿之貴或恃家有百
金之資厲聲作色輒謾其師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可期故張翥以走教蔡京之子此乃忠愛而報之噫可
不忍歟

左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止也賈
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驕放
其性難止也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程伊川曰閭閻
小人○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又曰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朱子謂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
之子孫皆教之授之土田使食其公田之入故孟浩
然云世祿金張貴○書畢命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此康王告畢公之辭謂夫
富室兒男貴勢子弟挾己慢師則受道之心不專學
必不成必有放僻邪侈之爲陷於刑辟故云弟子之
傲如此其家之敗可期所以北齊顏之推曰夫所以
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有讀數十卷書
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
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故孟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子不答彭更謂其有挾貴而問故也○趙宋張翥字
柔直福州人時蔡京賓致爲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
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前來曰汝曹
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
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
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
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卽
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救時已是遲了宗社危
在旦夕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
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柔直以楊時對
卽薦之召爲祕書郎見朱子語錄并宣和二年鑑後

靖康元年京遭貶死於潭州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近遇赦不移

同寅之忍第八十六

同官為僚春秋所敬同寅協恭虞書所命生各天涯仕為同列如兄如弟議論參決

左傳文公七年先蔑之使也先蔑晉卿也使秦迎公子雍也荀林父

止之曰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不必行子以疾辭若

何不然將及禍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

敢不盡心乎蓋僖公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軍先蔑將

勸忍百箴考註卷四

三四明箴書約圖刊本

左軍故云○書舉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舉陶

答禹問之辭也言同在君臣之間同其實畏協其恭

謹和其衷善也○詩云各在天一涯○呂氏童蒙訓

曰事君如事親事官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又曰同

僚之契交情之分有兄弟之義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心無貪競兩無猜疑言有可否事

有是非少不如意矛盾相持盾食尹切

漢賈誼策曰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韓非子有鬻矛

楯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對後世矛盾之說祖於此故韓文詩云爭名齟齬持矛盾

幕中之辨人以為叛臺中之評人以為傾昌黎此箴足以勸懲噫可不忍歎

韓昌黎作五箴以頌其惡云其言箴曰不知言之人

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

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

勸忍百箴考註卷四

三四明箴書約圖刊本

嗶嗶以害其生也

為士之忍第八十七

義冠博帶而為士當自拔於凡庸喜怒哀嘖之易動人

已窺其淺中故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必無偏躁之氣見

小利而易售者失之斗筲之器

義冠高大之冠古有進賢冠進德冠博帶寬博大帶

也乃為士大夫者服之非凡下庸劣之人得而服之

既服而為士者已自超拔乎眾故曰出於其類拔乎

其羣也○史韓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喜怒

笑頓之易動人已窺其淺中者如竇嬰之沾沾武帝不許以爲相子路聞之喜孔子責其不裁度之類是也○魯論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註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節至於死生之際如周公之欲身代武王之死又如龍逢比干之死節是矣蓋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大意以節爲重而才以成之才節相須乃爲君子自然無偏躁之氣○魯論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勸忍百箴考註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苟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魯論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註云筭竹器容斗二升言斗筭之人乃鄙細人也何足算哉

禮義以養其量學問以充其智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庶可以立天下之大功成天下之大事噫可不忍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也故魯論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荀子論禮篇云制禮義以養人之欲又曰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學問以充其智卽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註云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智也○易乾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西漢揚雄傳雄爲人簡易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初爲郎後爲大夫著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行於世謂爲士者能如是然後可以立大功成大事於天下矣爲農之忍第八十八

勸忍百箴考註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歲勤動仰事俯畜服田力穡不避寒燠

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註云勤動勞苦也終歲窮年也又曰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穡稼穡也秋秋成也此盤庚告民之辭謂農夫若不憚寒暑而能從事稼穡之事乃有秋成之利也

水旱者造化之不常良農不因是而輟耕稼穡者勤勞
之所有厥子乃不知於父母

荀子修身篇曰良農不為水旱不耕○書無逸篇云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
成王幼泄萬機恐怠始不勤而自逸故周公作此以
警之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苟惰農不昏於作勞則家不
給而人不足噫可不忍歟昏音敏

韓文原道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謂一農之家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耕種出粟而供士農工商釋道六家之食○書盤庚
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
盤庚諭民之辭謂言爾若怠惰偷閑晨昏一時之安
不黽勉作勞於畎畝之中至秋則無黍稷之利矣必
致家用不給人事不足○淮南子曰田野不脩民食
不足后稷乃教之闢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又見說苑

為工之忍第八十九

不善於斲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手袖閒

韓文祭柳子厚文有曰不善於斲血指汗顏巧匠傍觀
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行年七十老而斲輪得心應手雖子不傳

莊子天道篇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之所讀何書也公曰聖人之
言也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所讀者古人之
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
生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李預曰桓公齊桓公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猶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不精則窳
於才工不精則失於巧

魯論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註云肆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
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又曰
工必居肆則耳目所接者在此心思所為者在此而

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故云學不精則窘於才工不精則失於巧窘困迫也

國有尙方之作禮有冬官之考階身寵而家溫貴技高而心小噫可不忍歎

尙方國家造作之所又云監掌供御器物故朱雲有請尙方斬馬劍之說○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漢董仲舒對武帝策有曰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三六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爲商之忍第九十

商者販商又曰商量商販則懋遷有無商量則計較短長

書益稷曰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謂懋勉斯民使遷有之無眾民乃享其利然後萬邦之民皆趨於治又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韓文進學解曰較短量長惟器是適

用有緩急價有低昂不爲折閱不市者荀子謂之良買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者國策謂之良商何必鬻良而雜

苦效魯人之晨飲其羊

荀子脩身篇云良買不爲折閱不市註云折損也閱賣也謂不以損折閱賣物之價而不爲市也○戰國策趙人希寫對建信君曰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東漢張平子西京賦有云爾乃商賈百族稗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良善也謂先以良物定價而後雜以惡物以欺惑其人也○揚子問道篇云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魯有販羊者名沈猶

勸省箴考註 卷四

三六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氏嘗朝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孔子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見新序及荀子

古之善爲貨殖者取人之所舍緩人之所急雍容待時贏利十倍陶朱氏積金販脂賣脯之鼎食是皆大耐於計籌不規小利於旦夕噫可不忍歎

貨殖傳曰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乃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吾之治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之用兵也故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國策稱魏人趙岐稱周人○史貨殖傳

陶朱者越大夫范蠡滅吳而歸遂乘扁舟浮於五湖號鴟夷子皮止於陶號爲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昆弟故天下言富者皆稱陶朱公本傳又曰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洒削而鼎食濁氏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積累贏利漸有所起也洒削者爲人洗削劍室擊鍾卽鍾鳴鼎食按漢書耐皆作能字註釋故晉王戎性好興利每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苦不足○魯論孔子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四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張氏曰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規者求也

父子之忍第九十一

父子之性出於秉彝孟子有言責善則離賊恩之大莫甚相夷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程子所著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秉執也彝常也謂父慈子孝之良心乃恆常自然之天理非矯揉使然也○孟子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

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又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云責善則害天性之恩也夷傷也離乖離也父教子本爲愛子教不行卽繼之以怒而傷其子子又反責於父而又傷其父故父子相夷蓋父子主恩若責善則乖離天性而傷天倫不祥之惡莫大於此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四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舜虞帝名瞽瞍舜父也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註按史記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夫瞽瞍之所爲不慈莫甚焉○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濟慄瞽瞍亦允若謂舜一日敬其事見瞽瞍乃夔夔然恐懼齊莊乎其容貌雖瞽瞍之頑亦

允信而化之○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
尊爲天子

尹信後妻欲殺伯奇有口不辨甘逐放之

尹吉甫周卿士也信後妻之讒逐子伯奇伯奇編荷
爲衣採椶花而食清朝履霜挽車乃作履霜操以自
況其辭略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聽讒孤
恩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其後韓昌黎
復爲作履霜操有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咎
逐兒何爲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散米數百斛而空其船施財數千萬而罄其庫以郊超
全琮不稟之專一父胡爲不怒

三國全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
市易琮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
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振贍之柔乃奇之後琮
仕吳封錢塘侯見本傳○晉郗超字景興高平人少
卓犖不羈父愔奉道簡默沖退好聚斂積財錢數千
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奉佛性好施一日散與
親故俱盡後桓溫辟爲府掾先愔卒見本傳

我見叔世父子爲仇證罪攘羊德色借糶

叔世卽近世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叔世民訛狙詐
颯起又左傳昭公六年晉叔向詒子產書曰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註皆末世事也○魯論葉公語孔子曰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云父盜人之
羊而子乃證父之爲盜故胡氏曰父子人之大倫伸
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西漢賈誼
政事策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糶鉏慮有德色顏師古曰糶摩田器也言子以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糶及鉏借與其父而子容色自矜爲恩德也見本傳
父而不父子而不子有何面目戴天履地噫可不忍歎
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烏得而食諸謂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至
於父子亦然誠如君不盡君之道臣不盡臣之道父
不盡父之道子不盡子之道則雖有天祿之粟烏得
而食之○漢楊震謂諸子曰吾待罪宰輔疾姦臣而
不能誅惡嬖女而不能禁有何面目見日月乎○唐

崔玄暉博陵人博學明經為高陵主簿母盧氏有賢操嘗戒曰若今為吏不能清忠何以戴天履地見本傳

兄弟之忍第九十二

兄友弟恭人之大倫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趙宋陳襄字述古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欲以狄伐鄭周大夫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蓋鄭之祖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聖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與周同祖故云

舜之待象心無宿怨莊段弗協用心交戰

孟子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蓋仁者之於弟惟知親愛而已並無怨怒留畜於心懷也象殺舜事已見欺忍并父子忍○

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叔段武姜

愛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使叔段

居京城大叔段完聚

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叔段出奔共及滅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許武割產為弟成名薛包分財荒敗自營

東漢許武會稽陽羨人明帝時太守第五倫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取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稱二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肯盜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聖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竊位二弟生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

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取郡

中翕然稱之見許荆傳○東漢薛包字孟嘗好學篤

行汝南人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

夜號泣不去致殿朴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

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

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田產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家產輒復賑給
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
賜歸加禮如毛義賜穀一千斛見元光元年鑑及毛
義傳

阿奴火攻伯仁笑受醢酒殺牛兄不聽嫂

晉周顛字伯仁山東人愍帝時爲軍諮祭酒元帝時
爲尙書僕射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其弟嵩嘗因酒醉
瞋目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何乃橫得重名乃舉所
然蠟燭擲之伯仁神色無忤徐笑曰阿奴火攻固出

勸忍百篇考註

卷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策爾見本傳阿奴周謨名亦顛弟也傳稱嵩擲火
而言阿奴火攻恐廉言之爾○隋牛弘字顯仁安定
人也寬厚恭儉文術精博弟弼醢酒射殺弘駕車牛
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
作脯坐定妻又曰叔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
顏色自若讀書不輟仕隋爲吏部尙書從幸江都卒
於郡見本傳

世降俗薄交相爲惡不念同乳鬪牆難作噫可不忍歟
唐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授監察御史巡察劍

南益州高貴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尉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
兄弟共乳而生邪故飲我以乳乃請輟訟見本傳○
詩小雅棠棣篇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之
間設有不幸而鬪爭於牆內然或有外侮而來則同
心禦止之又見聽讒忍

夫婦之忍第九十三

正家之道始於夫婦上承祭祀下養父母惟夫義而婦
順乃起家而裕厚詩有毗離之戒易有反目之悔

勸忍百篇考註

卷四

四十七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家人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謂夫
盡夫之道婦盡婦之道則一家之道正矣推而示法
於天下而天下皆安定矣○記祭統曰昏禮者合二
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記內則曰禮
始謹於夫婦又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詩召
南采蘋之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季女小序云此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故云此齊莊其心之季少之女可使尸主薦
奠蘋藻於宗廟室牖之下室朱子以西南隅與室也

小序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孟子曰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註云娶妻本為繼嗣

而亦有不能親操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記大戴禮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無專制之義事在饋食之間

而已矣○記禮運篇云何謂人義也父慈子孝兄良

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夫和而義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者也○詩王風中谷有蓀篇曰

勤忍百箴考註 卷四

聖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谷有蓀暎其乾矣有女此離嘒其歎矣遇人之艱

難矣蓀草也吐音切此草待陰而生今遭天旱則枯乾

矣此指切別也謂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

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易小畜九三爻曰輿脫

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謂九三之

陽為六四不正之陰所牽制如散脫輪輻不能進猶

夫失為夫之道不能正其室家故夫妻怒目而相視

也

鹿車共挽桓氏不恃富而凌鮑宣賣薪行歌朱婦乃恥

貧而棄買臣

西漢鮑宣字子都渤海人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

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

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少君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

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

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後宣位

司隸校尉拜諫大夫宣子永光武朝拜魯郡太守永

勤忍百箴考註 卷四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昱自郡守入拜三公乃從容問其祖母曰太夫人

寧復識挽鹿車否少君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

不忘危吾安敢忘乎見列女傳○西漢朱買臣字翁

子會稽人采薪自給嘗負薪行且讀書妻負載相隨

數止買臣毋謳歌買臣益疾歌妻羞為之求去買臣

謂妻曰吾五十而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我富貴當報

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

不能留即聽去後嚴助薦之武帝召見說春秋楚辭

帝甚悅之即拜買臣中大夫後擢會稽太守會稽聞

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見故妻與夫治道命後車載其
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後自縊死買臣
乞其夫錢令葬見本傳

茂弘忍於曹夫人之妒夷甫忍於郭夫人之悍不謂兩
相之賢有此二妻之歎噫可不忍歟

晉王導字茂弘元帝時拜司空錄尚書事妻曹氏性
妒導密置眾妾別館曹知之將往導恐眾妾被辱遽
命駕猶恐遲之遂以手執麈尾柄驅牛而進以救之

見本傳又見笑忍○晉王衍字夷甫永嘉初拜司徒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聚斂無厭貪鄙妒悍
衍疾之口不曾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衍晨
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見本傳阿堵物猶言這箇
物

寶王之忍第九十四

為主為賓無諂無諂以禮始終相孚肝膽

魯論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說苑敬慎篇云慎始如終
乃能久長○書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

○孚信也言主賓之心必始終誠信相合也

小夫量淺挾財傲客簞食豆羹輒見顏色

量局量也淺不深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傲者慢
也謂夫此等局量褊淺之小人兼以恃財慢客烏可
使之為主而延士乎○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
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簞竹器也食飯也
豆木器也羹湯也此乃觀人辭受取予之間能讓千
乘之國者惟賢能之苟非真有其實則得失雖小不
能不見顏色此見人之量度寬窄不同也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遂為下客坐於十九人之末而不知為恥鵬舉為賤
官館於馬坊教諸奴子而不知為愧廣陽豈識其文章
平原不擬其成事

戰國毛遂趙人秦攻趙邯鄲平原君趙勝求救於楚
擇門下文武具備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
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
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曰笑之至
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

108 827

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

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

叱遂以楚之大平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眾王

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一戰而取鄢再戰而燒夷陵鄢夷陵皆楚地也三戰而辱

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

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

雞狗血來奉銅盆跪進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左手提盆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

勸忍首錄考註 卷四 至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歸平原君曰王

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以遂為上卿於是楚將

春申君魏信陵君俱救趙大破秦軍於邯鄲互見平

原君傳○北魏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乃晉大

將軍嶠之後也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初受學於崔靈

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日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

章清婉為廣陽王深之賤客在馬坊教書作侯山祠

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

深怪問之景曰溫生大才士也深由是知之子昇先

為中書舍人後補御史時年二十一臺中彈文悉委

焉故魏書特取溫子昇為文苑傳見本傳奴子者廣

陽王名深字奴子字文其姓周文帝族子也性鯁直

有局量文帝多與之謀計策

孫丞相延賓而開東閣鄭司農愛客而戒留門

西漢公孫弘菑川人武帝時對策拜博士後為丞相

封平津侯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於是起客館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見本傳○西漢鄭莊字

當時陳人也景帝時為太子舍人武帝時為司農嘗

勸忍首錄考註 卷四 至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戒門下客至無貴賤兼留以貴下賤山東翁然稱鄭

莊焉見本傳

醉燒列艦而無怒於羊侃收債焚券而無恨於田文楊

政之勸馬武趙壹之哭羊陟居今之世此未有聞噫可

不忍歎艇胡馳切 禦敵航也

南梁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祖規先為宋高祖

祭酒侃先仕北魏性豪侈善音律嘗南還至漣口置

酒看客張瓘才首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

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瓘才慚

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後仕梁爲軍司馬見
羊侃傳○戰國時齊孟嘗君田文嘗使門下客馮驩
收債於薛邑驩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
吾家寡有者驩至薛見其貧不能與悉取券焚之及
還君問市得何物答曰市義而反君之府庫盈積金
寶狗馬實外廩美人充下陳君所寡者惟義耳臣合
券而焚之結義而反令薛民親君君喜拊手而謝之
後齊王戒於秦趙之毀遂廢孟嘗君諸客皆散獨驩
說齊王復立孟嘗君位竟終於薛見本傳及戰國策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至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漢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受梁丘易以儒
行稱嘗詣陽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
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
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
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
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其果敢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詳見楊
政傳○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爲人嗜酒豁達
敢言更始拜振威將軍後歸光武與謝躬共攻王郎

爲中興雲臺二十八將封陽虛侯見馬武傳陰就陰
后弟也封宣恩侯○東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
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
擯靈帝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壹亦到京師因往造河
南尹羊陟到門陟高臥未起壹徑上堂曰承高風久
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
非常人乃起延話大奇之謂曰子出矣明日陟大從
車騎奉謁造壹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懽而去執其手
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至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見趙壹傳
奴婢之忍第九十五
人有十等以賤事貴耕樵爲奴織纈爲婢父母所生皆
有血氣譴督太苛小人怨晉
左傳昭公七年楚芊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註云十日者甲日至癸
日也臣者服屬之以爲臣也與眾也僚勞也供勞事

也隸屬也臺廝役也養馬曰圉養牛曰牧此上下相承以供百事○記內則曰少事長賤事貴○南宋沈慶之諫文帝北伐有云為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公羊傳云析薪為廝炊爨為養故云耕樵者為奴織爨者為婢蓋男僕曰奴女僕曰婢○中庸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書無逸曰厥或告之曰人怨汝醫汝則皇自敬德此周公作此以告成王曰其或告之曰小人心怨口晉於汝汝則當大自敬修其德不復可責人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五十四 明讀書 約園刊本

陶公善遇以囑其子陽城不曠易酒自醉之奴文烈不譏糴米逃奔之婢二公之性難齊元亮之風可繼噫可不忍歎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以書曰汝旦夕之費日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見本傳○唐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朝為諫大夫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倒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自責謝城曰寒而飲何

責焉見本傳○北魏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謂曰舉家無食汝從何處去來竟無捶撻見房法壽傳○謂陶潛之風化可以能續而陽房二公之性度難以齊等也

交友之忍第九十六

古交如真金百鍊而不改其色今交如暴流盈涸而不保朝夕

宋鴻道安正志筌集師篇曰經百鍊而火自銷金不

亡是真金也○孟子曰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言今世人情不常如此與古之交誼不同也○唐孟郊審交詩云結交若

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杜酒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見文粹

管鮑之知窮達不移范張之誼生死不棄春秋管仲字夷吾顯上人少時與鮑叔牙遊鮑叔牙知其賢薦於齊桓公相之為謀主遂霸諸侯仲曰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鮑叔不以我為貧知我貧也

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多窮困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逢時也吾嘗三戰三走叔不以我爲怯知我老母在也吾嘗幽囚受辱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見本傳○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字元伯者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其刻期至期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又式嘗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乎式則馳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前母曰必巨卿也至則果焉式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見范式傳

淡全甘壞先哲所戒勢賄談量易煥易涼蓋君子之交

慎終如始小人之交其名爲市

記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註接交也○南梁劉峻字孝標所廣朱穆所著絕交論有曰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交中子禮樂篇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君子不與也○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締交善保終始時人號耐久朋見聖賢故事○說苑敬慎篇云慎終如始乃能長久○戰國廉頗免長平歸故里客盡去後又復爲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矣夫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怒乎市道交者如街市道路中賣買之人交易罷畢退散豈有久長之理

郈子迎穀臣之妻子至於分宅到溉視西華之兄弟胡心不惻指天誓不相負反眼若不相識噫可不忍歟孔叢子子順對宮佗曰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懼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

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行三十里而聞寧喜作難穀臣死之還車以臨
 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
 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
 微謀仁可以託孤廉可以寄財其邴成子之謂乎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衛殺寧喜及右宰穀○南梁到
 溉字茂灌彭城人武帝時歷御史都官左戶二尚書
 時任昉為御史中丞暫褫輻輳預其宴者時有到溉
 劉孝綽張率陸倕等日與之遊號為龍門遊又號蘭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六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
 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邴成分宅之德嗚呼
 世路嶮巖一至於此文多不備到溉見其論抵擲於
 地終身恨之練音疏龐葛布也孝標孝綽弟也文見
 到溉陸倕任昉三傳春秋外傳云叔向見司馬候之
 子撫而泣之○韓文公撰柳子厚墓誌銘嗚呼士窮
 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
 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
 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反擠之又
 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
 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六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年少之忍第九十七

人之少年譬如陽春鶯花明媚不過九旬夏熟秋淒如
 環斯循人壽幾何自輕身命貪酒好色博奕馳騁狎侮
 老成黨邪嫉正棄擲詩書教之不聽玄鬢易白紅顏早
 衰老之將至時不再來不學無術悔何及哉噫可不忍
 歟

謂夫人生一世縱得百年能有幾何年當少壯之時
譬如春光明媚不過三月忽焉夏熱秋涼萬物凋落
而枯槁豈能長久而不變其更遷迭謝循環不息必
然之理人胡不寤迷於酒色博奕遊宕唐喪日月反
與邪人爲黨以正人爲仇有至侮慢老成之人及乎
聖賢之書棄之而不習終爲鹵莽愚人而已昔之紅
顏忽變爲白髮欲追其前之所失不能及矣雖悔何
有補哉豈不諱之虛生浪死空過一生者也悲夫故
曹孟德短歌行云人生幾何漢武帝秋風辭杜子美
漢陂行咸云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淵明詩云玄鬢早
已白司馬公有云勉旃汝等各早修莫待老來徒自
悔此皆謂其人之年少必有衰老繼之故興此歎章
曜戒博奕曰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終無補
益史稱霍光不學無術書盤庚曰汝無侮于老成人
汝悔身何及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蒯通與韓信曰
時不再來大抵此篇勉人於年少之時當勉向學
可從事於善不可從事於不善也

將帥之忍第九十八

勸忍百歲考註 卷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閩外之事將軍主之專制輕敵亦不敢違衛青不斬裨
將而歸之天子亞夫不出輕戰而深溝高壘軍中不以
爲弱公論亦稱其美

西漢馮唐趙人後徙代文帝時爲郎署長嘗言於帝
曰上古王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者寡人制
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重功爵賞皆決於外見本傳
及文帝十四年鑑○唐李靖對太宗曰善用兵者以
靜待眾以重待輕故老子玄用章云用兵禍莫大於
輕敵○西漢衛青武帝時爲大將軍將六將軍擊匈

勸忍百歲考註 卷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
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
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
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
在所詔贖爲庶人裨賁彌切助也卽偏將也見本傳
及元朔六年鑑○西漢周亞夫沛人周勃子也景帝
時爲太尉時吳王濞七國反使亞夫將三十六大將
軍往擊吳楚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

6244 992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上許之由是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見亞夫傳及景帝元年并三年鑑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空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延壽陳湯與師矯制手斬郅支威震萬里功賞未行下獄幾死

西漢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善騎射以材力愛幸使為西域都護騎都尉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博通書傳善屬文遷西域副校尉元帝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首至京縣橐街十日橐街蠻夷所即之處故懸於此以示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後匡衡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物湯坐免後以言事

164

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略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湯前所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書奏詔出湯奪爵為仕伍後王鳳奏湯為從事中郎至永始二年免湯為庶人徙燉煌卒於外見本傳及互見史鑑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空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揚子淵騫篇云若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故七書吳子論將又曰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三國蜀諸葛亮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分兵屯田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幗婦人衣冠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仲達諡字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見

後主建興十二年鑑○左傳僖公三十年秦使杞子

助鄭戍守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北門之管也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

備之無乃不可乎辭焉公辭蹇叔不受其命召孟明視西乞白

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三十三年秦師及滑也杞子奔齊

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勸忍百發考註 卷四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夏四月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文嬴請三帥文嬴秦穆妻晉文公之夫人請免孟明視等三帥公許之

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文公元年秦大夫及左右皆言

於秦伯曰秦伯即穆公也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

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

政夫子指孟明也文公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

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

政重施於民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不復濟河取王官及

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

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蹇叔乃

百里傒友人里傒薦之於穆公也

宰相之忍第九十九

昔人有言能鼻吸三斗醇醋乃可以為宰相蓋任大用

者存乎才為大臣者存乎量丙吉不罪於醉汚車茵安

世不詰於耶溺殿上溺奴切

勸忍百發考註 卷四 五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代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周為相至宋太祖官至

太傅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

矣見言行筆錄○西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

封博陽侯後為丞相尚寬大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

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

失去士使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西曹

第忍之夫馭吏乃邊郡人也習知邊塞事嘗出適見

驛騎持赤白囊邊書馳來馭吏隨騎刺奴虜情白吉

未已詔問虜人郡情吉具對其餘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俱獲譴而吉見謂憂邊思職乃馭吏之力也
 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不聞馭吏
 言何得見勞勉之有見丙吉傳○西漢張安世字子
 孺湯子也以父蔭為光祿勳時有郎醉小便殿上主
 事曰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
 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也昭帝時為大將軍宣
 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病薨見本傳
 反作翻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李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忍召公之不悅仁傑受師德之包容彥博不以彈
 燈籠錦而銜唐介王且不以罪倒用印而讐寇公廊廟
 倚為鎮重身命可以令終噫可不忍歎

書君爽篇曰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
 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蓋召公爽為太保周
 公且為太師共相成王左右時召公告老而歸而周
 公留之召公不悅周公作此以留召公謂今予且身
 任重責如游大川之中自今以往惟我與汝召公爽
 其濟成王於大川之險輔贊之誠亦如成王未即位
 之時其任甚重如此無大責我留汝也○唐狄仁傑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李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后
 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能守邊陲賢則
 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
 人也太后曰朕之用卿乃婁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見
 唐書○趙宋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仁宗朝為御史裏
 行劾奏平章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閒金燈籠奇錦緣
 闕侍通宮掖以獻張貴妃得執政黨貴妃兄堯佐自
 固語甚切值帝怒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
 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遂貶介秦州別駕
 後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其後彥博再相首薦介言
 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
 然當時責之太深乃召介還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見言行錄并史鑑○趙宋王且字子明魏州人真宗
 朝旦在中書寇準在密院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中書
 偶倒用了印寇公須何吏行遣他日樞密亦倒用了
 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且問吏人曰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何用印者是否吏曰不是且曰既是

不是不可學他不是後且疾帝謂之曰卿令疾亟萬
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曰莫如寇準帝曰
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見言行
錄并宋史○元史稱史天澤忠亮有大節柱石四朝
師表百辟其視富貴權勢斂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
能善始令終○詩大雅既醉篇云昭明有融高朗令
終書洪範九疇曰考終命言有德行之君子皆能善
始善終也

好學之忍第一百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身百行以學為基古之學者一忍自持鑿壁偷光聚
螢作囊忍貧讀書車胤匡衡

孔叢子與子琳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朱子謂
學而篇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晉車胤字武子南
平人篤學不倦博覽多通家貧無油夏月則練囊盛
數十螢火以照書讀之以夜繼日桓溫引為主簿遷
長史遂顯於朝廷領國子博士遷吏部尚書及卒朝
廷傷之見本傳○西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家
貧好學嘗鑿鄰壁引光讀書精力絕人宣帝時射策

甲科元帝時遷給事中永光二年日蝕地震上問以
政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拜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後
為丞相見本傳

耕鋤晝傭牛衣夜織忍苦向學倪寬劉寔

西漢倪寬千乘人治尚書受業孔安國家貧無資用

嘗為弟子都養供眾弟子烹炊為人質作帶經而鋤休息則

讀誦以射策補廷尉卒史武帝元鼎四年遷左內史

勸農業緩刑罰吏民大信愛之上由是愈奇之元封

元年為御史大夫居位九年卒於官見本傳○晉劉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手

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歷吏部郎文帝時

相國軍事後授太尉特進開府太子太保寔陳年老

固辭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公之上歲餘薨年九十一

見本傳

以錐刺股者蘇秦之忍痛繫獄受經者黃霸之忍辱

戰國策蘇秦洛陽人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

至踝師鬼谷先生先生姓王名詡居河南鬼谷故云遊說諸侯為約

從長并相六國乃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

能佩六國相印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備貝蹠

進忍○西漢黃霸字次公河南人獨用寬和為名宣

帝聞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正本始二年上以尊孝武

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獨夏侯勝諫曰不宜

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黃霸阿從俱下獄

既久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勝賢其言為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本

始四年大赦出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黃霸為揚

州刺史元康三年以霸潁川守治為天下第一神爵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四年賜爵關內侯後為丞相見夏侯勝黃霸一傳及

史鑑

寧越忍勞於十五年之晝夜仲淹忍飢於一盆之粟粥

寧越中牟人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免此苦也

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遠越請十五年人將

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遂成周威王

師之見說苑反質篇及呂氏春秋○趙宋范仲淹字

希文蘇州人初居長白山僧舍習業讀書日煮菜三

升作一器經宿遂凝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

十數莖酢汁半盂煖而啖之其清淡如此者三年後

中進士第仁宗朝至參政諡文正公見聖賢故事并

言行錄

及乎學成於身而達乎天子之庭鳴玉曳組為公為卿

為前聖繼絕學為斯世開太平功名垂於竹帛姓字著

於丹青噫可不忍歟

玉玉佩也組綬也馬周傳鳴玉曳組柳屯田勸學云

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

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新安陳定宇發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明孟子所言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之辭曰縱

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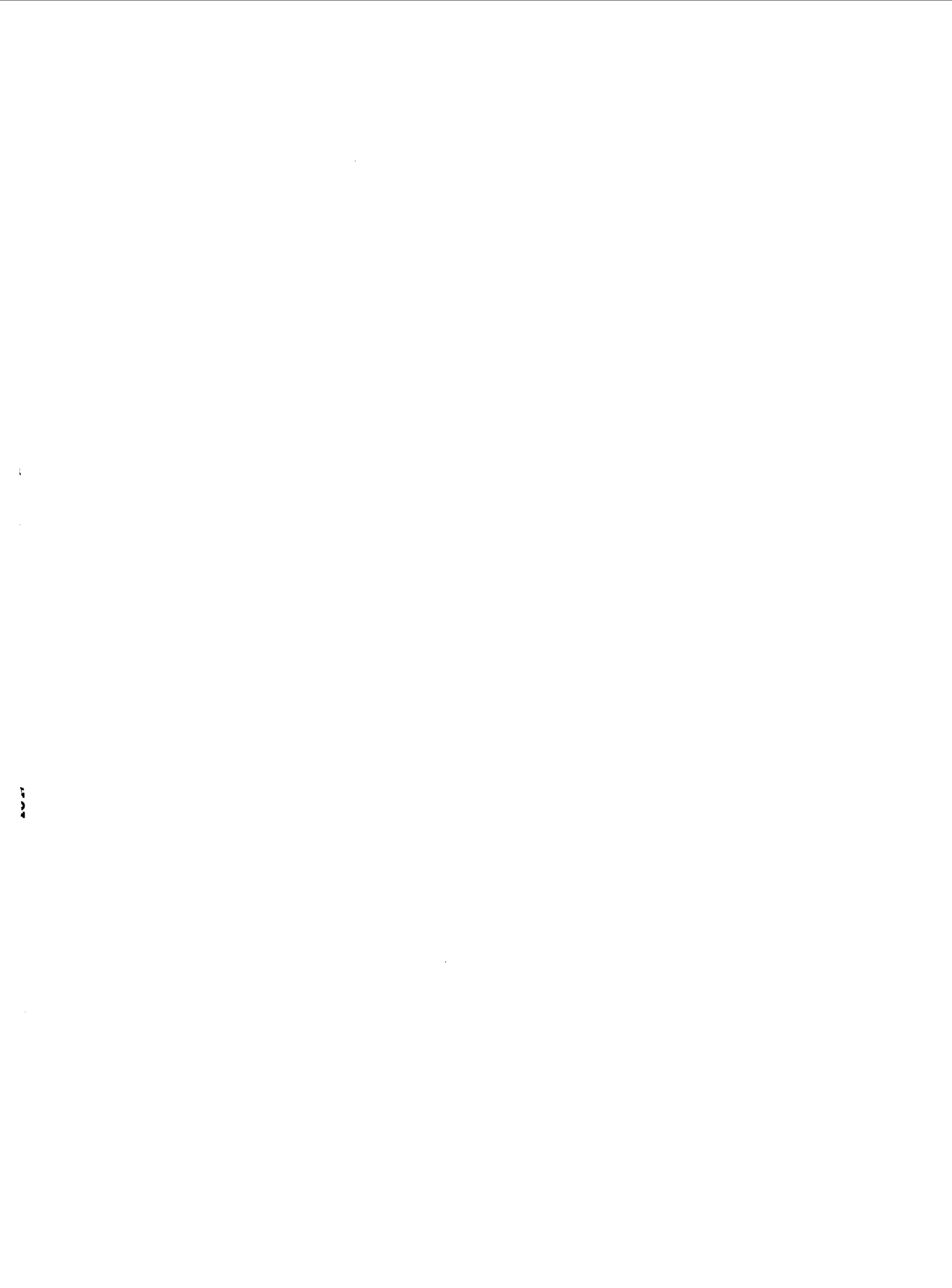
世開太平○漢鄧禹謂光武曰願效尺寸垂功名於

竹帛○漢圖功臣於麒麟閣繪其形貌書其爵姓豈

不謂姓字著於丹青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四

功過格分類彙編



明袁了凡先生功過格序

明袁公諱黃浙江嘉善趙田人也幼時遇孔先生為授書
正數算其縣考府考學院考名次并某年補廩某年出貢某
年當卒壽五十三歲無子公一一備記之凡遇考試廩貢名
次并年月日無不纖悉皆驗自是益信窮通有命愈淡然無
求矣越數年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凡相對三晝
夜不起一妄念雲谷問公何以能然公曰吾為孔先生算定
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
凡夫問其故曰人固有數但極惡之人數拘他不定而極善
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惟庸俗之人乃為數所拘汝數年來為
孔公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公進而問曰然則數

功過格

可逃乎雲谷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書曰作善降祥易曰趨
吉避凶一切福田不離心造皆可以人力挽回也因出功過
格一册示之曰照此奉行不特富貴功名可得即希賢希聖
盡在是矣公謹受教遂向神前發願許立三千功求舉子明
年秋遂中式後復起求子願亦許立功三千越一年遂生子
名儼後又許立一萬功求進士越二年丙戌登第授寶坻知
縣後官兵部主事年七十四卒公子儼亦成進士此係袁公
一生奉行功過格之報也世之見是格者亦可知所奮矣

功過格例

一記過兼記功即古人投黑白豆之意不記功何以除過惡
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功不必自謙

一以功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豈作萬錢功德便
可贖乎當以理衡之

一受賄及屈於勢力者不得記功受賄如得財伸人冤出人
罪之類屈勢力如遇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原不
得好衣好食之類

一功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救人一命百功賑貧百錢一
功若救一命而復用已財則於百功外更照百錢記一功
唆一人訟五十過取不義財百錢一過若唆訟而又因以
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倣此

一功過有是非如求借不吝固為功若借與嫖賭則為過有
仇不報固為功若忘父母之仇則為過揚人惡固為過若

功過格

欲燭奸除害則為功他可類推

一功有真假如免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
已經告官不能追而免者皆不得記功他若取不義之財
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救護皆宜記過

一雲谷禪師云濟人百錢一功謂千金以上者則然若貧士
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功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功得不
義財百錢一過謂貧士則然若富者五十錢作一過大富
者一二十錢亦作一過是說甚精

記功過法

凡受持者擇一吉日齋戒告天焚香發誓訂一册子先書年
月次書日臨臥查點一日所為有功則於功下註之有過則

於過下註之一功記一〇十功記一④百功記⑤一過記人
十過記米百過記因不得重功恕過不可輕忽開斷月終會
計功過折算淨餘若干終年大比算所餘者為定焚告竈神
凡記功有疑甯從其少記過有疑甯從其多此是減罪消愆
之法凡功十五日不倦者外加十功以示鼓舞凡過十五日
不改者外加十過以示創懲

目錄

敦倫格 父母 兄弟 夫婦 子孫 宗戚 師友 主僕

脩身格 致知 心性 出言 待人 交財 過邪 敬惜

勸化格 勸善 化惡

救濟格 救人 利物

功過格

功過格論 明陶奭齡撰

三

或曰為善去惡在心而已奚必是格子曰子讀書耳奚必課
程賞罰耳奚必律令出納耳奚必會計哉不知會計當則盈
縮可稽律令明則趨避不惑課程立則作止有度否則勤惰
任心高下任手有餘不足無從參覈也徒曰我為善我去惡
曾為幾善去幾惡耶或曰是固然其如明功隱過何子曰子
勿慮也人有明功隱過於人者未有明功隱過於鬼神者也
我日而為之夜書而誌之焚香翰幽獨無侶四顧森然鬼
神滿目以心莅手以手莅筆一點一畫罔敢不誠而明功隱
過乎哉或曰今日書而功微明日書而過鉅不將怖而止乎
子曰勿怖也子勿書何以知功微而過鉅書之而後功與過

出焉微積而鉅鉅釋而微而道不遠矣久久不輟自有得也
或又曰我功鉅而過微矣天道果有知耶子曰子且飯毋憂
不飽也孔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
其壽子所求若在此數者外我不敢知如此耳則坐而俟
之可也

功過格靈驗

先賢范文正公韓魏公趙閱道公趙康靖公俱行此格皆為
名臣賢相表表在人耳目

眉山蘇杲行此格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子洵復行之不息
生賦及輟俱成進士文章名世其後科名不絕

張魏公浚力行此格高宗召為名將至晚年益悔前日之非

功過格

四

後諸將皆受禍而公獨再相子拭為大儒

費翁家藏此格室中夜光燭天勤而行之夢此格化為金字

子宏狀元及第又夢化為銀字于案探花及第

會稽陶望齡祖父行此格刻板印施遂中會元

陸聚岡力行此格貢為縣尹子完學登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四世俱封一品孫卿正卿任俱進士

顏茂猷刻迪吉錄勸世中甲戌進士

劉宗周行此格刻小譜行世後為都憲

吳鍾巒久不第行此格遂登第作守身法以勸世

奉行功過格應驗感夢記 明曹鼎臣自述

余幼不嗜學成童即服賈吳門年十九始發憤讀書平時慕

衰了凡先生爲人常以功過格自持二十五遊庠二十七長子生時方奉行甚力辛亥壬子再赴鄉闈未捷而行已稍衰至乙卯觀光上國南北奔馳而所行遂廢戊午冬家大人忽病患中風百藥罔效余憂心如醉終夜皇然己未夏長男病夭而次三子尚幼余益痛悼無已自念何辜於天慘罹此罰每夕禱於竈神祈有以明示六月望日夜夢至一公署見左坐者烏帽藍袍右坐者角巾阜服余急趨下拜右坐者曰子新刻竈書將成必知角巾阜服者爲何人也余頓悟爲司命神卽伏地再拜急欲陳說己意左坐者忽厲聲曰禍福皆由自取安問神爲子向者有志奉行功過格乙巳歲許以三千功求入泮越二載而遊庠庚戌復以三千功求子踰年而生

功過格

五

男後歲在己酉病應不起而復生此三大驗也子奈何行之不純始終易轍此顛沛傾覆之所自來也余聞言駭極汗流涕泣長跪神曰坐我明語子人生惟淫惡爲大考君生平無淫邪實迹然於辛壬癸甲四年中屢爲美色所搖身雖未染而心不能制且又任其通欵曲問殷勤以致彼美情牽而君亦自墮情障頗有不可對人言者且豆蔻香含梨花雨打諸詞尤令彼柔思入骨恐其幻想既開終蹈不貞之玷則揆厥由來誰爲首禍而君猶謂發乎情止乎義者何其謬哉坐此淹蹇名場而有鷹揚之誤此上天所以微示警也君亦悔之否耶余惴惴不敢復問神又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吾師喫緊示人法也君爲父病誠

求心實可嘉自後當振厲精神奮發有爲守之彌堅信之彌篤補以前之過積以後之功則將來造就有未可限者又何患不除而何福不集哉且獨爲善不如與人爲善君前刻功過格日記法甚善可速糾集同志廣爲傳布并處處勸人奉行凡有志功名求嗣者惟此書得效最速我之往事可鑒也彼以善書爲不急務者真下愚之言吾儒不操化民之權而能以善書勸人是卽維持世教而欲爲天下得人者也善莫大於是吾言已盡君其勉之余始知藍袍神卽了凡先生方思再問而忽覺身已在牀矣醒後細審夢中所云獨不解鷹揚一語爲何指思之累日忽憶乙卯北闈薦卷余詩中有點頭膺鷄薦一語爲臆錄生膺字誤改爲薦以此被黜神言蓋

功過格

六

指此也於是益信功過格之奉行有驗而自悔以無恆獲禍往事追思痛恨無極用敢敬敘顛末宜揚神訓願與當世諸君子勉力共行而并以余爲戒云咸豐己未孟秋上浣書於

遐思軒

功過格分類彙編

敦倫格

父母 祖父母舅父母後母庶母加倍記功

事親致敬盡養承順志使親悅一日反此者一過自甘勤
儉獨隆親養一日反此者一過定省必勤唯諾必謹奔走必
恪出入必面使令不違各一功反此者一過飢飽寒煖勞
逸痛癢無不體悉調和不使親有難言之隱一功反此者一
過教善必從服勞不怨一功反此者一過親怒我或責我順
受自反一功反此生怨心者一過親怒我能積誠感化一功反
此者一過至積久乖睽生淡薄心者一過贊成親善一功反
此阻善唆惡者一過解怒寬憂一功不能者三過親有

功過格

過委曲勸改小事五功不能者小事一過親有疾竭力調治
不離左右一日反此者三十坐視不為醫治百不遠遊十功
反此者三十守義方訓處變不違一功反此者十繼親志述
親事還規欠完親節報親離一功反此者一過加力足而
不行者百過論親於道化至成德功五百事順從陷親不義百
誦書成名顯揚親祖功百反此悠悠怠惰者百立身行道尊榮
父母功三百反此自甘不肖者過三百守身謹疾保全父母遺體
一月反此縱慾致疾百殯葬安妥盡心竭力功五十反此草率
者及久淹親柩過百居喪哀循禮一功反此者小事十過
如服中生四時祭享事死如生一功反此失時者十過祭而
不誠者五過墳墓不時修治一功荒廢者百聽妻言疏父母

為利欺親

乖忿爭競俱百中年無子不思積德求嗣百
敗盡祖父基業與德澤千母難日不思親忌日無哀慕心
過三如父母七中與妻妾淫褻者三百

兄弟 異母兄弟加倍

敬兄愛弟推逸任勞一功反此者一過有事相佐共事不生
異心大事一功反此者小事二過同居合爨無私積無間言
一年三終身功五百反此者過五十贊成一善有過至誠規戒
各一功反此者各一過勸勉互相聽從功反此者小事一過能
使頑劣者轉變功三十不爭財物以傷和氣為一功反此者一
過不爭父母偏愛不聽一切離間逆來順受不較曲直
俱三功反此者各三過飢寒相恤有無相通疾病相顧俱百
大事加倍反此者各三過

功過格

二反此者一過讓田讓宅二功反此自佔便宜者二
過欺佔兄弟財產孤寡過加倍獨任一嫁娶喪葬大事十
功反此與弟兄推諉者三十如係父母身後事或供膳等而
推諉者十過六親後教養幼弟至於成立一功反此者一
過厚待姪輩如己子女大事一功反此者小事一過孤寡成
立撫存一人反此者百過為弟兄婚娶婚嫁女弟女姪一人
功反此不肯勉力行者十過喪死盡情循禮功反此者十
過思難相赴大事五功反此者過五十自己貧乏索詐兄弟阻
善贊惡爭訟十過欺陵幼弟庶弟小事十過待姪輩如路
人小事一過婚嫁女弟女姪不得其所十過
夫婦

閨門嚴飭男女有別規矩秩然知廉恥避嫌疑一日反此者

一過相敬如賓無褻御無間言一月五功一反此過同勸化

孝公姑和妯娌睦內外勤女工在家訓兒女寬婢妾之過事

一不勤者十過至縱容不孝及聽言離骨肉者俱百勸止大

過勸成大善十功反此養成驕悍者十過禁出門遊嬉燒香

禁賭牌能示禁者百功不能者十過不輕聽婦言一次反

此受制於內者五過對諸媵侍不苟笑語功反此者過嫡庶

正體統嫌隙不生功反此妻妾不和一日或縱妾抗正室

縱室不愛前妻子女俱一事五過縱婦惡聲穢罵三過容殘

虐婢妾打者三過有子後可以納妾不納功反此者過

富貴後娶原聘殘疾女反此者百喪賢妻既有子不再娶

婦服未終即娶五過婦不孝化至能孝功反此者過百婦有

疾病不關心及輕發怒罵善言相勸不聽各一次

子孫

義方訓誨子孫一次不知誨者一事禁戒過惡大事加反

此使成惡習者十過至壞家風過教子孫不倦使能長進

一人五反此驕養者三十教至成德一人三不量子孫才質

不為擇業令其終身無所成過延師至誠十功反此者三十

過禁絕匪人為擇賢師友化導功反此者過嚴立家教使

子孫世守為禮義名家功家教不端過擇婦擇婿惟論世德

其人賢否不計勢利功反此者過受子孫供養必察其

貨財若以不義之物進甯使其淡薄一事一功見於反此者

一過見於積陰德遺子孫功積德者過千子孫聰明不抑

其驕亢任其無智恃才反喜其能助其詐虛致為敗類三百

偏愛一子孫致其兄弟不睦過女及小事不從容教戒

怒打重傷十過己身縱逸無以垂範徒望子孫勤苦致其腹

誹一過

宗戚

禮待九族大事加五功反此者一事五過族有貧困及鰥寡孤

獨盡力撫存一人百功撫孤成立加反此者一人十過有力

不救濟加再族有俊髦加意培植立品出錢另記功反此

者一人教之能長進十功至成德三百表章族中孝義節

烈費多加論反此者二十勸戒改惡一事五功不勸者人

十過一事一過自身居勢要雖有強悍宗人不敢藉勢為非

暴自棄者不論至倡率宗人為匪小事二十過厚待窮

功反此者十過同愛恤周濟二功反此者大事加過貧

親大事加反此者同不肯者一人十過親族有事出力任

乏遺孤撫養成立百功不肯者一人十過親族有事出力任

勞小事加反此者同思難相救者加反此者同為貧者

葬一柩完一婚三十功出錢百如欺占親族財產孤寡加倍

囚占致失所百過遇言凶事必盡情盡禮厚者再加反此

者一節一過特尊長陵卑幼者四時加論

師友教以善書化導子弟一次一功但教誦書作文而不

為師盡心教誨子弟一日不盡心一日一過所得教子弟成

名功至成德功五百 尊敬師長一功 反此者過 守師良訓一功

反此者過 至反背師言者百 敬事名賢大人一功 反此者過

一次敬待祖父執友一功 反此者過 誠敬待友人一功 反此者過

反此者過 始終不變一功 不能者一功 友有善稱揚有過一功

諫止一功 反此阻善唆惡一功 不面譽背毀口是心非一功

一端反此者過 信諾不苟一功 反此者過 不負託孤寄一功

軀五百百 負者過 不負財物寄託一功 反此者過 臨事盡忠為謀一功

竭力相佐一功 反此者過 借貸肯應一功 不肯者二功 至因財一功

破交一功 疾病患難相扶救一功 反此者過 親賢友遠一功

損友一功 反此者過 效法賢友一功 誇毀者一功 見一功

損友鑿改已惡一功 效損友一功 羣居不戲語惟講道一功

學或果報相勸一功 反此者一功 談淫賭趣者五功 能受友一功

忠言一功 不受者過 論事不偏執已見一功 反此者過

不矜才不恃勢不伐善不誇勞一功 反此者過 富不諂貧不一功

厭一功 反此者過 中正不立朋黨不偏私一功 反此者過

加一功 不信離間語不傳述相毀語一功 反此者過 不以絕一功

交而語盡不以新知而歡盡不以小嫌介意小虧發忿一功

功反此者三功 厚待窮交一功 反此者五功 厚待師長一功

子弟一功 反此者五功 待友子弟必以正一功 反此者一功

過一功 貴後易交三功 主僕

御下厚給衣食難苦必恤一功 反此者一功 不當人罵詈一功

遇事善教 有過不苛責善導之一功 反此者過 量才器一功

便不委以難 易為非即自為一功 反此者過 有疾盡心一功

醫治一功 反此者過 家規嚴肅一功 反此者過 縱奴僕不禮一功

於人一功 白還一人一功 遣婢出嫁及時一功 反此者過 若擇良配一功

三十 鋼奴婢不嫁娶一功 僕有才德不屈抑一功 反此者過 僕子一功

有才德不許令進取一功 勿壓良為賤一功 反此者過 不用俊一功

僕強僕惟用忠厚謹慎者一功 反此者過 化奴僕至一功

忠信仁慈可仗以濟人一功 怒打下人致傷一功 至殘肢體一功

賈婢得重價致限醜類或賣作妾或及遠方致終身不得一功

其所一功 姦淫婢女一功 竊上一功 奴婢一心事主不欺不肆一功

一日 不忠者一功 為主用財公平不侵剝一功 反此者過

一主有失善勸化一功 不揚主惡一功 揚主惡 播弄是非一功

二一 不靠主勢欺人一功 反此者過 主貧忠勤不一功

二二 主有難赤心報效一功 見同伴有背主者委曲勸化一功

欺忤幼主一功 侵陵同伴一功 懶惰避事一功 掘強一功 上淫賈一功

倫一功 不在過例

脩身格

致知

讀聖賢書大發勇猛直下承當一功 讀聖賢書細心體會一功

反此者一功 過喜看善書不忘一功 反此者過 效法古一功

人躬行實踐一功 反此者過 察理必精務求實有見地勿一功

以粗淺疑似自誤一書反此者一書二仰觀俯察物物關心格
一物為一功及時力學不怠荒不分功於異端不以俗事累其心
一功反此者一書一日淫詞豔曲損卻不規一功看者一書十過
子具聰明才質勿徒務舉業深心研求聖賢經濟學問一書五過
反此者一書十諳練經濟出可用世者一書五過如天文遇
經濟書不求通其學一書十過虛心好問隨處求益不執己見一功
反此者一書一過學未能不自隱諱一功偶有得而驕矜一書一過
業不如人愧恥自奮一功反此者一書同學問克裕欲然若虛一書
一透徹聖賢道理直下承當傳教著書為功後學一書不以道
德為學專求功利一書一過自命儒者毫無聖賢用世經濟一書五過
授徒傳業於聖賢經傳不能精確開發徒襲取應人破網人

功過格

七

天姿三百

心性

發念時在在省察善惡公私一功反此者一書同發一善念能培
養擴充一功於人者大小皆是反此者一書一惡念能克治決
去一功於人者大小皆是反此者一書一惡念能克治決
動其心一功反此者一書同無私念能息夢一書一亂夢者一書一過
心直實不欺一功反此者一書同有恆不變一書一或馳逐昏
惰不能靜坐反觀一書一時平居有所慕悅以義命止之一書不得
意時善自排遣一書見人榮華無羨慕心富貴懷盛滿念一書一
功反此者一書一勤敏矢志不求逸樂一書一靜坐時能默觀
心體或切已自反隨所疑處體究一書一柱香時時存誠在在

持敬使此心湛然天理不起一雜念一書三雜念紛榮一書一過
以上存心 以下性行 矜莊持己暗室無情一書一功負才淺
露不能涵養一書同寬厚和平丰采純粹一書一功疾言遽色一書一過至
暴聲厲色一書一過容止安詳周旋中禮一書一功跛倚偏僻一書一過
與夜寐起居有常勤理正務不虛度光陰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五過
卑以自牧不敢上人又剛介自持不曲徇情一書一功好矜誇妬
忌一書同不輕喜怒一書反此者一書同受橫不憎受誘不辨一書一功反此
者一書同受譽若訝益思勉德以副之一書一功好諂惡直一書一過變化一
件氣質一書一功知非不改一書五過於難忍處能忍一書一功逞小
忿一書五過遷怒於人一書一功火氣不生一書一功在歡喜一書一功遇失利
及諸患難動輒輒怨尤天人一書一過作事小心周密一書一功反此者

功過格

八

過以義自守不與雜事不涉奔競一書一切名位財利等安分
聽天不營緣營謀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一功當事變無通融臨
大節無執守一書一功定過苛責於人一書一功非禮微逐一書一功縱酒及亂一書一過

出言

隨處隨時慎言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一功顧行而言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一過
口如一不涉欺偽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一功揚善隱惡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一過
揚人惡一書一功不諛人諷人責人不笑人體相不佔人便宜不
譏人貧賤不侮弄聖言不談淫賭趣一書一功反此者一書一過發一
至德言一書一功出一方便語一書一功出不利人語一書一功播人是非
背後詆毀人一書一功冷語刺人一書一功虛言市恩一書一功切中事情一書一功
入公志一書一功說果報勸人一書一功闡道理娓娓不倦一書一功傳述傷

風敗化事十過為人詳辨疑蹟 進忠言俱三人有質問從而

誣誘 變亂是非 兩舌離間人俱十白人誣蹟十過誣誣名

歌謠十過中人聞發一部濟眾經書 辨雪人大冤俱計事

造謗汚人阻人婚姻 出損德之言及發人閨閣俱三

待人

爾人負我毋我負人一過苛責人同過抑己便人小事一功反

此者小事五過親賢遠惡一功反此者十過人服善從諫一功

反此者二過盡心為人一功有事時從旁提醒一功見人失誤

不與明言一過見人憂愁婉為解寬一功常懷忌心恐人勝己

一過 容人過 解人怨 甘獨勞 甘讓功 甘任過俱小

功報人恩小事三功不報者十過受惠不感五過認功推過十若嫁

過功過格

過於人二十不負約 不沉滯人書信不窺人私書各一反

此者各二受人微物亦感恩一功侈用人財物百錢借人之

物或人寄託於己者倍加護惜一功損壞者過賠者免愛人

以德不徇私偏向一功徇私棄一賢能與二十與人同飲食坐

臥不敢先不敢擇不敢踰越一功反此一過為人釋一惡白一

冤 和解一訟俱十功小見人失勢失利名反生歡喜一功

不輕貧賤不詔富貴謙恭有節一功反此一過不欺弄愚人不

輕慢年老人一功反此一過侮弄殘疾人十過成人善不喜聞人

過一功反此者五過以私意蔽人善五薦一人得以十更使

不負所任 推誠任一賢能使得盡心展布俱十愛憎徇私

偏向三薦一人誤人之事十過大出力任公事經慮久遠以

利後人十功大反此者二十於難忍處能忍一功反此者如

抵觸人輕信讒言十過嫉惡太過激成大傷十過造謗汚人

化者加論排擠一人三十如犯有德者過加受侮不答受

橫不瞞受謗不辨反加自責自脩以德感化人十功反此

若辱人求勝以鳴得意者無害者三過刻毒受人欺侮暗思

害之一過若見一過召侮取辱不能自反輒生瞋恨三過若

強很剛復氣暫陵人十過竭盡人情誼不留餘地十過

交財為人辦事賺錢而無損於人者二百錢一過若推

借人財如期而還不拖欠一功反此者一過不應期一功不

應得財可取不取一功取者一功取者一功取者一功取者一功

功過格

照此餘拾遺還人他百錢一功閻人性不還者百錢一過如

知三百過知者無窮過倘守其地無遇可取財旁人勸之能

守正不從另記一功得田宅願喫虧錢為一功置產喜占

便宜為一過強占者二過若產業既廣不知自足專意擴

充十過大則再若收一切租利能通融每戶一功反此若

有挾逼道 乘急索債為一過放債不收重利一功反此

者得百與肩挑者買賣從寬十功反此者五過與人交

易人印算錯不少欺賄之數計功量衡斗斛出入一樣三十

亦兩樣者二過如以偽雜真巧心取利二過商賈與貧士村

民交易一公平得他稍浮即止十功店夥盡忠於主不

侵欺一功反此者一過合夥營生利息均分一功反此者百

得

錢一不濫繼富留以周急一功反此者一功荒年平糶照時價
二待高價者同財物有失淡然安命不愠不妄求小者三功
反此若侵公貪賂俱百錢至假託建廟脩像募財人己錢百
五設局騙賭同設阱騙詐乘難覓取十過索債迫人破產流
離百生平不負人一文不妄取人一絲一粟一功生平價占便
宜喜負人財者俱百錢

遇邪終日無淫念一功
路遇美婦人不留盼一功反此者一功人家婦女可窺
不窺一功聞人說穢事愕然謹避一功不問婦女美醜俱一功反
此者俱一功遇美色心不動一功反此者五過節時一功至以言色
調戲失節者五過全居家能節慾一功不節慾五過若致疾

五十 妻妾淫發非地非時一功不輕置妾三十妻已生子復
置寵妾一人五當可染境不染良家婦百功室女節婦二百
者非完一女婢百淫一女婢者百過強拒一私奔女子善節之
能使感悟加二百功終身完一婦女節三百功婦女之節多
不使人知再加二百功完一婦女節在可成可敗之間若
有檢錄引能善為勸喻以曲宿娼比頑染一本淫婦俱
本之積福德真有大於此者欲染良家婦百過成欲染室女孤寡節

十淫一失節婦五十欲染良家婦百過成欲染室女孤寡節
婦淫十倍感化一人不淫功引人於淫百過好談淫賭趣言
一燒毀淫詞淫說一卷五功撰脂粉詩詞十過展轉一淫念
一過脩合房術三十過傳以害終身守不二色戒功刻淫書
一過千喜聽淫聲邪曲十過

敬惜

暗室屋漏都知敬畏一功反此者一功當天變時風雨雷霆
倍加恭敬朔望及神聖誕日無褻慢事五臘八節及朔
望清晨有怒不發齋戒脩省元旦天聖端午地臘七夕道德
四立二分二窟前有怒不發祭神必齋戒誠心祀先極
誠盡敬掃墓及時以上七件俱一功反此者俱一
次一過時節行刑重者加脩理住房必先脩祖墓宗祠
十反此者二十過甚敬畏神像三光不對北涕溺各一日反
此者各一過若夜起裸露對天沐浴三過供奉祖先神佛必
潔淨得宜終年至誠一月反此者三過每晨禮拜神佛敬誦善書
三日一功善書如感應除鷹文覺世經及諸神訓皆是倡脩正神廟宇得成三十功出
脩淫祠不妄信淫祠及司巫邪行一事十功居官信者

五十 有災晦自知脩德求神不殺生靈祭獻十反此者二十
敬重聖賢書籍不污穢淨手執書一功反此者一過至出恭
看書者削去拾遺字紙焚化百字不願者二十字自我狼籍
者一過從穢中拾字洗淨焚化十字一功拾米
化百錢三功在館諭子弟在家諭童僕在外勸朋友一功反此者
一過不輕議前賢得失一功讀聖賢書躬行實踐功喜看邪
書十過將經書為戲謔之具一言非毀聖賢經典同註釋聖
賢經傳先儒著作一卷十功任若僻見妄意註釋者一卷二
著術有闕世教之書有益天下國家一卷二能拒異端邪教
力衛正經一事百功貌儒而行違大者再加明先聖之道繼往開
來興起絕學五百背先聖之道異端曲學以惑世誣民一事

功過格
士

過 以上敬神聖 以下惜福 隨在敬惜有用之物不致

輕棄 完好者隨之 破者隨之 隨之者隨之 隨之者隨之 隨之者隨之

一日反此者一過至衣食享用過豐者一過至過荒年不

見遺粒遺字必拾 穢中拾穀洗食之一功 反此者三過

富貴人留意施捨自奉淡泊 一月十功 出錢 反此如非禮窮

裁 無端糾飲食會 俱費百 厭棄惡衣食 二過 遇荒年雖衣

食有餘思憫貧乏加意抑損口腹 一功 吝惜一食物不分人

致其敗壞過一衣服布素 一功 飲食甘粗糲 五日 誠心持短齋

一年二十功 為自己生辰召客宴會 五過 為父母則記五

怨恨者非功 為自己生辰召客宴會 功若為自己而過費

三十過 脩造屋宇過華 費一功 一月安淡薄惜福不擇美

居不置精具 俱十 或戲或怒毀一物件 三過 終身不御無

功過格

益珍玩 五十 反此者 賈百錢 吉凶禮循分不奢侈 十功 反此

首一事 汚穢一書籍 家人狼籍米粒不嚴戒 冬夏行野

踐踏米麥田 春日任意折損花枝 俱一功 延養一歌舞者

取樂 一日

勸化格

勸善 勸人出錢為善其功較自出者減半以錢數記功

誠心勸人為善說果報以勉之 一功 不誠心勸者 同勸人人

能從之 功 揚人一善助人為一善事 俱一功 反此者 俱一功 見人

善反阻之 三過 施一勸善書文 一功 見人刻善書不肯助錢 百

一著撰勸善戒惡好書 十卷 雕刻印刻 出財印施 俱百錢

毀謗賢書 十見人毀謗不勸止及笑為迂者 俱一功 勸大有力

人作福 能從準事計功 不勸者 十過 見人輒與言稼穡艱難

當安業守分 一功 勸化一切嫁娶宴會等事 概從儉樸 一功

反此者 一過 勸男子保養身命勿勞生縱欲及謹守家業勿

賭博奢淫 十功 勸婦女全名守節知恥避嫌弗出外遊玩

永戒賭牌 十功 反此見而不勸者 十過 成人一美事勸一

人葬親和睦骨肉揚人陰德 每一事 反此者 二十過 感化一

人好善 三十 薦引一有德人 三十 見賢能舉不舉 二十 信一

利濟方 三十 化豪貴為善 五十 阻人濟施阻善書不得流通

五十 化一人仁孝樂善 功反此擯排有德人壞人戒行 俱百

為師成就一徒品學兼優 功誤一子弟 過 毀人成功破人婚

姻 俱三十

功過格

化惡

勸人改一過 見人有過須擇無人處曲 不勸者 一掩人一小

過 勸阻人一惡 俱二功 揚人過惡 當眾斥人過失 俱二掩人

一惡 解人一怒 解人一憂 息人爭 息人鬪 俱三見

人憂聞人訴怨不解勸見人為非可阻不阻 俱二 解人怨恨

五 附和人怨忿 五 過 解息一訟 十 功 咬人訟 三十 過 執 咬人鬪 五

增人憂恐 過 見人欲訟可勸不勸 五 止人談一閨闈 功 誣人

問問 勸人弗作淫詞 功 勸人燒化淫書 一卷 勸人勿溺子

女 十 人有仇隙陰為解勸 二十 致人結仇 過 解免陰謀下石

三十 親一惡人 十 阻人為非 三 功 化為非者改行 勸改

一惡業 十 功 薦引匪人傳人邪法 十 過 調和人家骨肉不睦

五十 離間人骨肉過百 化一惡人至仁孝功誘善人為惡過百

一蕩子成家功百 引誘一蕩子過百 阻一大害人功百 事功教人作一

切惡此自作者 翻刻淫書 撰淫詞豔曲俱三 至動天下人

淫心者為無量過 救濟格

救人 行方便事小事一功 一破口一舉 可行不行一過 不吝器

物借人濟急功反此者過一 收養無依人一日留無歸人一宿

一功若垂危之人不便收留須擇一寺院湊錢施一貧民衣

寄養病好則資之歸死則共資其葬准百功 施一貧民衣

食施一暗夜路燈借人雨具指人迷途 接人力之謂代 不

滯人要緊書信俱一 路遇可憫事有錢不施 遇飢寒貧乏

能濟不濟貧苦人哀告不勉應 施濟後悔 滯人要緊書

信俱一 遠行挈一貧人省其路費一功 放無利息銀救人

重疾急務讓利百 濟孤寡廢疾貧人 周急宗族鄉黨患難

中人助人嫁娶及喪葬之事 施粟米 施襖被 施棺木

俱百錢 荒年平糶讓百錢 反此者得百錢 見人困危自己勢

方有餘不肯救 秘一經驗良方俱十 瘡人病疾重疾十功

驗秘方 救墮胎俱十 見人有疾不救助三 疑病妄藥 見

人侵陵孤寡可護不護 作踏人苗稼 起造不利他人

幸災樂禍俱十 見人冤得白不自見棄兒不設法收養又不

勸人收養者十過 勸強扶弱十功 救免一人流離 周旋一士

人還鄉 伸人冤枉 解免一陰謀下石 見人侵陵孤寡

極力保護俱三 見人有難可救不救三十 救賤為良三十 救

人一難除人一害 伸一人大冤 為地方大事出言造福

出力任勞 葬一無主柩俱五 以私怨傾人家業 壞人陰

地 乘危下石害人 嫁禍於人 致一人流離 平人塚

掘地遇骸骨拋棄不顧俱五 救一骨肉分離 救一無辜

受死刑 延續一人子嗣 完救一人夫婦 保全一婦女

節婦女不失節半由旁人之曲全若翁姑伯叔親族及 救一

溺嬰 收養一棄兒 葬一節婦柩俱百 坐一人冤 致人

骨肉分離俱百 救平人一命 倡修粥廠渡船俱百 救善人

君子一命功二 不保全婦女節不若 復過不小更有鄉愚

遍查居再探是極 技術不精害人 謀成一人重刑 設計

惡罪不在過例 害一人俱二 致人一死 致人絕嗣俱無 造一事利及無窮

千反此者十過 利物

觸境生憐方便釋放者曰哀救救微物一次一功百命以外

作意放生勞力營救者曰力救同上 出錢買放者曰財救同上

三十文 藥池開廣勸放生者曰法救同上 勸書勸

同功 以上 救微命俱百 救小物命俱十 救小鳥田雞

命俱百 救大物命俱十 救有力報人畜 命俱百 救無能報人畜命俱十 救一自死禽獸俱十

六命
三功
戒殺
勸止一無故殺生一功見殺開殺不食家

中無故殺生不食 為己殺不食俱一 賓客宴會可殺生不

殺以他物代之視物命 家厨特戒小魚細蝦及魚子一年二

家厨戒一切活煮物及不速死物永不犯戒 五十功如雞鴨

等類勸化一食牛犬者守戒五功勸化一屠牛者改業五十勸

化一屠豕者改業三十 勸化一獵戶改業三十 戒子弟童僕

害物命一功家厨戒殺一年 富家酌益 誠心倡戒殺放生

等事不徇一時好勝 出錢計功之外三 年無間加五十功

過款
惡其害人妨事而殺者曰僧殺 如蚊蠅蚤蝨之類殺之似屬

理一次一過至百命外加一過 食其滋味或利其毛骨而殺

千命為十過小命大命酌益 十七
者曰愛殺 如田螺為強壯蠶為藥取蚌寶珠之類一次二過

無心而殺曰誤殺 如野野田水火誤傷 牢義調弄曰戲殺

如蒼蠅拍蝴蝶之類一命一過 教人漁捕曰倡殺十過置

造殺器曰普殺五十過 祭祀邪鬼燕會奢靡者曰縱殺命為

二過。以上亦 見呂祖功過格

殺微命及小物命 殺細蟲物命一命殺一羽族小者一過

殺龜打蛇 蛇三過龜一殺龜最慘取 射飛禽放鳥鎗捕小雞

試彈丸 一命 無故發豎鷺棲三過填覆一穴巢過冬春無故

燒野十殺昆蟲以養魚鳥一日一過如捉蟲飼籠 食魚不放

其子三過 天物命 賣耕牛與屠戶五百 非禮殺一無力

報人畜三殺一有力報人畜加十倍 食牛犬一次 乘馬家

天死不埋其屍三過

悅口腹 非法烹庖生物使受極苦一次二 宴會奢靡恣意

殺生視物命之多寡大 家厨不知樽節口喫生魚活蝦一口

輕殺雞鴨三過見獵戶漁戶可勸不勸一次見屠戶不勸一

見子弟童僕害微命不為嚴戒一次置買漁港為業一過

倡殺阻放生百

增訂居官功過格

審事不徇囑託一功

不喜奉承迎合之言一功

不以成心怒氣翻案一功

親講鄉約勸懲有方一功

躬行節儉以挽奢風一功

不以緩贖諛上官一功

醉病勿打一功

尊長告卑幼失實弗打一功

已櫻已夾要柳弗打一功

禁打嚴濤一功

賑濟得實一人一功

荒年煮粥賑濟一人一功

嚴禁獄卒不許虐囚二功

耐煩受訴使各盡其情二功

葬死人埋枯骨五功

不偏護原告一功

不曠越訴一功

供招不許吏胥高下其手一功

考試不阻抑孤寒一人一功

人犯一到即審不合守候一功

老幼勿打一功

婦女不輕用櫻子一功

百姓告衙役失實勿打一功

禁重杖打一功

禁一塊打一功

聽訟能伸冤理枉一事一功

重犯無家屬給與囚米一功

詞狀于連婦女即行抹去一功

瘟疫盛行開局療病一人二功

無力罪人當時的決五功

納贖徒犯等罪俱准招保 <small>五功</small>	禁佐貳官不許濫監 <small>五功</small>	獄中除穢燃蒼朮免瘟疫 <small>五功</small>	除大盜不輕動夾棍 <small>五功</small>	盜已就獲不許捕役私拷 <small>十功</small>	免冤一年徒 <small>五功</small>	禁捕役唆盜誣扳害良善 <small>十功</small>	聽斷明析定罪平允 <small>十功</small>	禁戢勢宦豪強不許播惡 <small>十功</small>	懲治訟師扛證保人 <small>十功</small>	摘發奸竈地棍不使詐騙 <small>十功</small>	教誨頑民使省訟息爭 <small>十功</small>	一時錯枉片念撥轉 <small>十功</small>	收養孤老一人 <small>十功</small>	免冤二年徒 <small>十功</small>	齋戒誠敬 <small>十功</small>	冬天給囚草薦薑湯 <small>十功</small>	所到之處嚴禁兵役擾民 <small>十功</small>	免冤三年徒 <small>十五功</small>	免冤永成一人 <small>五十功</small>	功過格	獲盜卽審定案不許扳累 <small>百功</small>	免冤大辟一人 <small>百功</small>	清覈地畝錢糧使吏胥役保不得欺隱包侵致累小民 <small>百功</small>	起解錢糧緩急有序不苦糧里不累實解員役 <small>百功</small>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 <small>百功</small>	遇熱審修省所禱實心任事毋取具文 <small>百功</small>	修文廟及先賢祠宇有孝子節婦急與表揚 <small>一事百功</small>	身居鄉紳嚴戒弟子僕從勿失禮鄉黨不犯諸惡習 <small>百功</small>	禁宰耕牛實心行之能禁一年 <small>百功</small>	能禁十年 <small>千功</small>	編審里役差遣均平使闔縣小民共享清甯之福 <small>千功</small>	遇大災荒旱及早申力請賑濟設法救活多命 <small>千功</small>	催征有善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扑錢糧畢辦 <small>千功</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力行保甲實心稽查民不擾而盜自弭那教奸宄永息 <small>千功</small>	陳正學以匡君進賢退不肖使朝堂肅清肅兆民受福 <small>二千功</small>	能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使百姓永受實惠 <small>二千功</small>	不殺降卒不戮脅從大兵到處嚴禁擄掠姦淫 <small>三千功</small>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道旨燦然昭明於世 <small>無量功</small>	誅降殺順攻城屠戮縱兵擄掠姦淫 <small>無量功</small>	催征無法任吏書欺隱重刑敲撲使百姓不甯 <small>千過</small>	地方利害明知應興應革不肯出身分任反多方止遏 <small>千過</small>	擅自加派錢糧使小民永受賠累之苦 <small>千過</small>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自士習日靡 <small>百過</small>	獲盜不卽親審定案以致結盜漏網扳累者痼弊 <small>百過</small>	功過格	暴殄天物致啟奢靡不遏邪淫陰傷風化 <small>百過</small>	人命不卽檢驗致屍腐爛遭蒸刷之慘 <small>百過</small>	縱捕役唆盜妄扳 <small>百過</small>	情罪未按杖死一人 <small>百過</small>	遇災不申遇賑而吝 <small>百過</small>	縱令約保兵役多事擾民 <small>百過</small>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 <small>百過</small>	下隱不申止澤不逮 <small>百過</small>	縱子弟僕役欺壓平民 <small>十過</small>	定招不開生路只求免駁 <small>十過</small>	受人囑託以致枉法 <small>十過</small>	逢迎勢要冤抑平民 <small>十過</small>	縱奸民詐騙不問 <small>十過</small>	不禁民間溺女 <small>十過</small>	人命不卽相驗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 <small>十過</small>	事不卽決淹禁停滯使輾轉牽連破人 <small>十過</small>	服毒縊溺人命原無威逼輒斷燒埋以長輕生之習 <small>十過</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祭祀不誠敬 十過 條奏不實 十過

水旱不虔誠祈禱 十過 力可濟人而不肯盡 五過

不禁賭博 五過 上司言語不遵奉力行 三過

醉怒任意責人 二過 無罪誣責 二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救過 泥定成案不為開豁 隨事

考校不公阻抑孤寒 一名 過 不禁宰牛 一牛一過

輕用民力 一事一過 濫准詞狀 一紙一過

水利

濬渠修隄 每頃十功 反此論過 修築河防堅固 百功反 此論過

大興水利多方開墾 化瘠土為沃土 足國惠民 千功反 此論過

河道險要修防得法 實心實力俾民永慶安瀾 無量功反 此論過

功過格

圭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mostly blank, representing a grid for recording deeds.

敦倫 年月 父母 兄弟 夫婦 子孫 宗戚 師友 主僕 致知 心性 出言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for recording specific virtues and actions, with '功過格' written vertically in the center.

圭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for recording specific virtues and actions, including '利物 救人 化惡 勸善 敬惜 遇邪 交財 待人'.

以上 日其計 過功 淨餘 〇 結

第 2 冊 第 9 頁

年 月 照此格式刊刷十二張如遇閏加增
一張釘成一本寫明年月每晚登記

初一日功 過 十六日功 過

初二日功 過 十七日功 過

初三日功 過 十八日功 過

初四日功 過 十九日功 過

初五日功 過 二十日功 過

初六日功 過 廿一日功 過

初七日功 過 廿二日功 過

初八日功 過 廿三日功 過

初九日功 過 廿四日功 過

初十日功 過 廿五日功 過

十一日功 過 廿六日功 過

十二日功 過 廿七日功 過

十三日功 過 廿八日功 過

十四日功 過 廿九日功 過

十五日功 過 三十日功 過

本月共功 本月共過

本月功過折准積功 連前共積

功過格

三

文昌帝君惜字律

惜字功罪律引

且自一畫開理數之源五千啟道德之要是在上者賴字以治國在下者守字以成家刑政禮樂非字不行士農工商非字何藉蓋敬字為集福之基殘字乃招殃之漸今功罪剖晰分明勸戒殷勤深切而凡屬公卿士庶應亦鼓舞奮興矣
功律二十四則

一生平以銀錢買字紙至家香湯浴焚者萬功壽增一紀長享富貴子孫榮顯 一生平徧拾字紙浴焚者五千功壽增一紀得享富貴子孫賢孝 一多收字紙深埋淨地者一千功安樂無流離子孫昌盛 一刊刻惜字書文徧傳世人者

惜字律

五百功永無是非多生貴子 一鈔寫敬重字紙書訓闡門人令其珍惜者三百功子孫發達 一見惜字文留示子孫及已身敬信供禮者百功安樂無禍 一化人銀錢買字紙浴焚者百功壽增一紀施財人永遠富貴 一勸世人惜字並焚怪異淫亂等書者百功本身增壽子孫昌盛 一僧道不以有字旛帳作囊雜用能自戒勸人者五十功德名光顯 一見人作踐字紙急以素紙換焚或以他物換焚者五十功百病不生轉禍成福 一禁人不以字紙拭穢者十五功其人昌達 一凡人有難或急或緩見字紙必浴焚者萬字十功即得平安 一勸人不以字紙及錢放牀褥下者十功得安樂 一偶於穢處見字紙即收起不輕忽者十功一生

平安 一禁人馬上有文字及錢不騎坐者十功得安享

一不以字書夾襖樣自戒內眷及勸人者十功子孫智慧不忤逆 一勸人不以書字放溼處霉爛並扯碎踏踐者十功必得其壽 一生平不輕筆亂寫塗抹好書者十功永無凶

事 一刮洗器物門壁上字者五功得眼目光明 一讚揚敬字文為大功德者五功獲福必多 一見人以字紙封蓋

董具器皿換取浴焚者五功無惡事相遇 一以字紙焚香爐中者三功得享吉祥 一遇字紙漂淨水中萬字一功免

諸疾障 一代人收拾浴焚字紙萬字一功得享清福
罪律三十則

一將他人所收買之字紙取用作踐者一百罪夭折子孫貧

惜字律

賤 一騙人買字紙錢不買字紙焚者百罪定惡病夭折

一已身不敬惜字紙經書又不訓教子弟遞相輕侮者百罪惡瘡徧體再生癩毒瘡症 一遇字紙焚處踐踏撲滅及收

用者八十罪定生腫毒 一家中破書廢字將來換碗換罐作踐者八十罪定生癩毒瘡啞 一家藏敬字書文或拭穢

並糜爛者七十罪多惡事無救 一僧道以有字旛帳作囊雜用六十罪薄福受刑 一以字紙包藥裹經書墊木魚器

用者五十罪蒙蔽慧心 一以字紙拭物拭几及揉搓棄地者四十罪遭流離去智慧 一見勸善書惜字文不信不傳

人者三十罪窮年窘迫生不孝子 一以字紙經書放船艙底並馬上騎坐者二十罪生毒瘡受人欺侮 一己自不敬

重字紙反又訕笑人者十五罪多遭橫非 一以字紙漂汚
 水焚穢地者十五罪多目疾昏盲 一以經書枕頭及以錢
 與字放牀褥下者十五罪窮苦受杖 一以字紙引火打亮
 者十罪生疥癬 一見婦女剪字紙做鞵樣及為花墊盤盛
 金男子不禁止者十罪受枷鎖刑 一以字紙糊窗壁禡屏
 禡書殼者十罪受冤枉不明 一以字紙嚼爛吐壁上及扯
 破作書捲者十罪爛唇手生惡瘡 一掩昧敬字功德者十
 罪不得吉祥 一女眷以字紙書夾鞵樣男子不禁止者十
 罪生忤逆子女 一婦女繡字於荷包香袋扇插枕頭上不
 行論禁及繫帶於腰間并將枕頭枕臥以致褻汚者五罪得
 暈眩拘攣之疾 一輕筆亂寫拋散不顧及旋寫旋塗抹者
 五罪減聰明 一怒拋書卷擲字紙於地下者五罪減聰明
 一以字扇書啟插靴襪者五罪足生毒瘡 一以字號寫
 器物上致人坐踐者四罪家不祥 一以不淨手檢閱經書
 者三罪生父指瘡 一以字軌墊路者三罪行事不順遂
 一於地上畫字者三罪多遇險阻 一刺裁字迹者一罪多
 憂驚 一以字紙禱神像拾捏牆壁內者一罪雖有功不錄
 惜字真詮 十二則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
 當惜 下筆有關人功名者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閭閻陰
 事及離婚字者此字當惜 下筆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自活者此字當惜 下筆陵高年狀

幼弱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
 此字當惜 下筆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
 恣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喜作淫詞豔
 曲兼以詩札訕笑他人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令終
 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惜字十八戒
 賣廢書與人 遺棄污穢中 腳下踐踏 糊窗壁 覆甌
 裱畫 拭几硯 擦垢穢 燃燈夜照 點火喫烟 刀
 剪裁破 因怒扯碎 以書作枕 與婦女夾鍼線 嚼爛
 棄地 塞牆壁孔內 包物 燒灰仍棄地
 光緒辛丑十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惜字律 四

激

書

于南園退廬
丁巳仲秋
葉小

吾邑禾川之水奇於諸邑自安城烏兜涓涓泉流出
 吾西里合眾流而始盛又從西順流合南里諸水繞
 城而東紆折二百餘里爲瀨爲灘爲灘大小四十有
 奇皆巨石橫江水從石隙怒凌而出若從天墜下至
 廬陵始得安瀾而休焉其石之狀如虎蹲如獅踞如
 相枕相藉相搏其波之狀如鷲跳如鴻起如馬奔如
 相逐相蹴相踏其水石衝擊之聲如雷轟如山摧如
 百萬軍中鼓角喧而炮響震也然試離水而觀其石
 皆峭厲廉悍無所可用當其在水則盤雨迴風變態
 莫測乃知禾川之水所以稱奇者此峭厲廉悍無用

激書序

豫章叢書

之石激而成之也惟人亦然使皆履常席厚樂平壤
 而踐天衢安能發奮而有出人之志哉必歷盡風波
 震盪然後奇人與奇文見焉姑取吾邑往昔臨流而
 歎之有其人道德而文經緯者此禾川之飛瀑落天
 濺沫入地漉萬畝而沃三時者也有其人剛毅而文
 豪邁者此禾川之玉柱倒撐銀河捲浪斷虹霓而起
 霹靂者也有其人節烈而文悲憤者此禾川之豐隆
 叱馭阿香迴車怒馮夷而泣湘娥者也有其人狷潔
 而文芳冽者此禾川之蟾蜍濯魄赤烏飲泉羣芙蓉
 而泛菱荷者也是豈禾川英靈萃於往昔哉但往昔

能不負英靈從風波震盪中激之而成耳激之而其
 才始老激之而其知始沉激之而其學問思辨始資
 深而達源激之爲用能使人暢者鬱亦能使鬱者反
 暢能使人恬者怨亦能使怨者反恬其鬱且怨者生
 人之大情而其暢且恬者知不可奈何之天而安之
 若故臨不可奈何之變而守之不移此非往昔之有
 道者不能也子生長禾川瀧灘之間習於水石之險
 久而忘焉自壯至老遭逢亂離出死入生習於人事
 之險如没人操舟無時不在風波震盪之中久而又
 忘焉當其志也鬱者皆吾暢怨者皆吾恬風波震盪

激書序

二

皆吾平壤天衢吾豈有二視哉近著一書其志近恬
 其氣近暢其文辭近忠厚而惻怛初未嘗有鬱怨之
 意然以余自揆之非備嘗鬱且怨之曲折必不能蓄
 此恬暢之志氣非熟經風波震盪之變態必不能爲
 此忠厚惻怛之文辭猶之泛舟禾川非身從水石相
 激而出不知瀨與灘灘所怒凌者卽此安瀾之水也
 激之爲用豈漫然而已哉書篇頗繁爲兵火燬其大
 半僅存四十一篇名曰激書蓋深感夫激我成我者
 之德故記而述之使後之見吾書者由吾激之一言
 推而廣之則雖滔天橫流皆可作安瀾觀也禾川賀

貽孫子翼父書於水田居

激書序

三

激書目錄

卷一

貴因

習巧

藏用

慢藏

預知

造物

戒智

全勇

圖大

辨才

用人

備患

得機

疑陽

定志

汰甚

激書目錄

一 陳章叢書

馴文

酌取

敬貧

規猛

卷二

寶齋

去恃

割愛

挫名

息謗

友句

恨珠

原病

撤蔽

山子

專氣

止辯

滌習

傳人

仁禮

生聚

慎辭

求亡

失我

心性

空明

激書目錄

二

激書目錄終

激書卷一

永新賀貽孫子翼父著

貴因

為天下者取天下相因之機而握之自我斯天下無難為之事矣何也天下之兵勝與敗相因也天下之勢強與弱相因也天下之物貴與賤相因也昔者越王句踐用范蠡以治兵用文種以治國用計然以理財三人既用而天下之機握之自句踐矣蠡知夫兵無常勝也勝極而驕驕極必敗故能因敗以取勝種知夫國無常強也強極而盈盈極而弱故能因弱以

激書卷一

豫章叢書

一

激書卷一

二

知夫奇貨踊貴必急舍之度其必將復賤也及其既賤乘便而蓄度其必將復貴也計然七策句踐但用其五越以大富遂翦強吳而霸天下夫豈有他謬巧不過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以此兩言握天下貴賤之機於我而已矣嗟夫貴出如珠玉賤取如糞土因其貴而貴之因其賤而賤之以順為因者眾人之所同也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因其貴而賤之因其賤而貴之以逆為因者計然之所獨也彼非逆也其所謂逆者物理之所必反人情之所必遷天道之所必復愚者視以為逆即智者所視以為順順逆常變之間自非計然安能倒用其機而使天下之財輪轉載運於越國也哉漢之任氏其術亦若是矣當秦末之初眾人爭取珠玉任氏獨窘倉粟既而楚漢相距於滎陽民不得耕積珠玉者困餓無所得粟盡以所積歸之任氏蓋他人惟知貴出如珠玉而任氏能知賤取如珠玉貴出賤取事雖各變機實相因此皆古今之通義而非計然所創為特計然觀變最先決機最迅如矢石之發發則必至如鷲鳥之擊擊則必獲如猛獸之搏搏則必捷此其所以與范蠡文種滅吳而霸越也哉白圭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

與夫亦猶是因也所謂因者因地而變因時而變三者而已不知機不可與言變不知變不可與言因故其言曰智不足以權變仁不足以取子勇不足以決斷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吾不以告之矣噫嘻因之爲道神禹所以治水也仁智強勇孔顏所以爲聖賢也而任氏白圭之流以之治生范蠡以之治兵文種以之治國計然以之理財由此觀之理財非賤丈夫事也

習巧

天下之事巧與習自相資也習者有時而成巧巧者

激書卷一

三

無時而廢習是以習者用生習而成巧者則生即其熟熟由神御而不以力參入手皆熟而人不見其熟則生與熟兩忘而俱化矣吾嘗求此於天下而不得其人也猶憶昔者從先君子宦於浙衢見舞伎二人而有得於此道也伎用六刀刀長一尺其光如水一人蹲坐於堂下六刀迭飛如翔如翔一人挺立堂上舉手隨接飛還堂下急投急應緩投緩應盤旋錯落俯仰顛頗甚間適也俄焉堂上之人六刀亂飛手不暇接或以口銜或以肩捍或以趾趨或穿跨下或出牆間或繞屋梁六銜交讓或戰天門六鏢共鬪顛倒

變幻不知端倪忽然欲收六刀鏗然同聲墮地卓立地上從地躍起飛入坐者之手六柄齊執不失分寸觀者口噤目眩怖爲鬼神歎相欣賞而不能言先君子呼而問曰汝得之師乎抑自得也對曰小人則有師矣雖然此非師之所能至也蓋嘗爲之四十年矣其始習也試以枯枝屏慮絕營一而無雜其氣自守其神自閒其息自定其體自舒不喘不泚中節而已既而操刀寢食起居皆與刀會恣身所觸恣手所及恣且所見恣耳所聞無非是事當此之時于將莫邪猶枯枝也及其久也高下疾徐低徊屈曲蹲伏跳躑

激書卷一

四

踴躍盤桓橫斜倒豎激昂頓挫不思而中不言而喻風翻雨驟雷轟電掣濤傾峽倒龍戰波立虎鬪山搖車奔馬馳鷹擊兔走天機所鼓自然冥契小人於此既忘吾技亦忘吾身又安知心之異於目目之異於手手之異於刀六刀之異於一刀兩人之異於一人也哉小人操是技以遊於世頭且白矣回視始習之時身非加健臂非加柔手足非加捷也沿門奏技自吳楚齊晉燕秦閩粵歷九州而不能焉自寒至暑歷四時而無疲焉自辰至酉歷八九場而未厭焉如人飲食嗜而愈甘如人寤寐久而愈足豈有他哉不過

習而熟焉熟而橫焉縱焉合焉離焉出焉沒焉偏反
險側變怪百端而條理錯綜不紊不亂不自知其所
以然而忘焉而化焉斯已矣先君子呼予小子而命
之曰汝其識之其習可及其忘與化不可及也

藏用

聖人之用與藏非凡俗可測也孔子生於春秋人見
其有時用行而不知聖人無藏非行雖舍亦用也譬
如舍車從徒而用賁在趾也人見其有時舍藏而不
知聖人無行非藏雖用亦藏也譬如用光在庭而藏
燈在幙也夫惟聖人善用其藏自非聖人則莫若善

激書卷一

五

藏其用而已吾友黃子蒼舒輕用其才不能藏也遭
忌被陷瀕死者數矣大難既脫杜門讀書以爲人盡
憤憤莫可與言乃與婦人窮經論史陳說百家婦人
不知拍膝而笑黃子出謂賀子曰吾昔嘗與士大夫
言矣彼之不知猶婦人也賀子曰子之用才侈矣雖
然能用以夸士大夫而不能用以傲婦人黃子曰何
謂也賀子曰子不知乎智與智敵則智者愚愚與智
恬則愚者智以愚用智則愚益愚以誠守智則智益
智今以王積薪之弈與其偶方野用算其偶莫敵也
及遇不爲弈者而積薪之弈始窮彼算有勝敗而不

爲弈者本自無勝安見其敗我不見敗則固積薪之
所不能勝矣以郭舍人之投壺與其曹貫耳用驍其
曹莫敵也及遇不用驍者而舍人之驍始窮彼驍有
得失而不用驍者本自無得安見其失我不見失則
固舍人之所不能得矣使人皆知以不敗爲勝以不
失爲得以不用之用爲大用之用有何愚拙不與智
巧比方齊量也哉是以螭蟬不用口而能鳴其所用
者內也君子亦不用辨而能以不辨止天下之言則
不辨之言過於郢衍也象罔不用目而能見其所用
者天也君子亦不用察而以不察息天下之明則不

激書卷一

六

察之明過於離朱也蚘好不用戈矛而能戰其所用
者誠也君子亦不用鬪而以不鬪服天下之猛則不
鬪之力過於慶忌也何也彼辨者察者鬪者以屢用
故窮而不辨不察不鬪以不用故不窮也屢用而窮
窮則絀用絀用而用愚拙矣焉不用而不窮不窮則
足用足用而不用智勇藏焉藏非用也然天地間公
私之用莫非山林川澤之藏則藏固便於天下之爲
用者也蓋嘗見製璠璣之重器者欲求爲可用先求
爲可藏鑄湛盧之利劍者不得已而後用未及用而
先藏璠璣屢用而不藏則寶光易銷湛盧屢用而不

97=66
6278 97=66

藏則成神不守是故君子善吾藏乃所以善吾用也
藏之為用黠而常耀歛而爾光而炫之而夸之則必
至於藏與用兩失而後已焉可不謹哉昔者西域高
坐道人至晉不學華言晉之名流皆服其理勝而南
唐徐鉉負其才辨脩貢於宋宋太祖知之自擇不識
字者一人為之館伴晨夕相隨鉉與高談授古證今
徐及國事此人不知唯唯而已鉉不能測再三強聒
全無應酬鉉遂氣沮而默及見太祖亦不敢伸辨佗
僚而歸矣嗟乎高坐道人能藏辨於默而鉉不能用
默為辨鉉出江南雲與瓶瀉富於縹緗之萬賺鉉入

激書卷一

七

大宋舌敵辱焦反窮於不識字之一人豈非用有窮
而藏無窮也哉今也子以所知者告人而世人不知
則子之所知者已窮而世人所不知者無窮彼以其
無窮者窮子之所已窮吾懼婦人之笑未易休也黃
子瞿然思惕然戒曰吾今知所以藏矣子益我矣子
生我矣余曰可矣雖然猶二之也若夫古之至人藏
身於天下則雖干將莫邪莫之傷也藏天下於身則
雖弄泥操莽莫能奪也彼且以道藏智以智藏身以
冲虛無為之身藏天下藏不在內用不在外其藏無
迹其用無方斯藏用一機身與天下一體之大道也

慢藏

福之來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擾擾而求多是禦福也
禍之來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擾擾而生變是益禍也
昔齊人與魏人戰斬魏上將及王愛子魏以璧馬求
歸其尸齊人欲以尸易魏兩名邑魏不與齊人怒將
殘魏尸而再攻魏東郭生往說齊曰大王安之魏人
更無地買尸矣魏人聞齊之再攻也大恐東郭生復
往說魏曰大王安之齊人更無地買尸矣請王益以
璧馬果得尸而歸東郭生一言為二國全尸寢甲者
安之之道也今又見此道於陳亮之事矣廬陵吏陳

激書卷一

八

聲以文無害有寵於郡太守太守飾三千金裝使入
東粵路權貴壯士數人挾弓矢以衛聲曰不可聲之
兄警今春赴燕謁選健僕帶劍從之至吳城而死於
盜慢藏故也夫東粵盜藪也金珠寶玩侈觀已甚又
益以壯士焉戎服登程羣飲聚譁是吳城之禍再見
也聲願謝道壯士衣旋衣攜兩書籠偽為蒙師家有
健僕與同負籠可無患矣守大喜如言戒行至韶陽
附客船有僧同舟瘠長而黑議論風生聲異之與盟
極歎將抵五羊僧辭去沽酒共飲牽聲至僻徑問曰
爾廬陵人抑知爾鄉有陳馨死於吳城乎聲愀然曰

吾兄也僧拔刀叱曰我盜魁也爾兄慢藏爲我所知今爾謹藏又爲我知謹而過焉我因其謹而意之爾所謂謹我所謂慢也揣爾金不過三千凡爾所驚疑畏忌珍惜防維於我前者皆慢藏也我在舟數視爾麓爾亦視爾麓爾每登岸命僕守麓周視而去及返舟又視焉是爾目常在麓也我常戲蹴爾麓爾怒變色舟漏僕不卽徙麓爾怒又變色是爾色常在麓也爾旣以目與色告我矣又何藏焉爾不聞乎被褐懷玉者必其無意於玉者也良賈若虛者必其無意於虛者也彼非無意也彼能安之若無意也安之道

激書卷一

九

視有若無視多若寡視已藏若未藏人與物兩忘然後遠遊江湖而不驚衽席戈矛而無害今爾怔怔焉營營焉厚爲慮而多爲防是何異潛身而秉燭匿影而揚聲患剝啄者之相捕而閉戶捏鼻以對曰無人也爾之不安甚矣爾且不能自安矧能安我耶爾且不能安我而忘我矧能使我安爾而忘爾耶爾惟不安甚於爾兄故其慢藏甚焉攫禍又將甚焉姑以同舟之歡賞爾死且以傲爾也遂指刀脊殷斑可見者示聲曰殺爾兄者此刀也血痕猶在爾識之乎叱令速走吾將赴吾友家酣飲推聲仆地聲據地仰頰僧

已逝矣滅矣失矣急起望之不可見不可追矣

預知

人之所以樂生者以其不知死期也而其所以恬福者以其不知禍至也社稷之臣而欲預知其成敗則忠義之氣不鼓封疆之臣而欲預知其存亡則盡瘁之力不全其與人居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吾渾而一之推吾誠而莫之間斯可矣必欲預知其孰憎我孰忌我孰陰攜於我則猜防深於內而仇怨阻於外出入進退之間渙然其不相浹也甚矣古之君子進而奮庸則自盡其才分之所可爲而不計其時命之

激書卷一

十

所不可爲退而閒居則自求其在己者之所可知而不計在人在天者之所不可知夫是以隨時任運安行而無礙彼以術數小道夸我以預知者皆引我以入於畏途而非君子之所樂聞也昔年余在新建陳士業館遇蜀人章生能布算知前定大數言予家事皆奇中且曰今日朱宗侯招君飲酒子與士業與焉使者持柬將至矣旣而果然遂皆往爵三進坐客十餘人爭就章生問休咎生鼓掌而談眾皆驚服如神徐以微詞中諸人隱僻又皆悚媿有避去者席罷章生指子行笈曰君無長物僅一玉卮昨日賣文所得

者開發相授卽當以吾術告君也予大笑曰所貴適志者以其不知也使悉得而知之是爾責愁以相饋而我以玉卮賈無窮之憂也遂辭之他年與梅子入山因語及之梅子曰子言誠是矣雖然子何異於章生耶子今能黜聰廢明而甘無聞於天下歟抑將以所著經世之書傳於天下後世也子欲以書傳於天下後世舉凡古今之是非治亂之倚伏賢奸淑慝之區別遐邇大小之情僞人方以不知適志者子乃自謂我能知之而我能言之則是子之饋愁於人終無已人之賈憂於子亦無已也且子之著書其謀諫矣

激書卷一

十一

設有人焉萋百和之香以悅子而自掩其鼻吹九靈之簫以樂子而自塞其耳羅八珍之味以饗子而自禁其喉子必怒而弗受今子摠撫聖賢文武之道以利斯世而身類冥鴻跡同野鶴冷汰於物而槁落其情是將以人己之學分道而並馳出處之業兼修而互用也吾懼天下不樂讀子之書甚於子之不樂聞術數之語而紛紛焉發皇其英華以招忌而召怨子笑章生不知章生將捧腹以笑子也余曰是吾咎也於是焚書廢學混其身於樵牧者二十年機穽在目若爲弗見也者而避之惡言在耳若爲弗聞也者而

違之我所可知者我自冥於可知天與人所不可知者我與天人相冥於不知不知貪生此刑辟所不得而死也不知貪福此陰陽所不得而禍也

造物

天下之治亂人事之平險爲之也人事之平險人心之明昧爲之也方其治也人樂其生樂生極則嗜欲多嗜欲多則爭競起爭競起則人事險人事險則殺機發而治者反亂及其亂也人憂其生憂生極則思慮苦思慮苦則敦厚作敦厚作則人事平人事平則殺機息而亂者反治治象在樂而樂生於憂亂象在

激書卷一

十二

憂而憂生於樂憂樂平險相爲循環而治亂生殺之機隨而應之矣邇者南北兵爭山賊大起荒陬老幼橫被屠戮積骨成丘流血沸野彼方之人撫膺長號謂夫造物不仁至是極也有負薪老父從而解之曰此生民自取之災人心自蘊之禍而殺機往復必然之理也造物曾何咎焉彼方人曰若是則造物於生死爲無權乎老父曰彼非無權乃無心也請試言之大凡自小視大者易夸故以人視天地常見其盈自大視小者易忽故以天地視人常見其虧今以蚍蜉蚊蚋仰而視人則人其最大者矣然人之視蚍蜉蚊

室也能物物而體恤之乎能物物而噢咻之乎並生
相殘同類相滅能物物而調燮之乎吾手之所觸吾
足之所躅吾口之所嚙能物物而矜全之乎雖大聖
人我知其有所不能也造物之視人亦猶聖人之視
物而已矣是故極人之眾極名都大邑生齒之數至
於千萬而止嘗試登九層之臺升百尺之杆俯視城
郭人民蠢蠢然猶蚍蜉也及其踴華嵩登泰岱翔翔
大白祝融之巔低徊裴眉熊耳之上其視神州赤縣
生齒熙攘之盛惟有黑壤一色青烟數縷而已蓋踞
地愈高則視大如小置身愈曠則視有若無然則物

激書卷一

十三

生之得喪時事之升沈英雄豪傑之成敗自達人視
之不過蠶蠶者自亂自擾自平自傾於青烟黑壤之
內而於己之性分無與也又况乎憑虛御極逍遙無
爲於冥漠之表如造物者豈其廉纖細瑣施愛憎恩
怨喜怒偏黨於黑壤青烟之內哉蔽山之牛鬪於平
林兩敗俱殪七日盡腐萬蟲蟪蛄穴於膚間衍然飽
油然適也俄而狐狸拽之烏鳶攫之牛蟲兩者併吞
於其胃脰化為糞穢矣方牛之死不如其生而爲蟲
也方蟲之生不知其死而爲狐狸烏鳶之糞穢也生
機之末造物所不能自己殺獲之反造物所不能自

禁其爲牛爲蟲爲生爲死自以血肉相賊爲報爲復
於理數之常而豈造物者作意驅之以爲虐哉豈惟
牛蟲彼夫大樹之蠹與薪俱焚敗醯之蚋與糞俱滷
造物不能使蠹不傷樹而蚋不貪醯則亦不能使樹
不焚蠹不滷而蠹蚋不死也然則今日之人心溺於
樂也深矣今日之人事習於險也甚矣因樂成險因
險釀亂因亂召殺人自召之人自受之造物既不能
使人不習險不溺樂又安能使天下保治而不亂長
生而不殺也哉彼非不能彼蓋以不能者爲至能也
其不能者無心之所以成化而其至能者陰陽所以

激書卷一

十四

不測而元會所以不已也造物不暴其至能者以尸
天地之德而但示其不能者以任眾人之咎其咎愈
取其德愈神此造物所以愈大而眾人所以愈小也

戒智

世之所謂智人皆愚人也以其知謀人而不知自謀
知勝人而不知自勝也知謀人而不知自謀是目之
不見睫也知勝人而不知自勝是斧之不自克也夫
惟不自知自謀於是謀人而反爲人所勝爲人所謀而
我不自知卽以我之所以謀人者反而謀我而我終
不自知也爲人所勝而我不知卽以我之所以勝

人者反而勝我而我終不自知也吾故曰用智者皆愚也蓋嘗讀春秋戰國之書諸凡謀人勝人之術不可勝紀約畧言之大端有四一曰攻瑕一曰恣敵一曰嘗敵一曰堅忍當時君臣皆用此四者屢轉循環相謀相勝而皆不自知請得舉而言之昔者邯鄲人與隨絞州蓼四國伐楚鬪廉曰邯鄲人軍其郊必不戒且恃四國之至也必無鬪志吾以銳師犯邯鄲必敗邯鄲敗四國離矣此所謂攻瑕之智也楚人既已試之邯鄲而勝矣其後城濮之戰晉胥臣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亂而楚之右師潰州來之戰吳公子光以銳

激書卷一

十五

卒先犯胡沈與陳胡沈與陳奔而楚之全軍皆覆晉人與吳人之所以攻楚者卽楚人之所以攻邯鄲也晉人與吳人皆用楚人謀邯鄲之智以勝楚晉吳既勝楚而楚人不自知也昔者越王知吳王之有侈心也乃賂太宰嚭使之伐齊吳悅其言而伐齊既已勝齊盟晉而驕矣因而滅吳此所謂恣敵之智也越人既已試之於吳而勝矣其後越王無疆欲伐齊而有侈心齊人陰令辯士說無疆曰大王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無疆亦悅於其言也舉兵伐楚齊乃入越齊潛王滅宋覆燕燕王畏而尊之啟其侈心潛王悅於燕之

尊己也遂欲窺周室而朝諸侯燕人乃使樂毅約諸侯之兵伐齊齊幾以亡燕人之所以恣齊者卽齊人之所以恣越齊人之所以恣越者卽越人之所以恣吳燕人用齊人謀越之智以勝齊燕既勝齊而齊人不自知齊人用越人謀吳之智以勝越齊既勝越而越人不自知也昔者智伯欲伐夙繇陽與之親而遺之以大鐘因而滅夙繇此所謂嘗敵之智也智伯既已試於夙繇而勝矣其後韓欲與趙魏共分智伯之地乃與智伯以萬家之縣一魏欲與韓趙共分智伯

激書卷一

十六

伯者卽智伯之所以嘗夙繇也韓魏用智伯謀夙繇之智以勝智伯韓魏既勝智伯而智伯不自知也昔者夫差因姑蘇之敗泣血自誓每出人輒使人呼曰而忘勾踐之殺而父乎則謹對曰不敢焦勞勤勵謀之三年然後報越此所謂堅忍之智也夫差既已試之勾踐而勝矣其後夫椒之敗勾踐卧薪嘗胆弔死問喪十餘年然後報吳勾踐之所以忍夫差者卽夫差之所以忍勾踐也勾踐用夫差謀越之智以勝夫差勾踐既勝夫差而夫差不自知也當其謀人而勝人也若或牖之及其人以我之謀人者謀我我之勝

人者勝我也若或蔽之此非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又非前之智至後而有時而格也又非後之用智者其時與地便於前日也貪能令人首躁能令人昏計慮深於憂患而神志耗於安樂夫是以用智而反愚也今夫明鏡所以常照者以有時匣而藏之也使終日用其明而不止塵垢或蒙之矣莫邪所以常銛者以有時鞞而收之也使終日用其銛而不止缺折或隨之矣是以謀人者不用其謀而用人之所不能謀勝人者不恃其勝而恃人之所不能勝斯可謂善用其智者也

激書卷一

十七

全勇

蓋聞全於慈者不必博愛也全其慈之性而已性全則愛不期博而自博矣全於勇者非必服猛也全其勇之天而已天全則猛不期服而自服矣性天之間慈勇之大原也東門吉生豫章之勇士也崇禎壬午與僧遊秋山之麓忽林薄間有物從吉生背躍出搏其肩顧視之虎也以手捍之虎稍却熟視吉生舍之攫僧啖食立盡吉生徐行而歸過予言其狀且曰虎擇人而食固如是乎余曰虎非擇人乃避人也凡人之所以能勝物者勝之以氣而已氣強則猛獸避焉

氣弱則蟻豕制焉古之養氣者卑萬乘藐大人凌霄漢而薄日月何況於虎哉吾聞虎之食人必乘其懼是以老子曰猛獸不據赤子老子非謂猛獸愛赤子而不據也以赤子無知而不懼故不據也而子瞻亦曰猛獸不攫醉人必坐而待其醒然後攫而食之子瞻非謂虎待醉人醒而食之謂待醉人懼而食之也彼赤子與醉人豈有力足以制虎哉不懼則天全天全則氣定氣定則莫邪無所施其威而爪牙無所肆其毒養氣者如赤子焉物莫能傷之矣如醉人焉物莫能傷之矣何者恬於所傷故莫能傷恬於所懼故

激書卷一

十八

莫能懼也子其勉乎哉吉生曰如子所云則古之卞莊子桓石處其制虎也亦可謂能養氣者乎余曰是勇也是養氣者之所出而非氣也夫人氣勝足以鼓勇而好勇亦足以傷氣鼓而勿傷是在養之而已古之人固有養其勇於進前亦有養其勇於退後者矣其勇於進前惟不懼也譬如神龍之不匹鷲鷹之不雙俊猊之不羣彼惟養其專氣而能以進爲取以前爲功夫是以進前而不懼也其勇於退後亦惟不懼也譬如神龍將飛而潛身試躍鷲鷹將擊而卑躬戢翼俊猊將攫而蹲身踞伏彼惟養其全氣而能以退

爲進以後爲先夫是以退後而不懼也不懼者人其所以不懼者天也天人所合智謀出焉進退前後鬼神且莫能測其端而況於人與物乎嗟乎天下多事其搏肩而傷子者豈獨虎哉吾有以進子矣子而勇冠百夫吾將進子以養勇矣子而氣豪一世吾將進子以養氣矣非舍氣而更求所以養勇也但能養氣而養勇之道固已兼之而無遺矣何則養勇而養其勇之所自出斯天全而勇亦全也

圖大

狃小而拘於墟此不善爲小者也善爲小者不爲小

激書卷一

十九

也圖大而失其居此不善爲大者也善爲大者不爲大也不爲大故知大之無餘於小不爲小故知小之非不足於大鯢之大也其勢在水其用在化挾三千里之水而不能化水失其勢魚蝦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化而爲鳥鯢之善爲大也鯢惟不自有其大是以化也鵬之大也其勢在風其用在息搏九萬之風而不能息風失其勢鷗雀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息以六月鵬之善爲大也鵬惟不自有其大是以息也故知鯢之能化鵬之能息者斯可與爲大爲小可與語大語小可與語無大無小矣而吾有怪於李禿翁

之語大也禿翁好大者也其言曰余家泉海海魚入港潮退而不能去也集數百人持斧斤升梯登魚背斫割連數百魚故無害須臾潮至翻身搖尾悠然而逝以爲魚之大者莫過此矣則又有大焉者一魚出海初視之如雲如霧俄焉霧散雲開見海中有魚如大行王屋虧蔽天日白晝晦冥綿亘蜿蜒莫窮其際從東徙西至朞月乃已則是魚也奚啻三千里之鯢而已哉豪傑之士亦若是魚而已矣嗟乎禿翁則誠豪傑也然徒知豪傑之能爲大而不知聖賢之能不爲大也不觀之龍乎當其鼓浪升天排山倒海霖

激書卷一

二十一

雨萬里而非其德洪水九年而非其怨此可謂大矣及其化也時爲人焉時爲蟲焉時飄爲葉焉時擲爲椹焉時絡爲絃焉時藏於指爪時潛於肩臂焉方其爲人爲蟲也與其爲龍無以別也方其爲葉爲椹爲絃也與其爲飛爲躍爲騰無以別也方其在指在肩在臂也與其在天在淵在渚無以別也彼自有所以爲大爲小爲卷爲舒者而人乃以區區小大之形瑣瑣卷舒之狀求之是豈知龍之爲龍哉故夫龍之爲龍不可見也惟不可見故曰神龍龍而神焉斯固董父所不得而豢劉累所不得而畜朱泚漫所不得而

屠夏后氏所不得而醢張茂先所不得而食者矣彼且噓吸陰陽上下星辰卑崑崙薄蓬萊而猶昭昭皇皇爲人所見焉猶需飲食求嗜欲而爲人所蒙焉畜焉則必至於搜患被害而爲人所屠且醢而食之然後已故夫屠醢之禍始於豢畜而豢畜之辱始於可見由此觀之凡龍之可見而可豢可畜可醢可屠而可食者皆憑其大者以傷其性而賊其真名雖爲龍而未離乎魚鱉之類者也豈惟龍哉惟鳳與鸞亦不可見也凡鳥之大而可見者立鶴乎黃鸝乎皆未離乎鸚雀之類者也豈惟鳳與鸞哉惟麒麟與騶虞亦不可見也凡獸之大而可見者犀象乎熊羆乎皆未離乎犬豕之類者也嗟乎禿翁惟其欲爲泉海之魚是以搜禍而不寧使禿翁不爲魚而爲龍爲鳳爲鸞爲麒麟爲騶虞世人安得而禍之也哉

辨才

天與我以才而人喪之人之罪也天與我我才而我自喪之我之罪也喪才之罪豈獨人哉卽馬亦有然者矣往者吾邑城北劉翁有馬生駒昂首而長嘶多驚而蹄鬪翁甚惡之里中相馬者皆莫識也有大腹賈見之三顧而不忍去躡門償其價三百金翁喜過

激書卷一

二十一

激書卷一

二十一

望與券旣成徐而問曰客之急市吾馬何爲也曰良馬也可行千里可教之戰且獻之內廐也曰長嘶何也曰不能通其志也曰啼齧何也曰不能盡其才也曰其長何也曰馬八尺爲龍其長猶未艾也翁唯唯已而告之曰吾南方之養馬也稍長則積其首離其蹄今悉如法可易制矣容艷然變色頓足失聲曰已矣無所用矣是黑龍之精也其性剛烈不制於人制之則不能千里矣索還其金大息而去翁始悔恨試以凡馬馭之猶日行三四百里他馬不能及也及崇禎癸未余里周生有白馬朱鬣日食稻一石雖百夫莫能制也周生曰是無用而多費吾稻幸於湖南五達之衢市焉會逆賊張獻忠猝至掠生與馬而去賊將有善相馬者見而驚曰此千里馬也眼有紫豔口有紅光其齒鋸如虎其首擊如鷹教之戰天下莫能敵也教成以獻其僞主被以錦羈蓆以文茵饑食人膏渴飲人血馬乃奮躍長鳴自以爲良遇也破長衝入吉袁衝突馳擊所向披靡歸而論功賜號白兔食三品料週周生於塗踴然如弗見也取芻豢以飼則蹴而覆之若飲膏梁而弗屑也若挾賊寵以相驕也若怨憾疇昔之不見知也居無何官兵恢湖南賊將

走渡洞庭舟破馬與賊同溺死焉賀子曰是皆馬之不幸也向使二馬生於盛隆遭逢知己騰驤風雲馳驅日月豈不爲當世所用後世所稱哉是故駕輅車而鳴和鸞則黃帝之翠黃禹之飛兔腹裏而穆王之白堊山子也服戎輅而飾繁纓則魏武之絕響影唐太宗之拳毛白蹄也若夫空谷白駒野廐黃驢猶得以優游閒曠之身與深山之鹿秋後之兔同其高逸惟不幸而無知者遂爲人所棄使牧豎傭奴操羈繼而鞭箠之又幸而所知非其人失身自棄遂甘爲賊用而不恥且舉故主參養之恩而仇之嗚呼可傷

激書卷一

二十三

也已雖然求良馬者必在冀北大江以西非其產也乃百年之內彈丸禾川龍種再出焉然則天下未嘗無千里馬其混迹槽櫪爲人所棄而因以自棄漏於余見聞之外蓋不可悉數而況於人乎吾是以於二馬而興憐才之歎也

用人

新安余生過子稱其舅氏程翁富可敵國程翁爲人口吃身短目不識權衡朝夕魚蔬小市爲人所欺而所積金珠殆以室量及問其富術則曰翁無他長惟能知人能用人而已迺適而得一人審其可用也羅

而致之不必其親暱也不必其里閭也進而周恤之又進而寵任之或怒者或黜者或廉者或貪者或明敏者或微密者或慝而馴者或貧而無賴者各因其質或付質庫或任鹽鹵或梓柏杉枏或漆或說或絳絹或鉛錫或珠玉各隨其能或客荆揚或入幽冀或青兗徐豫或滇南巴蜀各從其宜或子數百金或千金或專或兼或正或副各稱其量與不過分用不違器舍短取長審幾量力其有不勝任者朝進而暮出弗敢對也他日有議於翁者曰某任質庫於東而隱其息別營質庫於西矣某司貿易於南而隱其息別

激書卷一

二十四

尋貿易於北矣翁聞而喜則又有議者曰某爲鹽鹵而遣人私買綾絹某買綾絹而遣人私貨珠玉矣翁聞又喜則更有議者曰某以翁貲轉輸四方其息倍蓰新安之人奔走其門市良田美宅於鄰邑而擅一方膏腴之壤矣翁聞則益喜或問其故翁曰所貴乎良商者貴其因時而善變也彼守吾貲而不變微貴而不微賤能取而不能舍知得而不知喪是天下之賤商也吾貴有常而息無常吾息有常而取息之道無常物無常賤也以貴易賤賤必復貴時無常繼也持贏守絀繼將復贏善變者以無常爲有常未旺而

趨未衰而徙已得利則速去之珠轉盤旋而無所滯
吾既溢富則彼亦自饒彼能自饒即吾饒也世未有
鹽無完疋而可爲人任埴埴爨列破釜而可爲人司
治鑄身患哮喘效逆之不治而可爲人調寒熱和臍
臍稱良醫則未有才不能具温飽智不能周妻子而
能爲人持籌握算操奇贏權子母者也吾第以其能
勝任爲愉快而已他何咎焉賀子聞而歎曰大哉是
言卽爲天下之道亦不越是矣爲天下者貴在用人
用人之本在於知人知而用之毋拘文毋偏聽毋求
備毋搖其肘毋奪其私天下之才有不樂輸其誠而

激書卷一

二十五

畢呈其技者乎嗟乎以諸葛武侯之明而不能知馬
謖以張魏公之忠而不能用曲端而知人用人程翁
獨能兼之若程翁者豈尋常貨殖之徒所可及哉

備患

患事者必患於無事之先迨事至而後患焉患亦爲
事矣備患者必備於無患之先迨患至而後備焉備
亦爲患矣故君子不以事擾心不以心擾事不與禍
鬪力不與災生贅不與時爭利不加事於事之外不
造事於事之中抱一守貞而無與競故能履虎尾而
不啞歷羊腸而不顛也古人有言曰魚不見水而不

溺水龍不見石而不觸石夫其不溺水也以其不見
水也非不見水也以水爲命安於所溺故不溺安於
所見故不見也夫其不觸石也以其不見石也非不
見石也以石爲性忘於所觸故不觸忘於所見故不
見也然則身在事患者亦若魚龍之在水石而已矣
且夫人皆知備之爲備而不知不備之爲備也備之
爲備防於有形不備之爲備止於無形惟君子能備
無形之患故有形者莫能患焉龔遂撤屬邑之兵而
渤海之盜立解散兵乃所以備也使必增營壘選卒
徒以爲備乎盜斯伐之矣郭子儀解帳下之甲而魚

激書卷一

二十六

朝恩之覺立消解甲乃所以備也使必盛騎從擁牙
兵以爲備乎龔斯乘之矣此豈非不備之備密於備
之爲備也哉吾乃知凡備人者畏人者也備於人者
畏於人者也不備人而自備者自畏而人畏之者也
其在大有之乾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孚誠服
天下無盟誓而人信無銖鉞而人畏夫是以不交而
交如也不威而威如也交如者交之所不能及威如
者威之所不能及也而象傳亦曰威如之吉易而無
備謂夫城府險深揆詐設備者威不足而畏人曹操
司馬懿之流是也樂易近人推誠無備者威有餘而

見畏於人漢高光武之類是也樂易無備而人以爲
交焉以爲威焉其爲備也顧不大哉昔者石先生乘
駿馬如飛心怖欲墜老僕進曰主勿怯怯則墜矣主
但意在馬先惟恐霜蹄之不疾焉則馳驅如意矣從
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攀猿蹴鏡者皆庸人增我怖
者也他日登華山上千尺幢道險而恐蹶老僕又進
曰主勿怯怯則蹶矣主但縱心信步曠然如履平地
焉則幾及矣從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抬級勿視下
者皆庸人致我蹶者也由是終身乘駿馬若藉雲霧
而追奔電也三登泰岱若攜杖履而上邱阜也最後

激書卷一

三十七

遭罹大變備嘗百艱先生歎曰老僕曠昔曾以乘駿
馬登山二事進我於大道矣由是談笑安閒寂若無
事因而出險乃知向之教以舞智用譎者皆庸人拘
我縶我而幽囚我者也石先生此言是亦不備人而
自備不畏人而自畏不備於有形而備於無形之說
也

得機

大凡君子與小人所以得君者莫不各乘其機而用
之將爲批卻導窺乎機也將爲弄丸解圍乎機也將
爲轉輪旋轂乎亦機也機者治亂之關而撥亂爲治

之會也是機也君子乘之以匡救其君而有餘小人
乘之以壘蔽其君而非不足操其所勝而奪其所私
是在君子因時制宜而已昔者孔子相魯季桓子弗
善也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與魯君往觀三日不聽
政使魯君自或孔子自行無逐聖人之名而有棄聖
人之實此桓子阻孔子之機正人君子所切齒而扼
腕者也而番吾君能因桓子之機而倒用之就其壘
蔽之術以爲匡救斯又奇矣趙烈侯賜歌者搶石二
人田萬畝相國公仲連欲諫不可辭疾弗朝番吾君
亦知諫之不可也乃勸連薦賢連從之即薦牛畜荀

激書卷一

三十八

欣徐越三人畜侍以仁義欣侍以舉賢任能越侍以
節財儉用烈侯悅此三人之言也乃謂連曰歌者之
田且止夫人臣事君未有能與君爭勝者也爭之而
勝則名不可居爭之而不勝則事不可復藉令仲連
與烈侯爭此區區萬畝之田所持者小所傷者大烈
侯將誰與成富強之業哉今也臣無苦口之勞君無
逆耳之怒機發於伏而勢轉於環乃知番吾君沮歌
者搶石之機與桓子沮聖人之機邪正雖殊設施則
一也雖然應機之方又在相時而變矣機有時當用
操者或失之縱則沮苟進一賢而與不賢人參之去

一不善而與不善人參之此如刳脈而與彘謀薦羔而與羊謀必沮之勢也所以先機密運宜用操也機有時當用縱者或失之操則窒苟與一利而急爭之以樹非常之名去一害而固執之以速脫距之效此如琴瑟之膠柱而不可鼓關鑿之堅固而不可開必窒之勢也所以圓機妙轉宜用縱也然則番吾君之用機又不如徐無鬼之易易也徐無鬼說魏武侯曰臣善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中之質其目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臣相狗不及臣相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失若喪其匹無鬼蓋借相狗馬為隱語

激書卷一

三十九

以喻用人知人之道也不言何以用人何以知人但言相狗相馬而武侯固已深喻其旨暢然大悅矣蓋烈侯所好者聲音番吾君以薦賢易其聲音之好其機用操操則其情移其志變武侯所好者狗馬徐無鬼卽以狗馬易其狗馬之好其機用縱縱則其情舒其志豁操者以反爲事而縱者以因爲功反之事猶有待而因之功并無迹吾故曰徐無鬼易易也且非獨無鬼一人也止沉湎者必反之而用監史亦或因沉湎以解沉湎止惑溺者必反之而用規正本或因惑溺以破惑溺齊威王沉湎於長夜羣臣諫之弗止

也淳于髡因而進男女雜坐一石亦醉之言微辭而止之楚莊王惑溺於愛馬欲葬以大夫之禮舉朝爭之弗止也優孟因而進美玉爲棺祭大宰而享萬鍾之言談笑而止之皆因也機也皆徐無鬼狗馬之諷所觸類而變通之者也不乘人主之機以撥治亂於瞬息乃悍然與人主激聒而不已此比干所以剖心而子胥所以有鴟夷之賜也悲夫

疑陽

蓋聞陽之爲道未有不尊於陰也陽用其強尊而易屈陰用其弱屈以致尊各相用則交相敵矣當其未

激書卷一

三十九

敵弱常避強弱之避強將以用其弱也用弱既孰陽失其尊始則相稱以成其驕繼則相狎以成其玩終則相假以成其亂使得蓄積弱陰以敵強陽於是鬼侮人女制男臣僭君小人冒君子至於小人冒君子而陰陽之變始不忍言矣姑以人鬼言之青州有少年浮海遇風飄至鬼國少年進而揖之而鬼不見與之語亦弗聞也遂升王殿王方視朝逼而侵之王蹙而僵羣鬼負王入宮召巫視焉巫言無傷也陽地陽人偶來爲崇強陽性暴不耐久居遣之易也乃具酒食縛草爲人馬形焚之巫歌舞詛咒少年據案醉飽

俄有僕夫牽馬而至少年乘醉跨馬至岸得所乘故舟揚帆疾去巫與羣鬼鼓吹拜送終不見也若是乎人憎鬼鬼亦憎人乎人詛鬼鬼亦詛人乎人以不見鬼故鬼爲人崇鬼亦以不見人故人爲鬼崇乎雖然人崇鬼憎陽失其尊矣人受鬼詛陽失其尊矣人爲鬼崇陽失其尊矣若夫君子失其尊而君子與小人有不互相崇互相憎互相詆者乎蕭望之周堪諸君子卽石顯弘恭所憎所詆之小人也竇武陳蕃諸君子卽曹節王甫所憎所詆之小人也元祐司馬光諸君子卽章惇蔡京所憎所詆之小人也近世楊澥鄒

激書卷一

三十一

元標諸君子卽崔魏虎彪諸兇所憎所詆之小人也憎詆相蒙囂嗷不已鼠璞之音愈辨兪詭鹿馬之形屢分屢混嗚呼噫嘻有由然矣凡爲小人者未有不巧避小人之名者也避小人之名而無以容之則其怨必大洩於君子謀孽君子之短長而以小人之名反被君子矣且凡爲小人者未有敢徑行小人之事者也行小人之事而有以激之則其毒必盡發於君子矯誣君子之陰私而以小人之事反誣君子矣被之以名誣之以事羅織獄興朋黨禍延君子之羣盡空而小人始儼然冒爲君子逐臭附羶之倫亦翕然

共尊小人爲君子君子小人是非玄黃相攘相爭遂與國運相爲終始天下事尙忍言哉且夫陰陽互易從古至今未有已也唐武后被袞冕臨朝稱周天子於是昌宗易之遂爲周室妃嬪矣昌宗易之非妃嬪也然身沐周天子房帷之寵雖欲辭妃嬪之名不可得也契丹陳州女子號白頸鴉者能主兵事封爲懷化將軍有侍夫百人此百人者遂爲將軍側室矣百人非側室也然身受侍夫之號雖欲辭側室之名不可得也又其甚者曹氏漢之內寇也而詆諸葛之出師爲寇矣祿山唐之反將也而指顏常山之舉義爲

激書卷一

三十二

反矣李自成張獻忠大逆不道之劇賊也而傳宣僞檄乃敢斥朝官爲賊臣矣天人神鬼以顛倒幻化爲不測陰陽內外以錯綜變置爲無窮彼爲君子小者默相推遷於其間而各不自知斯又不得以用強失尊責難於君子也悲夫

定志

古今所以保治弭亂者有道焉有術焉何謂道聖人治民不能盡人而治之也惟治民之志與氣而已民氣欲其常通而民志欲其常塞氣通而後上下之交合志塞而後上下之辨明上下交合則虞詐消上下

辨明則覲覲絕但使天下虞詐消而覲覲絕則可端拱而治故曰治民者治其志與氣而已此其道在易之泰與履矣地上天下爲泰傳曰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其氣通也上下澤爲履傳曰履者禮也辨上下以定民志也嗟乎上下辨於朝廷何以民志遂定於天下乎聖人於此識其微矣聖人謂夫生民之亂生民之志爲之也彼民見夫養尊處優者猶夫人也則以爲此皆有志者所可爲云耳此後世所以有僭竊叛逆之事也雖然民志無窮而民分有辨吾欲從其無窮者塞之必先取其有辨者定之是故自天子以

激書卷一

三十三

至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下及輿臺皂隸牧圉皆有等威以相及也爲之明其度數詳其經制多其節目使委曲而繁重焉而民之有志富貴不能枯槁山澤者則又爲之論秀而書升焉自里選而鄉舉皆由大樂正漸次以達於大司徒然後升於天子論定而後官位定而後祿焉使民曉然知夫至富至貴者之不可幾而一命再命之榮亦從其勤苦艱難而僅得之非可力攫而智攘也夫然後志塞而禮行禮行而氣通氣通交合君民一體朝野輯和憂樂相關兵刑不用故曰上下交而氣通也蓋明其辨乃所以合其

交而塞其志卽所以通其氣嗚呼三代隆盛所由久安長治者其道在此易傳所謂履而泰然後安也迨至後世師書升之制相沿而爲科舉沿科舉之制遞降而成舉業矣雖然舉業者亦帝王保治弭亂之術也何謂術舉業之學能使民樂爲我愚能使民樂爲我賤能使民甘爲我屈且辱何以明其然也圖史典籍此聰明才知所自出也後世帝王非不欲盡羅聰明才智而用之而無如學者之趨平而就易也不得已因其平易而聚功名富貴於一路程之以訓詁束之以八股繩之以有司之尺度使中才以下皆得勉

激書卷一

三十四

強學問觀光上國而聰明才智之士亦盡棄所學降心歛氣耗精神糜歲月以爲揣摩功令所懸風氣隨之衣冠之倫悉走平易馴而易制庸而易防縱鮮經緯匡濟之弘猷亦無篡逆叛亂之巨猾上下輯柔以成治理故曰能使民樂爲我愚也資興盛典惟重進士紫微青瑣皆出藍袍天祿石渠盡懸帖括雖學如童揚才如晁賈博綜如班馬廢置黜落沒齒無怨消磨英雄而泯其迹顛倒豪傑而忘其故故曰能使民安爲我賤也朝廷三年一大比所得進士不過三百餘人此三百餘人不必人人盡賢也釋褐未幾登台

省躋鄉貳而人不以為躋榮者則以為舉業進士學孔孟之學者也以應仕與學孔孟之學者譬如閨閣之女不問妍媸但非男子皆可結褵也其舉業技成而厄於三百進士之數者則等而殺之有乙科焉有明經焉固已祿薄秩微不得與進士齒矣若其降而下之則有國學焉有儒士焉有三考焉此三途者不必盡不肖也然其祿愈薄其秩愈微相與仰鼻息奉頤指供奔走於進士之前恬為固然其間或有遭時結主奮身顯庸者然如海國貢珍必責疵類自非夜光莫能暗投矣自此而外縱有聶政荆軻郭解豪悍

激書卷一

三五

不羈之徒莫不奴隸而鞭笞之捧盤匱執塵蓋受徭役而不敢後故曰能使民甘為我屈且辱也民樂為我愚而後我得獨有其智民安為我賤而後我得獨享其貴民甘為我屈且辱而後我得獨居其尊且榮明知驅天下於空疎無用文質無所底緩急無所恃而保治弭亂之功卒不可廢蓋術也而寓於道塞志也而寓於通氣矣噫後世以此坊民民猶有犯上而作亂者盍亦反而求之道德齊禮云耳

汰甚

善治天下者無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

傷心之事起矣吾有所快於此必有所不快於彼有人焉以此為甚快必更有人焉以此為甚不快使天下各營其所甚快各避其所甚不快此豈朝廷之利哉古之聖人用人而非其愉棄人而非其拂生人而非其德殺人而非其威凡所以用之棄之生之殺之皆其人之所自取而聖人無與焉故天下受聖人無心之治而聖人亦享天下無事之福後世不然愛一人則加膝以為快惡一人則脫距以為快生一人則响嚅噢咻之為快殺一人則芟伐蘊崇之為快於是德怨分而是非競意見殊而朋黨熾快心而言出而

激書卷一

三六

必反出反不休所傷之毒騰為謗誣快心而行往而必復往復不已所傷之毒變為慘鸞吾所快心者一人人所快心者又一人彼此互快其一人而互傷已遍於眾人前人所快心者一事後人所快心者又一事前後迭快其一事而迭傷已及於眾事矣則是快心者殺機之所由伏而害氣之所由蘊也可不慎哉且夫快心之事相激相成終無已也不甚焉則不快不大甚焉則不大快不自為甚則不獨快不眾為甚則不眾快聖人知夫大快之後必至大傷而眾快之後必至眾傷也是以敬焉止焉蕩焉平焉我不為所

甚剛故亦不爲所甚柔我不爲所甚喜故亦不爲所甚怒我不爲所甚恩故亦不爲所甚怨而後知甚剛甚喜甚恩者凡人之私而非聖人之公凡人之妄而非聖人之誠也從其公且誠者以觀聖人雖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而不謂甚也彼其所與者非快其心以溢于舜禹之分也雖一朝赫然誅四凶而不謂甚也彼其所誅者非快其心以溢於四凶之分也苟快其心而溢其分則雖小賚小封小誅小僇而人皆以爲甚焉然則天下之治亂在快心者之甚與不甚而已今夫快於食者必傷其食傷食之甚其視

激書卷一

三七

滔然滔母猩唇駝峰皆糞穢矣快於色者必傷於色傷色之甚其視南威西施粉紅黛翠皆蛇虺矣又况快心傷心之後寧能復觀快心之事也哉快心既甚必有憤憤之氣隨之傷心既甚必有陰陽之患中之是以聖人重惡夫快心之事也非惡夫快心之事乃惡夫傷心之事也昔者孔子未嘗得天下而治之也然吾謂善治天下者莫若孔子何也孔子以無毀譽之心治天下之是非則賢否定以無適莫之心治天下之同異則偏黨化以不欲勿施之心治天下之好惡則情僞消孔子之所以爲此者不過欲天下無傷

心之事云爾使天下無傷心之事則柏皇栗陸伏義神農之化也孔子惟欲天下無傷心之事故不欲天下有快心之事而天下快心之事實從好盡與太甚兩念而生孔子曰有餘不敢盡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蓋爲快心者示儆也

馴文

邑西劉生好學士也嘗從余問爲文余患其才敏而氣決也示之以馴謹比及三歲年益茂而志益銳下筆千言立就余患其率易而坦直也乃救之以巧以變以奇以放生獯臧而對曰弟子學爲馴謹之文有

激書卷一

三八

日矣今又命之分趨而旁岐焉懼其失故步而顛蹶也敢求所安余笑曰子以爲馴謹而外別有所爲巧變奇放哉吾患子爲馴謹未至耳子爲馴謹而至焉巧變奇放不待更端而自至矣不聞古聖人之教人射乎射義之言曰射之爲道內志欲正外體欲直持弓操矢欲其審固正已後發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周禮之教射一曰和容一曰興舞此其諄諄於馴謹之道可謂至矣於是得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巧者焉去柳葉百步之外而射百發百中皆穿柳葉而葉不落矢不墜者養由基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

爲變者焉兩雄交射於中衛矢鋒交觸至地而塵不揚其一矢竭拾取棘端抵刺矢鏃不差毫芒者飛衛之與紀昌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奇者焉措杯水於肘上鏃矢已杳方矢復寓而杯水不搖矢鋒不躍者列禦寇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放者焉登華峰臨百仞之淵而蹈危石背逡巡足三寸垂在外矢無虛發者伯昏無人是也此四人者豈能越於聖教範圍之外哉其爲養由基者卽聖教所謂志正體直者習慣成熟而已藉使內外不一體志相違支左屈右張皇失措烏能爲巧其爲飛衛者卽聖教所謂

激書卷一

三十九

和容與舞者官止神行而已藉使容悴不和與沮不舞生死衝決兩敗並傷烏能爲變其爲列禦寇者卽聖教所謂持弓矢審固者純氣自守而已藉使弓矢不固心手不忘兩箭追風毫髮千里烏能爲奇其爲伯昏無人者卽聖教之容體比禮節次比樂以壹其志以恬其氣聖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已藉使體搖志亂節愆氣浮臨深阻高魄戰膽落烏能爲放由是觀之天下事未有不能爲馴謹而能巧能變能奇能放者也苟其能馴能謹而不能爲巧爲變爲奇爲放必其尚已守殘學一先生之言而未造其至也今吾子

之所爲馴謹果能至耶否耶如其至焉則愈巧愈熟愈變愈常愈奇愈正愈放愈收皆平日妙心所發皇而臨文天機所躍露也然則吾所謂巧變奇放不過學問馴謹所至之境所驗之候豈作而致哉自然而然卽爲文者不自知也子試屏緣息慮以學爲文曲者中鈞直者中繩圓者爲珪方者爲璧錯綜開闔有倫有度馴謹如是是亦可矣及其積厚資深左右逢源從心所欲隨手所之鑿蠶叢出鳥道擾蛟龍搏虎豹倒滄溟盪山島海印發光燭樓市幻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旬然中開其爲巧爲變爲奇爲放

激書卷一

四十

千態萬狀出沒毫端而於曲直方圓之體絲毫不亂文至於此雖欲於尺幅之內別其孰爲巧變孰爲奇放可復得哉故曰醉也而後肆焉操也而後縱焉寧止純一也而後猖狂恣睢焉皆從其至者言之也吾子勉之欲爲馴謹第造其至者而已矣馴謹不至而欲巧變奇放之至不可得矣昔者齊梁人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取青如白欲巧而不能巧也初唐人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厭故競新欲變而不能變也揚子雪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立文黠黠欲奇而不能奇也樊紹述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魁紀荒誕欲放

而不能放也

酌取

富貴之本於天者無常而本於身者有常知天之無常而酌取之則取而無禁知身之有常而酌用之則用而不窮矣譬如蛛蟻吐絲成網而蛛蟻得網以取食桃蟲舐麻成襪而桃蟲得襪以爲室二物取身之自有者爲其自資而不侈用其有故能常有其資也神龍噓氣成雲而龍得雲以致雨猛虎嘯野成風而虎得風以振威二物取其身之自生者爲所自藉而不矜用其生故能常有其藉也富貴者亦人所自有

激書卷一

四十一

之而自生之者也自有而不能爲資自生而不能爲藉而更侈之而復殄之倏得而生倏失而死亡而肥飢死而槁落如木之有蠹果之有蟲醯醬之有蠖蟻焉適足以賊物而自傷也矣嘗聞江南富兒侈居華屋惡見炊煙驟貧鬻宅僦寓小樓隣人燒煤煙氣觸喉委頓而斃宋祖旣滅李煜得其寵姬夜見油燭閉目囁嚅謂有煙氣易以純蠟復閉目云煙氣愈甚宋祖詰曰汝在江南無燭乎對曰妾在江南房帷巷幕皆懸大珠其光如晝不識燭也宋祖怒其汰叱出發隸教坊飲恨而死近世維揚有巨賈結歡貴人乃爲

精饌邀其二子皆驕倨不至主人躬請再四夜分乃

臨美人捧爵執匭絲竹競發水陸雜進公子相視而

笑莫肯下箸主人拜祈乃舉熊蹯一鸞入口卽唾相

視復笑曰煙氣殊苦升車遽去主人慙謝失餽私請

其從者曰竊聞公子食必炊炭今吾身執爨妻執餽

未敢用薪而言煙氣敢問何也從者曰公子煉炭有

方礪炭和藥九煉乃成未煉之炭與煉不及九皆公

子所謂煙氣不可食也及維揚兵亂二公子狼狽竄

匿深谷絕糧五日全家饑甚見巨賈同僭匍匐往乞

其餘飯賈辭曰尙未煉炭二公子媿憤遂餓而死由

激書卷一

四十二

是觀之富貴之事其傷於煙氣者多矣富貴之人其爲類於煙氣所傷者又多矣甚矣富貴之難居也非居富貴之難取之過其節用之溢其分浸淫富貴之場而不自知其難是以難也惟君子知其難是以富貴必求爲可受世多藜藿則膏粱重有至重者國祿爲輕得其至重以居膏粱則雖國祿亦無輕焉世多短褐則絳冕榮有至榮者國爵爲辱得其至榮以居絳冕則雖國爵亦無辱焉夫然後可受也富貴必求爲可守後之亡者今之存也善爲富者慎保厥存不貪多存以厚其亡亡者不厚則存者永存焉後之退

者今之進也善爲貴者每難其進不務加進以益其
運退不益退則進者常進焉夫然後可守也富貴必
求爲可復失富之後難以處貧富不改貧富雖已失
而貧如故吾還吾故則失無所失焉奪貴之後難以
處賤貴不改賤貴雖已奪而賤如初吾返吾初則奪
無所奪焉夫然後可復也凡此三者皆酌取而酌用
之道也苟失其道酒肉燻其鼻口嗜欲溺其心志上
之無可受之量次之無可守之力下之無可復之路
舉其平日所僥倖而獲與夫先世所勤勞而營者皆
以奉己而夸世焉其視物也亦猶煙氣之類而已

激書卷一

四十三

傲貪

吾今而知貪者之得不如廉者之得也貪者以得利
爲寶廉者以得名爲寶既而名之所集利亦歸焉名
之所去利亦亡焉於是貪者不崇朝而喪二寶廉者
不崇朝而得二寶矣語貪者得寶於廉者之前廉者
病之及語貪者喪寶於貪者之前即貪者亦必病之
病之而不能已於貪者非其氣質然也物有所蔽而
智有所昏也蓋嘗徵其得失於治賈者矣古之善治
賈者莫如司馬子長子長曰廉賈歸富而貪賈貧又
曰貪者三之廉者五之何貪廉相去之遠哉彼見夫

貪賈之所逐者取射之利而不知取之所射久而成
壑也所慕者騰貴之貨而不知貴之所騰久而反賤
也且夫顧戀則不能爭時纖悉則不能得人狃常不
變機或失於物先墜斷不止算反遺於目睫凡此貪
賈之所以失即廉賈之所以得而貪者不知也即有
知之者教之以陶白之道以棄爲取以散爲聚以仁
義爲奇贏以好行其德爲居積之術而貪者愈不知
也及至智盡能索愈貪愈奢歸而與廉賈較其盈縮
而後悔其不能廉也已豈獨治賈哉推之治郡亦若
是矣合浦太守食而海珠盡徙及孟嘗爲守而珠始

激書卷一

四十四

還零陵太守貪而鍾乳盡枯及崔君爲守而乳始復
非必珠果徙而乳果枯也採珠之民苦於貪珠不得
已而以徙告採乳之民苦於貪乳不得已而以枯告
及得廉守而民始得獻其珠貢其乳則謂珠以廉還
乳以廉復可也由爲郡而推之爲國亦若是矣楚相
子文衣不重帛食不重肉非廉於衣帛食肉也其意
在以節愛爲富庶使其君長爲伯主其身長爲賢令
尹其族若敖氏長爲楚執珪其廉於衣帛食肉者乃
所以長有其衣帛食肉也魯相公儀休嗜魚而不受
饋魚非廉於受魚也其意恐以受魚斲法獲罪免相

亡祿朝夕不得食魚但使饋不受法不軌相不免祿
不亡則魯國東海之魚鼎烹而囊腊之終身食而不
匱其廉於受魚者乃所以長得嗜魚也由爲國而推
之爲天子治天下亦若是矣漢武帝行算車算船告
緡之法以羅天下之財民財已竭而國用愈絀廩無
赤米野多暴客者以貪致貧也漢文躬行節儉薄賦
省征每歲減民田租之半民財既裕而國用愈饒大
府赤仄貫朽黃金充溢大倉之粟蠹爛而陳陳相因
者以廉致富也由治天下而推之取天下亦若是矣
項羽惜爵祿愛疆土有功者無尺寸之土卒喪西楚

激書卷一

四五

者惟貪天下乃所以失天下也高祖入秦封咸陽府
庫而不私寶玉無所取婦女無所愛所下郡縣卽以
封功臣且捐關以東棄之以與韓彭黥布三人使各
自爲戰卒成帝業者惟無貪於天下乃所以得天下
也若夫猥薄微賤之事貪廉之效更可徵也奕者以
爭小而遺大矣博者以金注而成昏矣教射者以多
獲受筮楚造舟者以多欲失鴻寶矣以至飯牛者爵
祿不入於心而牛肥削鎌者慶賞不干其懷而鎌就
凡若此類更僕難數而乃愈知貪者之得不如廉者
之得也廉者常明貪者常暗廉者常見有餘貪者常

見不足廉者之得在不患得貪者之失在於患失不
患得者以不患而得得之亦無患患失者彌患而彌
失亦彌失而彌患吾獨慨夫後之求富貴者皆賈也
皆貪也皆患得而不得患失而彌失終身與患相尋
而不已也

規猛

窮奇見忠直則齧之見奸佞則暱之獬廌見奸佞則
齧之見忠直則煦之此其氣質然也然天下之忠直
者勤與禍俱而奸佞者動與福會則解廌之所煦者
寡而窮奇之所齧者多矣酋耳以虎爲食而猛虎非

激書卷一

四六

人不飽此又其氣質然也然深山大谷不見酋耳而
閭井里巷無非猛虎則虎之食於酋耳者寡而人之
食於猛虎者多矣若是乎禽獸逼人而人莫敢誰何
也然則格虎之人固有功而無罪歟曰否攘臂執械
者氓隸而寢皮食肉者官長貴賤勢懸則功罪皆倒
置矣然則暴民之虎固有怨而無德歟曰否率虎食
人者每代虎而樹怨恣人相食者復毆民以德虎利
害情迫則德怨皆逆施矣姑舉近事以明吾言秋山
者虎之都會也山有獵者王肥善射虎號稱虎劊乙
西之秋賀子避亂其家猝見虎論之射辭焉趣之又

辭焉已而泣曰肥以射虎擢禍至死者數矣自肥學獵強弩毒矢與虎衝命倖而多獲不敢剝也必獻之官既獻則按故事受扑忌傷尊也既朴則按皮論賞傷多毛損則薄其資毛毳希革則繼其勞從吏議也卽不獻官而縉紳豪右爭皮與脛皆洩忿於獵人乞貸行賂頓首求釋當此時也殺虎之禍慘於殺牛軍興以來郡縣幕府悉索虎皮以充交際月責數虎爲程不中程者徇以軍法有告民剝虎藏皮者縛至徇以軍法終歲射虎曾不敢啖虎一鱗而刀鋸桁楊必數及焉當此時也殺虎之禍烈於殺人且虎之爲德

激書卷一

四十七

於秋山也大矣往者鑿山跨峽負險而居者三百餘家猛秦睢野人虎相習各自保避不相殺害黑菁碧洞皆成虎穴虎帥其族怙然山麓貪虐之吏畏足弗前使斯民巖耕溪飲煖衣飽食而無患者皆虎德也自肥射虎斬林掃洞蕩爲坦衢往來行旅無復虎患於是營將之剔括者歲至焉巡尉之措克者月至焉暴胥挾官勢爲奸利悍卒怙兵威爲箝網者日至焉山家所有雞豚布粟杉栢竹柏茗菌麻葛不奪不贖榜掠饑寒之民抽其筋而煎其膏如之何而死者不枕籍逃者不趾接也今之二三遺民乃道殣之孤孽

耳夫虎者秋山之防而窮民之衛也肥也撤防去衛自禍其家以及比隣至此極也肥負虎德咎莫大焉方且焚弓折箭悲悔之恐後忍復射哉賀子聞而歎曰虎惡獸也而當時之虎反因司牧以爲德於民則夫窮奇禱机其驅之爲德者尙未有量也

激書卷一

四十八

寶齋

貧生者不可與養生養生必屏慮屏慮斯性存性存斯不毀人能存性以不毀斯一息也而元會矣貪財者不可與治生治生必寶齋寶齋斯勤業勤業斯無求人能勤業以無求斯擔石也而鐘鼎矣吾是以知治生之道與養生之道一也西鄙有饒生者家道既溫將求益也聞萬傳二氏有富術齋宿踵門而求之萬氏萬氏見而謂之曰子非吾徒也子有二耗弗去

激書卷二

豫章叢書

寧望富乎曰何謂二耗曰仁義是也仁者不殘義者不賊仁義台者不恡施與夫財所以不脛而來吾室者殘與賊有以取之也不殘不賊無得有喪耗孰甚焉子爲仁義非吾徒也復齋宿而求諸傳氏傳氏曰子能爲竊乎饒生惘然失對傳氏曰吾所謂竊者良竊也子豈能之乎曰何謂良竊傳氏曰良竊者不竊人之財而竊造化自然之財是以仰竊天產所出俯竊地力所宜陸竊山藪所藏澤竊江海所蓄加之以射重泄輕壅斷轉輸以竊四方人情欣厭俗尚貴賤之柄囊括金粟而非胠篋採取秘儲而無怨耦此陶

倚之術智計之事也子庸才也豈能之乎饒生曰吾

姑試爲之驚產千金躬自販買東走吳南走粵北走

燕齊盡廢其費喪志失魄鬱伊成疾醫莫能治乃謁

冲虛先生而問養生焉先生曰噫子且休矣子不見

夫江叟之漏甕乎以其注而泄也厝之江心隨泄隨

注自喜爲完甕矣秋高水縮懼其少而益以泣也有

達者教之曰子生於江而長於江以江爲不漏之甕

盡子之生汲而不窮甕中之水莫非江水何私於甕

而益以泣其所益者幾何也今子食粟衣帛莫非天

地之藏子以天地爲不竭之府計子所需飽煖而外

激書卷二

十一

皆爲餘物何私於家而求益不止此何異江叟之私甕而益以泣也哉且吾聞之養生之道齋以致壽治生之道齋以事天是以役生太重則死氣至趨利太急則害氣來皆以其悖道而違齋也齋之爲用其理在道德五千之文而其精在陰符黃庭之秘蓋生機所自胎而變化所由成其於數米簡髮蠅營蝨飽之說名相近而實相遠者也子向者違時而壅斷壅斷不遂則陰陽患而病作違時而轉輸轉輸不成則物產耗而財匱此皆崇齋之貌而失齋之本夫是以欲齋而反費也吾所齋者齋其神與氣而已是二者子

身之寶也不知惜此而好以點詐雄武爭勝鬪捷以
撓神而傷氣損元命喪財源而不自覺是自珍厥寶
也子身有寶子自珍之而奔走以取四方之寶是猶
驪龍不自護其頰而攫魴鯉之目爲夜光豈不謬哉
子不如惜寶而歸安靜以俟時審時而觀變物將自
復天且來助病可去而富可復矣饒生聞言汗浹四
體不覺沉疴之脫也歸治其家男耕女織倉廩豐而
桑麻茂屬有天眷五稔之間復其千金持盈知止施
及三族行年九十色若孺子考其所行不越仁義乃
知萬氏之言爲誑已傅氏之言爲夸已也

激書卷二

三

去特

人知强大者之可恃也而不知微弱之可恃微弱豈
有可恃哉而恃夫强大者之失其恃强大者恃而玩
而微弱者謹强大者恃而疎而微弱者密玩與疎併
而謹密者起而乘之則强大之有恃者失而微弱之
無恃者得矣彼固以無恃爲其恃者也壬午春茶陵
雲陽山有水牛與白額虎鬪牛將敗旁有一牛突至
從虎腹間橫衝觸虎墜崖傷脛鄉人望見因共斃虎
是秋山中耕夫數十人見虎共持鋤鑿逐之家犬隨
焉虎哮吼躍起丈餘將攫耕夫眾皆辟易散走犬從

後鬻虎勢斷之虎負痛而踏眾復集斂鑿並下虎遂
立斃至十有一月大雪三日有虎饑出啣雌鷄吞之
雄雞怒飛啄虎目虎爲雪眯驚躍墜壑所踏大石崩
隕壓虎折腰而斃山中人喜來告曰若是乎虎之辱
也昔者虎食人今吾有牛與犬雞三物者至微弱也
而一歲之中三制虎焉吾雲陽人無復虎患矣余謂
之曰不然虎之於物乘其怯與閑而動者也物無大
小其相制也必以氣人無強弱其制物也必以機彼
怯者喪氣而聞者失機夫是以人而見制於虎卽以
三物觀之牛衛黨犬援主雞惜偶其必程力以鬪虎

激書卷二

四

者氣也牛伺間而觸腹大因便而鬻勢難藉雪而啄
目其出不意以斃虎者機也彼惟其微且弱故能厚
集其氣以徐察其機也豈獨虎哉惡稽稗史如飛鼠
之斷猿也村犬之噬羆也與夫野狸之登車而齧獅
獅姐之吸氣而殺蟒也是皆善用微弱以圖强大而
爲强大者猶恣睢橫暴跳梁狂噬忽然怒凌迷不自
知以陷於死也惟人亦然服猛以誠而不夸以形立
威以信而不怒以爭省括以決其機集義以生其氣
以是處微弱與强大安往而不宜哉苟失其道氣矜
之隆敗於多欲幾先之識昧於貪權遂有侯王而死

於匹夫崇高而困於羣醜者矣又有甚者以智伯之桀驁而鬪趙也則有韓魏爲觸腹之牛以項籍之悍鷙而敵漢也則有齊梁爲齧勢之犬以孫策之雄并江東而無敵也則有計貴奴客爲啄目之雞是皆雲陽之虎之類也君子於此可以鑒矣強而護前威每絀於所忽大而豐蔀禍或生於不見氣衰於拔角扛鼎之餘則雖孟賁烏獲有時受困於孺子機敗於貫札穿楊之末則雖飛衛逢蒙有時見欺於狸鼯此以有恃而傷彼以無恃而全夫以無恃爲其恃者固有恃者之所不能敵也

激書卷二

五

割愛

古之經營天下者以不貪爲得故其得也固以無害爲利故其利也長蓋事有所偏則愛有所蔽惟權其少福以割其所愛經其多福以全其所甚愛止貪割愛則甚愛者全而智慮出矣世傳蝮蛇齧人卽死被齧者傷左指則斬左指傷右指則斬右指彼非不愛指以所愛有甚於指也毒箭中臂傷骨壯士伸臂割肉刮骨去毒顏色不變彼非不愛臂以所愛有甚於臂也彼貪與愛之殺身寧止蝮蛇之傷指毒箭之傷臂哉斬而割之勿再計矣姑以身家事言之當天啟

朝魏閣用事擅權閣黨煽禍陝右李生學富才高久困場屋乃以千金託閣黨以求鄉薦關節既定會主司先賞李生文投置高科榜出李生曰是吾文自售也遂負千金約不償閣黨怒摘其策語爲訕謗下獄拷死同時閣黨有以賤值強市徐生千金之裘者生不平奮臂相爭閣黨怒拔刀叱曰殺爾誰能取值遂刺殺之而奪其裘及閣黨伏誅人皆快其死於貪而悲二生知愛千金與裘而不知愛其所甚愛也昔者范蠡居陶爲朱公其中男遊楚殺人論死朱公使其少子往楚長男慙其不使己也欲自殺公不得已遣

激書卷二

六

之爲書併千金與其故人莊生且戒之曰聽莊生所爲慎勿問也及至莊生家生日趨歸勿留遂入見王言星變當赦而長男陰留楚私齎金事中貴人貴人告以王且赦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而虛棄千金乃再見莊生莊生日若尙留耶卽令取千金去莊生乃告王先殺朱公中男而後赦及長男以弟尸歸朱公迎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後之論者皆言莊生不甘受欺於朱公長男而不知朱公莊生兩人其割所愛以全所甚愛之智一也朱公非謂少男能愛兄也謂其不愛千金乃所以愛其兄也非謂長男不愛

其弟也謂其重愛千金不知所以愛其弟也莊生非不愛故人之中男又非不甘受欺於長男也但以朱公富聞天下而長男賣金留中貴人家一旦謀泄楚王必怒吾藉星變爲奸利則身與朱公之二子同誅欲愛其身不能復貪千金欲全朱公之長男不能兼全朱公之中男也吾乃知愛者事之賊而其所甚愛者之仇也崇仇養賊莊生朱公皆所不爲故曰兩人之用智一也朱公用計然廉賈之術於越不愛千金以賂幸而不愛越之珠玉玩好以輸吳宮朱公非不愛寶也蓋將以全其所甚愛也厥後取吳之國并舉

激書卷二

七

吳國數十世之府庫悉取以歸越所甚愛者既全而所愛者亦全矣既以此賈吳又以此賈陶其在陶也三致千金而三散焉人但稱其能散而不知其以散爲聚皆廉賈之智也不愛焉乃愛不貪焉乃貪也彼長男愛其千金以殺弟幸而愛越之千金以亡吳貪賈之儔也今之李徐二生則又朱公長男之儔也嗚呼天下大事其壞於貪且愛者寧獨一端而已也

姓名

蟻之抱丸而弗釋者以穢爲芳也貪夫之取利類然也蜂之戀花而弗舍者以苦爲甘也志士之取名類

然也人之惜利也重於名天之惜名也重於利天人所惜勿受其概利滿而驕則人概之名滿而忘則天概之雖二概同患而天之所概爲患滋烈若欲挫名而避患則吾聞其說於湖南之衝雨翁矣翁善醫而晦其姓名以其爲湖南人故呼湖南翁崇禎癸未子避亂沙陂值婦久病醫莫能治或言前村有無名醫爲人廉潔製方皆效試延之至貌寢怪如獮猴短褐破巾偃背縮項衝雨而來家人笑之又呼衝雨翁既而診脈曰太君無病飲吾藥三日起矣婦曰吾病三年費百金遍試名醫而病加劇今言無病者妄也翁

激書卷二

八

笑曰此醫誤爾勿咎病也服吾藥三日愈願得綿衣禦寒而已遂製方服之三日病良已子驚服如神爲之延譽翁名鶴起車馬纒帛填壅邸舍翁愀然弗悅也過予辭曰噫嘻危哉此名笑自而至吾哉昔吾兄賣藥肇慶名炫粵東值總制王公夫人坐草吾兄以名被召問曰夫人弄璋乎弄瓦乎吾兄能讀扁鵲書而不解毛詩漫持兩端應曰俱弄也言未畢簾內報曰夫人學生一男一女矣總制喜立賜百金吾兄仰而受俯而應歸途遇盜盡剽其金傷刃殊死乃信名之爲患烈也吾命薄於兒得綿衣禦寒焉於吾侈矣

而又因以爲名則受子綿衣其患與受百金等如子所謂名醫患之固也以商賈之心剽岐黃之術一試偶效而名赫然起再試不效猶扶名以邀利鬻而謝去則曰是病有崇非藥可效也或曰服吾藥將效病者弗謹敗吾成也或又曰吾藥已效病者不專服吾方雜用他醫害之也彼以是三者誑子子震其名而弗察是以子之婦病三年而加劇也吾尤眾醫寧忍效焉且其患不獨在醫吾自祖父及吾兄弟以醫術往來名人之門者三世矣見夫名浮而實違之必喪其身名成而物毀之并喪其名名之來也濫則其謗

激書卷二

九

也多名之興也暴則其敗也速名人之門名且爲患矧求名於其門者耶吾用是惕焉儆焉爲無名之醫竭吾誠殫吾慮施功厚而責償薄但求不愧吾心以告無罪於天斯已矣今也不幸而遇子子既自以其名患其身矣又以名相醫患其婦今日分其患以與吾吾懼天功不容屢貪人望難與再愜鬼神將贖吾虛而儔侶且忮吾盈是吾以綿衣易無窮之罰也吾往矣子自成子之名自搜名之患屢患屢深而不知返焉吾行矣不願復見子矣項項而去遂歸湖南子乃茫然失感然無以自容也於是謝遣人事逃入深

谷以終其身他日以其言述於人皆曰衝雨翁隱者也子曰否翁用世人也竭誠忠也博愛仁也約取義也辭功讓也挫名智也夫使謀國者能以名徇人不以名自徇國家之患尙且有瘳而况爲學者乎

息謗

夢與人許者奮鬻張頤各許其私既寤而後知所許之人非他人卽吾愧也醉與妻許者瞋目切齒歷詛其子既醒而後知所詛之子非他人卽吾子也君子視天下猶身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體魄視天下猶家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家人父子矣而夢者與醉

激書卷二

十

者昏昏嗽嗽許於其中聞人有善則搖手相疑聞人有惡則傾耳相信稱人之長則鄭重若訥暴人之短則吐詞如注崇獎大賢則含毫不下文致小過則潑墨立成醜亡不寤家喪不醒嗚呼愚矣君子知其所以然是以躬厚而薄責直己而恕人不以人之生平快其怨隙不以人之生平恣其嫉忌不以人之生平肆其嘲謔諉於何有哉蓋君子不樂人爲小人猶之小人不樂人爲君子也君子樂人以君子相譽猶之小人樂人以小人相謗也樂人以君子相譽欲以分其譽也稱人之長愈以益己之長矣揚人之功愈以

彰己之功矣樂人以小人相謗欲以分其謗也攻人之長則人莫能昭己之短矣掩人之功則人莫能明己之過矣由此觀之世有君子則君子眾世有小人則小人眾以眾分譽愈分而愈合以眾分謗愈分而愈騰譽由眾合君子之道愈長謗以眾騰小人之道愈消則是謗者苦而譽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蓋嘗遠舍郊畿而近徵於閭巷矣閭左有焦公子者奸以詖諧中人陰事使人受之弗堪辨之而惡縮不能置辭也自以爲善謗矣癸未流賊劫之入楚中塗折足爲賊所稟官司誤以爲逸賊縛而梟之至死不能辨其非賊也而楚南取翁少時娶婦盜夜穿穴竊其奩翁覺而擒之則故人之子也予以金而逸之及翁年九十將死婦曰君平日於我無隱獨不言竊奩之盜今日言之何傷翁曰吾許其不言已七十年矣遂默而瞑旣斂有白頭老人鄉之祭酒也哭之甚哀聚族而告曰我故竊奩者也翁逸我而餽我金教我去盜爲商獲息千百使我爲善於鄉人之德我皆翁之賜而翁不言厚之至也我不自言人誰知者出百金爲賻自求工文者誌翁墓直書其事以勸天下當時聞者皆曰耿翁君子也能匿其美以匿人之惡也

激書卷二

十一

而天下歸其慈祥是美自匿而譽自隆也譽非能自隆以匿人之惡故隆也盛亦君子也能著其惡以著人之美也因與人譎其補過是惡自著而謗自息也謗非能自息以著人之美故息也卒之翁之後裔賢且昌盜之後裔亦賢且昌華賈膏梁門第並推修睦講信世爲婚姻乃知芳不孤樹吉以朋來有餘善以相與者卽有餘福以相貶小人反是吾是以謂小人愚而君子智也

友丐

北山友人謂賀子曰吾造事而窮叢怨聚惡天下至廣曾無隙地可置吾身吾子將如我何賀子曰子來吾能爲子置身子惟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則可置身於榮辱之中子惟與天下相忘於有事則可置身於利害之外吾嘗聞此言於劉公之友丐矣北山曰其旨謂何賀子曰居吾語子昔者文水劉公與容遊於瀧江遭羣丐於路麾之弗去客怒叱之劉公曰子何叱焉子不見夫飾竿牘媚權豪者猶夫丐也客曰若公所言充類至義之盡也必充類至義之盡乎天下之不爲丐者幾人哉劉公曰不然子求天下之僅爲丐者又幾人哉子試更端而推焉取非其有猶盜也

激書卷二

十二

饋禮亂常猶禽也盜與禽且半天下而獨叱丐何也且夫丐亦有道爲丐而盡其道則聖賢之徒也吾且進而與之友子何叱焉語方畢一丐偃背聳肩舉杖持瓢跛而前曰若予者可與爲友乎劉公大笑曰爾將何以友吾丐曰吾有道吾有道屬饑而止吾庶也和柔弗競吾禮也察辭觀色吾智也分遺傍偶吾仁且讓也歸獻吾親而饒吾兒吾孝與慈也吾嘗行此七者習而安焉久而忘焉吾忘吾道而任吾天恬吾性而俟吾命無慮無營以畢世焉方且逍遙乎都市之上方且偃息乎富貴之門彼達旦弗寐而吾齟齬然彼宵旰弗食而吾衍衍然後且枕取而恆生恡與而怨起而吾但栩栩然南面曝日齧虱搔背徐起而尋吾杖與瓢無失也則迢然攜以出晴出雨止辰出酉止饑出飽止出無違行止無疚心出無慙於天日止無作於夢魂吾視殘笑齊於珍饈視懸鵲齊於文錦視人呵斥齊於鳴噪視所歷五十七年齊於瞬息視填溝壑而餉鷹狸齊於雉蜃化而龍蛇蛻也吾所友者如是焉耳矣劉公欣然揖丐而進執爵而酌再拜呼老友而與盟焉顧謂客曰子毋羞友丐也吾友天下士多矣未有賢於此丐也子知之乎丐有道也

激書卷二

十三

維盜與禽亦各有其道焉麥鐵杖盜而忠也秦吉了禽而義也吾盡吾道盜與禽何不可友者不然吾懼爲盜與禽所羞友也北山聞言遽然醒曠然喜曰吾知所以置吾身矣吾聞友丐之言而能一貴賤等人物齊是非矣彼丐之賢非劉公不能友也吾則事之云耳敢曰友之云乎哉

服珠

士生斯世而能辭難辭之富貴斯可處貧賤而不憂能安難安之貧賤斯可蒙患難而不懼矣吾所安者安吾故也貧賤吾之故也吾得吾故則安譬如得水

激書卷二

十四

之魚縱令沉蛟門而游溟渤益重其安也吾所辭者辭其非故也富貴非吾故也吾失吾故而得其非故則傷譬如失林之鳥縱令畜金籠而飽玉粒益重其傷也但使我與天下相安而不相傷雖芒刺也而皆化爲衽席矣癸未之秋張賊破湖南燒李尙書宅李公子竄匿吾里東源庄褐衣藿食人無知者偶曝故衣見珠襦焉聲聞稍彰是歲十月賊蹂永新奸民引賊劫公子貲鉅萬釵鑽鈿珥遺落榛莽者拾之不盡有織屨人徐佃者於路隅獲徑寸明珠二顆是夜茅舍燭焉如晝光徹隣牖佃喜告其母曰兒獲李公子

夜光珠價逾千金兒將棄織屨買田宅矣母大怒持杖撻之曰汝織屨也而不安貧賤哉汝嘗假吾為汝碾蒿及芒佐汝織夜軋軋達旦屨成持以易杭則鉅艾未施而汝果然已飽汝力作而疲吾率汝婦佐汝織懸屨於門遇重繭者取錢易屨沽濁膠勞汝則麵藥未造而汝陶然已醉汝醉汝飽皆於屨焉是給屨何負汝而欲棄之且汝家業屨五世而隸卒不入汝門者利寡而欲薄夫是以久安而無傷今也不幸千金之珠震耀耳目朝聞之尉胥彼冠而狼者內熱焉夕聞之幕府彼弁而射者內熱焉倏忽而徧聞之朱

激書卷二

十五

門華屋彼蜂蠆而簪紱卿蛆而膏梁者內熱焉瞋目搯臚皆屬二珠一卒人山縛汝為盜汝將嬰三木受五毒身錮圓扉而魂驚刀鋸欲望織屨時一醉一飽可復得哉嗚呼傷矣夫家不素具而忽有者妖也物不習見而自至者孽也福生於無端者大禍之所隨喜出於不意者大憂之所併也汝抱妖懷孽販禍買憂死即至矣死之不悲將誰受福急索二珠曰禍本安在吾當滅之悉召四隣取大石對眾碎二珠為沙礫煨以猛火且煨且詈曰咄咄李公子使汝如此寧至誨賊破家誤吾愚兒哉既而官兵恢永新李公子

訟於轅門捕治引賊奸民及拾賊遺賫者皆指為贖悉論死惟徐佃以煨珠侍全賀子曰吾妾媼也能煨珠以救死於亂世也使此媼為當時之士大夫乎是必能守故者也能辭富貴者也能安貧賤者也能蒙患難而不懼者也能使天下安之而無傷者也

原病

今天下之人皆病也其原在慾多而識寡各相迷瞽夫是以皆病也識寡則神濁神濁者狙所同而怪所獨如海外病狂之國以不狂之人為病尚獠宣淫之俗以不淫之女為病習以眾移則病亦與習俱移也

激書卷二

十六

欲多則智昏昏者溺於私而蔽於公如齊侯之悅嬖嬖忘瘦之為病而怪無瘦者之全脰楚生之變瞽媚忘瞽之為病而憎不瞽者之兩目愛以情遷則病亦隨情而遷也眾移情遷世無完人吾故曰皆病也且夫人知聾瞶者之病豈知聰明者之為病知蠹簡蠅墨愚蒙不學者之病豈知有吐鳳驚鸞文采風流之為病哉昔者殷晉陵病時間床下蟻聲如牛鳴則是他人之病在聾而晉陵之病在聰也聰非病也聰違其性即病也粵西有士人病痞三年忽兩目瑩然如鏡能於暗夜別權衡穿五色練縷蠅頭鳥跡細篆

則是他人之病在曠而粵人之病在明也明非病也
明失其本卽病也少時親見廬陵友人趙鬯叔工舉
業而不嫻詩歌能楷書而不嫻草隸與丹青遠重病
醫謝不治忽起自稱清虛子呼紙筆作草書寫山水
花鳥精妙絕倫頃刻成詩歌二篇今其詩則予忘之
矣記其歌曰春風拂春思別春山翠如翹春花紅似
滴千年猿鶴散空碧惟見天半寫春濤奔鯨走蛟捲
魚鱗何人垂釣島中央靜鎮五百龍王宅吁嗟今夕
是何夕萬里海門一線隔天涯是處有白雲方寸如
梭南北擲安得搗藥壽二人寒心肅氣對明月書畢

漱書卷二

十七

就枕熟寐既寤而病霍然已其父兄詰其詩歌之旨
茫如隔世不復省識則是他人之病在愚蒙不學而
鬯叔之病在文采風流也文采風流非病也文采風
流傷其天卽病也由是觀之世俗之病何常之有哉
安知偃仰床幃之爲身病而奔走朝市之非心病耶
安知師曠離朱以聰明鑿混沌耳目之竅者人之聰
明非天之聾曠安知王揚盧駱以文采掩太虛自然
之光者俗之文采非道之愚蒙耶彼皆病也而必走
秦楚以治癩疥息瞑眩而養癰疽豈非神亂而智昏
之甚者哉請以子証之子少時羸弱多病醫者皆以

爲弗壽及赴大小試皆扶病而入率意爲文瑱白而
已而主司擊節稱賞詫爲奇絕偶逢無病入場盡力
爲文淋漓滿志主司或平常視之安知子病時之文
果工而無病之文果拙又安知子病時之非卽無病
而無病時之非卽病耶欲求其理皆不可知惟有自
病自原而自咎而已何謂自病自原而自咎曰原吾
所聞必以返所自聞者爲聰而聞人之聞者非吾聰
也原吾所見必以收視自見者爲明而見人之見者
非吾明也原吾所爲詩文以篤摯痛快自言其中之
誠然者爲真詩文而言人之言者非吾詩文也彼不

漱書卷二

十八

自聞而以爲聰不自見而以爲明則聰明之失原甚
於聾曠不自言其誠然而言人之言以爲詩文則文
采風流之失原甚於愚蒙不學聰明文采之病此天
下賢者之公病也子知其病之原不早從盧醫剗腸
剖胃以自瀦濯而區區於字句脈絡間問症而審候
焉是亦奔走秦楚以治癩疥却瞑眩以養癰疽之類
也

撒蔽

甚矣人之好自蔽也不蔽於所不知不見而蔽於所
習知習見也卽如泰山人所共尊也習於山者忘焉

而假山拳石以爲寶滄海人所共宗也習於海者厭焉而杯湖勺水以爲珍鄧林之材人所共羨也習於林者狎焉而虬藤癭樹以爲瑞尤可笑者明知憐才非好色也而好色者習而蔽焉遂以好色之心憐才見色之所在以爲才之所在親形管而疎副墨癡索錦囊之奇篇而魂銷花間之豔句也明知好名非射利也而射利者習而蔽焉遂以射利之心射名見利之所歸以爲名之所歸競刀錐以市鴻駿蟬蠹天祿之圖書而蠅附金谷之聲譽也明知謀道非謀食也而謀食者習而蔽焉遂以謀食之心謀道以食之所

激書卷二

十九

重卽道之所重舍靈龜而觀朶蹟筆瓢斷青雲之夢想而鐘鼎生朱紱之龍光也又况明知夫我人也自我以外肩摩而踵接者皆人也人與人日相習於前共凌共奪共仇共怨弗顧也及見圖畫之肖人者喜焉木石之象人者拜焉網罟之被人衣者圍場以觀焉鸚鵡之學人言者雕籠以畜焉習於易而蔽於難習於常而蔽於變莫非習也莫非蔽也猶憶昔年在螺江見幻術人能於袖中設饌袖不盈尺而槃匱迭出甘脆香潔異於族庖已而惠泉顧渚隨呼而出清芬之味金莖玉液無以逾也袖內女郎無形有聲微

謹冷笑解頤助歡徐歌崑調宛轉嘹唳繞梁遏雲四座盡傾解囊厚酬之座上李翁笑曰此烏足爲術乎吾有小術不費諸公錢而聲色般饌稍殊凡俗明日幸相過也及至則烹芥設醞燔羊切鱠有二美人執檀板而唱李公乃指而問曰諸公以此視袖中妖嬈孰常孰變以予視幻術人孰易孰難貴彼賤此者何也由翁言推之而知聰明之蔽甚於聾瞶何也聾瞶爲人所蔽而聰明則自蔽也惟其自蔽是以鑠楮爲葉會不如綠樹春濃也剪錦堆花會不如紅林曉放也畫龍致霧會不如水中之龍靈變不測也木鳶能

激書卷二

二十

飛會不如林中之鳶翱翔自然也凡此聰明有待見長其習焉而蔽宜也然亦有聰明無待而君子以爲蔽者矣聽聲而知驪黃之色無待而聰已極矣聰極而無益於事理會不如問牧圉之聾者悉數以對尤無待也食肉而辨雞豚黑白之處無待而明已至矣明至而無裨於世用會不如問爨婢之怨者隨口而答尤無待也夫以古人之聰明駭世俗而伴鬼神而不能與牧圉爨婢爭見聞於先後則彼區區者奚爲哉結習成妄結妄成蔽莫非習也莫非蔽也所以達人著誠去妄如日中天羣障悉滅是卽撒蔽之方也

山子

吾身之與天地萬物皆有通而無隔也人各以情識相封而後通者隔矣譬如大虛蕩然忽立垣牆斯觀面而秦楚矣雖然吾所謂通者非大虛也吾性自通雖垣牆皆大虛也吾所謂隔者非垣牆也吾誠自隔雖大虛皆垣牆也又况乎天地之大萬物之眾有不自我通之自我窒之也哉抑嘗聞山子之事乎兩粵之界有地名山子者為方五十里崇禎以前未有見也變革之時南昌石將軍統兵屯肇慶兵敗城亡走匿萬山散步荒野不覺身入其地山子父老相與憐而衣食之自言先世金陵人宋元之間避亂至此其俗洵龐無官有長無征歛賦稅無囚獄爭訟種多雜糧無酒無鹽無歷日以草木紀歲時無醫亦無病蠶桑三登地之所產木綿茜草布帛皆染絳色無儒而不知禮義無釋老經籍而兼愛忘我中國之為釋老者莫及焉石將軍居歲餘忽思富貴辭去出降授官都閩帥數騎資金帛馳謝山子迷失故道但見磊石叢棘鳥獸鳴號惘然而返問之比隣皆不知也嗚呼山子不與粵人通者四百年矣偶然而見非有以通之也忽然而隱非有以隔之也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即

激書卷二

二十一

如晉有桃源明有山子皆羣聚族居在境壤之內尚

不能見又况能見其小者如烏衣之君檀蘿之長觸蠻二國雄於蝸角蝶螟眾族集於蚊睫者乎近而小者且不能見又况能見其遠而大者如鄒衍所稱九州之外有大九州釋氏所稱四大州外有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天下者乎嗟乎至人之視物也無大無小而我必從而大之焉小之焉夸以為有蔑以為無驚以為怪詆以為迂比量之外復比量焉我則翫矣此所以不見桃源山子也或曰漁父之遇桃源也得其天矣歸而遯跡不知所終風斯逸焉若石將軍者俗人也山子不幸而遇俗人而桃源以漁父而隆山子以將軍而污矣嗟乎至人之視物也無隆無污而我必從而隆之焉污之焉信其已然疑其將然擯為方外固為方內區別之中更區別焉我則愈替矣此所以終不得見桃源山子也

專氣

剛柔迭用此孔聖與老子所由變剛柔合一此孔聖與老子所由化也後世孔老立黃之爭起於老子尙柔紉剛異於易旨而專氣致柔之說以為異於孟子至大至剛直養無害之旨而不知老子所謂專氣致

激書卷二

二十二

柔者欲人靜專其氣以推致其柔則所推致之柔卽至柔也蓋嘗讀易而知柔之易廢與剛之易折者皆非其至也至柔則不可以柔相矣不能廢也至剛則不可以剛相矣不能折也言其至柔之象則牝馬之行地無疆近之矣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養氣者養其至柔而得其動剛使人不得以柔相之此非專氣者不能猶之養其至剛如乾之羣龍無首使人不得以剛相之非直養者不能也直非專也然未有不專而能直者譬諸草木其拳曲者生氣散其勁直者生氣專其雜柔者生氣曲其專一者生氣直專氣之與

激書卷二

二十三

直養寧有二哉古之善言養氣者莫如蒙莊蒙莊老氏之徒也蓋嘗以養鬪雞者明養氣之旨矣其言曰紀消子養鬪雞問雞可鬪乎曰未也猶虛憊而恃氣又十日問之曰未可也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問之曰可矣其德全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而孟子自明其養氣之方亦惟是無暴其氣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已由木雞之言通之既得專氣又得直養焉由無暴之言通之既得直養又得專氣焉則是專氣致柔亦以致剛也則是直養以無害其剛亦無害其柔也則是剛柔合一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而老易莊孟有不殊途同歸者乎且夫人習聞柔危剛勝之說而不知專氣所致之柔至柔也至柔無危夫豈勝與不勝所可言哉不觀之風與水乎風之爲物柔矣指風則勝風踏風又勝風矣非風不勝指與踏也以指與踏爲不足勝故養其勝於無勝也及其怒號颺忽天下莫能勝風此則柔至而風之氣專矣水之爲物也柔矣投礫於水水不勝投礫於水水又不勝矣非水不勝礫與鍼也以礫與鍼非其所宜勝故養其大勝於小不勝也及其震蕩衝擊天下莫能勝水此則柔至而水之氣專矣然則風氣

激書卷二

二十四

之專不專於拔屋折木走石捲瀧之時方其噫氣已直養於天籟之初而無害水氣之專不專於傾湫倒峽懷山滔天之時方爲原泉已直養於溟滓之始而無害藉令風水之養不直則風水之氣不專而風水之柔不至柔不至則其在人也爲婦人之仁剛不至則其在人也爲匹夫之勇欲冀其不折不廢也不可得矣吾乃知聖人之學剛柔動直專靜一而已矣觀於孔子之言乾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則是至剛如乾亦與坤同其靜專矣言坤之六二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則是至柔如坤亦與乾同其動直矣孔子未

嘗岐乾坤之動靜專直以立言而後人乃欲岐老易爲二岐老子之專氣與孟子之直養爲二是豈知乾坤變化之道與陰陽不測之神哉

止辯

學者好辯喜爭有舉二氏而訾之亦有舉而夸之者矣兩辯交詘未知孰勝旁有長者起而止之曰子姑無辯子惟言子所知與所由者而已何謂言其所知吾與同父之人譽他人之父不如譽吾父也吾有父吾與同父之人知之他人有父非吾與同父之人所知也以不知之語譽不知之人譽雖工彼不受也何

激書卷二

二五

謂言其所由京師四達之衢吾由焉天下之人亦由焉卽由而未至而所習聞於已至者宮殿之巍我人物之繁麗山川之繡錯足未舉而口先及莫能誑也若夫海外之國舟車人力之所未通而漫指張騫之遺跡鄭和之故武以詫之曰海外之視中國猶彈丸也其誰信哉今夫孔氏之書幼而學焉人所知也壯而行焉人所由也雖知有淺深由有遠近然既業在其中矣至於五千之文三乘十二分之書涉獵及之而已遽欲舉而加諸幼學壯行之上是何異蜀人誇杭人以西湖杭人誇蜀人以三峽齊人誇楚人以雲

激書卷二

二六

夢楚人誇齊人以徂徠也哉雖然他人之父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卽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卽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得意而忘言焉然後推而通於二氏當有不符而自合者矣夫太極豈有極哉以其費而隱圓而妙無相可見無圖可立無可擬似故曰強名然則無相無圖者真太極也而太極之圖黑白已具陰陽已昭非太極也知太極之爲強名又知無相無圖者之爲太極則太極明而無極之旨亦明矣周子恐人執有爲極不得已別無極於太極蓋權教也不知周子之教爲權而以周子之圖爲實按圖以求太極而太極隱太極既隱而訾者夸者分圖角論爭辯互起而後無極又隱其訾之者疑無極同於逃空而夸之者則謂無極形上而太極形下也彼見太極之圖黑白具而陰陽昭遂以爲形下此則泥太極之圖而不明無極之

旨也泥太極之圖則太極非兩儀也明無極之旨則太極非無極而卽無極也明乎太極之卽無極於是學問之道不引自伸不觸自長百尺竿杪不移步而進步千里岸上不離岸而超岸猶之中庸始言未發之中終言無聲無臭但明此中於天命之初則此中非無聲無臭而卽無聲無臭也因是推而通之則吾儒非二氏而卽二氏矣而夸與訾又何有焉

滌習

凡人有結習在其胸臆者其爲學必不至而其爲道必不親蓋先入之說爲主於內其後雖有微言妙道

激書卷二

二十七

拒而弗受則師友之力至此而窮有善教者出焉欲有以救之其道不用益而用損不用予而用奪不用守而用攻損必損其所蘊奪必奪其所愛攻必攻其所堅所蘊既損則積聚消所愛既奪則情見絕所堅既攻則執癖化三事既得而後可以語學問矣嘗聞康崑崙之學琵琶也遍歷羣師自以爲無偶矣及見段師始媿其本襟而聲邪也請爲弟子段師不許令其不近琵琶十年忘其本領然後教之崑崙從其言遂以琵琶獨擅絕技倉公之學醫也始師公孫光自以爲至矣及見陽慶斥之曰非是也命先燒其故方

盡棄其學然後教以定死生決嫌疑之術學至三年而倉公之醫遂通神明近世黃君輔之學舉子業也揣摩十年自謂守溪昆湖之復見矣乃遊湯養仍先生之門先生方爲牡丹填詞與君輔言卽鄙之每進所業輒擲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筆無鋒刃墨無烟雲視無波濤紙無香澤四友不靈雖勤無益也君輔涕泣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爲文澄懷盪胸看吾填詞乎君輔唯唯乃授以牡丹記君輔閉戶展玩久之見其藻思綺合麗情葩發卽嗜卽笑卽幻卽真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變化在於是矣若閬苑瓊

激書卷二

二十八

花若天孫露綉目睫空豔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動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若雲中綠綺天半紫簫耳根剛籟不知何來先生填詞之奇如此也其舉業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湧揮毫數紙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鋒刃具矣烟雲生矣波濤動矣香澤渥矣疇昔臭惡化芳鮮矣趣歸就試遂捷秋場稱吉州名士嗟乎此三人者其遇奇矣向使崑崙不遇段師一賤工耳卽遇矣而不盡忘本領雖授以楓天別調彼其雅俗相雜猶賤工也倉公不遇陽慶一庸醫耳卽遇矣而不燒故方不棄舊學雖授以黃帝扁鵲

之書彼其成見未破猶庸醫也君輔不遇湯先生一
學究耳卽遇矣而不遭摧折不經涕泣不以牡丹詞
解其酸腐雖示以古今大家之範圍彼其中懷未舒
天機未盪猶學究也絕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
全之退之乃所以進之卽區區樂醫舉業小技尙且
有然何況爲學之大者哉吾是以知學者之難而教
者之不易也學者莫難於知本教者莫難於辨真辨
子之相似惟慈母能辨之穀種之相似惟老農能辨
之學問之相似惟有識者能辨之辨似以全真濂習
以全道結習與道似是而非也昔唐有李赤者妄擬

激書卷二

二十九

大白自稱謫仙而不知其爲厲鬼所惑也魯人有得
中山糟液者漬以白水自以爲酒中山人嘗而吐之
曰噫此吾之糟液也奚其酒彼結習之爲害寧止廁
鬼之惑人糟液之害酒哉有法於此驅其厲鬼而謫
仙之面目已見去其糟液而中山之椒雨已出然則
教人者但除其結習而聖賢之神情已彰此學術也
亦教術也

傳人

自古治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久而無弊在
後人有以救之斟酌時宜補綻缺壞此治人所以急

於治法也自古教天下之法未有守而不變者也守
而不變在學者有以通之引伸觸類知化窮神此傳
人所以急於傳法也不得治人不可與言治法不得
傳人不可與言傳法治人傳人之難自古歎之矣蓋
聞華陀之治病也針藥所不能及則以酒服麻沸散
至醉乃爲刳其腹背割剔其積聚其毒入腸胃者則
斷截以瀉洗之旋爲縫合傳以神膏嗚呼奇矣使以
此法公之天下無復天札斑癘之患矣無何陀死之
後天下皆莫能傳卽陀所愛弟子如吳普樊阿者所
醫皆隨手效壽命皆百有餘歲然普但準陀治療其

激書卷二

三十

傳於陀不過五禽導引之法而阿之所傳不過針背
視他醫深入二寸巨闕胸藏深入三寸其所服食不
過漆葉青黏散一方而已至於刳腹滿腸則普阿二
人皆不得聞求之亦不告也豈陀有隱於弟子哉陀
蓋謂夫教者機權有奇有正而學者才分有天有人
刳腹滿腸者陀術之奇而吮咀針灸乃其正也陀第
舉其正者示人俾從陀說而變通焉斯可已矣若其
奇者乃由天分傳非其倫殺人必多陀所能傳者人
所不能傳者天也豈獨陀之立教然哉凡爲師者類
如陀矣工倕魯般與人規矩不與人巧非不欲與人

也以為天下之巧在吾規矩天下之變亦在吾規矩當其與人規矩時固已與人巧矣其所不能則非與者之咎也且倅既與人規矩矣及其自為則巧以指旋指與物化不以心稽而其所旋蓋於規矩般既與人規矩矣及其自為則木鳶自飛摩天盪日木人自舞蹋地廻風此皆規矩所不能施者而倅與般能之觀其鏤空斲影盤龍攫虎之奇其視陀之剝腹瀾腸何以異哉然而倅之規矩傳而其所為指旋者不傳般之規矩傳而其木鳶木人不傳惟不傳指旋故能使學倅者自出已靈於規矩之中則指旋之巧以不

激書卷二

三十一

傳而倅惟不傳木鳶木人故能使學般者自得其意於規矩之內則木鳶木人之巧以不傳而傳矣藉令舍其規矩而取所為指旋木鳶木人者執其徒而強詎之其勢必至於個方圓棄規矩背繩墨天下未受倅般之利而先受倅般之害必然之理也且夫倅般之欲得類己者而傳之無異於陀之欲得類陀者而傳之也陀不能使弟子而為陀倅般不能使弟子而為倅為般此陀與倅般所莫能如何者也因其人酌其宜權其變則存其教術而已矣昔者公孫光欲求扁鵲之道於公乘陽慶陽慶不許曰吾求可傳之人

而傳之久矣汝非其人也及見光之弟子倉公則令焚棄光所授方而盡以其道授之且戒之曰汝慎勿令吾子孫知汝得吾道也嗟夫陽慶豈不受其子孫哉自知子孫無可傳之人輕傳妄試訛謬相因流禍滋遠彼惟深愛其子孫故不欲傳其子孫耳漢黃門郎陳偉之妻方氏得修煉之道偉欲傳之悅之萬方弗告乃鞭撻之方氏遂裸走徃狂尸解仙去故其言曰傳道在於得人苟得其人雖路途遙迤猶將授之如非其人即寸斬而鸞割之終不可傳非不欲傳恐傳之乃以害之也噫即區區方技而授受之難如此

激書卷二

三十二

仁禮

吾乃信傳人之急於傳法猶夫治人之急於治法也粵南炎方時當酷烈雖解衣濯泉猶恐煩熱之未滅也見貂冠而狐裘者必蹶然笑之迨暑退寒來隨計吏而北較焉朔風裂膚河冰隳趾然後信貂狐之為適也古聖人道德仁禮之教亦存乎時而已矣黃帝以前崇道德而尚清淨堯禹以後重仁禮而敦愛敬迨至周孔而仁禮始大昭於天下仁禮者聖人之所以內治身心而外治民物者也其言仁為人心言禮反自生者內治也其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外治

也周孔以其內治身心者舉而措之天下合內外之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仁禮既明而道德之教益著矣而後世之言黃老道德者不然以爲仁禮者黃帝所不道而老子所詆爲僞者也嗟夫老子特傷夫以貌飾仁者不本於人心以文襲禮者不反所自生故爲此矯枉之辭使之善誠而去僞云爾若夫周孔之仁禮則奚僞而奚詆哉且老子固嘗以慈爲寶而謂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此卽老子愛人之仁也孔子嘗見老子而問禮老子又嘗教以去驕心與傲志此卽老子敬人之禮也然則清

激書卷二

三十三

淨者愛敬之體愛敬者清淨之用從古聖人未有存體而蔑用者也使可存體而蔑用則是堯禹以來所以治天下者不在仁禮果堯禹治天下不在仁禮則桀紂所以亂天下亦不在棄仁滅禮果治天下不在仁禮亂天下不在棄仁滅禮則將易愛爲忍而愛人非仁毀敬爲肆而敬人非禮果愛人非仁敬人非禮則將不恥不仁而殺人不得言忍不羞無禮而犯上亡等不得言肆果殺人不忍犯上亡等不言肆則將謂猛鷲殘賊烝報聚斂之事皆不足以累道德而妨清淨此其流禍後世不至於洶洶大亂人相食而

弑父與君不止聖人知之是以因體以設用因人心之不忍而教以愛人以弭後世人相食之亂因人心之不敢而教以敬人以弭後世弑父與君之亂蓋聖人所以弭亂者卽其所以致治所以救禍者卽其所以養福所以因人心者卽其所以革民俗所以躋當世於昇平者卽其所以拯後世於顛蹶也而今之語清淨者顧相率而禍仁禮是不獨周孔之梟獍抑亦黃老之蠱賊矣昔者黃帝端拱以致上理而漢文法黃老以成大平曹參師蓋公以隆相業夫豈漠然置天下於身心之外而後稱清淨哉但存乎時而已矣

激書卷二

三十四

黃帝時當鴻熙無俟董戒而仁禮行焉漢初以暴秦殘黎文帝曹參一旦與以清淨之福不啻施溫煦於霜雪之後也迨於近代民俗滿矣飽煖逸居近於禽獸此時不以父子兄弟相親相愛之仁尊卑上下相臨相使之禮昭昭焉懸鵠以示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也欲以救禍弭亂畫象而民不犯是何異幽地苦寒時當屬發而無衣無褐不取狐貉爲公子裘欲免於雪虐風飆也得乎哉所以道德必資仁禮猶夏衫絺綌而瓊璫璣已成於鳥獸希革之先也仁禮必本道德猶冬擁毳帳而鑿水納凌卽爲執熱滌暑

之用也由是觀之析因夷隩可隨時而措黃老周孔
可同朝而治也

生聚

天崇之間國用大絀有爲司農持籌者指畫詳密出
以示余余謂之曰此皆搜剔四方之財以歸天子可
言聚財不可言生財也夫財可生而不可聚也天子
欲聚民財必用心計小術之臣爲腹心而心計小術
之臣必用貪酷之吏爲手足用貪吏以聚民財猶蜻
蜓之食尾也蜻蜓自甘其尾饑則食之尾之甘液聚
而歸腹腹既飽飫而蜻蜓之生已絕矣用酷吏以聚

激書卷二

三十五

民財猶西域人之饌羊也西域人有肥羊將爲饌繫
獅以怖之羊得怖而慄身之浮臆聚而銷歸於肉肉
既美腴而羊之生已絕矣用心計小術之臣以聚民
財猶河東公子之爲園也園有名花而好飼蜂以釀
蜜園有嘉果而好任狙猿以代攀摘園有池沼可以
游泳魴鯉而多畜鷓鴣鴛鴦鷺諸禽以代網罟花
英聚於蜂而花悴菓實聚於猿狙而菓盡魴鯉聚於
諸禽而池沼竭於是金谷錦叢遂爲棘場廢苑矣彼
蜻蜓之所以生者尾羊之所以生者臆花果之所以
生者英與實而池沼之所以有生者魚也從而聚之

且絕其生况可聚民財以絕民生也哉傳曰財聚則
民散又曰生財有大道此以言財之可生而不可聚
也聚則財壅生則財通通則財盈壅則財匱先王知
財之必不可壅且匱也以爲天下之財自足以周天
下之用於是定以九賦制以九式無曠土無游民無
溢爵無冗費仁以予之義以取之禮以經之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使天下之財與天下相灌輸焉而生
意綿綿用之不竭此其故非心計小術貪酷之徒所
能知也心計小術貪酷之徒治其流而不濬其源窮
其末而不固其本知富國之爲生而不知富民之爲

激書卷二

三十六

生也知加賦之爲生而不知減賦之爲生也知持籌
責券之爲生而不知經制畫一量入爲出之爲生也
何也彼其所爲生者非生也聚也聚之不可爲生猶
壅之不可爲通匱之不可爲盈也審矣古今生財之
說甚繁然其大端不過有三上者以不聚爲生其次
以生爲聚最下者以聚爲生以不聚爲生者湯之不
殖負財武之大賚四海是也以生爲聚者恭儉樽節
休養百姓使民有餘貴國有餘費如漢文宋仁是已
苟如是也雖不言財而天下之財皆其財不言聚而
天下之聚皆其聚譬之神龍噓氣生水而不聚水故

百川之水皆其水大鵬鼓翅生風而不聚風故九萬里之風皆其風藉令龍與鸚舍其所以生者而孜孜焉聚水於蹄涔聚風於蘋末則曾蜺蜺鶴鶴之不若安能盪海若而徙南溟也哉然則帝王之財亦惟是生之而已財生於上則不待下聚而生氣自溢於下財生於下則不待上聚而生氣自蒸於上上下交生則國計民用不言富而自富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若夫以聚爲生則後世心計小術與貪酷之吏是已心計小術貪酷之吏進而軍國之用始煩朝廷之用始多黔黎之命始促國不可以爲國已然則生

激書卷二

三十七

與聚之關於人主非細故也政之治亂將于是觀民之利病將於是驗國之存亡將於是徵奈何不審於治生之道而自多其傷生之事也哉今夫人之所以生者血與氣也血與氣周流通流於榮衛然後形神賴以不死若使其榮衛槁焉悴焉而聚其血氣於心腑之間痞塞脹悶爲患滋深此扁鵲所以投砭而歎也財者亦國家之血與氣也奈何知聚於上而不知生於下遂使民命盡而不憂國事壞而不悟至於大勢既去而培克攘奪猶不自已是非徒耗其血與氣也又將割肉以適口燔炙其皮而肢體以自實其腸

胃也其爲傷生之道寧忍言哉

慎辭

嗟乎世俗所以待子弟者何薄也教之美服御修容止媚應對雍容出入望若神仙自以爲佳子弟矣及與之揚扝經史蒙然如瞽然後悔其不與文辭相習也則又教之以剪花綴字鋪錦成篇取甲第於蠹簡博恩光於螢燈將以夸世而耀俗是又豈所以望於輕俊之子弟乎昔者萬歷之季有進士以制藝擅名者天下傳誦其文獨吾鄉鄒南皋先生見之曰是文也體輕而辭俊非端人也及入朝班果以賦敗人皆

激書卷二

三十八

服先生知言先生曰此非吾之言也程明道嘗言子弟之輕俊者慎勿教作文辭矣予初聞程鄒兩先生之言以爲迂濶及久歷時變乃知其爲世俗慮者何深且遠也今夫世俗所謂文辭者亦旣以探鴻寶傾玉液鉤玄撮要以從事藝苑使父兄之教端而子弟之率謹亦復何憾而非所論於輕俊之子弟則何也所貴於文辭者貴其厚也貴其雅也凡人之性重則必厚輕則必薄雅則近渾俊則近佻輕薄之交易就而重厚之辭難工俊佻之句易賞而渾雅之氣難尋夫文所以貌薄道也而以易就之卮言徇易賞之拙

目用輕薄之體質成俊佻之習俗其流之弊將何所
底於是有夸而流於誕治而流於妖詭而流於怪幽
而流於隱者矣此第輕佻之中於文者夫人而知之
亦夫人而憂之而兩先生之憂不止此也兩先生所
憂者技成矣譽起矣而或遼豕獨矜齊竿濫好東閣
西園莫非荒宴博望金谷祇藉聲援齒牙相假方誓
金蘭壇坫相爭遠逞矛戟賦非凌雲先擬竊卓玄始
草創卽學美新楊柳月殘以纖敗俗玉樹花翻以豔
傾國凡若此者以養才則疎以建德則悖以獨處則
乖以入羣則亂此又輕佻之中於文因而敗名辱身

激書卷二

三九九

以及天下者非夫人之所能知非夫人之所能憂者
矣嗟乎文辭之累遂至於此而豈文辭之爲累哉世
之不可一日無文辭猶天之不能無日星雲霞地之
不能無山嶽川瀆也而在雅重之子弟爲之則才彰
而文明在輕佻之子弟爲之則才蘊而文匿才者子
弟所得於天之分不可強也子弟而才焉進之以道
不期重而日趨於重不期厚而日趨於厚矣子弟而
俊焉恣之以非道不期輕而日陷於輕不期佻而日
陷於佻矣故夫俊者才之似而實非才亦猶文者道
之貌而實非道也自古真有道之人其爲文也發於

天機放乎自然如春水赴壑衝擊震盪縱橫紆折皆
超於鳥可已之勢而水無心焉斯則文之善者矣有
得於天機自然之妙者雖書畫小技皆足以近道苟
違其理則雖終身雕蟲篆刻但爲道之稗莠而已非
文辭之學不如書畫小技也植之虧其本培之無其
基實隕華落不能自固焉爾譬之龍興致雲鵬起乘
風吾不以龍鵬不託於風雲之勢也雲盛而鵬不能
飛風高而鵬不能舉則蟾鵲之質輕而材薄也文辭
者亦子弟之風雲也奈何教子弟者不爲龍鵬而爲
蟾鵲沮風雲之勢而銷天日之光是可惜也

激書卷二

四十一

求己

爲學者如山陰王雪湖之畫梅焉斯可矣雪湖畫梅
閉門端坐內求諸己久之能出梅之神情丰韻於五
指間曾畫一株在倪中丞廳壁期年之後墨氣尙浮
游蜂飛蝶往來採食華蕊皆盡若是其神也吾友龍
仲房間雪湖有梅譜游湖涉越而求之至則雪湖死
已久矣詢於吳人曰雪湖畫梅有譜在乎吳人誤聽
以爲畫眉也對曰然有之西湖李四娘畫眉標新出
異爲譜十種三吳所共賞也仲房大喜卽往西湖尋
訪李四娘沿門遍叩三日不見忽見湖上竹門自啟

有姬出迎曰妾在是矣及入問之笑曰妾乃官媒李
娘有求媒者卽與話媒不知梅也仲房喪志歸家歲
云暮矣悶坐中庭值庭梅初放雪月交映梅影在地
幽特切囑清古簡傲橫斜倒側之態宛然如畫坐臥
其下忽躍起大呼伸紙振筆一揮數幅曰得之矣於
是仲房之梅遂冠江右嘗謂予曰吾學畫梅二十年
矣向者貿貿焉遠而求之雪湖因梅而失之眉因眉
而失之媒愈遠愈失不知雪湖之梅譜近在庭樹間
也予乃歎曰豈惟畫梅哉爲學亦如是矣本易也而
求諸難本近也而求諸遠不知道不離人如水不離
地誠反而求之尋常日用之間庭除几席之內隨耳
之所聞目之所視手足之所持行參於前而倚於衡
瞻在前而忽在後中邊互見左右逢原雖與孔顏觀
面一堂不越於此矣舍是而他求焉是猶學雪湖之
梅者不察其神韻之所在而徒冀蜂蝶之來食駭世
驚眾以爲神也豈可得哉嗟夫學者之惑也厭其近
且習者欣其遠且疎者而不知忽於近者愈近而愈
遠玩於習者日習而日疎也惟行之而始至卽之而
始親耳目近於眉而不能見眉指近於腕而不能握
腕鳥習於空而不能喻於空魚習於水而不能喻於

激書卷一

四十一

水又何怪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哉日用不知非果
不知也特遺己以逐物不卽物以明己故不知也設
令一旦翻然內求諸己未有不憬然惺然覺如獲
梅譜於庭樹間也

失我

嘗聞聖人無我又云萬物皆備於我以無我之我而
備萬物則盈天地間無非我也世人封於有我之私
於是自失其我而執非我者爲我矣雖然旣謂盈天
地間皆我又安見非我者之非我哉猶見獻賊掠禾
陽時禾陽之張翁假僧衲笠與之同匪須臾賊至踉
蹌相告疾呼僧不應翁哭以爲僧過賊死矣忽自視
其衲笠皆僧物也復大哭曰僧則在是矣我安在哉
楚湘有豎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盜夜盡竊其瓜
豎睡正酣盜戲爲豎剃髮昇入僧寺凌晨母見瓜豎
皆失踪跡至寺豎尙鼾呼如雷母怒痛撻之至醒忽
自尋其首無髮訴曰失瓜者乃寺內沙彌非我也嗚
呼世之所別以爲我者必翁也必豎也而所自別以
爲非我者必僧也必沙彌也失翁而得僧失豎而得
沙彌以非我爲我者是惑也不知我之爲我也大矣
我得其我則我備萬物而我與非我者皆我也我失

激書卷二

四十二

其我則我之形骸僅爲萬物之一物而我與非我者皆非我也得翁而失僧得豎而失沙彌猶之以非我者爲我也胥失也胥惑也雖然本無別也本無失也本無惑也昔者莊周嘗夢爲蝴蝶矣當其夢也栩栩然自以爲蝴蝶也及其覺也蓬然周也不自知周之夢爲蝴蝶抑蝴蝶之夢爲周也信如斯言則是莊子已先翁與豎而失我矣莊子得其天真而失其形骸莊子之失我莊子之逍遙遊也莊子逍遙與物俱化方其化也覓我且不可得又安能別我於蝴蝶耶彼且不能自別矣吾又安能於千百世之後別莊子之

濼書卷二

四十三

我非蝴蝶之我別莊子之逍遙非蝴蝶之逍遙別莊子之覺非卽蝴蝶之夢別莊子覺時所著之逍遙齊物秋水諸篇非蝴蝶夢中宜此緣督爲經之義耶其能別者形骸之我而不能別者天真之我也天真圓明彼此無間無我也無非我也無一物也備萬物也周也蝴蝶也翁也僧也豎也沙彌也一也本無別也本無失也本無惑也

心性

近世之言心性者多方矣或曰心爲性情之主心上獨尊性情斯屬者或曰性肇於天命之始性在胸前

心在性後者或以心與性智殊分或以心在性情中間者此皆離心性而二之未嘗台心性而一之也蓋嘗自童卯時側聞先君之教依考亭註云性者心之生理也人之初生有是本心卽有是本性體用同本故曰生理既爲生理豈有主客尊卑二塗前後中間三際可以方所位置也哉厥後聞寒山子吾心如秋月之偈而益矚然於先君子之旨矣以爲心如秋月則性如秋月之光也心本湛寂性亦湛寂猶之月本湛寂光亦湛寂也性滿大虛心亦滿大虛猶之光滿大虛月亦滿大虛也若夫燭理之明而爲智猶月光

濼書卷二

四十四

燭空之明而成照而其緣物所感而爲情猶月光隨物所映而成影情有喜怒哀樂不達一性猶影有山川動植不達一光也情且不能達性而謂性能離心乎故知性爲心光光爲月性離光非月離性非心性本同渾淪無間語大非外語小非內收之一掬而彌綸六合測之無朕而包羅萬有此其故蓋有不可思議者矣譬如月夜玩月江浦一舟順流鼓棹左旋水月江光與舟俱左一舟逆流張帆右轉水月江光與舟俱右人但見月光在天隨舟左右圓通環應而不知所以左右者以其本然者無左右也又如月夜

待月泉邊一人鑿泉取水下注空中月光與鑿俱下
一人汲泉取水上升空中月光與汲俱上人但見月
光在天圓通環應隨空上下而不知所以上下者以
其本然者無上下也又如月夜宴坐高秋一坐月室
開窗放月月光出窗不見其減一坐暗室開簷納月
月光入簷不見其增人但見月光在天圓通環應出
入簷窗而不知所以出入者以其本然者無出入也
從其本然者觀之寂而無爲收天下山河林木江泉
簷窗百千萬億月光攝於一月之光常在也而無在
也自其環應者觀之渾而無迹由一月光布爲天下

激書卷二

四十五

山河林木江泉簷窗百千萬億之月光無所不在也
而皆無所在也古之聖人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
患淵穆無朕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圓通環應亦猶
是也而人乃於此妄分前後謬列次第是何異鑿空
爲月粉飾太虛以爲光也哉心性之學聖人每微言
之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黃帝堯
舜以前皆相傳以心而不言性非不言也蓋見夫心
性無二言心而性在言性而心在猶之月光無二指
月而光在指光而月在也西方之教諄諄言心而兼
言性者非兼言也蓋恐人不識心而以肉團意識有

生有滅者爲心故表無相之妙性以示原明之真心
猶言月者恐人不識月而以七寶合成有修有壞者
爲月故指空洞之妙光以標常淨之真月也孟子言
存心養性心存則性養猶月圓則光滿未可於圓月
之前更求滿光也禪門明心見性性見則心明猶光
見則月明未可於見光之後別求明月也則何也以
其本然者無先後無同異無得失無是非也故雖老
稚變遷而本然之真心妙性卽變遷而普現胎魄代
謝而本然之真月妙光卽代謝而全彰矣蓋至寂照
兩忘境智雙泯則并考亭所謂生理皆爲嘖語又况
能強爲區別方所也哉吾故曰常在也而無在也無
所不在也而皆無所在也

激書卷二

四十六

空明

思之所以不能及遠者有心者促之使近也知之所
以不能及大者有心者隘之使小也思與知所以遠
且大者以其心之空明無弗屆也不空不明勞心忡
忡而促之而隘之則非思與知之累其心有心者自
累其心耳東陵之徒日夜思爲利而不及善西山之
徒日夜思爲善而不及兼善心有所偏則思有所廢
也易牙能竭其知以別淄澆以之辨色則疎於離朱

非子能竭其知以畜驥駒以之豢龍則紬於劉累心有所耽則知有所亡也是以凡人有心聖人無心性有心故執而不變惟無心故虛而能通執而不變故其思有方而其知有域虛而能通故其思無方而其知無域其思有方故有所思即有所不及思其知有域故有所知即有所不及知其思無方故無所思而無所不及思其知無域故無所知即無所不及知從古聖凡之分在有心無心辨之而已是以無心者常明譬如葵花無目而能視日爲向背彼其視不以目也即此推之一鏡空懸百像悉現百鏡並懸一像百

波書卷二

四七

現亦惟無心於現故其見不可勝用也無心者常聰譬如芭蕉無耳而能聽雷以生長彼其聽不以耳也即此推之警欬號呼眾谷皆應撫琴動操眾山俱響亦惟無心於聽故其聽不可勝用也無心者常辨譬如龜蔡無言而能告人以吉凶彼其辨不以言也即此推之圖書貝葉默識心通汲塚秦灰文匿道存亦惟無心於言故其辨不可勝用也然則聖人不出戶而見天下聖人亦無心於見也彼有心焉庭除祗席之間其掩吾明也多矣不下堂而聽萬里聖人亦無心於聽也使有心焉屬垣同室之間其蔽吾聰也屬

矣聖人之言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聖人亦無心於言也使有心焉唯阿之相去無幾而指馬之相消已多矣孔子曰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又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之言非二道也以爲耳目口體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是以不聰不明而不忠心之官則思然使有心而不能無心則心役於思思役於視聽與言而心官始勞心官勞則心口耳目僅成四物思言視聽但成四惑以物交物以惑引惑欲求免於不聰不明不忠猶辟寒以冰而被重裘以避暄也安能

波書卷二

四八

感通天下之故哉今試有人玳瑁筵側見治容焉心注於治容目亦注於治容縱賓從如雲簪被滿堂然心目所注惟有治容自治容而外不復見有餘人况可親於無形見所不見耶又試有人桃花扇後聞嬌歌焉心逐於嬌歌耳亦逐於嬌歌縱鐘鼓在宮琴瑟在御然心耳所逐惟有嬌歌自嬌歌而外不復聞有餘聲况可聽於無聲聞所不聞耶或又有人於稷下遊談之間言堅白與異同焉心鬪於堅白異同口與舌亦角於堅白異同雖終日雕龍談天炙轂相過然心與口舌所鬪所角惟有堅白異同自堅白異同而

外不復舉要該凡具眾理而應萬事況能淵默雷聲
行無言之教示不言之化耶惟思亦然思繫於機穽
則智慧不開所以李林甫每陷一人必熟思於偃月
之堂而不能思祿山之速反秦檜每異一獄必熟思
於格天之閣而不能思兀朮之敗盟惟知亦然知率
於小數則神明不正所以智伯能察左右之竊瓜而
不能知三國之合謀以圖己桑田巫能知晉君之不
食新而不能知己身之先見殺者何也以其所思所
知者皆妄心之所結而其所爲心者皆妄識之所生
是以君子貴復其本心本心既復則無心之旨得而

激書卷二

四九

空明見矣

激書卷二

激書校勘記

卷一 三葉首行因時而變下脫因人而變四字

三十七葉十三行傷心上疑有脫文

卷二 三十八葉末行夫次所以貌薄道也貌疑當作載以聲相近而譌薄字或涉上下文而衍

戊午十二月胡思敬校

激書校勘記

豫章叢書

子翼以諸生果辭徵辟亦明季遺老之一四庫

總目收其詩觸四卷水田居集五卷一題為明

人一題為 國朝人前後自相抵牾何其疎也

此書成於晚年蓋在身經國變以後讀其貴因

藏智定志傳人諸篇誠非鑄萬默齋諸人所及

書目答問以專氣止辯時及老莊遂疑由儒入

道歸之雜家實則名法縱橫無所不有不僅兼

道家言也唯文體為排偶所累不克變東京而

返先秦是其一病舊刻每篇各有評論自序外

又有釋智弘葉肇霄廖志灝鄒萬選四序今俱

激書跋

豫章叢書

不取內不足而藉外言以增重世俗往往有之

非可施之豪傑有志之士也戊午八月新昌胡

思敬跋

2-11-1988

12/2

心病說

心病說小引

人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心何以死必有病焉斷
喪浸淫淪肌浹髓至于牯亡而不可救夫有是病必
有是藥或以一藥治一病焉或以一藥治數病焉病
有淺深斯治之有難易其大較也甘子樵齋作心病
說權衡于標本之間而審其治之之法遵其說而用
之心病其有瘳乎雖然今之無病者蓋亦寡矣貪財
好色爭權竊位心之大幾如天其好如鬼口中涎淫
于名利之上而不能收方且足高而氣揚其貌則人
昭代叢書 別集 心病說小引 一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懋 惠 翠嶺 校

心病說

南豐甘京樵齋著

一或獨居端坐或對人端坐或端坐讀書心之所思
不專靜精警而驚於他所日馳馳之久而懵然欲
睡曰昏

此標病也其病無根但以動緣馳逐已久不

昭代叢書 別集 心病說 一 世楷堂 藏板

能入靜而其症遂見

一或閑居劄記擬度事務繾綣難屏或讀書作字就
著不釋或應事接物固滯莫化日逐

此標病也其病有根詳下條

一或飲食之欲或牀第之欲或名譽之欲或貨財之
欲或宴安之欲或好勝忿怒之欲或居室衣服器
用之欲其念過於天理之中正日邪邪而從其所
之日縱邪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而理卒不
能勝欲日徇

此本病也其病在根或一症獨發或數症並發不拔其根治標無益而狗病尤重狗久則心死

一或清夜平旦或閑居或讀書或對師友一念思欲振警而旋復頹靡因循悠悠甚則甘於自諉曰懈此病在標本之間須標本並治又須最先治能治此病則百病自除

已上馳昏逐邪縱狗懈七病以一方療之日主

敬平時調養之方曰靜攝

昭代叢書

別集 心病說 卷一

二

世楷堂藏板

魏叔子原評 精切之極覽之通身汗下

跋

孟子云養心莫善于寡欲蓋為無病者言之也又曰求其放心而已為有病者言之也故無病則當寡欲以養心有病則當求其放心而總不外乎夫子克己復禮之云彼釋氏唯欲死其心嗚呼心其可死乎甘子此篇蓋欲人此心在腔子裏常惺惺而已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別集 心病說跋 卷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師友行輩議

師友行輩議題辭

師之爲類也亦至不一矣有道德之師有舉業之師有句讀之師有工技之師有藝術之師又有遇合之師有轄屬之師有求榮之師有避患之師前之數者有所授受者也後之數者無所授受者也既無所授受則是徒以名分相羈縻而已師尙若此而况于友乎哉魏冰叔先生著師友行輩議所以爲師友之子孫計者誠至詳而至當矣然此第爲道德之師與舉業之師言耳句讀之師且未必能使其子孫世敦長幼之序而况于工技藝術乎哉而况于無所授受之師乎哉然世之人往往于無所授受之師致其恭敬此其間有勢利焉假師弟之名以相稱謂云爾惟遇合之師苟果出于暗中摸索爲文字之知已則雖無所授受亦當與德義之師舉業之師相等若其出于暮夜之遺則市道之交而已矣至于友之行輩及身者且往往凶終而隙末違計及其子若孫乎哉然則叔子之言不幾贅乎曰叔子蓋爲易堂言之然揆之于理則精義之至矣心齋張潮題

詔代叢書

乙集

師友行輩議題辭

一

世借堂藏板

昭代叢書乙集卷八

歙縣 張 湖 山來 輯

吳江 沈琳惠 翠嶺 校

師友行輩議

寧都魏 禧冰叔著

易堂之交如親兄弟降及三世其尊卑有不
可班例者又孳年近五十未舉子而門人之
長者僅少余四五歲以下門人之子與通家
子子有舉子者矣假令吾今即舉子而其子
且長于吾子乃令其父以行輩為後進非情
也義也故作師友行輩議質諸同堂使後之
人有所依據焉

昭代叢書

乙集

師友行輩議

一

世楷堂藏板

師者師其德友者友其義以德義為名分故兄弟子
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
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可制則
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為合禮義矣請言其例德業之
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
曰母此名之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

如祖與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

事之可也不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

師俯然為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友自居于

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

者俗人之稱也何也師之弟有可以為吾弟子者則

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

人為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師視其門人

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有初相友而後為師

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隔坐隨行拜跪當如通漢

昭代叢書

乙集

師友行輩議

二

世楷堂藏板

昭烈謂後主曰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
然矣昔者吾以父事吾師楊一水先生而先生使二
子屢晉以父執事予及其長也乃為弟子焉彭躬菴
子可以先輩事其門曰師之
人以父執則不可同立乎一師之門有先輩焉有
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
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為後進常也學與齒可
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
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以遞推
吾友之子以吾為父執不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吾

子為前輩常也女之子稱父執曰友伯叔自稱曰友
之子相稱曰世兄弟稱父執曰世伯叔自稱曰世
日世任以世別友者原以世諒相推故也而齒與
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吾子不徒以通家為
兄弟而自為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焉而雁行
不可也父自為兄弟者其子皆稱友不稱世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
而弟視其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者古人所謂羣紀
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所始交或父
其父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嶺南之東莞
有九姓祠焉遠祖九人相厚善為兄弟其子孫世世
昭代叢書 乙集 師友行輩議 卷八 世楷堂 藏板 三

以行輩敘叔侄絕婚姻此賢者之過然而不易及也
其子孫必賢者也不則再世如路人矣彭躬菴曰愚
即不得如九姓而子與孫世次必不容父之友或親
混即齒學等不擠也過此則出入可矣為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善則皆可以伯叔禮
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于總以及同姓其親疎固
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從再
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父異姓曰舅是也余少于前輩甚重伯叔之名或不
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謝約齋曰於無例中一一以情義例之使於情於
義安則言之必可行而例定矣既提德義又參以
學與齒權衡出入如理亂絲而扣其端緒至運筆
參差變換又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趣○
拈出一學字正有激勸意在使為人前輩者須求
免無學而忝為前輩之慚為人後輩有學雖謙抑
自居卻令分尊者有降而雁行之禮不特定一義
例已也

昭代叢書

乙集

師友行輩議 卷八

四

世楷堂 藏板

跋

余猶子基少余五歲凡其友來謁余多以後進自居
余當之殊不自安也乃未久而輒易其稱謂者有之
矣非前恭而後踞也彼其意中謂僕之齒必且倍長
于彼而不意尙少于彼也然則其以後進自居殆欲
相與齒序云爾豈真欲以行輩論耶以是知叔子此
篇祇爲易堂計則可未能概行之天下也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師友行輩議跋
卷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餘慶堂十二戒



橙几叢書卷二十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餘慶堂十二戒

開原劉德新裕公著

余愚朴無似總角時入家塾聞先生長者訓經書義輒於聖賢大道理慨然有觸於心常述以語人
人斲予曰子將為道學先生耶余曰道學不可為孰是可為者比及成童少知自好不為跡弛無賴

卷十二 戒

之行歲庚戌余年二十有四初筮仕來後雖少不更事無益於衛水伍山間而此心猶凜凜如昨聽政暇曾擬古今格言數十項彙而題之曰贈言業已授梓為同人之獻矣因而思朋友且有規勸之義豈於所親愛之子若弟而反無一言為誨耶爰條事之可戒者十有二各為之論其論以是非可否言者十之三以禍福利害言者十之七蓋是非可否之談平而難入而禍福利害之說警而易從予為子若弟誨故不禁痛切諄復言之如此且以

見余之立論乃要諸人情世事之所必至不但襲道學義理之成語也

戒妄念

海鳥有信天翁者拙而不能攫魚以食但食諸他鳥啖啄之餘夫他鳥之啖啄者日所餘幾何而乃待以為命吾為信天翁懼矣然卒不開海上有餓死之信天翁何也君子曰觀此可以悟處境法焉貴賤貧富死生有司其權者曰天天不可以人為也有定其分者曰命命不可以力競也吾順吾天

卷十二 戒

二

吾安吾命知止知足之間自有不殆不辱之理豈必形逐逐意營營以與天較與命衡而卒無如此天與命何哉夫實地莫負於見在懸思莫牽於將來見在者可據之地也未來者難知之鄉也諸快樂之視從實地出也諸苦惱之况從懸思成也禾不過被體已耳雖目前之鶉衣縵袍亦自若也奚必為他年謀千金之裘食不過充腹已耳雖目前之簞食瓢飲亦自樂也奚必為他年計萬錢之奉居不過容膝已耳雖目前之蓬戶甕牖亦自安也

奚必爲他年籌千萬間之慮。古人有言曰：非無足財也。心不足也。非無安居也。心不安也。夫有可足之財。而心不足。有可安之居。而心不安。舍可據之地。而問難知之鄉。棄快樂之觀。而耽苦惱之况。知者固當如是耶。蓋吾人之道德品證。當向勝於我者思之。則希聖齊賢。而奮勵之心自起。吾人之居處服食。當向不如我者思之。則隨緣安分。而覲規之念自消。苟非然者。不以不如人之道德品證爲恥。而以勝於我之居處服食爲羨。身在今日。心在

檀記後書卷十一 戒

戒恃才

他年。慾根不斷。愁火常煎。勢將多病。易老無益。有損。吾竊歎衡命之人。終不如信天之鳥也。

語曰：美女不病不嬌。才士不狂不韻。此非君子之言也。美女何以病。怙其美而爲柔怯可憐之狀。故病也。才士何以狂。逞其才而爲宕軼不羈之行。故狂也。此豈貞女正人之所爲。而世乃以是爲詡。詡哉。美女而有幽閒貞靜之儀。乃以全其美也。才士而有沉潛淵默之氣。乃以成其才也。吾於世之所

稱爲才者。不能無議焉。夫才之實。不易言也。才之名。不易副也。古大賢聖。如虞之五臣。周之十胤。孔子乃以才目之。而今人豈有其千百之一二耶。而何以言才耶。卽曰以一才一藝論也。則是如財賦。如兵戎。如禮樂。如刑名。凡人之諳乎是者。皆才也。而世之論才者。又不以是。蓋不過文章之一事。言耳。夫持三寸管。以摘紙上之空言。亦何益於天下事。而乃以是。以爲才。且自恃耶。且其以是文章之才。自恃者。又未必真有是文章之才也。爲制藝者。

檀記後書卷十一 戒

四

少知屬比偶。卽自負曰：吾茅歸矣。吾玉瞿矣。爲世文者。少知工鋪敘。卽自負曰：吾歐韓矣。吾秦漢矣。爲近體古風者。少知嫵青白。別仄平。卽自負曰：吾李杜矣。吾陶謝矣。好大言。沽虛譽。此近世之通病也。吾聞之。司馬光與人不言政事。而言文章。歐陽修與人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夫有其才者。且不矜。而乃無是才。以妄白炫耶。里婦效西施之顰。而自曰：美女。鰥生學子建之步。而自曰：才士。吾恐不足當旁觀者之粲然一笑也。

戒挾勢

有喻以勢之可恃者。曰。蕪火風上。以燒風下之草。莫之能返也。投石山巔。以擊山底之人。莫之能拒也。予卽以勢之不可恃者。喻曰。仆於平壤者。不必盡折足也。若躡高山之脊。則糜矣。蹶於行潦者。不必盡濡首也。若墜大河之泓。則沒矣。嗚呼。世之名家貴胄。高爵巨官。其席祖父閥閱之勢。以及據一已赫奕之勢者。皆躡履高山之脊。而蕩舟大河之泓也。吾謂其當兢兢然。厘登高臨深之懼。而以寵

禮記卷二十一

五

榮爲驚。以盛滿爲戒。爲求無至於山之躡河之墜。而罹彼糜骨沒身之禍。亦云幸矣。况乃乘順風負山之便。而遂欲甘心於一日。矜已凌人。肆毛鷲之威。報睚眦之怨。以爲此蕪火投石之行耶。吾恐器滿則覆。基崇則傾。其以之蕪人者。終以自焚也。以之投人者。終以自擊也。請以古人論。李劭曰。吾見房杜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孫。顛覆殆盡。然則祖父閥閱之勢。其可恃耶。主父偃爲武帝所寵。公卿畏其口。賂遺至千金。或謂其太橫。偃不悛。後竟以

事族然則一已赫奕之勢。其可恃耶。夫祖父之勢。不可恃。一已之勢。不可恃。而世之人。乃更有要公卿通賓客。依城託社。援他人之勢。以恐嚇陵轍其鄉里之人。如所謂狐假虎威者。抑又何爲哉。

戒怙富

洪範之次五福也。二曰富。其次六極也。四曰貧。貧者富之反也。今必執向子富不如貧之說。爲言母乃論之不近人情。而於經訓有悖耶。雖然。富亦何過。顧所以處富者。何如耳。富而能散。爲上。能保。次

禮記卷二十一

六

之最下。則怙其富。疏廣曰。富者衆之怨也。夫彼此同閥閱。各家其家。各事其事。何嫌何疑。顧獨有怨於富者。則何耶。是有由。有無不均。多寡相耀。苟非安貧守道之君子。鮮不生一豔慕心。生一慚媿心。而且心羨其盛者。反口刺其非。恥我之不足者。遂忌人之有餘。此恒人必至之情也。爲富者當此之際。苟上之不能慕。卜式馬援之義。輸粟分財。以佐國家之急。以弭鄉族之艱。次又不能制節謹度。絕其僭心。革其奢習。以求免於罪戾。而顧憑財賄爲

氣勢虎耽狼顧恣爲兼併武斷不法之行以陵轍其內外親疎之人夫如是則衆之怨者不將更結爲仇耶揆其猖狂自恃之意豈不曰權貴可以苞苴請也官長可以賄賂通也罪犯可以金粟贖也縱無禮於若若將奈我何嗚呼以是而言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誠如陶朱公所述矣然試問朱公殺人之中男何以卒不赦於楚而其兄竟以喪歸耶戒驕傲

檀几叢書

卷十一

七

予嘗讀易至謙卦而有感也易之爲卦六十有四其吉凶悔吝錯見於六爻者比比是也獨謙則六爻皆吉焉謙之時義誠大矣哉夫知謙之吉則反乎謙之悔吝凶可無問也世之人昧於此義乃故存一自先自上之心而發之以不肯後人不肯下人之氣而恣睢睚眦之態出焉此其爲類有二一則以勢自雄謂人旣在吾後吾自宜先之人旣在吾下吾自宜上之此所謂富貴者驕人以尊傲卑者也一則以才自命謂我雖在彼後而有所以先之者我雖在彼下而有所以以上之者此所謂貧賤

者驕人以卑傲尊者也吾以爲是二者皆過也以勢自雄此非善居其勢者也以才自命此亦非善用其才者也吾且不述三代以後之爲驕傲敗者而述三代以前之爲驕傲敗者今之人孰不知丹朱爲不肖子耶孰不知鯀爲凶人耶然亦知丹朱與鯀之所以爲不肖子爲凶人耶堯咨若時而放齊以朱對咨俾又而四岳以鯀對是朱與鯀之在當日必皆具有絕人之才爲衆所推許者也然朱終以器訟不獲嗣位而鯀終以方命圯族續用弗成見極遂得不肖子凶人之名使後世傳之幾不知其爲何如惡劣人然則驕傲之爲害一至是耶噫謙受益滿招損此不易之理也人奈何甘受其損而不自求其益也

戒殘刻

吾讀班氏酷吏傳於他人不爲齒而竊喟然歎惜於嚴延年也昌邑之變延年抗疏謂擅廢立無人臣禮君子避之以爲烈此夔齊且考其生平亦廉正無私是延年固漢臣中之不多見者乃以疾惡

62 卷二十一

太嚴。過行殺戮。竟被禍。如其母氏之言。而史氏遂以之與甯成尹賞輩。同類並譏。萬世播惡聲焉。則甚矣殘刻之為能殺人身而敗人名也。聞昔推原其故。蓋天地以生萬物為心。人之仁慈好生者。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福。人之殘刻好殺者。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禍。以好生得生。以好殺招殺。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亦何惜乎延年之身。名俱喪耶。或者曰。信如是。則世之為官吏者。將必出重囚。翻大獄。以行所為。陰德事。而因覲於駟馬。

檀几 卷二十一

九

三公之報耶。予曰。非是之謂也。法不可以不守也。情亦不可以不原也。彼有可殺之道。而吾必生之。是謂縱有罪。彼有可生之道。而吾必殺之。是謂賊不辜。然則賊不辜。不甚於釋有罪耶。善乎歐陽氏之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真仁人心也。然吾以為欲制殘刻之行於當官。當養仁慈之心於平日。何則。屠之門無仁人。豈其性固然。習使之也。古之人於無故而伐一木。殺一獸。擬之曰不孝。斯蓋絕其忍心之萌。而以成其不忍。

22 B

人之德也歟

戒放蕩

子夏曰。大德不踰閭。小德出入可也。儒者猶病其言以為觀人則可。自律則非。蓋聖賢之道。慎小謹微。以求寡過。雖一舉足一啓口。亦不敢輕且易。而謂何事可蕩。軼於禮法之外耶。不謂世之恣縱者。匪惟小有出入。抑且大開罔顧焉。厥為繩尺所拘。航習夫猖狂不羈之行。往往曰。禮非為吾輩設也。吾遊方之外也。揆其意。豈不以昔之七賢八達輩。

檀几 卷二十一

九

為口實耶。然亦思此七賢八達輩。為何如人耶。雖其中不無因世之變。有託而逃。為混迹塵埃。以自匿者。而要其越閑敗檢。得罪名教者。固比比矣。或以廢君臣之義。或以絕母子之恩。或以潰男女之防。而且誦譎然相推曰。此賢也。達也。因之一倡萬和。而天下之風俗。由是壞。而天下之紀綱。由是隳。晉室敗亡之禍。實出於此。君子深痛其禍。而究其為厲之階。謂其罪浮於桀紂。而顧可真以是為賢。且達耶。或曰。晉人既不可學。則必師宋人矣。清談。

之放。道學之迂。一間耳。放差能樂。迂徒自苦。亦何必舍此取彼。爲予曰。苦樂固別。福禍亦殊。禮者古所制也。法者今所守也。爾棄禮不懼。敗矩度。爾蔑法不懼。罹罪辜。耶。楚子將出師。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楚子果卒於師。夫蕩於心。爲死亾之兆。則蕩於身者。又當何如也。然則儒者主敬之學。固養心之道。而實保身之道也歟。

戒豪華

檀九叢書 卷二十一

七 震澤堂

語云。德過百人曰豪。是豪之爲名。以德稱也。又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華之爲義。亦以德著也。洵如是。亦何惡於豪華而爲之戒哉。而不知此古人性分之謂。非今人勢分之謂也。今人所矜爲豪多。在駕高車。驅駟馬。意氣揚揚。自得之間。而所艷爲華。亦不過崇輪奐。美裘裳。以照耀於閭閻市井中。已耳。此非范質所譏爲縱得兒童憐。還爲識者鄙者耶。吾且不論此虎皮羊質。玉外珉中。見譏於有道長者。而竊爲若人。懼有禍福之懼焉。何以見

其然也。人心好勝。天地忌盈。豪過則滅。華甚則竭。此必至之勢也。不思古人宮成缺隅。衣成缺衽之義耶。試取從來之最豪華者。論富莫過於石季倫。李贊皇。季倫以人臣。與貴戚鬪富。雖以天子助之。猶爲之訕。贊皇飲食珠玉之奉。過於王者。然一則爲孫秀所收。一則有嶺南之窟。卒不克以免其身。焉豈非其暴殄之行。有干天道故耶。夫以季倫之文章。贊皇之勲業。猶且至是。况在區區輩耶。諸葛武侯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吾於其言有感。

檀九叢書 卷二十一

三 震澤堂

戒輕薄

嘗讀蘇子瞻傳。有云。嬉戲笑罵。皆成文章。在作傳者。蓋以是爲之稱也。而不知其一生受禍之本。正坐此何則。蘇子以雄視百代之才。不能沉潛靜默。以養成其遠大之器。顧以筆墨爲玩弄。當時之人。撫拾其九泉螫龍之辭。而必寘之死也。安知非受其侮辱者。而假此以爲報復耶。此亦不厚重之禍也。予卽以是類著之。爲世之輕薄子。誡焉。雖輕薄之事。予亦不能靦舉。而所最忌者三。一則勿以已

之少。慢人之老也。無論近父近兄。禮宜尚齒。卽以人生百年計之。自少至老。且暮事耳。今日紅顏之子。不卽他日白頭之翁耶。况壽夭不齊。安知不老。者猶存而少者或沒耶。楊億少入禁掖。每侮其同官之老者。一人曰。老終留與君。一人曰。莫與他。免爲人侮。楊後未艾而卒。此以少慢老。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己之長。哂人之短也。天下事。吾所知能者。不勝所不知不能者。顧於人所不知不能者。哂之。曷亦自反而計。吾所知能者。幾何耶。溫庭

檀几叢書 卷二十

圭 震學堂

筠謁時相相詢以故實。溫曰。事出南華。非僻也。冀相公燮理之暇。姑宐稽古。時相薄其人而惡之。溫卒不獲一第。此以長哂短。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己之全。笑人之缺也。大凡形體不全之人。其諱護爲最重。我故爲玩其所不足。以中其所忌。鮮有不激激其怒者。卻克與魯衛諸臣。使於齊。其形各有所缺。齊以其類爲迎。且令婦人幃觀之。克大怒。誓以必報。後卒有鞏之師。此以全笑缺。輕薄之可戒者也。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於輕薄之

行。不思過半哉。

戒酗酒

傳有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吾卽以酒猶兵也。不弭將自殺。吾今戒若以勿崇於飲。但襲取前人之言曰。內喪若德。外喪若儀云云也。若或德儀之不恤。將有迂吾言而褒然笑者。吾且不爲若德計。若儀計。而爲若性命計。若當羣然舉白。鯨吸自蒙。豈不曰。吾求一醉之爲快也。而不知醉中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若之量。爲酒所勝。頽然而倒。不知天

檀几叢書 卷二十

圭 震學堂

之高地之厚。非夢如夢。非死如死。吁。危矣。迨至夢幸得覺。死幸得蘇。而宿醒所苦。嘔心吐肝。輒爲作數日惡。夫吾人之身。寒暑燥濕之不克當者。寧堪經此摧折耶。卽若之量。不爲酒所勝。而不能不爲酒所使。酒勝則氣龕氣龕。則膽壯。喜而狂呼大笑。已可醜也。况一有所觸。佛然而怒。非言可勸。非力可排。因而罵坐行毆。杯盤之地。頓成戈矛之場。其以之得入身喪家之慘者。蓋比比也。是冠酒弱者。禍避酒強者。禍速。然遲速皆禍也。弱與強皆無一

可者也。嗚呼！人之溺於酒者，縱不恤若德若儀，獨不恤若性命耶？

戒賭博

事之有益於人者，雖古凶人之所遺，吾亦有取焉。若魴之城，桀之瓦，是也。事之無益於人者，雖古聖人之所遺，吾亦無取焉。如堯之奕，老之搏，捕是也。夫以無益而不取，况乎其有害耶？舊事相沿，新機遞創，浸假而有擲骰打葉之戲，浸假而有混江馬弔之名。且昔人以之適性情者，今人以之規財賄。

禮凡叢書 卷二十一

圭

夏

而賭博之事紛出焉。予嘗曰：小人而賭博，盜之嫌也。君子而賭博，貪之罔也。曷言之？夫賭博以求利，斷未有能得利者。勝者什之一，負者什之九。此所謂乞頭而外，無賭錢不輸之方也。乃負矣而必求一勝，再負矣而必求一勝，再三再四之不已，卒之有負無勝，則吾費以罄，吾債以積，而吾心益以熱。則凡苟可以得財賄者，將何所不至哉？吾故曰：此盜之媒，貪之罔也。而世之人，或有其言者曰：吾輩之為此也，雖不無金錢之注，然豈真以規財

賄耶？不過為適性情故耳。縱百萬一擲，曾何芥蒂於胸中而乃一以為盜媒，一以為貪？君子與

小人同譏耶？而不知更不然。事不可以或廢也，時不可以或失也。孔子之賢博奕，所以甚言不用心之不可耳。豈真以為賢耶？以可用之心而用之，不可用之物則誤用之心，與不用正相等。况身列士大夫之林，而可為此牧豎小人之事耶？且心術以此壞焉，何也？覬覦之念一動，則必弄機關，而且體貌以此褻焉，何也？計較之心太明，則必起爭競。

禮凡叢書 卷二十一

圭

夏

而且身命以此輕焉，何也？勝負之情正切，則必忘飲食廢寢，眠以是而言，非所謂不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耶？夫不為其有益而無害者，而為其無益而有害者，適足以見其人之愚，而自貽伊戚也。噫！

戒宿娼

世之蕩軼子，出入於狹邪青樓中，而以風流自命，或有繩尺之士，過而譏之，彼且曰：吾不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自覺，賢於尾生，相如遠矣。尋常以金錢買歌笑，於陰陽何損於名教，何傷而乃過為律

耶。予曰：是大不然。夫語以可否而不悟者，語以利害未有不悟者也。若亦知夫倚門跼戶之爲何如人耶？凡人之大無恥者，必其大無情者也。彼以一人身爲千萬人傳妻之身，朝送秦人，暮迎越客。其以前日陪歡於人者，今日陪歡於我，卽知其以今日結愛於我者，異日更結愛於人也。彼爲假情之娛，我爲真情之認。我作有情之癡，彼作無情之黠。亦愚矣！況且以是蕩吾貲，敗吾名，禍吾身，夫人之擁厚背者，豈無自而來？是非親父積累之

檀凡叢書

七

靈樞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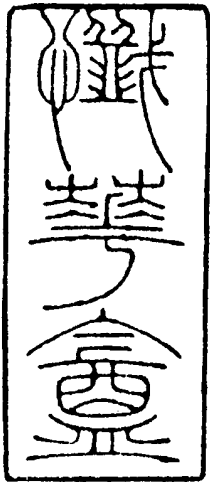
所貽必吾身。乃方所致也，而顧蕩諸有情無情之理，是何異取篋中金而擲之於水，且使爲此狂夫浪子之行，而無貽辱於父母也。無貽誡於鄉黨也。或無害有此行，乃父母惡之矣。鄉黨賤之矣。亦何苦而出於此耶？更慮者，鉛華香膩之地，實垢污凝漬之鄉也。中其穢濁，卽成惡疾。已成惡疾，便爲廢人。斧斤醜毒之禍，當未必烈如此。人生實難，而顧可自沈其死哉。嗟乎！人之出入於邪青樓中者，聞吾言亦可以猛然省矣。

6288 375 版

22A

心相百川齋

書卷



62册 975版

22B

|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字
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以陽
貨爲孔子虎賁爲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于心之慈而
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軀幹豐偉氣足善談者咸相與
畏之相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百二十善不
知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爲增減而訂定之王子丹麓
緘以示子盥讀一遍大都溫厚和平誘人爲善蓋所謂
借相入身而說法者吾因思夫相之與命相爲表裏術
士咸藉之以餽其口然相顯而易見命微而難知若似
乎許負唐舉之流其術易于取驗然其後多不能中大
心相百二十善
序
一
叢花齋

率與星士同譏此非相之果不足以定人亦未講于心
相之學耳夫貌之惡者吾有以知其心之惡若夫貌之
善者吾何敢遽信其心之善蓋雖大奸大詐之人類能
飾爲深情厚貌以欺人于不及防使人墮其計中而彼
猶儼然以魯連自任者往往有之吾安能盡得善相心
者如禹鼎之圖神奸乎哉心齋張潮序

心相百二十善

武林沈捷大匡訂 山陰宋澤元瀛士校刊

立身師法當以古人忠孝為歸便終身韋布亦須堂堂

地做箇人

絕淫殺意惡

於世態無根的景眼界看得浮於本分宜盡的事腳地

纔踏得實

愛日惜分陰

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

得暇手不釋卷長養神機不怕才疎識寡

心相百二十善

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同其是非好惡

常操人定勝天之志勿被孔先生算倒

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肉之軀翻不如草木藥

石有氣有性以救濟生人

人生雖是戲場須做一脚正生不貽人非笑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

物來須識破事來須應過

以妻子為屋漏之史官闡行若有嚴刑于苟

正之禱久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

興寢有節灑掃克勤

一念之善可以及人

心如長者在家居百役無不敏戢無疾風暴雨之怒

歷艱難知下情經險阻達物偽

識見如立高崗無遠不見

做人讀書行事俱要成片段

凡事不徒為忍耐熟思貴得其情審處貴得其當

作事擔當知柔知剛有終有始

路值其窮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屑徒貧賤節省醫貧苦心醫賤整作透發志氣激昂

每懷范文正義田贍賑通族不負祖宗付託

心相百二十善

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半

值不如意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

敬前輩慕勝已近君子砥礪成善

氣度嫻雅舉止端莊聞事不驚張對奴僕無疾言佞色

為善不求人知每做一好事不屑屑形諸口躬行陰德

與人期不失信雖游觀小事風雨踐約

盡心為人謀排難解紛不遺餘力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不改行易操

文章有首尾

言語有序當人語次不攙奪

不忘故舊人苟有一行之懿一字之美終身逢人說項

布袍負暄木牀就蔭

持重寡辭不輕忽言笑行年六十如老吃管子豈欺我

哉

對俗客嗒然無語遇學士有道談說名理揚摧風雅齋

壘移暑令人不忍遽別

與物無競不好上人

不辱人以不堪

不愧人以不知

心相百二十差

不傲人以不知

不疑人以不肖

衣履清儉面無愧色

悔過知非以慚愧為鐵鉤自制非法

讀書有得不私其善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

不輕信人譽令進譽者笑我之愚非恒責其過者勿聽

其譽

不輕較人過失

見人家好子弟諄歎羨累日

常存教人之心與人家子弟談文論古認為堦庭間物

三 懺花會

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

無益之筵勿赴

市井諛諛勿談

自足以當富做家不期事事完足

得意之秋每易愚人當念目短于自見

和氣格天之本筆墨中和之氣天地之福澤氣也

事非親見莫說忌幸人之災傳人之死

讀史論事必先稱其所長并不輕責人以死

無災以當福

閒無事以當仙

心相百二十差

不好侈靡鬪勝好生戒殺自身享用著一箇苟字便安

默處淡飯著述

酒醉怕謹厚者發狂棋輸怕退讓者發怒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橫逆當前須有李沈不較狂生訕詈蒙正不問朝士姓

名手段若事于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

息

門多士君子

不念舊惡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色和平如

說平常事

四 懺花會

每聞紡緯讀書聲

我雖有君子之操而不挾勝小人之氣更見包容

不貴機械智巧吾以漢陰丈人爲師

聞人談及閨閻不便掩耳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

識其人

喪祭循禮

不輕出詩文示不知甘苦者

不輕乞假于人必求仁者之粟然不當輒以鮑叔望人

而以管仲自比至于盡情竭歡

閒中稱謂如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

心相百二十善

五

懺花齋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凡入人家不可窺看人文字

凡借人物不可損毀不還書籍必爲補治

凡喫食不可揀擇去取王文正公飲食不潔者但不食

而已

斗秤平準交易分明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祿

活千人者有封殺降者殃及三世

擇福之道不妨與正人君子同禍死忠死孝便是了生

死

男女無博弈戲言

涵養翰晦與田野老一般漸喜不爲人識

家居日用雜而不厭不必離境求清

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

不留胸中

不稽遲服役人僱值

掃地焚香隱居危坐蕭然事外

男女婚嫁自有定分不爲百草憂春雨

心相百二十善

六

懺花齋

兒女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

留心教女爲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騭事

子弟當以讀書通世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

千人口宰相數千人指無疾死

富貴暴集之客與生事惡習家人同爲消長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可憐世上金和寶

借汝閒看七十年試取兩詩參之是一是二

垂老著書悉當有關世道

青山白雲造物特爲我設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

之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嘗使有傍然自得之趣

兒童不拈蟲弄雀

慎風寒節飲食減思慮目前浮情佚氣汰而藏之皆留

為有益之用閭摩未喚不可先自押到

知人詐偽能含容不務淵魚之察

情怨理遣能知下人飢渴勞苦

不因細事輒躁擾不能耐

造物勞我以住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自己能站定脚跟作事不聽人唆阻議論不隨聲附和

多蓄美藥以備急施

節省宴會浮費以周貧乏

心相百二十善

七

懺花會

子弟孝友謙謹能敬祖父親友

聞人謙婉人求見不輒拒絕

出必告反必面使父母尊長明知所在不貽其疾之憂

孝敬之中寓禮法防閑之意

使男女童僕以偷食說謊為恥可知閨門嚴肅

平心付物不助強欺弱

每見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惜其為薄命之士輒喚奈

何

三世自成一忠厚家風

舉家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

數言少存儒者氣象半字不入浮屠恐為行業不修而

詭云闕釋者藉口

心相百二十善

八

懺花會

—

6200778 版

21A

聖學入門

壬戌仲夏侯官郭曾炘



吳興劉氏留
餘草堂校刊

沈序

太倉陳確庵先生諱瑚字言夏前明崇禎壬午舉人入

國朝隱居不仕與陸桴亭世儀江藥園士韶盛寒溪

敬諸君講求聖賢之學留心經濟著述甚多詳見其孫

溥所撰年譜曩余督學八閩讀張清恪公學規類編中

有先生講學規條會儀約法竊忻慕之今讀是編言教

動法立體致用犁然有當於人心信布帛菽粟之文也

考年譜是編成於順治九年時方避寇躬耕而從游益

眾先生殆無日不以修己化人遷善改過之旨諄諄訓

迪而且作隄捍水積粟振饑為德於鄉閭甚普大儒存

心利濟不以窮達而移道固然也今 國家承平庠序

沈序

留餘草堂

鼓鐘之教涵泳幾二百年矣士之秀穎者或徒以科第

進取為事而不知返求身心學校之師或遂先利而後

義豈古今人不相及與無亦聖遠言湮習非勝是愈趨

愈失而不復自拔於流俗也維鑄謏劣無似奉 天子

恩命再督皖學益兢兢焉不克稱塞是懼適是編刊成

思惟所以教士之語莫切於此敬告學官博士弟子相

與熟玩而力行之以期仰副 朝廷興賢育才之至意

是使者之厚望也夫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陽月初構

李沈維鑄謹序

王序

聖學入門書三卷陳言夏先生所作也先生生於明季

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其書分小學為六曰入孝

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為六曰

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

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

程以敬怠善過自考桴亭思辨錄所謂隨時精察隨事

精察者其道不外乎此遠而求之三代以前惟聖是學

非聖不學若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山下學而漸臻

於上達者無不包舉其中約之彌精恢之彌廣凡詩之

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書之欽厥止易之直內方外春秋

王序

留餘草堂

之勸善懲惡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其旨

不一苟不用力於此終無以為立德之基謂之聖學入

門不其然歟而議者乃以此書為束縛同於桎梏則必

使學者蕩檢踰閑而後可以自便甚矣其傾也且夫欲

為聖賢之學者必自無所為而為始故董子云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傳曰不為利疚不為威惕

蓋天人之際修德者必獲福積善者有餘慶然而德即

福也善即慶也果其合於道義則安樂壽考固為福即

刀鋸鼎鑊不為殃而不然者反是自古豪傑之士為孝

子為忠臣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氣足以塞乾坤志足以

先日月未有不先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能襲取以成

者也而世俗勸善之書侈陳福田利益是仁義道德之說適以供其富貴利達之求立心一僞其不流於小人之歸者幾希今觀此書而知先生之學獨得古君子修省本旨純乎天理之公不參以人欲之私此其所以爲聖學之正傳而異乎二氏因果之鄙說也歟吾友徐君春帆名學異喜讀宋儒書尤愛此編朝夕觀玩身體而力行之因梓之以廣其傳其所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道光甲午正月東洞庭王塗序

王序

三

留餘草堂

自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特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眾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育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

自序

四

留餘草堂

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巳午之交歲且游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

自序

五 補餘草堂

邇愚遜跡蔚村朝夕往來得濶上數友而吾妻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問從虞嚶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邈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太倉陳瑚撰

自序

六 補餘草堂

太倉陳 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小學日程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取友
隆師敬長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
言足以盡之矣今約其大凡定為日程較之大學
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守明則易從所以便幼學
也使為師者以此教而為弟子者以此學焉亦可
以養正而為作聖之基矣

入孝之學

聖學入門書一

小學日程 一

留餘草堂

愉色婉容

不愉色婉容

親召無諾

親召諾

順親教令

不順親教令

父坐子立

父立子坐

出告反面

出不告反不面

視親寒煖撫親疾痛

不視寒煖不撫疾痛

為親服勞

不為親服勞

敬親杖履

不敬親杖履

舉足動容不忘父母

毀傷其身忘其父母

愛親之愛敬親之敬

不愛親愛不敬親敬

出弟之學

敬伯叔

不敬伯叔

兄弟相讓

兄弟相潛

徐行後長

疾行先長

言不先長

言先長者

敬父之執

不敬父執

謹行之學

心術端正

心術不正

不恥惡衣惡食

恥惡衣惡食

志氣堅強

志氣昏惰

心定神清

心癡氣浮

足容重

足容不重

手容恭

手容不恭

坐如尸

坐不如尸

立如齋

立不如齋

揖讓無失儀

揖讓失儀

飲食致謹

放飯流歡

夙興夜寐

早卧晏起

不好戲弄

戲弄無益

信言之學

言必忠信

言不忠信

非法言不道

言不及義

不多言笑

苟言笑

聖學入門書一

小學日程 二

留餘草堂

應對無失

應對有失

親愛之學

敬事師長

不敬師長

親益友

不親益友

遠匪人

不遠匪人

朋友責善

羣居無禮

善撫奴婢

不恤奴婢

文藝之學

終日勤學

終日閒曠

讀書專心

讀書不專心

作字楷正

作字不敬

聖學入門書

小學日程

三

四庫全書

習藝存心

習藝不存心

作課專心

作課放心

有疑思問

有疑不問

聽講專心

聽講不專心

敬重書籍

不敬書籍

太倉陳 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大學日程

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條目也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者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以至乎聖賢不難矣

格致之學

格物者何窮理而已近而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一 留餘草堂

用之常遠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理也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審之講論之際皆所以窮理而致其知也厥凡有四曰學曰問曰思曰辨

讀聖賢書心領神會充然有得

此學之事也前言往古人之已知之理而我之所認或溫故知新其有得也必矣

讀書不能領會茫然無得

或惰惰不勤或紛紜無序或掇拾雕蟲玩物喪志皆過也其不為古人之糟粕也者幾希

仰觀俯察物物關心

此亦學之事也萬物皆備于我何者不當窮究先儒云一草一木皆有至理不可不察能物物而格

之此合內外之道也

遇物不窮理

遇物而不存心則冥然無覺矣與盲瞶何以異

虛懷好問

此問之事也問官問禮聖人且然況下此乎能就正有道能詢於芻蕘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

不能好問

或妄執己見或諱疾忌醫或恥於下問皆非求益者也

一動一靜刻刻反求事事精察

此思與辨之事也反求者思也精察者辨也既學與問又必思之辨之所以擇善而為行之地也當於一動一靜之間反而求之如君子之所謂九思者而即詳辨其何為敬何為意何為善何為惡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二 留餘草堂

何為義何為利何為中庸何為過不及而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則于天下之事可以明其理而無所疑矣

悠悠終日不反求精察

察理不精尚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況不加察乎其過有所不免矣

誠意之學

誠意者人禽之關君子小人之所繇分也其要只在謹獨能謹獨則自慊也君子也人也不能謹獨則自欺也小人也禽也厥凡有二曰好善曰惡惡

發一善念能培養擴充

此好善之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見者人皆有之當念即能實用其力培養而擴充之則參天地贊化

有皆于是乎出矣

發一善念不能培養擴充

善端偶發道心也微者也不

發一惡念能克治決去

此惡惡之事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忽舉一念不可與天知忽作一想不可與人見皆惡也能謹之于此而不使其潛滋暗長焉則善矣

發一惡念不能克治決去

察惡未盡雖善必粗故奸仁者又必惡不仁徒奸仁而不惡不仁則有陷于不仁而莫之覺者生于其過可勝道耶

無所為而為

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

有所為而為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三

留餘草堂

如為名為利之類是也為名而為善名不至則善衰為利而為善利不歸則善沮皆自欺之弊也真能好善惡惡者必不出此申而舉之又所以丁甯之也

正心之學

心統性情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厥凡有二曰存養

曰省察

終日終夜戒慎恐懼使此心湛然天理

此存養之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萬理已具終日終夜嘗存敬畏而存之然後靜虛動直可以通天下之故矣

不能戒慎恐懼使此心放而不求

人心一息斷絕即與天地不相似放而不求則將肆欲妄行而為無忌憚之小人矣可不戒哉物來順應不以喜怒哀樂動心

此省察之事也誠意之省察其善不善也正心之省察其過不及也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喜不至溢樂不至荒哀不至傷懼不至喪怒不至遷愛無則待事已去無繁擾則能不動其心矣

不持其志以喜怒哀樂動心

心有主然後能不動不持其志則心無主矣因喜而動繼之以溢因樂而動繼之以荒因怒而動繼之以傷因懼而動繼之以喪因愛而動繼之以遷因愛而動繼之以溺以至未來期待已去繁擾皆也

夢寐之中持敬不懈

程子曰人于夢寐間亦可下所學之淺深省察至此微乎微乎

夢寐之中操存不及

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能正心者無之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四

留餘草堂

修身之學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言有物行有恆所以修身也厥凡有四曰威儀曰言語曰服食曰起居

動容周旋整齊嚴肅無不中禮

此威儀之事也持其志者又當無暴其氣制之于外所以養其內也中禮如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

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是也

動容周旋輕浮傲惰不中乎禮

足容不重或趨或蹶手容不恭擗拳攘臂頭容不直或岸冠脫幘或搖首側耳色容不莊或遽色或跛倚履闕以至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對天地日月鬼神聖賢裸程唾涕呼盧六博之類皆過也

修辭立誠非不道

類皆過也

此言語之事也慎言謂所以養德也言必忠信不
多言不荷言不妄言欺人以至戲言能訥邪言能
默揚人善隱人惡則古
昔稱先王之類皆善也

言不忠信失口於人

傷易則誣傷煩則支言之失也或誠辭或邪辭或
淫辭或過辭以至勦說雷同便佞欺僞稱人惡毀
人善引喻不倫抑揚失實詭浪詈罵
及編歌造謠之類皆不忠信之過也

衣服飲食有節

此服食之事也二者皆所以養身然有節焉紅紫
不為褻服絺綌不使見體饑餓不食餒敗不食不
為酒困之類此聖人之節也衣敝如新履穿無垢
斷齋畫粥嘗咬菜根之類此賢人之節也學者慎
之

衣服飲食恣其所欲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緣于此如
衣服不衷冠履奇詭放飲流歡貪饕異味縱飲深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五

夜之類
皆過也

起居有常

此起居之事也君子所其
無逸夙興夜寐蓋其常也

起居無常

如晏起早臥晝處內室之類志
氣昏惰教無所施矣戒之哉

節欲以養身

謂圍門衽席之間凡疾風暴雨晦朔寒暑之候大
喜大怒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而戒之也他若漁
色比頑則又君子所必
不為不必兢兢致戒矣

不節欲以致疾

好色則心志壘惑不能精明強固疾必因之此亦
在起居之列而復申言之者以養身係此為尤重
也

齊家之學

家難而天下易非以情勝理即以義斷恩過與不
及皆非也齊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而已厥凡有

六曰事父母曰友兄弟曰正妻妾曰教子孫曰睦

宗族曰御奴婢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能率家人以古禮自持

此言其大綱也齊家者齊之以禮而已冠婚喪葬
祭祀燕享家禮之大者也酌古而不駭俗準今而
不趨時文實得中
奢儉合宜則善矣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不能循禮

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風俗頹敝古制蕩然如冠不父命婚不親迎乘喪
嫁娶治喪酒肉信任風水葬不以時五祀廢墜祭
祖宗不先期齋戒任用師巫邪說非鬼而祭燕飲
不禮

善事父母論親於道

此善父母之事也不得乎親不可為人不可為親
不可為子善事父母得親也論親于道順親也善
事父母謂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愉色婉容服勞
奉養出告反面承順志體親勞逸撫親疾痛無
私貨無私畜親愛亦愛親敬亦敬之類皆善也論
親于道謂如贊親行善勸親敬改過下氣怡色柔聲
以諫三諫不聽號泣而
隨之類善之大者也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六

賓客備陳水陸之類習俗因之以
為固然估君子之所當矯正者也

不善事父母不能論親於道

不善事父母謂如定省失節唯諾不謹奔走不恪
湯藥不嘗私財私貨不守成業刑恩恃愛徑行自
遂之類皆過也私貨不守成業刑恩恃愛徑行自
成親過不能諫止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或責善而
難或激成親過以至徒知祿仕
不能義養之類過之大者也

兄弟怡怡有情有義

兄弟怡怡有情有義

此友兄弟之事也兄弟恭讓地讓產饑寒相恤有無相通同心竭力不為讒說所間皆善也互為善之大者也

兄弟相猶

兄弟相猶或爭長競短或憂患不恤或貧富相忘或異母相嫌或妻子離間或挑釁鬪牆皆過也惡養天倫過之大者也

教諭妻妾

此正妻妾之事也夫婦居室天命流行不昵情而理不執拘而乖相對肅雍如賓如友或隨事勸勉使孝舅姑和妯娌安井日樂權權不內操言無出闔不私自歸甯不入廟燒香不親近六婆皆善也

下教諭妻妾

素無身教致婦德不順或聞闖詭浪或婦言是聽或暴戾反目或縱婦女入寺燒香往來出入或受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七

留餘草堂

妾虐妻或寵婢奪嫡皆過也

教訓子孫

此教子孫之事也令子孫安分循禮奉公守法以至慎擇師友禁絕匪人之類皆善也嚴立家訓世世守之使之遷善改過希聖希賢善之大者也

不教訓子孫

謂如簡慢師友縱子孫不修禮法比噤匪人護短匿非之類皆過也

敦睦九族

此睦宗族之事也禮貌恭謹情好款至燕享息爭訟皆善也行義莊以養之立宗法以教之善之大者也

不敦睦九族

宗族之初一人之身也而或言語相侵貧富相尊卑無統長幼無禮亦過矣

善御婢僕

此御奴婢之事也女子小人最為難養莊以蒞之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不妄笞扑不數言罵皆善也家法謹嚴崇戰為非善之大者也

不善御婢僕

彼亦人子也虐而使之過也或縱之為惡或畜歌童或養豔婢過之大者也

治平之學

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故不必有天下國家者然後有治平之責也上下四旁事事絜矩物物得所治平之學在其中矣厥凡有四曰事君曰交友曰仁民曰愛物

進忠退補過盡事君之道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八 留餘草堂

此事君之事也盡忠補過謂如夙夜勤勞清廉奉法出使四方不避艱險不立朋黨不畏強禦犯顏諫諍進賢退佞以至守疆固圉殺身成仁之類即至出處以正進退不苟不把持官府不囑託公事不避差徭不通稅課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忠補過不盡事君之道

謂如長君達君非道事君始進欺君遷轉欺君貪位固寵貪酷疲軟赦上凌下把持囑託以至遲完國課脫漏差徭之類皆過也

善相勸過相勉盡朋友之道

此交友之事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能風雨不淪生死無二久而能敬緩急相通羣居有禮聚飲有節救患分災勸善懲過皆善也

不能善相勸過相勉不盡朋友之道

謂如勢交利交面是背非緩急不救有無不通存亡易心初終淪盟游談聚處留連酒食幸人有過

忌人為善之類皆過也

況應曲當使人各得其所

此以下皆仁民之事也況應曲當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救人一命全人一嗣錫遠已責辨難解紛子人衣食濟人藥餌周人之急拯人之難交易公平遇事方便以至掩骼埋胔之類皆善也

不能況應曲當使人不得其所

謂如不愛老不矜少侮鰥寡虐無告交易不公借貸厚息見人急可周不周遇人難可救不救自擇己利不行方便之類皆過也

為地方與大利除大害

與利謂如建議錫租開屯治水擇一賢吏薦一善人興一善政之類除害謂如去一積弊戮一大奸除一大盜誅一亂首之類皆善之大者也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九

留餘草堂

見地方大利大害可為不為

時勢權力可與利而不與利可除害而不除害是所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欣戚不以動其心也天下陰受其害而莫之覺矣過欵甚焉

勸人行善改過

仁民之法養先于教仁民之功教大于善故君子與人為善之念無日忘之也勸人行一善改一過殆甚于以身為之矣不亦善乎

見人善過可勸不勸

人有善過可勸而不勸此所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者也過也阻人之善成人之過則又過之大者也

明先聖之道繼往開來興起絕學

先聖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相傳不易之道也既為先知則以此覺後知既為先覺則

以此覺後覺所謂自明其德推以及人使之皆明其德善之大者也

背先聖之道以左道曲學惑世誣民

索隱行怪欺世盜名左道邪術驅神役鬼皆聖人所不為也使尊崇其教以之惑世而誣民其害甚矣

著述有關世教有益於天下國家

或著書立言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集諸儒之大成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善之大者也

創造淫辭邪說壞亂風俗

如淫詩豔曲及譏侮聖賢誹謗國是之書流傳後世足以盪人心志壞人學術顛倒人是非過莫大焉

能盡物性恩及禽獸

此愛物之事也人物之生同本乎天好生天地之德也如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魚禁鱣鱒鳥翼鼓卵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

留餘草堂

腐蟄不殺方長不折以至斂帷埋馬做蓋埋犬無故不殺無故不食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物性殺傷物命

謂如焚林而田竭澤而漁圍澤掩羣覆巢破卵以至見生而食聞聲而食取物不順時令無故殺戮犬豕拔一草折一木之類皆過也

論日省敬怠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一

留餘草堂

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汝臨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

論日省善過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為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為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

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為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為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為之也善過無他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為是是即為善何者為非非即為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即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為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為善而有為而為反可為過有本為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為善者即此便可窮理即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三

留餘草堂

敬怠紀法

每日以十分為率存一分敬即去一分怠如敬三則怠七敬四則怠六是也

善過紀法

每日先分四格自寅至酉約二時為一格內紀所讀何書所作何事閒過者書一曠字後分二格以一格紀善一格紀過皆量其分數而書之曰若干善若干過

總結法

每半月一結自考其進退如何其法分為四等曰

大進曰少進曰大退曰少退格致學進則于格致
下書之誠意學進則於誠意下書之退做此小學
亦加之

奉行法

先期齋戒三日焚香告天隨置一簿編次年月每
日臨卧詳記所爲明註善過不得欺隱不可間斷
半月一小比歲終一大比仍齋戒告天考其善過
多寡自知罪福不必更問休咎

聖學入門書卷三

太倉陳 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內訓日程

夫婦人倫之本也君子之道造端乎此故特列內訓條目以為正家之要焉

婦德

孝順舅姑一日為一善

不順舅姑一事為五過大事酌益之

舅姑有過逆施順受一事為五善盡誠感格為百善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留餘草堂

舅姑有過不能順受為五過激怒為百過

得飲食奉舅姑為一善

私自飲食為三過

能奉祭祀絜盛豐潔一次為十善

祭祀之日不親理蘋蘩一次為十過

閨門肅雍敬事夫子一日為一善

狎昵無禮一事為一過

凡事請命夫子柔順和婉一事為一善已有失夫

子正之能歡欣聽從一事為五善

有事不請命夫子一事為十過不從正言執拗違

拂一次為十過

教子以正一事為一善

偏愛姑息一事為一過

待妯娌姑始和睦愛敬一事為一善

猜忌相讒一事為十過

待內外遠近親戚辨而有禮一事為一善

或濫或吝不分等殺一事為一過

善待婢僕一事為一善

不善待婢僕一事為一過

能甘澹泊一日為一善

不甘澹泊一次為一過

取與有節一事為一善

取與無節一事為一過

夢行善事為一善

夢行不善為一過

婦言

寡言寡笑語默得宜一日為一善

多言多笑一次為十過

勸夫子讀書行善一言為一善

駕虛妄言熒惑丈夫一言為五十過大事倍之咒

詛罵詈一言為百過丈夫為三百過舅姑其過無

量

婦容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留餘草堂

端莊靜好舉止安詳一日爲一善不施脂粉一日爲一善

暴怒躁急一次爲十過輕佻失儀一次爲十過輕露頭面出行中堂一次爲五十過不問舅姑夫子歸甯母家及內兄弟家爲三百過諸親戚家爲五百過

粗布衣服一次爲一善

衣服必求美麗一次爲五過不惜衣服一次爲一過

婦工

操作勤苦一日爲一善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三 留餘草堂

懶惰一日爲十過閒立閒走閒話一次爲一過

蚤起晏眠一日爲一善

晏起蚤眠一日爲一過

紡織中饋精工整潔一次爲一善

惰慢苟且一次爲一過

奉行法

婦人奉行內訓爲夫者將此數條與之講解明白隨造一冊開明月日每日臨臥詳記一日善過能書者自書某善某過不能書者每日下開列善過兩行有善則于善下加一、十善加一〇有過則于過下加一十過加一又如有不明請命于夫

夫爲定其善惡之數歲終總計其數入夫告天文中一并焚化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四 留餘草堂

聖學入門書卷三

聖學入門跋

昔了凡袁氏著功過格學道者病之其粗焉者則謂不當以果報之說動人徵求福利之心其精焉者則謂學者但當紀過不當紀功紀過則思懲改紀功則矜心易萌即為退墮之漸故戴山劉子著人譜但示人以省過條目俾其朝夕自檢所以救袁氏之流弊也而尤以太倉陳言夏所著聖學入門書為尤嚴密其書於小學大學各分日程小學分入孝出弟謹行信言親愛文藝六門各標大綱使初學易於遵循大學則分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六門而於大綱之下各加注釋分別善過推闡入微視小學為進矣其奉行之方則別立日

聖學入門跋

留餘草堂

省敬怠之法紀其分數日分四格自寅至酉每二時一紀之迨半月則又立總結法以考驗工夫之進退紀過之法既如其嚴紀善之法又與袁氏大異其要在以善與過相乘除必漸至於純善而後已未附內訓日程而以德言容功分門無論男女胥堪自課誠可謂周至詳盡矣或謂科條太繁學者難於持守不知聖學工夫惟在主敬敬之一字萬善隨而百邪避果有持敬之功則如振裘者已挈其領導河者已尋其源九仞崇臺基礎既立不患無鳥革翬飛之一日宮牆美富得門者豈乏其人是在學者之堅定其志固不必以繁難為慮也是本為道光甲午歲吾浙沈鼎甫侍郎督皖學時所刻

板久佚急重鐫以餉後人壬戌仲夏秋分節吳興劉承幹跋

聖學入門跋

留餘草堂

論學制備忘記

1

金壇段玉裁若膺著

國學鄉學之制散見經典粗可羅列顧千里以學制備忘記寄示頗與鄙見不合因反覆辨論之

論學制備忘記一

承示學制備忘記云王制移之郊如初禮鄭注為之習禮于郊學愚據為虞庠在國四郊之證此二經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紐合從未有鄉射鄉飲酒而行于虞庠小學者也足下苦心分明者在昭代叢書己集補論學制備忘記卷第二一世楷堂藏板是愚竊以為未安聖人以禮教天下莫重于祀禮陽禮故為十有二教之首飲射相因而及鄉飲有不鄉射者鄉射未有不先以鄉飲者故鄉飲為九重戴記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射鄉如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又尊于朝聘和于射鄉又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又習射上功習鄉上齒皆是也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鄉故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言鄉飲酒之省文亦曰鄉故鄉飲酒義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鄉飲酒禮則省文曰禮故周禮鄉大夫

曰以禮禮賓之州長曰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曰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謂鄉大夫之賓與賢能州長射于州序黨正以正齒位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用之故記曰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也鄉飲酒義曰庠門曰房戶之間皆謂鄉大夫之學為庠制者也而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哂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于其序六也鄙師如黨正鄙亦當昭代叢書己集補論學制備忘記卷第二一世楷堂藏板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于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為習二禮于遂學以化之十一也詩豳風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曰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示眾也鄭箋則云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于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營焉毛鄭略有

不同毛云在學校鄭意在燕朝要云正齒位則亦是

鄉飲酒十二也按詩鄭箋正義以月令孟冬大飲烝釋之月令注天子諸侯大夫飲于大學

正齒位而箋則不云于大學但云饗羣臣而正齒位則公堂謂燕朝也蓋注禮在前箋詩在後立說有異不當牽合正

義未是也說文水部泮下曰諸侯鄉射之宮夫泮

宮諸侯之大學也而曰鄉射之宮朱子詩集傳用之則諸侯

于是行鄉射之禮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矣十三也說

文靡下曰天子饗餼辟靡藝文類聚作辟靡天子饗飲處也依食部

饗下曰鄉人飲酒也與毛傳合然則此饗飲即鄉飲

也辟靡天子之大學也而曰天子饗飲處則天子行

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三 世楷堂藏板

鄉飲酒禮于是矣十四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

在郊者一在遂者四在燕朝者一在諸侯之大學者

一在天子之大學者一曾謂小學在四郊者必禁其

不許行鄉飲鄉射邪書闕有間其他不見于經傳者

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恐尙不止此也足下謂小

學必在西郊一處必非在四郊而王制注明云郊學

乃謂係鄉學之在郊者而非郊學以伸已說攷鄭注

明云郊鄉盼之外者也盼者竟也竟于此也鄉盼之

外猶云鄉境之邊也百里之內爲鄉百里之外爲遂

其中之限謂之郊玉制曰虞庠在國之四郊必在百

里竟上鄉大夫之學必不在邊由鄉而移郊由郊而

移遂始在鄉兩爲習禮于鄉學繼移郊爲習禮于郊

學終移遂爲習禮于遂學學隨地改名以實殊若郊

學仍是鄉學鄭何不云又爲之習禮于鄉學之在郊

者以別之乎且郊學鄉學何分尊卑乃云愚以鄉學

所得行者躋而習之于小學乎豈可行于大學者顧

不可行于小學乎且鄭明云郊學而不之信若文王

世子凡語于郊者鄭注亦云語謂論說于郊學此二

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四 世楷堂藏板

郊學何別而必文王世子爲郊之小學王制爲鄉學

乎蒙竊惑焉至云割截大戴禮未嘗割截也劉芳崔

靈恩皆本保傅篇而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至云措

擊非措擊也凡吾輩之言皆以明理明經而已何賊

于古人而必欲辯之又何憾乎令人而必欲辯之哉

論學制備忘記一

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匠人注云

國中城內也司土注曰國中城中也載師以廛里任

國中之地注云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大夫率注因邦

中在城郭者鄉大夫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精至五十

注曰國中城郭中也城外五十里爲近郊里乃爲近

郊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至百里為遠郊鄭司農引
 近郊鄭注周禮尚書皆同司馬法內
 王國百里為郊杜子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終
 春曰百里為遠郊郊去國百里郊之內
 見遠郊經支謂之郊謂之四郊大宰法云四
 為六鄉司徒序官鄭司農注如此
 注曰郊野之內為六遂遂人鄭司農注云遂謂王國
 外曰野野之內為六遂遂人鄭司農注云遂謂王國
 日經文多以國中四郊並舉如大宰一曰邦中之賦
 遂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小司徒籍
 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言四郊即國
 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遂斯際故言六鄉不可
 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間也如今二縣
 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五 世楷堂
 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
 郊鄉外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間故云
 鄉外之外者謂鄉之邊也四郊之學必在乎此經文
 未有謂城外為國中者今是下乃分國中為鄉外之
 內者郊為鄉外之外者皆存鄉學州序黨序無論國
 申之密斷非所施于城外而云國中與郊皆有鄉學
 州序黨序未嘗謂鄉學有二乎若每鄉鄉學有
 二則是十二鄉也若止于一則必不應在邊也郊國
 中百里其中結實地且波王制經文為在鄉學禮
 郊五十里亦結實地

次左鄉移右右鄉移左次移郊次以鄉人而移遂明
 明自近移遠并非可稽注文郊鄉外之外者也稍出
 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于郊學此言鄉外之邊郊
 學在焉故稍出遠之令其居鄉之最遠處以示更將
 遠徙之意若如正義云此郊謂近郊則是自遠移近
 而非稍出遠之之謂王制注之郊學即四郊之虞庠
 何不可通而云大學小學為一類鄉學遂學為一類
 二類必不通鄉飲鄉射但可行于鄉遂不可行于
 小學乎若欲分其類則鄉學一類也遂學一類也小
 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六 世楷堂
 學一類也大學一類也先王以此四者教人豈必畫
 然不相通乎遂可以行鄉射鄉飲矣鄉可以移遂矣
 而鄉必不可以移郊學乎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大
 學也非鄉學大學相通之制乎而鄉學之人絀諸郊
 學何不可通乎小司徒之文曰六鄉四郊之吏鄉與
 郊必兼舉者示有別也玉制注曰為之習禮于郊學
 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注曰語謂論說于郊學此兩
 郊學何別乎鄭氏以虞庠說文王世子何不駁正之

為鄉學乎鄉飲鄉射之禮可行于州黨可行于遂可行于朝可行于大學古人皆言之矣而獨虞庠禁其行乎抑前書所舉已十四事今又得行于大學者一事王制曰王太子至學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夫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大樂正大樂正以告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云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為之親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于大學也云皆者謂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

昭代叢書

已集補

論學制備忘記

七

世楷堂藏板

既習禮以化之矣而猶不變王乃親臨又為習禮以化之也此注習禮以化之與命鄉簡不帥教者注習禮以化之有異邪然則習禮正是習射習鄉非有他也而命三公以下于大學習之王親親臨習之于大學茲非鄉射鄉飲同衍于大學之確證乎孔氏正義以春夏學于戊秋冬學射籥皆于東庠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宗禮在誓宗書在上庠樂正崇四術證之顯非鄭意然是下又將以斥孔為武斷妄益鄉學者民之學也大學者王大賦以登元士之適子之學也

民之學大司徒及鄉大夫主之王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子之學王及大司樂主之故其簡細之制不同鄉學之民必升于司徒以升于大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四郊小學亦領于大司徒國子及民皆按年入焉其閒國子則按年由小學入大學民則由大司徒升入大學記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亦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猶六鄉之升司徒升學而升司馬也夫王及卿大夫

昭代叢書

已集補

論學制備忘記

八

世楷堂藏板

行射鄉二禮于大學而足下乃謂必不可行于小學邪前書未省足下國中二字指城外故謂足下以城中為鄉盼之內郊為鄉盼之外今知足下意不如此是愚未諦也愚云盼外非鄉亦未的鄭實謂郊為鄉之邊竟郊學則虞庠耳

論學制備忘記三

成周學制中為王宮之學師氏保氏領之次為大學大司樂領之大司樂王制謂之大樂正以上國中之學也自國而為六鄉鄉有鄉學其屬別為州黨族比

閭每鄉州五黨二十五族百有二十五閭五百比二千五百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堂之大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于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于郊學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于郊學祭義天子適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九 世楷堂藏板

鄉學非州黨得稱既移之右鄉移之左鄉必皆鄉學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在邊虞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簡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繼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終乃屏之遠方由近洎遠釐然可攷足下必不信戴記鄭注虞庠在四郊之明文謂王制注之郊學乃鄉學州序黨序之在四郊者名以實異果爲鄉學鄭何以目爲郊學乎然則小學在郊畢竟在何地乎且每鄉鄉學一而已矣不能有二也足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十 世楷堂藏板

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左鄉今注疏刊本奪此二字若鄉人遠

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

臨之如其說以右鄉左鄉為國中之學右鄉在王宮

右左鄉在王宮左間之殿制小學在宮左矣未聞周

有鄉學在王宮左右也且王城方九里耳左右互移

何足示傲也且國中何以得稱鄉也孔氏但云其學

在國中而已足下乃隳栝之云孔氏言右鄉左鄉為

國中之鄉學州序黨序確不可易毋乃更為孔漆癡

瘠乎愚謂孔誤讀國之右鄉國之左鄉二國字耳經

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卷第二十一世楷堂藏板

言國非言國中不得有鄉也不得有鄉學也國

門而外百里而內其適中之地為鄉學國中及近郊

以內之人學焉遠郊以內之人學焉其南北道里均

也六鄉之學分布其東西道里亦必均也其在西者

為右鄉其在東者為左鄉不帥教而不變者左右互

徙以傲之言東西可以該南北南北鄉互移當亦如

是世本有東鄉曠周禮注有南鄉甄東鄉為人其得

氏由此也右鄉移左者約百里不變則又移之東郊

約五十里習禮東郊之學左鄉移右者約百里不變

則又移之西郊約五十里習禮西郊之學又不變而

移東郊者移之東遂之學移西郊者移之西遂之學

遂學蓋在郊以外野以內適中之地相距亦約五十

里虞庠在郊據王制移鄉移郊移遂之序而知之如

足下說王制注郊學為鄉學是鄉學在邊不在中官

民皆有不便且在邊鄉學之民一不帥教而習射習

鄉再不帥教而右鄉之邊移左鄉之邊左鄉之邊移

右鄉之邊是即經文之移郊而三移者闕其一矣若

或移入于國中之鄉學則又似秀土之升國中而非

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卷第二十一世楷堂藏板

簡絀況國中斷無鄉學邪似進退皆無據矣凡尚賢

以崇德由外以升諸內簡不肯以絀惡由內以移諸

外王制之大例也大司徒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

則居四同先鄭云百里內為六鄉皆謂王城地亦在

四同之內非謂王城亦可稱鄉也謂自城外至百里

皆為六鄉之地非謂近郊外遠郊內乃為鄉也唐孔

氏不能瞭然故辭多滲漏而右鄉左鄉在城內尤為

繆戾合地官所言賦稅師徒田役校比之法觀之知

城門而外百里而內統為四郊尤不可云鄉學在遠

郊也。陶之東原師曰：鄭注有八九分正義，只四五分。故正義必分別觀之，去其非以求其是，淘其沙而金益見。愚守其說不敢忘也。足下即以爲附會，紐合即以爲掊擊，即以爲武斷，即以爲誣古人，愚皆不敢辯。唯足下國中有鄉學之說，再四尋繹而後得其說之所自是之媿耳。未嘗學問且老，眊多忘，所有三札內不解之疑，若鄉飲、鄉射可躋于大學而不可行于小學，國中何以有鄉學、州序、黨序、文王世子、王制注、同言郊學而不同解，諸條惟望爲剖析，使愚者渙然爲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三 世楷堂藏板 卷第二

論學制備忘記四

自訓詁之學不明而治經多惑，卽舉郊字言之。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

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說文曰：下本之亦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于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何以引伸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某誓三郊三遂卽三鄉三遂。周禮又于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聘禮遂行舍于郊，鄰國之近郊也。及郊請反命，主國之近郊也。賓及郊則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十四 世楷堂藏板 卷第二

遠郊也。賓至于近郊則顯言近郊也。易之需于郊同人于郊皆謂百里之郊也。王制鄉不帥教者不變移，右鄉左鄉再不變移之郊再不變移之遂。鄭注云：郊鄉，外者也。此因經立文郊在鄉與遂之間，故云此郊乃在鄉外之外者，非他處鄉亦可以稱郊。近郊亦可以稱郊之比，舉其字之本義以別于引伸之義也。以郊別于鄉，謂雖鄉而郊也。故下文云爲之習禮于郊，學請雖在鄉之邊而實郊學也。非鄉學也。故自鄉學移郊學，自郊學移遂學也。足下乃云必無郊學。

以鄉學在邊者當之以伸己四郊斷無虞庠之說又云并國中及郊共爲六鄉以國中爲鄉畛之內者與鄭注郊爲鄉學之外者爲儷句援孔氏正義右鄉左鄉爲鄉學之在國中者爲左證以伸鄭注郊學必是鄉學之說足下之用心苦矣而不知謂郊爲鄉畛之外則可郊在鄉之邊也謂國中爲鄉畛之內則不可國中斷非鄉也是以非鄉爲鄉也雖有孔說斷不可通蓋國中而有鄉名則名不正國中而有右鄉左鄉及各州黨及兩鄉學及各州黨之學則地不容國中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卷第二五世楷堂藏板

有二鄉學其外又有六鄉則是八鄉而周禮不當云六鄉國中有鄉老一鄉大夫二與大司樂掌大學者紛然錯出則制不便且鄉學何以必置于國中及四郊竟上而中間相距百里之寬不置一學使百里內之民奔走恐後則于事不可解且王制立文明白曉邕曰命鄉簡不帥教者固六鄉之不帥教者也次不變卽此不帥教者也何以上文爲六鄉之人而此右鄉左鄉又爲國中之人則文不順且右鄉左鄉爲國中之人下文移郊移遂皆卽此右鄉左鄉不帥教不

變者是簡不肖以紕惡專爲國中鄉學而設而國外之六鄉不與焉則文更不順凡若此等足下雖有百喙能爲孔冲遠置辯一言否而足下方引爲輿主以與鄉畛之外者爲對偶自矜獨得之祕足下尙謂百里中爲畛內郊爲畛外尙爲近是而鄭注毋庸作此贅語以配之也將毋訓詁之法有未明與鄭方見郊于鄉足下乃見鄉于郊鄭方恐人疑爲鄉學別之曰郊學足下乃惟恐人據爲郊學而易之曰鄉學謂鄉遂與大小學爲二類謂射鄉二禮必不可行于小學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卷第二六世楷堂藏板

大學一類潛心三禮詳稽載籍參會羣言者固當如是邪始謂小學不在四郊猶倚孔氏之說也終乃云鄉在國中將古聖人體國經野正名百物之意謂何愚非好辯也而好疑義相析故貢其說于左右以求析焉

論學制備忘記五

大製謂小學大學一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鄉飲鄉射二禮乃鄉遂行之斷無躋行于虞庠小學者愚以爲孰非天子之學者而乃云小學大學天子諸侯主

之鄉遂學鄉大夫遂大夫主之乎鄭不曰大司徒主
六鄉乎射鄉二禮可行于大學既于王制及說文得
其三證白諸左右矣然則畫然二類不相通之說其
然乎其不然乎雖然以大學可行證可行小學足下
所嘗爲斷章取義也今又得一事焉虞庠行鄉飲酒
于文王世子可攷也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曲
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鄭注董
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
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按虞庠者
周之小學也而鄭云天子飲酒于虞庠非天子行鄉
飲酒禮于虞庠乎郊人得酌于上尊以相旅非虞庠
在四郊之證乎五帝大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文王世子之記語
于郊者于成均取爵于上尊然則大學小學皆得謂
之成均也鄭明云天子飲酒于虞庠矣而謂習射習
鄉必無行于小學之理邪蒙竊惑焉于制習射上功
習鄉上齒以下注云習禮者七云習禮以化之者五

昭代叢書

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卷第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皆謂習射習鄉也則又鄉學郊學遂學大學皆行二
禮之證也愚于三禮本未究心今得潛心三禮者而
請業焉幸甚幸甚

論學制備忘記六

前書第五通說郊字訓詁略舉周禮儀禮言之尙未
及詩攷毛詩言郊者大雅言自郊徂宮此謂百里之
竟也其立文自郊徂宮與周禮言國中及四郊同舉
兩端以括其中也碩鼠適彼樂郊傳曰郭外曰郊卽
爾雅邑外曰郊與周禮閭胥徙于國中及郊謂國中
昭代叢書 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卷第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之民出徙郊郊之民入徙國中者正同皆謂國外卽
爲郊不主百里竟上也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
牧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于牧地箋
云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
里竟上卽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駟曰
駟駒牧馬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
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
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
野野在百里外駟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遠

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
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
實無異析之則爲郊牧野林坵合之則牧野林坵皆
得統謂之郊言郊可以關野而郊之本義非野也野
本距城二百里之名引伸爲二百里以內距遠郊之
名故云郊外曰野而甸鄆縣都去國二百里三百里
四百里五百里皆謂之野故遂人掌邦之野注云此
野謂甸鄆縣都其官爲遂而所掌不止于遂也牧田
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地皆有牧田
昭代叢書己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卷第二 九 世楷堂藏板
周禮舉近以包遠也燕燕遠送于野傳云郊外曰野
謂送至于遠郊而非必至遠郊外也于旌詩曰子子
于旌在浚之郊傳不以邑外曰郊釋之而以郊外曰
野釋之謂此郊不竟于遠郊而在遠郊外曷爲不竟
遠郊也天子公邑之田在甸地二百里以內也家邑
之田在鄆地三百里以內也家邑者大夫之采地小
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之邑也皆
不得在遠郊之內以是推之諸侯卿大夫之食邑亦
斷不在公侯遠郊五十里侯伯遠郊三十里子男遠

郊十里之內毛云浚者衛邑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
此郊不得以邑外曰郊釋之致嫌邑在郊內必以郊
外曰野釋之明邑在郊外野而得稱郊者猶出車之
牧得稱郊也碩人曰稅于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也
以別諸遠郊也何以謂之農郊也近郊者民居稠密
之地六鄉之腹也是以謂之農郊也猶之聘禮及郊
請反命注曰郊近郊也亦以別諸遠郊也公卿大夫
之食邑亦有國有郊有野故衛于旌曰在浚之郊株
林曰稅于株野浚株皆食邑也毛公之釋于旌謂在
浚之郊猶言在郊之浚鄭箋不以爲然故易之曰建
此旌來至浚之郊是毛謂國郊鄭謂邑之郊以次章
三章曰在浚之都在浚之城例之由郊而都城鄭爲
長矣古聖人正名百物名有由一定而遷移者焉有
遷移仍不改其一定者焉如距國二百里者野也百
里以外二百里以內六遂之地亦野也二百里以外
至于畿亦野也距國百里郊也百里之內六鄉之地
皆郊也百里之外牧野皆郊也距國五十里近郊亦
郊也故注家必分別以見其義若王制不變移之郊

注曰郊鄉盼之外者也因上文言鄉下文言遂郊在其間故別之曰鄉盼之外者以見其為鄉之邊百里之竟上四郊虞庠之所在也詁訓之法由古音可得古義而義之見于經同字異解者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郊鄉盼之外者不得以國中鄉盼之內者為之對偶謂皆有鄉學也

論學制備忘記七

孔冲遠正義釋王制國之右鄉國之左鄉為在國中王官之左右足下所謂確不可易者前書既辯之如昭代叢書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卷第一 王世楷堂藏板 摧枯朽矣抑愚說右鄉左鄉即鄉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亦未審記文何以不言西鄉東鄉而言右鄉左鄉也凡古云左右者皆取求甚近之詞亦東西不定之詞右不必定西左不必定東也郊四則可云東西南北鄉六則不云東西南北而云左右立一鄉于此其在左者為左鄉其在右者則為右鄉不帥教不變者或命移右鄉或命移左鄉皆就其切近之左右移之六鄉分布國中之外四同之間鄉學當在近郊五里為適中之處其距遠郊之學約五十里其左右

相距亦皆約五十里故移左鄉移右鄉移郊道里相均以是度之六遂之學當在距國百五十里之處移遂道里亦與移右鄉左鄉移郊相埒鄉升俊士之秀者于國中大學亦相距五十里凡古聖制度經無明文而可揣測者往往如是惟惡于鑿耳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賢聖之所與而非賢聖之所禁也愚前說右左即西東自知非是故自更之凡以求其是而已若乃未知整駕而自謂己能御未知銜箭而自謂己能射自護前非則愚有所不敢也

昭代叢書

已集補論學制備忘記 卷第二

王

世楷堂藏板

論學制備忘記跋

今人八歲入小學不幾年而讀禮記王制曰虞庠在國之四郊今本誤作西郊卽此西四二字罕有能辨之者況于鄉學國學之制度乎段氏此論根據王制參以周禮諸書如畫建章宮圖千門萬戶使人一目了然亦足以關千里之口矣甲辰季春吳江沈懋懋識

甲代叢書

已集補

論學制備忘記跋

三

世楷堂
藏板

味經書院志

陝甘味經書院志序

志之例出於史而不專於史蓋雜山經水注考工記宮殿簿之義古人作事必有志而後法可因傳可久官司尤甚書院非官司然稟請咨提領發報銷有文簿焉典守者嘗於文奸滑得而把持之膏火脩脯將歸侵蝕訓誡條告誦讀行習有法式焉繼至者昧其法佻達因而玩弄之規制教法將盡銷亡而造養人材之地安知不為汨沒人材之區也味經書院自今河督前學院許仙屏先生崛起創建即延余宗夢軒先生為師詳定規模有益陝省者甚鉅夫其益之鉅正其法之善用心之勤也書院是而法與心非味經書院志序

味經書院志序

關中叢書

於味經書院之監院署

味經書院志序

關中叢書

陝甘味經書院志

經始第一

同治初元陝西回匪創亂州郡為墟繼以髮捻交訌備極屠毒越十一載始得以次蕩平予遺之民瘡痍未復人渺知學家無藏書時奉新許公振緯以待讀督學陝甘慨然以振文教為己任始假涇陽瀛洲書院延師訓課既籌經費設味經書院於涇陽城內東北隅乃上疏曰竊惟風俗盛衰視乎人才而人才隆替由乎學校學校教士實養士之地也士人有廉恥而後鄉里有風化庠序有秀異而後在官有循良其始僅章句誦讀之為其究則生民休戚之味經書院志 經始第一 關中叢書

寄故一人為而眾人效方正邪僻分類殊趨謂之風氣一人倡而眾人遵學問議論先入為主謂之師承其源甚微其流甚大不可不謹也夫欲有所用以收得人之效則必有所養以為儲才之基臣伏見國家作育人才府縣設學復聽所在舉行書院法良意美得人稱感惟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視為具文平時因循迨學政按臨所駐不過旬日而又逐日校藝即有所牖迪亦不過布條教舉大綱至於教士之實竊以為莫如書院院長得人而謂不能挽回風氣振興人才者未之有也伏查近日書院之弊約有二端一由院長為紳士退休之資其延訂也論名位徇情分官

場以為一歲之應酬紳士以為一家之取給評點甲乙苟簡從事而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如是者不得謂之教一由經費悉隸官吏凡印官兼轄書院往往虛領其名而未察其實其款項生息支發一切皆書吏主之積年既久侵蝕失計日見支絀士無所藉難以棲止如是者不得謂之養臣自抵任以來因查西安有關中宏道兩書院為陝甘兩省士子肄業之區關中督撫主之宏道學政主之惟自軍興以來士多貧苦不能自食又不能從師雖欲聞經明行修之要其道無由因擇適中之地於涇陽城內添設味經書院其規模與關中宏道相等臣捐廉為之倡而各屬紳士好義急公者大率皆醵金襄事業已設立講堂號舍開課舉行其定章有不同他書院者三他書院專課詩文味經之設其要以實學為主令諸生逐日研究欽定七經及綱鑑諸史大學衍義補文獻通考等書引之識義理稽故實手鈔口誦日漸淹貫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條理其設課也則合制藝論策經解詩賦法戒錄分課一一為之使之知學古之為貴他書院除閱課外師弟不常接見今則山長日登講堂傳集諸生將經史大義及小學逐條講貫察其課程閱其劄記別其勤惰嚴其出入令其由嚴憚以生清明本講貫而得服習使之

知植品之爲先他書院屬之於官官有遷移則法必中變
官有職務則事難兼攝卽如宏道書院歸學臣董理如臣
終年在外按試相隔千里何能稽察今味經之設臣悉擇
一方之望以之專理一方之學雖創始由臣而日久經理
究以責成紳士爲當蓋權不歸官則延師可免徇情敷衍
之弊非物望素孚學品兼優者必不能居此席費歸實用
則經理可免侵蝕支絀之虞非廉介自持鄉里推服者必
不能與其事羣力維持思培子弟使之知成法之可繼此
臣倡建味經書院之初意如此也臣徧查陝甘人望所歸
得保升同知前平利縣教諭史兆熊學有本原體用兼備
味經書院志 經始第一 三 關中叢書

延爲書院院長訂期十年而以城固訓導姚劭誠澄城教
諭王賢輔協理講席兆熊品端學粹遊其門者多所成就
前在興安勸辦一府堡寨一千數百餘所賊犯興安不能
逞志全活甚多歷經大吏保薦兆熊每爲學徒攀留不能
出仕其恬退而有實用如此劭誠長於經學志在誘迪賢
輔澹然無欲留心風化此皆關中方聞之士正學之選置
之訓迪必有可觀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臣之責以十
年者亦準斯義如造士無效臣請受謬舉之咎其承管經
費課程膏火責成紳士候銓同知怡立方教職張樞楊彝
珍吳乙東謝鴻猷從九牛興宗等立方廉正勤懇才識素

優歷年籌衛地方久著成效其餘諸人亦皆物論推重以
之經理書院不僅培養人才日有起色卽義倉蠶桑諸事
亦可次第舉行不動公家纖毫之款而可興地方無窮之
利似於教養可收實效臣觀諸人俱誓心竭力願任培植
不求保獎不居成功良由關中風俗之厚士習之美以之
責成經管實足垂久遠而無流弊合無恭懇皇上天恩敕
下陝甘督撫學政臣各立案嗣後督撫學政及各衙門分
月輪課其院長堂課各規條卽乞照臣所議辦理一切責
成紳董承管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施行疏入奉上諭
著卽知照陝甘督撫學政立案嗣後均照此次所定章程
味經書院志 經始第一 四 關中叢書

辦理欽此時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也於是涇陽議敘
同知銜吳建勳捐隙地以爲之基城固訓導澄城姚劭誠
澄城教諭白河王賢輔集資於東候銓同知涇陽怡立方
候選訓導富平張樞咸寧楊彝珍涇陽吳乙東安康謝鴻
猷從九涇陽牛興宗集資於西不費公家絲粟一年而事
舉雖創始疏略而規模固已宏遠矣

論曰許公出曾文正之門有經世志文正以大儒奮迹湖
湘削平巨寇成中興偉績許公固心識之而陝右數嘗寇
亂士無楮柱其閒者有亦輒歛豈倡之無其人與抑亦教
養未豫無以激厲其志氣恢擴其才猷也經義明而智勇

出治亂之迹既明必有興起而任天下之重者然則創始之功烏可忽乎哉

營建第二

院負涇陽縣北城微東面姚家巷縱五十三丈橫一十二丈涇陽吳紳建勳捐計地十畝零六分中為講堂五架五楹中棟懸奉諭旨後楣題味經堂後楹帖題以生靈休戚為心練識廣才名公卿由此其選也就吾學切蹉所得通經致用大文章可擴而充之前楣題學為忠孝中楹帖題講肆隣周京棧樸作人看今日多士羣居可否不愧譽髦涇之水峨之山直與全秦振風氣橫渠啓關學洙泗相傳願諸生奮心獨往斷當力崇禮教愚求砥礪求訂好為吾道溯淵源旁楹帖題講學不在多言先捷破名利一關仰毋愧俯毋怍惕厲戰兢敬義夾持是乃聖賢真學問通經必期實用果認得孝忠二字體於身修於家腕誠排惻窮達無間斯為豪傑大經綸左右有序堂之前左為大雅扶輪門右為小山承蓋門門內又前東列沈字爐有焚浸濃郁含英咀華號舍入西列作為文章其書

滿家號舍八舍各四室其外有廊又前為二門三楹三架楣題尊聞行知楹帖題華嶽黃河俱有靈其間氣門三出必鍾英哲聖賢豪傑都無種在儒生自識指歸左右外塾塾前西為時敏齋房十六架門東出東為日新齋房十六架門北出又前為大門三楹五架門中出左右內塾門外為屏堂之後為客廳五架二楹左右有室又後為左右廂各五架又後為寢五架四楹寢後小房五架寢西為小寢三架三楹都房七十五架屏一爐一廁一門窗器具悉備同治十二年九月學政奉新許公振禕創建監院候銓同知怡立方城固訓導姚劭誠澄城教諭王賢輔候選教職張樞楊彝珍吳乙東謝鴻猷從九牛興宗等監

修是為陝西有味經之始然事屬草創諸凡缺略監院無署寄居時敏齋及西寢諸生庖廚暫置日新齋藏書籍無所置於客廳西室至聖位設於正寢地址迫狹經費支絀故也光緒二年監院寇守信於西寢前添建左右廂廂二架屏風門一架正寢東添慶房四架十一年二月吳建勳續捐院東地址縱四十五丈橫十丈又南隅橫三丈一尺縱八尺計地七畝九分一釐三毫零十三年監院張元熙移建庖廚於大雅扶輪門東房六架移慶於東院之東越二年武昌柯公逢時履學政任次年以涇陽候選教諭周斯億為監院舉向所缺略者悉為補之建藏書樓於講堂東三架三楹

味經書院志 營建第一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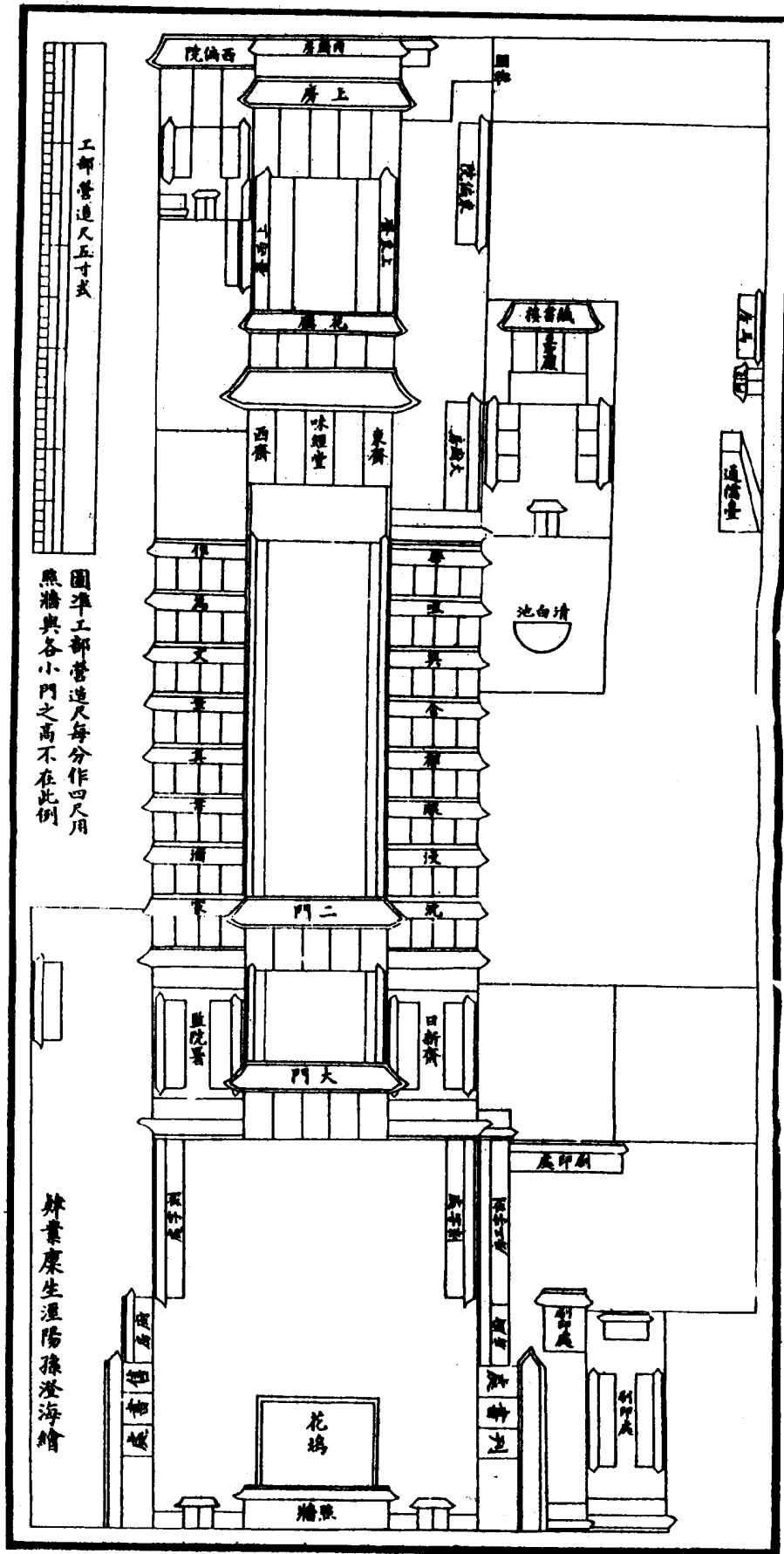
中設至聖位前列廡舍左右各三架左題前任學政奉新許公振璋吳縣吳公大激名右祀前院長升用同知平利縣教諭史公兆熊及前監院原任鳳翔府學訓導寇公守信前候選同知怡公立方神主越二年又以前任監院城固訓導姚公劭誠栗主祀於史公左題前任學政柯公候選知縣柏公景偉栗主祀於史公左題前任學政柯公名於吳公之次其南為清白池學政柯公名之院長劉序可食同治時創立味經書院擬引白渠水於講堂東其北為藏書樓費繼中止越十有七年武昌柯逢時先生督學來陝以通解致用造士壺朽吹枯士風丕變迺擇志趣奇特者數十人教養於味經廣購書籍俾肄業焉越明年建樓於前擬址中設至聖位南嚮旁列廡舍祀有功書院者官師紳士咸與又以土習算術必資實測築通儒臺於左

先生既銘之矣又明年引渠水蜿蜒注樓前適咸甯節婦趙劉氏捐梓列女傳餘以發池形如半規與備規制兼資汲引名曰清白池表彰若節即以激揚士氣也命黃承之講席樂推先生意用告士子銘曰龍山臺黃銘流其麓秦漢而明臺石洞腹檻泉沸瑯琊珠色澄以碧味淡以映齒始白公長我禾黍借入陵阿青莠處處清宜

味經書院志 營建第一 關中叢書

崇挾彼之與實古之遺算術精深步天為極會於一原造端實測窮理合數考古驗今或久而差密率可尋惟我中土世多智士湛淵詞章先民所鄙矧茲豐鎬英傑餘與通崇造極符契相承以濟時艱用宏先覺勒銘斯臺敢告來學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夏五月陝西督學使者武昌柯逢時課書又創立刊書處於大門東構房三架二楹門西三架一楹先後共糜金錢不足千而規制大備矣順德黎璧侯先生繼之謂刊書不可不售拓售書處於大門西其地偏狹越二年吳建勳族弟廩生吳建寅捐其西地址長二十三丈四尺寬四丈五尺地一畝七分五釐五毫前為售書處後以備修監院署之用基址大展繼而為之則在後之司院事者論曰廣廈大庇寒士歡顏書院之名固萌芽於唐少陵是

言意在斯乎然味經創建已二十有二年矣書舍財入十
餘間耳肄業過百人即不能容少陵願何奢也創之難成
尤不易豈獨味經爲然哉



工部營造尺五寸式

圖準工部營造尺每分作四尺用
無牆與各小門之高不在此例

肄業康生溼陽孫澄海繪

1-100. 97. 1. 11.

25. A

籌養第三

當許公之創立書院也大亂初平人心困極思通一聞斯
 議士民欣欣助貨者接踵於是輸銀及千者涇陽壹千肆
 郃陽壹千叁百韓城壹千叁三原壹千壹渭南兩千五縣
 不及千者朝邑兩玖錢貳分蒲城拾兩大荔兩百澄城
 陸百貳四縣五百者富平兩伍百長安兩百二縣不及五百
 者潼關拾捌兩白水肆百臨潼肆百咸甯兩陸錢伍分整
 屋叁百藍田叁百叁一廳五縣不及三百至一百者白河
 貳百叁拾玖高陵兩貳百乾州貳百壹鄠縣貳百雒南玖拾
 玖兩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錢肆分華陰拾伍兩華州壹百肆錢耀州兩壹百長武貳拾
 味經書院志 籌養第三 關中叢書

兩寶雞兩 壹百 紫陽兩 捌錢伍分 汧陽兩 壹百 壹拾
 共得銀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六兩二錢二分然淺人已議
 其後矣許公不為動督營建益急遂於十二年九月告成
 而許公亦報政入覲謠詠乃大起是時左文襄公督陝甘
 方議分闡不暇為陝士謀書院之設議發於許公細人遂
 謂陝甫經大亂宜休息不宜興大工聞者不能不為動許
 公原奏院事歸紳經理官為督察耽耽脂膏者無所染指
 咸大恚則日播浮言於外而向之踴躍輸將者悉裹足書
 院雖建經費無出生徒既聚不可散院長史夢軒自減脩
 脯監院怡養源稱貸以發膏火極力支持勢蓋岌岌不可

以終日而吳縣吳清卿大徵適繼學政任有以蜚語中監
 院者謂味經築一外屏糜銀三千兩公廉其誣微察味經
 誠大有益於士習乃以善後自任同治十三年與安府捐
 銀四百八十九兩六錢光緒元年撫院譚籌撥銀一萬兩
 光緒二年延安府捐銀一千兩南鄭縣捐銀一百兩共庫
 平本銀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兩六錢以上由藩庫發商
 發當商按月一分生息有閏每年獲息銀壹千伍百零陸
 兩陸錢肆分捌釐無閏每年獲息銀壹千叁百玖拾兩柒
 錢伍分叁釐定議每年分作三季給發以三月七月十二
 月三次支領有閏每次領庫平銀伍百貳兩貳錢壹分陸
 釐無閏每次領庫平銀肆百陸拾叁兩伍錢捌分肆釐此
 番領款本院已咨明藩司將遵照辦理除分行所屬各縣
 每年定以二六十月月底先行截清應獲息銀照數解司
 以備屆時支領即各屬未能如限報到亦當由司照依規
 味經書院志 籌養第三 關中叢書

本應獲息之數暫行籌墊以備書院東脩膏火之需每年
 由味經書院監院備文移知涇陽縣經詳藩司就近支領
 每次領到息銀若干即繳監院查涇陽縣候選道姚惠捐銀
 收支一面仍報學政存案備查
 一千兩大荔縣候選郎中李安吉捐銀三千兩此二項不
 貳千兩撥繳怡監院清還歷年積欠以貳千兩入藩庫以
 嚴令派役分送蒲城興平發商按月一分行息其學政
 吳札諭略云每年無閏蒲城解息銀壹百貳拾兩與平解
 息銀壹百貳拾兩有閏蒲城解息銀壹百叁拾兩與平解
 城興平息銀倘催不到即申詳學院札提催繳 先後共
 籌獲經費銀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九兩六錢以二千兩清
 還舊債餘盡發商生息於是涇陽典商領銀貳三原典商
 壹千叁富平典商領銀高陵典商領銀耀州典商領銀咸
 甯典商領銀貳百玖長安典商領銀壹百玖整屋銀壹千
 甯拾叁兩柒錢陸分長安拾伍兩捌錢肆分整屋銀壹千

論曰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又曰何以聚人曰財養固先於教矣顧周禮不詳養士法而戴師有士田甫田之詩始曰歲取十千終曰蒸我髦士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士固不並耕也特廩於官者悉取之農耳近世金生粟死商賈操金錢制農之命末豐而本悴矣分商之息以養士似亦窮變通久之道而論者嘵嘵以爲病商何也

規制第四

惟天子軫念西土敬教勸學嘉惠俊髦學使承流詢於衆庶順時所適乃闢講舍於涇水之陽顏曰味經書院以收陝甘志學之士禮聘師儒任以教誨乃立監院使總院事宜學使意於師弟子俾教不倦而學日勤監院一人舊無定數後設二人光緒十七年學院柯改定其一人改充刊書處董事詳後齋長二人其一一定涇縣又院址均吳氏捐入其子弟諸生惟齋舍所容院書一有任院者即爲齋長不常置人貼寫一人年學院柯增設院夫三人門夫一人竈夫無定數監院司一院財用出入之數簿書期會之文及一切禮儀法令之事時察齋舍以助院長精力之所不及每歲

仲春車逆院長於其家至擇期入學知會涇陽縣同院長率諸生行釋菜禮後赴講堂行入學禮畢乃宴朔望謁先師亦如之令節亦如之歲終又宴乃出學車送院長歸凡諸生來院上名於監院定館舍即贄見於師凡值督撫學政藩臬道府課之月監院備文預請題目至期請涇陽縣按名散卷宣示題目及繳卷監院備文申解榜歸張示院門院長堂課評定甲乙由監院登榜其膏火獎銀監院各注於其卷諸生執卷領取凡書院經費由藩司發商者監院備文移縣徑詳藩司支領其由學院發商者監院徑移文該縣催解領解到即報聞學院凡歲出有章者依章給

之無則小者監院主之大則請於學院院長東脩四百兩以時致之薪水監院百兩刊書董事百兩齋長三十六兩工食院書三十二兩貼寫十二兩院夫十八兩有閨十九兩紙筆費學院署稿房十二兩藩署禮房十二兩議平均給以其時凡房宇門窗案椅牀榻一切器具之類時周察之缺損補修無致破壞卷紙多寡視所用歲終則會計上於學院齋長擇諸生之學品優而齒長者為之帥諸生敬承院長之教以修其業經義史疑院長講解諸生不能盡喻者齋長道諭之不能問者齋長達其詞司書籍之出入借還有式歲終檢緝不可失遺分察竈夫膳飲之美惡毋味經書院志 規制第四 二 關中叢書

令鐘錫失飪致疾院中有興作監院會齋長察視凡院事財用出入齋長咸與聞院書初由涇陽縣禮房兼司冊籍文移會計之事凡課題目榜次書而張示其副藏之公牘文移書而呈於監院收發書籍書而呈於齋長凡朔望謁先師則贊貼寫司鈔寫文字院長條教諸生文藝須傳觀者鈔而揭於壁院夫司灑掃雜役奔走之事門夫書稽出入必嚴二鼓擊柝封門繳鑰晨領鑰啟門及膳時均如之廚夫主供諸生飲食品院長監院預核定揭於廚壁日一更月再周諸生人日給錢五十廚夫工食不領於院其夥役視食者之衆寡而增減之凡院事監院主之教士子則

主於院長
論曰日用飲食粗迹也而精義寓焉王政之始雞犬桑麻聖學之基灑掃應對規制儀文之不備財用出入之無稽師蓋有不能安於講席弟子有不能雍容絃誦者故粗迹者精義之輪輿也書院廢興殆非無與於是矣

味經書院志 規制第四 三 關中叢書

監院題名

書院之教院長主之事則統於監院監院得人師安講席士勤誦讀所繫重矣然則論味經之廢興必非無與於監院也名具於斯來者可以觀焉光緒十九年癸巳仲春涇陽周斯億誌

怡立方

字養源涇陽侯銓同知創修書院力任艱鉅祀於書院

姚劭誠

字子夫澄城舉人城固訓導為修書院兼官來涇能任勞怨工竣辭退祀書院

王賢輔

字弼廷白河人咸豐戊午舉人韓城教諭

李星瑞

字少蓮平利舉人

寇守信

字允臣長安歲貢生光祿寺署正銜鳳翔府訓導籌增膏火創味經誌稿文移各件均存底稿來者

楊彝珍

字秉初長安附貢生同官訓導

王堃

字子厚宜君人同治己巳舉人蒲城訓導

張元熙

字仲山涇陽恩貢生郃陽訓導

王廣年

字子延清澗優貢生郃陽教諭

周斯億

字辰生涇陽人光緒己卯舉人國子監學正銜級售書處建院外東西兩坊

彭長慶

石泉廩貢生候選訓導

史家榮

字錫堂華陰廩貢生涇陽訓導

教法第五上

三代而後教不統於上尼山首出宏暢儒風擅師儒得民之勢君上不過問教遂與政分而不可合顧教不可與政分也權不能定於一尊勢不能資以行遠源遠流分人自為書家自為學譬如大河羣流趨附無隄防以束於左右則成洶湧之勢潰敗橫決而不可收拾故自春秋以降諸子爭鳴異端遽起人人得以號召徒眾自樹一幟門戶既分黨與斯成是非汨於草野毀譽亂於朝廷至匹夫可與君相爭刑賞之權而清流之禍亟矣漢唐宋明之黨禍是也又其甚者外夷無君無父奸人惑世誣民借端聚眾而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關中叢書

攬士儒集疏五經而意重詞章故有唐一代驅士於帖括詩賦其時朝野上下之閒泛泛然沈溺於功名富貴而胥無以自主馴致五代之禍否極而亨宋太祖太宗親睹武夫悍將之弊始以文臣典郡仁宗天資粹美英傑輩出孫奭胡瑗名動朝廷遂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此後濂洛關閩名師碩儒遞相衍述官家之培養不如私家之傳授也迨至明祖起於布衣迹類漢高而學問過之加意庠序府廳州縣均有學慎重教官之選嚴立考課之法罰峻而賞亦優作成士氣故靖難之師士多忠節震爍千古其後主德不明教士之權又復移於師儒書院林立庠序徒設教與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二 關中叢書

政分清議雖足維持國是而黨禍之慘遂極千古之所未有然則教出於上時未久而遂不振者師以例求士以例應虛文故事相習成風無精意以貫其中也教出於下利雖多而害即隨者師以道立士以名歸樹敵聚徒異說相角無權位以持其上也我朝舉天下之書院盡隸之官而延師以教士士非額定之數師非例設之官師儒之教而以官法行之故精意貫注而不聞處士橫議之風二百餘年書院得士為多而無前代朋黨之禍則政教合之效也然積久弊生獵詞華而略實行重制藝而棄詩書輕脫無行而道學思救其後空疎寡用而西學遂乘其虛仙屏許

公憂之所以有味經書院之設禮聘耆宿特申教法史先生兆熊倡於前柏先生景偉振乎後要皆學政之精意運於其中蓋書院之教無非學使之政也予擇其可采者於篇使後有考焉

史先生曰書院宜清靜嚴肅各守規矩此院何為而設諸事先期不做壞事則有嚴戒者四一吸食鴉片鴉菸為害豈無受其病者損之恐終身甘於廢棄容之恐眾人為之效尤今論別居齋舍寬以月日用藥斷截聖賢克己之學不戒而又引誘同人被其陷害查出鴉片一賭錢游娼賭寡廉鮮恥損德取禍實為玷辱名教查出稟一戲場飯館請斥革其因賭游滋釀事端者送縣究辦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三 關中叢書

坊肆流品雜沓士人豈可側足然少年狂妄每好嬉游往往三五成羣往來街市不恤人言不異物議且自以為名士風流實屬蕩檢踰閑敗壞士習諸生中有不經稟明擅自出入觀戲飲酒者查出掌責門夫不即稟明送縣杖笞其別滋事者無理送縣一騙誘賒貸書院為培植人才究辦有理亦掌責逐出 一騙誘賒貸書院為培植人才矩清其本源除前數種外尤當杜絕騙誘流弊現已商議監院出示曉諭各舖店凡與諸生交易不準賒貸其有貪圖重利任聽欠至數千數十文者或其人在院而無力歸還或潛行歸家而久成拖欠查明屬實稟請斥革其賒項概置勿論或富家子弟來院肄業者不得以朋友交好礙於情面與人擔承賬項膺人借錢文久而無歸積成債債不敢令父兄知查明屬實將錢之人稟請斥革其賒項亦概置勿論至諸生有實係貧寒而苦友誼當於或人中殷實之家可同量力幫助膏火自是友誼當於或由公款籌畫微資亦格外培養寒士之道總不許機謀智巧之流敗壞定約者三一夜禁初交二更由齋長督門夫書院規矩 次早黎明門夫領鑰開門關門後查出未舍者次早掌責二十有別行不軌者別論其有要故應出者稟明請鑰

有要故稟明出外請留一早起日已出而人猶酣眠乖陰門者不得遲過一時
家必不祥在一身必生病勤苦者自必晏眠早起僕以爲善用功者不必過爲晏眠反致不能早起至三五歡聚好爲長夜之談尤屬學人積弊各宜互相一門戶火燭或上規勉勿使曠誤工夫反致耗損精神
戶檢點火燭毋致貽誤有失禁約既明乃嚴功課一逐日寫看讀工夫不必求多總要實有心得早飯後作小楷一力寫字後看本日所溫之四書一章經書一篇字字研究必須大旨了然逐字逐句了無疑義或於衆說之外別開悟境或因此章之理參悟他章或得其一句或得其一字著爲小說如作論然正午靜坐片時涵養心氣午飯後讀四書若干篇經書若干篇量力定數各以十遍爲度細心潛玩不可滑口過去讀後靜坐片時涵養心氣日尚未入看史鑑若干頁晚間讀時文二篇古文一篇每篇十遍生者過五夜一易讀賦一篇生者亦如前法讀竟靜坐片時即安寢養神若日間他事攪雜功課未了夜間定行補足總以序不可紊功不可缺實求心得快足於已而毋自欺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四 關中叢書

次早溫前日所讀之經文詩賦各一二遍或專讀某一項或別看他書亦必有一定限制不可雜亂無章
月官堂課門當月初八日官課十八二十三日加文課二次五更出題午正交一每人課程冊外寫某人內開自某月某部每本讀若干篇別一行註某一日讀四書自某處至某處共幾篇經書某本自某處至某處共幾篇看四書某章看經書某篇擬某篇某節某句小說一條以便抽查一二五日彙齊擇尤佳者張帖講堂俾諸生共廣見聞
七日會講中設正位遙尊諸大憲培養士類俾士子常知侍立聽講僕忝主講席自愧學力淺薄然諸生果執踏實用功即聽奉一心爲嚴師僕亦未必無一長之助若執踏實字有意刁難以窺探僕之淺深甚至面加詆詰暗出詭名揭帖僕當登時辭退決不自取羞辱並致貽笑學憲一注意小學四書五經已逐日講讀此外逢會講日切爲細認勿謂僕爲一會談半月內或一次或二三次不拘日數遊難而就易一會談中間兩邊設山長監院坐東西間設

長燈分坐諸生或發明數日欲言之理或一容外人會講問論古今言之所在不拘不束尤爲得益
會講日院外農工商賈有願聽講小學者尤爲一朔望謁可佳宜引入門但宜靜立階下不可高聲鬧嚷
先師山長監院率諸生詣至聖前行獻香禮畢有贊三跪九面與山長監院行三搭恭禮禮畢諸生東西以上諸條認分列行對揖禮禮畢山長監院退諸生乃退
真遵行上焉者可日進於高明中焉者可歸於篤實下焉者日亦納於範圍譬之物焉蓄於內不爲金玉寶珠之不易有用於外要皆爲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僕之教人如此而已先生於是以身倡率之以言鼓舞之逐日巡行齋舍指示發明擇期聚會講堂提撕警覺行之期年諸生則志定而氣奮院規大定矣先生乃以老病辭師席仙屏許公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五 關中叢書

留之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復留取前所定者變通之以書院規矩整肅必自禁約始則曰嚴門禁門禁之益大矣範心外邪不作即內念斯專去歲行之合院清靜嚴肅甚爲得法但恐久而視爲具文擅自出入一人開端衆人效尤諸弊由此生矣今曰杜非爲吸鴉菸者不別爲安置則被歲仍宜首嚴門禁曰杜非爲誘者衆矣院內暗中聚賭則被損害辱身敗行書院之名壞矣故一切仍宜嚴禁以諸生學問增益必自經史入則曰讀經史今年不逢鄉試正實學除課期外照前定讀書
法各備課程冊每日登記
曰看經史飯後看四書某章看經書某篇史書某條不
曰誦經史除課期外每日學錄必貪多務求實有心得
曰誦經史除課期外每日學錄每晨錄傳十五人登堂分坐聽候背誦餘俱照常各在房內讀書願登堂聽講者聽便其錄傳之十五人仍行學錄次第背誦或五六人或六七人隨時考問隨便指示曰講在坐者均可聽聞師不過勞而於諸生實有裨益

經史除課期外每日午初按寫字後錢傳十五人各執前
 四五人或六七人或抽講四書或抽講經史或指駁背誦或
 或發明義蘊在坐者均可聽聞亦師不遇勞而於諸生實
 有益學不可味本原而無心得也則曰講小學小學根本為大
 日一講今歲專意經史亦於十日內傳齊諸生曰戒自欺
 僕為細講數條各宜敬聽務求身心實有體認曰戒自欺
 得勿為應卯之舉欺師實以自欺學貴沈潛不可紛於名
 利也則曰杜奔競荒工夫且萌趨利之心以後外業實則有
 每月宏道書院官課準應初一次堂課俱不準應本縣諸生
 每月涇干書院官課準應初一次堂課俱不準應本縣諸生
 總期潛心經史實求心得則終身受用獲益無窮曰定膏火
 窮諸生既嚴杜其弊端又切責其功課循規蹈矩朝
 夕誦苦矣善矣而膏火不分內外按等分給似均而實不
 均今將院外應課者只給獎賞不給膏火又審書院之利弊
 火其膏火揆次遞給住院之士非私也又審書院之利弊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六 關中叢書

在師弟子睽隔不相接而閱課卷猶其末也則曰減小課
 去歲因有鄉試每月加小課兩次文詩各一今歲加意經
 史應減去小課二次計每月院內官堂課亦作文藝三篇
 應外課者更有加焉不致荒廢文字而專經之學曰分勞
 可多數日師亦免因衡文無暇稽查經史功課曰分勞
 苦僕以學力薄淺精神衰憊此席實不敢居堅辭未允到
 久而難繼善夫監院怡公之言曰每日功課只令諸生逐
 層做去嚴行考查不必過為講說徒勞先生反恐諸生厭
 聽土粥廷先生不日來院依前章程每月課講分勞願先
 生節留精神以期長年如此何患諸生無造益也僕嘉其
 言深如此教者亦然長勿助而心勿忘學如是教亦如是
 僕當節留精神以期長年如此何患諸生無造益也僕嘉其
 久而能行誠為至要時同治十有三年也先生日坐講堂
 口講手示不自知疲弟子之率愈謹先生之教愈肅如是
 者三年而舊疾時作遂力以老辭還山乃取所定章程參

酌之則曰門禁不可廢士之驕抗必以是始也後院長館
 先嚴此禁任在一二任生不守規矩及歷年任院者久而
 生玩故作驕抗此則有犯必懲切勿姑息養奸以致大眾
 效尤勢難挽回曰煙禁不可廢士之痼弊以此為極也清弊難
 禁之則未吸者紛紛效尤伊於胡底勢必明設禁具白
 畫開燈兩兩對吸三五聚談而書院規矩從此壞矣曰
 誦書講書作小說講小學不可廢廢則士皆趨虛文無實
 學矣山長日坐講堂錢傳一人背書則讀書者過百人矣
 難辭近裏也學力淺者本底未清者令作小說不為文章
 暢所欲言則層次可清才思可展詞調可鍊尤為有益小
 學之宜講也聖學門徑實在於此學人立身全在於此予
 嚴立規矩而勤講小學先為杜其邪徑次即引以正途不
 教也五曰講小學一次在認真講學品者自必虛心聽受
 即格格不入者常使耳聞此講目睹此講今日厭之他日
 必有追悔而憶之者亦何嘗非大轉機且諸生如果俱遵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七 關中叢書

小學傳家授徒則一源萬派我關中正學接武此後必蒸
 蒸日上矣如不肯書不讀書不作小說不講小學則諸生
 必不讀書不看書不務實學勤學者日手時又編咕學
 伊唔曾何補於有用之學曾何補於有用之人懶惰者更
 心無紀律靜坐不能求出不不得則意外曰齋房宜勤察勤
 事故從此生矣故此數條無一可廢
 則師生隔閡之弊除矣院長念在諸生身上必能做出
 則雖學問大如淵海與諸生乎何與官與民且不可以隔
 氣況師生乎每日院長不拘時何與官與民且不可以隔
 查三四號則各號俱肅然矣靜坐講堂一二時則滿院清
 風徐徐萬籟俱寂雖籠下廡養不聞聲矣即此一之之閒
 有一二時已足以振精神而作志氣况諸生之各自奮勉
 乎且師面五日親背書見面講書見面查房見面告假
 銷假見面五日會講十次八次則可知其性情所為而因
 材施教庶有當矣若果月終年不相見面則主講之名與
 講堂之設果何為乎先之勞之請益無倦為政然講學亦
 然曰課卷宜早發則諸生之精神易振積壓課卷則諸生

藝有因積久不獲評論而心灰氣餒壯志銷磨者每課連日從振精神先看三分之二傳齋錄貼曰竈規宜嚴立講堂以示取法而諸生早不以課事心矣曰竈規宜嚴立則諸生之飲食易調謹服勞勿有錯誤諸生宜加意體恤勿致虧累役人之力食人之食分文不給而反如分所應爾今年如是明歲復然此豈有廉恥有仁心之所為耶主敬行恕之謂何盡如此輩則甯夫不堪苦累而甯不能立矣甯不能立則百餘人飲食不便而勢難久停矣壞事者由情性貪鄙寡廉鮮恥之徒早行驅逐非刻也曰官課不互應則諸生之作偽難行宏道味經互應官課舊本應課因往來奔走曠日誤功並有連日在外混鬧滋事者改爲領題送卷前之往應有曠功夫後之領題更開弊竇一人而報數名領數卷遇有舊文則錄之無舊文則卷歸烏有所以每課領卷者百餘本而交卷者無十之五六往往有本底未清而列前工夫老成而列後者蓋官第就文論文而不知其偽也若裁去互應則無此弊蓋點名時非本人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八 關中叢書

不給卷卷無冒領名有定數點名後局門終日限時交卷其在院之生有錄舊前列而未查出舊文者但據平日本底未清斷定有假即呈明山長扣除膏火其餘之查出錄舊者均扣除膏火以爲幫助寒士之資若互應官課不但味經之應宏道者多開名數紛紛舞弊即宏道本院之生亦因味經舞弊而未便各守規矩不但無益於功課而機謀巧詐不成事體不成心術不益風氣書院之敗終必由此若各歸各院彼此無損彼此有益各以本院之膏火養本院之肄業生安靜讀書認真作課無機心無機事無妄念無妄動不但可以祛官課之弊而並可以除人心之害曰分勞不可少則師生之情意易通閱卷背書講書看門一人爲之雖年力壯盛亦勢難周到一有分勞者院長雖不獲安閒而亦不致過勞須知院長全在提振諸生精神整齊書院規矩日日心在諸生身上操用一番日日身在各號門上行走一番在講堂上靜坐一番則一日之閒院內之氣常清而師皆先生數年閱歷所得行之至今而確生之氣常相貫矣皆先生數年閱歷所得行之至今而確不可易者也於諸生登第者勉勵之其詞曰四十年轉瞬

不能親民所幸者得親士耳親士可以輔吾學亦可藉以遂吾親君親民之心何則今日之士他日之上而親君下而親民者諸生他日而親君也子將以親君之心付之諸生親君之身焉諸生他日而親民也子將以親民之心付之諸生親民之身焉他日之作用視乎各人之才識學力而作用之私累少私累莫先於守儉約勿因前日得意遠爾改換面目舉動言語服食器用迥然異前一月得意才今月之舉人兩月間已劃然作兩截人他日居官時又當何如若是者非大器也亦非福器也夫士之求名欲藉以有爲耳藉以有爲固爲社稷蒼生造福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今日慎之又慎至得官時私債已不能免况官尚未得而假官以爲名者溺已深矣雖誓矢清操烏有累於身者尚能清於心耶且功名富貴之念萬不可橫互於胸而急急功名富貴之人亦未見有濟於事竊嘗思居官之人有三元氣當培爲朝廷培元氣一也爲百姓培元氣二也爲子孫培元氣三也子孫之元氣無他培元氣也培元氣日立志始自今日飭廉隅始自今日少私累始自今日守儉約始自今日服吾訓耶他日乃可以親君乃可以親民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九 關中叢書

而吾親士之心於焉盡矣即吾親君親民之下第者慰撫心亦於焉遂矣吾又何樂乎不親士耶親士之下第者慰撫之其詞曰諸生勿以下第爲憂也夫得第良可喜喜得藉以慰或憂年盛不及時有爲非憂其失功名富貴也若夫計得失於功名富貴之間自喜其得正吾之所代爲憂自當世喜彼憂之之心失焉反保全乎室家諸生勿謂子言過激也吾人爲學當先辨明義利兩字義即利也計利則害隨之矣吾今日第求其可以得功名者非義利之辭之末也根柢乎六經鑒別乎往史而參酌乎時宜務期有用不用亦有用苟有心於世道人心雖鄉里匹夫亦可作頂天立地事業何况學校中人乎彼沾沾於得失者縱係有用亦必不善其用而仍歸於無用何者其用心固已歧也吾自必可教官且並教職而有愧若更圖保舉榮顯而愈辱世之患不旋踵至矣貪虛名而受實禍慕榮顯而愈弱身官海欲拔不能已歷者悔之無及未歷者羨之若仙

此皆親利之界不明得失之心未淡致使然耳如果安貧
樂志則艱難中之骨力必堅盤錯中之識見必定功名仕
宦中之得失必淡退則有益於國計民生處則有裨於綱
常名教而均之進退自如有益於身家性命夫而後可以
喜登第可以憂下第矣夫而後得第必不喜下第必不憂
矣諸生皆偉器予不敢不以遠大期之如依常人之見為
得者喜失者憂是淺視諸生也予之心不敢出此
用兼備之學要書先多二曰作敬義夾持之人要志先堅三曰
立夙夜無忝之身要戒語皆切中時弊而先生遂歸漢
上越五年而得柏子俊先生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上 十 關中叢書

教法第五下

史先生之歸也薦長安柏先生自代時牽賑務不能至癸
未乃至先生性嚴毅剛正自持好人之善不啻性命疾人
之惡亦若仇讐人多畏而愛之自史先生去後院長第評
課藝士自為學法不徒行而廢弛不可問矣先生乃嚴立
章程勤督課業曰嚴者非妄自尊大不如是不足以震諸
生之心志也勸者非迫苦學人不如是不足以勵諸生之
修為也於是一復史先生之舊而嚴整迅勵過之不啻李
臨淮入郭汾陽軍矣於舊規中擇其最易犯者鄭重申明
之則首謹朔望禮儀孔子為萬世師宗吾人所學何事而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一 關中叢書

然不知倫紀情誼之不可渝故驕亢之志氣不難施於尊
長則甚矣拜謁先師之儀不可不謹也今定一遵舊規如
有衣冠簡褻者拜跪粗率 次嚴擅行出入 出告反面禮教
守此則身有所閑即心有所惕 一 禁吸食鴉片 鴉片毒
切縱肆狹邪之習無自而開矣 三 禁吸食鴉片 鴉片毒
我中華最堪痛恨而士人之誤染其毒者遂使志節隳敗
學業荒廢甚至顛連困苦以終其身亦足悲矣然此禁不
嚴效尤必眾始而謀己繼且謀人其流毒更有不可勝言
者今定一遵舊規凡有癮者用藥斷截果能挽蓋自新即
為名教完人當倡議獎勵以為能知改過 四 禁引誘賭博
者勸倘逾三月吸煙如故立即屏出院外 四 禁引誘賭博
賭博乃無賴子所為其始不過一二戲作之其後即有
多人樂從之甚且引誘後生曉散夜聚行險傲倖百弊由
此而生又奚問學業之荒廢也今定一遵 五 禁競爭滋事
舊規如有聚賭立卸當堂重責屏出院外 五 禁競爭滋事
君子與君子無爭相讓故也君子與小人無爭能容故也
兩相爭者其為人概可知矣夫倫紀特朋友以善全功業
賴朋友以夾輔古人離羣索居每深感嘆幸此一堂講學
朝夕權聚而可因悻悻微隙反操同室之戈乎今定一遵

舊規務各以善相摩以敬相接即有不合情理之事準其
向監院肅長處面陳一切或請代為呈明當即酌情準理
平厥曲直如有任性喧嚷恃氣忿爭無論有理無理均先
責以不守學規然後徐問其是非又或暗出匿名揭帖橫
肆誣謗或被人告發小入請學憲革一六禁羣飲縱談書院
最宜靜肅酒足則性純心用功人本所當戒况呼朋縱飲
更屬毫無忌憚乎為學以敬慎而入高聲談笑心先放矣
學向由固耶又或因醉酒而滋鬧或因劇談而啓事若非
杜漸防微勢必紛紛效尤成何體統今定一遵舊規偶有
小酌原所不禁若羣飲肆譁即為不守七禁閉遊街市輩
規矩先飭跪堂重責不悛者屏出院外七禁閉遊街市輩
稍知自愛豈宜出此諸生中如有不恤人言不覺物議膽
敢開遊街市八禁占鎖空房院內號舍無多一人任一房
當堂重責一房者未免偏仄然尚有房可住則亦可勿論矣若乃負
一房者未免偏仄然尚有房可住則亦可勿論矣若乃負
笈遠來置足無地使不為之代籌住址殊非體恤多士之
誼聞向來應課諸生有虛鎖一房兼鎖一房閑鎖一房之
弊在己頗覺甚便在人殊為不情揆厥恕道能無歉然今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關中叢書

定先將現在任院諸生姓名年貌籍貫造冊呈核會同監
院齋長沿號挨查倘有前占鎖者立將房門開訖別令
無房者居之其內存物件簿單 使諸生知有規矩準繩可
寄存公所俟該生來院照給 循則身心有所範而後可言學又國朝以制藝取士不能
不恪遵功令然果能於性命之微倫常之大中外盛衰之
迹古今治亂之原探討體會實有心得即未能行義達道
而出緒餘發為文章不難高樹一幟何至湮沒潦倒於八
比入韻之中而弗能自拔耶近馮中丞志學齋章程雖專
為時文亦必講求根柢所刊冊式洵足法也今略舉數條
一讀四書 四書羣經之心法也而大中庸論語孟集註朱
者尤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今定日日熟讀精思沈潛
涵詠又宜兼讀近思錄北溪字義性理精義及各家語錄

參互研究則必於身心一讀經書 十三經與四書相發明
性命之理豁然有得矣一讀經書 近日學者類於經義鮮
所發明甚或讀得一經半經即汲汲從事帖括日以剽襲
詞調為工無怪其空疎淺薄而無當也今定於五經先擇
一經專攻力治之俟其通融折即所四書文亦必能經
義而自鑄偉詞而一讀通鑑 宋司馬公輯資治通鑑閱十
經藝更無論矣 一讀通鑑 九年而後成淹通貫串為史
者也讀法漢以上宜參看史記前後漢書漢以下宜參看
歷代正史則凡古今治亂得失靡不瞭然周悉洵足拓識
見而廣議論試觀漢唐以來多少詩人文士為藝苑所尊
奉迨稽之史冊或寂寞而無稱或卑靡而多玷而惟修
真儒立功賢輔始足震耀千秋亦可恍然於學先尚志果
在此不 一讀古文 清毅之氣著為文章遠之才超曠之識
在彼日月並光也三傳國策國語史漢莊騷以逮唐宋八
家何一不當讀乎學舉業者寢饋於此其為文必進於古
而不俗矣然初學力或不逮則宜先讀入家文識其途徑
軌轍之所在然後漸而達焉以溯其源而探其本程畏齋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關中叢書

先生曰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在我而已矣
讀法當先看主意以識一篇綱領次看其敘次抑揚在復
運意運筆轉接承接於大段中看篇法於小段中看章法
於章法中看句法於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皆與我
會今日讀文能如此讀他 一讀時文 既作時文不可不讀
日作文自能如此作矣 一讀時文 既作時文不可不讀
靡之編與關中爾濫之作則斷不可讀即前明國朝奇大
家文以韓歐之筆闡程朱之理粹然道德之華蔚然經籍
之色博大雅傑尤稱極則當精選百餘篇讀之明文則取
其說理精而思力深透用法備而機局渾成足以疏濬我
性靈增長我筆力者精選二三十篇讀之簡練以為揣摩
當必有所心得然後取墨卷之清真雅正警濼雄奇者精
選四五十篇讀之是以而己再讀時文尤必先攻小題而細
探其運意之妙用法之精脈理之析融神氣之宛合則雖
千變萬化無窮我之題而一切 先生曰宋熙寧間以經義
取士至明著為功令我朝沿而未改迄今蓋七百餘年矣

名儒名臣多出其中代有偉人指不勝屈彼何以不淪胥於科目我何以竟汨沒於詞章諸生必有憬然悟岫然興者先生負經濟才規模宏敞其教諸生也循循於下學矢之以誠心達之以果力率教者獎進之敗類者嚴懲之不定期年而士習丕變遠方奇特之士先生又羅致之三原胡觀察礪廉悲海疆多故欲以實學造士聞先生教自出千金以助膏火先生乃爲啓曰人才之盛衰關乎學術正學修己治人敦行不懈而馳騫名利者廢之實學通今博古討論必精而剽竊詞章者隳之風氣所趨江河日下此豈盡學者之失乎目不睹有用之書耳不聞有道之訓何怪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四 關中叢書

沈溺而不返也而吾陝適承其敝僕等久味旨歸時過後學自惜之餘未嘗不兼爲諸同人惜焉竊謂學有本原須辨於始而大其規模吾陝兵燹後書多散佚宜特創一書局凡有關正學實學各籍擇要刊刻以資學者之觀覽則既有以拓其才識矣又集二三友人講明而提倡之落落然一空標榜拘墟之習而務以聖賢道德豪傑功名相與糾繩相與淬厲爲關輔力挽衰頽積日累月漸漬優游河嶽有靈未必不可稍回風氣然書局之舉非大有力者不能而講明提倡則凡有志者與有責焉僕等不揣鄙陋議加月課名爲求友蓋取析疑賞奇樂多賢友之意其課以

經學史學道學政學爲主而天文地輿算法掌故各學附之至文章詩賦則書院舊課所有茲不復及區區之私非敢謂能友天下士也所願諸同人不遐棄而惠教焉則僕等亦甚樂共殫尙友之志永敦會友之風以期盡正學實學之義吾陝幸甚吾黨幸甚於是經史道德經濟天文地理掌故算法之學略有端倪嚮學之士爭趨味經先生樂爲講解昕夕忘疲遠近無不樂得先生者而先生遂移講關中矣

論曰教無所異也人殊而教異時殊而教異風氣習尙殊而教異故循良之政令因地制宜君相之設施與時爲適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五 關中叢書

二先生寬嚴異用威惠殊施要亦優游以養其心鼓舞以作其氣使各勵所學以成其材而已是以游味經者至今稱道二先生不置也

諸生題名

余為味經志附科第題名於教法後然則師所教士所學果惟是科第為哉選舉廢科目興東身庠序非是莫由為世用不志科目是書院教養與世無與也然科目中人果能自見於世與否又視其平日所蘊蓄嗚呼人不負科第科第亦增色矣光緒十九年癸巳仲春咸陽劉光黃識

進士

同治甲戌科

陳才芳 寧羌人翰林甘肅涼州知府

光緒丙子恩科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六 關中叢書

吳樹德 城固人甘肅知縣

光緒癸未科

王慎猷 涇陽人江西北知縣

光緒丙戌科

雷天柱 醴泉人吏部主事 周爰諏 蒲城人翰林 侯葆文 郃陽人吏部主事

光緒己丑科

程仲昭 鞏城人知縣 趙銳 城固人西知縣 馮慎源 大荔人四知縣

光緒庚寅恩科

趙介 同官人南知縣 河吉同鈞 韓城人刑部主事 武瀛 富平人刑部主事 蘇繩武

長安人 李舒馨 咸陽人南知縣 東知縣

光緒壬辰科

高增爵 米脂人內閣中書 張維城 三原人西知縣

光緒甲午恩科

李樹森 涇陽人甘肅知縣 容益光 寶雞人內閣中書

舉人

同治癸酉科

陳才芳 鞏城人 王鎮化 吳樹德城固人 蕭承露 郃陽人 高汝翼 興平

光緒乙亥恩科

張翰章 涇陽人 馬捷登 郃陽人 吳克敬 三原人 于鄜 寧州

光緒丙子科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七 關中叢書

許定奎 城固人 曹季鳳 渭南人 鄭子元 南鄭人 黃玉堂 白河人 張維城 三原人 茹古

原王長 三原人

光緒己卯科

趙介 同官人 王慎猷 涇陽人 程仲昭 鞏城人 周斯億 涇陽人 雷天柱 醴泉人 龐佐化

岐董濤 長安人 劉健行 醴泉人 李資堃 渭南

光緒壬午科

馬啟瑞 醴泉人 蘇繩武 長安人 周爰諏 蒲城人 吉同鈞 韓城人 張福澤 涇陽人 李樹

森 涇陽人 李昉齡 三原人 李晏春 渭南人 常秉敬 高陵

光緒乙酉科

程學孔 咸陽人 趙銳 城固人 武瀛 富平人 劉三鎰 涇陽人 侯葆文 郃陽人 李宗膺 城固

郝銘隆清趙壘興平

光緒戊子科

党高第鄧陽蕭鍾秀鄧縣劉瑞駒咸陽李舒馨咸陽張殿華

州張應辰臨潼魏日成陽馮慎源大荔楊蕙陽謝庭芝金

光緒己丑恩科

陳濤原丁兆松澄城王廣泰鄧陽崔志遠鄧縣趙先甲高陵何恆德

安長

光緒辛卯科

李楨鄧陽王壽岳長安高增爵脂常懋德富平張彪蒲城薛善述蒲城

王壽祺長安張之燮富平王繩武雞邑周斯依涇陽邢廷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八

關中叢書

英醴

光緒癸巳恩科

張翰雲涇陽王文鑑保安高維嶽咸陽甯述俞潼關馬育麟德賀錫

齡米容益光雞寶姬慎思澄城

光緒甲午科

張瑚樹清澗郭毓璋華州胡均三原劉錫純興平成安正藍曹欽生

澄李泰大荔郭鑄城陳廷賢富平孫瑞雲蒲城史允端固劉映黎

安高鴻漸韓城鄭書同翔宋應相長安

拔貢

同治癸酉科

費灼涇董滋西鄉趙介同鄭子元鄭高汝翼興平陳才芳甯

光緒乙酉科

張秉均扶風李南蔭川洛張殿華鄧州崔志遠鄧縣牟瑾翔劉清垣

涇張翼辰臨潼唐彝藩三胡臺清縣郝隆銘清州王殿選鄭常懋

德富平

副貢

同治癸酉科

席寶月涇唐應清水合

光緒己卯科

何謙乾趙壘興平楊蕙涇陽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九

關中叢書

光緒戊子科

賀象賢南浦

光緒辛卯科

史允端固城

光緒癸巳恩科

汪瀚長安

光緒甲午科

周新命商州趙毅州趙光明康

優貢

同治癸酉科

吳光顯西

光緒辛卯科

容益光雞

味經書院志

教法第五下

十

關中叢書

刊書第六

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秋八月陝西提督學政武昌柯創立刊書處於味經書院之東以院長總其事以監院為局董事司財用出入及一切刊刷之事以肄業生任校讐其刊書以十三經廿四史為主旁及通鑑通典通志通考一切子集掌故有用之書其貲則公出千金以倡之得自涇陽者五千金得自三原者一千金得自各縣者若干金柯公又捐廉千以益之臨潼同知銜傅萬積承父志刻十一經讀本咸寧孀婦趙劉氏承夫志欲刊書籍咸輸資附之其財用出入則主之紳士歲用其子留其母不足則各院

味經書院志 刊書第六 一 關中叢書

司又歲撥五百金以助之其會計則歲終上於學院他衙門不與聞其日行事學院亦不與聞也其司事之人則公舉三十人上其名於學院歲更一人三十年則遍有缺則舉之此書局之規制也始柏先生主講味經知士之多病空疏也立求友齋課以振發之士知嚮學矣而苦無書則集貲以刻之移主關中則舉所藏版刻印行之又商於上憲轉運他省書籍以實之然無源之水易竭其流有限之薪莫增其燄於是求友齋僅刻詩義折中春秋大事表易經讀本詩經讀本梅氏籌算平三角舉要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齋風廣義糜金錢不及兩千書經讀本九

章翼工猶未竣而貲不繼矣是時武昌柯公蒞關中其造士也合漢宋而一之朱子小學必兼訓詁心性之說必實之以經史尤加意於書院擇陝西英俊者數十人養之月有課日有記公親評閱覺陝士非使之沈潛於經史之中不能救其弊而刊書之意決矣往復商酌於省中院司殷勤條告於各屬州縣經營二年有餘始克有成公乃議之曰刊書爲陝省千百年未有之舉千百士取益之資所關甚鉅故首擇人得人而理各任其勤故專責成次之校讐之善爲有益於古書校讐之精實足覘士所學故嚴校讐次之鐫刻之初經史爲急鐫刻之勢積漸始成故限鐫刻

安知不獨久也昔阮文達設詒經精舍於浙浙之古學大興他日陝士輩出此舉殆爲之兆矣
論曰古者工聚於官周禮可考也至後世則財用主以官吏必侵蝕器用主以官吏必窳敗運會降與何古道不可復也今刊書不任吏任士意固在造士然其慮深遠矣任其事者烏敢不兢兢致負柯公也

藏書

目錄之學始於劉子政父子班掾取以為史部分類居學術之源流具焉其後史家因之隋經籍志略與漢藝文志並而私家著述晁公武陳振孫馬貴與焦竑之徒各取其意以為書至我朝四庫全書提要出乃大備矣近人選著南皮張香濤制軍所著書目答問極詳核味經藏書卷帙無多諸家學術亦未備誠不可以劉氏譜錄之法行之也然卷數不可無示於後略分經史子集註頒發姓氏於下庶免遺缺亦以見書院創始其藏書亦零星湊積非眾君子尚不能得此數也

味經書院志

刊書第六

四 關中叢書

提督學院許頒發四千零九十卷

巡撫部院邵頒發四百四十卷

提督學院吳頒發七十五卷

巡撫部院譚頒發一千九百二十卷

總督部堂左頒發五十卷

按察司黃

督糧道曾同發六千零三十七卷

涇陽縣正堂易頒發四百三十九卷

涇陽縣正堂涂頒發一千二百一十四卷

書院自置七百五十八卷

提督學院柯除前後各憲所頒書院自置外餘皆學使所發以上各書細目另行

味經書院志

刊書第六

五

關中叢書

0245 1/1/24

262

延師第七

師道立則善人多誠哉是言出處之不苟進退之合道則風聲遠樹焉而士爭自濯磨矣雖有頑懦亦將與立然則味經士習略有可觀仙屏許公扶植師道之力也許公曰教士之實莫如書院院長得人而謂不能挽回風氣振興人材者未之有也近日書院之弊由長院爲紳士退休之資其延師也或論名位或徇情分官場以爲一歲之應酬紳士以爲一家之取給評點甲乙苟簡從事而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不得謂之教於是未立書院先爲擇師遍搜陝西得漢上史先生夢軒三請乃出出數月即求歸許公

味經書院志

延師第七

關中叢書

志弟可以對關隴人士矣雖萬古訾訕亦所不計閣下視弟此舉其用心苦耶否耶前聞大駕不來不知所以爲計故仍專雷生叩請今聞主講之日僅示數月之留弟頗自慚行義有虧或陽爲向善內實回邪以至見棄於君子夫尋常毀譽付之一笑若見棄於閣下有道之前而令人謂振褱雖詭譎終不能仰攀執事作六年之留則振褱何顏面對兩省承學之士又何顏面對中朝搢紳之列哉此生眞僞請以先生去就決之然竊料先生亦必有不能忽然者何也吾儕立志首在於世有濟先師曾文正公有云吾屬當引進同志日底於善以爲國家有用之才此在大臣

味經書院志

延師第七

關中叢書

方按試隴右以書留之曰振褱以菲才涼德不自揣量謬以陶淑士類爲學臣之責議建味經書院豈知居今日而言教化固已爲時賢所深鄙矣當時毅然相助獨一姚廣文辭官歸里以此爲務而同州賢守從而和之故同州稍有藉手然輸費無多阻者百喙甚有不捐一貲而造謠謂逼出人命者弟頗疑關中風氣之薄以此自悔至不爲懷厥後深仗怡養源司馬憫其迂愚謂尙不謬慨然振臂一呼不避勞怨而衆正合謀孤陽復振所舉亦遂有成弟始知關中大有人在今二君與弼翁董任監院殊爲直省不易得之員而請我公爲師實爲今世所僅見之師四賢同

如此若如尋常延師一切均如積弊則弟不維愧諸出力之家且無辭以對姚怡諸公士之知己貴相知心苦衷苦言幸乞諦聽其不可去三也總是數端敬乞六年無再推辭至禱至叩弟身在隴右心在書院終日無暇勞頓成病此行似與大局有益不敢告勞不求人知吾盡吾心而已俟七月抵涇再爲面敘以竟積忱先生得書竟無辭以去積五年舊疾復劇乃薦長安柏先生子俊自代將行與子俊書曰今歲再出早擬薦賢自代庶可脫卸仔肩秋間病復日劇急欲交代以賦言旋再四商之監院寇允翁前監院怡養翁並園院諸生公論均以先生賢聲素著遠邇傳味經書院志 延師第七 三 關中叢書

有允翁已大慶得人再有吾兄主此講席相得益彰相助爲理此天爲味經植千百年不拔之基也弟不勝慶幸之至先生遂歸柏先生以振局羈絆不能至越五年壬午學政樊公介軒造其廬乃至至三年乙酉先生力辭去學院慕公子荷固留不得去越一年丁亥大府請先生主關中以咸陽劉光黃承其乏今五年

論曰草茅蓬華學使屈節焉不識者榮之然非市重也學使之禮卑而儀備斯士子之識定而志勤識定則不惑於非志勤則能奮於學此善人多之本也余承柏先生後二年潛伏於鄉柯公搜及之故謹懷至今柯公固堪繼美許公惜余瓦礫珠玉在前不能不自慙也

味經書院志

延師第七

四

關中叢書

院長題名

官署類有題名院長師也非官也然政教相因選士蒞民今日青鞋布襪士皆宰官身也資其脩脯而訓課不勤立法無黜陟問心無鬼神乎題名於茲華袞斧鉞付諸後之人亦烏能禁後之人哉嗚呼懼矣光緒十九年癸巳仲春咸陽劉光黃誌

史兆熊字夢軒城固人道光甲午舉人候銓同知平利

趙宜煊字少洲貴州貴筑人道光己酉拔貢歷任醴泉咸陽乾州有惠政

李 珪字玉璣湖南沅陵人同治癸酉舉人光緒丙戌進士即用知縣分發雲南

安維峻字曉峯甘肅秦安人光緒乙亥舉人庚辰翰林掌廣東道巡視中城御史

味經書院志 延師第七 關中叢書

柏景偉字子俊長安人乙卯舉人同知銜分省試用知縣定邊訓導教士嚴正規矩肅然更定書院章程至今遵行沒

祀書院

劉光黃字煥唐咸陽人乙亥舉人國子監學正銜

序例第八

味經之置其猶器乎於地則安於用亦利然而樸斷不完丹漆不備故未有記未有志也君子曰是有所為也前之人惟日不足後之人居德則忌不然寇君允臣則請知興平縣事伏羌王權為之記矣其詞曰六經義如山海入者淺深雖殊要各有採獲獲者多寡不同要皆以致用體之身為道德施之物為經濟筆之書為文章以七十子之賢得聖人為歸不過曰身通六藝而已學可求之經外哉漢世以經造士士專以經為學後代治經不免騁虛炫異源遠流分至宋大儒出而學術一歸純正然原其初孰非因味經書院志 序例第八 關中叢書

漢學之經術化而裁之敷我朝列聖重光尊經闡道欽定彙纂諸書折羣儒之大中一學者之視聽頒諸學宮令州縣各立書院延名師為之講授蓋於經訓尤兢兢也沿習既久徇末遺本學官既鮮能強教書院所講亦不外制義之得失科場之利鈍經籍雖具幾視若弁髦即號稱通經者亦多剽剝字句誦言而忘味許仙屏太史督學來關中既試士列郡慮學術之無本而人才之日瀉也以為培土莫如敦經敦經莫如祛弊非別創講院肇立條章則弊卒不得而祛於是捐廉勸輸鳩貲并力創立味經書院於涇陽締構宏整重門有闕規制隆崇凡十閱月而工作畢用

銀一萬六千五百兩有奇然工甫蒞而財殫修脯膏火之費所需尙鉅吳清卿學使繼之籌款三千餘兩又商之譚中丞移撥公費銀萬兩發商取息三賢同心踵事增廓所以惠士興學轉移風氣者大且遠也今學使樊公旣在任勸課振興績效益焯於是戴工已八年矣公命監院寇君徵文刻石追紀興作寇君謬以推權辭至再三寇君之請益勤則推太史仙屏命名之本意以告在院研經之士曰人莫不嗜味也充嗜味之情窮珍極錯或反至於戕生性菽粟芻豢可以和人臟腑強人筋骨然使嘗焉而輒止一飽而不繼則亦終不獲頤養之益六經者士子之菽粟芻

象也士苟窮探宿飽饜飮久而精力生將以仁義忠信爲臟腑才智經綸爲筋骨豈直吮嗽芳潤乎哉然則闕隴之士自時厥後交勉爲通經致用以無負諸公作新之德意者當非魏科高爵之謂也已時光緒六年三月也越二年壬午寇君又自爲志又二年甲申始克成之其目曰書院條規曰奏札書記曰藏書曰楹聯曰經費緣由曰考課章程曰支用各款曰地址原委曰房舍數目曰器具記略都爲三卷而序之曰經學明而士習正師道立而善人多是必得大君子倡興於前扶持於後奔走佐理於下斯講席有資學優德尊之儒自能宏其教養深其漸磨培河嶽鍾

毓之靈儲國家楨幹之選如陝甘味經書院其創建始末有非運會輻湊不能者其人傑地乃得以効其靈也同治壬申奉新仙屏許公督學陝右慨經學之不明思有以振之擬建味經書院而未得其地迺訪怡養源司馬於涇陽而邑紳吳少猷捐城隅地十畝始於癸酉春興工選姚至夫王弼臣二廣文及怡司馬董其事卽延史夢軒先生爲院師而假瀛洲書院開課以樹其先聲又札飭各屬籌捐萬餘金自講堂門序廳事內室以至生徒之舍庖廩之次共一百七十餘間不期年而締構有成並多備經史子集器用之屬而終年修脯膏火所需甚鉅時許公任滿去姚

廣文歸養王廣文還山書院財殫怡司馬獨力支持負債纍纍而清卿吳公繼督學每試竣輒單騎訪院長與諸生講學見史公督課勤怡公任事勇覺味經學規爲直省所罕見旣入奏遂以持久爲己任商於譚文卿中丞撥款籌捐發商生息而書院經久度支乃得源源而不竭夫非常之舉必待其人有志興學而權不屬則費不易集權屬矣而我創其始不必我觀其成規模雖具缺略實多遷代有期來者不必志同意合而樂繼其功且諸凡草創所任或未得人教養無方膏火虛糜庀材鳩工或多浮冒以及經費支絀因而中止來者雖欲補苴荒廢已久前功盡棄目

睹其弊方咎開端之未慎何能從容以爲謀也然則味經書院之興非許公振興之勇不能平地置簣創前此之所未有非吳公養士之仁不能多方籌畫理前任之所未成非史公學品之優怡公支持之力不能待吳公之來而發其心以竟許公之緒故吾謂運會輻湊者以此綜其前後亦得失之林也院事大定丙子秋怡公力辭監院任清卿學使留不得乃以屬信任事之後欲建先聖享祀之祠擴諸生藏修之地適值荒旱未能舉行在萬六年偶思味經在今日則嶽峙淵渟而創修諸人則風流雲散若不及時綜記原委經始之實日久俱湮守府者烏能辭咎爰搜輯味經書院志 序列第八 四 關中叢書

見聞彙爲味經書院志稿分爲三冊俾蒙庇蔭資其廩給者知創建非易深體拮据成就之意通經味道循名責實不以浮華徼利達爲盡學人之職庶不負味經之名而諸賢苦心亦有以自慰也越五年柯公釐飭書院制之缺者補之弊者更之書院氣象更新得寇君所擬志稿曰是隨時集存略無義例書院垂久不可無志以示後命黃刪削而排比之經始於光緒十六年冬月告成于十七年秋月至二十年中秋又取閱之遂以授梓乃爲之序曰志書之例始于山經水注綜六合而志之體大物博山川原委古迹遺聞具焉書院無是也降至一都一邑封疆分合政令

因革人材物產教化風俗猶可以史家志傳之法行之而不可施於書院書院之始或爲前賢讀書之迹碩儒講學之處翰墨流傳事迹相映其盛衰聚散之故猶足動人慨慕增文章之色味經又無是其興也閱時不足二十年地方不及四千步圖表志傳之法無所施考核蒐訪之勤無所用則亦紀其事之始末存其法制已耳不可以志言也然治天下政教並重國家之教主以學官而統於學政學政固以教爲政也學政三年僕僕道路校閱爲勞何暇爲教惟聚直省之士於書院其性情學問不難周知而可以時施其教誨仙屏許公所謂教士之實莫如書院者此也味經書院志 序列第八 五 關中叢書

然則志書院志學政之政也以教爲政則政之本也其事顧不重與條爲人目斷爲九篇竊取史法爲詳其例曰前無所始後無所因學臣勸學惠我秦民奏章報可蹈詠皇仁述經始第一 自古圖經山川城郭環啟爲居孰詳孰略大桷細采用新考落述營建第二 孔焉用稼孟闢並耕糧絕士病利益商橫羨補不足適劑其平述籌養第三 綱紀不新觀聽不燦襲故蹈常積久生玩法嚴始基道藉終岸述規制第四

勤修其業嚴束其躬循規守矩默會其通教思有味其味

無窮述教法上下第五

講肆書林益彰相得士司校警宋元遺則卷富東南珠還

西北述刊書第六

胡觀不感胡感不興禮門義路步規趨繩師儒有禮士庶

蒸蒸述延師第七

物之成虧必從其朔敬志味經事詳語樸何革何因用供

采擢述序例第八

都若干言味經之始跡備矣夫千古無不弊之法特有不

弊之人師非人則非教監院非人則非養而師與監院何

味經書院志 序例第八

六 關中叢書

以得人則必有任其責者矣故學臣之精神所不貫即教

養之成法所由隳師與監院猶其次者嗚呼許公奏章固

宜時時三復哉光緒辛卯秋七月咸陽劉光黃撰

學憲題名

許振禕 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同治癸亥翰林壬申任創

吳大澂 字清卿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翰林同治甲戌任

任湖南巡撫欽

陳 翼 字芭亭福建閩縣人同治

樊恭煦 字介軒浙江仁和人同治辛未翰林院侍講

慕榮幹 字子荷山東蓬萊人同治

林 啓 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緒丙子翰

柯逢時 字遜菴湖北武昌人光緒癸未翰林己丑任歲暮

五百金刊刻經史院外建東西兩坊院內修藏書樓

味經書院志 序例第八

七 關中叢書

黎榮翰 字璧侯廣東順德人光

趙維熙 字芝珊江西南豐人光

味經書院志終

跋

右味經書院志乃古愚先生主講時取寇氏志稿刪削排
比以成之者也目凡八類析爲九篇圖與各題名附焉紀
載翔實而學使許公經營締造吳公柯公繼續維持以及
史柏兩院長先後講授之法無一不備載於此洵近世造
士者之模楷也先生抱經世學著有煙霞草堂文集十卷
切中時弊足式浮靡故其課士力求根柢期爲通材尤與
史柏兩院長志同道合始終不渝今距先生主講垂四十
年而僕指秦中杞梓棟楠皆當日書院負笈之士然則是
編也蓋又鹿洞學規少墟士戒之類其所甄陶造就者大
味經書院志 跋

關中叢書

矣豈獨不負諸學使創制盛心而已哉烏虜是可傳已民
國二十五年八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南鄭林朝元

學
記
臆
解

10/1/2020

67-00-705 46

序

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為之劃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為之也以學為士子專業誦考論以驚於利祿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為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為富強之實者而悉錮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悵悵惘惘泯泯焚焚以自支持於列強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為數百兆愚盲疲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於利祿溺於詞章其愚盲疲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即異矣而

學記臆解 序

關中叢書

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為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焉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為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即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與雲致雨以潤大千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學其水也化民成俗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於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兵練於伍吏謹於衙農勤於

67-00-705 46

野工巧於肆商智於市各精其業即各為富強之事而又有殊異之材挺然出於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以率此練謹勤巧智之羣自立於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貧弱而富強且莫中國若矣以地大物博民衆而質美白種之所以深忌我黃種者此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其終日憂勤惕厲者皆為此事其曰勤民非君相一手一足代億兆人之手足而啓其心思也納民於學使皆為有用之材以自治其業而已所謂化民成俗也故大學言治平曰明明德於天下政與教不分故士皆出於民而士訓曰事仕訓曰學九流十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也桀紂幽厲

學記臆解 序

關中叢書

不以德教民而以力制之數百年有政無教中國疲弊孔子欲起而救之布衣不得位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力不能及民僅與民之秀者講明之故言學不言政學不及兵吏農工商而專屬於士後世為政之失非聖人言學之本義化民成俗之本義不明而造士育材之作用亦隘士日困於記誦詞章民則困於愚盲疲茶國勢散渙阨陘屢受制於外人而無可如何嗚呼其所關豈淺鮮哉乙未歲馬關約成中國賠費二萬萬予徬徨涕泗無能為計其臘幼子瑞駟之師解館予代督課時讀學記予閱一過舊書重讀新解特生蓋身世之悲有不能自已於言者強附

經訓以告稚子故題曰臆解觀者若執古訓以繩予則予
之戚滋深矣咸陽劉光蕢古愚

學記臆解序

三

關中叢書

學記臆解

咸陽劉光黃古愚撰

學記

人生得于天者為性成于己者為學有生以後天無權而已有權故學尚焉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道者由己及人之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皆是脩道之教即脩由己及人之路使人人由之也億兆之衆往來互通而不相悖害則天下合為一大羣而君道立矣故學者學為君而君者羣也羣億兆之人而為之首學為君者脩為羣之路也

學記臆解 卷一

關中叢書

王船山曰周禮師氏保氏隸于司徒大司樂之屬隸于宗伯皆教官也而大學之職略無概見故先儒疑周禮之多殘缺蓋自州庠鄉序以及大學必專有官師而今亡矣凡十六章

船山不以師氏保氏大司樂為州鄉庠序大學之官師此見甚卓而疑別有專官而亡此則非也黨庠之師即黨正州序之師即州長地官之屬同為教官長皆為師貳皆為輔則黨正州長為庠序之師可無疑義何也一閭二十五家之塾則閭胥為之師而鄰長輔之此見于漢書食貨志者閭胥鄰長與黨正州長一例庠序之師

即州黨之官治州黨之事者太學為國學其師必主治

一國之事者故君為師而相為之輔君若閭胥也相若

鄰長也其餘三百六十官即三百六十師五家一師則

無人不學無人無教王化無不及之處民間無不治之

事聖世家給人足黎民於變者學制立而教法行也

大樂正掌成均之法成均非國學大樂正非成均之師

乎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業者

所習之藝即春夏之干戈秋冬之羽籥亦於東序司成

曰論說必講道也皆於東序東序為路寢之東序則成

均亦為路寢路寢即為明堂以講論言曰辟雍以舞蹈

學記臆解 卷一

關中叢書

歌詠言曰成均而樂正父師分為之師父師鄭訓司徒

之屬師氏也似當為三公之職天子之父師少師司成

論說故主辟雍樂正授業故主成均均即韻也歌詠即

是誦詩書所以啓其聰明舞蹈即是習步武所以健其

筋骨天子養老且冕而總干則祭天地宗廟必有自就

舞位之時而此樂舞生徒必天子澤宮以射選定者其

業不可不習熟不可不有統帥之人實任教育之事國

學即路寢其師即出治之君百官各以其職分教不獨

大樂正大司成也百官以職分教即此記後之所謂輔

也故大樂正之於太學猶鄰長之于里塾也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

此記分章依船山王氏

此章敘學緣起欲化民成俗則爲當官行政者言之不惟非訓詁詞章之學亦非博攷典章以爲經濟高談心性以爲道德僅聚生徒講論一堂之學也蓋三代師卽是官教卽是政民卽是徒則兵刑禮樂之政農工商賈之業飲食男女之事出入起居之時皆學也

鄭訓求爲招徠動衆爲師役之事案此說非也發政慮違法度求己無愧善良此束脩自好之士能束身不能訓俗今之當官守法奉行文書之爲故可稱循良不能

學記應解 卷一

三 關中叢書

動民聽使鼓舞向善以獨善其身不與民共學也

憲卽惟天憲民惟辟奉天之憲謂興王所定一代之法以貽其子孫臣民者興王之政因前朝之弊立法以救之矯之甚者弊又生于所矯之法子孫當隨時變通以救正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是也經數百年之久祖宗所立之法明知百弊叢生而奉行惟謹蓋此等人皆祖胡廣熟習朝章之術也其明知其弊而不改者求爲善良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無所動于其中也世俗稱道故曰諷聞衆則天下之公是非在焉故不能動也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屈己下賢訪問殷勤則能深悉舊弊之所當革體察民情無遠弗屆則又能審新政之所宜興此則規模弘大聲聞不小故可悚動衆人然動以虛聲未教以實事民雖有向善之心無由遽至于善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凡民之事合民之智力以講求日日爲學卽日日爲政人人爲學卽人人爲政君民上下一其心力同以學爲政民之德正用利生厚事無不舉而俗美矣爲政由學此聖王之道也故鄭以聖人之道在方策釋之

學記應解 卷一

四 關中叢書

化民成俗爲興學之本意則造士育材猶爲教學第二義此亦今日立學堂者所當深思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不成器非玉不知道非人人非人則國非國有國有人民而貧弱不如人其民不學也秦愚弱黔首適以自愚弱而已其所失豈第一玉之重哉

玉不琢其太璞猶完也而聖人謂爲不成器不成器卽無用與瓦礫何異知此則聖人固重智巧不以渾沌滑悶爲尙也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古之王者創開世界之王者也或因衰弱之國而為改紀其政則為建國或取渙散之民而為約束其俗則為君民建立也謂振其國之氣也君羣也謂聚其民之心也聚其心振其氣非教學烏乎可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一國之政胥統于教學出令以率人者為教漢公卿出令于下曰教是也奉令而治事者即為學漢掾史事舉主若師是也君民之情直如師弟則國事無不舉矣教學為先先之者君國之職盡于是也

學記臆解 卷一 五 關中叢書
聯君民如師弟國中遂無不治乎曰然曾文正之治軍

也易兵將之分為師弟之情而賊寇胥平奏中興之績此已然之效也軍事然一國之事無不然也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自有生以至老身之終始也自家以及天下境之終始也自修齊以至治平事之終始也念其終始而知其無不統于學則終身之所主定矣典主也念典從上文必由來惟其必由故須念典必由故趨定大學之知止也念典故志專大學之得止也自有生至老自家至天下自修齊至治平皆典于學治平君事也君教民者而亦學乎曰學民學于師師學于長長學于君君學于天天

不能面命則擇德之如天者而師之一國之君上師天子天下之君下師萬民天子者其德肖天如子之肖其父故列國之君師之即聖王也聖王師天而天之視聽在民故下師萬民即孟子得乎丘民為天子之說師而學之心符乎萬民之心即符天心如子之肖其父而為天子也周子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亦此意以位言之為師長君以學名之即士賢聖也

學記臆解 卷一 六 關中叢書
按人性皆善天鑒下民作君作師建國即建學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即承其教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後世合權與道為一不得不分政與教為

二建國君民有政權無教道害固重于有國者而學者不以學為化民成俗之事馳于詞章苦于記誦汨于利祿豔于科名則流弊紛出其禍亦有國者受之也

右第一章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美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人性皆善非開之以學人皆安于固陋不能自知也有性而不學與有嘉肴不知食何異知性之善則知人有大道矣知有大道非廣播之為教人或一得自私未能皆止至善也故開之以學而人人恥自昧其性則心慊

卽知不足也播之爲教期無一人不止善則氣憤卽知困也此實指出官與民共學氣象知不足知困皆指實爲其事說若空談其理則何不足與困之有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今書作教學半

國與人同而政治不如人學不如人也民與人同而風俗不如人教不如人也學何以不足汚俗深則虛浮而無用自反者矯虛以反諸實而已矣教何以困人失教久則艱苦而難成自強者堅忍以彊爲善而已矣學以不足而強教以困而復學故自相長也教卽教字謂

學記應解 卷一

七 關中叢書

取法于人也教人則僅得其半自反自強乃全也蓋數人之教學僅得其迹自反自強乃教學之眞精神也

右第二章船山曰自此以下八章皆言爲師之道教者之事也

按此言國勢強弱惟學能救之但學必須徧設實教及民方爲有益

古之教者家有塾

古之教者卽前古之王者有化民成俗之心而實見于法制也家有塾四句最要不定學制教何從行家一里二十五家也一里共一閭門如今之村巷巷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就教于塾其師鄭康成謂

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孔疏書傳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卽爲上老庶老白虎通謂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

次爲左師前漢書食貨志則謂爲閭胥鄰長卽一閭之師然則鄉官卽其鄉之人無論已仕未仕皆爲之不以爲卑也鄉紳能爲其鄉里之師教化尤易行村中子弟必聽命唯謹一村之人皆必樂從其教此亦今日設學一大關鍵鄉學從此始古者謂王化起于閭門門當指里門之塾闈則一家之閭閻也闈有幼學十歲以內之幼童入焉其師爲婦人亦謂之姆教始于此故王化亦

學記應解 卷一

八 關中叢書

始于此也幼學之制與教法內則爲專書彼已言之茲不及也

黨有庠

据周禮五百家爲一黨一里二十五家設一塾則五百家有二十塾一黨統二十閭若今之二十村卽當以此爲鄉學多寡之制周禮六鄉之州卽六遂之縣後世州縣取用鄉遂二千五百家之名必以聖王之政教一人統二千五百家始能精詳周密過此卽難勝任也今以一黨爲今之一鄉而設一鄉學教里塾所升之子弟如今之童生一縣之中以村計之不過四五百村則縣統

鄉庠亦不過一二十鄉庠此又今日學制必須變通者也

術有序

康成謂術為遂之誤陳澧据周禮言州之學曰序謂術當為州案鄭之說是也周禮鄉即達於國古之一國大不及今之一縣今縣學直類古之國學古之遂序實設於縣蓋一遂統五縣縣各有序六遂之縣即六鄉之州也故州長亦言序其實鄉遂互見也家之塾設於里閭閉族而黨則有序閉州而鄉則有序慮言鄉不及遂故繫序於遂也遂人所治為五縣之一非五縣之外別規

學記應解 卷一

九 關中叢書

一地為遂也閭之塾可降而名家縣之序可進而稱遂知鄉遂之學亦可稱校也此三者皆為鄉學

又案周禮六鄉之學即齊之士鄉六遂之學則農也然農之子弟亦有俊秀必升於國學而六遂之遙不能無工商苟足二十五家必為設學以統於國中工商之學國有學

孔氏謂國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天子立四代學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陳氏祥道謂國有學太學也按周官無太學之制亦無太學專師太學即君路寢君相即其師說見篇首然國有學不止路寢之太學兵刑禮

樂工商之官即兵刑禮樂工商專門之師其治事之處皆為學舍此又可以意推者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比年入學每年有入學之人也由家塾入里塾由里塾入鄉遂庠序及國學每年皆有人也中年考校閒一年考校之督課其所學升降其等也古者婦教修女學明婦人皆能自教子女六歲即教之數與方名入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傳當是由家中之學出就里塾也歲之名起於日行周天年則禾一熟故入歲九年也十年九歲也然究其十年入歲不同者當視童子之資質聰穎者

學記應解 卷一

十 關中叢書

入歲已能識三四千名物之字及算術之加減即可入里塾誦讀詩書講習算術習學禮樂其魯鈍者再遲二三年十歲則決能矣即不能其年已長必須易女師為男師亦令入里塾也童子六歲受姆教間一歲為入歲亦考校之其考校法即下文之離經辨志也若里塾之考校下文三年至七年之所視是也今鄉閒婦人多不識字童子幼無姆教入里塾不能考校則里塾宜兼蒙學七歲無論男女胥入里塾也附定分年課程

入學後課程

入學入里塾今据內則以十年出就外傳之年為此

入學之年中間一年將視離經辨志則此三年必為離經辨志之學內則云居宿于外學書計書謂習字必篆楷並習習篆則知中國字形之原而字易解楷書適于用然篆畫圓與繪畫相近今日學者不可不知繪圖之法執筆須從篆書入手則寫字繪圖為主圖固先于書也計謂習算習加減乘除之法

內則云衣不帛襦袴教之儉也據此學生衣飾師必與聞夫子謂恥惡衣食至不足與議朱子白鹿洞規亦有衣冠必端正語今定衣服悉為布素而須整潔不言食飲者居宿于塾與師同也此即辨志之端

內則云禮帥初朝夕學幼儀鄭注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謂六年至九年所習于內塾者皆帥而行之無變於初而朝夕加以幼儀幼儀童子所能禮文當取由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參考定為學禮此力行之事

內則云請肄簡諒鄭注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習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按此請業致知之事請肄請業也簡不煩也諒質而明也謂師授童子須簡少而質言使易解也此時當先以俗話講虛實字令童子於虛實字無不了然文言能以俗話道之

然後授以孝經亦以俗話與之講論虛字僅百餘字孝經之文共一千九百餘字不及半年即可講讀清楚再授以論語次及孟子此為離經之本授以孝經論語又以端其志

孝經王道之本原論語六經之用法孟子孔教之大宗孔子之道只是箇王道讀時先將實字分類講明再授全句均用俗話講說所講須令童子抄存讀論語須講虛字讀孟子兼講句法馬氏文通最善

一年視離經辨志

一年考校之始歲即入里塾之年八歲或十歲也識字

能解習數能明學禮能行至是始學樂誦詩故視其能離句讀能離經即知古人造句法也始授之經也辨志者視其知識於何事為近此即其志之所在可因勢以精其業而又必與之講論孝經以端養蒙之本而植入聖之基亦即辨志之事也

一年後課程

十年就外傳中間一年則年十二也離經辨志十二以前學所至之程也能離經則能解經語可以講論經文矣能辨志則能定所業可以因材施教矣故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學樂者古者以樂節讀欲人

樂學而易入也舜典詩言志七句子游武城絃歌是
勺武舞也詩之比興即大學卽物窮理之學悟得其
源則觸目皆學問論語兩言可與言詩皆爲比興此
學詩定法也古人誦詩和之以樂所以暢其性情以
得比興之趣也詩有十五國風論語言詩每云能言
蓋十五國風備各國方言於其中也今五洲大通宜
採各國詩歌如其語言歌法以教中國人則語言之
學卽寓於詩矣歌誦讀也所以啓人之聰明舞履蹈
也所以健人之筋骨人皆明強而不愚弱聖王立學
之本意也則今日學校須有舞法宜以軍營步伐定

爲舞列使習之以健筋骨

有誦讀必有講論古人誦讀之書必有韻無韻者講
論之書也孝經論語孟子皆講論于十歲前後則十
二歲後所講論者必爲書經以孔子雅言詩後繼以
書也

詩之比興卽易象之淺近者書之政事則春秋王法
之所從出也詩之與書酷類易與春秋易與春秋爲
詩書之精深者而爲夫子所手定書亦夫子所刪訂
觀論語未引及書經文可見矣故古學校不定入課
程而內則卽取古學校法以附於末與今經夫子刪

定不能不與詩同講論也且不惟此古之言詩書若
今之言經史經明其理史證其事史易解經不易通
故人于十歲前卽當以通鑑前編演爲俗語與童子
講說至十三歲時春秋以前之事必能了了于心然
後讀詩講論書經必迎刃而解不甚費力矣
內則十三年課程無書計以十年以後習之禮帥初
也此時算由開方方程而方田均輸商功盈朒均能
習熟閒以測量繪圖而中國地域可以了了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

三年五年七年由考校之一年起皆中空一年入歲入
里塾則七年小成爲十六歲十歲入里塾則十八歲也
敬業者由離經而進之所習之詩書禮樂書數知其可
學敬心生而學勤也樂羣由辨志而進之亦孝弟以汎
愛衆羣天下之量已啓其端也博習者講誦之餘能自
涉獵博習以證其業也親師者由愛衆而親仁治天下
之道親賢爲先務也論學者所習既博確有心得能自
爲論說也取友者由親仁而廣之能友一鄉一國天下
之善士也謂之小成者人生應用之藝應讀之書皆已
學習志趣可見筋力已壯可以出而任事此時智勇者

爲士爲吏爲兵士入太學兵吏入專門之學樸健者爲農受田而耕智巧者爲工商入市肆以精其業此後卽學不更精進亦能有用于世而非棄材故曰小成也

三年後課程

再開一年則年十四矣敬業樂羣十四以前學所程之功也敬業者辨志後所請受之業敬而修之也樂羣者志不在一身一家漸由孝弟而知君道也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按此後將視博習親師象與射御僅由勺而進何得云博蓋內則言敬業後師之所授此言弟子之所自習也敬修其業則師所授之業皆

精矣師由舞勺而進以舞象示尙德不尙力之意也師由禮樂書計而進以射御古之六藝始全也尙德不尙力羣之精義在是則知治天下之急務貴親賢而能親師矣知射御爲六藝亦人所當習則凡技藝不敢輕忽而均博覽及之矣故由詩書而易象春秋而諸子各史而凡言道藝之書則皆勺進而象之例也由書計而一切技藝舞勺進以射御之例也古之射如今之演放鎗礮擬鄉學以鎗代鼓篋之鼓凡師之號令皆令放鎗礮則演中的則兵寓於學矣古之御如今之運用機器擬令鄉學各購一適用之小機

器由此推廣以及一切機器則工伏於學矣此則由射御變而進之也

既由敬業樂羣而博習親師則凡人之業有精於吾者不必問爲何國之人而親其人習其藝矣習方謂之博親乃得以師蓋樂羣當以天下萬國爲量近日所出公法之學又不可以不講

五年後課程

再開一年則年十六矣博習親師十六前學所程之功也此後卽習論學取友而內則不言成童課程者既能博習親師則能自適道矣固不待師之爲講授也論學卽成童以前所習者故內則不言也此時惟自求友與相講論凡爲身世所需之藝如日本所今皆習之而生人之業無不能爲矣

七年後課程

又開一年則年十八矣論學取友十八前學所程之功也今視之果能論能取則可爲士爲吏爲兵否則前十六時不能博習卽所業不能通不能親師卽其志不在學卽視其材質分之爲農工商其又留二年者皆尤異之才也此時又卽所學考校之擇尤異者再留二年其所學卽內則二十所學之禮蓋習當代

之朝章典故及各國風土人情以通知當時之故也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知鄭如字讀王船山讀珍義反今從鄭讀即大學致知之知類即後文醜類之類亦即大學格物之格知類通達謂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事理皆能類別所觸能通也立即論語本立道生之立後文所務之本也強立而不反謂志趣堅定一趨於正外物不能誘也知類通達由離經敬業博習論學而精之致知之效也強立而不反由辨志樂羣親師取友而定之存心之效也七年後又開一年為九年非十八歲即二十歲也大成謂已

學記應解

卷一

十七

關中叢書

成爲人也吳氏澄謂七年小成爲小學上文離經辨志以至論學取友均與子游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不合則此小成非僅謂小學之成可無疑義而譏吳氏者又謂小成之後始入大學僅二年何以便能大成則其說亦非小學大學原自一串相因不能截分爲二蒙以養正乃爲聖功蒙幼之學豈能不爲大成植之基是小學中有大學也朱子謂大學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則大學全因小學而成非入大學後便棄小學如遺也蓋學原不分大小見其器解其文習其事爲小識其心悟其理得其道則大也故如今之詞章決非童蒙

學記應解

卷一

十八

關中叢書

所能然朱子謂功卑於小學而無用徐行後長者幼小之童無不能之而孟子謂爲堯舜之道然則學之大小人之材質成之分量爲之而學則仍此一學夫子下學而上達一語固早爲溝而通之而無庸後人之紛紜於其閒也大學小學即爲一學則此之小成者藝成而下也亦即成童之成論其年當爲成之小設有顏子之才十四從游畏匡厄蔡見道之言均契聖心亦可謂爲小學之成乎故謂七年小成者立法以年從其多者不必無大成也至九年大成亦是德成而上成人之可成操四民之業非謂盡爲三代之英命世之選也自秦廢學以後聖教不明帝王有政無教遂以學爲士大夫之事而無由與於兵農工商以致兵工不學而弱農商不學而貧而士之窟者又以詞章爲學而疲精力於無用以至今日情見勢絀欲爲振興而惟西人之是師西法之是講西國學校固勝吾中國之今其能過吾中國之古乎其能過吾六經孔孟之所言乎今學所難者無編定之功課可循然苟知以化民成俗之心視學則以考校者之所規定弟子之所業而又以內則之說補未入里塾之幼學本之六經參以時勢證以西法西人之精者固吾經說之所有其新出之藝吾中國亦早有其端而

特吾民多不學士困於詞章無人紬繹以盡其蘊豈吾
聖人言學之本意而卽如是哉謹以意擬定鄉學分年
課程散附各年下

九年後課程

再閉一年則年二十矣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弱冠
前所程之功也由博習而精故知類通達由取友而
守故強立而不反學於古者既深故知易明守易定
也是謂大成謂由此可以出而仕矣二十以後兵農
工商各有官長卽其師其尤異者升於國家以儲
爲將相大臣之選則此大成後各治其事仍各修其
學記應解 卷一 十九 關中叢書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
也

無事無學無地無學無人不學無時不學故民化俗易
也前云成俗此云易者前言教之可爲俗故曰成此見
教學後卽變其俗故曰易也導其性之所固有而非驅
以刑威遂其心之所欲爲而非劫以勢力故近者悅服
遠者懷之也悅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懷之如旅人之

懷其家大學之道謂遍設學於鄉以成一國之治卽以
天下四海爲量故曰大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鄭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
功乃復成大垚王船山曰術徑也蟻之後行者踵先行
者接迹相繼則徑不迷而遠可至民雖愚而上以教倡
之則順從而嚮道矣案鄭以蛾喻學之小能至道船山
以蛾喻民之愚能從教竊意此喻設學教民風聲能動
天下也以一民視天下誠不如一蛾之於術然天下皆
民也蛾有時遍出密布於術則一處之民學而天下應
之其密布亦自易也

右第三章

大學始教

此章言入學之儀節各學皆然特言大學舉其重也始
教師到學舉行教法之始也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謂天子朝服王船山則謂爲士之祭服孔疏謂天
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敬道者
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

矣案皮弁祭菜爲一例是爲質素則祭菜之禮無論何人皆得而用矣至謂示敬道爲示謙敬之道此說未是道是建國君民之道先聖是創垂此道者先師是傳授此道者唐以前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以後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今則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入學則祀之者以其創道傳道示人人當敬以期學必如是而後正也其服物質素者至敬無文親師之意而儀文既簡人人能行朔望能舉不至如今之文廟終年局閉遂令身列庠序者不自知爲誰氏之學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一

關中叢書

人之所以必須學者以人不能絕人而立於獨故人己相接有道焉學而循之則人已相安以適於治故學者學爲君以羣人也小雅之三呦呦鹿鳴見食則呼不與人爭利羣之事也四牡不遑將父移孝作忠移弟爲恕不敢慢惡於人羣之道也皇皇者華周遍諮詢盡知情僞羣之術也入官分任君之職即分任羣人之事學以羣人即爲官之始故肄習三詩以正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王船山曰鼓篋者將發篋授經先鳴鼓整齊其威儀使相孫讓也按此言孫其業非孫其儀孫即後文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之孫入學之始必有弟子年歲冊籍舊學課程如今解京之卷箱鼓而發之陳於師前師據其年歲之大小以定行立之先後學業之淺深以定授經之大小故曰孫其業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王船山曰收斂束威威儀也入學則使人執扑杖巡警以約束其威儀按以夏楚爲巡警約束威儀此解甚精深得扑作教刑之意古者用扑大射司正摺扑見於儀禮大閱司馬摺扑見於周禮巡工執扑見於左氏傳皆聚大衆時以齊一其步伐整肅其行列督促其操作收攝於外之用而非能啓導於其中也蓋人之聰明敏悟須以樂育使生機暢於中使自鼓舞於不容已自唐虞至周以樂官教童子之歌誦履蹈不聞以刑也人之誦讀不能記憶講解不能明晰論說不能會悟正如習藝之巧拙非師所能與即非刑所能求故大射射不能中第弛弓而飲之酒不聞扑責也若其步伐行列工作之勤奮此有迹可循人人可勉而能而自亂之不可不責罰故不撻其不中者撻其不循法者以此例之則童子誦讀不能成誦必非夏楚所能奏功夏楚能收其威儀不能益其聰敏也今塾師乃以夏楚橫責童子成誦直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二

關中叢書

以囚待童子是典樂之職頓易以士師之威庠序之區
胥變爲囹圄之象也汨沒人才於萌芽蓋不少矣宜近
人目爲蠻悍也

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

禘鄭氏注爲大祭孔疏謂五年大禘陳氏祥道以爲吉
禘吳氏澄以爲周前春祭名禘或云祠字之誤義疏以
爲每年夏祭王船山以爲禘於烝嘗而舉必以秋冬竊
謂此視學卽上一年至九年所視之學考校而進退之
也鄉里各學當年一考校若天子視學則似以五年爲
宜而舉宜於秋冬禘字從帝蓋卽明堂之大享王者祭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三

關中叢書

其祖之所從出卽人類之祖此聖王以天下爲一家之
原聖王體天祖之心則四海之民皆其兄弟立學以教
之卽以教成之士與祭以告於天祖卜禘後視學選士
於澤宮也惟五年一禘天子始一視學故爲游其志游
其志者人之爲學以希天爲極希天者見天心達天德
也此志卽上文辨志之志辨志之後寬以五年使優游
漸漬於學以養成此志天子將拔擢以告天祖是士子
爲學日有天祖臨於其上敢不洗濯其心以對越上帝
而或萌他念乎鄉學則歲有考校有司視學不拘卜禘
有司無所爲禘也若諸侯之國則五年一朝貢士於天

子也天爲教學之理所從出故舉大成之視學及於禘
也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鄭康成曰使之憤悱憤悱然後啓發也王船山曰觀者
師觀省其勤惰也弗亟語之必使自得則存諸心而不
忘矣案觀當如今觀政各部之觀時謂可以學其學之
時則今觀人治某事而不告其事理爲何治法爲何使
自求心得而自論之不能得則心憤不能悟則口悱觀
其勤惰及憤悱與否必先觀之以事使卽事窮理則所
學皆實得於心而無空談之弊矣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四

關中叢書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王船山曰學積則自通遽於問答將強知其所未及者
而忽於近矣案學問並言學便須問何以不令幼者有
問蓋承上文存心而下心能悱憤師必與之啓發長者
不能知而悱憤幼者必並悱憤亦不能矣師與長者辨
論幼者不能悱憤徒拾人牙慧而問之則空談非心得
矣蓋學未至而問之故曰躐等若幼者當前所執之業
有疑卽問非躐等也上文以大學提起而有幼者然則
此兼鄉國各學言之故有幼者又比年入學前歲入者
長後歲入者幼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敬道以聖人為歸官始以經世為用孫業以敏於事收威以肅其儀游志以大其成存心以貞其守優游漸漬循序而進則皆有不躐等之意非獨幼者須有倫故曰大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官士朝野之學皆有之在野鄉遂之師長為官吏兵民為士在朝六官之正長為官若今入部之學習主事翰林院之庶吉士國子監之太學生則士也居官任職各有所事先求自治其事蓋向之考於古者至是實證於學記應解卷一 二十五 關中叢書

右第四章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鄭注孔疏以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為句而船山從之朱子謂於文義恐非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今從朱子時教必有正業明其所學之事也退息必有居學存其所學之心也察學者材力所近及世變所趨而授之業

故曰時教謂適當其時不戾於時也惟適當不戾故曰正業退息謂不在師長之前居即易寬以居之有居積意子夏所謂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孟子所謂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孔疏謂各與其友閒居得相咨決不可雜濫得咨決即是學不雜濫即是居則管子四民不雜處意又今日整頓鄉學所當取法者矣

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此以學樂詩禮喻學道不可憑虛探索必於應事接物上悟入迂之於此正以速之於彼也操縵鄭訓雜弄方慤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王船山曰謂

學記應解卷一

二十六 關中叢書

操為琴瑟曲名縵引也今曲中有慢者即其意案王說得之夫子論學詩禮先而樂後此先樂於詩禮者論語以詩禮樂之益人分先後此以學者有事樂詩禮分先後也詩為誦讀致知之事也禮為步趨力行之事也人之學也先知而後行而古人誦讀必和以樂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子游武城絃歌為學道是也童子識字明訓後即須誦詩不能安絃作樂以和人之神記誦適以困人矣此學操縵所以先於誦讀也內則言十三學樂誦詩學樂亦在誦詩前也安絃者心手相應之謂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博依鄭訓廣譬喻即詩之比興詩之用莫大於比興即朱子即物窮理之學亦即後文比物醜類之法知詩比興之法則三百篇義蘊無窮益人固多而天地之物均有至理觸目皆有學問不勞思索其益更不止三百篇也學博依之始即是識字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雜服王船山謂衣冠器物進退之數案即禮器所言之器數是也此等處不一一研究分明則日用之閒必不能無所差違故器數雖末學反先於禮也又案雜服或即舞者之服器舞分文武且有四夷之舞故其服雜古者以樂造士歌為誦讀舞為履蹈此章所言與舜典次序合或即其義也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王船山曰興尚也操縵博依雜服皆藝也詩禮樂之精微非樂學者不能安意而體之然形而上之道即在形而下之器中惟興於藝以盡其條理則即此名物象數之中意味無窮自不能已於學而道顯矣案操縵博依雜服固為藝詩禮樂亦藝也此以詩禮樂之學況學道之學此藝字在學詩禮樂為操縵博依雜服在學道則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七

關中叢書

詩禮樂射御書數均在其中道散於萬物而備於一身

誠正者反身之學也格致者察物之學也大學以格致為入門格致則必資於藝藝於小學時已習之此時於日用之閒實為游藝之功蓋有藝以應萬事萬物而事物不能困我迴思向日所學之藝餉我無窮物之奧窔悉闢道之端倪盡露如行坦途優游以前自不能已故興其藝自能樂學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藏以知言默識於心也修以行言實體於身也息謂蓄養其機游謂暢適其神息游興藝也即論語之温故藏修樂學也即論語之知新無所知於始不能温於繼新故相因而後乃為興藝樂學也焉於此也謂皆於學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不急迫求得從容自喻故安於學而親其師樂於友而信其道物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興藝至樂學非師友強之而然離之又何反之有反退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鄭康成曰敬孫敬道孫業也厥其也王船山曰孫有序也時敏無時不敏言不息也來集也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八

關中叢書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

今之教者以記誦詞章爲教也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鄭氏以訊字數字爲句吳氏以言字進字爲句今從吳氏王船山曰及猶急呻其佔畢口授其詞使讀之也多其訊言詢問其解使之講也急於數進屢促之進也言今之教者但使人勤讀多講日促其進而不知其於所讀之書皆依稀愴恍而非真知則於藝未安而不興卽於道無從學而不樂而教者不顧也

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所讀之書未嘗身體力行實見于用卽使之爲文未立

學記應解

卷一

二十九

關中叢書

誠而卽修辭使人不由其誠也聖學之精王道之大而使童子言之欲不妄語得乎人之材質知行相資互進今第讀書不責治事有知無行人之知能僅教其一是教人不盡其材也且不能記誦詞章卽無可教而其人爲棄材此日汨沒人材更不少也施施教也悖悖于時也童蒙而談聖神之學鄉曲而習朝廟之儀晚近而講勳華之治皆悖也求猶責也責之學也施之既悖學之必不能通而求其精進勢將鞭扑橫施而學校之樂育變爲獄吏之刑求則眞拂人性以爲教矣後世之學人何罪而遇此酷虐也可哀也夫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此與前安學親師樂友信道對看隱痛也不安之甚也疾怨也不親之甚也方苦其難又何所樂不知其益又何能信此其於學惟恐去之不速何能終業然今記誦詞章之學則終業者多矣利祿豔于外竭精力以求之所終者祿利之業非修齊治平之業也早已去之何待終業後哉故儒業遍天下而朝廷無可用之才天子失官學與事不相謀而中國之大貧弱不如人反譬及儒教之非嗚呼此眞可爲痛哭流涕者矣

學記應解

卷一

三十

關中叢書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鄭氏訓刑爲成文義自通然此結通章明先王作育人才用教不用刑之由非僅皆後半學者不安而速去也安親樂信而修卽來隱學疾師苦難無益而卽速去其來也由教其去也由刑先王知其由故設學以教而不以刑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教法得失最切今日之用凡有教學之責者宜潛心研玩以痛改積弊也

大學之法

上章辨正教之流於刑由詞章非道記誦非學也知道
爲化民成俗之道學以化之成之卽知教之所以爲教
而不以刑矣旣知教然後可與言法故此提出法字以
下言教法

禁於未發之謂豫

道不在口耳而在養其固有之良故貴先去其惡惡者
私欲所發而流也故貴未發而禁之慎獨之學禁於未
發也

當其可之謂時

將悟其理而詔之如時雨之化當於其可也顏子之不

學記應解

卷一

三十一

關中叢書

惰曾子之唯雖由二子之才識學力亦聖教施之當其
可也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

節者道中自具之本末終始先後之次序陵越也卽大
學之知所先後也相觀謂聚於一學互相觀法摩謂切
近易喻也使有條理之可循而施之則能順受矣故曰
孫與以善類之可親而觀之則爭自厲矣故曰摩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教法善故學者興起於善學者能興卽教所由興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王船山曰扞格相抵牾也情動欲肆理不足以奪之矣
時過謂悻憤求通不因而達之則沮喪遺亡雖勤無益
也按鄭康成以未發爲情欲未生年十五時朱子非之
是也然情欲未生當指入歲至十歲時蒙以養正爲聖
功今婦學不講童蒙旣失姆教又無小學當就外傳時
皆是發然後禁早有扞格之勢已失教法之第一義而
況外傳之教法又無一不悖佛乎欲救今日學者扞格
之弊當自修女學正姆教始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記應解

卷一

三十二

關中叢書

雜施卽陵節也不豫不時不孫而無教法卽無善人無
善人可以觀法摩之益又無從得有學而無教法則學
不得謂之學直一燕游邪僻之所而已矣故其同學之
人皆爲燕朋狎侮師之所教而逆之其論學之語皆爲
燕譬荒棄己之所學而廢之故教法之所廢僅四而弊
則成爲六有此六弊立學愈多其壞人才也愈甚世之
欲興學而不擇師者亦可惕然思矣譬義疏本船山本
作辟鄭注本作譬卽訓爲師之譬喻朱子訓爲私褻之
談似朱子所見本亦爲譬字今從鄭本作譬船山作譬
訓女子小人導以淫佚則非學中之事矣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此君子建國君民之君子立學任教之人也王船山曰崇其所以興禁其所自廢師道之所自立也

右第六章

故君子之教喻也

故字承上章說入以明所謂教法者使人自喻而已教之廢興悉由於師得其法則爲師不得法則非師師也者匡直勞來輔翼使人自得而已自得即喻也教字一讀以喻也二字釋上章法字即下道而弗牽三句上章

學記應解

卷一

三十三

關中叢書

豫時孫摩之作用也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示之程途道也而不必迫之前弗牽也鼓其精神強也而不必推於後弗抑也露其端倪開也而不必剖示其義蘊弗達也道之強之開之已有喻之機弗牽弗抑弗達俟其自喻也

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既知正道而從容以赴則邪徑不能惑故和和者禁於未發也迎機利導而鼓舞以前則其勢不可遏故易易

者施當其可也善端既啓不能自己必急研求以至精深故思思者不陵節而施之孫條理可尋相觀而摩之善靈明日啓也三句即孟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之義教使明其所固有之理非強以所本無也期於自喻乃謂之善豈東縛馳驟呵斥鞭撻所能爲力哉

右第七章

能使人自喻教者之能事畢矣故下章接言學者之失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學記應解

卷一

三十四

關中叢書

教雖善尤貴因人而施人之材質不同教者不可不知也王船山曰多汎記而不親也寡專持而不廣也易果爲而不知難也止循分而不能進也心謂情質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師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王船山曰多寬易止雖各有失而多者便於博寬者易以專易者勇於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則善長矣

右第八章

自五章至七章是長善此章是救其失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教之道法備矣而人才不出非善教也故善教果興繼者必多如善歌然歌者繼聲不泥其辭故善教者使人繼志不泥其言蓋教以民物日用之大道非以記誦詞章也故教者以道為教不必繁稱博引大聲疾呼約微而罕譬焉期於能達能顯人能喻而已矣後之繼其志以為教者其稱述傳說亦必不尚詞說而使自識其本心則真能繼志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必各繼其師之志演為俗說以廣教婦孺譯為方言以遠教異國吾聖人之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至今日而猶不驗哉則自漢以來記誦詞章之習害之也嗚呼悲夫

右第九章

按約而達三句鄭氏朱子皆訓為善教者不多言不以為繼志者之事則下句可謂繼志矣謂字必改為使字語氣方合細玩此章文義首句以善歌陪起次句由善教遞出繼志其言也其字承轉提起即是繼志者之言此下均言繼志之事故未直謂之繼志更不管善教蓋善教不在多言七章道而弗牽三句已能該之此章特言繼起之善教必須不泥定語言文字乃能傳之廣遠

學記臆解 卷一

三十五

關中叢書

也然則孔教之行不出亞洲為拘於文字之故此章早已慮及矣使釋教必拘印度之文耶教必泥埃及之語必不能通行於五大洲則語言文字有妨於聖教之傳可以恍然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君子化民成俗之君子也教興則至學也易教廢則至學也難所以難者記誦詞章之習惡蔽於文也所以易者日用飲食之事美全其質也文敝而矯之以質去其所有其勢逆質全而加之以文益其所無其勢順故虛偽之士難為學而惟魯之民易為教也君子知其然興教於後世將以啓樸陋之民必先能博喻博喻即前文之博依詩之比興依類託諷也教於閭巷婦孺能解為師也化民成俗則能長矣建國君民則為君矣為君之能即能博喻之能博喻云者能教民之謂謂博喻諸民也

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合億兆人為一國即合億兆人為一羣也情相親愛而不隔勢相維結而不散胥保惠胥教誨胥匡以生惟學

學記臆解 卷一

三十六

關中叢書

能萃其心而使之聯疏其氣而使之通故君者羣之首而師所以聯之通之也師之道即君長之道君道自是始焉故擇之不可不慎也

或問三王四代以來國皆世及即君不由師長而遞進此謂君由爲師長而及言理如是非三王四代實有此制也曰三王四代實有此制非空言其理也且爲聖王之制後世始廢墜而不可復也巡狩之典書始虞舜三載考績黜陟幽明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以中國之地而有萬國據李中耆所爲圖今府廳州縣一千八百二十三與古之國較國多於今府廳州縣者八

千一百六十七是古之君多於今之邑令矣三年黜陟必無異於今令長之升降而每歲建國亦必不減於今選除縣令之多而諸侯之卿之於其君其尊卑亦必無異於丞尉之於其令長其君有罪貶黜天子不貪其土必仍於其國擇人以建爲君則由師而長而君僅如今士之出身爲丞尉以至爲令等差不甚相懸正無足異特其君終身無過其子又賢民心歸之得告於天子可世及耳惟有此例世無聖王黜陟不能合乎人心而諸侯得用私謀以國傳其子孫各國久而相沿爲例諸侯遂以傳子爲定法亦以天子世及諸侯不能不世及也

而又有強橫之諸侯以世無王者恃詐力以吞噬小國故禹時有萬國及至周初孟津之會爲八百國蓋霸始於夏之昆吾兼併小國以自益國日少而疆域日大不易動搖故雖周公之聖誅滅僅及五十而不能盡改世及之例但使吾黜陟之權能行諸侯能謹懷奉法虐不及民則亦相安無事而不必盡奪其土以絕其先人之祀也及至春秋五百餘年世無王者兵爭力競以爲七雄至秦滅六國盡收天下之權歸於一人君師遂截然爲二而勢不能相及矣故此處引記言三王而及四代蓋據尚書言之意重在禹舜時爲塗山之會君道極盛

皆自能爲師而來三王雖皆如是而不如是時之盛也此篇精義全聚於此章自漢以來何代不興學而皆偏重於詞章即宋時理學輩出前明講會極盛終不能革虛文之弊者何也教與政分仕學不能一貫也此處能爲師即能爲君長如今之鄉紳辦本邑公事者君即縣令也使今之縣官舉一邑之政悉統於一邑之學而慎擇師共圖一邑之治邑未有不能治者而虛文之弊必頓息何也以事爲學人爭奮於治事也漢制近古唐宋明均不及漢制童子諷讀籀文九千字察爲吏而都亭閱兵謂之講肄使吏兵皆爲士文武不分政學不分

士得以事爲學故人才出而國勢即振此師長君可以相通之意也

右第十章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師道即君道尊君即尊師矣而此特言尊師者蓋師者君之始也君者師之成也繼世以有天下不能保君師之實不分師之道義不敵君之權力必伸道義於權力之上使君尊道而敬學然後君道立民皆興於學而君可羣天下矣故此章爲興學之源凡學之道凡建國君民興學之道也嚴師爲難謂君能嚴其師也能嚴其師學記應解卷一 三十九 關中叢書

尊其道也道在而屈權位以爲之下此興學之大作用也夫權位所在世俗之人屬耳目焉今以有權位之君竟屈於有道之師權位不可強求而道可以自勉勉爲其道則人皆敬重其學矣嚴師尊道皆指君言故敬學特言民也故此道誠心出之則王湯文是也假而行之亦霸齊桓越王句踐是也市以虛聲以振厲人心衰弱亦強燕昭王是也

是故君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一國之人皆爲君之臣其於師不敢臣而嚴之者以道

在也道爲天祖之道天祖之可尊敬者二一爲形體一爲心志尸象天祖之形者也師傳天祖之心者也尸象天祖之形且尊嚴之不敢臣況師傳其心乎故天子之祭祀養口體之孝也天子之尊師重道養志之孝也引大學詔天子之禮師不北面以證君不臣其師又以見天子亦必有師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以上言教法以下乃言學法此章由尊師入敬學乃其樞紐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

學記應解卷一

四十 關中叢書

又從而怨之

學責師之善教然亦在弟子之善學教法同而或庸或怨則學者之善不善爲之也庸者歸功於啓迪怨者怨咎其督責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說王船山讀他活反

以攻木喻析理理有深淺卽爲學之先後次第所謂善學不穢等一語盡之矣王船山曰易者疏理易析處節目木枝節所自出堅撐處也說謂節目隨理而脫也解判也喻善問者因言以知意卽顯以察微漸漬之久而

大疑自決若擇隱奧者以爲詰難之端而輕其淺易者爲不足問是不誠於求知而躐等以矜善問終於迷而已程子所謂揀難處問者是也案今務舉業者多犯此病事物之理尙未能晰而談天德王道但求能文不求能治其事故觀其文亦似學問精深而事不能治則與一理未能晰者同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待問者反此

此問如今之策問蓋師與弟子講論發端以問而弟子答之如今西人教人均有設問而令弟子答之以驗其學之已通與否也鐘不自鳴視所叩之大小而應之理融於心隨叩而出各如其分不敢繁稱博引以炫所學也從容出之從容不急迫乃能盡事理之曲折也學之事有五卽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也此章論學上節言問此節言辨僅及問辨不及學思行者學者之問辨資於師學思行則自盡之事無關於師因從師之勤逸而反庸怨說入故言問辨不及學思行也此皆進學之事也

問辨資於師其道如是學思行盡於己其道亦然先易後難相說以解隨叩以鳴從容以進學問思辨行同也

故曰此皆進學之道

右第十二章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不温故以知新卽爲記問之學天地閒之理皆寓於物卽物窮理是爲温故時有心得是謂知新於身世物物悉觀其通則足應學者之求隨其所問而皆有以啓其悟也若無得於心而記典籍之詞以待學者之問是能爲誦讀之師不足以爲化民成俗之師也後世經師卽是記問之學必也其聽語乎

學記應解 卷一

四十二 關中叢書

聽猶察也察其人而語之因材施教也記問之學無得於心但能據舊說以轉相遞述不能卽學者材質學力所及當其可而施之故欲成就人材必在能察學者材質學力之所及迎機而導之也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二者皆教者所聽而得也聽其論說其見解將進而不能自爲問是力絀於詞也師然後語之學者必言下大悟矣若非力絀於詞其材質學力決不能到則不必語之語之必仍不知不惟無益且懈其研索之功卽能強記吾語亦爲記問之學而非心得故不如舍之之爲愈

也

右第十三章

此章因上善問善答專資於師此言學貴心得專恃師語則為記問之學而不足貴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此承上章舍之弗語言師特不語耳非無可觀有可觀即非無可學也彼良冶之子見慣其父之鎔合金汁以

補錮器漏必自聯緝獸皮而學為裘良弓之子見慣其父之矯揉角幹以調和弓材必自編曲楊柳而學為箕

學記臆解 卷一 四十三 關中叢書
欲馬子之駕車先繫車後使見慣車行則駕車不驚此時觀而弗語之妙用也以善教人不如以善養人曲藝

且然況君子之於學而能不奮然興乎夫子欲無言而自謂無隱即此意

右第十四章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此承上有志於學說入比物醜類即大學之致知格物

推行之絜矩學法之秘盡於此四字易之爻象詩之比興書之體裁禮之等殺春秋之義例以及事物之紛紜

蕃變取其參差不齊之迹而比之復即其本末貫通之

由而類之則其義自著所謂格物也格如漢書古今人

表之格觀天下之物而皆以類相從則操之有要矣即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知至也大學以格物為入

手即以物格為終極人之一生無一日不應事接物即無一日不為比物醜類之學故比物醜類隨時自盡之

道也篇中學法教法盡於此四字前文云玉琢嘉肴攻木撞鐘弓冶駕馬所謂善喻博喻罕譬皆比物醜類也

下文又以鼓水比類師學河海比類本末故此四字總束前文以貫通篇也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

學記臆解 卷一 四十四 關中叢書
不彰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鼓考擊也如鼓瑟鼓琴之鼓水訓塗之也聲出於鼓而鼓非聲色出於水而水無色以況學非五官之事而五

官以之治師非五服之屬而五服以之親此比物醜類法也五官治身修也五服親家齊也身修而家齊化民

成俗之學也
古者君即兼師為君服即為師服也自孔子始創教統

別於君之治統而自立其法不足以權勢強人之信從而又非以形氣聯合故其服不能以名分恩情預為定

制而任人之以義情自制然師由君分其服即當準君以爲之制典言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其服重則百官之服如聖門之七十子也四海之民僅遏入音而已其服輕則民之服如聖門之三千徒也故師之服可準君服以義自制聖人不能預爲制也

右第十五章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王船山曰大德者人官之本涵於未發以爲視聽言動之則不倚於官也大道者事物之本爲事物之所共繇散於百形而爲器而不滯於一器也按此承上章學師

學記應解

卷一

四十五

關中叢書

說入學成於己之謂德傳教於人之謂道上章由鼓水遞入學師學爲君者也師爲教者也以收束教學爲先之意故鄭訓大德曰謂君也朱子非之然身之君與官本以國之君與官爲喻其理原可互通而上文五官在五服之先此大德在大道之先似專言師而未及君蓋統君於師言師即言君不以後世之君師分峙爲然也則船山說優矣今從之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不官之大德不器之大道其體之立也以信其用之行也以時信爲大信則至誠無妄之謂而非要結之信也

時爲大時則與世升降之謂而非執一之時也故湯武之隆不爲揖讓孔孟之聖不爲伊周大時不齊也

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

官器以道德爲本道德之體用又以信時爲本察於此四者又可恍然于教學之尤有其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河爲海之本海爲河之委必先之重本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夫子承之以學以政治視教學教學源也本也政治委也未也建國君民以教學爲政治得其

學記應解

卷一

四十六

關中叢書

本矣而非興教立學之本也王船山曰此篇所言皆親師講藝之事而終之以務本所以見古人爲學求之己者但盡其下學之事而理明行篤則天德王道即此而上達焉蓋與大學至善知本之旨相爲符合而後世竊佛老之說以文其虛枵狂誕之惡者亦鑒於此而可知其妄矣船山之說是謂教學以親師講藝爲務本而以語及心性者爲虛枵狂誕蓋鑒於王學末流之失遂憤而爲此論見王學言心遂不敢言及心見王學語有近佛老之玄虛者遂不敢及玄虛其時天主之說已漸入中國則又不顧吾道之大源而亦不敢言及天國初諸

遺老倡之而後者愈甚雖有孫夏峯黃黎洲李二曲湯文正確守薪傳而不敵後起者之力以至於嘉道之間聖教遂第爲訓詁考據而攻陸王者乃並程朱而亦攻之而中國幾無敢言宋明理義之學者矣其一二有志好修亦第拾攻陸王之唾餘而不審時勢之所趨以求挽救第以攻人之異己爲守先聖之道而吾國乃日疲弱不振耶教遂盡收吾教之說以爲己有而以教於吾國以收吾民及今情見勢絀不能勝一日本而反挑釁各國以貽庚子之辱欲爲補救以收效桑榆豈惟不得其本然問其所以爲學則爲西法之是效西人之是師

若吾中國固無所謂學者夫吾國今日之學固不西人若矣吾先聖孔孟之說亦豈遜於西人乎苟取吾中國近儒所割棄者而盡復之則西人之精者早見於吾聖人之書即其技藝爲中外前所未有者吾中國諸儒亦早發其端而其駁而不純之說則吾聖人早已見其弊而預爲之防故今日欲救中國之弊莫若復吾孔孟之學而用孔孟之教法孔孟之教法此記是也此記歷言學教遞入比物醜類比之類之而得教學之爲重由教學而得大德大道由大德大道而得大信大時大信誠其心也大時當時之務也誠心以審當時之務而其本

不待他求矣蓋今之中國古所謂天下也今則退處爲列國之一矣而民則仍視爲天下不知爲何國之民故急宜建之君之去其隔閡之勢使一國之氣機靈萃其渙散之情使萬民之精神聚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國以民爲本得民以心爲本然則此建國君民之教學其必務此本也明矣務本二字見於論語次章指爲孝弟而孝弟所以能爲本者以不犯上作亂也不知子之必統於父必不知下之必統於上則犯上矣各處之會匪亂民是也不知兄之同生於父必不知人皆同生於天則作亂矣前此之拳匪及各省教案是也欲建今日之中

國君今日中國之民不使由孝以識天下一家之仁而重宗子則人皆無君無君而國可建乎故孝者建國之本也不使由弟以知四海皆兄弟之恕則皆自私而思亂自私思亂其民尙可君乎故弟者君民之本也故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外洋即今日中國之教學不必急效外洋而當急去吾君民之隔閡而使之通急聯吾民之渙散而使之聚興教立學不在生數十才智之士而在得數萬億兆之民心使人人自出其本心自精其生業則兵練於伍農勸於野工精於室商智於市而於此四民之中擇其尤異者各省有一二十人足以供天下之

用矣故今日之教民當注意在化民成俗不當在育材
興藝此所謂務本也此今日之本今日之務若船山氏
之說則或前明之本前明之務而非此記大時不齊之
所謂務本也孟子懼戰國入於秦而欲救之曰我亦欲
正人心嗚呼今日乃一大戰國其終誰入原不可知而
教學當從正人心入手則固千萬世不能易者也

右第十六章

跋

右立政臆解一卷學記臆解一卷俱咸陽劉先生光蕢撰
蓋講經家塾用以訓子之書也解立政則通諸今之立憲
解學記則通諸今之學校法意在融貫中西不拘常解化
裁通變期以濟時昔董江都爲春秋繁露變法者宗之王
荊公爲周官新義理財者右之大學一書本古者教人法
也真西山先生著爲衍義明清以來宸極之學率根乎此
先生處前清之季憤外邦侵陵慨然思以經義濟世故爲
尙書微以示生徒復釋此二篇詔告其子或舉舊說而擴
充之或據新義而融會之亦猶董王真三君子之志也漢
學記臆解 跋

儒多援經術以飾吏治近人有注解四書舉新學說貫入
篇中者誠能沿其義例取西儒譯經之篇精加采擇別撰
經疏佇見中外貫通亦何有江陵道盡之歎先生是二篇
卽其嚆矢也可勿念哉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江寧吳廷錫

0-100 / 100

214

四

川

尊

經

齋

院

記

始基齋刊行
沔陽盧氏慎

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同治十三年四月興文薛侍郎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
投牒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光緒元
年春書院成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督部盱眙吳公與薛
侍郎使之洞議其章程事屬草創未能盡一有所商略或
未施行比之洞將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推定議諸生屢以
記為請曰礪石三年矣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奚以記為哉
諸薦紳之公牒吳公之奏牘緣起備具是即記矣不勞複
出也若夫建置書院之本義與學術教條之大端願得與
諸生說之

尊經書院記

二 慎始基齊叢書

諸生問曰先生之與臺司諸公及諸鄉先生泐為此舉何
意也曰若意謂何或對曰振郵寒士曰噫何見之左也使
者教士之官非振貧之官也全蜀學生三萬人院額百人
振百人遺三萬何益月費歲止數十金即益以膏火未見
能起其貧也 如為振貧則籌鉅款增廣然則何為曰為
讀書讀書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舊矣漢之郭 即健為
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 當 二李 心傳 史范史之良也
其餘唐之陳李宋之五蘇范虞元之虞明之楊氣節經濟
文章之淵藪也方今

聖上敦崇經學祀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公於學宮試卷經

策空疏者磨劫有罰使者奉宣 德意誠欲諸生紹先哲
起蜀學然歲科兩試能進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補益其
所未至批抹不能詳發落不能盡僅校之非教之也於是
平議立書院分府拔尤各郡皆與視其學夫小人多少以
為等延師購書分業程課學成而歸各以倡導其鄉里後
進展轉流行再傳而後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語
云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操約而施博
此使者及諸公之本意也說本義第一

尊經書院記

二 慎始基齊叢書

諸生問曰先生之本意既得聞矣學者之要如何曰在定
志適越而面太行馬愈良者去愈遠衷回於歧路者日行
不能十里入院者為學問也非為膏火也掩卷而自考果
能解乎逾月而自省學有進乎出接同舍歸而發憤我有
以勝於人乎學海堂之三集詰經精舍文鈔之三編皆書
院諸生所為也何渠不若彼乎勿以一課之高下為喜怒
勿蒙昧鈔撮假借倥倖以自欺時不再至師不常得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是可愧也亦可悔也慎無徒以調院
高材生之目招人彈射也說定志第二
諸生問曰志在讀書矣宜讀何書曰在擇術宜擇何術曰
無定經史小學輿地推步算術經濟詩古文辭皆學也無
所不通者代不數人高材或兼二三專門精求其一性有

所近志有所存擇而為之期於必成非博不通非專不精
說擇術第三

或謂宜分經學小學屬焉史學輿地屬焉經濟國朝學屬焉算學天算屬焉

詞章為五門各延一師弟子各執一業其法良善顧經

費太鉅不能辨也姑俟異日算學難得師省城有韓君紫汀精此可以問業

諸生問曰術聽人擇何為必通經乎曰有本大學曰物有本末論語曰本立而道生聖賢通天下事理言之謂之本

學人因謂之根柢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羣書之根柢

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或曰史與經何與不知史學要領在三史不通經學

小學未有能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通三史者也

尊經書院記

三 慎始基齋叢書

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

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

於詞必儉於理不通小學亦未有能盡通文選者也故凡為士必知經學小

學綜此兩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終身由

之而不盡若夫約而求之治說文者知六書義例之區分

篆隸遞變之次第經傳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韻之異

同足以治經矣治經學者知訓詁之本義羣經之要指經

師授受之源流儒先傳注異同長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羣

籍矣即此數要先正老師其說已備其書俱存猶軒語書

之已詳稍求之深者治說文三年治經學七年通計十年不

為多也求之淺者治說文一年治經三年通計四年益不

難也苟有其本以為一切學術沛然誰能禦之要其終也

歸於有用天下人材出於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

方不得不先求諸漢學其勢然其序然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性各有近有不近如謂強人人為經生博士而盡廢此

外之學術何為更以史論詩文課之哉說務本第四

諸生問曰經學小學之書繁而難紀異同叢起為之奈何

曰有要使者所撰輔軒語書目答問言之矣猶恐其繁更

約言之經學必先求之學海堂經解小學必先求諸段注

說文史學必先求諸三史總計一切學術必先求諸四庫

尊經書院記

四 慎始基齋叢書

提要以此為主以餘為輔不出此入必無所得說知要弟

五督部吳公初議入院者人給五經一釋文一史記一文

策兩漢三國說文檢字兼歷代帝王年表簡明目錄

皆成都有版價直亦廉諸生簡衣縮食亦須置之

諸生問曰既知要矣如何而得有效曰在定課人立日記

一冊記每日看書之數某書第幾卷起第幾卷止記其所

疑記其所得無疑無得不可強書不貴多貴真過目不貴

猛貴有恆不貴涉獵貫深思不貴議論貴校勘考訂不貴

強記貴能解能解方能記不解自不記不貴翻新解貫通舊說不貴更

端貴終卷大略書三種說文一提要一其餘或經或史一各看若干葉使者置有提要三部猶恐不能周

各擇一類詳監院督之山長旬而閱之叩詰而考驗之一課

07711208

不中程者罰月費二課戒飭三課屏之院外說定課第六
諸生問曰有依課計功而無所得者何也曰不用心之咎
也平日嬉娛臨課而搜索枵腹日日課試無益也緝書鈔
撮姑以塞責檢之不能得讀之不能句摘之不得其起止
鈔考据之書不能辨其孰為引證語孰為自下語也鈔記
事之書不能瞭然此事之原委也如此則鈔之而仍忘引
之而不解雖日日鈔書無益也作為文章以勦襲為逸以
儲材為勞讀近人淺俗之文則喜古集贊神思則厭甘仰
屋以課虛不肯學古而乞靈雖日日為詞章無益也用心
之狀古書雖奧必求其通不能通者考之羣書勿病其繁

尊經書院記

五 慎始基齋叢書

問之同學不以為恥文章縱苦澀勿因人縱蹈摹古之譏
勿染時俗之習如此而不效未之有也說用心弟七
諸生問曰用心而以為苦何也曰信之不堅中作而輟古
書多簡古訓多迂古事多隱陋則多怪厭則生疑畏難則
思遁已不信矣凡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為古學為高
文忌者謗之俗淺者譏之專利祿求捷獲者笑之挾私見
者攻之不為搖奪者勉矣夫使者亦何為焦心勞力而設
為難行難效有害無益之事以困蜀人哉野人食芹而甘
遂欲公之眾人同嗜者試之異趣者聽之必能行古書信
師說信使者之不欺雖或猶豫姑降心抑志勉而行之行

之三年果無可好棄去未為晚也使者誠謙陋願所撰輶
軒語書目答問兩編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篤信而擇
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如弁此淺易者百言而百不
信雖許鄭在左程朱在右將益駭而苦之矣亦何益哉說
篤信弟八

諸生問曰可以祛不學之病矣近世學者多生門戶之弊
奈何曰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也宋學亦學也
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輔軒語言大
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
疏茂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

尊經書院記

六 慎始基齋叢書

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學人貴通其論事理也貴
心安爭之而於己無益排之而究不能勝不如其已也諸
生問曰然則何以不課性理曰宋學貴躬行不貴虛談在
山長表率之範圍之非所能課也後所說慎習尊師 使者
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餘一
切學術亦不可廢若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誤
矣不入院者執一以相攻更大誤矣說息爭弟九用漢學
雖兼采諸儒之說亦漢學也守宋學之準繩雖不談性理
亦宋學也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嚴辨
義利無
深談也
諸生問曰爭端息矣猶有慮乎曰慮在不尊師無師功半

有師功倍既來主講必有所長虛心請業聽言則記勿察其疏勿抵其隙勿妄生辨難勿以教督下考而不悅同舍諸生復加切磋學優勿吝考下勿妬勿嬉談廢日勿狎侮經史繁重者一人繙之則畏難而自廢同力檢之則易得疑義難解者獨坐冥思則窒詰難推求談諧趣妙則通此友之益亦師之亞說尊師第十

諸生問曰學如是足矣曰不然不求進功先求寡過今天下之書院不溺於積習者罕矣人多則嗜課無定程則逸師不能用官法則玩嬉遊博藝結黨造言干與訟事訓誨主講品既敗矣學府有成乎有蹈此者監院以問屏懲不

尊經書院記

七 慎始基齋叢書

宥齋長與有責焉昔者湖學弟子行路皆識令人敬愛不亦美乎說慎習第十一

諸生問曰為弟子之道敬聞命矣然山長之教法不可知也奈何曰有良師來其道可擬議而豫知也書院非試場月課非考試此教未成者非考已成者非善誘不可初學窮經未知所從憑臆妄說無益不辨純駁任意鈔撮亦無益每課發題經解題必出先儒已有確解定論者使之疏證以規其悟疏證者比類引書以徵實或舊解兩歧者使之自決以規其斷先檢元書宣示諸生使其領解然後下筆總須其書為院內所有主講既評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為書一確解張於講

堂史論發題論史事勿論一人重考辨不重空論發題取各志及通鑑紀事本末通典通考之屬詩賦雜文多令擬古示以元作使之考其義法慕其氣格如是則課一解即通一經義也課一

論即知一史案也課一詩文即熟古人一詩文也此非如科目有去取不可令其射覆以容之也說善誘第十二今年使指限諸生將說文依六書分類欲其精說文通關一週也令將歸方合評史記以五色筆照臨欲將其史記通閱五選也令其先開四庫提要綱目為其中或考核著書人之本末或校勘版本或議論他事不專詁經可以開發性靈也此亦誘之而已其法未必盡於此其意或可采而用之

尊經書院記

八 慎始基齋叢書

山長與諸生五日一會於講堂監院呈日記山長摘其所習之書而問之以驗其有得與否閱日記畢與之詳說問難不禁所記不實者罰之前所講授不能覆答者罰之甚者夏楚之假歸視遠近為限逾限不至者除其名到日候關再補說程功第十三每月官課後始到者不得領月費

既懲其惰又惜其力月止二課官課一課止四題經解一雜文與賦為一詩一賦與雜文可減不可增四日繳卷必不并出雜文或駢或散惟宜有餘力乃可讀書若思而不學精力勞憊無益而有害非教士之本意也說惜力第十四

調院之外投考者不禁核其籍貫學冊其人之有無及真偽屏入外省人者責監院投考多空名積習如此收錄須少嚴宜由山長面試一次以備參檢其文理字蹟也三課不入二百

名內者除其名每課膏火百名住院者常居十之七投考者無過十之三若投考過眾佳卷過多亦無過十之五不使奪其膏火以給其用說恤私弟十五凡給月費膏火監院冊其名加山長

國記乃以請於鹽道鹽道亦書

其名為山長者不可懦也屬導必寬約束必嚴山長主之監院佐之齋長承之各衙門督之敗習者邪說謬論者名雖

著錄而不奉課程者有罰輕者罰月費重者夏楚再重者

屏逐再重者既逐出監院仍稟提學注劣甚至褫黜院門

至戍則鍵閉無名籍者不得容一人居院院設齋長四人

以助鈐束稽程課增其月費以學優年長者充之出學院

尊經書院記

九 慎始基齋嚴書

選用無過不更易闕則請命而更補之監院不得私派不

得以錢物瓌俗事委齋長有犯教條者監院齋長不以聞

輕則記過甚則更易說約束第十六

書院所儲之書監院有籍除官發外使者二人掌之增其

月費凡書必責掌書者題其前額違者罰不如此不能檢

不能讀也歲一更不得留不得用本城人為其居於外也

不得借出院掌書須擇曉事者不可濫尤不可吝也若遺

失勒限領書者借覓鈔補不能補者罰掌書者無罪其罰

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費卷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論尤精秘

者酌增若罪掌書則固閉不出罰過重則不敢領失書猶

可束書不得讀不可也說惜書第十七局刻書板藏於院

者印售時視紙料

定價三等刊播宣示若經費充足凡切要同看之書院中

須各置十許部若注疏經解正史通鑑提要說文玉篇廣

韻及考據家最著之書周秦諸子大家文集之屬雖貴數

千金其效甚鉅不足新也如俟異日正史即坊本亦可

諸生問曰不課時文何也曰無庸也世人應試而不好學

根柢日薄而四書文日益不振 明詔使鄉會場加意經

策而下無以應故為此以養其原以補其不足若四書文

大小場用之各郡縣書院課之諸生無不習者今復課之

贅也且日增四書文一課時日精力不能勝也諸生曰如

此得不與科名相妨乎曰不然根柢不而工詞章者勉

矣工一切詩古文辭而不能為舉業者抑又希矣其於時

文有相資也無相害也或自為之可也或應他書院課為

之可也豈禁之哉況乎策論詩賦便考古也課卷用白摺

習書法也由選拔以至 廷試未有不視古學楷法為進

退者也時文固所習又益之以諸條其為科名計抑亦周

矣說釋疑第十八

凡十八條使者所以為蜀士計者如此後有山長與夫大

吏學使主持此事者視可用者采之未備者補之若遽不

能得師師或怠於教諸生自為之莫余禁也法不善雖立

不行法雖善久而亦變先王不能得之於後賢況官師乎

其行之而堅與不堅效與不效非所敢知也夫蜀之當務

尊經書院記

十 慎始基齋嚴書

不獨學也學之宜修不獨蜀也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使者
之職也揖諸生而退遂書問答之語以爲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張
之洞撰

尊經書院記

十一 慎始基齋叢書

沔陽盧弼校字

杭府仁錢三

學灑掃職

光緒丙戌之冬郡庠襄理釋奠

署慈谿縣學教諭仁和許郊題

杭府仁錢三學灑掃聯

公文

杭郡紳士公呈稿 紳士梁同書葉藩潘庭筠謝
 廷燮沈颺沈學厚許乃大江家禧計萬年楊曰禮
 邵志銀孫邦治汪鴻禧許宗瀚等為謹據成規請
 時展學宮以勤灑掃事竊以大成萬世之師郡學
 四方之表維歲久或防夫傾陟幸 憲忱加意於
 修除絲竹誰聞旁無壞壁軒楹可仰勢異頽山數
 仞牆高雙觚闕煥然守成匪易漸圯可虞樹韓勅
 之碑時為永壽上史晨之奏年紀建寧星甫一終

三學灑掃職

材窳速朽而已功煩塗色葺費俸錢蓋時和無別
 風淮雨之災而地大多雀角鼠牙之患窗馳野馬
 壁絡垂蛛不有蠲除曷昭肅敬所以定制歲頒營
 修之費校官時效灑掃之勤然一甃一輒動需官
 帑則屢請者煩兩楹兩廡專責師儒則獨承者瘁
 前淮南阮緩堂太史倡議一鄉徧諷同志謂拚除
 為弟子服勞之分以展謁佐公家視學之虔聚章
 縫葺日選一錢至朔望期畢來三舍拭几席如戶
 曹孔訢除草萊命男子張伯又于肅拜階除之後
 立周觀屋宇之規蟻孔之漏亟為補苴蝸涎之汚

卽事粉飾若營藉數夫成難刻日則必承於長吏

非徒給以私財積小可大出家穀者力終拘順情

斯安斂民財者功不久規為誠當良法可稽茲當

土木告成遂爾觀摩意切但事本涉公斷難憑臆

案關守文之吏謀同越俎之迂且學宮地重闌入

禁嚴弗草傭工操場匠作時遠享丁之候往于令

甲之誅凡茲鑠鑰職有專司 同書 等既主善為型

敢憑情上訴伏願 憲臺大人飭下學官之長俾

仰慕義之私庭草胥芟生意不存荒穢游塵盡滌

升堂共仰光明勤塗墍之功有基勿壞拭丹青之

三學灑掃職

染歷久無渝 同書 等雖效誠贊序之間實戴 德

庭階之下至或宇將傾者一木難支瓦既毀者千

椽莫補仍準前人成例專期工匠加修非敢後也

惟慚力與心違似望歲焉竊願工隨請至明知微

塵無補泰山之大亦如獻曝聊抒野老之忱齋宿

上陳仰祇 鴻鑒謹呈 浙江巡撫部院憲臺大

人施行

嘉慶七年九月十八日呈即日

浙江巡撫部院阮 批據呈灑掃規條甚屬妥協

此事淮安及江南各府縣多有行之者但以會立

名雖沿淮陰舊例究有未當查灑掃之法莫詳於管子弟子職是弟子之職也非會也今改爲灑掃職名目其辦事之地宜在學中擇屋一間用杉木素板高八寸寬數尺每季一塊書捐收姓名及支存四柱清數釘於壁間以便人人共見仍須另存紙帳司事者收貯仰布政司將此事宜轉飭遵照辦理并行該學知照可也規條并發

洗祭器論

浙江巡撫部院阮 諭杭州府教授知悉現在春祭屆期所有

三學灑掃職

三

聖廟內祭樂二器及各殿宇傳同灑掃職董事洗刷整理務須潔淨以昭誠敬以後永以爲例並將此鈔諭董事毋違特諭

嘉慶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諭學師

規條

一是職創於淮南阮緩堂太史人醜一錢以給用復取其贏餘購田號一錢莊事詳條約及置田本末蓋數約則力易繼事專則功可久因師其意而參酌之期于法良不廢而已

一是職創始諸人每司總各集十友每友歲納錢

三百六十文公舉董事四人司事四人司總六十人司總按季收錢彙交董事處以備支取如有贏餘置產生息歲終彙議今三學董事公舉邵志銳孫邦治汪鴻禛許宗瀚又公舉高日觀張萬年爲府仁二庠司事趙瑛汪中熙爲錢庠司事

一每月朔望前一日司事率備力人及書斗自

大成殿

東廡西廡

崇聖祠暨

三學灑掃職

四

文昌閣鄉賢名宦祠芟草滌塵其有甃瓦錯亂牆垣剝落者隨見整修及朔望

長官展謁後董事諸君子以次行禮禮畢復周視牆宇倘有傾侈集同人酌議修葺支用之數詳載簿籍以憑核計費繁公請長官修葺一切出入用帳董事邵志銳汪鴻禛許宗瀚收存

一春秋仲丁先一日董事赴郡學率工人書斗洗滌祭器以昭誠潔仁錢二庠司事司總遵行

一每歲八月二十七日

至聖先師誕辰謹集同人于辰刻赴郡庠展謁核帳

後董事司事分詣仁錢二邑庠展禮

一季首朔日辰刻鄉先達率同人赴郡學叩謁餘月董事與司事司總共事仁錢二庠專責司事司總展謁正月改期上元日

一 是職原所以妥

先聖先賢之神至學師公署及明倫堂齋房學外捐修公派等事概不旁及不得倡議挪支卽數十年後或遇重修學官經費自有官帑此係同人累銖積寸亦不充公

一 學中舊例每月有書斗值事今另擇書斗司

三學灑掃職

五

大成殿及各祠管鑰其啟閉專責值事者無事謹關有事預啟每名按月酌給郡庠書斗獎勸銀三錢仁錢二庠書斗獎勸銀二錢至灑掃芟草工人隨時備給

一 郡庠灑掃職始于嘉慶七年十月朔日仁錢二邑庠灑掃職始于八年十月朔日

杭府仁錢三學灑掃職終

募復修學宮灑掃職啟

蓋聞爾雅垂訓勤簡趨隅后倉述儀板蕩加帚凡為長者糞之禮皆屬弟子職之司矧萬仞宮牆兩楹筵几碑樹屢轟韓勃之粗榘詳稽壁飭聖塗魯宮之絲竹斯潔是以沃分瓶水嚴懲廷闈享重帚金藉警胥吏非無時雨之灑涓願趨櫺星以掃除春秋雖祭以仲丁有事已越乎寒暑朔望將課夫諸子修儀宜勉其晨昏此所以當嘉慶之八年倣淮陰之舊例虔申要約創議規條也迺者樟驛塵清首舍鐸振燧烽人靖懼不潔之或蒙禮樂俱興期有廢之必復蓬蒿既翦薪木無傷坐視塵污荒職守堂廡聽其狼藉戶牖棲之蠹蝨匪唯都人士之羞抑亦弟子員之責爰集同志載遵前光告我上庠助茲盛舉從風設籍本猶周禮之釀計日出泉舊效劉寵之選會期雲集肇始數人權酌月支請輸碩宇曷取諸水亦監於心維我有箕載翕其舌庶幾室祥生白塵澣不緇修應對進退之儀履賢關而如砥訂誓汜畫塗之約願淡墨以書名光緒十有五年陬月試鐙節同人公啟

三學灑掃職附錄

六

重舉灑掃職規條

一 是職創于梁山舟學士今循其約而行或須更
改會合同人參酌辦理以期盡善

一 本年正月十四日為始重舉是職府學為首仁
庠次之錢庠又次之

一 是職公議陸家驥丁立本為首事收支錢洋添
置器用歸家驥經理僱工掃塵芟草及零星修
整歸立本經管約王鼎祺王掄奎楊寶銓顧浩
黃維嶽丁立中為兼理凡供職者三年內除遠
行疾病外不得告退以期永久每次二人率備
工灑掃其臨時有事者與下次之人互相易換

三學灑掃職附錄

七

不得推諉

一 現在創始經費支絀同人中有境遇稍豐者每
月輸錢二百文或四百文一百文不等其餘仍
照舊章每歲輸錢三百六十文歸八人分募分
收彙交陸家驥處以便支付歲終不敷由首事
暫墊

一 春秋丁祭先一日拂拭

神座洗滌祭器現歸丁祭局董事承值屆期仍率備

工隨同襄理

一 歲修等事現歸丁祭局董事管理隨時目擊即

當知照局董以便修整

三學灑掃職附錄

八

01177 1/2208

丁祭局董許郊張景雲楊振錡盛起童如淮姚
巳元黃蕃洪錫承灑掃職董陸家驤丁立中
呈爲

至聖誕辰籲請申明典禮以昭誠慶事恭讀

皇朝文獻通考內載雍正五年 內閣奉

上諭三月十八日爲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
禁止屠宰今應永遠遵行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
世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
惟

三學灑掃職附錄 九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
而於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
誕爲比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尋議准

先師聖誕應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永著

爲例又讀 前浙江巡撫趙公申喬文稿中載

仰體

聖主崇儒至意請頒

先師誕辰隆儀疏云竊惟覆載者天地終古如斯
生成者聖人萬世不敝然而天地之生莫考祇
對越於圓丘方澤之間聖人之生有期宜推廣

302

於秋藻春芹之外布昭大典必自

皇朝恭惟我

皇上帝隆往聖治越前王宗洙泗之微傳致中和而
位育闡經書之奧旨敷教化於臣民誠謂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故內而 國學外而都

邑俱奉

旨建立 文廟

命有司朔望行香春秋致祭又特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頒行天下懸之學宮是我

皇上崇禮孔子之盛典固茂以加而孔子之爲萬世

三學灑掃職附錄 十

師表永立人極者亦不待臣之煩稱侈述也惟

是臣一介豎儒荷蒙

皇上不次隆恩

簡命撫浙壬午鄉試忝任監臨目睹多士濟濟文風

丕振感斯文之未墜念聖學之淵源伏查闕里

祀典於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生之辰曲

阜縣官祭享洙泗書院而直省郡邑學宮不聞

各官詣廟士子展拜緣未奉有定例以致典禮

闕焉臣前任藩司時曾援照江南之例具詳督

撫通飭屬儒學曉諭士民於每年八月二十

七日孔子誕辰各詣 文廟虔誠拜禮遵行在案但修舉止於浙江而通行未及各省且未經題請奉有

俞旨猶恐僅行於一時不克永垂之久遠臣愚以爲春秋俎豆已邀祀典之長馨而誕降祝釐更望隆儀之兼及仰祈

敕下該部通行直隸各省於每歲孔子誕辰各官先期齋戒二日不理刑名至期親詣 文廟率領文武諸生行香拜賀永爲定例俾薄海內外咸知

三學灑掃職附錄

上

聖朝尊崇孔子典禮有加無已行見文治益隆人才蔚起共佐理於昇平鞏

皇圖於億萬矣董等職襄府學丁祭並司三學灑掃事宜恭讀

憲皇帝諭旨暨 趙前撫疏文謹隨同學官虔誠展拜外謹具呈詞仰祈 察照行文 錢仁兩縣遵奉施行以符舊典須至呈者

光緒拾捌年玖月初六日呈十三日
杭州府正堂陳 批候行仁錢二縣遵照

讀
書
不
約

光緒丙戌十有二月
平湖徐惟琨署檢

讀書社約

武林丁奇遇著

社曷不以文命而以讀書命子與氏所稱文會正讀
書也今人止以操觚為會是猶獵社田而忘簡賦食
社飯而忘黍盛本之不治其能興乎吾黨二三士既
有社以示眾矣苟美賦不興將於吾黨問焉其何辭
之有董子讀書不窺園幼安讀書席著膝處穿二子
者一為兩漢之精兵一為儉歲之嘉穀願吾黨效之
有以應世也故特結為讀書之社今當申約二三士
其明聽焉約曰一定讀書之志記曰宵雅肄三官其

讀書社約

一

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徒懷貪慕非為有志今
須如求饗食毋或暫忘如守苗畝毋為虛望宿月築
聲溪璜自出中有潛通之者吾黨易之二嚴讀書之
功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宛
如樂正授數司成待說凡進一篇須義事辭三者應
口在心方可釋手不得託言大意徒存恍惚日須有
計月須有要可聽稽查不得隨意逍遙散亂無帙三
徵讀書之言有實者必有文若筆枯心澁漫言長卿
制作語艱意僻自待桓譚賞鑒二者不獨違時於已
何當即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箏閒適即不必諧聲

俳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燭之罰載簡之筆當共
策成四治讀書之心治業不治心譬彼莠田嘉苗難
立世路維莠奪我書苗絕世之根在節與澹節高神
表古人來儀欲澹意明心珠自現此羣書之府文采
之源也故願吾黨為人不可一步踏入世中亦不可
令世□一點漏入身中要其大端曰養節氣審心地
凡在社中互相攻治二三士其既聽矣乃更申曰自
盟之後守此四章羣居索處毋異其心始於今日終
於終身

啟

讀書社約

二

敬啟吾黨以文章之業媚茲山川不能隔入耳目矣
光華相起氣若吹蘭歲月漸深味如食蔗然同聲之
應雖親麗澤之功未至品目徒高恐成馳騫形神自
顧懼就蹉跎不惟德業可慚亦復因緣可惜茲特結
為讀書之社志在同升功期合砥月相計□歲各觀
成一篇落紙必共披吟一書發篋必通譚論蓋力以
眾而愈盛意以競而日新精神所聚定生異寶則山
川當護此社矣若此庶幾生不虛同想亦世所藉慰
敢請斯盟幸報使者

讀書社約終

附錄

蕭伯玉文集一則

秦和蕭伯玉士瑋讀書社文序略云山之致在煙嵐無嵐則枯水之致在淪漪無漪則腐文之致在氣韻無韻則死文之有韻如山之自嵐水之自波舉吾之所挾以爲至貴至妙一無所託而後自然之韻乃出焉故爲文而託之情託之理託之才託之識與學自託以爲奇而人亦爭以奇歸之吾未嘗過而問焉何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遇五者有一於此此皆不及之言也蘇子瞻云觀士人畫如闔天下馬取其意氣

讀書社約

三

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欲倦夫文有所挾以爲長人所得而後知者此皆鞭策槽櫪類也至意氣所到一點俊發天韻獨出正可鼻參不容目飽廣陵散於今絕矣予至武林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予視之脫口落墨不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條忽往來撲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煙出入年來文章之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爲士師者良亦獨難子將以一世沈濁不可以莊語遺物離人而游於獨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子將固善移

諸君之情矣

東城雜記一則

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閩孝廉子將啟祥張文學天生元馮公子千秋延年暨嚴印持調御忍公武順無救救後乃合於吳中復社子將中萬歷壬子鄉試天啟壬戌與嘉定李長蘅流芳同上公車聞警報踵至未及國門而返著有自娛齋集千秋爲具區祭酒之孫祭酒秀水人娶於武林沈氏遂家焉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湖上千秋因入籍錢塘中崇禎己卯副榜貢入太學歸隱秋月庵有煮鶴棗秋月庵棗三

讀書社約

四

嚴自餘杭家錢塘高隱不出兄弟有作朋集天生工書法遺文多散逸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廡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之受益碑記云余與閩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中卽讀書社舊地也復社名流數丁陽九標榜太盛嬰馬阮之怒幾罹黨禍而數君子蟬蛻自全龍潛不見多以山水禪喜爲託比之中屠蟠郭林宗有足多者焉碑有不野而望超不山而聞寂二語狀境殊勝

郭西小志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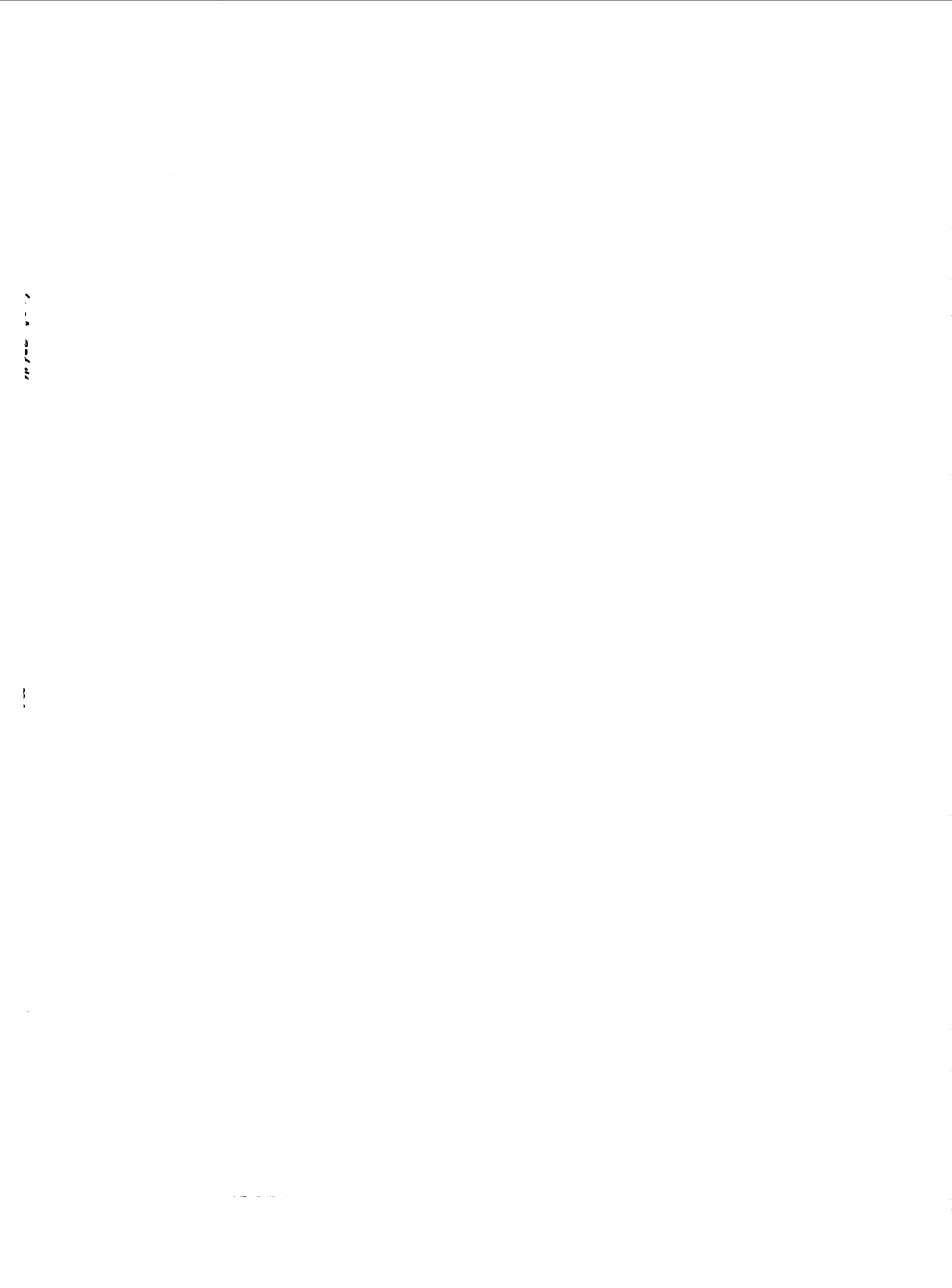
丁奇遇字孟嘉仁和人明季諸生家吳山竹林堂與

三嚴二馮結讀書社以奇遇爲祭酒其爲詩喜太白
長吉嘗云太白詩豪也學者易入於惟詭亦詩病也
聞者以爲知言一日乘舟過餘杭忽聞雷霆聲問左
右無聞者視其耳已裂血殷白衣矣遂卒族弟國元
字幼筠處士也言其兄苦吟事每爲之流涕云

99746 700.7

20

塾講規約



塾講規約小引

講者何講學也曷講乎爾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知學之不可不講也塾者何講之地也曷取乎塾曰講學者多塾師故卽其地而講之也規者何法也約者何期之也曷期乎爾期守其法也曷言乎守其法也曰講必有規懼其久而渝焉故必與之期之也是規也其將約之塾中之人歟抑不僅塾中之人歟曰旣曰塾講蓋約乎塾中人也塾之外苟能奉斯約焉斯亦講學者之至樂然而不敢必也夫約之果能守吾規歟曰是未可知也未可知則曷爲約之曰未可知是以約之也其人而爲君子也者吾與之約之彼能守吾規焉吾卽不與之約之彼亦未嘗不守吾規焉則斯講之幸也其人而非純乎君子也者吾與之約之彼懼人之議其後也而守吾規焉吾或不與之約之彼亦竟無所懼而遂佚吾規焉則是約之不可以已也其人而非君子也者吾亦曷嘗日討其人而申訓之以吾塾之規吾與爾約之乎哉君子曰若斯約者斯無媿乎塾講也矣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

日集塾講規約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詒代叢書甲集卷七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塾講規約

歙縣施瑣虹玉著

梁溪高景逸先生云真有志向學者平日讀

書靜坐獨自做工夫不得力須從講會中鍛

鍊如馮少墟先生所說朋友會聚一番精神

收斂一番講論一番義理開發一番方為有

詒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一

世楷堂藏板

益然則同人立志為學豈可離羣索居不與朋友講習哉但朋友講習又當各盡其道而一無所苟方為真實有益魏莊渠先生曰後世口說身不行却是把講字代習字錢啓新先生曰匪朋匪友何講何習此不能盡其道而苟焉者也若如朱子與呂尙書帖云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以是為朋友講習之準

其進益豈淺鮮哉故今與同人共商至要講

約九條以明聯會講學之意會日講其所習

散會習其所講責善取善又各盡朋友之道

而一無所苟斯可謂之真有志向學者矣其

嚴始進慎晚節諸約悉遵紫陽舊規茲不敢

贅也

一曰尚道德

今日同人聯會講學須認是何意思謂專以詩文相

砥礪以科第相期待則猶是習俗作會與會子以文

詒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二

世楷堂藏板

會友以友輔仁之意甚相遠也朱夫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明明提出道德二字則知君子會友要以明道相砥礪以進德相期待方是孔門求仁之學周濂溪先生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然則今日聯會講學舍道德復何求哉且孔門求仁之學無非教人為人也羅一峯先生曰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

官人而已若學道德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舍聖人賢人不爲而徒爲詩人文人官人是豈有志之士乎哉故願同人立志發憤一意從事聖賢之學以仁爲己任以明道相砥礪以進德相期待苟道明德立未嘗不可以爲詩爲文爲公卿大夫卽布衣不仕亦可以爲後學師表前輩倪道川胡敬齋陳剝夫諸先生可法也如道不能明德不能立則雖做了揚雄李白未聞可以爲聖人雖做了狀元宰相未見可以稱理學又况科第未必得詩文未必工其與聖

昭代叢書

日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賢相去不大相遠矣乎若能擺脫習俗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則又未有道不能明德不能立者也是在同人立志之專篤耳志定而後可與其學故講約以尚道德爲第一

二曰定宗派

同人若志於道德則功名富貴皆不足以累其心然不先定宗派立簡學的何繇至於聖賢之域胡敬齋先生曰入頭處最怕差將來無救處下手處又怕偏將來偏到底故學者審宗定派不可不急早商量程

朱宗派只有孔孟後學宗派只有程朱宗派朱卽所以宗孔孟宗孔孟卽所以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蓋孔孟道統惟程朱接續不差孔孟宗派惟程朱指示親切舍程朱而欲學孔孟是猶舍階級而欲登泰岱也難矣向來學術之壞其病在不宗程朱或課虛談寂人於仙佛或陽儒陰釋偏於陸王今幸紫陽大會六邑諸道長同心戮力闡明程朱之學又幸朝廷功令森嚴天下翕然宗朱則茲塾講審宗定派斷當以程朱爲學的庶幾大中至正不至於差亦不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至於偏也而朱夫子又集諸儒之大成同人又幸生朱子桑梓之邦則熟讀朱子之書熟講朱子之學自是同人本分內事故講約以定宗派爲第二

三曰持敬

宗派既定當思何以用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和朱夫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程朱教人用功之要也而敬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依據則持敬工夫又學者用功

之最緊要者也故曰敬之一字乃聖門第一義聖學之綱領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要莫切於此紫陽諸道長闡明朱子之學自淑淑人無非持敬之心法則今日塾講遵紫陽之規崇朱子之教安得不以持敬爲首務乎至於持敬之方朱子於大學或問補小學處引伊川之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又引謝上蔡之常惺惺與尹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四樣方法總是一樣工夫無非要人主一無適而已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說敬字工夫可謂極其親切同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人果能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容念不復作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以之窮理則理亦易明以之反躬則身無不恪聖賢之道庶乎其可學矣故講約以持敬爲第三

四曰釋註

持敬工夫既知用力則此心常存可以窮理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人之書故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

不可讀何理不可曉何事不可處故朝廷以此四書命題取士而書院講學先講四書然四書精蘊乃孔會思孟之微言道統在此學脉亦在此苟非程子表章朱子集註四書何繇而明後人何繇而讀則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又朱子之苦心所以發明孔會思孟之微言以續千載之道統學脉者也朱子云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又云若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則凡讀四書者必須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虛心平氣熟讀朱註而精思之庶幾四書精蘊始可得而明也宋元以來諸儒無一不潛心朱註慨自德靖以迄啓禎新說盛行而遵朱讀註之學不講以致聖學不明人心日壞紫陽諸道長深以爲憂故有釋註翼註之書而梁谿高彙旂先生亦有講書只消講註之論然則同人鄉塾講書必要闡明朱註使朱子註義莫逆於心然後孔會思孟之微言始有入路繇是而兼讀小學近思錄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諸書繇是而循環理會六經以及綱目諸史則天下之理皆

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同人其相與其勉之哉故講約以繹註爲第四

五曰力行

薛文清有云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得一字知一句行得一句若只知得行不得則雖讀聖賢之書於我毫無益也故大學做格物致知工夫即做誠意正心修身工夫論語言博文即繼之以約禮孟子言盡心知性即繼之以存心養性中庸言擇善即繼之以固執此知行並進之工夫也今同人既讀聖賢經書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處則要自責自訟必求改之而後已此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憂夫德之不修又憂夫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其意正爲此耳故講約以力行爲第五

六曰習六藝

學者既明義理勵德行又當兼習六藝時務以適於用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若非平日習其事通之一字亦甚難言胡文定公教蘇湖二州之士必兼時務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故士皆有實用今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七曰育英才

從來文行兼修才德並懋之士隨其所居之時位皆可以維世道正人心而最有補於世道人心者莫如育英才一事孟子曰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張橫渠先生曰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聖賢之用心何如是之遠大乎蓋一家之政非得英才之子弟不能繼志而述事國與天下非得英才之臣不能安上而養民道統學脉非得英才之弟子不能承先而傳後故聖賢之生無論出處皆以教育英才為心雖人之

昭代叢書 塾講規約 卷七

九

氣稟不齊英才難得然隨在教育亦可以因材而成就即至暴戾欺詐之人聞吾孝弟忠信之說畢竟有所畏懼而不至於大為奸惡自私自利之人聞吾安貧樂道有天下不與之說畢竟有所感悟而不至於利己害人但患在我無實心以化導之耳今同人相與講求聖人之學或在家塾受徒或就他鄉西席皆當以教育英才為已任教育之法聖賢經書甚詳莫要於小學大學二書朱子曰小學書乃做人底樣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同人若能勇革世習不為俗學奪志悉遵小學大學之法教訓童蒙培植後進進其所以誘掖激厲又能循循有序如此功深日久必能養就一番英才可以傳聖人之學而為當世之大用者善乎周子之言曰苟為天下善曰師又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實維持世道人心之切務同人不可不相規相勉以底於有成者也故講約以育英才為第七

八曰務謙虛

朋友相聚講學無非各求進益絕不可矜恃自高各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選已長蓋義理無窮何可自足若稍自足終無受益之地矣故古之聖賢只是一味謙虛所以道德學問事業做到參贊天地其心猶歉然未能也今人不及古人仔細想來病痛總在不謙虛故朋友彼此爭勝德業俱涉矜誇何能相與以有成同人篤志聖賢之學必要以矜矜為切戒以謙虛相勉勵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故謙卦六爻皆吉咸卦虛以受人明乎謙為人道之所好而虛為人心和平之極也孔門惟顏子善學聖人曾子稱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非謙虛之至而能若是乎曾子深慕其為人故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同人學顏子之學安得謙虛之友如顏子者而與之言身心性命之事乎故講約以務謙虛爲第八

九日防間斷

今日大家發憤爲聖人之學則必求至於聖人之域顧聖人之域不能以遽至則日用工夫不可頃刻間斷胡敬齋先生曰第一怕見道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間斷則或作或輟若存若亡何能至於聖人之域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十一

世楷堂藏板

然間斷之病繇於學道之心不真苟有必爲聖人之志則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故朱子於至誠無息章註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大家常把虛假二字時時做省則雖欲間斷而不可得此則顏子欲罷不能之候矣且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只是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厭不倦非無間斷而何大家又把厭倦二字時時振奮以求無一毫之間斷則何患聖人之不可及哉然則今日聯會之初先期有終有終在於無間斷故吾不以講會間斷爲慮而以工夫間斷

爲憂同人萬不可悠悠忽忽半途而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人其夙興夜寐自強不息哉故講約以防間斷爲第九

璜

不敏幸承師友不棄侍講於紫陽還古諸書院者已二十年凡朱子所以教人爲學之方進德之序得聞於師友者似略知其一二但愧未能反躬實踐耳今居家塾授徒又承鄉鄰諸君子不我鄙棄聯茲塾講研求聖賢之學故不揣愚陋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述爲講約九條與塾講諸同志共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十三

世楷堂藏板

商雖於聖賢之學無所發明然能信此約而共勉焉則亦庶乎進德修業之一助云康熙癸丑夏六月己亥施璜謹識

附塾講事宜

崇陽大會閩郡有道先生在焉今聯塾講不過鄉
 黨同志或近地塾師或遠方朋友皆是聞風戾止
 不敢邀請一人蓋以有志共學者不邀自來而聲
 氣不相應求之人雖邀之不至也然虛心求益賢
 友惟恐其不多故同人既商塾講規約以貞其志
 又訂塾講事宜以定其則庶幾求友有本會友有
 益則因相知以及未相知諸友又不妨轉邀以廣
 通聲氣也至於齒德俱尊學問醇正者則當敦請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世楷堂 藏板 吉

以爲師表不在此例總之講會之盛在品真學正
 不在人多但願同人勉力做實落工夫則不負茲
 塾講一舉而崇陽大會亦藉以有光矣

一同人樂聚必得主人以爲領袖則一應會務方有
 歸聚然使每會惟此一人賢勞衆心實覺不安不
 如諸友輪司方爲各盡其道但每會數十人只一
 人司會亦難支應且僮僕器皿俱有不得如願者
 必二三人商量贊助方不覺勞木家亦不生厭斯
 會庶幾可久

一講學必擇講堂布講席大會齊集崇陽書院月會
 則宜在各鄉或家塾或祠堂或衆廳或山館皆可
 必要灑掃潔淨無閒穢人往來混擾則善在司會
 者擇便先期預達以俟諸友蒞臨

一講期每年七次俱以解館暇日爲定蓋同人多塾
 師也頻會恐妨館課乘解館之暇爲講期則不相
 礙正月初七日爲期三月清明節後四日爲期五
 月初六七月十八八月十六十月十五十二月二
 十爲期後會之期前會別時預訂屆期不必再約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世楷堂 藏板 吉

或各以其便互約其有他故不得赴者預聞司會
 會只一日遠則先一日集後一日散近則卯刻集
 酉刻散風雨不移其有他故不克講者擇日補之
 毋令遂缺一會

一會 一日司會者齋戒設香案安奉嶽國文公
 朱子神位在講堂之上會之日辰刻會友到齊行
 釋菜禮畢陳設經案諸友齊集堂上謁朱子行一
 揖一躬禮分班東西相向一揖就坐位以齒序或
 分不可同列者後一席鳴講鼓供書案命童子宣

聖經一章諸友靜坐片時然後質疑問難虛懷明辨講畢命童子歌詩一章以爲開暢性靈之助歌訖撤書案復向朱子行一揖一躬禮分班班揖少退午後復講禮亦如之

一先儒工夫皆有日錄所以兢兢業業簡點自己過失也同人應事多過暗室多欺若不置日錄簡點則自己過失常苦不知又只喜人稱獎不喜人規諫不惟不能改過且多掩飾欺人何繇得有進益今願同人各置日錄一編每日行何事接何人存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五

世楷堂藏板

何念讀何書善與不善皆備書之以自簡點大抵到下筆書時有不敢下筆不好下筆者皆爲人欲之私必遏絕之此日用第一切實工夫不可畏難而生退避之心也

一每講必有課業或講錄或制藝或同人問答或詩歌或策論無所不可總以發明平日所得臨會呈衆就正辨別所學之是非其與工詞章以取利祿誇多藝以樹才名者不可同日而語至於窗下用功皆務爲己之學毋得蹈襲欺人會日呈衆公

閱又當虛心求益毋得喜人道好惡人指摘卽閱者亦要細心精閱辨其是非而救正之毋得當面諷人而背後譏議庶爲彼此受益

一會日供給須尙節儉戒奢侈早食小菜四碟午食只用蔬腐不必設肉下午隨意點心晚酌四盞二脛二菜不特殺酒數行不用骰子行令能歌者卽席歌詩若好事多設肴饌客辭不享會友無持齋佞佛者不必別設素肴至於果子茶食可有可無茶卽不拘多少竟會乃已每人會資五分付司會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 卷七

六

世楷堂藏板

徵收措辦其會資須用紋銀稍低加色補足若帶僕從則量加會資毋使司會賠費倘有鄉鄰來聽講者遠則攜資三分近則回家自便可也

一備簿一冊以登列到會者之姓氏里居會於某地某時司會某人所講何書所歌何詩何人有講錄一一備書以驗勤惰并可諭會後之操履爲將來之勸懲

以上講會事宜省浮費以養廉省繁文以務實易知易行可久可大願諸同人相與參酌而格遵之

跋

吾鄉故有紫陽書院每歲于朱子壽日六邑之士咸聚拜祝之餘講學而退諸君子以是為疎于是更聯塾講法誠善也憶先子于會日作塾講詩九章後以乙卯來邗遂不獲復與斯講時猶與施君虹玉往復辨論西銘太極之旨焉夫吾鄉為程朱闕里宜其講席之盛如此

聖天子重道崇儒御書扁額頒賜天下書院吾鄉紫陽山亦其一也諸君子際此昌時咸能不負所學不

昭代叢書

田集

塾講規約跋

七

世楷堂
樹板

誠為吾里之光哉心齋張潮題

鍾山書院規約



02497 17-208

鍾山書院規約

別編卷第十六

吳縣楊繩武文叔著

一先勵志

士莫先於立志宋王孝先曰平生志不在溫飽而范希文自爲秀才時即以天下憂樂爲己任志先定也士君子束髮受書當以此等古人爲師法使志識堅

定氣量宏遠立朝必能建豎居鄉亦足模楷若立志不高委瑣離齷之見纏繞於胷中他日卽有造就亦自卑隘否則庸庸碌碌無當有無之數豈不辜負一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一

世楷堂藏板

生

一務立品

禮記儒行曰近文章砥礪廉隅則知廉隅不立未可恃文章爲能事也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故其時王楊盧駱號稱四傑不一見許況其才遠不逮此者乎且四子猶是文士浮華之習若等而下之平時不知植品臨事必至貶節青史所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甚衆大可懼也慎之慎之

一慎交游

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又曰燕朋溺其師燕僻廢其學書院中不可謂獨學無友矣正恐不務敬業而漫言樂羣卑者徵逐於游戲酒食高者奔競於聲氣勢利則燕朋燕僻之患又有甚焉異時居官入世或至失足比匪不能自拔身名俱喪推究病根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戒哉

一勤學業

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陶士行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輩愚人當惜分陰古人艱苦讀書尙有囊螢抱火斷齋磨鐵者况安坐書院廩餼日給而玩時愒日業不加進不惟上負朝廷養士之恩而自待居於何等韓子又曰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果能奮迅力學三年五年之間必有以報其勤苦者勿謂余言不驗也

一窮經學

經之名起於禮記經解易詩書春秋禮樂所謂六經也亦曰六藝史記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五經之名則自漢武置五經博士始合易詩書三禮三春秋

為九經益以爾雅論語孝經孟子為十三經唐開成
中有九經之刻宋李至劉敞各有七經之說其後或
為十經或為十一經至十三經而大備說經者或為
傳或為學或為箋注或為疏解或為章句十三經有
注疏五經有大全而注疏大全而外又有歷代經解
其書具在都未失傳真經學之淵海也大抵漢儒之
學主訓詁宋儒之學主義理晉唐以來都承漢學元
明以後尤尊宋學博綜歷代諸家之說而以宋程朱
諸大儒所嘗論定者折衷之庶不囿乎一隅亦無疑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三 世楷堂 藏板
卷第十六

於歧路古人窮經不專為文章而文章之道亦非經
不可韓子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聲
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柳子曰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變本之禮以求其
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合二子之
論文可以知文章之道非原本於經不可矣
一通史學
史之體有二一曰紀事一曰編年史記以後二十一
史皆紀事也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皆編年也紀事

之體又有二一曰紀傳一曰表志紀傳之學通鑑綱
目集其成表志之學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
獻通考彙其萃正史而外又有旁史舊史如荀悅漢
紀劉昫舊唐書之屬通典通考通鑑綱目俱有續者
而前如劉知幾史通後如胡寅讀史管見皆史學之
科律也要而論之文筆之高莫過於史漢學問之博
莫過於鄭漁仲馬貴與而褒貶是非之正莫過於朱
子綱目師子長孟堅之筆綜漁仲貴與之學而折衷
於朱子之論則史家才學識三長無以復易矣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四 世楷堂 藏板
卷第十六
一論古文源流
今人言古文者動稱八家不知八家之於古文委也
非原也古文之原當溯諸經尤溯諸經之最先者經
莫古於尚書亦莫高於尚書伏羲畫卦未有文字易
經之文多出尚書後尚書千古文字之祖也典謨紀
傳之祖禹貢志乘之祖誓誥詔令之祖伊訓說命章
疏之祖他可類推諸經各專一體不能盡古今之體
勢尚書諸體皆備而文又最高故曰祖也尚書以後
能以文章繼其傳者左國得左國之傳者八家尚書

宿海也左國史漢龍門積石以下八家則九河入海之處也其餘諸子百家亦無能出尙書之範圍譬如淮濟渭洛必達於河而後可入於海也今人讀尙書者知尊之爲經而不敢目之爲文愚恐數典而忘祖故爲推原其所自其詳則俟與諸生細論焉

一論詩賦派別

詩原於三百篇猶古文之原於尙書也雅變而爲風風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爲漢魏樂府古詩實出於一原者也漢魏以後子建爲建安之傑士衡爲太康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卷第十六

五

世楷堂藏板

之英靈運爲永嘉之雋此鍾嶸詩品之說而前有嗣宗後有淵明皆未之及其實陶之與阮足爲魏晉弁冕永明以後江左浮豔而元暉爲太白所宗子山爲子美所出未可輕訾也唐初承六朝餘習陳伯玉始變爲古風至開元天寶之間而李杜王孟高岑傑然並出極盛一時要以盡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獨專則元微之所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嗣是而爲大歷爲元和爲長慶爲開成各名其家過此以往自卽無譏高廷禮品彙有初盛中晚之分正始正宗名

家大家之目虞山錢受之極詆之要其源流升降次第井然不可沒也賦者班固以爲古詩之流宋玉景差立其體司馬相如揚雄之徒暢其風至二京三都而鉅麗極矣然論者或有墨牀架屋之譏自唐以前皆古賦唐以後乃有律賦而庾子山哀江南一賦以古賦之氣體擅律賦之聲情且一代之興廢盛衰具備於是兼有詩史之義嘗竊論之屈子之離騷一變而爲庾子山之哀江南賦庾子山之哀江南賦一變而爲杜少陵之新樂府此如鯤鵬之化身二而實一者也又少陵之新樂府詩之變大雅也白香山諷諭詩詩之變小雅也張文昌王仲初之樂府詩之變國風也此皆愚之蠡見俟暇日與諸生細質之

一論制義得失

制義之體起於宋而明代用爲取士之制本朝因之洪永之時規模草創元氣渾淪至成宏而稱盛成宏正嘉之文理勝而法具隆萬之文法密而才寓天崇之文才盛而法變國初之文與天崇相上下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故其時爲極盛後此風氣遞變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卷第十六

六

世楷堂藏板

作者代興要未有能駕乎其上者也近二十年來文章之病有二枯槁其面目鈍置其心思開卷索然了無意味假先輩之病也擁腫其支體癡肥其腸胃掩卷茫然不知何語爛時文之病也有起而矯之者又或貌新奇而實庸腐外崛強而內空疎牛鬼蛇神虎皮羊質是爲假西江假 國初蓋不培其本而澄其原故無以起其靡而矯其陋夫所謂培其本而澄其原者何也多讀書之謂也多讀書以爲根柢則熟於古人之義理嫻於古人之法度而有以得古人之議論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七

世楷堂藏板

論識見氣味骨力才亦因之日出發爲文章有平淡朴實而無所不包有光怪陸離而一塵不染有規行矩步而通變無方有千變萬化而一絲不走者奇正濃淡無施不可清真雅正於是乎出學先輩者真先輩學西江者真西江學 國初者真 國初卽爲時文亦非爛時文矣

一 戒抄襲倩代

韓子曰戛戛乎陳言之務去祖孝徵曰文章須自出機杼豈可寄人籬下若襲前人之文字借抄於手其

爲寄人籬下也更甚豈但陳言之未去哉至於倩人捉刀尤爲士君子所不齒顏氏家訓曰齊梁之間貴游子弟顧人答策假手賦詩及時異勢移至爲人耕田養馬良可歎也顏氏重以爲戒學者豈可或蹈其轍又溫飛卿每入試嘗爲鄰鋪作文朝士薄其行後卒不第由此言之不惟乞人倩代者固屬無志之尤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各知自好必不屑蹈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以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代叢書

鍾山書院規約

八

世楷堂藏板

一 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當克己自反用功求進忌毀他人何與已事至於課列前後文有一日之短長學有異時之消長正當各自努力前列者勿遽自誇張後殿者亦無謾相詆毀以上數條皆往歲丁巳愚初至書院時所設以詔示來學者時制府慶公方伯晏公見之俱與愚意契合晏公更爲之跋今併錄於後繼之者

那公郝公武陵楊公宗室德公亦以為不可復
易及今制府尹公來尤相印可又漸摩日久待
士之隆養士之厚鼓舞振作更倍往時今以書
院會課付刊尹公已為之序余即錄此以引其
端可不更贅一辭也

秉道迥德本本原原開 先聖之堂與翼後學
以追趨凡有志之士當無不踴躍奮興日漸月
摩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昔陸子靜會講義利
之辨以為所喻由所習所習由所志而反覆於
科舉之學令反觀而端其趨當日聞者無不竦
息動心至於泣下朱子亦謂其切中學者隱微
深錮之病跋而識之至朱子學規則自五教之
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以至於處事接物之方
皆聖賢學問之綱領後學由賢入聖之階梯彼
此非有異同也先生係列勵志立品以端其趨
慎交以樂其羣勤學通經通史以徵其業論詩
賦古文制義之源流以修其藝戒抄襲矜夸忌
毀以警其惰本末兼該鉅細備舉井井班班已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九

世楷堂
藏板

合前賢書院之所以教者而觀其備又復由今
入古而易於從斯誠至教之典則
聖朝作人之隆規也繹思佩服為敬識之西吳晏斯
盛跋

昭代叢書

辛集 鍾山書院規約

十

世楷堂
藏板

鍾山書院規約跋

阜里先生主講數文書院著有論文四則語皆剝獲
實為制藝之津梁業鈔入廣編今於鍾山書院會課
中得此規約屬志勗學備見誘掖後進之心非好為
人師趨利若鶩之流所可同年語也嗟乎先生去今
五十年耳流風餘韻可復見乎癸酉季秋同郡楊復
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李集

鍾山書院規約跋

士

世楷堂藏板

讀書法彙

先師杜仲丹夫子讀書法彙一卷皆采輯先賢論學要旨用以自課未嘗輕以示人然先師以儒林耆宿屢主湖南北講席而主湘水校經堂者近二十年遊其門以學行著於時者踵相接則是本所學以教人與夫因材施教者雖非可以形迹求要必徵諸古而信於今無疑也余從遊校經先後凡五載師不以爲不可教每誘而進之或相告語至夜深不倦余困於學而多病因詔余曰古之學者積小以高大非一旦夕之爲力也且士以守身爲先苟身不能守更何有於學余謹誌之不敢忘嗚乎余學未有所益而師不可見矣今出是書校而刊之獨坐書齋然鐙夜讀猶恍惚執經問難時師若弟披帷相對習習然春風之

敘

一

風人也光緒癸卯季冬月立春前三日弟子劉肇隅記

巴陵杜貴堉 仲丹

黃庭堅書贈韓瓊秀才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從政取友接物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

康節先生勸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書

子夜集周學紀聞

宋人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啟棘實商猶作書與

讀書法彙

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為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歷城葉奕繩常為懷麗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

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

間唐太宗實錄謂司空裴寂曰此有每日必十餘段少亦上書奏事朕黏之屋壁出入觀省

六七段掩卷閉步即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為常

務期精熟呂覽博志篇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一字不遺黏

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

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

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

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高菴

宋陳善捫蝨新話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

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一百二十字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為得法云

邢懋循常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

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次日初日所誦誦

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

十號誦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

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中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

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高菴

陸放翁萬卷樓記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

讀書法彙

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麤相與發明其所關涉已

不勝其眾矣一編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

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

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

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

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

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史傳記之屬按魏書李先傳太祖

問先曰天下萬事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惟若申韓

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若申韓

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慎也按

文貞崇簡冬夜箋記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荆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贊某書學畫人情有似史記果

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可以不慎日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侯誤用心之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高菴

話

順治初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繙譯阿什坦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為期經史為導此外雜書當屏絕陳康祺郎潛紀聞淄川唐豹岳夢賚以順治八年授祕書檢討會命翰林院譯文昌化書唐曰非聖之書豈可塵乙夜之覽具疏畧言曲說不典無裨聖化請移此以輯聖賢經世大典

讀書法

以佐平明之治王士禛撰墓誌銘

呂氏童蒙訓云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法善者以遺子孫又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又云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又云榮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國朝閣百詩為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資實奇純幼受書讀百徧始畧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閣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陳康祺郎潛紀聞華陽國志徐誦字子產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讀千徧乃得終成學儒北堂書鈔

山陰徐伯調緘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注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葉氏前編續宋元通鑑合國語章註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

讀書法

四

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祀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訖功毛奇齡撰墓誌銘楊天祥字休徵正德丁丑進士遺友人書曰古人讀書破萬卷予自弱冠勵志讀書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簡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予猶為多而場屋之中所取甚約何者七篇之文如其黍度而止五策之文如其條貫而止論雖可肆亦有步驟不得大騁至大廷之對檢點敬慎且晷刻有限難以展盡譬之珍羞錯陳屬饜

則止巨木輪困就墨則削其餘酬應不能踰於人情物理擬古則迂反古則倍讀書雖多豈盡可用哉古人云精兵三千足敵羸卒百萬蓋以此也昔向子平救斷家事徧游五嶽豈圖喻人哉亦求自喻而已然游五嶽則有跋涉之苦離曠之憂踰年閱歲僅乃徧之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此五嶽也子史百家亦洞天福地也予徧歷之豈直臥游雖不足喻人亦足以自喻矣廣東通志

讀書法

五

包世臣撰江都凌曙傳君問余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室樂則慧生機室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孚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徧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法按元

瑤山居新話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徧數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木櫺十枚每櫺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本年之事有所聞片紙必歸本匣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

法也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自言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有稗乘脛說與正史歧誤者不敢遽誌爲得間之奇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棄而不取必有難以徵取信之處今反據以駁正史不免貽譏有識錢氏大昕謂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同時汪氏輝祖治元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他書區以三類曰證誤曰證遺曰證名二君於學皆能實事求是可爲考史之法矣蓋歷代修史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前後踏駁固可就本書以正其說而稗官野史當日登諸史館秉筆者

讀書法

六

或持一己之私見以爲定評或有所避忌而不敢直言三國以後皆然矣自予觀之讀史者自當奉正史爲主正史而外不妨兼及別史折衷於一是其支離謬誕之談概從刪削焉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亦卽此意而惜其決擇之未精也

宋周益公必大曰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闕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通患也學者誦此數語不可不知傲懼一知半解囿於聞見但以文人才士互相誇詡隨書柳莊傳蘇威重莊器識嘗奏云江南人有莊莊字思敬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於其

02117 1/120X

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儒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
心可勝慨哉以上四條見漢陽葉名澧橋西雜記

上海陸文裕深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

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
為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適

眾終為俗學海昌陳其元庸問齋筆記

呂紫微居仁云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
文字者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

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
日工夫又云作文不可強為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

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

問該博中來也宋人陳鶴者舊續問

裴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

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
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

今治亂興亡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
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

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取此以示學者曰
讀書要當如是

孫公談圃云梅聖俞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
時時於坐上忽引去舊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皆詩句也

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

喻元德云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元遺山
云書須句句讀文須字字做元德又云節孝先生徐積因

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錢塘與王無言書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於經宜
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

謨畧而不當纖悉於事迹同異之間湖海文傳

南軒先生曰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
如何卻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

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己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
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買挺才先生記史法也辭之內不

可減減之則為鑿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失本
意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二條見俞元德螢雪漫叢說

杜蔭棠明人詩品王淑士志堅讀書最為有法先經而後

史先史而後子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

後發明按朱子語類云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編年雖是連長記處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

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向後看去卻記不得不如先草草看正史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讀子則唐以後無子當取

說家之有裨於經史者以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文為

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志援據史傳廣采小說以參

覈其事之異同文之純駁其所著篇章甚富願自定詩才
七十餘首迂有曲有俗有雜有博有醇有通貫達傳會圖

識劉歆顛倒五經是為偽王夷甫談黃老房次律說春秋
是為迂公孫希世用事孔光與俗浮湛非曲歟朔舉持論
不根張王淫靡不急非俗歟夏侯破碎大道賈山涉獵為
儒非雅歟如康成辭訓質而繁穎達正義詳而允博矣未
詳也揚雄覃思澤天張衡候風地動辭矣未通也賈長沙
之匡建劉中壘之忠精魏元成之鞠切帝心陸敬輿之議
陳時病其言足以救世其道足以勸君斯可謂
之通矣按學貴適用此尤讀書者所當知也

太谷溫少華給事常綬常舉王融言少好讀書老而彌篤

雖偶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歎興彌深又舉張參言
讀書不如寫書余意寫書又不如評書寫之功字句而已
評則義蘊從此而出龔景瀚代撰墓志銘

焦氏類林余少嗜書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

性極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

為恨表聖之詩不云乎忘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

讀書法

九

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葛稚川云抄撮眾書撮其精要

見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

葉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

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世

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

黃則士龍之為也五代詩話

梁書袁峻傳早孤篤志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

日課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峻字季高陳郡陽夏人

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

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

一鈔魏晉及南北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

自備旁錄仙佛書甚眾皆楷小精真無行字魏謩傳嘗鈔
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

東坡謫黃州日課手鈔漢書自言讀漢書凡三鈔初則一

段事鈔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朱司農載上謁坡

乞觀其書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坡應聲輒誦

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他日以語其子新仲

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新仲嘗以是誨

其子輅叔暘云見南陽陳鶴者舊續聞者舊續聞又一條云中書待

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歐

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

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

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送韓文公追今何止二百年耶不

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

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

書未博耳

杜岐公邠少時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

一又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

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

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

正此類耶宋雅陽徐度敦立邵瑛編

司馬溫公在相位時年六十八手鈔諸子自國語而下六

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陳振孫書錄解題徵

卷下

秦少游觀精騎集自序曰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翔之閒

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東陽杜惟

為要嘗曰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朝

欠缺見明史儒林錢德洪傳顧甯人云有一日未死之身

則有一日未聞之道見日知錄甯化雷貫一刻不驚湯便墮

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見唐鑑學業

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見唐鑑學業

韓孫文定公嘉途疏言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人語耳

聖人有聖人之過惟聖人知之也施愚山先生問章每語所

之過惟賢者知之庸人不知也施愚山先生問章每語所

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原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

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見國史本

讀書法

十一

十一二每閱一書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

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

比讀齊史見孫拳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當君贏卒數

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

勒為若干卷題為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

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淮海集年譜按精騎集成於三十五歲時

陸放翁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云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

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不自知孰為古孰為今也

子弟及諸女亦抄書嘗曰予所鈔書將彙而目之以代饑

之肉寒之裘寂處之朋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江南通志紀聞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文苑英華辨證云

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

異同徐氏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馮浩案原稿非不

華瞻莊重然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

迥殊矣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

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彙一冊歸而熟觀之白是文

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靈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

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

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

讀書法

十二

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以上二條見朱

錢唐馮少渠景云作文之法以簡為高以潔為貴不簡不

潔則易薄弱而多蔓

唐子西言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

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

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

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回乃敢示人然終不

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元遺山陶然集詩序

橫糊知非屢非諸集其詩將及萬首屢非為最後定之本其改詩五言云夏日永多閒就松恣午睡鳥驚殘夢醒起受輕風吹偶見昔吟詩虛心一檢視讀未及篇終慙怖幾無地蕪荒略能刊深奧殊未至不知當時心何以亦得意間有心所會至今不可易此帶性靈來百中無一二恨少同調人披肝勤指示從今誓改絃誤期力捐棄不敢恕微長雖賢猶責備點竄盡全篇不畱初一字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

讀書法彙

三

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若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前苛為明改作以苛刻為能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為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政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

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沖人坐守成算而董種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操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

讀書法彙

四

取郵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賈補之表梁谿陽志卷六錢塘張道少南蘇亭詩話何蘧春渚紀聞云蘧嘗得東坡先生詩稿其和叔弼詩云淵明為小邑繼圈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二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鉢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至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訾議又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翁覃溪云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真蹟在富春董誥侍郎家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詩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墨筆鉤轉從今本也江雲句塗抱嶺二字改有態不惜句惜字塗改辭字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

句全塗去改云憶昔扁舟泝巴峽長桅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句塗莫吾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全塗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閒如食蔗塗向字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改啖字幽居口口已心甘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句塗往事二字改憂患又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長江滾滾空自流作長江滾滾流不盡

東坡爲富韓公神道碑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

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卽更定焉徐度御編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真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曠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庇一躬曰生能讐暗啞叱咤之王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暗鳴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三十三字書亦適勁宋袁敷撰

歐陽公爲韓魏公畫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高士奇天祿識餘

秦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其言可謂痛切利瑪竇答人壽既過誤猶爲有書云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有人於此以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囊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己己空廩囊費之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

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期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元人伊世珍瑯嬛記九天遺龍女曰汝壽以來月輪圓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至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頭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眞人觀之若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余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禱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

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恆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竟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遊哉實心務道者視已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天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月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恆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恆自惜日嗚乎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轉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吾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

讀書法彙

七

細罟羅蚊蠅而數爲風所敗壞也人有終身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誤焉晨夕亟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身脩行事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及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卻尤再三食也未聞日不暇矣以養身必卻尤於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卻尤於事隙亦足覩極甚矣矧求而不得之歎痛哉痛哉明文管子乘馬篇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呂覽達鬱篇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管仲博志篇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淮南說山訓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學矣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出人不遠矣

梁徐勉爲書誡子崧云見賢思齊不宐忽略以棄日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張清恪公伯行云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

讀書法彙

六

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日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枉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功名富貴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唐鑑學案輯

宋徐度卻掃編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烏程潘東暘開甲嘗論學於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耶朱彝尊撰墓志銘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魏志卷十一注傳子日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余於胡徵君見之矣徵君名昭字孔明穎川人卷二十中山王袁傳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蜀志何期傳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過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三國時之老而能學者不獨孟德與伯業也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

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雖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費補之衰之言如此見所著梁李昭玘則云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耄學之苦又古今有同歎矣秉燭夜遊何如及時行樂乎

黃鷓鴣先生宗炎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

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全祖望神道表

荆溪任翼聖啟運官翰詹感世宗特達之知自以年齒就衰恐不克報稱益刻苦研窮嘗書自責語曰疇孝疇弟汝亦喜之匪忠匪信汝亦詆之上古下今言之疊疊躬之不逮曾不自恥孔曾思孟實惟汝師日而命汝汝頑不知既頑且鈍朴教宜施痛自懲責涕泗連而嗚乎老矣暝以為期時年七十有一吳德旂撰傳

新安程魚門編修晉芳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經或幾章史或幾卷流覽古人詩文幾冊以小孟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徐受書撰墓表

東坡集卷六十三記歐陽公論文云無它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司馬溫公答孔司戶文仲書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清奧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

真西山日湖文集序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

宋景文祁筆記余少為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閱耳年

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詞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始重自淳厲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涯略因取試五十以前所爲文緜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錄宋景公文曰每見舊作文情之欲焚棄歐公曰著述須老後積勤宜少年夫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位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

詩書法彙

三

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杭世駿撰閻若璩傳云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何本若璩言

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

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

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再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

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

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宋太祖德後得蜀宮人舊鑑其背有乾德四年鑄字問之學士寶儀乃知蜀王衍先有此號舉尚書沅續資治通鑑考異引者皆續開云江西南保大中沒秦准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它皆磨滅不可識合諸人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然則寶儀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古人謂書至死讀不盡卽使有年亦未必能無恨也

顏氏家訓勉學篇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伸供養每被課督勤勞經

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爲事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

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粥我自欲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

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

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

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宋袁褰楓窗小牘東坡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土

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鑑興衰通治體

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屢飲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宣城施愚山閨章謂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往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

國史本傳

前明楊東里自序其詩云古人之善詩者一出於正用之鄉閭邦國有裨世道夫詩之所發也三代公卿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志而其詩可傳余早未聞道既溺於俗又往往不得已又應人之求卽其志之所存者無幾矣華

讀書法

三

容嚴首昇平子序劉長卿詩曰吾代爲詩者視前代益多而詩益衰蓋國家功令初不繇此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於詩非眞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已於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於干祿之學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於王事書錦之餘萬全孫謀然後以其既衰血氣應酬山水花月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於此道概乎未有聞也越卓凡其杰山水移序云古今爲詩者自漢魏而下唐人以全力宋人以半力我明人只以餘力蓋士自束髮攻制藝卽凜凜功令罔敢措片語於格

時有所懼而不暇也迨通籍以後高者翹翔木天粉署

次者分理劇邑陪邊朝考夕糾顧其職業時有所分而不給也高才之士非不抽元挾輿豎幟詞壇終是奔走風塵所應酬者率皆金門紫陌遷除祝頌之詞安所得佳句而稱之又其甚也每見皓首窮經反以衡泌爲苦卽或終南借徑原未領畧川巖下至朝燕暮楚之跋涉開關徒增浩歎傍人門戶聊取救飢恐於山水之趣概未知也夫詩之爲道不苦心不深不積學不厚不闢智借慧於山水不靈云云山水移楊龍友文驄所著盧見曾顏師古匡謬正俗序唐人尙詩賦而師古冲遠獨畢力於經史近代探唐人

讀書法

三

門不尙兼長觀數公之論吾輩之詩其亦可以已矣吾鄉方菊人丈嘗以作詩妨學爲余誠桃源向梅修大令謂余年壽已迫於詩文二者宜擇一自精不可兼涉亡友平江鍾亦臯云吾輩若止辦作詩人可恥之甚皆藥石之言附志於此以爲余警舊五代史晉書李懌傳時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懌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文與可墨竹揮灑不能自己後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求之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答曰吾向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

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余詩不如與可墨竹之工而不
敢與人爭能且力求病之速已則其志也雖然此豈易哉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寶儼儼言今四方僞
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
作册府元龜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
名不暇畱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
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
有益吾見先皇時愛自作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
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
義尙欲耳裏頻聞

讀書法彙

一

一生心尙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國朝晉江丁雁水煒著有問山詩集十卷嘗曰天下莫不
爲詩連篇累牘雲馳泉湧可謂大盛願唐家音律與晉室
清談士大夫靡然成俗至於曠職廢業以求一二字句之
工又余之所懼矣

蔡汝楠字子木始好爲詩有重名中年好經學及官江西
與鄒守一羅洪先游學益進然詩由此不工云

朱子曰作詩問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
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呂氏童
蒙訓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悔

吝損心氣

宋王邁故滄州塵缶編程公許撰西山真先生文忠公不喜作
詩嘗語門人曰予每不減班史古今人物表且有感程正
公且作第一等人之言頃詮次聖賢別爲一表以傳道者
爲第一德行次之節義又次之而後及於講明學術之儒
先建列論議之公卿植立功業之將相曰循吏曰逸民皆
品列臚分之若文藝則在數等之下詩又其下矣陸心源
韻宋樓

藏書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相傳某官行取御史入都以詩質於
秋谷佐以土儀秋谷復之云土儀拜登詩集璧謝其人銜
之於是有所糾劾之事又馮協一者文毅公之子也沒後檢
遺藁求正於秋谷秋谷爲之序嘲誚百端夫詩一藝耳已

讀書法彙

一

能之固無可驕人不能亦無可誚如驕而加之以薄無乃
於溫柔敦厚之旨先自失乎秋谷者山東益都趙編修執
信

元人楊瑀山居新話巉巉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怒叟又號
蓬累叟康里人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
字余曰曾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巉曰余一日寫三
萬字未嘗輟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志用工可傳

遠乎
姜白石詩說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

措辭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辭不盡刻溪歸棹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撫仿者語雖似之韻則

亡矣

見王漁洋香祖筆記

宋人盛庶齋老學叢談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

讀書法

毛

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妄爲增減佩觿集點畫之間有闕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敘睽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敷衍而已高文大冊何嘗用此甚至刊爲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教之意深矣

1-2-2014

西車 五 五

車 干

始 沛

基 陽 盧

刊 氏
行 慎

輶軒語

律令學政按試畢集諸生於堂行賞罰中以董戒名曰發落使者行部之處凡士習得失文學利病不惜竭知詳說然漏刻有限不能盡言且子衿如林到者不能共聞聞者不能悉記故舉當為諸生言者條分約說筆之於書以代喉舌分為三篇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其閒頗甚淺近閒及精深緣質學非一深者為高材生勸勉淺者為學儻告戒要皆審切時勢分析條理明白易行不為大言空論稱心而談一無勦說使者嘗謂蜀中士人聰明解悟嚮善好勝不膠己見易於鼓動遠勝他省所望不以此言

輶軒語序目

一 輶軒語

視為規瑣引伸觸長異日成就必有可觀使者自惟資學不逾中人益之荒落豈謂一人之知綜括無闕特在官言官誼無多讓云爾光緒元年月日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南皮張之洞書本名發落語或病其質因取揚子雲書輶軒使者絕代語釋之義謂與蜀使者有台命曰輶軒語

語行第一

語學第二

語文第三

學究語第四

敬避字第五

磨勘條例第六

勸置學田說第七

輶軒語序目

二

輶軒語

語行第一

教士之道其宏綱要領

世祖皇帝臥碑八條

聖祖皇帝聖諭十六條盡之凡屬士林恭敬遵守此外儒先教條學規具有成書無待演說茲擇其切於今日世風本省士習者言之

一德行謹厚

德行不必說到精深微渺處心術慈良不險刻言行誠實不巧詐舉動安靜不輕浮不為家庭事興訟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訐不謀人良田美產住書院者不結黨

翰軒語語行

一 慎始甚善書

妄為無論大場小場守規矩不生事貧者教授盡心富者樂善好施廣興義學捐錢多買書籍置於本處書院即為有德

近今風俗人心日益澆薄厚之一字尤宜加意

一人品高峻

不涉訟不出入衙門不結交吏胥不參預本州縣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漁教書院義學不素餐求功名不負緣試場不作弊武生勿與帽頂來往為人請匪即類為帽頂

為有品

一立志遠大

不以一矜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滿立志希古不隨流

俗無論學行兩端常與古人比較不以今人自寬是謂

遠大常讀書常對古人即是與古人比較法常看史事胸襟自然闊大常覽古人言行志氣自然增長

志在聖賢固是遠大即思立功名圖進取亦是立志若

得一青衿視同極品自雄鄉里營營錙銖陋哉

一砥厲氣節

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須具有氣節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持正不阿方可無愧為士鄉愿一途世俗所喜

聖人所惡然氣節非可猝辨必須養之於平日惟寒微

時即與正士益友以名節廉恥互相激發則積久而益

翰軒語語行

二 慎始甚善書

堅定矣

一出門求師

伏處鄉僻不見勝己不惟無師抑且無書見聞何由廣

博志氣何由激發古人千里負笈豈得畏難辭勞若守

一先生之言必致俗陋相承愈傳愈謬名師固難益友

不少果能虛心廣益友即師也

一講求經濟

扶持世教利國利民正是士人分所應為宋范文正

明孫文正並皆身為諸生志在天下國家養士豈僅

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曉經術明於大義博考史傳周悉

利病此爲根柢九宜討論 本朝掌故明悉當時事勢
方爲切實經濟蓋不讀書者爲俗吏見近不見遠不知
時務者爲陋儒可言不可行卽有大言正論皆蹈唐史
所譏高而不切之病 本朝書必宜讀者甚多但
皇朝三朝通 大清會典之類寒
士不易得見若 聖武記滿漢名臣傳 皇朝經
世文編 國朝先正事畧之類坊間多有必須備目有
志經世者 不厭求詳

一 習尙儉樸

川省戶口最繁民生日窘大爲可慮在長吏表率固自
別有設施卽以士林而論補救之道惟有力行節儉一
策嘗謂一鄉風俗視乎士類果能相率崇儉鄉里必有

翰軒語語行

三 慎始甚密讀書

觀感浮華漸除生計自然漸裕城市讀書人尤戒專講
酬酢世故卽異日顯達仕宦亦望以此自持則廉正無
欲必有政績可觀

一 讀書期於有成

古人爲士期於博通今古德成名立卽使不遇講學著
書安貧樂道足以樂飢惟其有道所以可樂今人入塾
應考者雖多名則爲士而師承固陋作輟無恆帖括之
外固無所知應試詩文亦不及格勉強觀場妄思弋獲
至於困頓垂老變計無及農工商賈皆所不曉貧窘顛
踣計無復之遂至喪行敗檢竊願讀書者務須專精奮

發學必求成如自揣志向不堅不如及早棄去自占
業尙可有資事畜慎無冒士之名無士之實悠悠泄泄
自誤平生也

一 戒早開筆爲文

枵腹搜枯苦而無益破承起講枝節成篇終身不能佳
矣近今風氣年方幼學五經未畢卽令強爲時文其胸
中尙無千許字何論文辭更何論義理哉常見有開筆
十年而文理仍未明順者豈非欲速反遲多讀書多讀
古文多讀時文沛然有餘再使操觚自然可觀稍加繩
削期年卽已入籠豈不甘苦懸絕哉

翰軒語語行

四 慎始甚密讀書

一 戒早出考

消沮英華增長習氣最爲大忌俗師爲見功計以愚其
居停子弟爲嬉游計以欺其長老叩其說則曰學規矩
夫場屋規矩皆爲防弊而設果使自出心裁則囊筆而
入納卷而出自無從觸犯規矩何必學哉不學文藝而
學其僕僕風廊乎此與早開筆一條皆論語所謂賊夫
人之子者近今學人天資高明者小就質稟魯鈍者無
成正坐此病不知斲喪幾許人材矣今爲疾呼痛詆惑
父良師各宜垂爲厲禁者也

一 戒傲倖

三百五十三

功名得失自有命存幸而得之鄉里詬病不足為榮挾持誅求毀家破產亦不償失不幸而敗荷校罹刑辱莫甚焉應試求榮何為出此使者於此輩深惡其剛尤閱其愚如志在表異齊民則援例納粟一階一命亦邀章服之榮尚覺光明坦蕩何必冒法網與貧士爭一青衫哉因歧冒而借人三代詐稱出繼者實為悖理志本之尤蜀中此弊頗熾武童尤多此輩不可教訓惟當以官法治之耳又童試多有年才五六七而填注八九十者希圖倖進便可登叨恩榜坐致詞林以嚇愚蒙為患鄉里近年已事較然可觀此尤巧詐無賴與舞弊作奸無異保結者不得辭其責

輪軒語語行

五 慎始甚而後

顧槍之弊川省為最保結廩生實為罪魁發覺視黜漁利有限功名不貲不待言矣假如通縣廩生十二人保三槍槍作三卷則捉刀之作已及百篇況此閒槍替一場尚不止數十人學額能有幾何童生有何幾望如此十年膠庠盡是富兒寒士無一家一人讀書者矣為廩保者獨不為己之子弟應試計乎不特此也人人皆不讀書則已欲求覓館地亦不可得豈非自貽伊戚哉敬告為廩生者不保槍冒即是修德積善為己身及子孫造福也提學專主寬政者往往於報政受代之日將使保者通事意在救時閱此孤寒無路不憚身為怨府也

一 戒奸訟

川省士林訟風甚熾瑣瀆告已為非理甚者牟利居間為輔為坐最玷儒冠或有本無所為負氣忿爭株連以結尤為無謂不思敗者固辱勝者僕僕對簿徒隸雜處亦有何榮蓋百戰百勝不如偃兵而民安百訟百直不如無爭而人服且訟則終凶未聞以此致富者州縣到官之初往往訪求訟師多方捕治積成冤對終罹網羅何苦為此

一 戒孳孳為利

此乃天下通病然須立志戒之先除此病然後可言品學經濟墮行干禁多由於此犯此者所以自解或曰家貧或曰親老不知渴死不飲盜泉祀親必求仁粟何乃以此藉口耶寒士謀生自有正道止可擇其不傷義者為之耳薛文清有言為學必先治生或疑治生詎非為利要知不然學者治生之道修德勤儉博學多能而已有此數善理無餓孳即如教授餽口者苟能學優文美訓課誠篤成就後進不較錙銖自然屣履爭迎羔雁踵至推此以求凡執他業者何獨不然豈必損人自利作奸犯科乃可生於人世哉

輪軒語語行

六 慎始甚而後

一 戒輕言著書刻集

士生今日典籍詳備但當讀書耳讀且不能盡名且不

6200 9748

210

悉知何暇言著書哉四部九流各種學問專家成書已如煙海卽以國朝人而論已難殫述今人偶有所得早爲前人道及甚至久爲前人唾棄而較正之矣尙津津然筆之於書乎經學尤不可輕言著述徒爲通人所訶而已必能精通專門之學讀盡專門之書真有所見出乎其外方可下筆至如詩文集古人名家太多當世識者亦不少末學下士旣無根柢又鮮功力學作之則可勿輕言刻集行世也

一戒講學誤入迷途

近年川省陋習扶箕之風大盛說文引尙書稽疑字作扶箕字

輻軒語語行

七

慎始基齋叢書

爲其術者將理學釋老方伎合而爲一昨在省會有一士以所著書來上將陰騭文感應篇世俗道流所謂九皇經覺世經與大學中庸雜糅牽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靈果報忽言丹鼎符籙鄙俚拉雜有如病狂此大爲人心風俗之害當卽痛訶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語所謂魔道卽與二氏亦無涉也

此閒奸民更有託詞宣講 聖諭實卽如上項所爲名是實非使官師里長不能明禁尤爲狡黠可慮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談陰騭文感應篇二書二書意

在勸化庸愚固亦無惡於天下然二書所言亦有大端要務今世俗奉此則惟於其末節碎事營營焉用其心良可怪也儒者自有十三經教人爲善何說不詳果能身體力行倫紀無虧事事忠厚正直自然行道有福何用更求他途捷徑哉

一戒自居才子名士

文學之道先貴篤誠世有聰明浮薄之人能作淺薄詩數首畧記僻冷書數語便兀再放蕩乖僻不情自命爲才子名士不惟見笑大方一染此種氣習終身不可入道如明之桑悅徐潤乃病狂人陳繼儒夫高陽才子諸金人瑞乃俗陋人所爲不足效也

輻軒語語行

八

慎始基齋叢書

葛名士果是何等人物乃以纖人冒居致令世俗詬病視才子名士爲一等極可憎之人累及嘉名深可疾也說文才草木之初也與材通本就草木之質言舜所舉十六族有德有用如良材美器故謂之才子舜流四族敗類害物如惡木毒草故謂之不才子後世但以能文者爲才子失之遠矣月令聘名士禮賢者正義引蔡中郎說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賢者名士之次其推崇如此近世直視爲江湖游客而已

一戒吸食洋煙

世間害人之物無烈於此此事乃古今奇變不可以常情常理論者也傷生耗財廢事損志種種流弊不忍盡言然而食之不煖不飽不甘不芳舉世趨之真如蓼蟲食苦尤足異者人爲他邪僻事所累縱不幡然亦有作

輟獨至此事一隕其中沈溺不返骨肉知交不能勸沮
良方上藥不肯嘗試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嗟乎擲春華
於九幽變白晝爲長夜富庶轉爲溝瘠志士廢爲尸居
君子慎始勿待噬臍可也此固非特士人所當戒然士
人爲此更何望大成遠到乎定例職官有功名人及營
兵不准吸食讀書明理之士當上遵 朝章下愛生命
至於志士仁人務其遠者大者無待告誡矣

輟軒語誦行

九 輟軒語誦行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靖覆校

語學第二

為學之道豈勝條舉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數行所能宣
罄此為初學有志者約言之乃階梯之階梯門徑之門
徑也

一通經

讀經宜讀全本

周禮禮記左傳斷不可刪即魯鈍者亦須買全本就
其上鉤乙選讀日後尙可尋檢寓目不然終身不知

此經有幾卷矣

解經宜先識字

下筆宜用今字而讀古書必識古字詩文宜用今韻而讀古書必識古韻語言

筆札可用今義而解古書必用古義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 國朝諸老師之言也字有形

形不一 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六真

書相因遞變字有聲聲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漢魏之

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義義不一有本義有引申

義有通借義形聲不審訓詁不明豈知經典為何語

耶如何而後能審定音義必須識小篆通說文熟爾

雅五雅玉篇廣韻並宜參究俗師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

其源騁其臆說止如癩語此事甚不易非緝檢字書

便能通曉者也說文初看無味細看極有意趣段玉裁注說文精而較繁可先看大徐本

說文解字 說文字部難於尋檢毛讀說文檢字黎永椿說文通檢頗便初學黎書較勝

經傳元是篆書古韻自有部分識古篆之形曉古語
之聲方能得古字之義大率字類定於形字義生於
聲知篆形則可覺今音之非知古音則可訂今形之
誤故形聲為識字之本

讀經宜正音讀

論音韻原流詳語文篇忌誤押通韻條下

古時九州語言不同而誦詩讀書同歸正讀故太史
公曰言不雅馴薦紳難言班孟堅曰讀應爾雅古語
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於方音一誤於俗師至於
句讀離合文義所繫尤宜講明音讀雅正可据者有

輟軒語語學

二 廣始基齋叢書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其中皆采集魏晉南北朝

諸家音釋不同者並存之各本經文不同者標出之

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

即可為有本之學釋文舊有兩本今武昌成都局刻乃用盧校本翻雕清朗可看

經典釋文皆用反切反切者何反翻也猶言翻譯也

反切之反平聲讀如平反之反與翻同字通鑑注音即書作翻宋人有翻譯名義集切急也唐人

思反字改稱切反者一字翻成兩聲切者兩字合成一聲其

實一也緩讀則是反切之兩字急讀便成所求之一

音如經傳所載不可為叵之乎為諸奈何為那勃鞞

為披邾婁為鄒終葵為椎鞠窮為苒不律為筆須葑

為菘三代語如此者不可毛舉魏孫炎因創為反語

之法以兩字定一音為直音一字易差字下注音某者名直音一

形容有寫讀一聲亦恐小變反切兩音難提也有兩字互相參檢不至兩字形聲一

時俱反切之義不過如此法甚簡理甚淺婦孺可曉

初製反切之時不過取其合聲就此兩字推測之則

上一字必同母下一字必同韻此乃自然之理不勞

求索而乃宋以後人不信古經而好佛書遂以為反

切字紐出於西域牽合華嚴字母等攝煩碎令人迷

罔宋人始以唐僧神珙反經圖其與三代秦漢六

朝以來之聲韻絲豪無關夫經字須用反切者所以

教不識字之童子也如後世紐弄等韻之說文士老

儒且多替惑古人何苦造此難事以困童蒙哉辨字

非古詳戴賈東原集因近世學人每每以反切為微眇難窮之

事故為淺說之或將反切兩音合讀之而不能得聲

讀許如許也長幼之行下孟反古讀中之中丁仲反古

讀丁如爭也德行之行丁孟反古讀中之中丁仲反古

芒去聲讀行為杭也孟王之王于況反古讀孟為

如汗也殷監之監工暫反古讀孟如淫也喪私列反

古讀私如屏也。靖按音韻圖微與通志七音畧等

書遺國書十二字頭合聲切法如姑鬱切官姑鬱

切寬姑鬱切公枯翁切切空基因切切血欺因切切

切天卑煙切邊卑乙切筆普嫫切巨支俞切切切切

音以作切上一字取支微魚虞歌麻韻能生本音

者下一字取本韻影喻二母中能收本韻者為聲下

輶軒語語學

三 慎始基齋叢書

請音韻者導焉

經傳中語同此一字而區分平仄音讀多門以致韻

書數部並收異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時學究

不達本原不詳通變者所為本原者形聲通變者轉注假借之六

書之義實多難通故顏氏家訓已發其端經典釋文

敘錄頗沿其失近代通儒糾擿尤備特初學諷誦不

示區分將各騁方言無從畫一且義隨音別解識記

為易律體詩賦一出更難通融此乃因時制宜之道

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變而解詁遂殊點畫無差而

訓釋各別訓因師異事隨訓改各尊所受歧說滋多

然正賴此經本異文異讀異義參差抵牾得以鈎考

古義學者博通以後於音義兩端窺見本原自曉通

借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不可躐等也此二條雖是

談小學家字書韻譜大指畧具通材詳焉

讀經宜明訓詁

詁者古言也謂以今語解古語此逐字解釋者也訓

者順也謂順其語氣解之或全句或兩三字此逐句解釋者

也時俗講義何嘗不逐字逐句解釋但字義多杜撰

語意多影響耳

訓詁有四忌一望文生義古書多有一字數義之字

隨期有假借字辨確似此

輶軒語語學

四 慎始基齋叢書

解就本文申之此名望文生義一嚮壁虛造無論實
法行之則依稀髮髯似是而非此名嚮壁虛造一鹵
莽滅裂古事自有首尾觀視本體亦有本義例凡
於此而背於彼此若任意武斷合一自欺欺人者地名
須實指何地名須實指何人器物草木須實指何
器物草木若函胡敷衍但以地名器物名草木名了
之事既不自欺欺人

總之解經要決若能以一字解一字不添一虛字而
文從字順者必合若須添數虛字補綴斡旋方能成
語者定非

宜講漢學欲識字欲正音欲通訓詁
即須用此下兩條功夫

輟軒語語學

五 慎始基齋叢書

漢學者何漢人注經講經之說是也經是漢人所傳
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
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為本而推闡
之乃能有合以後諸儒傳注其義理精粹足以補正
漢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故能推闡
發明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家之說各立家
法而皆以注疏為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學家如
魏鶴山詞章家如葉石林儻不知本源即讀宋儒書
亦不解也方今學官所頒十三經注疏雖不皆為漢
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漢學也國朝江藩有漢學
師承記當看漢人
說豈無為漏漢學者用漢人
之法得漢人之意之謂也

漢學所要者二一音讀訓詁一考据事實音訓明方

知此字為何語考据確方知此物為何物此事為何

事此人為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

談臆說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於

經旨無與也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

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

何如耶阮元經籍纂詁王念孫廣雅疏證為訓詁最要之書

十三經注疏及相臺岳氏本五經江蘇貴州曾依
殿本再翻成湘新

刻皆古注易王弼韓康伯注書孔安國傳詩鄭康成
注春秋左傳杜預集解禮記鄭康成注

沿明制通行之五經皆宋元注易朱子本義程傳書
蔡沈傳詩朱子集傳

春秋舊用胡傳今廢仍用此為正經正注 御纂

七經乃蒼萃歷代傳說裁定

宜讀國朝人經學書

經語惟漢人能解漢儒語惟 國朝通儒能徧解何

也 國朝諸大儒讀書多記書真校書細好看古書

不敢輕改古本不肯輕駁古說善思善悟善參校善

比例善分別真偽故經學為千古之冠書多矣以

皇清經解為大宗雖未全錄已得大概此書一千

餘卷當從何種看起先看郝疏爾雅段注說文經義

述聞三種此書書精價廉一舉而得數十百種書計
無便於此矣 乍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

以國朝人學海堂輯刻 皇清經解成書後續

經說先之 出者尙多先出而未見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

得通志堂刻經解卷軸雖富菁華無多其中上駟多

衡周易義海撮要教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無別刻本何義門譏之方望溪

刪之甚有微詞其與學海堂刻經解相去遠甚若治

經從此下手窮年莫殫所得有限不惟徒勞且茫無

師法轉致迷罔矣若於此道源流派別既已秩然再

取讀之未為晚也

宜專治一經

十三經豈能盡通專精其一即已不易歷代經師大

輟軒語語學

七

儒大約以一經名家者多兼通羣經古今止有數人

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須參考諸經博綜羣

籍方能通此一經不然此一經亦不能通也

治經宜有次第

先師旌德呂文節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

詩次及三禮再及他經其說至精請申其義蓋詩禮

兩端最切人事義理較他經為顯訓詁較他經為詳

其中言名物學者能達與否較然易見且四經皆是

鄭君元注完全無闕詩則毛傳粹然為西漢經師遺

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訓尤在於茲古人訓詁不讀似

釋理順解經 禮之條目頗多卷帖亦鉅初學畏難詩

義該比興兼得開發性靈鄭箋多及禮制此經既通

其於禮學尋途探求自不能已詩禮兼明他經方可

著手書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禮既行然後政事名

分可得而言也尚書家伏生左傳家賈生公羊家董

知易道深微語簡文古訓詁禮制在他經為精在易

為粗所謂至精乃在陰陽變化消息然非得其粗者

無由遇其精者此姚姬傳論學古文法援之以為治

三禮之中先儀禮禮記次周禮儀禮句碎字實難讀

能解難記易曉注家最少異說無多好在禮記一書

輟軒語語學

八

即是外傳禮記難於儀禮儀禮止十七件事周禮門

類較多事理更為博大漢人說者亦少晚出故較難

然鄭注及國朝人零星解說亦已明白尚書辭義

既古隸古傳寫通借譌誤自漢初即有今古文兩家

異文歧讀此謂真古文非蔡傳所云至西晉梅氏古

文晚出唐初偽孔傳專行六朝江左即盛而漢代今

古文兩家之經傳一時俱絕故尤難通春秋乃聖人

治世大權微文隱義本非同家人言語史記明三傳

並立旨趣各異公羊家師說雖多末流頗涉附會何

注又復與樸左傳立學最晚漢人師說寥寥惟杜注

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辭富求傳而不求經故公羊家

理密而事疎左傳家事詳而理畧非謂左氏謂治左氏者耳穀梁

師說久微見隋書國朝人治者亦少學者於春秋

若謂事事能得聖心談何容易至於周易統貫天人

成於四聖理須後聖方能洞曉京孟虞鄭諸大師以

及後代諸家皆止各道所得見仁見知從無一人能

為的解定論勢使然也且陰陽無形即使繆偁妄說

無人能質其非所以通者雖少而注者最多演圖比

象任意紛紜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總之

詩禮可解尚書之文春秋之義不能盡解周易則通

輶軒語語學

九 慎始其至齋書

儒畢生探索終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經次第

自近及遠由顯通微如此為便較有實獲蜀土好談易動輒著

書大不可也尹吉甫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

訓詩學也威儀禮學也此古人為學之方也試考春秋時幾

無人不誦詩學禮備道術書者已較少至於周易除

卜筮外談者無多意亦可知三代時易不以教學僅

惟太史掌之今賴有繫傳或可窺見一斑耳

非謂此經精通方讀彼經謂淺顯者未明則深奧者

不必妄加穿鑿橫生臆見津梁既得則各視性之所

近深造致精可也治詩禮可不兼三經治三經必涉

詩禮

治經貫通大義通經所以致用俗解臆測執此志彼施諸世事必至迂謬敗績若通古義究原

委貫羣籍則政事文章處處有用

每一經中皆有大義數十百條宜研究詳明會通貫

串方為有益若僅隨文訓解一無心得仍不得為通

也

考据自是要義但闕繫義理者必應博考詳辨弗明

弗措若細碎事體粹不能定姑仍舊說不必徒耗日

力

一讀史

宜讀正史

輶軒語語學

十 慎始其至齋書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

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

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此廿四

部為正史凡引据古人事實先以正史為憑再及別

史雜史僅看坊本刪削綱鑑不得言史學

唐劉知幾史通最為史學樞要必當先讀國朝萬

斯同歷代史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譜李兆洛紀元編

歷代地理今釋王鳴盛十七史商推趙翼廿二史劄

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皆讀史者不可少之書

正史中宜先讀四史

全史浩繁從何說起四史為最要史記漢書後漢國志四者之

中史記前漢為尤要其要如何語其高則證經義多古

言與古言通史法諸史義例皆本馬班語其卑則古來詞章無論

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於

言

諸史中體例文筆雖有高下而其有益實用處並無

輕重之別蓋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蹟一朝之典制無

可軒輊且時代愈近者愈切於用非謂四史之外可

束高閣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義例正大文辭和雅

其疎處前人已言之欽定明史體例最精

新唐書志亦歐作

輟軒語語學

宜讀通鑑

史學須漸次為之亦須窮年累月若欲通知歷朝大

勢莫如資治通鑑及續通鑑乃國朝畢沅撰非指宋元明人所續者通

鑑猶恐未能貫串宜兼讀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

事本末溫公自作通鑑目錄簡便易尋蘇州局刻

宜讀通考

三通並傳然通志除二十畧外皆可不讀二十畧中

亦多不可据通典甚精多存古書古禮於經學甚有益若意

在經濟莫如文獻通考詳博綜貫尤便於用中資者

儻苦其卷帙繁重則坊刻有文獻通考詳節一書亦

可先一瀏覽畧得頭緒然後從此問津

史學亦宜專精一種

覽雖宜博欲求精熟則亦貴專攻但能精熟一二種

足矣隋劉臻精於兩漢書人傳漢聖宋范祖禹熟唐

事著唐鑑人傳唐鑑公國初馬驢熟三代事撰釋

史人傳馬三代此古人為史學之法也蘇文忠讀史

有八面受敵法謂事蹟典制文章諸門每讀一次專

尋一端亦可則效

讀史宜讀表志

欽定通鑑元三史國語解讀此三史者最要

作史以作志為最難讀史以讀志為最要一代典章

輟軒語語學

慎始基為要書

制度皆在其中止看列傳數篇於史學無當也除三

隋書經籍志新唐地理志明史歷志皆要表亦史家要領可訂歲月之誤

兼補紀傳之闕簡質無情人所厭觀先覽大槩用時檢之

讀史忌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

事實詳確善惡自分首尾貫通得失乃見若不詳年

月不考地理不明制度不揣時勢妄論苛求橫生衰

貶則舛誤顛倒徒供後人訕笑耳讀史者貴能詳考

事蹟古人作用言論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

時勢之輕重風氣之變遷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

見諸設施耳古人往矣豈勞後人為之讞獄注考哉

胡致堂論史不可爲法

讀史忌批評文章

明人惡習不惟史漢但論其文即周禮三傳孟子亦以評點時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經莫甚於此切宜痛戒史漢之文法文筆原當討究效法然以後生俗士管見俚語公然標之簡端大不可也卷端止可著校討論文法處止可別勘考證語若有紙記之讀諸子同

一讀諸子

讀子爲通經以子證經漢王仲任已發此義

子有益於經者三一證佐事實一證補諸經論文佚

翰軒語語學

三

慎始是爲讀書

文二兼通古訓古音韻然此爲周秦諸子言也漢魏亦頗有之至其義理雖不免偏駁亦多有合於經義可相發明者宜辨其真偽別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後子部書最雜不可同年而語

讀子宜求訓詁看古注

諸子道術不同體製各別然讀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訓詁務使確實可解切不可空論其文臆度其理如本莊子因楚辭燈管子評注之類最害事即如莊子寓言謂其事多烏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鑿鑿可解文從字順豈有著書傳後故令其語在可曉不可曉之間者乎以經學

三百五十九

家實事求是之法讀子其益無限大抵天地間人情物理下至猥瑣纖末之事經史所不能盡者子部無不有之其趣妙處較之經史尤易引人人勝故不讀子不知瓦礫糠粃無非至道不讀子不知文章之面目變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學古文以爲古文古文此古此其益人又有在於表裏經史之外者矣讀子宜買叢書

諸子切要者

國朝人多有校刻善本多在叢書中其未

及者明人亦多有仿宋重刻單行本但枝節求之即

五都之市亦須積年累月始能完備將何日讀之耶

翰軒語語學

古

慎始是爲讀書

爲學者計止有多買叢書一法購得一書即具數種或數十種其單行精本徐圖可也明刻叢書極爲荒率脫誤固然其專輒刪改最爲大害然不聞陶淵明語云慰情聊勝無耶

明刻若漢魏叢書凡四刻後出愈多爲子部大輾津能購者不可不蓄其餘有四子六子十一子二十

子之屬皆坊間所有此外甚繁雜彙刻書目今皆微

矣品彙說辨近時刻本有十子全書此書名甚陋而善本且皆舊注惟批語不雅荀通行易得至國

朝人叢書率皆精好二孫星衍二盧見晉孔繼畢沅

謝校淮南莊校莊子附釋文皆好

黃烈錢熙諸家尤勝聚珍版書亦叢惟其書體例不

一不專子部或止一兩種軒所著書竟是一人所著

而中有注解古傳記然其中有精校本精注本足本孤本學者

過市遇叢書可檢其目多古籍者萬不可忽坊行秘

種粗惡誤人不可看國朝刻神海學津

討源多六朝至宋史部子部書但無古子

讀古人文集

讀古集宜知體要能知體要則讀文集有益於經子史

凡集中有奏議考辨記傳文字中有實事者須詳覽

之往來書牘中有實事者其餘鑿空立論流連風景

之作不必措意

讀國朝人文集有實用勝於古集

方苞祖世袁彭升李洛包世曾藩集中多碑

傳志狀可考當代掌故前哲事實朱尊夔盧昭戴震錢

大孫星衍顧圻元錢吉泰集中多刻書序跋可考學術

流別羣籍義例朱尊夔錢大翁方孫星衍武億嚴均張

洪頤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傳差誤此

類甚多可以隅反後兩體國朝人

詞章家宜讀專集

古人名別集俗俚專集須取全集觀之方能得其面

目一集數十百卷不能皆精美然必見其疵病處方

知其獨到處也中材下學古集豈可勝讀止擇最有

名諸大家瀏覽之取性所嗜者三兩家熟玩之可矣

唐以前專集有數明張溥彙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如力能購之亦省尋求

詩之名家最烜赫者六朝之陸陶謝鮑庾唐之李杜

韓白宋之蘇黃陸金之元好明之高啟李陽國初

之吳偉業又如唐之四傑王孟韋柳高岑錢劉孟郊張

籍李商隱杜牧宋之歐梅王安石范元之虞楊吳明之何

景王貞李龍徐應楊慎國初之施閔章王禎朱彝查

行亦甚表表詩家太多此約言之

古文除世傳八家外唐之元結陸贄雖多排偶不

劉禹孫樵李翱宋之宋祁張耒葉適元之姚燧明之

王守歸光國朝之方苞姚鼐惲敬包世曾濂諸家

皆宜一覽此專論散文故畧舉數家餘詳前條

詩文一道各有面目各有意境大家者氣體較大所

造較深所能較多耳若謂大家兼有古今之長此目

未見衆集之謬說也雖杜與韓豈能盡詩文之能事

哉

讀昭明文選宜看注

李善注最精博所引多古書不獨多記典故於考訂

經史小學皆可取資不知選注之用者不得為選學

胡刻精葉 五臣注不善

學選體當學其體裁筆調句法不可徒寫難字

試看選中詩文前人評論激賞多在空靈波瀾處至

其臚陳物類佶屈聱牙未聞併道之者可悟

選學有徵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為

學計摹高格獵奇采此為文計生典奇句可用僻字

不可用

淺學讀文選亦宜看全本

卽擇尤而讀亦宜視其原書若坊刻文選集腋譌脫

瓊碎首尾不具掇拾入文無益有害 文選詞句宜

翰軒語語學

十七

慎始基齋叢書

於五經文詩古駢體於八股不盡相宜時文用文選詞藻止可相

題摘用或一半句或三數字或段落文摹其調此間生童試卷喜填文選泛話動輒數十句並不切合此

於文體既乖亦於試場有礙

讀後世詩文選本宜擇善者

選本以 御選唐宋詩酌文酌為最精粹且其書

簡約易購能得殿本五色評點者尤善此外文以 國朝姚鼐

古文辭類纂最為善本為其體例分明評點精妙校

讐詳審於此道求深者古文苑唐文粹宜讀宋元明國朝似此名目選本各有一部餘力博

涉可 詩選自唐及今或各標一派或各選一體或求

多取備名目實繁未為定衡道義惟郭茂倩樂府詩

集源流具在全唐詩錄宋詩鈔尙不繁重亦無偏僻

再思其次則采菽堂古詩選坊行五詩別裁雖有科

白然平正不入惡道唐明 國朝沈選 宋元張選且寒士易購

可為學詩津梁若欲以詩文名家總宜博覽徒恃選

本無益也

姚選版本見存京師江南 繙刻若不易得亦宜就各選本

中視其篇幅稍多而又多有博大文字者讀之如古文雅

正續古文雅正唐宋十大家元明十大家諸文雅選七種古文眉詮之類 林西仲選本不好若觀止

釋義太陋不足用

一通論讀書

翰軒語語學

十六

慎始基齋叢書

讀書宜求善本

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

本精校細勘付棗不譌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

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 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

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卽佳

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二精本一精校

本一舊刻

讀書先宜校書

校者以善本與俗本對勘正其譌脫也異同之間常

得妙悟且校過一次繁難處亦易記得但校後宜讀

若校而不讀便成笑柄

魏邢子才云誤書思之恒是一適若思而不得則亦不勞讀書矣此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訓必如子才之博學殊資始有思而得之之理若淺學讀古書不誤尚不能盡解况既誤而能億知耶

讀書宜博

先博後約語孟通義無論何種學問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講章一部兔園冊子數帙而云致知窮理好學能文世無其理

天下書老死讀不可遍四庫有未收者有四庫書博成後訪出者有近人作者

輶軒語語學

九 慎始甚廣讀書

之為道將如何曰在有要而已太史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古事

不可不解真者不多真古書無無用者有用之書不可不見不限古今

專門之書不可不詳考貫通立志為何等學問如是此類書即是專門如是

則有涯涘可窮矣若治經者雜覽苦思而所据多偽

書俗本讀史者記其詞語而不曉史法多蒐異聞而

本事始末未嘗通考為詞章者頗有僻典難字而流

別不明華藻富豔而字義不合雅訓引用但憑類書

而不求本源講經濟者不通當代掌故雖口如懸河

下筆萬言猶之陋也能祛數蔽斯為博矣雖日有未見之書交

無希見之語不害為博

讀書宜有門徑

汎濫無歸終身無得雖多無用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

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

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為

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為有法孰為

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疎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

尤宜決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

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是一書名省文可備四庫提要讀一過即畧知學問門

徑矣

輶軒語語學

三 慎始甚廣讀書

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為讀羣書之門徑提要較多未必人人能置

一編別有四庫簡明目錄乃將提要約撮而成書止

入何類於此瞭然則購書讀書皆有頭緒然簡明目

錄太畧書之得失亦未詳說且四庫未收者提要尚

列存日於後簡明目錄無之不得誤認為漢學師承

世間所無也畧一掃閱然後可讀提要

記為經學之門徑 國朝人著小學考為小學之門

徑說文通檢亦可謂初學編檢說文之門徑顧炎武音學五書為韻學之

門徑史通為史學之門徑 國朝齊召南歷代帝王

年表為讀史之門徑古今偽書考為讀諸子之門徑

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為詩文之門徑 國朝趙執信

聲調譜沈德潛說詩碎語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孫梅

四六叢話近人歷代賦話爲初學詩賦四六之門徑
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 國朝包世臣所著安
吳四種內藝舟雙楫一種爲學書之門徑
讀書貴博貴精尤貴通

該貫六藝斟酌百家既不少見而多怪亦不非今而
泥古從善奔環是之謂通若夫徧祖一家得此失彼
所謂是丹非素一孔之論者也然必先求博則不至
以臆說俗見爲通先須求精則不至以混亂無主爲
通不博不精通字難言初學慎勿藉口

國朝學人極博者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極精者閻若
翰軒語語學

戴震極博而又極精者顧炎武錢大昕極博極精而又極
通者紀昀阮元經學訓詁極通者王氏父子念孫引之

讀書宜多讀古書

除史傳外唐以前書宜多讀爲其少空言耳大約秦
以上書一字千金由漢至隋往往見寶與其遺也無
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擇善而從茲
將先秦以上傳記子史及解經之書真出古人手者
及漢魏著述中理切用者約舉其名於後
國語 戰國策 大戴禮 七經緯 國朝人蒐集
載古微書爲備
辭與纖異乃三代儒者說經逸 山海經 世本 近人
秦嘉
交與不掩論勿耳食而議之

讀輒 逸周書 竹書紀年 穆天子傳 三書雖有假
託皆秦以前
人所 周髀 素問 司馬法 班志列入禮家其書皆
言軍禮以上諸書皆有
考證經
義之凡

以上三代古傳記 其餘皆是漢後偽書斷不
可信國語周策大戴最要

老子 管子 孫子 晏子春秋 列子 莊子

文子 吳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鶡冠子

孔叢子 呂氏春秋 楚辭 此集類然可
證經故附此

此外尚有尸子商子尹文子關尹子
燕丹子 國朝人均有采集校刻本

以上周秦間諸子 其餘尚多或爲作或佚存無幾
荀管呂最要莊墨之屬理雖
悠謬可證經
文者極多

輅軒語語學

乾鑿度鄭注 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 春秋繁露

白虎通 春秋釋例 陸璣詩疏 皇侃論語疏

周易集解 經典釋文 二書雖唐初人集乃漢魏
六朝人舊說 此外尚有

五經異義駁五經異義虞氏易注鄭氏易注荀九家
易注尚書馬鄭注左傳賈服注蔡邕明堂月令章句
儀禮尚書起廢疾發墨守毛鄭異同詁劉炫規杜漢魏
遺書古經解鈎沈等書皆元書亡佚 國朝人從他
書采

以上漢至隋說經之書 唐至 國朝經學書太
多俟他日擇要標目

急就篇 說文 字林 書久佚 國朝任大椿
蒐集成書名字林攷逸 玉篇

方言 釋名 廣雅 廣韻 廣韻即陸法言切韻
畧有增修故列於前

此後唐人一切經音義最勝尙有汗簡集韻疏韻
會薛尚功僮鼎款識之屬亦資考證但可少緩耳倉

顏凡將諸書八已亡佚任大
椿蒐集之名小學鈞沈最好

以上漢至隋小學之書說文玉篇廣雅廣韻尤要

新序 說苑 列女傳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家

語王肅所集 漢官六種 三輔黃圖 水經注 華

陽國志 淮南子 法言 鹽鐵論 新論 潛夫

論 論衡 獨斷 風俗通 申鑒 齊民要術

文中子中說雖門人所作體制未善詞理頗精不可廢 顏氏家訓九章算

術此外隋前算經尚有六種算乃專門之學極有實

精此取其古用自唐至明算書不少後出愈精至國朝而極

為通經之用

以上漢後隋前傳記諸子此外如太元經易林物

輟軒語語學論人物志高士

傳博物志古今注南方草木狀洛陽伽藍記荆楚

歲時記世說抱朴子金樓子之屬雖頗翔實雅馴

僅資詞章談助非其所急難經參同無關儒術理

惑拾遺違正害理其餘多是偽作宜辨新序說苑列女傳水經注最要

讀古書宜分真偽

此事 本朝諸老論之最詳辨之最精即四庫提要

中已具大畧試取觀之自然昭若發蒙 國朝姚際

恒古今偽書考簡便易看有單行本又收知不足齋叢書中

讀書宜讀有用書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經世可用以治身心

三等唐人崇尚詞章多撰瑣碎虛誕無理之書宋人

筆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論衍成長篇著書亦然

明人好作應酬文字喜談賞鑒清供又好藍本陳編

改換敷衍便成著作以致累車連屋眩人耳目耗人

精神不能專意要籍唐以後書除史部各有所用外

凡記典章風俗軼事地理之其餘陳陳相因之經注

屬皆史類明人地志最劣

無關要道之譜錄庸猥應酬之詩文集明人書尤無

根之方志書冊饋贈之小品變名謂者鄙陋不

射利之評本程試彙集之類書皆宜屏絕廓清庶

幾得有日力以讀有用之書耳近代文集鄙者無不

無妨多讀經子史乃能工文但讀集不能工文也詩

亦同若論其深總須人有餘於詩文者佳詩文餘於

人者必不佳

輟軒語語學論始基齋叢書

宋學書宜讀近思錄

宋儒以後理學家書推明性理洵發前代未發然理

無盡藏師無定法涯涘難窮其高深微眇下學未能

猝解朱子近思錄一書言約而達理深而切有益身

心高下咸宜所宜人置一編其餘俟積久基成自宜

廣覽國朝江永有校本極精近湖北局刻亦好

王陽明學術宗旨雖與程朱不同然王出於陸亦宋

學也猶如繼別之後更分大宗小宗不必強立門戶

互相訾警

講宋學者必先將二程遺書朱子語類明儒學案三

書讀過字字寓目方可幾望入門耳。國朝王懋竑最深於朱子之

學所著自刊雜著必當看為學忌分門戶

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逐末忘源遂相詬病大為惡習夫聖人之道讀書治心誼無偏廢理取相資詆謀求勝未為通儒甚者或言必許鄭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則號為漢學者不免為貪鄙邪刻之徒號為宋學者徒便其庸劣巧詐之計是則無論漢宋雖學奚為要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漢宋兩門皆期於有品有用使行誼不修

翰軒語語學

三五

慎始基齋叢書

洫官無用楚固失矣齊亦未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為漢儒之奴隸而實不能通其義為宋儒之佞臣而並未嘗讀其書尤為大謬無足深責者矣。經典義理舍文字訓詁何從知之此事恐難析離

宋儒表章學庸然禮記乃二戴所傳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見漢書藝文志夫云七十子後學者非秦漢以來經師而何是真漢學也漢志有中庸說二篇。在戴記後隋志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宋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專尊中庸義有所昉況樂記一篇漢人所撰。據別錄有實括論性主靜諸義董子韓嬰備言公一篇知之

性道中和然則性理之學源出漢儒強生分別不知學者也。考證校勘之學乃劉攽宋初曾鞏沈括洪邁鄭樵王楙王應麟開其端實亦宋學也

愚性惡聞人詆宋學亦惡聞人詆漢學意謂好學者即是佳士無論真漢學未嘗不窮理真宋學亦未嘗不讀書即使偏勝要是誦法聖賢各適其用豈不勝於不學者乃近人著書入主出奴互相醜詆一若有大不得已者而於不學者則絕不訾議是誠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漢學讀書太苦又嫌宋學律身太拘五經幾於廢闕名文亦厭披覽但患其不學耳何暇慮及學之流弊哉洛蜀交証章蔡快意於是世之不學者襲兩家之贖言無論漢宋一律謗毀必欲天下

翰軒語語學

三五

慎始基齋叢書

同歸於不學而後快此亦如恥獨為君子者耳好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勿為所動

作秀才後宜讀書
今人為童子時尙與經傳相親身入膠庠自命成學弁髦敝之矣此為天下通病夫學僮讀書不過上口粗通豈能鉤深致遠入學以後神智漸長閱世稍深此時讀書方能尋其要領探其精微乃以惡濫時文奪其本務抑何謬哉蓋惟入學後正宜讀書通籍後更好讀書耳袁伯業長大而能勤學吾願諸生效之讀書不必畏難

以上所言當讀之書如此其繁讀書之道如此其密

似乎莫殫莫究何暇省身致用耶是又不然一經一

史古集一家詞章一體講經史者詞章亦不可竟廢可以涵養性靈兼資筆札

經濟一門經濟存乎其人生性專精探討果能精通一經則羣

經大旨要義開弱者不講亦可通鑑古子觀其大畧知其要領又其次

皆已憊然矣通鑑古子觀其大畧知其要領又其次

涉獵而已如此為之不過十年卓然自立聰強而得

得尚不自茲以往左右逢源兼精羣籍原好但人生精力歲月有限以一為

止此不盡才力有餘者任自為之夫航斷港而求至海驅

北轍而求至越則難矣若津渡顯然定向有在循途

而行計日而到何難之有蓋讀書一事古雖今易無

輻軒語語學

三 慎始基為讀書

論何門學問 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

證明之誤者辨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不可見之

書采集之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

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公最好著為後人省精

力之書一蒐補或從羣書中蒐出一校訂謬脫一考

證據本書據一譜錄提要及紀元地此皆積畢生之

精力踵襲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

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前人甚苦在前人御於已無大益校書及

注古集後人甚樂諸公作室我輩居之諸公製器我

輩用之今日止須善買書讀士生今日若肯讀書真

書便省力易見效

可不費無益之精神若無諸公自考之則而取益身甚勞不考之則多誤

心坐收實川据漢學之成書玩宋學之義理此時不

亦已足用但多覽先正考證之書而為事半古人功

信之可矣此事亦無窮力有餘者聽之必倍之慎無驚怖其言以為河漢而無極也

讀書勿諉記性不好

每見今人不好讀書者輒以此藉口此欺人也日記

一葉月記一卷十年之內可記百餘卷矣非不能實

不為耳朱竹垞有言世豈有一覽不忘一字不遺者

但須擇出切要處記之耳竹垞為 本朝第一博雅

人其說如此以告學者

輻軒語語學

三 慎始基為讀書

讀書勿諉無書無暇

能購購之不能借之隨得隨看久久自富若必待插

架三萬然後議讀終身無此日矣即使四部駢羅豈

能一日讀盡何如姑盡所有再謀其他更有一弊勸

人讀書多謂無暇不思嬉遊晝寢為暇多矣一葉數

行偶然觸目他日遇事或即恰收其用自非幼學真

讀書者斷無終日整襟危坐限定讀書時刻之事也

買書勿吝

田穀之利不及什一商賈之利止於三倍典籍之利

淑身興宗化愚為賢子孫永保酌之不竭一卷之書

有益天下此其為利不可勝言節衣縮食猶當為之
 惟買書須得其門若無通人可訪則常過書肆流觀
 架上名近雅馴者索取緝檢要籍精本必時遇之即
 使買而不讀果於此道篤好子孫亦必有能讀之者
 蜀人尚義好施書院社學所至莘莘義卷賓興色目
 非一今有一義更為進之仰屋冥搜專攻帖括澤竭
 壁枯終鮮宏益以云振救孤寒則有之如謂興起人
 文則未也儻有好禮者廣買典籍置之書院計最要
 各部所費不過千餘金而已千金之書百年以內不
 至壞爛三十年內不即散亡一縣高材咸得霑丐展

輜軒語語學

三九 顧始基海叢書

轉授受流澤無窮一鄉之中通人接踵何憂不成為
 冠蓋里乎較之募集多金為文昌魁星修造樓閣號
 稱培植文風者有實效多矣文昌六星雖有司祿何與學校魁乃斗宿之一俗以奎壁書府傳誤作魁與其微福於星長責效於土木不如求諸人事之為愈也

讀書期於明理歸於致用
 書猶穀也種穫春掄炊之成飯佐以庶羞食之而飽
 飢膚充悅筋骸疆固此穀之效也若終歲勤動僕僕
 田間勞勞下並不一嘗其味蒔穀何為近人往往
 以讀書明理判為兩事通經致用視為迂談淺者為
 科舉博洽者著述取名耳於已無與也於世無與也

亦猶之穫而弗食食而弗肥也即如說文小學誠為窮膠柱不化是守此筭論以終其身仍不免為門外人何由望見美富此豈通六書之本意哉其他考據家流弊亦多此類使世人隨時讀書隨時窮理農家嘗漢學亦此輩為之也 隨時讀書隨時窮理農家
 年耕年食不閒必待徧嘗百穀富積千倉然後謀一飽也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
 直從此貫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講求無論才

輜軒語語學

三九 顧始基海叢書

識長短繁仕登朝大小必有實用易大畜之象曰君
 子以多識識釋文劉作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識畜德事
 本相因若讀書者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
 書矣使若諄諄勸諸生讀書志在使全蜀士林美質
 悉造成材上者效用於國家其次亦不失為端人
 雅士非欲驅引人才盡作書蠹也此條特為能讀書
 者發之

西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語又第三

舉其有關程試及時俗易犯者免致良材困學誣陷覆
車徒遭擯棄而不知也此篇說多平淺所言皆切於川
省者先謹論時文之語極多不

一時文

宜清書理透露真有意義雅有書卷無副詞正無油腔濫調不偏鋒無奇格

四字人人皆知然時俗多誤解今特為疏明之不惟

制義卽詩古文辭豈能有外於此今人誤以庸腐空
疎者當之所謂謬以千里者也俗論每云某文尙理

翰軒語語文

法某文尙才氣某文尙書卷夫無理無法尙何得為

才氣若無才氣無書卷又安能闡出義理乎文字之
道根根

性靈關一不可有根根則雅正有性靈則清真文無
性靈雖有卷軸詞藻光采不發文無根根雖有深思
苦功不脫庸俗兩
者俱無不得為文

宜多讀書此下二條
為根根

讀書多則積理富不看講章自能解題題理瞭亮文

法自合至於意義精深詞華宏富因源得流不勉而

能多讀古文亦
讀書之一端

宜學先正

經史為文章根根名大家為墨卷根根 欽定四

書文卽根根也學到四不易稍得其骨力氣息為益

卽已無窮卽使初學不解作秀才後必宜深誦他日
通籍衡文主講教士遇有高文方能識別
免致屈高材選本甚夥要以老輩所選者勝為舉業

計名稿須讀發揚者墨卷須讀清楚者如吳蘭梁省

許玉周村諸家選本皆好不能盡舉以此例求之淺

薄小巧者不足學名家專稿宜涉獵隨其所喜看之
周選卽制義靈樞川省坊間多有
甚好

先輩恒言時文家須胸中有熟文三千首自然能文

亦猶揚子雲讀千賦乃能工賦之說也今人縱不能

如此至少亦須涉獵千餘篇爛熟數百首若并此無

翰軒語語文

之難矣

舉業家每謂經史子集無關時文方家文字不宜場

屋但讀浮濫時墨展轉摹效此時文體卽已甚做愈

趨愈下將來必致一書不知文亦不可為交人人皆

沒字碑矣大為學校之憂也諸生此時為學為教異

日身執文柄普望努力挽回卽是有功世教文題割
裂經誦

令甲所禁試場間有出此等題者應試不
能不學諸生身為試官日幸勿以此發題

宜學好墨卷

墨卷者有意有詞有氣有勢有聲有色之謂也俗濫

房行六者無一焉有何可學乎無論生童凡脈理未
清者斷不可遽學墨

卷一遭汨沒
終身迷罔

宜講用意用筆

此下三條為性靈 大凡文字有清氣 靈光者易成就無清氣靈光者難長進

規發名理羽翼經傳本也作手始能之機調諧熟未

也俗工亦解之通乎上下意筆為先若意筆俱無我

與人共此濫調泛語活浩一萬四千卷何以制勝哉

意者不汨濫不糞積之謂 筆者不平塌不賦鈍之謂

時文出落處宜用意

其承注點逗處則為文之眉目其轉振提挈處則為

文之筋節其要在上下連貫與有勢不平而已文之

佳惡看此處數語即已瞭然童卷於此太不講求故

翰軒語語文

三 慎始甚齋叢書

為標出

舉業家宜讀小題文作小題文

此先輩之言欲藥膚濫無過於此蓋斂游思而入理

法掃浮詞而見意筆此良方也施之今日尤要

初學作時文宜先作論

欲學作時文先學作論有兩書最可讀一宋呂祖謙

左氏博議坊間稱東萊博議文格不甚高古而詞意顯豁段

落反正分明有波瀾有斷制學之可期理明詞達以

前名家集中論說變動不居無一定科自宋人論則 確有規矩亦如時文而宋尤甚但集中作篇幅多長

此東萊少作一明張溥歷代史論自漢迄元每一帝 故淺顯易尋

作一論又取通鑑紀事本末每一事作一論大率每

首三百餘字簡練涵蓄詞采斐然而邊幅迨小筆勢

整齊論中將本書本事彙括約舉隨讀隨解便可知

史事大段此書本為初學熟史而設學儻於經畢讀古文時他古

文之外將此二論讀熟再以史事子史語命題使作

論自然汨汨其來下筆不能自休一二年後即兼取

時文讀之雖大家名稿不至眩駭至於淺薄塾課考

卷更將俯視之矣又一年後試為四書文竟作全篇

下筆必已可觀半年入格一年即工豈不勝於鑽仰

明文傳薪咀嚼小題折字者哉此似迂緩法實簡捷

翰軒語語文

四 慎始甚齋叢書

法也為塾師者蓋以此法試之先學論而後為時文 先學雜體詩而後作

試律詩其 致一也不惟此也弱冠以前未嘗學作古文弄翰

屬辭止從兩句破題三行起講搜索而起異日成就

後即欲放筆為直幹束縛終難解脫前明及近世古

文名家費盡學力似仍不脫時文氣格少成習貫之

言賈生豈欺我哉

忌墨守高頭講章

四書朱註最精最顯澄懷觀之何語不瞭合講體註

之屬腐陋可惡令人汨沒性靈世斷無通經博覽之

人而不能解朱注者為時文計止有四書匯參蒐引

頗多可看然必理頭鑽研亦不必蓋不通羣經決不能通四書不特匪叅雖讀盡宋人語錄無益也四書釋地國朝閩鄉黨圖考國朝江永著二書宜看近人四書經注集證亦好

四書一編為羣經之綱維萬理之淵海今世學人其識解趣向大率皆自講四書學時文時開之先入為主則終身不能自拔夫專抱講章作制義不過終身無佳文若誤認講章之理為即四書之理將使天下無人材矣

忌濫調此類近年場屋久已厭棄不用此類解不知尚以為入時花樣耳

五 慎始其當嚴書

習俗濫調令人憎惡大為全卷之累茲舉童試最習見數條懸為厲禁講首一理之所口也一理之所口其口口乎正不得謂云云起講資主兩扇講下不然何則夫人必明乎云云理有淺亦有深其淺也歐哉其深也凡事論之以情不如論之以理後比情也幸也會心之下別具深心開嘗觀一鄉一邑之閒洋有鴉其格之萬不至情亦知雖然猶有說我儀岡之三排四排空語轉述他人語亦不宜通篇翻作有語氣者更不可

忌奇格偏鋒如無故分兩大批三大比或前後四比之類及不守正解

忌以雙字湊合成篇如操修請力魁皇圖維糾皮刻厲敵為念慮之類通篇並無真意止

此等字面湊成此近二十年來陋習

忌不可解

文以通體能用白話解釋者為上時墨之病貌似圓滿鏗鏘而模糊填塞凌雜無序種複合掌使之自講必然箝口此山無真理真意之故名稿名墨必無之

忌妄援一經作柱

時俗惡習無論何題動曰詩教易教號為專經實則支離滅裂無理取鬧不特有妨文體實為有害經學所宜痛絕

忌詩賦語後世語

六 慎始其當嚴書

時文自有體裁更事可苞孕不可明寫使者所選江漢炳靈集才氣雖富理法尤密且皆是相題行文引用切當不宜誤會買積還珠致傷文體

舉業家忌揣摩風氣

揣摩風氣者迎合人意變道逢時之謂也鄙夫行徑君子不為為人為文理豈有異乃舉業家視為固然

父師以此望其子弟直如陳咸之父教之以諂可羞可怪況試官多矣科目新舊不同嗜好亦異即欲迎合其又焉能豈知主司選卷遇脫俗者則刮目欣賞見陳陳者則頻蹙作惡乎應試文字但求不僻不怪不悔不踴足矣華實兼備不患莫已知也戰國策揣摩字義出

於鬼谷子其書有揣摩篇謂鈞距窺伺如孟子所謂言餽者也

一試律詩

宜工不切不莊不雅不率不泛不雅不腐

詩之上乘自以雄渾超妙為善然初學豈易語此且

場屋試律自有體裁先求動中規矩方可言神而明

之

宜讀古人詩

初學宜先讀唐宋古今體詩且學作之再為試帖事

半功倍但就尋常景物命作五言短古七言絕句此令其胸中稍有詩情則不以試帖為苦

本務而實捷訣也

杜詩云詞林有根柢時文試律何獨不然唐試律外

翰軒語語文

七

慎始甚密叢書

庚辰集必須先讀以取氣韻此皆博通名手所為故

典核樸雅時議共拙非也自不解其典實不知其用

字所出耳知者但覺其妍雅紀氏唐人試律說近人視為先進禮樂然不可

不覽

七家詩宜善學

川省此詩盛行無人不讀無人不學此詩才調誠佳

迥異庸俗而其中每有老手顏唐之作不善學之者

不免遂有纖佻不莊粗獷叫囂之弊此病甚深亟宜

戒之凡學古者取長棄短為要

宜看館閣詩

謂近二三十年中館閣人所作或專集或選本如同館詩鈔之類

體格未必甚高氣息卻甚平靜字句必求妥帖此為

應試正宗試律一體其源出於唐人試律創此體時

即是如此體裁也

忌用語助語詞

此病川省最甚從古試律無此體式雜體詩亦罕聞

或有之不可以訓謂為或乎也及而字其字之類而其等字為語詞

忌輕佻不莊

迂腐固不佳纖佻狎媒語尤忌校文者見之最為刺

目

忌用疊字

如重重點點上句花月下句月花之類

忌不對

虛實輕重字而門類務宜銖兩各稱此所謂律不可

畧觀大意便謂支對停妥纖巧假借則亦不可

忌破題太緩

近今詩律題字宜起二聯點畢一句五字中不宜全

用題字俗名罵題

忌用古人全句入詩

犯此病者最多不知何人作俑古無此體

一賦

翰軒語語文

八

慎始甚密叢書

宜相題製體

或古或律須視其題擬古者宜用古人元賦體平正板重題宜律纖小詠物題可律體或擬六朝體博大頌題及詠古有大議論題可古可律

試場賦於法得用古體然古賦竟是博學人著作之事應試者先求工於律賦可耳即間有合用古賦者止可如作楷臨摹法帖上者取其氣韻而合以規矩下者摹其形模而去其駭俗較於應試為宜然此為考試言乃萬不得已之論非為著作學古者言

宜讀古賦

翰軒語語文

選賦六朝唐賦皆必宜讀律賦之有唐賦猶時文之

有明文也

導初學立基址者讀律賦必以集最平正賦則學古亦同

體究源流者宜七十家賦鈔最高雅張惠言編行賦鈔箋畧解

題注典類為詳核亦好

名家賦宜善學

國朝賦家大手筆最多才力實勝唐人不善學者

恐致堆垛氾濫之病吳祭酒錫賦及鮑桂元陳流

三家賦皆為近時名家京師有合刻本可學此外選本不拘

一格但看其有書卷而不笨滯格調整齊而押官韻

穩者即可學如坊刻插花窗少嚴賦之類不必學

忌篇尾作歌

六朝小賦間有之場屋效顰既為不莊又嫌率爾選賦篇尾或曰訛或曰頌各有體裁不得藉口

忌通篇四字句

古人間有然施之律賦短促傷氣宋廣平梅花賦乃宋人偽作耳前人已辨之舒元與牡丹賦中六字句仍不少

忌濫效騷體

此間試場此體實多無病而呻最為無謂

翰軒語語文

忌每段四六聯太多

多則重腿滯塞若以唐法論之每韻中四六隔對止宜用一聯今難如此深論但不必過多耳

近代名家賦中一段往往有三四聯四六者實皆非法讀書嗜古洞悉文章流別者自能知之

凡擬古詩賦及論皆宜頂格書寫蓋試卷低兩格寫者為頌屬擡頭而設既代古人言語自無擡頭何低

格為至於擬古題竟有末段頌屬者太迷謬不足論

拊舉詩賦中習見易誤字五方所同者不備論 杼無平 茗無平

跳無平 禪無平 酩無平

528 974

平仄舛誤字如賞仄賞罰償平頤仄頤頤平傾平傾覆訊仄
訊平訊詢平詢具仄具備俱平聆平聆應仄應教平教實仄實
政令仄實發號施令騎平實車騎萬騎量量平實器量
漫漫平仄兩音紹仄占占平占攘平攘攘平攘除平
平平撼仄撼撼仄撼撼仄撼撼仄撼撼仄撼
敬仄敬嗣仄嗣

意義相混字如尤尤過也猶猶尚也盍盍何不何何詰問卻卻
同隙同隙晉晉卻卻退退也却却也也斷斷承承直直耶耶疑疑惑惑不不定定辭辭讀讀模模
大夫大夫姓姓卻卻正正字字也也結結束束即即芒芒刺刺廉廉廉廉偶偶堂堂簾簾
韻韻摩摩韻韻東東從從非非說說從從日日非非惟惟從從佳佳忍忍半半
俗別無本字如盧盧從從非非說說從從日日非非惟惟從從佳佳忍忍半半
輜軒語語文
士
慎始基齋叢書

譌作陽右半譌祀不從

鄙俗語如詩賦中最喜用世界花花四字不知出何
典記鄙俚已極又如堪誇行為闊論者邊一箇等類
亦俗甚

一經解

此非可以文字論者通小學通漢學以後再言得失若
僅讀坊本五經者應試時不必自占此科小學謂六書
非小學集註之小學也

一經文

以能發揚經義為第一必能原本注疏多搜古義淵奧

博洽訓詞爾雅方為入格若止墨守體註諸書其工拙
可不論矣必不得已僅以文勝亦必有古藻宏辭為佳
經文雖當恪遵御纂然別解異聞不妨蒐羅駁辨以為數佐

一策

沈約受策僅知其半朱買臣難公孫宏十不得一對策
談何易易不過平日見書多者學問有門徑者自能多
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此亦非若時文可以倉卒取辦
者近見坊間有十三經策案廿二史策案兩書引据頗
不為陋所言多是經史要領迥非宋人策料八面鋒之
比若肯常加披覽推類考究大有益於根柢之學近人

輜軒語語文

慎始基齋叢書

斯注困學紀聞黃汝成日知錄箋釋之類亦總之經文
好二書用處甚大即為對策計常看亦好

或可欺漢對策除平日多讀書外別無捷徑也

對策中前傳執事云云後傳士云云生云云此乃舊式

近今久不行用有干磨勘凡是欽定御纂諸書
年來並無編輯之書場內策尾多好用此

類書竟以屬之今日謬極以此誤事者多矣

古今體詩

此乃專門名家之學豈能數語盡之然試場考古必有
此體姑言其畧第一博覽為先畧知列朝詩家源流派
別方可言入門規橛一家稍有所得方能有佳處至其
法律門徑前人古題之解聲調之譜談藝說詩之作玉

屑金粉之編言之已詳此止可粗言其禁忌耳漢魏六朝唐宋

元明雖有升降厚薄之判然自各有佳處隨其性之所近學之不必是已非人

忌無理無情無事

有理有情有事三者具備乃能有味詩至有味乃臻極品數語雖約頗能該括前人眾論學詩者試體會

之新城王文簡論詩主神韻竊謂言神韻不如言神味也有事一條尤為切要特為標出

忌音調不諧

古詩自有音節平仄多讀自勿之俗師於律詩有一三五不論之說大謬古人五七律自有拗救法既目

為律豈有不論之理拗救之說亦甚繁如不能遽曉照試律平仄為之尚不致過差耳 古詩尤忌多有律句學四傑長慶體者不與

忌誤押通韻

古體詩可押通韻律絕之外皆為古體但俗本詩韻動曰古通某古轉某強分兩門已為無理且所謂通者並不可

据大畧本於宋吳棫韻補或雜据近人柴紹炳邵長衡之說今日作古詩者以專守官韻不用通韻為合法何也今之本韻即古之通韻也謂六朝至唐唐韻本二百六部此為最古韻書隋人原撰唐宋人修各

注同用獨用以韻狹不便試士唐許敬宗奏定同用經宋金元人四次

併省今合為一百六部宋丁度等集韻省去十三部金韓道昭五音集韻併為一百六十部劉淵平水韻又併為一百七部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又併為一百六部即今官韻故今日一韻中已兼古人數韻凡同用者已併為一韻如冬兼鍾支兼脂之虞兼模

之雖不如廣韻分析精密聲類清濁尚不大遠若再推廣必致歧誤諸家異說初學辨難折中必須講求小學讀過顧

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韻標準段玉裁六書音韻表

苗夔說文聲讀表方能貫徹原流通而不濫顧江九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平水韻乃金王文郁所撰併為一百六部與今韻同以無他證前注姑仍舊說

如必欲通之莫如稍隘稍嚴尚無大誤如東冬如支

微如魚虞如佳灰如真交如寒刪如蕭肴如庚青如

鹽咸此類皆今讀聲音相近而今韻部分相聯者通

押無害上去準此可通者不止於此說見後入聲部分身葛難

明姑言其畧屋沃覺通質獨物月通曷黠通屑獨半通質因初學恐難細剖令質獨用較妥藥獨陌錫通職獨緝獨合葉洽

通此參用顧江段苗四家說 有決不可通者如江

與陽也真文與庚青蒸侵也庚青與侵蒸也蒸與庚

青侵也元寒刪先與覃鹽咸也此類俗讀似近正音

迥別即使前人偶一有之或是方音或本非韻或是

錯誤皆不可藉口

如欲求通而不濫之理須知通韻有半部全部之別

輟軒語語文

三 慎始甚為難

輟軒語語文

四 慎始甚為難

今本之支韻半通微齊佳灰半通歌
通元寒刪 元半通真文半通寒刪先 先半通真文半
大半通魚 庚半通陽半通青有數字通蒸 尤半
通蕭有豪半通庚有數字通支 覃半通侵半通鹽
咸 此就經傳子史韻語唐以前詩文諸論推驗而
得此由今韻一部中併有古韻兩三部在內故一韻
之聲不盡同類 如元魂痕三部今併為十三元灰哈
叶故元可通寒刪先魂 初學如未嘗通說文看廣韻
痕不得通也餘倣此

何從辨析此一韻中之字就可通其孰不可通耶
文廣韻及顧江段苗之書則自能辨析之若徒向唐
宋人集中求其孰通孰否以為準式皆茫昧拘墟之
論所謂錄錄而權寸寸
而度推之必差者也

以上為作今日之古體詩言之也 今之五言古乃六
朝以後體七言古
輶軒語語文 五 慎始基齋叢書

乃唐人七言歌行體 若作學漢人五言詩古樂府古賦 此謂著
賦非試場 擬騷碑銘讚頌之屬則又宜知古韻 謂上
之古賦 擬騷碑銘讚頌之屬則又宜知古韻 謂上
秦漢廣韻尚未盡也漢以前雖無韻書而有韻證前
所謂取經傳子史推驗而得者 顧江段苗諸家說之
確有部份但較廣韻則寬矣 顧江段苗諸家說之
已詳凡樞擬漢以前有韻之文宜知之 宜用古韻方
覺妍 往往古韻同部今讀殊音作今日之古體詩押
之不叶仍不可用蓋音有古今在古人讀之本是一
韻故可用之詩歌即如詩經自有本音如以古音讀
自梁沈 今語音既變詩格亦殊若強用之豈能成調
徒致駭俗名雖好古實非通人也 如東與江支與夬
與歌魚與麻虞與

尤真與先蕭與九歌與麻陽與 古今音變大率漢
庚侵與覃皆古同部今異音 魏以前與三代相近六朝以後與今音多同此一大
界限也 此言大畧再區分之秦以前與漢不同初唐
篇廣韻漢書文 選之反切自明自唐有官韻字音至今遂不大變更
矣 清濁發微 亦微不同

知古韻非僅為詞章之用也乃小學經學之事也知
古韻則得古音 看古人多以此數字聯用為韻語可
矣 古音知古音則悟古義大抵先秦製字義由聲出義
於聲者十之八九至於 漢人詁經聲多兼義如音韻
假借純是聲同之字 近某字之義 此六書諧聲之旨漢學訓詁之要韻
輶軒語語文 六 慎始基齋叢書

書所以列入小學家者職是故也 若韻府禁下之類
韻學無關矣 審音辨韻其要不過兩語一曰以聲類相從之字為
別看此兩三韻中字偏旁多同音必相近即可通押
體相同之類蓋古人製此字時其音即從偏旁而得
此語極淺而極確乃韻書本原也但今韻合併批淆
須將不可通之半韻剔出之耳 如偏旁雖同今讀
不近者乃古今音遷轉遞變古人仍同讀同押也如
支尤之倫諷今異聲古同讀一曰以經傳子史韻語
為證 大率今韻寬於廣韻而狹於古韻若以廣韻
求古韻止有不必分而分偏於過嚴者斷無不應合
而合失之過濫者 有數韻實是一類者 若以今韻求
無一韻而雜屬類者

五百四十七

古韻則有可通者有當析者如東江寒刪古音本通
此一韻中之字古人卻分如支部虞部灰部先部
為兩三韻並不讀為一類不見廣韻無從講古韻也
不知古韻不能讀詩經易象先秦兩漢之書也

忌體製雜糅

古藻時調屢列同篇法語情言合居一簡是為出言
無章

忌好步韻

宋人此風最盛今人亦然此作韻非作詩也即使名
家為之亦無好詩止有一用試場限此體可
以規腹箭心思避讓舊耳

忌多用宋以後事宋以後語

輶軒語語文

七

慎始甚齋叢書

此自修辭要訣何大復諸人持此說後人誦之非也
論史事者不與

忌以俗為真以粗為豪

俗乃偏主性靈之流弊粗乃好使議論之流弊病蜀

中詩派似涉此
風試檢點之

忌狎褻亦忌迂腐

一為玉臺之流失一為擊壤之頽波左右佩劍其失
相等

忌纖巧

製題猥瑣屬詞尖碎為纖對仗假借比附細密

皆非大方所有如雜合格同文體全不全人
人名藥名之類尤為惡道

忌險怪苦澀

李昌谷詩乃零句湊合者賈長江詩乃散聯足成者
其去詩教遠矣古來大家無此作法其險怪不平易苦澀不條
達正其才短非其格高

忌陳熟落套

古人名手每傷生硬今世當家但患陳熟耳生硬猶
熟

忌貌襲古而無意

體製必當學古惟在有意耳明鍾譚詆七子近人主

輶軒語語文

六

慎始甚齋叢書

性靈變本加厲尤非性靈斷不可少但須
出以雅飾蘊藉耳

忌自譽譽人

如酬應詩譽公卿必曰韓范守令必曰龔黃將帥必

曰衛霍詩則李杜文則韓蘇之類受者滋愧作者失

言至於述懷自敘藉口杜詩自比稷契之語信口夸

誕尤為惡習

五古忌散緩塚積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節
句餽絕句忌剽滑各體之通忌曰言外無餘味

一古文駢體文

散文忌多虛字忌多長句忌一定間架忌
首段裝眉子忌腐語駢文忌合掌忌碎狹
浮豔語忌太熟尤忌太生忌輕剽
亦忌鬱石駢散通忌日時文調

試場策論用散文今通謂之古文對策間有用駢文者但不常有惟詞館應奉文字用之耳然駢散兩體不能離析今為併說之周秦以至六朝文章無駢散之別中唐迄今分為兩體各為專家之長然其實一也義例繁多殊難備舉試言其畧古文之要曰實駢文之要曰雅實由於有事雅由於有理散文多虛字故尤患事不足駢文多詞華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為盡美更有扼要一義曰不能為古文者其駢文可知不能為駢文者其古文亦可知 國朝古文專家倡於方苞姚鼐名曰桐城派則遠宗歐曾近法震川雖未必盡古文之變

輶軒語語文

九 慎始其基

然初學者由此入手甚好近時派近小說魏派近人刻歸方評點史記可看先求法度可觀再議神明 國朝講駢文者名家如林雖無標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學晉宋體此派較齊梁派唐派宋派為勝為其樸雅道逸耳取明王志堅四六法海 國朝李兆洛駢體文鈔曾燠選駢體正宗讀之可知駢文指歸總之文學兩字從古相因欲期文工先求學博空疏淺陋嘔心鑽紙無益也

國朝汪中張謐阮元董鑑諸家合駢散為一體實為高義雅言

梁劉勰文心雕龍操觚家之圭準也必應討究

一字體

字體宜正

惡俗字體萬不可令犯筆端坊刻正字學舉類之類可得大畧然必求其本則心知其意自能觸類引申舉筆無誤本者讀說文識小篆之謂也

字典古字斷不可寫

字一書其體例在網羅無遺不問正偽雅俗一概

收入多存而詳辨之非謂所收之字皆可行用唐宋

古篆半出俗師論愚者不知古學之所謂竟將字典

所存別體聚斂不遺書之試卷意在欺人其違乎格

式無論矣俗人所駭通人所哂非惟不雅俗又甚焉

輶軒語語文

三 慎始其基

近世通曉說文者又欲將篆書之筆勢改真書之點

畫豈知源流相因而體製各別中開尚屬隸書一關

全改合六書本義即如學者貴心知其意此亦賢知

之過也

書法宜學碑版

書法止是藝術內事四庫於論書者收入藝術部應試之院體書

士人自解求工蜀士擅長者尤多無勞勸導惟凡事

具有根柢書法不知碑版未能免俗唐碑為楷法埠

的所宜步趨如多才好學者能於唐以前碑刻博觀

得悟洞悉書法源流從此貫徹篆隸大可為誌經考

史之資 國朝金石家最多最精皆為此事有益經

史耳大約漢以前之款識碑刻其文字可以證經

以種史然此指當時所立之碑非謂法帖帖與碑有別文人嗜好不同各能出

博求深皆可歸於有用因書法而考碑版由碑版而

通小學考史事韓昌黎所謂因文見道政此意也

蜀中古刻頗多石質易朽著錄者多亡續訪者未聞

此邦學人若肯留意亦有功文獻之事也

好學者如肯學書小篆極佳此經學內事非游藝事

也惟止宜寫小篆說文所載斯不可寫鍾鼎古文彼

非豪素閒物不能仿為為之者謬也昨見書院諸生

法形若枯茲此事須臨秦漢碑刻碑不易得先學近

人劉石如篆書法帖屏幅亦可川楚皆有摹刻售賣

書法忌狂怪

凡事皆貴平正通達書法亦然惟不學人始以此相

詫拙書者乃藉此匿瑕耳即如李斯為小篆之祖而

遺刻兩石中規合度蔡中即為八分之宗其所書石

經雖再經摹刻規模終在而謹嚴工整篆隸如此楷

書可知其身心之放縱與否即此可見不惟真書草

隸變尚在真書之先若遂放蕩便為失體張素所為蘇文忠已議之矣

避諱字斷不可忽

翰軒語語文

三

慎始其端謹書

前代諱忌繁多嫌名動輒改寫 國朝法令寬大應

避之字並不難記今見鄉曲諸生屢屢觸犯大不可

也至 至聖先師諱動輒用入尤可怪詭不特違式

自誤且身在學校此而不曉可謂不知禮矣別紙條

舉於後

翰軒語語文

三

慎始其端謹書

河陽

盧 靖覆校

學究語第四 前三篇中人以下及鄉塾童蒙未能

五經四書宜讀官本 湖北局本江西南局本皆好成都局刻相臺五經新出尤好必不得已

左傳讀左瀾注中附有補正宜看不可讀句解

學生讀五經時宜隨時照註講解

坊間編造之書萬不可讀 村塾有此等書採摘五經編造成句以代讀經謬妄可惡

師以此授弟子者東家知之立即辭退

讀四書時可連朱註讀 免後日重讀大字與小註相開難記場屋害事此非讀書古法

然為作時文計不得不然

講四書宜用白話指實事道俗情 斷不可用空言腐語連類而及可兼說故

典數條

輦軒語學究語

一 慎始基齋叢書

讀周禮節訓儀禮約編亦勝於不讀

識字宜察字典不可憑字彙 既以訓蒙糊口字典必宜置一部猶農夫之耒耜也

字彙太陋不可據

小字默經大字臨帖

宜常與學生講朱子小學 湖北有局刻本

典故宜講蒙求集注 後唐李瀚撰有韻易記且書亦近古置之案頭較雅川省有版

王令十七史蒙求亦同

唐詩宜讀三百首兼古詩源 三百首約而精宜爛熟古詩源多歌謠童子所喜兩

本宜全讀坊行古唐詩合解不善

詩韻宜看韻辨坵文 前任提學夏路門翰林所刻校讐無誤詩韻看此一部斷不至出韻

集成合璧之屬雖有類典翻刻多譌

古文宜讀史記菁華錄 書止四本古文翼古文善本鄉省坊間多有

高下皆宜川

論宜讀東萊博議 開筆亦宜先作論

試帖詩宜看養雲山館試帖 詩不高然無流弊學此者應試不至以詩誤事七家

詩選其無拗體無粗語俗語者讀之

時文不可讀近時淺陋考卷糊塗墨卷 明文必宜擇讀入銘仁在堂時

文制藝約選考卷約選百篇彙選制藝蠶樞皆好未兩種川省有版

勿令弟子讀塾師文 無論不佳佳亦不可

初學作文須令自已講並將層次柱意自批於上 如此則無

輦軒語學究語

二 慎始基齋叢書

糊塗纏複合掌之病

課期作文不可禁繙書繙陳文 但不許鈔錄耳窗下枋腹場中亦然文何由佳

作課日所看之書更易記得

賦可讀律賦新機 市有名家賦不關中課士賦滿東湖

草堂賦有才氣

戒破體字宜看字學舉隅 案頭必須常置一編兼可看其楷法勿謂幼小先入為主

卷首辨似卷尾摘最要宜看

勿常解館 一年在館總須有三百日

勿以束脩多少為功之勤惰 孤寒不肯廢書者日後或竟有大成且更為可閱不

可存此鄙淺心

學生不率教止可戒飭罰跪勿重辱所以養其廉恥愚魯者尤不可過迫

萬不可早開筆早出考有似此者東家勿喜前篇已詳再申言之

翰軒語學究語

三 慎始基齋叢書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敬避字第五

聖祖仁皇帝廟諱上一字書口德升間用元字恭代然元德元

黃元鳥等字皆不可用 弦絃炫眩銜等字敬缺末點

率字亦缺點惟愔蓄齏畜等字不缺點 今恭之恭

从艸上半不得寫作厶其上从厶下从攴者別是一字

卽兩諱字相竝義同黑也今音滋古音與諱字同不可

用 牽字上寫作兩厶

下一字韓愈文其膏沃者其光口用煜字恭代 又从

火从畢之字詩口口震電字典作燿从日从華之字後

翰軒語敬避字

慎始基齋叢書

一律敬避

世宗憲皇帝廟諱上一字詩永錫祚口用允字恭代然祚允允

征等字皆不可用 酌字亦不可用消字敬缺厶旁亦

不可用

下一字左从示右从真用禎字恭代 禎祥之禎別是

一字音義皆別不避 真字不可書作眞

高宗純皇帝廟諱上一字論語人能口道用宏字恭代然宏道

宏毅等字皆不可用 泓紉鞞字敬缺末點場屋不用

強弱字上寫作口不可作厶上半本是諱字 厶肱

紘宏閱等字不得缺末點

下一字書天之口數在爾躬用厯字恭代厯字本从厂

从林从止今从厂从林从山然厯象厯數治厯等字皆

不可用 試策公牘如有言及厯象者以術字或

厯字代之列朝史律厯志可但備律志 閱厯

仁宗睿皇帝廟諱上一字詩口口印印無恭代之字敬缺頁旁

末兩筆然口若周口等字皆不可用

下一字書宏璧琬口無恭代之字欽奉

諭旨改右下火字作又然琬口翠口等字皆不可用 單用炎

字及談淡偏旁音義各別不得改炎作爻

翰軒語敬避字

慎始基齋叢書

宣宗成皇帝廟諱上一字爾雅秋爲口天敬缺中點作昷

論旨然上字如蒼口高口下字如咸口康口等字以及加偏旁

者究不敢用 下字寫刻舊書有用甯字代者或敬缺

末筆从厶从心从皿行文改寫亦不可用

文宗顯皇帝廟諱上一字詩口口梁山 孟子弈秋之奕下从

井別是一字不避

下一字左从言右从宁無恭代之字敬缺末筆 當宁

締紵積貯延佇等字形近音同寫刻舊書缺筆作厶場

屋雖缺筆亦不可用

宗毅皇帝廟諱上一字爾雅唐虞曰口

下一字左从灬右从隸書之享後漢書及文選張衡思
元賦何道真之口粹分無恭代之字右旁敬避作言
从酉从享之字音同義近場屋不用 單用享字不得
寫作言緣諱字篆文非从享故也敦惇錚等偏旁皆然
孰熟等字不得寫作詵 郭字左畔篆文本非享字
更不可寫作部

身上御名上一字爾雅唐虞曰口

下一字左从灬右从書引養引口無恭代之字敬缺末
筆 恬愉神恬等字形全音同義近皆不可用 若止
用舌字者不宜缺

翰軒語敬避字

端慧太子諱上一字永不諱下一字左玉右連

仁宗睿皇帝面諭臣工避書作連然瑚連字仍不可用

至聖先師孔子諱加偏旁作邱古書有缺筆作丘者 公牘中

言及

圓丘大祀則不避並不必改寫然行文斷不可用此二字可以

郊壇南郊等語代之

孟子諱一體敬避

凡恭代缺筆及加偏旁者皆指寫刻舊書而言然奏

疏文移道及今日地名入姓者不便改字止可代寫

缺筆若江蘇江口府用甯字恭代江蘇高口縣石若
書作高山東章邱縣及邱姓者加偏旁之類若

三百六十六

應試命名及一應公牘私書非言地名入姓概不得
用若私家著述中有考辨傳引古書涉及諱字者代
寫缺筆或作一方空如上式 至聖諱加偏旁
或缺筆

翰軒語敬避字

四

慎始其書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磨勘條例摘要第六

鄉會試

- 一試卷文理悖謬文體不正不遵小註章旨者黜革
- 一不諳禁例直書

廟諱

御名及

先師孔子諱者均罰停四科凡停科者舉人停會試貢士停殿試

- 一應擡不擡及擡寫不合或擡寫後塗改者照違式貼出中式者罰停二科

翰軒語磨勘條例摘要

慎始基齋叢書

- 一題目錯落未經改寫或遺漏全題於夾縫添註或真草篇數不全或顛倒或全然不對或五策謾寫全題凡曳白越幅及添註塗改全行漏寫並添註塗改過百字犯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三科

- 一卷中有空白犯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一科
- 一脫寫題目改寫跳行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兩科
- 一草稿未寫全題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一科
- 一草稿越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一科
- 一草稿模糊辨認不清者罰停一科
- 一草稿非全然不符而脫落太多者罰停兩科
- 一添註塗改字數添改者罰停兩科或漏一二處者貼出

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塗改字數不符在十字以外者罰停一科

一重寫添註塗改字數者罰停一科

一二三場均係改寫添註塗改字數者貼出中式者罰停三科

一四書文不得過七百字違者貼出

一試卷勦襲雷同者罰停兩科全篇鈔錄舊文倖中者黜革

一文中字句疵謬重字書作兩點及引用後世事蹟暨書名並文內遺漏對策不滿三百字者俱罰停一科

翰軒語磨勘條例摘要

慎始基齋叢書

一詩內平仄失黏者罰停一科

一試卷內有書寫卦畫及篆體者貼出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墨卷謄真用行草書者罰停一科

一卷內挖補數字及挖補擡頭者貼出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試卷反寫及倒寫對策頂格及策題用大寫壹貳叁肆伍者均干貼例

科歲考按禮部則例科場條例增入

一試卷內不敬避

廟諱

御名及

先師孔子諱者均罰停鄉試兩科發學戒飭其有已經缺筆者

停鄉試一科仍發學戒飭

一試卷內詩少一聯者罰停鄉試一科廩生仍罰停廩餼

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多一聯者

同

一試卷內鈔襲舊文已補廩增者均革去廩增仍留附生

如係附生隨棚覆考仍均發學戒飭

一試卷內詩出韻失黏及字句欠妥者如考列三名以前

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生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

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複韻者同

輶軒語磨勘條例摘要

三

慎始其書

一對策不合口氣者如考列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

名以後者廩生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

罰停廩餼一年

一經文不滿三百字經文犯下者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

科四名以後廩餼一年

一詩策中應擡不擡策頂格者詩低三格者均罰停鄉試

一科係廩生仍停廩餼一年

一命題誤寫一字詩題漏寫賦得及限韻字策題書寫違

式者均罰停鄉試一科係廩生仍罰停廩餼一年

一草稿不全草稿曳白者罰停鄉試一科廩生仍停廩餼

一年

一鈔錄非全題文亦非全篇罰停鄉試一科

一詩句雷同罰停鄉試一科

一默經低二格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罰停

廩餼一年

一字句脫落錯誤草稿未寫全題者三名以前罰停鄉試

一科四名以後罰停廩餼一年

輶軒語磨勘條例摘要

四

慎始其書

沔陽

黃樹植校字
盧 靖覆校

勸置學田說第七

養民養士經傳恆言不養而教未之前聞夫養民之道豈能衆濟人悅惟在上者不奪其生理不擾其生計斯即養之之術也養民固爾養士亦然今日士多而貧即使書院義學寶興之屬百計培植猶懼不濟況忍重剝削之乎川省學校事體使者於所當爲所得爲者竭力圖之獨有一端蒿目疚心寢饋不適莫如新生覆試計較束脩一事曩年川省風氣新進謁師贄幣豐腆實緣生理富饒學額裕貴沿爲成例動必取盈常有一朝進學毀家大半負債終身雖甚孤寒亦索常例結費之券未割扣除之牌已懸通

轉軒語勸置學田說

一 慎始是爲善書

省習貫而視爲固然使者少見而駭爲怪事每至覆試之日終日旁皇如芒在背若操之過蹙則恐狡黠生童藉詞挾制若聽其遲緩更恐貪惡書斗逼勒孤寒操縱皆非無從亭決故使者不以晝夜考校不寢不食爲勞而以覆試日爲苦由衷之言有如曠日試思童生應試躡屣擔簦三旬九食欲謀一館艱如移山終歲脩羊不供事畜甚者寄食無門徹履無下俸而獲雋安得多金卽或饘粥粗給而博一青衿遽責其破家棄產亦可謂忍情拂理傷心慘目者矣特是廣文一席自唐代以來卽號冷官束脩自行尙非在禮法之外若必并此禁絕何以自存送考辦公資糧

四百四十五

用度於何取之其富而好禮者自願致敬亦將不許乎且將令其籍案訛詐句結劣生屬託公事因以爲利乎夫校官子弟亦望遊庠諸生之家豈無司鐸何乃不平不怨惟務責人使者按部所到不憚嚴切禁戒多方督催今日諸校官固多能砥厲廉隅自甘刻苦然不肖書斗造言剔黷設謀串陷變怪百出又豈人意料所及尤可思者由今之道書斗利舞弊倖進者之一切從豐必致包苴申合無所不爲而陸續送覆隨棚帶覆單身補覆下屆補覆諸弊終亦不能禁絕頂替鬻販百弊伏焉試事安望澄淸真才安望吐氣此川省積年之痼疾已然之明事皆士類所目擊

轉軒語勸置學田說

二 慎始是爲善書

之身受之益扼拊心而歷歷言之者也若不思一兩利經久之方仍爲本省師生終古之累今日止有一策汝等可自爲之川省尙稱殷實各州縣公局義舉款目甚多士民樂善急公捐施恐後夫四民以諸生爲翹楚地方以讀書人爲元氣此之不講好善何爲若得各處紳宦糧民感發集議公捐一畝置買學田計其三年收穫之租足敵兩考束脩之數各學豐歉不同須就本處歷屆情形酌議之 分年勻給送考時酌加資斧如此則道部著事者卽不取進後限定止以千錢爲費一切書斗小費認號轉案補廩幫增出貢舉優報了起復錄遺諸費取辦於此陋款概爲滿除士民定議於下

四百七十五

後稟請長吏督率行之官吏勸捐則滋弊由本州縣詳

立案立石永永不得變革若不能籌此買田巨款者或每

年仿照他項公事之例酌議定數按年捐助或別籌他款

取息給用惟地所宜不必一轍其瘠土狹鄉不能辦者聽

之不願辦者聽之倉卒不能辦者徐圖之通省辦則通省

之士林利一縣辦則一縣之士林利斯則貧士不病冷官

不饑諸生寬然無累然後可壹心而讀書學師廉介無求

然後可抗顏而訓士豈惟庠序之樂抑亦化導風俗之源

也夫川省公舉之費亦多矣然飽於棍徒衙蠹不如飽寒

賧之為得也三費局之設誠善矣然恤捕衙恤汎官不如

輟軒語勸置學田說

三 慎始甚要書

恤學師之為尤要也三費大是善政如或吝財惜費則更

有說以喻之要知富室大戶孰無子弟孰不望其成名既

有公款則異日子弟入學不致受無名之抑勒費無益之

膏吻就云自謀亦復甚善縱使家無儒士可決其後必昌

旣擅樂施之令名兼獲濟物之美報况此日之孝秀即他

日之搢紳此日獲助於鄉人他日必思造福於桑梓無往

不復更非他項捐資所可同年而語者也如校官者雖非

本縣人士要是同省寒儒即云於彼有益亦是楚弓楚得

並非波及局外此舉在他省則甚難在川省則甚易在他

省則可緩在川省則甚切此者南川縣令文昌黃君際飛

即持此議設法勸捐有志竟成置買學田千有餘石計其

所入足與往歲相當章程皆與右所說同前年歲試招覆

時師生同歡確有成效黃君之賢能愛士南川士民之好

義知本使者敬之獎之願通省百六十州縣效之若欲查

照南川縣辦法者准赴語云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使者

庸愚不能別畫一養士之策敢以此一隅小補之言進可

乎

輟軒語勸置學田說

四 慎始甚要書

海陽

黃樹楨校字

肅 靖撰校

文
房
約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六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文房約

新安江之蘭含徵著

約者檢束也。有誠之之義焉。焉用誠。蓋窗明
几淨。筆墨精良。中有幽人。探蹟索隱。含英咀
華。或師友敦學。或獨寐寤歌。頤生則閉息反
觀。遣懷則解衣磅礴。安可有韻之實。敗意

文房約

之事。即作文房約。

談市井

居闔閭之中。爭錐刀之末。五都駟儉。掉其三寸柔
舌。招致柔備。喋喋利口。固其安也。文房何地。語亦
如之。則所謂敬業樂羣。爲何事乎。凡我同人。先須
革此。

競綺麗

衽褐不完。捉襟肘見。士志於道。頗能安之。彼衣輕
策肥中紺。而表素者。對之反有慚色。又何必金玉

其外而敗絮其中乎。

狼藉文史

牙籤錦軸。充架盈筥。誰甲誰乙。信手拈來。雖李清
照。敏慧過人。當亦置放有序也。何物沒字碑。強稱
檢閱。未及終篇。拋擲而去。真俗不可醫耳。

雅器位置無次

語曰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言其有
倫次而遠穢也。一室之中。則有竹几。經牀。藥爐。茶
籠。一案之上。則有子墨。楮卿。膽瓶。雀硯。務令頓措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六

二

二集

得空拂拭精潔。不然則龍池生壁。蝨虎子養溪魚
之謂所不免矣。

碁畢不斂子入奩

中郎以圍碁爲坐隱。所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稽
古之餘。偶一及此。亦非文房之所厲禁。獨是對壘
不終局。或碁畢不斂子。此皆呼盧博塞。惡負喜勝
者之所爲。吾無取焉。

對花不煮茗

詩書涵聖脉。草木棲神明。一草一木。當其含香吐

艷倚砌臨窗。真足賞心悅目。助我幽思。亟宜烹茗。頂石花悠然飲啜。反此者非。

鼓琴不焚香

刺船入海。吾師怡情。動操揮絃。文王在目。琴固聖人之樂也。爐香馥郁。則縹緲餘音。隨篆烟而圓鼻。若草率從事。是王門伶人矣。

不滌硯

端溪龍尾石。多瑩潤。若不勤加洗滌。是西子蒙不潔也。以之作書。則春蚓秋蛇。動成滯滯。以之作畫。

種丸藥書

文房約

卷二十六

三

二集

則薄霧輕烟。末由蒸染矣。

飲佳茗不盡及漱

扶輿流瀟。往來于奇峰怪石間。結成佳茗。故幽人逸士。紗帽籠頭。自煎自喫。車聲羊腸。無非火候。苟飲不盡。且漱棄之。是又呼陸羽為茶博士之流也。

飲酒至吐

酌酒罵座。已是可憎。若狂飲至吐。則胸中奇文。俱傾并瀉。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不顧而唾

九天飛唾。珠玉隨生。喻文之佳也。非唾也。不知其然。尤而效之。十斛灰不足洗其胃。

唱弋腔

文思清苦之時。良朋雅敘。酒後耳熱。唱子和汝。亦足以適。至若拍板門槌。大家警譚。顧曲周郎。聞之却走。豈復辨其移宮換羽哉。

下象棋

夜聞碁子聲。丁丁然。東坡居士不喜圍棋。且問聲而喜。若象棋則牧奴販負。環聚喧闐。教以走車。禦卒。其人其技。直當與擔糞比肩而數也。

種丸藥書

文房約

四

二集

粘物不拭案

不拭案

則觸污經史。且招青蠅。斷不可也。

用字紙包裹除穢

六法既備。體象無遺。莫尊乎字。觀等音反切諸義。悉本天地自然。聖人因而指示。倘不加珍惜。是不畏天命也。况用之包裹除穢乎。

喫烟噴人而紙煤四擲

烟之性味。本草所不載。不知昉于何年。今則遍滿

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賓朋醜會雲霧塞空。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召集女客。不設簾箔。觀劇飛觴。二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嘗後進。一如妓童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之。無所顧忌。噫。瀾遠大度。東世幾同韓熙載矣。夫衆醉獨醒。爲千夫所指。亦殊不必然。文房雅地。喫烟噴人面。亦不可也。紙煤四擲。則又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矣。

掛工書

種人書 文房約 卷二十六

五 玉集

五日一石。十日一水。非工于書。工于神也。今人求工于書。則金碧輝煌。燦然奪目。不曰十洲。即曰小李。售贗鼎者。接踵其門。此鬚人之技。于文房奚宜。

捫爐

赤手捫爐。則生螺紋。且損精采。

畫棹

無紙可書。不難多種蕉葉。何必塗鴉在案。豈欲如右軍之興。到筆隨龍蛇滿几耶。

折花

芝蘭玉樹。生于庭堦。不知費幾許栽培。折而傷之。定非韻士。昔折花詞云。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窮邊。斜因花及人。非真情花者。

聽鼻書聲

善讀書者。聲調抑揚。紙窗竹屋。風雨淒然之際。聞之心形俱寂。躁氣全銷。若鼻氣不利而強効齧。即謝東山作洛生咏。所不取也。

文士習氣

香齋主人嘗贈友詩云。可怪讀書庸。滿面之乎。

種人書 文房約 卷二十六

六 玉集

字不若商賈人滿腹。江湖事習氣可乎。

足恭

雖抱鼓折磬。有似於迂。至于脊下尻高。而爲旁觀所恥。則又大不可也。

惹

近憂遠慮。在集木臨谷者之所不可無。然窘若拘囚。無瀟灑趣。雖天機開發。文興勃然。亦因之而中阻。矧能怡情悅性。探元珠于赤水乎。終當戒此。

大元海運記

大元海運記卷之上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至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然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逮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海上

世祖皇帝至元十九年初命上海總管羅璧張瑄朱清造海船六十艘募水工同官軍自海道漕運江南糧四萬六千餘石明年三月至直沽從丞相伯顏所言也伯顏丞相奉旨取宋既得江南而淮東之地猶爲宋守乃令張瑄朱清等自崇明州募船裝載亡宋庫藏圖籍貨物經涉海道運入京師又命造鼓兒船運浙西糧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般至淇門入御河接運赴都次後剋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接運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及剋開膠萊河道通海僨運至元十九年太傅丞相伯顏見襄河之僨運糧斛前後勞費不貲而未見成效追思至元十二年海中般運亡宋庫藏圖籍物貨之道奏命江淮行省限六十年日造平底海船六十隻聽候調用於是行省委上海總管羅璧

張瑄朱清等依限打造當年八月有旨今海道運糧至揚州羅

璧等就用官船軍人仍令有司召顧梢碇水手裝載官糧四萬六千餘石尋求海道水路航行海洋沿山求嶼行使爲開洋風汎失時當年不能抵岸在山東劉家島歷冬至二十年三月經由登州放萊州洋方到直沽因內河淺澁就於直沽交卸

海上

十九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漕運江南糧仍各置分司催督綱運以運糧多寡爲運官殿最中書省契勘南北糧餉國之大計前雖曾僨運虛費財力終無成功蓋措置乖方用人不當以致如是今大都漕運司止管淇門運至通州河西務其中灤至淇門通州河西務至大都陸運車站別設提舉司不隸漕運司管領揚州漕運司止管江南運至瓜州至中灤水路綱運副之押運人員不隸漕運司管領南北相去數千里中間氣力斷絕不相接濟所以糧道遲滯官物虧陷失誤支持所係非淺比以省臣奏奉旨京畿江淮設立都漕運司二舊官盡行革去其江淮漕運司除江南運至瓜州依舊管領外將漕運司官一半於瓜州置司一半於中灤荆山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要運糧二百萬石到於中灤取京畿漕運司通關收附申呈揚州行省爲照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仍將中灤至淇門河西務至大都車站撥隸本司管領其漕運司官一半於大都置司一半於中灤淇門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

歲須要運糧二百萬石到都取省倉足數抄憑申呈戶部爲照
每歲十二月終省部考較運及額數者爲最不及額數者爲殿
當該運司一最陞一等三歲任滿別行遷轉一殿降一等次年
又殿則黜之都省移咨揚州行省欽依施行

二十年六月王積翁議開挑河道漕運江南糧石丞麥朮丁等
奏王積翁言亡宋都南京時每年運糧六百萬石如今江南糧
多若運至京師米價自賤以其說奏有旨命臣等議蓋運糧之
事惟廣輸運之途今止是中灤一處漕運儘力一年惟可運二
十萬石近者阿八赤新開一河又前奏准令奧魯赤經由濟州
開挑一河又黃河迤上有沁河可以開挑一河遣人相視具見

海上

三

畫圖今脫忽思進呈如此等河道一一成就則所運糧數自多
上曰朕覽圖宜如卿所奏 是年八月以去歲初試海運暨諸
河運總計所至者糧二十八萬石丞相火魯火孫參議禿魯花
等奏去年伯顏會言海道運糧火魯火孫省官令試驗今日揚
州以船一百四十六運糧五萬石四萬六千石已到其餘六船
尙未到必是遭風來者又言此海道初行多不曉會沿海來去
紆繞遠遠今海中間有徑直之道乞遣人試驗又奏阿八赤新
所開河道二萬石有餘糧又東平府南奧魯赤新修河道三萬
二千石糧過濟州內五千餘石暨御河常川備運河道糧總二
十八萬石俱已到餘糧逐次將至奏旨稱善 是年十月禁運

糧軍人及綱運船戶擾民不便條制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北
淮東道提刑按察司言切見漕運司運糧軍人并綱運人戶率
駕糧船於揚州淮安運河要路故意阻塞河道將脚板兩邊探
出不通客旅往來間有客船欲於糧船兩邊經過或是船梢誤
衝探出脚道板或客船桅篷高低牽繩長短誤相牽挽不曾挽
動分毫浮動物件運糧軍人分布用篙將客船攔打或將客船
篙棹蘆席桅繩等物搶奪但去遮護便將客人行打及於兩岸
居住村坊店舍人家處取要酒食強打豬雞但有推阻衆人便
將百姓毆打百端騷擾爲此令淮安運漕分司講究得運糧軍
人俱係江北兩淮撥到漢軍并新附軍人諸翼輾集撥成一運

海上

四

俱有管軍千戶總把百戶人員管領押運時暫漕運司勾當并
和顧運糧船戶亦係諸路顧到已有差定押綱官員但遇散軍
或船戶擾動行船客旅及岸上居民除將散軍船戶對證是實
取訖招伏痛行斷罪外將押運正官取勒約束不嚴招伏斷罪
似望易除民害本司參詳如准淮安漕運分司所言事理禁治
實與民除害若不嚴行禁約切恐當路人民不能居止道路蕭
條深爲不便除已移牒江淮都漕運司遍歷經行漕運分司去
處榜諭依上禁約外本臺參詳行御史臺咨到約束運糧軍人
并船戶不得阻塞道路擾民事理是爲允當又擬本臺呈山東
東西道提刑按察司言照得本司於至元二十一年月日不等

十次甯海州并淄萊路牒呈海州運糧過往行船梢水蠻軍計一十五起動經聚衆百十餘人各持兵刃劫掠良民打奪財物及將所運官糧自相般奪等事除已行下合屬行移捉賊外本司切詳山東瀕海地面土廣人稀地形險惡未曾收復亡宋時其瀕海去處在前有東路蒙古漢軍都元帥也速解兒管領軍馬行營種田并有守把海口壯丁軍人屯駐以備不虞削平亡宋之後前項軍民遷南即今前項海道與迤南諸蠻相通其間遞軍貢物過往行船梢水軍人不時聚衆下船侵害良民劫掠人口財物即便上船開洋去訖陸路不能跟捉又巡防弓兵數少難以禦備兼瀕海去處田野寬廣合無量移軍人置立屯田

海上

五

以備不虞實爲長便於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本臺官大夫玉速帖木兒中丞阿剌帖木兒崔或侍御禿剌帖木兒啓海道運糧軍人來往經過海邊郡邑居民多被騷擾今與省院官一同商量如何鎮壓從便舉行啓奉皇太子令旨允其所請送戶部就與刑部一同講究得如准臺呈似爲便當所有運官押綱官用心約束軍人船戶不致擾民者緣係職分當然難議優賞外據量移軍人於瀕海去處置立屯田鎮壓事理合從樞密院定奪都省准擬移咨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及下戶部行下合屬依上禁治劄副御史臺照會去訖軍船短般前來准合路交割綱運自江南呂城軍船運至瓜州一節令江淮都轉運使

司別無約束外據瓜州運至淮安路短般糧船係是隨路撥到漢軍新附軍人使駕官船往來般運今議得自瓜州裝起重船三運兩運三四運前後相序行程專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往來催督及監視有無擾民之事每運頭船并未尾船上各插白旂一面書寫運官姓氏庶望被擾人民易認是何運次運官既立名旂亦懼連累知所警戒瓜州總司先取奏差人等須管往來催督運糧疾早到來淮安不致遲滯及監視運官約束軍人毋得阻塞河道如遇客船兩相趨過不致阻當客旅行程及不致軍人毆打客船搶奪諸物不得於岸上村坊店舍百姓之家取要酒食強打豬雞毆擊良民如有違犯軍人差來奏差親

海上

六

見者奏差隨即約會運官即將擾民軍人捉拿痛行斷訖別取運官鈐束不嚴招伏先行入遞申來淮安分司如運官私下不伏招取仰奏差人具由申來奏差前後催綱如不親見擾民者但有客船或到村坊店舍須管詢問百姓如但曾擾民者奏差等抄寫百姓某人被那軍人或奪訖物件或取訖酒食或打訖豬雞或打傷某人即令百姓當地官司呈告申覆本官上司移關淮安分司奏差隨時前來運官處說知挨問擾民軍人隨時依例斷罪如運官不肯依例斷治仰奏差一一申呈淮安分司等候糧運到來淮安隨時挨舉除運官已將擾民軍人船戶痛行斷治約束不嚴招伏隨時依例斷治外據奏差察知或各路

官司移文前來擾民公事將擾民人鎖索監收到擾民處所對證是實量情斷罪訖仰奏差人等備細申覆瓜州總司等候把總運官并各翼軍官到於瓜州取勒運官并各翼官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行究治招伏依例斷遣施行如綱運到來並無申到擾民公事取要奏差運官重甘執結以後却有事發擾民者依下項條款斷罪今約量定到各罪名於後 受宣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所轄軍人因毆傷致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雖將軍人嚴行斷訖本官取訖招伏初犯笞七下再犯一十七下三犯呈省定罪如親見軍人擾民不爲斷治者與部領軍人擾民同如約束

海上

七

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不行斷治或因事發露者初犯笞一十七再犯二十七三犯呈省別議 受勅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所管軍人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或縱令軍人擾民者不爲用心體究不行究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宣官員凡罪加一等 受省院劄付帥府諸衙門劄付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船戶不嚴致令擾民者并縱令擾民者不爲斷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勅官員凡罪加一等 本司奏差但有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因事發露者除軍人軍官依例斷罪外據奏差人等初犯二十

七再犯三十七三犯罷去知而不舉或看覷面情受錢物酒食不舉者量其取受輕重斷罪追錢並行罷去 淮安路卸訖空船回去時淮安分司先取訖運官不致違犯執結亦差奏差一名取不致看循須管盡心執結乘坐站船隨船催督疾早到瓜州復運及監視運官鈐束軍人亦如重船一體行事但有違犯並令瓜州總司斷遣

海上

八

和顧民船長運直到中灤并利津交割綱運 瓜州裝起中灤濟州長運綱船俱係和顧民船三綱兩綱或三四綱船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前後往來催督綱運監視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依前例取訖押綱官鈐束船戶不致擾民執結及取訖奏差重甘執結到來淮安分司隨時檢舉如有違犯將押綱官取招斷罪如是親見船戶擾民不行約束者與自擾民同及船戶毆傷百姓因傷致命或毆死者但犯罷職如遇河道淺澁去處若有賚奉都省行省明文許令各處添力盤剝牽拽者押綱官親賚省府文字更行移當地官司取索與本處官司一同斟酌可用車牛或船隻人夫盤剝者如當地官不行着緊應付雖應付不及用度者押綱官即申附近漕運司照依奉到都省劄付取本路首領官縣達魯花赤已下官員招伏就便的決無得多餘取要車船人夫亦不得經直拖拽車人船隻如押綱官不經由當地官司徑直拖拽民夫車船者或無實執

省府許令應付車船人夫文字不得騷擾官司取要如無文字
 取要人夫拖拽車船者此二項與親領船戶擾民同或多餘取
 要氣力者與約束軍人不嚴致令擾民同如約束不嚴致令船
 戶擾民者凡犯並與上項受省節諸衙門文字軍官同罪奏差
 約束亦同上例淮安分司開開將重船放入淮河分爲中濼濟
 州兩路隨即差奏差二員各隨本綱催督前去 中濼糧船淮
 安分司催到臨濠府已上係荆山分司各管催督自淮安臨濠
 府沿路但有擾民事理仰奏差人等並申荆山分司等候糧船
 到彼依上斷治奏差到臨濠府回來還司如但有不用心體究
 或受錢物酒食買告不舉者隨處官司行移淮安分司一例斷

海上

九

遣施行 荆山分司交割得上項糧綱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
 船催督前去及監視押綱官鈐束軍人毋令騷擾百姓直到杞
 縣中間如有違犯即與上項短船軍人罪同奏差等直申中濼
 行司候綱船到中濼時行司依上斷遣如有爭差不伏行移取
 發元委奏差前去對證依上施行 杞縣上流係中濼行司差
 委奏差催督綱船監視押綱官鈐束船戶無令騷擾百姓如有
 違犯直到中濼行司斷遣 中濼回綱空船三五運差奏差一
 員押回直到荆山交割荆山差人直到淮安分司交割淮安差
 人直赴瓜州交割如有擾民依例各處斷治 濟州利津糧船
 淮安分司差委奏差一員催督監視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直到

濟州漕運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仰奏差申覆濟州漕運司
 依上斷遣 利津回來空船利津分司差人押來濟州交割濟
 州差人押來淮安交割淮安分司差人前去瓜州交割如有擾
 民隨處依上斷遣 濟州漕運司交割到上項糧綱別差奏差
 催督監視押綱官前去利津縣行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申
 覆利津行司依上斷遣 議得合於應干糧船經行河道兩岸
 但有三家五家村店照依此條令瓜州漕運司盡行出榜曉諭
 百姓并軍人船戶通知及行移瀕河州郡如遇糧船到界更爲
 差官巡視 議得運官押綱官年終考較如有用心押束軍人
 船戶不曾擾民者合無量加優賞 是年十一月以海運可行

海上

十

議罷阿八赤新開河道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阿八赤新挑河道
 迤南用船一百九十四隻運糧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
 一百四隻內損壞訖糧五千五十一石外船九十隻該糧二萬
 三千九百九石凡糧之到者與已損者其數以聞有旨以問阿
 八赤阿八赤言比前者揚州所運其船不堅又沿海邊而行故
 多損壞非預臣事臣所將船五十纜失其四其餘當以風信未
 至耳省臣言阿八赤新開河口候潮以入所損甚多民亦苦之
 今欲造小船五百隻建倉二處上曰伯顏運糧之道與阿八赤
 所開河相通否對曰不通也阿八赤之言非實今春試行海道
 其船一百四十八皆已至矣其不至者七舟而已前有旨以其

事囑忙兀解今忙兀解使來言今用此道運糧爲船二百七十所失者十有九舟今皆得之矣上曰果如是阿八赤不必用忙兀解好人也俟其來使遵所用海道以行阿八赤新挑河可勿用是年十二月以朱清爲中萬戶易金符爲虎符張瑄爲千戶仍佩金符以忙兀解爲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有牌者除充丞相伯顏平章札散右丞麥朮丁等奏海運之事兩南人言朝廷若支脚錢請用己力歲各運糧十萬石至京師乞與職名臣等議朱清元有金牌今授中萬戶換虎符張招討之子見帶銀牌換金牌爲千戶忙兀解見帶虎符今爲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而帶虎符者爲達魯花赤上

海上

十一

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罷阿八赤河道以其軍人水手及船分與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右丞麥朮丁等奏幹奴魯忙兀解三次文書言阿八赤新挑河道損多益少漕運勿濟其水手軍人等二萬船千艘俱閑不用乞付臣等歲運糧一百萬石臣等前奉旨與忙兀解議用海道今已送糧回訖又朱清等各願送糧十萬又囊家緡孫萬戶請得此船與軍以充海運臣與伯顏丞相等議以阿八赤河道所有水手五千軍五千船一千付揚州省教習水手運糧餘軍五千水手五千就駕平灤船從利津海道運糧上從之罷阿八赤所開河是年十一月約束運糧回船軍人不

使擾民都省據臺呈爲約束運糧軍人船戶梢水擾民事理送戶部與刑部一同講究准臺呈禁治運糧船隻總押送官到河西務等處下卸糧斛畢往往赴都求仕別無理會勾當却令梢水人等不成宗伴縱意崎零迴還因而伺隙作過今後交割糧斛畢却將應管船隻令已押糧官總行押運迴還遇夜聚集一處停纜鈴束梢水不致下岸似望易爲關防每宗糧船各用顏色標記及大字書寫押運官職名容易辨認如遇下船般柴取水摘委有職官員新行管押梢水人等下岸事畢押還似望不致違犯令押運官拘收禁梢水人等船上夾帶隱藏槍刀弓箭

海上

十二

二十二年二月以濟州運糧船數闕命三省續造三千艘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自江南每歲運糧一百萬石從海道來者十萬石阿八赤樂實二人新挑河道運者六十萬石濟州奧魯赤所挑河道運者三十萬石今闕爾你敦等言濟州河道缺少船隻臣等議令三省造船三千艘准奏是年七月支運糧梢水口糧省准戶部呈利津海道萬戶府自江淮省起遣到新附梢水二千名合照運糧梢水例每名月支粳米四斗行下濟州漕運司放支

二十三年二月以征日本所造船給海邊民戶運糧平章阿必失哈參政禿魯花等奏忙兀解言修造征日本國船已完去歲

無人看守有泄爛者令阿八赤忙兀解同議分付海邊民戶運糧上是之 是年十一月海運船壞棄米者運官償之人船俱溺者免所陪糧於下年帶運平章薛徹干等奏海運糧四年凡一百一萬石至京師者八十四萬石不至者一十七萬石運者言江南斗小至此斗大以此折耗者有之又以船壞恐其沈溺因棄其米者有之固當賠償其人船俱沒者不知合賠否上曰沒於水何可使之賠又奏其合賠者差好人與忙兀解等一同教賠與明年糧一處運米上從之

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專領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萬戶府都漕運海船上萬戶府亦速爲頭與張文龍等勾當 平江

海上

十三

等處運糧萬戶府忙兀解爲頭與費拱辰張文彪等勾當 字蘭奚等海道運糧萬戶府與張武等勾當 徹徹都等海道運糧萬戶府與朱虎等勾當 二十四年正月始罷東平河運糧平章薛徹干等奏自江南海道經山東平新開河道所運糧船往來艱辛官未得濟乞罷之制可

二十五年增海運糧一百萬石丞相桑哥平章帖木兒阿魯渾徹里等奏往者奏奉旨每歲運江南糧一百萬石在後未足其數止運七十萬石今養濟百姓食用糧數多宜增運一百萬石制可 是年二月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丞相桑哥等奏以漕運糧斛舊設運司一兼管內外欺詐者多亦稽誤公事比奉旨分

置漕運司二在內者爲京畿都漕運使司在外者爲都漕運使司內欽奉旨命者一十一員祇受勅牒者七員從之 是年十月內外漕運分掌稅糧房照得兩分司掌事務 京畿都漕運使司於河西務置司自濟州東阿爲頭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壩河等處水陸躉運接運海道糧斛及各倉收支一切公事並隸本司管領 京畿都漕運使司站車赴各馬頭倉般運糧斛仰本司先將半印勘合支簿開發都漕運使司收管然後押印勘合關文開坐所運糧數分付押運官賚擊前去都漕運使司投下比對元發半印號簿相同都漕運使司亦同勘合下倉支撥交裝毋致刁蹬停滯就取押運官明白

海上

十四

收管隨即具交裝訖糧數行移京畿都漕運司使照會行下省倉依數收受仍釐勒押運官須要用心關防車戶般運交納如有短少隨即追賠數足及取押運官招伏治罪每十日一次各司具實交裝并到倉收訖數目申部呈省 都漕運使司凡支糧斛并船人糧馬料須要依例置立勘合號簿明白書填押印勘合文貼下倉放支非奉省部許准明文毋得擅自動支 京畿都漕運使司應管各倉分收支見在并躉運糧斛旬申月數目及應覲各倉挑倒糧斛關防事理仰戶部照例行下本司須要依例申部呈省仍令各倉每月一次結轉赤歷呈押毋致作弊違錯 若有該載不盡事理仰都漕運使從長講究申部擬

定呈省

二十七年十月賜海漕運糧官毳衣段各一丞相桑哥等奏自
江南海運來者薛徹禿字蘭奚朱張萬戶等萬戶及千戶百戶
今歲多用心力乞每人賜衣一領上曰南人愛毳段各賜毳段
一端令還

二十八年八月罷泉府司所隸運糧二萬戶府從朱清張瑄所
請也平章不忽朮等奏海道運糧朱清張瑄萬戶言往歲運糧
止以臣等二萬戶府自去年隸泉府司沙不丁再添二府運糧
百姓艱辛所有折耗俱責臣等乞見憐宜罷二府或委他人上
曰彼所言是止令二府運之又奏朱張二萬戶言或有疑臣等

海上

十五

者乞留臣等在此令臣之子代運上曰安用如此言止以朱張
二人運之是月併海道都漕運爲二萬戶府張瑄以驃騎衛上
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以驃騎
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中書省奏
准合併設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二處 一海道都漕運都達
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
漕運萬戶府事張瑄管領每年運糧以十分爲率該運六分本
府 正官六員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三員
首領官四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兼提領案牘
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令史六名 通事一名 奏差六名

合屬鎮撫二員 千戶三十三員 至元二十九年分作八

翼 慶元浙江翼 江灣上海翼 青浦翼 崇明翼 許浦

沿江翼 大場乍浦翼 青龍翼 顧巡下泖翼 元貞元年

併爲四翼 青浦江灣翼 青龍顧巡翼 許浦崇明翼 大

場慶元翼 大德七年再設六翼取知仁聖義忠和爲名 崇

明知字翼青號 青浦仁字翼紅號 許浦聖字翼花號 青

龍義字翼白號 大場忠字翼黃號 江灣和字翼黑號 百

戶三十三員 一海運都漕運使達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

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每年

運糧以十分爲率該運四分本府 正官五員 達魯花赤一

海上

十六

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員 首領官四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令史

六名 通事一名 譯使一名 奏差六名 合屬鎮撫二員

千戶二十七員 至元二十九年作七翼 殷武畧翼 朱

忠顯翼 陳承務翼 蔡忠武翼 朱承信翼 丁忠武翼

趙國顯翼 至元三十年併爲二翼 殷武德陳承務翼 蔡

忠武揚忠顯翼 百戶二十七員

二十九年二月海運水工每戶月給家屬五口糧免其差徭平

章不忽朮平章闍里等奏准海運梢工水手人等選擇堪用者

願備錢價如例給之每戶妻子以五口爲則與之糧免其雜泛

差役

三十年十月以朱虞龍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調香糯事中書省奏以朱虞龍降虎符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調香糯事別降印信設千戶一百戶三制可

三十一一年六月以軍四百守護河西務十二倉又調軍一千接江南新運 參政諳都刺等奏河西務沿河等處收貯米糧倉

厥一十二處看守軍人四百名如米糧發熟令軍人及斗脚人等挑到曝曬又奏海運朱張船隻自江南到時乞依去歲例調軍一千迎接鎮遏並從之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以歲豐海運止運三十萬石每石水運脚

海上

十七

價減為六兩五錢丞相完澤平章賽典赤等奏朱張海運往歲一百萬石或增其數亦常運之如值禾稼不收人民艱食海運多得濟寧懿州一帶迤東貧民多聚集時并高麗地數歲缺食亦仰此海運賑救今歲豐米賤若即海運切恐未宜去歲會計見在糧數只運三十萬石今年如上年例亦運三十萬石在先每石腳價鈔八兩五錢後減去一兩今糧食諸物比往歲尤賤腳價內再宜減一兩每石作六兩五錢又奏每年斟酌海運糧米數以十分為率張萬戶運六分朱萬戶運四分今朱萬戶言乞均分停運並從之

二年三月諭行省行臺諸司毋阻壞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

事聖旨諭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政院通政院行泉府司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管軍官管民官應管公事官吏軍民站赤諸色人等據中書省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告說漕運糧斛恐有阻壞乞降添力聖旨事准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運糧其間諸衙門官吏人等不得擾攪沮壞如此曉諭之後沮壞者罪之運糧官吏等不依體例行事甯不知懼

大德二年五月以海運所頓香糯布囊完好者於下年復用中書省據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朱虞龍呈每歲海運上用細白粳糯并鼠耗附帶該一十一萬六千五百石合用夾布袋一十一萬六千五百條每條該布一疋每疋官價不下五兩計該中統

海上

十八

鈔六千餘定針線不在其中和買布疋之時府司州縣無過分派鄉村動搖百姓是雖和買布疋須每家俵散成造如此動搖十萬餘戶方得完備裝運到都止將糧米支持其上項布袋仍於醴源倉八作司太倉收頓別無用度日漸不無損壞今卑職參詳每歲起運上項白粳糯米糧船戶每石破耗三升明該是貼補折耗米數合於正糧布袋內添搭盛貯一體裝運不須別給布袋外據正附糧米合用布袋若於醴源倉八作司太倉等處累年積下數內分揀勘好數目差官比及二三月間迤南裝糧之時先於裏河裝載前去江浙行省交割於內間有損壞去處官為補洗不致虧官損民實為兩便今宣徽院京畿都漕運

司八作司見在勘中夾布袋二十三萬九千二百單七條其大德二年白粳米五萬石香莎糯米五萬石今依朱懷遠所言擬發夾布袋一十萬條除就用京畿運司見收勘中夾布袋六萬六千五百一十五條外不敷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條於八作司見收堪中布袋內令京畿運司委官選擇給付仍令都漕運司押綱官管領收貯俟海道運糧朱張萬戶至驗數交割令本府收管順帶前去用度 咨江浙省都省准擬起運夾布袋二十萬條 箭付戶部都省准擬於現在夾布袋內通起二十萬條就便行移合屬早為依數運赴直沽令都漕運收貯伺候海運到來交割順帶前去

海上

十九

六年以海道運糧萬戶府官員本府自行舉保從張文彪言也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文彪會驗卑職父子於至元十九年以來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開海道漕運糧斛今將二十餘年先行泉府司所設衙門四處運糧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五百餘員至甚冗濫卑職於二十八年親赴都省陳說減併止設都漕運萬戶府二員在先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或一百五十萬石數目浩大本萬戶府以十分中合運六分除別蒙銓注都副達魯花赤二員外所用頭目依奉都臺定例從卑職父子驗數保諸知海道萬戶五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首領官四員押運糧斛近年以來本府所運多不過三

海上

二十

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其實太冗虛受俸祿中間多有衰老不任風水人員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文字至甚不便以此卑職參詳既是每年額運糧米數少擬合除減本府止設達魯花赤一員正副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嘉定州置司所管頭目設立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二十員非惟少裁冗濫實可省費俸鈔以後倘有增運糧數足能辦事亦不添設卑職在先建言創開海道若不舉明伏慮因而廢弛具呈都省已蒙准呈令通行選舉到後項諸知海道慣識風水官員開坐於后如蒙都省早賜定奪聞奏不致失誤來春裝運外據其餘歇下人員擬合依例給由到省求敘從優區用似望激勵後人又據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瑄呈切惟饋運糧儲始因諸河勞民費財饋運無成至元十九年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行海道般運經今二十餘年已是成效在先行泉府司設立衙門四處該設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人等五百餘員官冗人濫不便多端至元二十八年男張文彪親赴都省陳言便利革罷減併止設海道都漕運萬戶二處此時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石或一百五十萬石本萬戶府以十分中運六分除通行提調兩府都副達魯花赤二員本府達魯花赤一員別蒙都省銓注外其餘所用頭目依奉都臺定例從卑職驗數保諸知海道萬戶五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鎮撫二員首領官四員責付運糧勾

當近年以來所運糧斛本府與朱萬戶府停半分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實爲太冗非惟多費俸祿中間亦有衰老不受風水之人又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事務甚不便當况近欽奉詔書釐政令未便等事以此大德四年有男張文彪究思元言與今事異擬除減外本府只設達魯花赤一員正副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足可辦事如此具呈都省已蒙准擬繼舉諳知海道慣熟風水員名開具合受職役保呈都省定奪聞奏未奉明降卑職參詳運糧人員起自卑職與朱參政創行海道由此都省從准所舉久而爲例蓋航海冒險輕生非歷練風濤壯年精健不能應當職名難同常

海上

二十一

調求備所歷今男張文彪所保官員的係諳知海道及自幼根遂父祖下海精練風水熟諳公務之人卑職衰老坐疾不任輔政却緣初行海道創始艱難不易成就安忍坐視其廢即日已是春暮裝糧時分在邇若不蒙早賜定奪誠致失誤今歲糧儲將來漸至敗壞爲此今重將已保員數職名開坐於后保結具呈照詳 本府元設官七十員 存設保陞四十九員 保障散官一員達魯花赤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員 經歷知事二員 鎮撫二員 千戶一十二員 就用二十員 千戶一十二員 百戶八員 減去二十九員 萬戶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照磨一員 千戶一十三員 百戶一十三員

七年十二月併海道糧運三萬戶府爲一設萬戶六員其屬鎮撫所一官二員海運千戶所十一每所官三員 中書省奏前者海道運糧立萬戶府三復併爲一宜委付萬戶六員前字可孫札刺兒解沙的爲之長建康路達魯花赤阿里之子曰忽都魯撒刺兒次之餘萬戶四員以先所委色目漢人南人內謹慎并年月未滿及於內有才者四人如舊仍帶虎符乞創降虎符四又奏萬戶之下合委千戶鎮撫首領七十員內欽受宣命金牌六十七員就帶金牌者三十九創降牌面者二十八受勅牌者三員並從之

海上

二十二

大德八年平江路開司署事當年交割前萬戶舊有海船一百二十五萬料運糧 本府正官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三員 首領官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提領案牘照磨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令史一十名 通事一名 譯史一名 奏差一十名 合屬一十二處每處設司吏二名 鎮撫所官二員 海運千戶所一十一處 平江等處香莎糯米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二員 嘉定等處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三員 常熟所 崑山所 溫台所 崇明所 上海所 嘉興所 松江所 杭州所 江陰所 已上九所官員並如嘉定所之數

武宗皇帝至大四年十月海道運糧萬戶府舊設官六員尙書省增爲八員今復如舊數千戶所十一今併爲七鎮撫所仍舊設置中書省奏運糧萬戶府官往歲六員尙書省添爲八員乞依舊六員又奏千戶所舊一十一處乞罷其四宜併崑山崇明爲一松江嘉定爲一杭州嘉興爲一常熟江陰爲一創設溫台慶紹所二并平江香糯所而爲七鎮撫所依舊設置並從之本府官六員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副萬戶四員千戶所一十一處併作七處常熟江陰所崑山崇明所松江嘉定所杭州嘉興所已上四所平江路置司溫台所溫州路置司慶紹所慶元路置司平江香糯所

鎮撫所 是年遣官同江浙行省提調運糧官講究海運久行良法中書啓奉皇太子令旨以爲講議海運差委刑部田侍郎仍委高參政等提調督責萬戶府官同講究久行良法今講究到船戶利病之由海運興廢之故議擬減運糧額去福建召顧擾民之弊增腳價充船戶應用不敷之資除免一切差徭少蘇民力棄遠就近裝糧以圖民便運重望長官提振大綱汰冗員千戶去除民盡太倉蓋倉移府就被置司易爲辦事各項便宜事理開具申覆都省除准擬減運糧額併去千戶所四處選官分職外其餘元議船戶免役等事未奉明降府司參詳海運利病如蒙照依本府官萬戶王少中與中書省差來官并提調

海上

二十三

官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高中奉講議已後運糧可以久行良法內除免船戶里正主首差徭改撥上江眞州等處糧斛浙西嘉興松江等處位下併各投下田糧收納本色裝發海運却將上江等處糧米易鈔撥還投下及於太倉蓋倉收糧海運移府就彼署事各所添設都目司吏辦事實爲官民便益開坐各項元擬事件省府送戶部議擬到下項事理船戶增添腳價據溫台等處海運千戶所狀申溫台兩路船戶夏吉甫等狀告各有梯已海船於至大二年以來蒙官司召顧遞年承運官糧別無短少又吉甫等住居瀕海捕魚爲生接連福建之地至大四年十一月蒙官司召顧船隻見數聽候運糧此時吉甫等未曾支給腳價先蒙官司督併修理船隻以此吉甫等貨錢預爲收買桐油麻筋石灰木植等物顧匠修理船隻至皇慶元年正月內纔蒙官司放支一半腳價合用物料價值湧貴并本船合用梢水比之太倉加倍顧覓及置辦貢具梢水口糧又且盤費浩大況本處水程約有三千餘里纔到起程至卸糧梢水合用口糧計該九月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糧四月所有官司召顧福建船隻裝糧到於直沽之時尙然優恤每石添支腳鈔二兩據吉甫等裝糧船隻內多有捕魚小船今來官司若照浙西船戶般運支給腳價似爲偏負近承奉都府指揮備奉江浙省劄付減并改立千戶所往歲不照船戶住居遠隔越參雜

海上

二十四

管領今既從新理當隨宜更改數內慶紹溫台所即係創改運糧一切事務令各官前去規辦擬於溫州開置治所取勘船隻給散脚鈔催督起發除另行外今據見告卑所參詳夏吉甫等俱係捕魚爲生遞年官司自十月間召顧拘留船隻不能生理舉債收買物件修理船隻至次年正月纔方支給一半脚價收糴米糧顧募梢水加倍費用比及太倉先行往迴六千餘里裝糧了畢隨處開洋運赴直沽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糧四月所得脚錢已用不敷若照依浙西船戶一體支給脚價實爲偏負至大元年溫台等處荒歉之時官司於太倉和顧船隻賑濟亦與脚價鈔四兩五錢至大四年浙西船戶到於福建

海上

二十五

經營本處召顧運糧亦行每石添支脚錢二兩議得夏吉甫等住居瀕海接連福建遞年官司召顧船戶典妻賣女承運畧舉溫州路船戶陳孟四將一十三歲親女賣與溫州樂清縣傅尉尉得中統鈔五錠起發船夫此等船戶到此極矣至大四年溫台兩路運糧回還在海遭風并直沽卸欠官糧出賣等船五十六隻二萬六千二百三十料又兼物料比之舊日色色增添有至十倍之上如蒙添給脚價庶幾船料日漸增加若勿添支轉見船戶消乏船隻事故理宜優恤既脚錢不虧則船戶無損申乞照詳至大四年奉江浙省符文備都咨省爲至大四年海運正糧二百五十七萬五千石除委刑部田侍郎馳驛前去咨請

敬依委請本省官烏馬兒平章高參政提調督責元委官萬戶府官照依作去春夏合起糧料趁時裝發起運毋致耽悞仍與差去官刑部田侍郎萬戶王仲溫等一同從長講究已後可以久行良法擬定咨申奉此除春夏二運糧斛別行裝運所講究到海運利病數內一項運糧必合添支脚價資給船戶修造船隻以國家辦事齊成先濟海運脚錢三十年前創始之初鈔法貴重百物價平此時江南米價每石中統鈔三兩運糧一石支脚鈔八兩五錢幾及米價三倍又於舊年九月十月之間撥降好鈔船戶得此趁時買物修造海船如造船一千料所用工料價錢不過一百定運糧一千石隨得脚錢一百七十定爲有餘

海上

二十六

利爭趨造船專心運料今則物重鈔輕造船物料十倍價高每年船隻必須修粘浮動貢具必合添辦所得不償所費船戶艱辛雖蒙每石添作至元鈔二兩其物價愈翔不敷其用況浙東溫台慶元海船水程爲遠比到太倉裝糧處所海洋水程不下二千餘里難與附近船戶一體支給脚價今量擬遠者溫台慶元船隻運糧每石帶耗添至元鈔一兩通作三兩其餘船隻裝運糙白粳米香糧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六錢稻穀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於九月十月之間依散脚價以資給船戶修理船隻庶使船身貢具得以堅壯不致損失作弊虧損官糧照得先爲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必合添支脚價已經移咨中

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溫台慶元顧到船戶經涉海洋
既比兩浙程遠每石帶耗量添腳價至元鈔二錢通作至元鈔
二兩二錢外據香糯糙白香糧稻穀近年以來已曾量添別難
再議如遇給散腳價行移本道廉訪司體察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恤運糧船戶與免雜泛差役使之專心運糧庶得易爲
成就照得至元三年十二月內欽奉聖旨節文但是運糧之戶
除免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及蒙省擬曉諭卽有船戶樂從造船
有三十萬料裝運之際欽奉詔書內一欵節文民間和顧和買
一切雜泛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不
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欽此其各路有司將運糧船戶復

海上

二十七

行差充里正主首生受已經講議有曰運糧船戶運官糧千石
者除免本戶梯已苗糧四十石里正主首雜泛差使其餘多寡
一體除免若有運糧一萬石之上者役免不過四百石餘苗依
例應當外據無田船戶依例優恤開申省府未奉明降講議之
後其平江路合屬崑山州將溫台千戶所副千戶劉居仁充本
州里正着落催辦差稅將無催人戶所欠稅糧勒令劉居仁閉
納過四千一十餘石俱有納獲倉鈔存照似此將船戶差充里
正主首甚多俱有賠償糧斛若不將船戶免役切恐船戶將船
出賣或詭寄他人不肯運糧所繫非輕謂財賦承佃戶討正是
管領佃種賦財糧米甚爲優輕官司尙且與免里正主首差徭

白雲宗僧人種田不納稅糧亦除里正主首其海運船戶自備
己錢造船若以創造一千料船一隻工價油灰桅柁釘線板木
等物價錢少者八百餘定裝糧一千石官給腳價二百定召顧
梢水往迴口糧短般腳價除銷用外有不敷陪錢貼補起糧所
給不及所費然後又令親身下海運至直沽交卸糧儲經涉海
洋數萬餘里晝夜風濤棄生就死其落後家屬復被有司捉拏
勒令應當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又將詭戶逃亡無徵糧斛監督
賠納卽與財賦佃戶并白雲宗僧人實爲優劣不同將來船戶
避重就輕海運廢弛深繫利害宜從省府移咨都省聞奏欽依
先降聖旨除免里正主首差役或照已講議定驗糧免徵庶使

海上

二十八

船戶得以安養氣力專心運糧辦事可爲久長便益乞照詳照
得先爲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自備船隻裝糧一千石爲則
今各戶依舊輸納官糧止免四十石苗糧里正主首雜泛差役
運至一萬石者止許免四百石差役餘糧依驗多寡與民一體
均當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照得至大四年三
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民間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
役除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各驗丁
產先儘富實次及下戶諸役下不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
應有執把除差聖旨懿旨所在官司就使拘收本部議得所言
詭名稅糧合依已行歸併田主糧數着落佃地之人徵納毋得

似前勒令里正首追賠除免雜泛差役一節擬合依例均當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船上江東甯國池饒太平等處裝糧不便又將湖廣江西等處起運糧米至真州泊水灣與海船對裝其海船重大底小止可海內行使近年以來海運糧額添增坐下江東甯國池饒太平建康等路及真州對裝糧斛勒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駕使前去裝發緣江內水勢湍急不常走沙漲淺山磯數多常於口內着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實爲不便切照浙西各路多有各投下財賦及嘉興松江府位下糧米約有百萬餘石遞年折收輕賚變糶價錢若將財賦等糧收納本色裝發海運即將江南湖廣糧米令各路變鈔或折價錢撥完

海上

二十九

投下雖復官爲支付非唯船戶支裝快順不誤風汛亦免江河沙淺損失官糧之患官民兩便外有起運香糯米糧舊例亦在直沽交卸在後朱虎龍害衆利己要功同職將香糯米直赴大都醴源倉送納轉交河船般剝經過開壩河船戶偷盜夾雜虧折官糧交割短少揭借重債閉納稽留日久歲終方回船戶消乏如蒙將上項香糯米照依舊例與糴糧止於直沽交卸實爲良便已經備申未奉明降如將裝糧止於浙西起運香糯米亦於直沽交卸實爲官民兩有便益照得先爲講議各項事理數內本省先擬嘉興松江歲科秋糧六十餘萬石并江淮財賦府年辦稅糧一百餘萬石江浙財賦府歲辦糧二十四萬餘石照依時估

於係官錢內先行提撥即將前項糧數以充海運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嘉興松江兩路財賦田糧啓准充爲海運江浙等處財賦府稅糧約二十四萬餘石奏啓一體免糶海運相應外據香莎糯米既已醴源倉下卸行之已久別難更改具呈照詳 元講議太倉創蓋倉版收納浙西等路稅糧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并崑山州於太倉置司似此却將十處千戶所裁減每所額設司吏四名都目一員照畧案牘辦事照得本府既管運糧海船多於太倉劉家港等處灣泊在先年分運糧數少就浙西各路支裝海運近歲以來糧額增添督責海船直抵江東太平甯國池饒建康等處支裝緣

海上

三十

海船多係大料真州以上江面窄狹水勢湍急山磯數多泝流而上損壞船糧年年有之浙西諸路相離太倉遠者不過三二百里近者百里之上裝糧之際顧覓裏河民船剝至太倉裝海船其間東量西折公私擾害不便況太倉正係灣泊海船人煙輳集去處每糧船俱於此處裝集整點起發開洋若於此處蓋倉收納浙西各路稅糧就移萬戶府於太倉置司裝發海糧却將十處千戶所裁減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糯米依舊存設已經照勘得千戶所六處合該司吏四名計二十四名除見存應設司吏二十名外合添設四名都目八員照畧案牘實爲公便及有本府送魯花赤阿散忽都魯與都魯差來官刑部田

侍郎親詣太倉劉家港起發至大四年夏運船畧行踏視得太倉朱辛一房屋東北朱家莊舊有房舍週圍空閑地基可以起蓋倉廩收頓官糧兼有萬戶府於此鎮守關防已經采畫圖本開坐申蒙省府移准中書省咨減併訖千戶所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糯所依舊存設革去千戶二十四員其元議蓋倉移府州於太倉置司添設各所都目司吏未蒙准擬今歲皇慶元年海運糧斛一百八十萬石跨涉一十七處裝發實是闕官辦事幸而完備今來府司參詳如蒙照依元議移咨都省擬於太倉起蓋倉廩收納浙西各路稅糧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并崑山州移於彼處置司每千戶所一處添作司吏四

海上

三十一

名都目各一員照畧案牘一則革去元員千戶蠹政害民之弊二則削除船戶舍近趨遠裝糧之勞實爲官民兩益已經申覆省府詳未奉明降如准海道萬戶府所擬戶部議得崑山州太倉劉家港起蓋倉廩囤貯糧儲瀕靠大海中間恐有不測況兼運糧已久似難更張據運糧千戶所難同有司不須添設司吏都目具呈照詳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十月增海運糧腳價浙東每石中統鈔一兩五錢其餘處所每石一兩 中書省奏江浙行省言今歲海運糧船阻風損壞者多若弗增其腳價船戶艱辛又兼造船物料比之往歲價增數倍臣等議量其地理遠近比元腳價之上

除浙東每石添中統鈔一兩五錢其餘處所每石添一兩奏可
大元海運記卷上

海上

三十二

大元海運記卷之下

歲運糧數

至元二十年該運糧四萬六千五百石運到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斗二升五合事故糧八百七十七石七斗五合 至元二十一年該運糧二十九萬五百石運到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事故糧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 至元二十二年運糧一十萬石已運到糧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五斗五升事故糧九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五升 至元二十三年運糧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三十石已運到糧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四石事故糧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一十四石六斗 至元二十四年

運糧三十萬石已運到糧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七斗事故糧二千四百五十三石三斗 至元二十五年運糧四十九萬石已運到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八斗六升事故糧二千三百四十四石一斗四升 至元二十六年該運糧九十三萬五千石已運到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事故糧一萬五千五十七石 至元二十七年該運糧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已運到糧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斗事故糧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二斗 至元二十八年該運糧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運到糧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事故糧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 至元

海下

二十九年該運糧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已運到糧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事故糧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三斗二升 至元三十年該運糧九十萬八千石已運到糧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五斗事故糧二萬四百八石五斗 至元三十一年該運糧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已運到糧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事故糧一萬九百九十九石 元貞元年該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俱到 元貞二年該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已運到糧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石六斗事故糧三千四百七十三石四斗 大德元年該運糧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已運到糧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石九斗五升事故糧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三石五斗 大德二年該運糧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已運到糧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五斗事故糧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六石五斗 大德三年該運糧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俱到 大德四年該運糧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已運到糧七十八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石二斗七升事故糧六千五百八十一石七斗三升 大德五年該運糧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已運到糧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事故糧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 大德六年該運糧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六斗三升已運到糧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一斗事故糧五萬四

千七百三十五石五斗三升 大德七年該運糧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三斗二升已運到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八斗七升事故糧三萬九百八十二石四斗五升

大德八年該運糧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八斗六升四合已運到糧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五斗九合

事故糧九千五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五合 大德九年該運糧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九斗已運到糧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一斗一升六合二勺事故糧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七斗八升三合八勺 大德十年該運糧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五斗已運到糧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三斗七升五合二勺事故糧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石一斗二升二合八勺 大德十一年該運糧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八斗五升五合三勺已運到糧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七升八勺事故糧二萬七百四十三石六斗七升七合五勺 至大元年該運糧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八合七勺已運到糧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四斗七升三合九勺事故糧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一升四合八勺 至大二年該運糧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八斗已運到糧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四斗八升一合事故糧七萬七千九百四石三斗一升九合 至大三

年該運糧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六斗四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九斗九升五合事故糧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四勺 至大四年該運糧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已運到糧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石一斗九升六合事故糧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石九斗四合 皇慶元年該運糧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四斗七合已運到糧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八斗六升七合事故糧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石五斗四升 皇慶二年該運糧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八升四合已運到糧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一升五合事故糧一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一斗一合 食貨志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該運糧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四斗三升四合已運到糧二百三十萬六千六百六石一斗二升二合事故糧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石三斗一升二合 延祐二年該運到糧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八合運到糧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一斗九升二合事故糧一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六合 延祐三年該運糧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十四石一斗八升五合已運到糧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一斗八升五合事故糧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石 延祐四年該運

47-66 70067

糧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四斗三合已運到糧二
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六斗四升二合事故糧七千
二百二十五石七斗六升一合 延祐五年該運糧二百五十
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三斗一合已運到糧二百五十四萬
三千六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一合事故糧一萬一百二石七
斗六升 延祐六年該運糧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八
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九
斗七升八合事故糧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九斗一升一合
延祐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五斗六升七合
已運到糧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一斗六升二合

海下

五

事故糧一萬六千七十八石四斗四升八勺 至治元年該運
糧二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已運到
糧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一升九合八抄五
撮事故糧三萬六百八十五石六斗四升四合九勺一抄五撮
至治二年該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及帶起
附餘香白糯米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二石六斗一升二合已運
到糧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五升七合事故
糧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五合 至治三年該運
糧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九斗三升七合已運到
糧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九斗六升三合事故糧

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二石九斗七升四合 泰定元年該運糧
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七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
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三斗六升九合事故糧九千九百五
十三石四斗二升 泰定二年該運糧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
百八十四石六升已運到糧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
石八斗九升四合事故糧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二石七斗五升
泰定三年該運糧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二斗
八升已運到糧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三斗六升
事故糧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一石九斗二升 泰定四年該運
糧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六斗六升已運到糧三百

海下

六

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七斗七升事故糧一萬五千二
百八十七石八斗九升 天厯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五
千二百二十石四斗四升已運到糧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
二十四石三斗事故糧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四升
天厯二年該運糧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一斗已
運到糧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十二石一斗事故糧一十八萬一千
八百五十六石九斗

收江南糧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中書戶部呈依奉省剳照依江南民田稅
石擬合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內除養贍食官斗脚一

升外六升與正糧一體收貯如有短折數目擬依腹裏折耗例以五年爲則準除四升初年一升二合次年二升三年二升四年三升四合五年共報四升餘上不盡數目追徵完官若有不及所破折耗從實準算無得因而作弊多破官糧外據官田帶收鼠耗分例若依行省所擬比民田減半每石止收三升五合却緣前項所破正糧擬合每石帶鼠耗分例五升似爲允當呈乞照詳議得除民田稅石依準戶部所擬外據官田擬依行省所咨減半收受都省移文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驗定擬南北二糧耗例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省臣奏准南糧每石帶耗一斗四升北糧七升定到省倉馬頭倉站車壩河船運各各合該

數目劄付戶部去訖近據省倉馬頭倉官人等告稱見定破耗委實不敷不惟倉官破家艱辛官司積累懸欠數多公私不便令都堂再行圓議聞奏過下項各各合添耗糧例開例於后

南糧元破每石帶耗一斗四升 海運至直沽每石四斗 直沽每石一升二合 船運至河西務每石七合 河西務每石一升三合 船運至通州每石七合 通州每石一升三合 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一升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七合 省倉每石三升 今議每石帶耗一斗七升五合除元破外添三升五合 依舊破耗 海運至直沽每石破四升直沽一升二合添破耗糧搬運直沽至河西務每石一升二合 元破七合 添

破五合 河西務破耗二升 元破一升三合 添破七合 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耗一升五合 元破七合 添破八合 通州倉二升 元破一升二合 添破七合 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五合 元破一升 添破五合 省倉每石四升 元破三升 添破一升 北糧元破每石運至大都通破耗米七升河船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五合 河西務每石破一升二合 盤船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破耗三合 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三合 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五合 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七合 省倉每石二升五合 合議每石帶耗八升二合內除元破外添一升二合船運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七合 元破五合 添破二合 河西務倉每石一升五合 元破一升二合 添破三合 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五合 元破三合 添破二合 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五合 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 元破七合 添破三合 省倉每石破三升 元破二升五合 添破五合 南北倉添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省臣奏各倉官員告稱往歲定到鼠耗分例數少倉官賠償破其家產鬻其妻小者有之因此多欠糧數臣等圓議去年奏添南糧自直沽裏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五合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七合今添八合河西務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

添七合通州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壩河站車運
至大都每石元破一升今添五合省倉內每石元破三升今添
一升北糧內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五合今添二
合河西務倉每石元破一升二合今添三合河西務船運至通
州每石元破二合今添二合通州倉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
二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三合省倉每石
元破二升五合今添五合奏可
省臣奏准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完澤丞相等奏通州河西務倉官告說各
倉收糧前省官定擬鼠耗分例數少至有鬻其妻子家產尙賠

海下 九

納不完至今辛苦臣等議得前省官所定鼠耗分例不勻如今
南北耗各年分例比在先斟酌再定之上曰如卿所奏雖然亦
合用心雀鼠待食用多少休因此教解人作弊爲盜欺詐依舊
聽耗唐村等處船運至河西務北糧每石破七合直沽船運至
河西務南糧每石破一升二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李二寺南
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五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省倉南
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一升今議擬聽耗例大都省倉元
定破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今議擬限年聽耗初年
聽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
三升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以上依元定聽耗南糧每

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河西務通州李二寺元定破耗南糧每
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今擬限年聽耗初年依元定破耗
南糧每石二升北糧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三升北糧
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以上聽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
三升直沽倉除對船交裝不須破耗外今擬一年須要支運盡
絕南糧每石聽耗二升元定破耗一升三合今擬添七合香糯
白粳破耗大德三年中書省准戶部呈若依糙米例定奪綠糙
粳米俱各散裝白粳香莎糯米終用夾布袋盛以此參詳擬合
比附散裝糙米破耗定例三分中量減一分海運至直沽每石
破耗八合河西務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如直沽裝船

海下 十

經由通惠河徑赴大都交卸止依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
升八合
排年海運水腳價鈔
至元十九年欽奉聖旨開海運不給腳鈔就用係官海船官
司召願水手起運糧儲至楊村馬頭交卸講究水程自開洋上
海等處至楊村馬頭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一
年依驗千斤百里腳價每石該支腳錢中統鈔八兩五錢九分
今近海有力人戶自行造船願募梢水依已定擬每石支鈔八
兩五錢 至元二十九年減作每石七兩五錢 元貞元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奏朱張海運糧在先每石腳錢八兩五錢減爲

七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比之在先甚賤脚價亦合減若不減恐虧官臣等議每石宜減去一兩爲六兩五錢奏可本年爲頭糙白粳米就直沽交卸每石支中統鈔六兩五錢香糯直赴大都體源倉交納每石增鈔五錢計七兩 大德七年起運稻穀二十萬石每石脚錢中統鈔五兩 至大元年四月初十日奏過海運糧脚價每石六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湧貴量添五錢爲七兩已後不與照依先體例與六兩五錢 至大三年准尙書省咨該本省咨至大三年海運糧斛差官召顧海船即日諸物湧貴春運脚價每石添作至元鈔一兩六錢必是海道府先令本管船隻裝運所據召顧海船俱係福建浙東等處召顧至

海下

十一

平江太倉劉家港裝運處所比附海道舊管船戶先去一二千里之遠日用口糧盤費偏負生受量添脚價官民兩便照得先咨運糧脚價費用不敷春運糧米再石量添至元鈔三錢通該至元鈔一兩六錢夏運糧斛止依舊例不須添支移咨依上施行今夏運糧船戶依准所擬照依春運例每石添支至元鈔三錢咨請照驗本年脚價糙白粳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每石至元鈔一兩七錢 至大四年准中書省咨該尙書省准本省咨講究拯治海運至大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准運糧脚價每一石支至元鈔一兩六錢如今添爲二兩稻穀一石元支至元鈔一兩如今添爲一兩四錢至元鈔本年爲頭脚價糙白糧

每石至元鈔二兩香糯每石至元鈔二兩八錢稻穀每石一兩四錢 延祐元年二月初二日海道府奉中書戶部符文備奉中書劄付 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奏准斟酌地畧遠近比元價之上添與脚錢本年爲頭糧斛脚價內福建遠船運糙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每石一十一兩五錢香糯每石一十一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糧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支鈔一十一兩已後年分今起運糙白粳香糯稻穀依前支價年例預支每歲八九月間海道府權依上年運糧額數爲則扣算先支六分脚價差官赴省關撥管押前去平江慶元溫台官庫寄收候都省坐到糧

海下

十二

數委定提調省官職名或十月十一月內海道府差官稟請省官親臨平江路提調給散除慶紹溫台兩浙合該脚價海道府差官前去與各路所委官一同給散外本省提調官或有事故改委左右司官前去僅及一月散訖還省海道府分派定春夏二運糧數差官赴省關撥貼支四分脚價次年正月間咨請提調官親詣海道府裝發糧斛給散貼支脚價直至五六月間夏運開洋了畢還省據天祿二年海運正糧三百萬石脚價不等散過中統鈔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八定二十八兩五錢并增運附餘香白糯正糧三千四百七石三斗六升九合鈔七百三十八定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三釐通計支散脚價鈔六十五

6244-71=NA

萬五百一十二定一十三兩二錢四分三釐

漕運水程

至元十九年創開海運每歲糧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紮經由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捉嶼使於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取成山路多有淺沙行月餘才抵成山羅壁朱清張瑄講究水程自上海等處開洋至揚州村馬頭下卸處經過地名山川經直多少迂回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險惡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遇東南水疾一日可至撐脚沙彼有淺沙日行夜泊守伺西南便

海下

十三

風轉過沙嘴一日到於三沙洋子江再遇西南風色一日至區擔沙大洪拋泊來朝探洪行駕一日可過萬里長灘透深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晝夜約行一千餘里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望見沿津島大山再得東南風一日夜可至成山一日夜至劉島又一日夜至芝罘島再一日夜至沙門島守得東南便風可放萊州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前後俱係便風經直水程約半月可達如風水不便迂回盤摺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倘值非常風阻難度程限明年又以糧船自劉家港開洋過黃連沙轉西行使至膠西投東北取成山亦為不便繼委千戶殷明略踏開生路自劉家港

6244

開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東行使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

至劉家島聚紮取薪水畢到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至今為便皆行北道風水險惡 至元十九年為始年例糧船聚於劉家港入海由黃大郎嘴白亦撐脚唐浦等處一帶率皆沙淺其洪道闊却無千丈長之潮兩向俱有白水潮退皆露沙地候得西南風順過區擔沙東南大洪過萬里長灘透深開放大洋至青水洋內經陸家等沙下接長山并西南鹽城一帶趙鐵沙嘴及半洋沙嚮沙區擔等沙淺及至蘇州洋又有三沽洋山下八山補陀山到於黑水大洋過成山北面一帶并芝罘島登州一路木極島等處近沙門島山或鐵山嘴開放萊州大洋

海下

十四

又有三山茅頭嘴大姑河小姑河兩頭河等灘及北有曹婆沙梁河沙南有劉姑蒲灘至界河海口復有灘淺狹洪沙硬潮汛長落不常但遇東南風本處船聚稠密則有妨礙之虞上項所由各各險惡去處設遇風濤不甚猛惡可以預為轉調躲閃或收入山島藏避守伺風平浪少然後行使若值不測驟風急雨巨颶湧浪危險之時或白晝迷霧晝夜昏黑皆賴聖朝洪福天地神明護祐非人力所及 延祐二年正月海道都府據慶元紹興所申紹興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沙淺一百餘里名鐵板沙潮汛猛惡溫台船隻尖底食水深淺船戶梢水不識三江水脈避怕險惡直至四月中旬尚於烈港等處停泊不敢前

來差人搜究斷罪催趕顧覓剝船般剝緣剝船數少卒急不能尋顧尙於海岸屯貯委實靠損船戶不便據紹興六路下半年海運糧斛如蒙照依皇慶二年例就用本路船料裝發若有不敷於慶元路標撥小料海運貼裝其溫台福建船隻起發劉家港交割依舊於平江路倉裝糧官民兩便又準本府副萬戶抄兒赤目擊艱難必須改擬若台州有裝官糧先儘本路船隻不敷於溫州船內貼撥紹興路糧亦用本路船隻裝發不敷用慶元路小料海船貼裝其慶元府港深闊臨近路倉脚夫徑直擔米上船就將船舶并溫台所用不盡船料支裝倘有剩下船料及慶元路船隻差官押發劉家港交割裝糧兩便已經準擬標撥

海下

十五

外據福建船舶依已行於慶元路支裝

記標指淺

至大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據常熟州船戶蘇顯陳言立標指淺事再行會集老僧運糧千戶殷忠顯黃忠翊等講究得每歲糧船到於劉家港聚齊起發甘草等沙淺水暗素於糧船爲害不知水脈之人多於此上接閣排年損壞船糧渰死人命爲數不少今蘇顯備已船二隻拋泊西暗沙灣二處堅立旗纓指領糧船出淺誠爲可采今畫到圖本備榜太倉周涇橋路漕官前聚船處所曉諭運糧船戶起發糧船務要於暗沙東蘇顯魚船偏南正西行使於所立號船西邊經過往北轉東落水行使至黃

海下

十六

連沙背拋泊候風開洋如是潮退號上桅上立旗纓糧船只許拋住不許行使若有不依指約因而湊淺損失官糧之人船主判院痛行斷罪所陷官糧臨事斟酌着落賠還以蘇顯所言於官有益於民有便例應陞擢申奉省府出給劄付令蘇顯祇受充指淺提領依上施行 延祐元年七月據常熟江陰千戶所申爲江陰州界揚子江內巫子門等處沙淺損壞糧船喚到本處住坐船戶袁源湯嶼講究得江陰州管下夏港至君山直開沙淺至馬駛沙南一帶至彭公山石牌山浮山巫子門鎮山石頭港雷溝陳溝九處約有一百餘里俱有沙淺暗焦江湖衝流陰惡潮長則一概俱沒潮落微露沙脊遞年支裝上江甯國等處糧船爲不知淺沙暗焦中間多有損壞宜從官司差撥附近小料船隻設立諳知水勢之人於每歲裝糧之際駕船於沙淺處立標常川在彼指引糧船過淺不致疎虞爲是江東各路船戶顧文寬林德明等糧船俱於巫子門等處着落淺渰沒其餘不及枚數據袁源等所言實爲官民便益申奉省府給降劄付令袁源等充指淺提領照依議到事理預備船隻旗纓依上指淺施行 延祐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承奉江浙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送戶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備監察御史呈每年春夏二次海運糧儲萬里海程渺無邊際皆以成山爲標準俱各定北行使得至成山轉放沙門島萊州等洋約量可到直沽海口

爲無卓望不能入河多有沙湧淤泥去處損壞船隻合准所言
設立標望於龍山廟前高築土堆四傍石砌以布爲旛每年四
月十五日爲始有司差夫添力豎起日間於上懸掛布旛夜則
懸點火燈庶幾運糧海船得以瞻望部議合准監察御史所言
令江浙行省計料成造旛竿繩索布旛燈籠蠟燭趁迭來春運
糧時月發付海道萬戶府順帶至直沽交付有司收管於海門
龍山廟前豎立晝則懸旛夜則掛燈伺候春夏二運糧船齊足
方許倒卸責付看廟僧人如法收掌次年趁時復立依上懸點
如有損壞多少預爲申索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測候潮汛應驗

海下

十七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前照磨徐泰亨曾經下海押糧赴北交卸
本官紀錄切見萬里海洋渺無涯際陰晴風雨出於不測惟憑
針路定向行船仰觀天象以卜明晦故船主高價召募慣熟梢
工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糧人命皆所繫焉少有差失爲害甚大
泰亨因而詢訪得潮汛風信觀象畧節次第雖是俗說屢驗皆
應不避譏哂綴成口訣以期便記誦爾

潮汛 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
潮汛不曾差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還
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環爾

風信 春後雪花落不止四個月日有風水二月十八潘婆颯

三月十八一般起四月十八打麻風六月十九彭祖忌秋前十
日風水生秋後十日亦須至八月十八潮誕生次日須宜預防
避白露前後風水白露後頭亦未已霜降時候須作信此是
陰陽一定理九月二十七無風十月初五決有矣每月初三關
若無初四行船難指擬如遇庚日不變更來到壬癸亦須避

觀象 日落生耳於南北必起風雨莫疑惑落日猶如糖餅紅
無雨必須忌風伯日沒觀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風作厄若還接
日有烏雲隔日必然風雨逼烏雲接日却露白晴明天象便分
得對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已申要盈尺雨餘晚垢橫在空來日
晴明須可尅北辰之下閃電光三日之間事難測大雨若無風

海下

十八

水生陰陽可以爲定則東南海門閃電光五日之內雲濛黑縱
然無雨不爲奇必作風水大氣息東北海門閃電光三日須防
雲如織否則風水必爲憂屢嘗試驗無差忒

行船 遲了一朝搭一汛控了一綫隔一山十日灘頭坐一日

過九灘

艘數裝泊

艘數泊所年例以船料多少數目灣泊何處自何處開洋合用
船隻依驗歲運糧數灣泊去處隨戶所居家步緣戶計消長遷
移不常糧額增減無定況船有損舊必須修拆或以小船三五
隻拆卸并造改作一二隻或因大料一船不堪却將三二小船

抵運因此艘數泊所俱無定籍今以至順元年爲率用船總計
一千八百隻 崑山州太倉劉家港一帶六百一十三隻崇明
州東西三沙一百八十六隻海鹽澉浦一十二隻杭州江岸一
帶五十一隻嘉定州沙頭浦官橋等處一百七十三隻上海浦
等處一十九隻常熟白茅港一帶一百七十三隻江陰通州蔡
港等處七隻平陽瑞安州飛雲渡等港七十四隻永嘉縣外沙
港一十四隻樂清白溪沙嶼等處二百四十二隻黃岩州石塘
等處一十一隻烈港一帶三十四隻紹興三江陡門三十九隻
慈溪定海象山鄞縣桃花等渡大高山堰頭慈嶼等處一百四
隻臨海甯海嚴嶼鐵場等港二十二隻奉化揭崎昌國秀山等

海下

十九

嶼一帶二十三隻 皇慶元年五月海道都府承奉江浙行省
劄付爲慶紹千戶所官集衆講究得慶元地居東南既於本處
裝訖糧米再入劉家港取齊多有沙險去處若就定海港口放
洋經赴直沽交卸實爲便益省府照得海運糧儲最爲重事浙
東慶元紹興路糧斛既已講究定就於定海開洋本府正官理
合親臨督併起發仰即便摘委廉幹府官一員速詣彼中點視
完備趁時送風汎開洋毋致失誤具差定官職名起程日期飛
申 延祐元年六月慶元紹興千戶范承直呈溫台慶紹兩浙
糧數前來劉家港交割裝糧今歲二月使至匯上港口多爲春
運重載相妨踏逐得常熟州白茅港水深內外堪可灣泊都府

行據常熟江陰所申移准千戶忽林失奉議將帶指淺提領蘇
顯相視得白茆港合依年例令松江糧船自本港口上墩南至
包橋一帶拋泊却令溫台慶紹兩所糧船於包橋上塘一帶着
泊開洋時分先令本處沿江船隻領船出港照依指淺船隻開
洋順便 浙西平江路劉家港開洋一千六百五十三隻浙東
慶元路烈港開洋一百四十七隻支裝糧船淺海皆知險惡其
餘裝糧江河多有艱危去處亦不爲易今挨開到上江裏河支
裝糧斛遠近里路安危地向如后 上海裝糧海船自平江路
嘉定州劉家港開船經由揚子江逆行使經行各處沙淺常損
糧船平江路常熟州地面甘草等沙水淺委蘇顯指引江陰州

海下

二十

地面淺沙暗焦九處約一百餘里夏港至君山直開馬駛沙面
一帶至彭公山石碑山浮山巫子門鐵積沙鎮山石頭港雷溝
陳溝委袁源湯嶼指引真州泊水灣交裝江西湖廣糧自劉家
港至彼約六百六十五里江東各路自真州以上江西狹窄水
勢緊急及蕪湖采石一帶山磯峽險每船一隻小者亦用三五
十人登山入水攀緣石木打號儘力一聲方牽一步延祐二年
爲始申覆省府并提調官劄付各路如遇江狹磯淺湍急去處
差倩人夫添力牽運船隻集慶路倉自劉家港至彼約九百四
十里至太平路一百八十里共一千一百二十里至甯國路水
陽倉三百六十里共一千四百八十里以上三路每歲海船可

以抵岸支裝 延祐六年四月二十日據崑山崇明所千戶郭
奉議申船戶駕使海船至黃池蕪湖港口爲是各船料大溪河
淺澁不敢抵倉約離三五十里移準寧國路提調官總管宋中
大夫等牒差官前去本路河岸及溧水州建平縣地面將應有
船隻作急前來短般外合支水脚錢鈔令船戶就便支給本府
移牒寧國路添力剝載池州路倉一百八十里共一千六百六
十里在前年分本處短剝官糧至太平蕪湖江口交割水程三
百五十里延祐四年奉省劄海船徑抵倉門 滿浦裝糧海船
自揚州崇明州三沙黃連沙投西過地名料角等處一帶沙淺
連屬千里湖長則海水瀾漫淺深莫測潮落則僅存一溝寸步

海下

二十一

萬險若船料稍大必致靠損難計里路 浙西裝糧路分皆是
船戶顧覓河船短剝糧斛般上海船今以崑山州太倉聚船去
處至九路倉分平江路一百八里無錫州一百九十八里常州
路二百八十八里內三倉係在城置立河道淺狹用小料河船
逐旋般至城外裝入剝船海鹽州三百四十里湖州路三百十
八里松江府三百六十里海船至花涇塘灣泊離倉約一十二
里小船般剝烏泥涇四百八十六里海船於黃浦口灣泊離倉
約七里用小船般剝江陰州四百五十里海船於黃田港灣泊
離倉約三里用小船般剝鎮江路六百八十里糙米倉在香港
倉之北用小車搬運約二三里至鱔魚港壩頭用小船剝上海

船香糯倉之南用小車運至河船約三二里到鱔魚港壩頭用
小船剝上海船轉摺生受 浙東裝糧路分紹興路三江陡門
至下蓋山一帶河淺一百餘里名爲鐵板沙必用本路諳知地
勢海船并慶元路小料船隻裝運本路官倉至海船灣泊處三
江陡門有小河水程一百八十里顧覓河船短剝台州路長田
港沙淺用本路海船支裝官倉至南門外泊船處約離三里脚
夫挑擔上船慶元路府港深闊臨近路約一里脚夫挑擔上船

大元海運記卷下

海下

二十二

大元海運記二卷胡書農學士輯自永樂大典本蓋即經世大典之海運一門也按天厯二年九月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爲經世大典八十卷今已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元史食貨志依據經世大典爲目十有九是編上卷分年紀事多錄案牘之文自至元十九年迄皇慶二年止不解延祐至治泰定天厯間事何以不載下卷分類紀事曰歲運糧數曰收江南糧鼠耗則例曰南北倉鼠耗則例曰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曰排年海運水腳價鈔曰漕運水程曰記標指淺曰測候潮汛應驗曰艘數裝泊

按經世大典至順三年二月進呈故

是條艘數以至順元年爲率

海運爲有元一朝規制初則江浙以外兼之江

海跋

西湖廣大德以後專運江浙春夏兩運自四萬六千餘石增至三百餘萬石考元時江浙省財賦府歲入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則江浙全漕亦不盡充海運耳按元史百官志海運千戶凡五所平江又有糯米所是編載千戶初設十有一後併爲七尚有松江嘉定所志文遺漏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七年四月書罷海道運糧萬戶府是編載二十八年八月罷行泉府司所隸運糧二萬戶府併設二處先是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增置萬戶府二至是罷之紀不書明竟似全罷矣且相差一年又本紀至元二十年十二月以海道運糧招討使朱清爲中萬戶賜虎符張瑄子文虎爲千戶賜金符是編先載朱清爲中

萬戶張瑄爲千戶復言張招討之子見帶銀牌換金牌爲千戶而不載其名後屢言張瑄之男爲張文彪而無張文虎又本紀至大三年十二月以朱清子文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一頃給之是編未載及當至元二十四年時有張文龍朱虎勾當之名朱清張瑄元史無傳按朱清崇明人張瑄嘉定人少曾爲盜既入元致位通顯宗戚皆累大官廝養佩虎符金銀符者百數田園館舍徧東南一時貴盛人莫與比大德七年樞密斷事官曹拾得江南僧石祖先後構之皆逮獄論死創行海運之功自不可沒其事蹟詳見元史類編及兩縣舊志文虎瑄中子從管軍總把擢至江浙參政被家難亦誅於西市

海跋

二

其事蹟詳見王梧溪集又本紀至元十九年賞朱雲龍漕運功授七品總押是編載至元三十年以朱虞龍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是否一人俟考歲運糧數自至元二十年迄天厯二年凡四十七年全采入食貨志但不載斗升以下數及事故糧數其皇慶二年運到之數是編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一升五合食貨志則云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以事故糧數核之食貨志之數爲是是編又有運到事故兩數不符及與食貨志小有不符之處必爲是編傳寫之譌參以元史類編悉爲校正

至元二十年事故糧數應增三千至元二十三年該運糧數三十石三爲二之誤元史類編運到糧

數五石作五石誤大德元年事故糧數五斗升之誤大德十一年該運糧數八斗五升五合三勺運到糧數一斗七升

八數勺事故糧數六斗七升七合五類編該運糧數一誤至大三年事故
 糧數三合四勺應作四合元史類編該運糧數三石作二石誤
 至大四年運到糧數一百一萬一為二之誤延祐三年運到糧數五
 十五為四之誤事故糧數一百一萬一為二之誤延祐六年事故糧
 數九十一石應作六十七石食貨志運到糧數脫去七百延祐
 七年事故糧數四升八勺應作五勺至治二年該運糧數食貨
 志不載帶起附餘香白糯米數素定二年事故糧數七百每年
 五升應作一斗六升六合食貨志運到糧數脫去七百每年
 該運糧數浮於定額迺事故糧內例應賠償者入下年帶運之
 故唯天祿二年已運到糧有三百三十四萬餘石事故糧祇有
 一十八萬餘石本紀是年九月書海運糧至京師凡一百四十
 萬九千一百二十石紀志歧異虞道園學古錄中亦云是年不
 至者蓋七十萬不解何以不相符合是編下卷內作潮汎風信
 觀象口訣之徐泰亨其人為餘杭人曾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
 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有海運紀原七卷惜其書不得
 見幸學士輯存是編俾傳抄行世尙可參攷而得其崖略云爾
 咸豐壬子七月十有一日羅以智鏡泉氏跋於恬養齋

海跋

三



輿

羽

海

運

記

奧羽海運記

白石 新井君吳著

昔者先王建國造都鄙。經田野。制為五畿七道。畿內租入以供宗廟百官之用焉。在外諸國。則任土作貢。以實王府之儲蓄焉。考之典籍。七道輸送。由海路而達京者。三十餘國。風候有時。駕漕有程。則海運之政。亦有從來久矣。第世淳事簡。不待轉漕。遠之粟。而國用自足焉。降逮文治。皇綱紲解。民之謳歌者。漸轉向東。而關左之地。日以隆盛。農兵既分。用費多端。當是時。自非四方之

甘雨亭叢書

奧羽海運記

一

轉輸。則烏能得人給家贍哉。但漕運之法。求之記傳。不少槩見矣。莫得而考耳。及錄倉之政寢衰。天下瓜分。列國競爭。各據險阻。以養士強兵為務。三百餘年矣。其安進策漕運。通有無哉。及吾東。照大神君撥亂致治。定鼎江城。四海星拱。萬國輻湊。自宗藩戚里。通侯列卿。皆在邸第。相與嫁娶。而况將士工賈。雜民浮客。聚住都城。生齒蕃毓。巧曆莫之能計。則官民糧餉。不能不仰給於殊方。故水陸漕運之政。實為今日之要務矣。江都形勝。東南瀕海。沃野彌望。關塞之固。河渠之利。天造地設。

故西南諸道。漕轉絡繹。舳艫相銜。未曾有阻滯之患矣。

第奧羽二州。在東北邊要。積粟之蓄。為天下饒。而陸路脩曠。已不可轉輸。海運亦迂遠。不能徑達于江都。蓋海路未習。漕策有遺。故功力雖勞。倉儲無益。奧州形勢。接界常野。漕運北去。以面東洋。羽州接其背。以抱北海。迨與朝鮮對。故奧州運道。經東海。羽州運道。涉北海。其經東海者。漕下總州銚子口。自銚子口。用河船。裝運入利根河。抵關宿。下行德漕渠。以達于江都。其涉北海者。漕至越前州敦賀津。自敦賀。駛運山中七十里。出江州鹽

甘雨亭叢書

奧羽海運記

二

恐作備

津海津。又舟運湖上。以至大津。然而河漕陸運。備極艱辛。勞費最多。而漕利未廣。近世運道。與船經上下總遼海。折而抵房海。以達于江都。羽船涉北陸山陰山陽等道。遼海。至長州。折轉經淡路追門。或阿波鳴門。又出南海。抵伊豆。以達于江都。放洋萬里。波濤險惡。石礁島嶼。曲折極多。習熟經涉者。蓋鮮矣。雲氣風候。一失占視。覆敗隨之。人穀俱沒。或雖船僅存。穀已投弃。其所亡失固多矣。或迴避風濤之險。所在棲泊。暫延經年。而始達者。上漏下濕。穀已溼爛。不堪以充官倉之儲蓄。此不啻闕

取給於東北之便。傷人毀船。累年沈沒之費。不可勝算。深為國家之患。寬文十年庚戌之冬。募求能習海運。堪使掌漕事者。部下河村瑞賢。以智畧明敏。為眾所推。國家簡命瑞賢。掌海運事。先令漕與州信夫郡桑折柳川及福島等處官糧數萬石。以試其方畧如何。瑞賢受命。以為漕運事固難矣。雖然。夏艦變舶。泛海習者。雖僻壤遐陬。片忱直指。無所不至。則我東北海運。亦無不可通之理。但便利未獲。而宿弊罔除。漕運不廣。意坐此故耳。因周詢博謀。便知其繇。在不擇船隻。領駕非人。風汛

甘雨亭叢書

奧羽海運記

三

不得候而已。先是漕運與州官糧。皆雇募商船。送納江都。官司將就運船。先設餉令眾商投書。告各欲得脚價若干。官吏公同發餉檢視。而擇價最下者。取其甘結。委令裝運。奸商貪利。賤價轉雇船隻。召募水夫。故應雇募者。率貧乏船戶。船隻脆薄。什物不完。運夫亦鳥合無賴之徒。僥倖牟利。不憂事之濟否。無量船之勝載。而重裝以貪。一遇風濤。輒不免沈溺。海運自有風汛。乘之則去。來無虞。彼汲汲貪利。船戶運夫。徒欲往復數回。多得脚價。而不知天時之不可逆。風潮之不可冒。動輒遭暴風

覆敗不旋踵。假饒僅免。船已破損。非加修理。不可再發。洋是欲速而愈致停滯也。或託言漂溺。侵盜官糧者。不能無於其間。宜乎漕運難通。已失歲多矣。為今之計。莫若擇取船隻完堅者。量定裝載程則。召募運夫。必選習練海道者。優給脚價。以鼓其銳志。而候風汛可必濟之時。乘機起運。海洋每至夏月。有風氣不暴。變雲方可保。不起。晴霽清和。可必濟之時候。萬全。而無沈溺之患焉。瑞賢先遣手下一有才幹者。起自江都。踏視通運海道。泊舟港灣。至于荒濱。而巡檢官倉所在。水次遠近。逐一畫圖。貼說具冊。報知。於是地域

甘雨亭叢書

奧羽海運記

四

體勢。漕道便要。及轉搬發運之方畧。坐而得之。遂條上建議曰。凡漕運船隻。須選僦商船。各給官幟表之。不必造官船。運夫須雇強幹精練。能慣漕道者。不必差發官丁。如信夫郡官糧。自阿武隈河。以河船裝運百八十里。至于荒濱。此係松平陸奧守封內。自荒濱接兌海船起運。向西南。往抵房州。自房州不由故道。折轉直南。趨相州三崎。豆州下田等港。又候西南風。然後回船首。以入江都海灣。其途程有與州平形。常州中湊。下總州銚子口。房州古湊等處。為運船必經之港次。此等處所。並置

立務場。令查驗各船。駕運遲速。漕夫勤惰。倘或覆溺。破損等船。隻急行驗檢。勘窮情偽。或奸徒在停泊處。所私買糧米貨物。搭載以圖交易之利者。竿問痛懲。運船若在中途。暴遇風濤。沈沒官糧。就告隨近務場者。火速徵發本地丁男。其可撈而出者。悉力出之。露溼浥腐者。卽就地糶散。具數遞報。各船所暨標幟。海隅僻遠之民。恐不遽得識認。乞下行諭告河道并沿海地方官民。通知若有緩急。令速來戮力救護。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割付傍海郡縣有司云。東海官運。命

甘雨亭叢書

與羽海運記

五

河村瑞賢掌之。今沿途港次。各設務場。聽瑞賢自置手下人役。盤查。凡遇有運船漂溺者。所在官民。速發丁夫救護。而便報知隨近地方務場。切恐無由辨認。爲此頒給運船所暨標幟一箇。令官民照樣爲記。其傍海商民。勿將穀麥。與運船私自貿易。凡運船所到。沿海一帶居民。及漁戶。竈丁。宜務看護。勿敢衝犯。既而瑞賢差手下人役于平形中。湊姚子口。古湊等處。雇募伊勢尾張紀伊等州商船。以充公用。此等商船。常載私貨。往來貿易。故打造不惜工費。堅完堪用。其船夫慣知海道。能諳風

候。駕使精練。不敢侵險行危。船與人皆非他州之所能比矣。故另厚雇募。雇者今上緊漕運。要以萬全而無疎失。蓋船夫家有妻孥。行有食糧。程途往來。爲日已多。倘腳價太薄。則生計不贍。非爲之心。由是以生。今優給腳價。使之私用無窮。則人心鼓舞。樂趨差役。爭自効力。慎守約束。而無欺船焉。此所謂論大計者。不惜小費。而不欲速而自速者也。既而將應募船隻。逐一點檢。因與之約束曰。凡海船。國家已有一定法令。汝輩固所遵守。今另設立法制。汝輩要緊依行。勿有犯違。一各船量定勝

甘雨亭叢書

與羽海運記

六

載石數。除備載礮額。播摻等什具。并程途該用食糧。薪水等物件。在舟之外。裝載官糧。以保頭。下去水面六寸。爲率。裝完而後。請所在該管官吏。檢視。一各船該自備食糧。聽就水次務場買辦。須計算程途。應用糧米。稍加贏餘。具數告請。照時估買取。一各船須先將官糧裝完。却將私糧搭載。一各船若遇暴風。勢已危急。不能不剝減糧米。則須先將上面所載私糧投棄。猶未可免。則再將官糧。漸次投棄。風定之後。要將剝減訖糧米。明白具數開寫。告報所在官司。請給保票。一各船若有守風潮

停泊港灣。不許纖芥。自岸搭載自船下卸。一各船漕到江都。未完卸納官糧。不許擅將羨餘私糧。先卸及糶賣。一各船在洋中及港灣。須專心慎火燭。切禁諸色賭博。慎之。法既布行。各船皆欣欣然有喜色。蓋使食糧有餘。剩到于江都。變賣則得脚價外。更收餘利故也。明年辛亥春。差發各船。駕至奧州荒濱。三月。瑞賢去荒濱。躬自董督。將信夫部換米起發。下河道。停積荒濱水次。海船亦會集荒濱。不敢後期。乃節級裝載海船。而候風汛順。和出洋發運。五月。瑞賢發荒濱。按視運船。該經沿海一

甘雨亭叢書 與羽海運記 七

帶。建置務場港次等處。而還江都。凡海船起運。則荒濱務場人役。即便開具船頭基領。駕船隻。某日時起發。差脚力。飛報平形務場。以次遞報各務場。令盤驗督察。各船既受實惠。衆心欣戴鼓舞之下。無不効力。故漕運無滯遲之累。慎守官物。不毫有所違犯。秋七月。悉達江都。交卸。噫。海路一千五百。風濤之險。不爲不遠。而無升斗之闕焉。大事之濟。神速如斯。未之前聞。較其工費。大減於舊時。自是而後。漕政一新。而歸便捷。堂老特加嘉獎。厥後令福島官吏。每歲照伏瑞賢法制。漕運官糧。尋有

北運之命。壬子之歲。又起羽州漕事。瑞賢謂羽州在東北隅。最爲遙遠。其漕道涉北海。轉過迫門裏。經南海。達于江都。迂回遙遠。八千餘里。環六十州。邊海殆一周矣。其間歷險冒危。不知幾所。濟運之策。不可不深長思也。乃遣人備讚等州。訪問傍海居民。至漁戶鹽丁。其漕道利害。島嶼險艱。港灣便要。徧探窮搜。逐一開寫回報。又遣人羽州酒田。驗袖浦形勢。是乃海船始發之港口。而區畫措置。宜預詳之處也。因將各處遞報。參伍料理。而經畧處分。悉有條理。遂呈議曰。北運海路爲遠。潮汐險

甘雨亭叢書 與羽海運記 八

惡。亦非東海一帶之比。船隻須要雇募。習慣北海風潮者。若讚州鹽飽直島。備前州日比浦。攝州傳法河邊脇濱等處。船隻皆可充用。鹽飽船隻。特完堅精好。非佗州可視。其駕駛鄉民。亦淳朴不諱。宜特多取焉。如尾勢等州。船隻。則雜雇以取足數可也。先是。最上郡官糧。以河船漕最上河。至酒田。僦商民場屋收貯。再分載小舟。撐出河口。接裝海船。其河船脚價。汎微所在納戶。民苦重課。乞一切免之。自今而後。官給河運脚費。官倉多在河之上流。故上流船戶。應募者常多。而下流船戶。不得與

備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宜令下流船隻。趨至官倉所。在水次與上流船隻平分載運。便沿河一帶。船戶均得雇價之利。不特為郵船戶。船戶均富。則造船完堅且多。皆足以充公用也。運船所經。沿河縣邑。乞下行該轄各官民。令用意看護。無得停滯其官糧。運到酒田者。已係官物。不合收積小民之私場。且或不虞之災。不可不備。宜擇海涯便要處。起蓋倉囤以收貯。酒田是係酒井左衛門尉領內。故將官糧。寄頓起發於此之間。官命左衛門尉管護。及分載出河口。又令發丁夫船隻。挽引護送。

甘雨亭叢書

與羽海運記

九

其勞費居多。領內吏民甚困。乞自今而後。官給腳價。海船自神浦開洋。各給官幟等項。並如東海運船事例。先是北陸海道諸港。有稅運船去處。船夫無知。唯免稅之計。不泊此等港次。併程兼行。不遑占視風候。以進止。動輒中途遇風。覆敗。自今而後。令所在港次。莫得稅官運船隻。志州鳥羽港口。昔島附近數十里之間。巨石盤結于波底。運船常於風雨昏黑時候。往往抵觸破碎。乞就島上山崖。每夜舉烽火。使航海者辨認方所。以得迴避焉。酒田神浦。及沿途澳港。如佐州小木。能州福浦。但州

案上在運船至

柴山石州湯津。長州下關。攝州大阪。紀州大島。勢州萬坐。志州畔乘。豆州下田等處。乞置務場。督察糧船。一如東海運道。其論告沿海地方官民。通知亦乞如東海事例。為國大計。不憚劬勞。今欲開通漕運。非親驗踏視。何從而得區畫周密哉。臣乞衰弊之餘。敢冒風濤。巡察必經之地方。各因便宜。委曲設法。使無滯礙。若肥前州長崎。雖非運船經由之地。而華夷商舶聚船之處。西海一都會也。若去訪問。必有裨於吾漕運之策。乞得一巡歷。閱視物情。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

甘雨亭叢書

與羽海運記

十

剗付豆州下田相州走水三崎等處海關。泉州堺勢州山田等處有司。及東海南海北陸山陰山陽等道。瀕海諸國。該管列侯有司。令漕船所至。務加保護。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又移行大坂町奉行。官運船隻行經各處澳港。不許稅官糧。或恐港口吏民。以其無利於己。慢不經心。使漕船致遲滯。不便。須要切緊瞭望。遇有官船來到。盡力看護。不可敢忽。其不干漕道地方。瀕海各國。亦須常戒轄內吏民。若遇有官船被暴風漂到者。須要務加保護。九瀕海列國之邸舍。在大坂者。宜召管邸官。頒行

極作採

新令轉行各國官民。遵照奉行。於是瑞賢分遣手下人役於沿途港次。置立務場一十四所。令相聯接聲應。點勘運船。志州皆島。蓋造土屋於白崎山半腹。就山採薪柴。積于岸下。每夜舉烽。以示方所。其置烽依于山半則火氣掩映青壁。光焰不散漫。能使遠瞻望。比舉之峰頭者。勝遠矣。其蓋土屋以避風雨也。長州下關海中有石礁。海船觸之。便致敗毀。故委務場人役。常備鄉導小舟。指引運船。以迴避危礁。既而募雇讚備攝等。勸商民私船。完堅堪用者若干。布行法令。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因

廿兩五表書 奧羽海運記 土

將各船編號。如行伍法。使險難相救。姦惡相匡。每歲春分前後。必有暴風。自西南海人呼為貝奇風。北海人呼為東漸暴風。各船宜過此節。而始開洋。故與之行期。凡各處船隻。須限二月晦日起發。駕至長州下關。報知務場人役。而後投集酒田聽候。莫敢踰限遲慢。後裝運之期。因告示曰。長州海士瀕數里之間。暗沙伏石。交列連鋪。水淺潮急。易於開船。慎勿以其捷徑。僥倖涉瀨上。春三月。瑞賢發江都到酒田。運船亦不後期。悉會袖浦。乃督發人役。時最上郡官糧。節次河運出積。酒田轉搬。袖浦裝載海船。凡若干

石。限夏五月。次第起運。於是瑞賢發酒田。巡訪沿海諸國。歷按各港務場。週閱北陸道。歷山陰道。出山陽道。至長州下關。駕船渡海。由西海道。詣肥前州長崎。又返長州。歷觀防藝。備播等州海路。抵攝州大阪。捨船從陸。出京師。經東海道。還江都。海陸行程九千三百里。跋涉之勞。可謂勤矣。伏七月。運船鱗次相踵。而達于江都。交卸。曾無隻船斗糧。獲收沈溺焉。東海北海。自古以漕運梗難為患者。於是乎開通。漕政清肅。宿弊盡革。豈唯足供給於一時。後將濟國計於無窮。瑞賢雨沐風梳。足迹殆

廿兩五表書 奧羽海運記 土

遍四裔。為國家盡赤心。以建大計。可謂忠矣。國家特慰勞之。賜以三千金。嗣是之後。奧羽二州運糧。分委官吏。管掌。一皆照依瑞賢置立法制。永為定規。瑞賢白官曰。奧羽二州漕運。沿途港次。該依泊處所。合設務場者一十四。宜各就其地。勾選吏役。量給月糧。常州在務場。管攝漕事。不啻檢監官。運凡四方商舶。亦有所畏憚。不得敢恣奸詐。官從之。各港務場。並置夫役。隸該干地方。各刺史統轄。若下關備設鄉導小舟。命毛利甲斐守。白崎山烽燧。內藤飛騨守。令永遠莫有廢歇。志州海為自大

坂趨江都。船隻必經之要衝。故烽燧之設。匪翹爲官運便利。凡諸道商船往來。皆得由是取途。其利澤所逮實廣矣。夫漕道脩阻。風潮險惡。自古未有如此之甚。經涉日久。水火隱盜之患。不能保其必無焉。而今數萬米糧。無外合之沈。無欠耗之弊。三餘月而達者何也。區畫已晰。宿弊盡除。而明法令。體人情。卹下民。防奸僞。委曲設法。寬簡易從。順民丁水夫。霑濡優給。均被實惠。人思自效。不待督責。而能竭其力。不敢欺妄。故向之曠年。猶不能濟運者。時月而至矣。漕運之策。可不熟爲之講哉。大

甘肅志叢書

奧羽海運記

三

抵奧羽等州。僻在東北。土曠而民稀。稻粱常有餘。而糶賤貨財。或未贖而價貴。如西南諸國。人衆而地不廣。都會城邑。相望星羅。四民輻湊。浮食者多。土地之出。不足以給其人。則不免必資轉運之給。以爲養也。如今奧羽漕策一定。則不但行之官糧。凡東北藩府侯國。欲以有餘之粟。轉糶於他邦者。皆由官運程途。照依見行成規。絡繹運送。以得易貨賄。而國以周贍。有無相濟。彼此相資。國家之利莫善焉。况瀕海諸國。高舂市舶。涉海販鬻者。有所準式。往來不用。雖窮鄉絕域。藪所不至焉。積貯

優贍於上。交易博通於下。能使天下食貨。無甚賤甚貴之地。獨漕運之功爲多矣。是國家修舉漕政。以安萬民之意也。傳云。其人存則其政舉。上有憂民濟衆之盛德。下必有陳力稱治之臣。而能得整飾泰平之壽域也。國家昇平日久。良法善政。相繼而興。獨漕運之籌闕焉。方今廣募旁求。及及問海運之策。旣而擇衆舉人。則專委以責成功。而弗自上掣肘。故承命者。能得專施智計。以開無窮之利。福祚億萬年之基本。於是乎益固矣。諒千載一時。而天下幸甚。嗚呼盛哉。

甘肅志叢書

奧羽海運記

十四

奧羽海運記 終

מחשב נייד

סמל

乾隆庚戌仲夏

盧氏禮記

解卦一齋

拜經堂雕

11700 6-1

輯盧氏禮記解詁序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幹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攷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世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塗終於不果歲月空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研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哀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摭拾即眾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罔有遺棄而所

盧氏禮記解詁序

拜經堂本

集中其事不果上然公論自在天壤必有能繼請者豈小子私以為氏族光哉因讀此書而併附及之
乾隆五十四年長至日范陽後人文弼拜手謹序

盧氏禮記解詁序

拜經堂本

曲禮第一 禮記

釋文毛詩音義上馬融盧植鄭孚注三

漢 盧氏 解詁

放不可長 釋文長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

三十曰壯有室

三十盛壯可以取女經有夫婦之長殤衰世之禮也

周禮疏十四

母固獲

固獲取之為其不廉也 正義

盧氏禮記解詁

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饒多也 正義物盧義

君所無私諱

但為公家諱不得為私家諱也 通典一百四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

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 同上

廟中不諱

不諱新君厭於祖禰也 同上

入門而問諱

鄰國之君猶吾君也 同上

僕辰軫效駕

軫車軛頭也 正義釋文續漢志廿九注案正義作轄頭軛也釋文作車軛頭也疑

誤今從劉昭所引

為其拜而芟拜 釋文芟盧本作芟

國君不乘奇車

奇車不如御者之車也 正義

曲禮下第二

去國三世

世歲也萬物以歲為世 釋文

盧氏禮記解詁

檀弓第三

周人牆置饗

牆載棺車箱也 後漢書卅九注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畏者兵刃所殺也 通典八十三

師吾哭諸寢

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 通典一百

填池推柩而反之 釋文填池注音奠徹盧王並如字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正義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

子游為近是也通典九十一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問也魯人則為之齊衰

未問有服也齊衰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是以疑也禮家推之以為當在小功以母親極於小功同上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

虞氏禮記解詁

三 拜經堂本

造車亦中從下正義

夫入門右正義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為經文者非也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

門以向堂為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曲禮上正義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顯鄭注

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兵為行陳之首誅

之則善矣有何反服之有通典九十九

舞斯愷愷斯威釋文愷愷此喜愷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愷句并注皆衍文正義

盧本亦有舞斯愷句

其子成請諡於君

君衛靈公也通典一百四

請所以易其名者

無諡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同上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為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一說生

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宰夫

虞氏禮記解詁

四 拜經堂本

於周禮為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

戒令帥執事而理之大喪君也小官屬官也戒令即

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

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同上

王制第五

王制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所錄正義曲禮正義

正義及釋文皆引為王制令博士諸生作今從曲禮正義引定為錄字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

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

爵故小記云士耐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

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牲又

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大牢下

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耐皆少牢是喪中之祭

仍從死者之禮正義

天子七廟

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

七廟皆據周言也正義馬昭

三昭三穆

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魏書一百八之二

盧氏禮記解詁

五拜經堂本

議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正義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子令如古大胥大

樂丞如古小胥續漢志廿五注案大子舊本調作

東觀漢紀正義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

相質殼爭訟者也釋文毛詩音義上

然後制刑

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也續漢志廿八注

執左道以亂政殺

左道謂邪道正義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脫履升堂上同

五十養於鄉

不為力政上同

六十養於國

不與服戎上同

月令第六

盧氏禮記解詁

六拜經堂本

載青旂

有鈴曰旂續漢志廿九注

以迎春於東郊

東郊八里之郊也魏書五十五北史卅二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係介之御閒

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

藉地陰也故以辰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為吉主耕

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為主正義南齊書九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帝天也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
續漢志四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天子耕藉一發三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伐發也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

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
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同上案舊本三推耒
三字作九天子之之字

作及今改正

爭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禩

爭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于高

禩氏禮記解詁

七拜經堂本

禩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禩

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續漢志四注
通典五十五

以迎夏於南郊

南郊七里郊也魏書五十五
北史冊二

天子居明堂大廟

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

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大廟圍之以水似壁故謂之

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百詩正義十
六之五

春秋正義十八

中央土

中郊五里之郊也魏書五十五
北史冊二

以迎秋於西郊

西郊九里郊同上

以迎冬於北郊

北郊六里郊也同上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續漢志

天宗六宗之神入注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蹋鞠之屬也續漢志
五注

命有司大難

虞氏禮記解詁

八拜經堂本

所以逐衰而迎新也續漢志五注
通典七十八
太平御覽廿六作逐衰

曾子問第七

小宰升舉幣

太尉長史如周小宰續漢志
廿四注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

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冠而祭之若成之矣通典
五十一

而後饗冠者

飲賓也同上

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

君所

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

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

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正義

宗子為殯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正義

殯無為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為後也通典

七十

文王世子第八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正義

禮記解詁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公族諸侯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

里內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繫之甸人通典一

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同上

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

五之也續漢志四注案

禮運第九

五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十二月之管流轉用事當事者為宮宮君也隋書十

府元龜五百六十八案之字

禮器第十

德產之致也精微

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正義

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犧正義盧王本並作匹字今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

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

否矣泰山廟在博縣續漢志

禮記解詁

因名山升中于天

封泰山告大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同上

郊特牲第十一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謂無屋續漢志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

祀于社又祀中霤同上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

而郊此之謂也南齊書九 案鄭注先引易說大言 引盧鄭者蓋王儉以其文上同欲 省兩引之其實盧鄭並引易說也

郊之用辛也

辛之為言自新絜也同

鬱合鬯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必成為鬯也正義

案芳字鬱字 必字皆係衍文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

后王后也謂天子之妃王天子也正義

櫛繼虞氏禮記解詁

繼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壘而用之正義

夏宜脬鱗

脬雉腊也釋文

芝

芝木芝也正義 案舊本木 字譌水今從宋本

玉藻第十三

冬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朝日以立春之日也南齊 書九

大夫以魚須文竹

以魚須及文竹為笏正義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前梁楹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

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共作曹約准面別

各餘丈一尺內室別四闈八牕通典 冊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為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通典八 十九

虞氏禮記解詁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

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通典一 百三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

淺不追服也通典九 十八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通典八 十九

婦人笄而不為殤

女年十五笄通典九 十一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其餘旁親者以

麻各終其月數除矣正義通典一百三

大傳第十六

殊徽號

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綏若夏則書其號為夏也通典

五十

少儀第十七

不畫地

盧氏禮記解詁

不敢無故畫地也正義

手無容

不弄手也同上

不嬰也

嬰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正義釋文

學記第十八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扑作教刑正義

雜記第二十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謂降服大功者也同上

素端一

布上素下皮弁服同上

喪大記第二十二

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

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禭衣之美者

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同上

君於臣撫之

賤者略也同上

父母於子執之

盧氏禮記解詁

執當心上衣也同上

婦於舅姑奉之

尊故捧當心上衣也同上

妻於夫拘之

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同上

君卽位于阼

上言卽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

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

成故卽位于阼階也同上

君松楸

以松黃腸為樽同上

君裏椽虞筐正義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問今畧盧氏不錄也

祭法第二十三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用立春之日南齊書九通典前四

遠廟為祧有二祧

二祧謂文武王制正義

大夫立三廟二壇正義

天子之大夫也禮記通典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盧氏禮記解詁

五 拜經堂本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

大饗有九者指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指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舞五也夏

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

官九也正義

坊記第三十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

公畜也獻公無禮於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為獻

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正義引鄭志谷

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案盧氏此注昔與鄭同亦從魯詩說

儒行第四十一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正義案侍字疑衍

輯禮記解詁甫脫藁先師盧學士遂取以付梓

後見仁和杭大宗本復參考羣書重為補訂綴

於卷末時嘉慶五年春三月鐫堂錄於譔詁齋

王制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大行郎亦如謁者兼舉形貌續漢志廿五注

會子問

盧氏禮記解詁

五 拜經堂本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正義

喪服小記

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

不同時日通典一百三云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

常異月也案當作不同時月鄭注云閒不同時者

王肅注云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

禮不王不禘

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尊明帝故曰禘善唐書世一百

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尊明帝故曰禘善唐書世一百

九十 業事尊
明帝當作語

追王大王竄父王季歷文王昌

大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大

王實始翦商王季綏和文王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

也三妣亦同尊其號通典七

盧氏禮記解詁一卷

臧鏞堂述

盧氏禮記解詁

十七 拜經堂本

同里顧述子明

同懷弟禮堂和貴同校

6208 9744

37B

盧氏禮記解詁附錄

後漢書本傳盧植字子餘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案三國志盧植傳注詁釋文及隋唐志俱單有禮記引續漢書作禮記解詁此言三禮蓋范氏傳間之誤時始立太學石經已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同穴臣前已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盧氏禮記解詁附錄

拜經堂本

後周書盧辯傳盧辯字景宜范陽涿人累世儒學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

舊唐書元行沖傳小戴之禮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為說解代不傳習案本傳與此說則盧子較禮記不與而為之注恐未然也

經義雜記鑄堂高祖玉林先生所撰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亾漢唐人偶有傳述尙可得其畧其一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

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鞶今攷詩白駒繫之維之毛傳繫絆也禮記月令則

繫騰駒是繫者維絆之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

羸聲與繫義無涉又革部鞣著掖鞣也从革顯聲釋名

釋車鞣經也橫經其腹下也是鞣為轡革橫經馬腹下

而著於兩掖者案杜預注左氏傳廿八年傳云在背曰鞣非是與維絆義合故

名繫則字為子鞣也鞣依說文當作顯盧云當作鞣者

此漢人隸省又鞣從顯得聲故竟有假借作顯者然顯

鞣與顯飾之別全爭偏旁革字之有無所以寧省其頁

而不當遺其革此校之盡善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

不離禽獸陸德明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孔氏正義曰

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

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禽

是獸今竝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

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

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

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

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

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

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

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

附錄

拜經堂本

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矣舊本禽獸盧氏必改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未免太拘此於之未盡善者鄭氏注本後人其可輕動手

隋書經籍志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案十一上脫二字

唐書藝文志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

經典釋文序錄盧植禮記注二十卷

盧氏禮記解詁附錄

江寧劉文楷錫字

盧氏禮記解詁

附錄

三

拜經堂本

盧氏禮記解詁補遺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正義案此條當在曾子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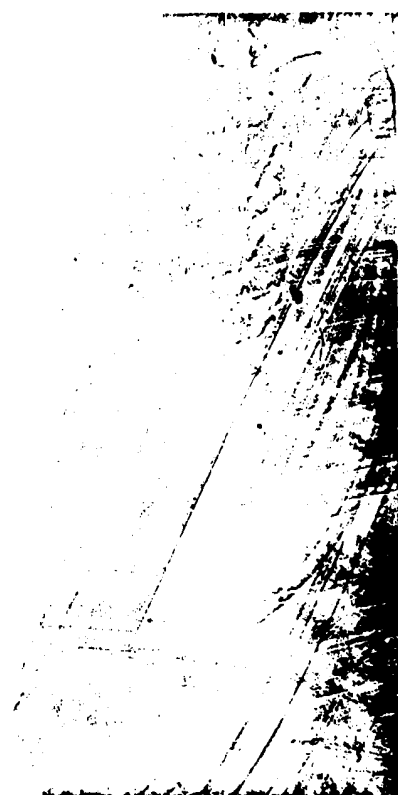
後饗冠者注後

禮不王不禘

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尊明諦故曰禘舊唐書什一册府元龜五百

九十案此條當在大傳首諦也唐志作帝也今從元龜所引下明諦字兩書皆謬作禘

盧氏禮記解詁補遺



禮記解

齊孫德輝敬署

宣統元年秋九月

葉氏觀古堂校刊

石林葉氏夢得字少蘊

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
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衛湜禮記集說卷首名氏

序

序

六世祖少保公生平著作等身說經之書見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馬端臨經籍考者如石林書傳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春秋指要總例論語釋言孟子通義多佚而不傳傳者唯春秋傳考讞三書而已春秋之外有禮記解引見宋衛湜禮記集說中然其名不見于宋以後官私書目康熙時朱彝尊撰經義考始列於三禮類而注云未見此由朱氏不知當日本無原書徒從衛說所引率爾孱入耳據衛氏敘列諸家姓名下稱公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是衛氏亦未見公原書余謂公本無解禮記專書不過庭訓時論說及之仲子為之存錄此諸家書

序

目所以不載其名也但衛氏稱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而書中所引多月令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雜記祭法經解中庸深衣冠義十二篇不知衛氏何以敘說矛盾如此吾家調笙先生廷瑄曾輯是書謂衛敘有脫文理或然也原輯云綜計二百三十七條分為二卷以余所輯凡二百三十三條較彼所輯少四條蓋衛氏敘列葉氏凡三家一稱石林葉氏少保公也其二一稱龍泉葉氏一但稱葉氏彼因誤以葉氏他條孱入未之審也其書輯而未刊兵燹後又無傳本余亟為輯錄約分四卷付之梓人庶以見公

說禮之厓略云宣統元年己酉九月望後二日裔孫德輝
序

序

禮記解卷一

宋葉夢得撰

高孫德輝輯錄

曲禮上第一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其常猶言制之凡也曲禮其變猶言文之目也故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其曰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或讀之以喻眾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亦謂之執

禮記一

禮今禮記首載曲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雜記其所聞而纂之爾故言曲禮曰以表之如毋放飯毋流歎孟子亦云則孟子猶及見其略歟所謂經傳者無復聞矣衛禮記集說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主於敬敬者所以直內也內既直則儼若思者德威也安定辭者德言也德威惟畏德言惟信非安民哉同上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同上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說人不以其道則其言多而煩也故不妄說人則無辭

費處非其分則必至於凌物也故不踰節則無狎侮於人無狎侮於人故能修身無辭費故能踐言踐言而行

之則行可久言可道此禮之本所以立也同上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道德有禮所以體之仁義有禮所以節之禮自其未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禮記集說二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以不及為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

禮記一

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為之是已為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以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不敢受大夫之位何以知其然黨正飲

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此以齒為重也三命不齒此以爵為重也再命齒於父族則父兄在

其間矣三命不齒則雖父兄不敢以齒加焉故別位於賓之南鄉黨莫如齒朝廷莫如爵鄉黨父兄不敢以齒

加爵則朝廷豈可以爵而踰父兄乎左氏記叔孫婁以再命為卿因季平子伐莒之功例更受三命媾叔孫豹

之子時豹已死而季平子其四從兄也尙未三命而媾先之叔仲子欲開三家謂平子曰媾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於是使媾辭位而弗從夫從兄猶以爲言則先王之時大夫不可踰其父兄審矣媾之不從豈以平子爲其族非其親父兄歟同上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不過三則無瀆禮不相襲則無廢事先王是以稽諸天而信時日畏鬼神雖疑而筮之不敢以非考諸人而使民決嫌疑定猶與雖日而行事則必踐其言也禮記集說九

禮記一

三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臣從君之朝聘有私覲則爲外交以其貳命之事也其在國則有私行而不爲外交以其順已之事也然而大夫成德之爵君以賢而尊之有薦饗則無以重君之答已故反必獻士則職位爲卑君所以不答拜也故反必告然則士之出與大夫同其反與大夫異者尊卑而已矣禮記集說十一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

有天王某甫

嗣天正位以覆養其生類則曰天子故君天下則稱之所以親之也崇高富貴而天下無與敵其尊則曰予一人故分職授政任功則稱之所以尊之也上順天命下得人心曰天王故踐阼臨祭祀諸侯於鬼神則稱之同上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禮記一

四

自夫人以下至草工其分列之先後與名號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爲殷禮也蓋治天下必自內始夫人嬪妾莫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已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也有教不可以無政故次之以司馬司馬所掌者邦政有政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也故次之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

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眾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人君於是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也雖然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貢以通於王六職所分者內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攷治五官所職者眾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於是攷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於上法守於下為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貢言其造於下而有所進享言其通於上而有所舍也禮記集說十二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伯則其道足以長人雖五官莫尊於大宰而亦無以先之故內不以稱者以其長人之道足也牧則其道足以

禮記一

五

制人而已雖為長於九州而入天子之國則止稱牧者以其長人之道未足也惟其未足故擯於天子自稱於諸侯則無異辭惟其足也故擯則屈而言吏言天子之所使也自稱則伸而曰老言天子之所親也至於在外曰侯在國皆曰君者以其受爵雖異而南面以臨臣民者非異也同上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略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

在九門之外故不言入天子之國於內曰不穀示不足以養人也其反而歸國出於四夷之外則曰王老示有所歸往而親也內稱不穀屈四夷之德於中國外稱王老夫中國之德於四夷也同上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庶方小侯乃所謂附庸之君也其地處乎中國而其朝異乎四夷故得入天子之國以其道止足以自為故曰某人能自為矣亦可推而養人故於外亦得稱子不足以養民則民將去而無輔矣故自稱曰孤孤則甚於不穀也先王正名號如此而後世稱謂猶失其真又況謙德以自遜也同上

禮記一

六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始不顯諫以為禮終諫而不從則去所以為義也禮記集說

三十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國君之有土地人民其道主於忠孝故以宗廟社稷為對大夫非有土地人民而其職則帥人而尊上故以能

禮記一

七

御為對士則無往而不事人故言主典謁庶人則無時而不為人役故言主負薪此禮意存於稱謂之間也同上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言不及義古人恥之問富奚宜至哉此所以為曲禮也祭器衣服不假大夫之通禮而言其富則及之豈其命有不同或假或備亦異矣乎同上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鄭註是矣然

未盡也先王之制祭祀如柳下惠所言益甚嚴矣故禮有祭法有祭義若舉廢皆當於法與義後固不可改使

有不當其可姑仍其失而不之正乎棄之與農農之功

必有不若棄者則農固不得不廢若柱之為社世未有

能過之者則雖欲遷而不可改湯特為之作夏社以曉

天下此禮所以言有其舉之有其廢之者謂各有名而

非苟作者也不然如魯人之祀爰居躋僖公何以書於

春秋使後有作者能以禮正之孔子豈不許乎禮記集說十四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之特言不問者恐

瀆神也同上

禮記一

八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棊脯修棗栗

玉有璧有圭圭則銳而象天用璧則圓而象地體子男

亦君人者也有君之體而不足於用故執璧公侯則德

位盛大非不足於用也故執圭獨言圭而不及璧者以

諸侯不嫌於無體也羔雁則物而已矣不可以無飾故

飾之以纓布布言其道有以被人而纓言居位之有文

章也雉則文明之物故無所用飾庶人質野則無所事

於文也童子則始學者也束修以見師長委摯而退野

外軍中無摯則無所行也纓拾矢而相見不為之簡委

之而退辟與成人爲禮也不爲之簡禮以趨時爲大也
若夫婦人則其道主於事人其職專於中饋故摯以楨
榛脯修棗栗棋榛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脯修取其
治已齊家以治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上
檀弓上第三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
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
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汙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

禮記一

九

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汙故
父沒而爲人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汙而不爲服
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爲不能而使白絕其母
故記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異父禮亦謂之繼父繼父同
居則服期不同居則不服自其母推之也此亦服者其
隆而不服者其汙也異父既服期則其昆弟死視異父
以爲差而服大功子游之言是矣而子夏不及知乃自
以未之前聞而從魯人齊衰以答狄儀之問所以記今
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出母之無服非所汙而汙異父昆
弟之齊衰非所隆而隆君子是以謹之近世士大夫多
疑於出母與異父之喪服不服率自其意而莫能一殆

未嘗學禮之過歟禮記集說十五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
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古者三年之喪不弔大
功未葬不弔而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謂弔也
總服之至輕者也然苟可及弔猶服之輕者必往則不
及弔而稅豈先王之得已哉殯當謂大功以下所識雖
兄弟之不同居者皆弔非兄弟雖鄰不往則固無嫌薄
於遠兄弟是以斷而不疑曾子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
乎禮之難知也其每事必請於夫子有以也禮記集說十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露

禮記一

十

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
行之

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
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
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朝非特人
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
也禮固自有次第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
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
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
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胥季友之類
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

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諫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 又曰幼名冠字爲眾人言也五十以伯仲爲大夫言也又有稱甫與子則不知其何施或者謂爵有尊於大夫者則稱甫如仲山甫尹吉甫之類故孔子卒魯哀公諫不稱仲尼而稱尼父而孟子稱孔子皆謂之仲尼而不曰尼父然既尊字以伯仲矣不應復以字見又有稱家父孔父者則不斥其字

禮記一

十一

矣然冠禮字辭已稱伯某甫叔仲季惟其所當則甫固不以尊見也至於子則孔子諸弟子如子游子夏之類皆以通稱則不繫其爵意子與甫皆字與伯仲同爵非大夫而有德者則但稱子如孔子孟子之類而爵高於大夫則但稱父如家父孔父之類故孔子弟子惟曾參有若不兼字但曰曾子有子以孔子死二人皆嘗爲師尊之也

禮記集說十八

檀弓下第四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審主王姬嫁者當爲之服姊

妹之服則莊公爲之固然何疑於外祖母乎若以爲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服然而喪服記外祖母服小功非大功則檀弓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自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禮記集說二十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君子言行應乎時猶權衡之應物也不能應時則言行雖善君子猶以爲非齊之奢久矣晏子示以儉其奉已則敝裘而居其祀先則豚肩不揜豆蓋應時也

禮記集說二十

禮記一

十一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且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帷蓋之近於身以爲障蔽者也犬馬之畜於家以爲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弃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禮記集說二十三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爲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上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侯而略於喪歌者夷侯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

禮記一

十三

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上

王制第五

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由王者之制祿爵而至千里之內以爲御其分田制祿爲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祿平而封地所以爲祿也所封有大小而守土之臣必以大小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

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

以專治乎內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述職內不巡狩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於天子皆巡狩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狩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狩也有罪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妖天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次之

禮記一

十四

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寢不踰廟皆喪祭之禮所以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於生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冢宰所職者邦治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修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

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司馬辨論官材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次之教也司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子恕己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正其未然刑以例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以次刑也爲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於是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諫百官受質皆在於廢置所以次之刑禁也天子受諫於上則有道

禮記一

十五

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道德一於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祿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恤孤分田制祿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言疑於晉文所制又可疵也禮記集說二十四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王制之也祿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於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在官者祿之

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無私爲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屈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也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二國亦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尙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譬則天也其臣之數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譬則地也其臣之數止於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爲君亦必純臣於

禮記一

十六

天子上同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爲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爲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

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斤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於二十五里而不應於實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有五等

禮記一

七

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於二十五里則疑為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別於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於二十五里則為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為諸侯周官雖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唯其雖也不言諸男為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唯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十里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曰附庸也

同上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為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為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為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唯其王制之說詳此孟子所以自謂軻也嘗聞其略也

禮記一

十八

禮記集說卷二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而總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國之地為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今攷於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為別則是要服之內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

五十

十八

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爲王畿而自侯甸男至於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則方七千里迺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禹貢之所謂要荒卽周官所謂蠻夷鎮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前周公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惟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

禮記一

十九

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於虞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蓋所謂萬國者槩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既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以開方約之爲千里者九其一爲畿內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爲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

制合焉知周公之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多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農夫制祿皆合於孟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總相屬而言之則疑於周制矣然由康成之說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足信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既疑而未足信溯而勿質可也

同上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已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

禮記一

二十一

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急也

禮記集說二十六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說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天官知節則令自己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富而後教

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與禮記集說二十七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

禮記一

三十一

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世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祿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同上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莫非制也於衮而特言之者以衣服制之顯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者以日月爲之運星辰爲之紀其施於人則仁而已無爲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

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以象天德也天德者陽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者虎雖之彝也何以知其然以禮謂之毳而鄭氏謂之虎雖鄭氏必有所受之是以知其然也虎者義也雖者智也雖能以尾窒鼻而禦雨患是能達於體用趨時能變此所以爲智也爲虎又象之於宗彝者以其奉宗廟爲大事也其清足以自潔而可薦者藻也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飪者火也米養人者也粉之則其利散而均於養人而已不足以爲道必有以裁制之斧者所以爲裁斷也施裁斷不可以無辨黼者辨物之謂也其在東北陰陽於是辨焉凡此所以

禮記一

三十一

象人德人德陰也故絺繡而在下五帝之德同乎帝則具乎天德故三辰爲上而龍以仁次於山火以明次於藻三王之德應乎人則具乎人德日月星辰既登於旗則冕服不可不法乎天道故龍以變化不可知而登於山火以明而有功則登於宗彝然則舜之冕服盡於十二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此言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內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而衮冕也蓋三公近於天子而爵位盛大其德無私其仁足以長人而藏於不可知故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如王之服卿在內則六命其出爲侯伯之君則從七命而鷩冕卿雖爵位次於公而爲諸侯伯則其仁亦足以長人以其顯於可知故

驚冕自雉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內則四命其出為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大夫雖帥人以智而進退以義故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為主若大國之卿三命而已其道苟足以養人則可以輔國故絺冕自粉米以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小國之卿一命而已其德苟足以辨善惡則無枉已而仕故玄冕自黼而下如卿之服凡此諸臣之冕皆純乎臣道則以裳之在下者為主衣在上所以象乎陽其色用玄玄則赤而兼黑陽以陰雜之也裳在下所以象乎陰其色用纁纁則黃而兼赤陰以陽雜之也玄者北方之屬天道在北則寂然不動而纁者南方之屬地道在南則有為以與萬物相見形而上者寂然不動而出於無為故衣用玄所以尊道形而下者有為與萬物相見而代有終者地道故裳用纁所以下功諸侯有時而在人上則主乎道而體天唯其在內嫌於外遍天子故其命以八以六以四則從陰之數至於在外者有君人之道故其命以九以七以五則從陽之數諸臣無時而不在人下則主乎功而法地唯其法地故在內而言陽數則無嫌於天子在外而言陰數則亦無疑於其君無嫌疑者以其位卑也故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然周官言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

禮記一

三

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與此異同何也蓋古者孤卿大夫雖有常名而其職固有相通者矣以其相通有孤而兼卿大夫為之者周官詳於其職故舉上以及於下王制略其兼官故舉下而見於上猶之孟子之言卿大夫元士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其制為略王制則兼三公附庸而言之其制為詳不害其意同也上

然後祿之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人之材或成其為賢或成其為能必論其所長而使之論所長而既別矣入而使之長民而民化出而使之治民而民安則可以任事矣既任事而後爵之以公侯伯

禮記一

三

子男之位大夫士之位既定而後祿之以百里七十里之田雖然不可不與士共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古之君子審克如此而必與士共之者以士上足以兼大夫而下至國人者也上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身親惡也禮記集說二十八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修五禮而巡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既悉則修法則而巡守歲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歲爲期上同

禮記一

五

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祀於山川告於地也或曰望祀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流民方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爲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度量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則修之王制所言治世已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攷以成之日無不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革則同而一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

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上同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異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禮記一

五

王者所述多三代之制以三代方堯舜雖治天下無異道而教亦有不同者矣是以衣服制度上所以造治本也敢以其故而專革之是畔其君畔其君則征伐之有辭矣是故其罪討禮樂自天子出所以飭治具也敢以禮爲常而變之以樂爲久而異之是不從其君不從其君則無以別於要荒之遠故其罪流至於宗廟之在其國以封爵而得立不能祀則不順乎親也故因其爵而絀之山川之在其地而得爲之主不能舉則不恭其祀也故因其地而削之絀也削也皆無功德於民其罪雖不均合而言之皆爲黜幽言也及夫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則所謂陟明也加地所以爲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爲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修而進之故曰進律先王一出省方而風俗厚薄周於人諸侯黜陟詳於上此三代盛時天子視聽不出於旒纁而四海見於一堂之上者得其操術也上同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乎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其出必告故皆造乎禰其反必面故皆假於禰造者告其行也格者告其至也舜所以攝政此一巡守而告於天皆言類者蓋舜之受禪天命也此巡守而黜陟亦天命也順天命以受禪行天命以黜陟皆以類相求也地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於社皆言宜也周官太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獨不及宜意猶類也書亦曰類乎上帝宜乎冢土則是其祭同於類禮而宜則言其意矣蓋古者君出於外必載遷廟之主

禮記一

卷七

與社之主於車有功而賞則告之祖有罪而誅則告之社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先受命於文考而後行類宜之祭王制則先類宜而後造於禰何也以其致親言之則先受命者所以尊祖考以其致尊言之則先類宜而後禰者所以親天地此武王之伐紂所以異乎王制之巡守也雖然祖考為親推其親親之仁而於內則主愛故出而造歸而格在武王之載於書則略天地為尊推其尊尊之義而於外則主恭故出而類宜至於燔柴望祀在王制之言於禮為詳上同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

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為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為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懲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為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身而化民不齊則疑眾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

禮記一

卷七

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進修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以祝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鼗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敵何也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祝敵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為卑以鼗將之未必有祝堂上之樂為尊以祝將之亦必有鼗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

賜圭瓚使之得爲尊也蓋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

禮記集說
二十九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明甚鄭氏獨以爲周制而爲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蓋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總數也自考差而上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高祖止矣高祖而上不可考曰祖考廟者太祖廟也故謂之祧稱二祧焉合而言之爲七廟分而言之則廟有五而祧有二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餘

禮記一

二十九

見祭法禮記集說
三十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先王興滅繼絕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禮記集說
三十一

天子植禱禘禘禘禘禘禘一禘一禘嘗禘蒸禘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禘禘禘禘一禘一禘嘗禘蒸禘

古者祔主於廟則合羣主而禘祭所謂饋食之禮自禘之歲推而至三年率以爲常所謂三年之禘天子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其物爲備故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先君其物不備於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禘唯其物備而先禘故三時得以徧行止植禘

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禘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禘嘗禘烝而已此諸侯之制所以異於天子也上同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饑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上同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稅者說取於民征者正取於民合而言之也對而言之則稅止於布帛粟米而征則兼於力役者矣孟子曰

禮記一

三十

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於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圭田既取其稅故于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之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閭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蓋紂方虐民而文王寬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閭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卿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勵其節在於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願立于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于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于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于野禮記集說
三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甯其親此三代盛時仁行于天下如此上同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寒煖燥溼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于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

禮記一

三

謂教者其屬有七具於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於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爲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爲詳上同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細惡

禮者人所體以示于外天所作以具于內故以節民性

教者上所以勉于下下所以得于己故以興民德政者率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道出于命德出于性人所備有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正莫非德也而德有吉凶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而風俗同于天下道德一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服器械不法則奢度量數制不同則僞齊之而後奇器異服者息淫聲邪志者懼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禁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闡門肅朝廷正鄉黨和庠序勸而後教化被乎天下教化行而民

禮記一

三

德興亦未始不先之以禮故始于冠而人道立本于昏而人倫正重于喪祭而親親之恩著達於鄉相見而齒位定恩意合此道德之原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教而宗伯所掌者邦禮此先禮而後教則疑於侵官楊子言道以道之而終至於禮以體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於無序何也蓋宗伯所掌者禮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以趨時之緩急以爲詳略不同也上同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爲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爲惡也然而耆老朝於庠習鄉射以教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于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絕其爲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爲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爲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爲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上其有齒則人

禮記一

三十三

知長幼卑尊之爲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爲善而不肖懲於爲惡

禮記集說三十三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爲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爲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人誠則其辭簡僞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

聽爲其僞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上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其罪也人以爲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卽天論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其過也已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上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

禮記一

三十四

爲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爲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聰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己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眾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禮記集說三十四

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
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曰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
聽

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
則爲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爲敗事執左
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疑於眾而於國政亦
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
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偽學不順其是則爲非鬼
神時曰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害政而入之
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眾則

禮記一

三

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
僞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
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辨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
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
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上同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
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
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
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
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不粥於市木不中
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

異服識異言

以令示於眾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
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
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
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
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
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
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譏
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人情所不
免故下大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
爲治天下之終也上同

禮記一

三

宋葉夢得撰

高孫德輝輯

月令第六

其帝太皞其神勾芒

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為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為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為稷周以棄為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修唯后土祭於社而勾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尊收無常祀也

禮記集說三十七

文王世子第八

記解二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為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為夢邪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禮記集說五十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

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學羽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為動而聲為靜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為動而事為靜故春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理具於其中書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

記解二

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為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為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師皆學於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與之共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故弦誦之

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虞氏所謂外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必詔於虞氏之學既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誓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己爲一皆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獨詔之以典禮庠也辟廱也序也誓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也秋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其舉三代則周之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廱歟詩禮傳記於辟廱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上同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于戚

記解二

三

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於東序者數之始也禮記集說五十一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論說東序有論說則有問故間三席上同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二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上同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故取賢而以德進言揚斂才而以事舉藝誓命合而旅語以先王之道則鄉遂之士有所勸也言德者寡則爲取賢事藝者多則爲斂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事也或薄於德或失於言或謬於事雖並誓之必待又語於斯三者苟得一焉乃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蓋德成而

記解二

四

上藝成而下者等也言成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既合曲藝而教於成均天子飲饗以行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明上之取人不以一道盡也上同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家則父子國則君臣世子所學治國齊家以及平天下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大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大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以觀之使觀而化也禮記集說五十二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為子而教則易以恩廢於為臣而教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道教之德使自得於己而不以義傷恩也同上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

記解二

五

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德而民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同上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樂則言節書曰天秩有禮則凡見於度數者皆出乎天也傳曰干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皆存乎人也出乎天

者而以人庸之存乎人者而曰天有之皆所謂禮樂之大者禮記集說五十三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先賢有道德而釋奠以祭之所以致愛於死者也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所以致愨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以愛之以敬也三老則三公致仕者其爵位尊矣故以父事之則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差矣故以兄事之則不疑於兄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饌則食也禮則飲也適饌省體其珍具矣故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

記解二

六

以樂侑食此所謂修之以孝養也文王功成於清廟而為受命之始則歌于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受命之終則舞于堂下此所謂紀之以義也自大昕鼓以警眾而至於舞大武則禮終而樂闋國子俊造得以觀於中侯伯子男得以帥於外而猶以為未喻也故命百官及養老幼於東序此所謂終之以仁也義也孝也禮也敬也皆出於禮樂一視學而盡舉之則所謂慮之大也

同上

禮器第十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之可必者多矣何獨舉此三事祭而受福猶可期之神戰而必勝則軍旅之事子固以自信乎此蓋郊特牲紀春蒐之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共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厯卒伍鹽其禽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焉則當並云戰每習則可以必其勝祭盡禮則可以必其福以理之當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眾之紀紀散而眾亂又曰蓋得其道矣下即云祭祀不祈及牲薦之事是亦此意禮器郊特牲似出兩人各誦所聞初不相謀也

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記解二

七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禘讀如陽讎有二名讎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讎

禘猶禴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

禘為名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

禮記集說卷六十四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

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

正以別魯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誣也冬

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

寅之月郊蓋所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

以因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所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為啟蟄而郊鄭註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為建子季夏六月乃建未之月也鄭又誤為建己之月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蓋為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為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所引易說亦無據

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記解二

八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

自此至德之殺也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

錯自鄭氏以來不能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為士冠

禮言也諸侯天子無焉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

無生而貴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

冠而為大夫者故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

薨雖未冠必即位則生而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

以立諸侯象賢也舉諸侯則天子可知一加而冠緇布

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此

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大夫

五十而後爵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以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爲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爲夏之未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爲諸侯天子乎此禮之必不然者也禮記集說六十七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記解二

九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非特贊祭祀凡大宗之統其口親者亦不可無也然則婦人得再嫁乎據此理則婦未有二夫者也然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然必有故焉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無故不用令者罰之繼言司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氏謂故如鰥寡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不得不嫁者君子亦通之也同上

明堂位第四十

昔殷紂亂天下肅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于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于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于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爲宮于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

記解二

十

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制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于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于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異位學者由是紛紛至于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禮記集說六十九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

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
壘士有誅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爲近于誣若然胡
爲列之記乎禮記云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
弑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
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
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
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弑事其說尤
可信其不疑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
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于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
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

記解二

七

誤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
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

十八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
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
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于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
祫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于天子則得視天
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

禮記集說
八十四

樂記第十九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禮說集
說九十九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
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
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
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

記解二

七

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
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
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周衰天下未有能以身
致死而援之者子擊磬于衛荷蕢聞之以爲有心者以
此

禮記集說
九十八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
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

夏后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蚌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爲及此與下誤言行商容

禮記集說同九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記解二

三

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土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土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粗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爲大夫爲答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爲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畧之也

禮記集說一百一

祭法第二十三

天子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

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記解二

古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言宗廟者亦或謂之宗祧廟與祧常通稱祧兆也廟親而祧遠則其兆而已而鄭氏以祧爲超超上去之意祧非毀之謂若是祧爲毀則自大祖而降凡無功德者皆當祧何獨此二廟乎

禮記集說一百九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之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

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蘇郭鴻水而殛死禹能修
絲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顯頭能修之契爲司
徒而民成冥勤其官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
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
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

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
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勾龍
氏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
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
黜夏殷人有歸罪于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

記解二

五

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
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
而不遷勾龍氏歟同上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
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
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思其親而祭之者人情也祭以時而疏數者天道也本
諸人情則秋而霜露降其情傷也故嘗祭春而雨露濡
其情思也故禘祭合天道則秋嘗者順乎陰也故無聲

春酌者順乎陽也故有樂禮記集說一百十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
乎

愛存以仁愆著以信主於內而已矣夫安得不敬乎同上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乎日志有所至而
不敢盡其私也

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享也弗辱身也
止稱君子同上

記解二

六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
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薦盞君獻尸夫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
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
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
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
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

同上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愆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
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

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可以修容也故其進也愨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既事而禮樂有序百官既備可以修容矣故濟濟者自遠也非進而愨也漆漆者自反也非行而趨數也同上

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愨者信之始信者愨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

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為稱也同上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為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貴以其近君老非已親而事親欲其壽老故貴老為其近親長非已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為其近兄幼非已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為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

記解二

七

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禮記集說一百十一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孝以事親父則親之也親之斯愛之矣故至孝近乎王以王道主乎仁也弟以從兄兄則尊之也尊之斯畏之矣故至弟近乎霸以霸假乎義也王有天下因言其孝則曰天子必有父霸有一國因言其弟則曰諸侯必有兄近王霸者至孝弟者也通神明者孝弟之至者也先

記解二

文

王領天下國家有所因者本於此而已矣同上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親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土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同上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腓膂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牽牲而入廟門麗於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刲取腓膂以合羶薌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燭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別其方日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而在上以別乎明月陰也陰主乎闔闔則坎險而在

記解二

九

下以別乎幽此上下所以有制也日沒於西而其出在東則一而已非有遡於月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於東則二也故有遡於日是月於西則常位於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其用爲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爲入出爲外入爲內此內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爲精月生而陰爲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訟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

上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內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

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物者其聚也變者其散也郊特牲謂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歸於天者知氣升自上也歸於地者體魄降自下也聚散者天之道故精氣猶謂之物升降者人之道故魂氣亦謂之神蓋魂與氣無不之無不在則爲神之盛體與魄有所歸有所化故爲鬼之盛鬼神皆潛於幽而祭以合饗之使民敬畏此所以爲教之至也人之死亡其魂魄皆潛於幽而不可見者物之精而已矣故聖人欲嚴其道以明其教故明以命於鬼神於天曰神於人曰鬼此離而言之也及合而言則凡在幽者皆不害其同名百眾則貴者也故曰

記解二

三

畏萬民賤者也故曰服貴賤雖不同皆合黔首也故曰以爲黔首則

禮記集說一百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也修身慎行不服闕不登危此弗辱也稱其無而啜菽飲水不爲薄此能養也

上同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

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故爲人道唯有義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爲子道唯有命以舜爲聖人猶以瞽瞍底豫爲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慎忠信災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

記解二

主

卒之也一人之身物所爲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爲本也故仁以仁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也強者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對於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且言五刑之屬三千亦曰罪莫大於不孝皆與此意合也

同上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

禮記集說一百十三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記解二

主

孝者仁之實仁則能愛於物伐樹木殺禽獸故必以時莫非勞也有勞於德有勞於力而忘勞者思親之慈愛也未能無望於其親故爲小孝仁大矣則尊之義有理則安之仁義而已勤行而不懈未能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爲中孝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爲大孝

同上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乎朝廷矣

同上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
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辟愛之則班白不
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眾以人言老而窮
者獨所不弃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

州巷

同上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狩狩矣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狩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

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同上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

記解一

垂

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

讓而後及爵者

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

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同上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

自天子而下其貴賤皆有所尊由庶人而上事其祖考
皆有宗廟故祿爵慶賞就以成之成言其所以終所以
始也然必言示順者以其避遜之道至於此則順所以

成也

同上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
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
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
也斷其志則謀於己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
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己則
能卑己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
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善於己則不足以為賢舜稱禹之
賢亦曰不矜不伐

同上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

記解二

垂

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
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
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焉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
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卑靜以正者
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
若將聽之故身必誦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
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慈善於內而言不違
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
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為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

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
形察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同上

解 卷之二

謹

禮記解卷三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輯錄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恍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爲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爲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隱怵惕之心此自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己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禮記

記解三

集說一
百十四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

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己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皆爲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諸己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爲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靈神之大者歟上

記解三

二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爲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上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娶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盞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爲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鄉大夫相之夫人治內而命婦相之所謂備內外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將之君子以爲徒物故曰內之爲

記解三

尊外之爲樂同上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聖人以道極其高明則無思也無爲也道中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爲也唯其有思故齊唯其有爲故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爲出於思故也君子嚴於事鬼神其

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嗜欲以治內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夫婦親之其敬如此神明其有不交乎同上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十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十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記解三

四

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十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爲僭豈魯之得用者歟禮記集說一百十五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

餼雖爲祭之末亦爲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餼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

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眾則眾所飲食者乃餽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餽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爲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同上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

記解三

五

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祭者所以順備自內而興物則凡在己者無不盡是之謂順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在是之謂備內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爲仁之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而已矣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強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己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同上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祭祀以祭鬼神爲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內外之別而所爲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爲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久故次之以貴賤

記解三

六

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別別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敬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爲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餽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同上

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

道也

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祔則在門外几筵祝祔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同上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

人倫明矣同上

夫祭有異輝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

記解三

七

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亟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闈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昇之則上下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禮記集說一百十六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烝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禘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以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為秋政義之

記解三

八

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同上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身蒞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與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爲敬乎上同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

記解三

九

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烝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名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此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

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下以示教皆得考於銘則君子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上下而已上同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智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上同

記解三

十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下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

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
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
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
秋以治人修身之事而爲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
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禮記集說一百十七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
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記解三

十一

四海之內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盡精微
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
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
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
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
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
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同上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
之於方圓也故衡城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
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

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
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圓輕重不能無欺
姦者詖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
可不審故其警則權衡誠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
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同上

記解三

十二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
五者天下之大經傳百世而爲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
帝王有不相沿襲者所以爲異也同上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
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
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朝聘覲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
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婚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
焉故言廢禮則始於婚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天下治

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婚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偪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

侵陵圖君者也

上同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曰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倣

記解三

十三

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上同

哀公問第二十七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上以事天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

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教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指車器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已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為主喪算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已則以恭儉為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禮記集說一百

八十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

記解三

十四

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為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上同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

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婚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上

記解三

十五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倣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上同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上同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記解三

十六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成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上同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

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上同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蹙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爲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爲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

記解三

十七

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上同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狷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禮記集說一百十九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

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義於閭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義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

記解三

十八

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說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爲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眾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歟上同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啖飲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閒於吹歎之中要其德大而能
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爲物叩之則
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鐘磬既升堂聞鐘磬情
已見矣故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
大武武王之樂終受命者也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
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
而樂舉矣然後牢牲饗餼以薦諸俎擯介詔相以備百
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焉蓋仁以禮立禮
行於燕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而不

記解三

十九

敢飲肉乾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示慈惠也不敢飲食
者訓恭儉也恭儉慈惠皆爲之別而百官以備饗禮以
終故行則圖而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
和鸞中采齊者不失節也既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
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鷺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蓋
雍禘大祖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皆大饗先王之時之
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於饗諸侯之際則其訓恭儉
者可知已上同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
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
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
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爲素偏而不中故達樂
而不達禮則爲偏舜之命夔典樂非謂其不達禮命伯
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
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
禮而爲窮則伯夷亦不達於樂矣爲舜之臣止於九官
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幾則幾
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
非也上同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
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記解三

二十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
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
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
官莫敢不承事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
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
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
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
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
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
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爲政之大者也然事有緩

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眾矣皆不及於禮樂
答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爲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
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
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
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
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立而天下太平萬
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廢興主乎人
則眾所由而治亂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
明上下皆有所辨況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天理所具有
哉上同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記解三

三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乎禮弟則說安
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經言教民親愛莫
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意也禮記集說一百二十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
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

怨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
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
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
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樂以志爲體以氣爲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心則
氣志從矣氣志從則有主於內日聞四方則有動於外
動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爲樂之終禮之緩則遲
遲速則翼翼緩速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閒無閒則
日就月將而不可已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爲禮之終也喪
以仁爲主內怨孔悲則仁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

記解三

三

可施於無窮故施於孫子所以爲喪之終也上同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
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
之德也

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
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
至於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
尊之也惟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

不違也故上帝是祇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同上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
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
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
如神故者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
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者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
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
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爲文武之德則先王慶
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同上

記解三

坊記第三十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
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
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
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
所則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
而已矣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一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云
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
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貧而無怨難能好樂則處貧之至愚夫愚婦一能勝子
眾而以甯者則處眾之至以樂處貧禮處富則甯眾者
固處貴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乘者車之所以載也
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爲物守死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
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富貴不極而其爲國千乘
百雉至於大夫則其上亦有君非備貴者也故止言家
富而已先王辨貴賤之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
坊民爲主其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所謂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厭者此也同上

記解三

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三十四
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
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
彼盍旦尙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
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
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
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別
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厚薄
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
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
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朝廷有位則民有

所讓禮之別微則衣服有別至別嫌則親疏異矣故同
姓親也不嫌於為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
同車嫌於為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
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
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弑篡者上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亦亡故君子與
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
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
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於已斯亡

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

記解三

三五

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
浮於人則為非義故君子甯使人浮於食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
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先以言上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則怨亦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鑄京惟龜正之武王
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
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
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義之於君臣其應則民作忠忠者義之屬也仁之於父
子其應則民於孝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內故以應則
言本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屬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二

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
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親之生也弛其過則幾諫以先志敬其美則順行以承
意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

記解三

三五

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謹謹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
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
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
怨故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事親至於可怨則在己者已
盡故次之以不匱上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和族詩云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子云於父之執
可以乘其車不可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至於
父之執不衣其衣嫌於近親也厚其敬至於父之位不
同近處嫌於瀆尊也上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閭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

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歎則嫌於致憂目君子約言至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其終獨言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

記解三

二十七

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上同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唯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君子無異於

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亡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上同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濁則陰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醢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醢在尸此言在室者蓋室以尸為啟閉言其內則曰室言其外則曰尸尸象神者也賓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祭

記解三

二十八

而羣昭羣穆成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醕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上同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盡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覺唯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耐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耐之近也故

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
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上同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
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
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
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
故未終喪止稱曰子上同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
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

記解三

三

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
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
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
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
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
父為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
則為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
以為饋獻上同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
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

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亡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
愛物也上同

中庸第三十一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記解三

三

不可以不知天

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
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遺於策
策以眾聯方一而已禮記集說一百三十

禮記解卷四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輯錄

表記第三十二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禮有以禘為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為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事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禮之體無不敬而極者在祭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日中而退非繼以倦也禮記集說一百三十七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

記解四

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慎以避禍者仁也篤而不揜者信也恭以遠恥者禮也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齋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日月同上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者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

左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強道者其全常處於無所用之地故言左仁者資於道以為用者也常為道之役故言右仁反於道則為一道顯於仁則為二故自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此之謂仁者人也以仁為人則道者離乎人而藏乎天謂之天可也古之言道必兼義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義也仁言人則道為天可知道為義則仁為道可知二者蓋相備譬之曰顯諸仁藏諸用者聖人立言之法大抵類此

道以仁為用故言右仁以道為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

記解四

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離而言之也仁義者合而言之也仁義一本而有厚薄者時與事異也以事親從兄而言仁義之實則尊親之義者蓋亦有焉仁為人道之至故三代得天下以仁則所謂至道以王義者制事而有宜五霸假仁而近義則所謂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己而能考合於道而行之則亦無失於己蓋王霸之道有以得民而無失者得己而已同上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憎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

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大者不可以盡名則言有數義出於仁者也故言長

短小大長短言其裁制也小大言其區別也惜怛以愛

人則自然者也率法以資仁則使然者也同上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

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

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

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修身以仁爲守其譬則器也用爲己任則器重行己以

仁爲達其譬則道也死而後已則其道遠雖重而莫能

記解四

三

勝也亦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雖遠而莫能致也亦曰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勉

於仁者爲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人以

其不難故以人望人義則能斷斷以義則責人也詳人

則中人而已矣以中人待天下則責人也略唯其詳略

不同故賢者可知禮記集說一百三十八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

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

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

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

小雅曰不愧于人

君子不以所能病于人

而已故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知周乎萬物者

極高明也道濟乎天下者道中庸也極高明則己之所

能人有所不能道中庸則能者知所勸勉不能者知所

愧恥此人道所以成也然非禮則中庸無以立非信則

言有時而窮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

德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正德以禮而人無怪

行矣修辭以信而人無異言矣然而容貌不飾則行或

至於怪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

以移之而後人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

容此民所以不貳其行而道德所以一也人未有不須

記解四

四

友以成故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

始子思言中庸而斷之以崇禮周官本俗安萬民而繼

之以聯朋友亦此意也同上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

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

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

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

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

稱其服

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經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

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冑而

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爲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服其服而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皆中庸之事而衣服乃爲之始終何也蓋道德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衣服王制識異服周官同衣服皆在於此故以成始亦以成終也

同上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

記解四

五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仁過乎恭用過乎儉非以求仁求所以役仁者也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事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爲之本讓爲之末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禮者也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古之聖人未有不由此而得譽於天下而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爲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爲有命爲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唯文王周公爲有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同上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諡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無不盡故曰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旣已均一而節則善惡可以諡見名亦不浮於行者也君子臨事而懼則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尚所以篤其情而已矣故曰以求處情用過乎儉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已矣故曰以求處厚善在內則彰之功在外則美之以卑已尊人而已矣故曰求以下賢

記解四

六

子言之君子之所以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凱弟者人之術也凱言其樂弟言其順樂以強而教之正道也順以說而安之母道也正道雖以敬爲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爲主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

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

禮記集說一
意也百三十九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
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
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為亂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難進禮貌衰則去之故易退進以
禮退以義不失其先後故位有序反此則容悅者也以
容為悅則必至於亂古人於賓主之間猶患之况君臣
之際乎諫君有至於三而去君無至三而不出竟孟子

記解四

七

去齊三宿而後出畫者師賓之位也禮記集說
一百四十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
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
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
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
有得志而與否者命也慮而後從者義也得志而孰慮
所以畏命故其寵若驚不得志而孰慮所以謂義故其

辱若驚上同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

良我以為君

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與天命既順則臣之於君命
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蓋有
治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取人以身之道也唯
其逆順者自人為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
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上同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
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
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記解四

八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孔子不能辭命則能之者固德行
而已唯其能於德行故盡人不足以辭君子以道義交故
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交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
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醴而至於沈湎則敗德
故曰甘以壞上同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
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
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

貌親在小人則窮窳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口惠而不以實應則為誣唯君子反此然而稱人之美則爵之此在上者之事也在下而無與共天位治天職則稱人之美因不為誣也色在外君子不以親人親人者情也小人則情疏矣其親人也以貌非特色而已矣此其譬則窮窳之盜也歟譬人之知也君子不以色親人求所以信其情也乃若巧辭則孔子嘗曰鮮矣仁不曰不仁而曰鮮者是君子有時而用之上同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記解四

九

柔日不違龜筮

著龜者天之神物故事上帝則用卜筮者神之也然而龜為象其應也圓著為數其靜也方雖卜且筮亦不可相襲也上同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牲牲親卜之禮樂親序之黍盛親供之明薦以德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故得其驩心然先鬼神而後百世者亦以祭祀為主上同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大人以事業言其事則所守者止於恭畏而已天子在道既以筮則在外也不可以無筮諸侯在內以守筮則其於國也亦必用筮至於太廟之位其與社稷為左右皆有常所也故不用卜卜其吉凶可也上同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一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記解四

十

緇衣好賢之至也好之至則民自勸而爵不瀆巷伯惡之至也惡之至則民自懲而刑不試然孔子嘗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此言作愿者蓋季康子所問者民服而已此別而言之作愿者言其勸之于內也上同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遜心遜言其藏也

心藏于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蒞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同上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王者必世而後仁為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為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

記解四

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

遂於仁乎同上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言以開示天下故道人行以率勵天下故禁人可行於已不可達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做則民亦慎於

行同上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

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其惟王之

邛

善者蔽惡者進則民疑故有國以示民厚者異於此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姦罔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同上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記解四

上

政以養民者也教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教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孰不勸且恥乎不先於教民勸且恥則刑之用也褻爵之用也輕同上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靈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

言問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在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與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二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記解四

三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

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故漢武詔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懼恒上同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

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趨時哀公所問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

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七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吉德也故以爲寶土地所生以利義則勝利者也故以爲土地多積必厚亡而詩書禮樂之文則畜其德者故以爲富

上同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記解四

十四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冑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仁爲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爲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暴政者時也不更其所守者己也己之自立者乃所以應時故其言異於前之自立也

上同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

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讓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禮記集說一百四十八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優游之法逕接於外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眾而容之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眾

記解四

五

則能瓦合而爲同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爲寬寬言其畜德也自禮之以和爲貴以至毀方而瓦合皆所以爲裕裕言其容德也同上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誤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爲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爲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己者或鄉原也

公而弗與異於己者或行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同上

大學第四十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物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記解四

六

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此君子之謹其獨與小人之揜其不善雖所主不同而形於外一人之富則能潤屋而已德之修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在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外則其體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一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僞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僞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道學求諸人自修求諸己恟慄者誠於內威儀者文於外求諸人求諸己所以有至善也故曰發慮盡求善良誠於內文於外所以有盛德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善則民歸之不忘也故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有盛德至善則民無間於君子小人皆在所不忘也然而君子懷德故賢其所賢者義也親其所親者仁也小人懷惠故樂其所樂者亦義也利其所利者亦仁也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一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記解四

七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之至於又新者德之在己也作新民德之在人也其命新者德之在天也蓋君子之德至於受天下之命而後極其明德也同上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隰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緡蠻黃鳥止於隰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安而止之也同上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心有所係矣故不得其正有係而不得正則其視也必不見聽也必不聞食也必不知其味以心不在焉故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蓋能正心則能存而不失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無所係此所以養性事天而修身之道也同上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

記解四

支

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諸人者也故齊家在乎用恕孔子言仁之方則所謂恕也蓋好己之好而不知人之所惡惡己之惡而不知人之所好此其失在於不恕不能近譬者也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好惡同於人則己之所親愛必思以反人之所親愛己之所敖惰必思以反人之所敖惰是之謂恕也雖然子者人所愛蔽於子而不知其惡苗者人所殖蔽於苗而不知其大此天下常多也以其恕己而譬諸人則無蔽雖齊家之道亦若此而已矣禮記集解一百五十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

記解四

九

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之率民者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矣有諸已則人易從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爲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上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老者近於親故民興於孝長者近於兄故民興於弟恤孤近於子故民不倍以此倡於上絜之道也以此法於下矩之道也上下以位言之也前後以事言之也左右以人言之也位之與事事之與人雖不同而其好惡則一也故好同其所好惡同其所惡而後可以爲民父母上

記解四

十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得道則多助故有德此有人得眾則得國故有人此有土非財無以聚人故有土此有財理財不以義則物必屈於欲故有財此有用財也土也人也非德不能有故曰德者本也有德則人歸矣財必生於土故曰財者末也內本而外末則人之所貴者德故天下各懷仁義以事其上雖不爭民之施奪而財自足也外本而內末則人所貴者財故上下交征以利則雖爭民之施奪而財

亦不得而足矣蓋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修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猶之言出於身既悖於道而召禍乎外亦悖而入此必至之理也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其此之謂乎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記解四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技言其能已有技而人有之不媚疾者克己也彥言其才聖言其德已薄於才德而人有之其心好焉者愛人也能克己以愛人則人樂爲之用故雖有一介之賤斷斷之弱亦可以爲有蓋資諸己不足能資諸人以有爲君子亦與之也忌人之能與不容人之才德則所謂蔽賢匿善也仁人惡之故不與同中國

同上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生之者眾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道也爲仁者不富故凡聚財者欲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欲其聚財之富也上能好仁則下不敢後其君故能義下能好義則可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同上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水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記解四

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人故以義爲主勞力者治於人

治於人者食人故以利爲主百乘之家非備貴者也然其職在於治人故不畜聚斂之臣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止於竊命而聚斂之臣則以培克於民而民困雖有粟安得而食諸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爲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必曰義者何也蓋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壓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故三代盛時民以義事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以義恤民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相待如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同上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

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也不務財用求所以為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苗害所以並至也蓋冉求嘗問於孔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及為季氏聚斂則曰鳴鼓而攻之可也夫始告之以富者欲以聚人終責之以聚斂者為其不義聖人之意蓋可知也

同上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記解四

三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修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閭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四

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

醜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所以為國本者何也蓋冠以成之則責其為子為子將至於為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為國之本莫大於是字所以表德故已成人而稱字也母兄弟雖在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為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

記解四

音

公卿於冠可以見之也

同上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為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為人弟弟故事兄則順既冠而母與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忠順之行立則身修而

人道備故可以爲人人道備於己則推以治國家故可以治人古之聖帝明王欲責人如此故筮日筮實以敬之乃所以重責之五禮而嘉處其終嘉禮而冠居其首言冠者禮之始則知其爲嘉事之重也蓋在冠則謂之禮在禮則謂之事重其事故行之於廟上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筮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賤而至於庶人貴而至於天子雖用幣不同而皆用儷

記解四

美

皮者不忘本也上同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納采用鴈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謹之也納幣而後成昏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正之也既至而後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昏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末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至也禮記

集說一百五十五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垂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爲序也上同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之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冠禮則責其爲人父昏禮則責其爲人母皆降自阼階

記解四

美

以著代也上同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舅姑在所尊也故言順室人在所親也故言和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爲之夫者其能安之乎上同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其有所受也於

教成之際則曰成婦順於饋舅姑則曰明婦順者成言其始則於婦順不虧也明言其終則於婦順可見也上同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記解四

考

乎順順在內也家所以理唯其為天道故男有教教則有所勉在外者也國所以治雖然於家理而後言天下於男教則不及焉何也蓋明婦順者自內始其漸及於天下故天下內和而家理若男事則在外可見者也故章明天下之男教而後曰外和而國治內外和順國家理治則其德崇矣上同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聖人非求知天亦非不求知天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故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則天下為之斬衰后以女順代天下之為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則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上同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至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

記解四

考

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矣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道者義之所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之義則所出者道也禮記集說一百五十六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

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致敬於賓其尊之象天主人以物養賓其親之象地介則居乎兩間以象陽之助天者也僎以卑巽接人而輔主則象陰之助地者也賓以義成人故坐於陰之盛地而介則坐於西南以始成乎賓道也主人以仁爲德故坐於陽之盛地而僎則坐於東北以始成乎主道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主人以仁接賓

記解四

无

而在東南則生氣之盛位故亦曰天地盛德氣也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之以敬曰

禮必曰聖人務焉何也蓋莫不有事而當務之爲急所貴乎聖人者以其知務也三代之王教其民以孝弟者常先於鄉飲則亦急於當務而已又曰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爲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也古爲位未有射角者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而已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在西而賓言南鄉可見其位連於北介東鄉其位連於西矣古書多互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以類推大抵讀書不可執一須前後參見其義未嘗不顯但學者鹵莽耳

記解四

无

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啐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啐解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

上同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

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介必東鄉介實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卿也鄉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爲本所以謂之禮之參也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七

射義第四十六

記解四

至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故諸侯之射以示慈惠爲主鄉飲以序齒族不必上所惠也故鄉大夫爲賓有事則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示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實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同上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禮記集說

一百五十八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

記解四

至

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辨其等則親疏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天子之嫡曰大子諸侯之嫡曰世子者蓋對而言之則有異離而言之則諸侯之嫡子亦通稱爲大子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所以致義司馬弗正所以致仁庶子所治仁義而已矣師氏教國子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卒則諸子教之德有體所以修道無迹

所以學春而合樂於學宮順陰陽之動也秋而合聲於射宮順陰陽之靜也射宮所以擇其賢否故曰考其藝而進退之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九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序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言君南鄉則卿大夫少進而定位必北鄉也

同上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

記解四

禮

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甯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奉上則勞力矣燕禮明

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方其君舉旅於賓而賜爵也固有惠於下而下拜之明其治人也及君答拜者明其食於人而已矣

同上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獻卿及於士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蓋內朝以親親爲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爲主雖庶子必在所後

同上

聘義第四十八

記解四

禮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聘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順所以致謙故傳命而後入門入門而後升階三辭三揖三讓者謙也恭所以致勤故主愈近則禮愈加士迎之

大夫勞之君親拜之勤也謙則能相下故不相陵勤則能相敬故不相侵諸侯所以兵不用也同上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敬也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

記解四

義

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禮記集說一百六十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勿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以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謂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

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於義而已唯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正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勝則無敵者此者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同上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王之寡而磬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磬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

記解四

義

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剝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

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
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
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
達天下莫不貴者也同上

記解四

羊

禮記篇目

溧陽芮 城巖尹著

冠義第一

冠者禮之始也既冠而後服備服備則將責以成人之道焉凡五禮皆成人之禮也故祝冠者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成人而後能行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緇布冠而下至篇終本土冠禮之記而雜郊持牲今故以類取之而復歸之冠義

昏義第二

昏禮者禮之本也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以尊言則先君臣先父子以本言則先夫婦夫婦之重如此其禮可不慎歟故慎昏禮所以重夫婦重夫婦所以重本也昏禮有散在他記者而郊特牲為多今悉取以附焉

鄉飲酒義第三

參考鄭註知斯禮之用凡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春秋習射四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則黨正蜡祭總而言之皆曰鄉飲酒禮鄉則三年

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然鄭又分

迎賓庠門之外以下數節為賓賢能之禮六十者

坐以下一節為蜡祭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今

儀禮之所載者賓賢能之禮已耳正齒位之禮儀

禮之所不載而鄉飲酒義兼及之何也豈賓賢能

亦必序齒位正齒位亦必重賢能辭則互見而禮

或通行乎此又不可得而詳矣

射義第四

禮有鄉射大射引經問禮義斯著焉此篇雖以射義為名而詞無適指既不分傳又非兼釋畧去本經章句不過泛陳大意而已古者射以觀德蓋有德之人其於射必無內志不正外體不直容不比於禮節不比於樂者就射之一節亦可見德之全體非謂專取於射而後德可觀也明乎此則射者射為諸侯與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皆可不以辭害意矣

投壺第五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先儒以此篇爲儀禮正經詳其文體與通記諸篇
迥別斷爲逸經無疑或者以其兼稱魯令薛令疑
其爲傳非也記者蓋見投壺固有一定之禮而用
之者仍襲不同如魯薛秦鼓之節與令弟子之辭
各依國俗如彼因志之篇末以博異義亦如儀禮
諸篇之末皆有記曰是也

燕義第六

吾讀燕禮而知古君臣之交也其始小臣戒與者
宰具饌樂人縣有君命也君立阼階東南射人請
賓公升席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臣
也而賓之矣賓升堂主人拜至酌膳尊主人拜送
既獻賓次乃獻君君也而後賓矣主人西階上獻
賓公就西階酬賓君雖不爲主而爲主之意申矣
辨獻卿獻大夫而後樂作樂作而後立司正請徹
俎說屢升就席君命曰以我安皆對曰諾敢不安
君命曰無不醉皆對曰諾敢不醉此雖君臣之辭
歎蓋純乎賓主之辭矣於是獻士獻庶子於是無
算爵無算樂日不足繼之以燭賓入以肆夏賓出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以陔夏節文遂終焉君之於臣敬愛備至如此燕
義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愚則曰燕禮者
所以達君臣之情也

聘義第七

聘之爲禮繁矣然其要不過曰相接以敬讓相厲
以輕財重禮而已故聘禮雖繁而爲之義者如此
其畧蓋舉其要也後復兼射言之者射爲嘉禮聘
爲賓禮二者皆禮之難行者故並言之以爲勇敢
强有力者勸也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喪大記第八

此爲通記國君大夫士喪禮蓋自疾病徹縣至始
死而正尸而沐浴含襲而小斂而大斂而殯而葬
皆有節序以及當時八帛之賓拜賓之位以及居
喪之人所食所飲所廬所次輯杖去杖之類事應
其會儀稱其情雖曲折尙未盡備而大體具矣
喪服小記第九

儀禮喪服篇其後既有記矣茲復有喪服小記云
者以其疑於經末之說故特加小以別之也經之

有記以補經之所未備禮記之有小記又以補禮記之所未備也以其廣言服義故即以服問篇合之而他篇之言及於服者亦取以附焉

奔喪第十

鄭目錄云曰奔喪者以其居於他邦聞喪奔赴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漢與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焉按漢書藝文志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後於魯壁中得古禮五十六篇其十

七篇與所傳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

昭代叢書

已集禮記篇目卷第三

五

世楷堂藏板

之逸禮投壺禮亦此類也吾獨怪當時記者既得親見古經曷不取三十九篇并錄之而惟取投壺奔喪兩篇豈他篇之說故無可貪者而聽其散逸歟世遠無徵大禮不備因推士禮以致於天子傳會者衆言人人殊仍陋就簡漢儒當有任其咎者矣

雜記第十一

此篇於喪事無所不記蓋不分人之貴賤不論物之重輕不序事之先後雜然記之不純一義故曰

雜記雜則幾於厭矣為之詮次以便討論有附入者亦就理焉篇末十數節又與喪禮無涉故比事連類別出以附於他篇

問喪第十二

問喪一三年問二喪服四制三問傳四今合為一篇皆言喪義也不曰喪義而總稱問喪者因問而義見且仍舊目也前三篇專論三年喪問傳一篇兼及期功總服而麻葛之變更亦頗詳焉

祭法第十三

昭代叢書

已集禮記篇目卷第三

六

世楷堂藏板

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禘然祭法之所謂郊蓋指配郊之人言非直云郊天也故以郊祭先之而社祭蜡祭次焉內祭自禘而下廟祧之數王制與祭法不同鄭康成以五廟為虞夏殷之禮七廟為周禮又以二祧為文武廟祖緯說也至以禘為園邱配天之祭以郊為配祭感生帝以祖宗並配大微五帝於明堂為大饗之禮信緯亂經蔽尤甚矣王子雍難鄭之論理據有端而後世之學鄭者又多為之申解此殆難以口舌爭也今姑依經引

義釐爲一篇而其同異得失則聽博雅君子之自擇云

祭義第十四

吳氏纂郊特牲祭統等篇爲祭義以今考之三篇實未可以一義盡也三者之中惟祭統專言祭及者鼎銘一章耳郊特牲則已雜矣如冠義昏禮及諸侯大夫借禮之變皆載焉祭義本篇則其尤雜者有溢多端幾於過半以此定爲祭義豈能盡當其實乎今故刪其不言祭者以類附於此篇而昭代叢書禮記篇目已集卷第三七世楷堂藏板存其言祭者差次先後合爲一篇然後祭之爲義可得而繹思焉

曾子問第十五

吳氏纂此篇爲記喪反覆究之似是一偏之說此蓋通論冠昏喪葬祭祀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義無從然際會雖不可知而典禮必不容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設問夫子因其問而悉有以處之易曰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其斯之謂歟曾子所問或事之所有或事之所必不有但考求既

備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爲禮之所本有或禮未之有而以義起故泛應無窮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夫子不能答此可以觀格物之學矣

檀弓上第十六

檀弓下第十七

篇中記喪者十之八其事或出於孔氏或出於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士紛然聞見條貫不倫今故別而記之凡屬孔氏及諸弟子者爲上篇屬君大夫者爲下篇若夫春秋時事於禮度或有中有不中是非著於孔氏之門則亦因事而類記焉亦折衷於孔子之旨也其有不闕喪事者皆分以總附篇末

昭代叢書

已集禮記篇目卷第三

八

世楷堂藏板

喪記十餘篇居禮書三之一今之習禮家棄之如敝帚矣以其言死喪之事故惡之而欲棄之也雖然亦愚矣古人重死故教人慎終其儀節之繁多情文之稠疊較之嘉賓諸禮有倍勝者聖人豈不知有易簡之理而故爲是以強世哉蓋仁人之全

歸孝子之深愛于是徵焉不如是不謂之盡道不
如是不謂之盡志也鄭氏註禮後世多譏其用緯
書然於祭誠有之非所以論喪也孔氏疏義推前
引後鄭學由以大明此兩家者於喪禮一經真如
寢食開端而未見觸此而彼應章句之外游刃有
餘時當具慶固不樂聞若夫背其怙恃身為鮮民
嘗試取此而講求焉知必有但然悼歎疾痛傷心
負罪于所天而赧顏于稽古者矣

內則第十八

昭代叢書

己集禮記篇目
卷第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內則者百禮之根莖也其為教備於男女之始生
而孩提稍長以至於能食能言以至於就傅聽姆
無一日而非禮也以至於能事父母能事舅姑凡
起居動息衣服飲食周旋應對無一處而非禮也
若是者庶可以稱孝子乎曾子曰孝子之身終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人之生而能終身為孝
子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立可矣若夫內行不足而
外取色莊斤斤於辭讓溫恭習儀以亟而曰我能
隆禮我能由禮謂之不知禮可也

曲禮第十九

篇名曲禮非即禮器之所謂曲禮也曲禮與經禮
對言經禮禮之大者曲禮即經禮中之小者經禮
綱也曲禮目也非有二也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
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隨時隨處所學習而遵守
之者儀禮固不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盡載也成
周盛時禮教洋溢軌物昭明人無越思家無殊制
春秋以降綱維頽廢大者既壞小者隨之典籍缺
老成殂好禮君子憂其遂至於掃地也於是謹而

昭代叢書

己集禮記篇目
卷第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識之然不能得其大全依其倫次不過隨所聞見
得即錄之千百十一彙撰成篇亦名之曰曲禮者
示不敢比正經庶幾識其小者耳小者無不謹則
禮之大者從可識矣或以曲為偏曲如曲成曲當
致曲之類或以為委曲說禮義皆可通
少儀第二十
是篇亦曲禮之類而詞氣不同曲禮和而莊少儀
勁而厲知非一人所記明甘泉湛氏乃以是編參
於曲禮之閒而謂少儀為曲禮中篇夫豈一定之

論歟

玉藻第二十一

古人飲食之制見於內則衣服之制見於玉藻此篇以玉藻發端而冠衣裘鞞帶佩笏珽之制成在焉中間記及深衣而言之不詳故即以深衣一篇附之他若士君子居處服食之宜容貌顏色之辨君大夫士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與曲禮互相備

王制第二十二

王者之制非徒制爵制祿也司空度地居民司徒昭代叢書禮記篇目已集禮記篇目卷第三世楷堂藏板士世楷堂藏板教民樂正造士司馬論官司寇明刑冢宰歲杪制國用皆王制也養國老養庶老皆王制也王者與五等諸侯共治天下與六官共治其國爵則奉乎天子之命祿則取諸國中之田歸極之風井里之盛猶可想見也或以其與周官不盡同疑為夏殷之禮然特宗伯一官耳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則亦宗伯之屬也觀篇後養老之制備稱四代則前此所述兼取夏殷夫亦理之可推者也虞夏殷周皆可師是在法古者善通之而已

文王世子第二十三

文王於世子之禮性焉安焉者也武王則效法而身之者成王則教而知之者也因教世子及於齒學因齒學及於視學因視學及於立學而復繼之以正公族者何也世子者世為君者也適子為君其餘則皆公族也世無窮則公族亦無窮有庶子以正之而後惇敘之義行可也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豈有公族不正而能正萬國者哉

大傳第二十四

昭代叢書禮記篇目已集禮記篇目卷第三世楷堂藏板士世楷堂藏板吳草廬纂此篇入喪義且引儀禮喪服傳數節相為證合以今通考兩書比次倫脊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一節喪服傳與大傳意義並同至於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喪服傳之意為族人為宗子齊衰三月而發大傳之意則為大宗小宗而發詞雖不異而所指不謀又若其夫屬乎父道八句大傳正解異姓主名治際會以見名之不可不慎正名所以別男女非為服也尤可疑者喪服傳曷為後大宗以下有云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
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
祖之所自出吳剛前四句而獨引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又改天子及三字爲王者
禘以傳於大傳既易三字則與本傳大意全乖而
不知文之本異者必不可強同義之本離者必不
可強合也他若絕族無施服八字此特斷簡漏言
何關正旨固其不辨而自明者耳今故不從吳說
而刪服術節入小記王者禘所自出節入祭法而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三

學記第二十五

此記學非禮書也而禮固在焉家有塾黨有庠州
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禮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宵
雅肄三入學之禮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
面嚴師之禮也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子朱
子輯儀禮經傳於家鄉禮之後邦國禮之前創補
學禮十一卷明乎學之於禮重矣今以學記列於

禮書蓋亦竊取朱子之意而用其成說焉爾

明堂位第二十六

此篇記諸侯朝於明堂陳列之位非說明堂也故
大戴篇名曰明堂而小戴曰明堂位其下攀援四
代以爲魯之觀美夸而不孫不自知其離於戾也
此於禮在所宜刪而或者猶增入焉天下固有非
禮之禮歟

月令第二十七

呂覽前十二卷卷首皆有紀一篇曰孟春紀曰仲
春紀曰季春紀夏秋冬亦如之凡十二篇紀王者
十二月所施行之政事也紀後諸篇與首章所指
陳殊無繫應不識當時泛然記此其意謂何後世
禮家抄合爲一篇名之曰月令小戴記中初未有
此或云馬融所增定也夫王者欽天授時因時布
令省歲省月必有緩急先後不容紛然雜施者三
代之盛或者有成規如夏小正周禮月吉讀法之
類世衰漸零落矣呂氏集諸文士摭拾舊章傳以
時政修合此篇其與先王輔相變調之旨雖未必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十四

盡當質諸洪範庶徵休咎之驗亦不至大相刺謬
乃後之論者或喜其精而畧其粗或摘其短而掩
其長如蔡邕王肅則以為非周公不能作如柳宗
元則又以為近於替史之語是二者皆過也

禮運第二十八

以運會之義言之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
其衰也為杞宋為幽厲為幽國疵國脅君僭君汚
隆升降皆時會之所為也以運行之義言之則自
分天地轉陰陽柄四時播五行垂而為日星竅而
昭代叢書

已集禮記篇目
卷第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禮器第二十九

以禮器名篇而承之曰大備盛德也此即易傳所
謂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意而長樂陳氏乃曰禮
運言禮之道禮器言禮之器嚴陵方氏又曰道散
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若然則禮運為形
而上禮器為形而下矣以今考之禮運之言遠而
枝深而不慤禮器之言切而中淺而近情禮運雜

陳而辭費不可以倫序求禮器則事理曉暢分畫
井然固非滯於形器之論所幾及也

樂記第三

漢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
者撰樂記二十四卷及劉向校書又得樂記二十
三篇其文非獻王之舊不知何人所作也今所傳
樂記十一篇蓋取諸二十三篇之內者但史遷樂
書全載此記世以為褚先生所補或曰褚與子政
並時向既校定褚從見之因以載入樂書此說非

昭代叢書

已集禮記篇目
卷第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也褚所從受當有別本觀史記與別錄篇目不同
一也鄭本師一章顛倒失敘孔氏撰疏義猶依樂
書次之二也鄭氏註禮與別錄同至南北分治之
時蕭梁有皇甫侃北齊有熊安生並傳禮業孔氏
之於禮獨以皇氏為據而以熊氏補之其更鄭目
或皆皇氏之意而熊氏之說則又與皇氏異夫書
目先後無他深義而諸家紛紜不定何也今禮記
之行於世者乃孔氏本總合為一而世之讀者亦
不復知有章分之舊故復從古斷為十一篇而中

49768 20027

440

有謬誤頗取史記正之其先後次第則參取三家之善者至升賓卒賈一節於魏文侯之前則又兼用草廬吳氏之說云

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其學又增月令明堂位兩篇合四十九篇此杜氏通典之說而吳氏纂言乃曰樂記亦馬氏所增幼清博學細心其言不宜無據何爲與通典相戾也孔氏正義則云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斷取十一篇合爲樂記編入禮記第十九餘十二篇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篇名尙載在別錄則樂記似是劉向所定非繇馬氏所增正義之言殆與通典同兩家皆出吳氏之先而其爲說如此不知吳氏之說果何所本也且鄭氏之於馬融親承師受明堂月令旣屬增定則鄭之註禮亦必有辨今目錄于明堂月令之下並無一言及於馬氏而但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云云則似劉向之前已有明堂月令者馬氏增入之說通典又不知何所本也源流未晰不敢斷其是非姑識於此以俟來哲

儀禮篇目大戴小戴及劉向別錄次第先後皆不同鄭氏擇於三家而斷從別錄尊卑不相越吉凶不相干世未有能易之者乃若禮記篇目又何其顛倒糾紛與儀禮相乖謬也此小戴之舊或別錄之舊歟抑註禮時鄭氏自爲之歟今亦不暇詳爲之辯而姑依約儀禮以取裁而遷加釐正焉冠義爲首昏義次之皆士禮也鄉飲酒則鄉大夫在焉故又次之射則有鄉射大射之別而射義兼焉故又次之投壺一經初不與諸篇相倫敘以其爲射之類故以次於射義之後燕義聘義皆諸侯禮也故又次焉聘之後繼之以喪亦猶儀禮喪服經傳次于覲禮之後是也喪大記節次君大夫士遭喪之禮其體與經相近故以爲喪禮之首篇喪服小記則散記喪服傳之所未盡者故次焉奔喪喪禮之變故又次焉雜記上下瑣細紛雜蓋喪禮之拾遺故又次焉問喪推明喪禮之義故又次焉喪禮畢則次祭祭法篇名雖仍小戴而移其舊文蓋參取他篇之言祭者非謂補其不足固所以正其未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定也通言祭則天地山川社稷宗廟八蜡五祀皆法之所有而祭義一篇獨致詳于宗廟宗廟之義得而饗親饗帝內神外神一以貫之矣曾子問總記冠昏喪祭之變禮故以次於諸篇之後檀弓一篇泛記當喪之人而得失互見所謂不徒載之空言而實著之行事者即其人論其世世之升降見而禮之汙隆亦見矣記曰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以上十篇所闕者朝聘耳其於禮之大體不已畧備乎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曲禮一篇爲四十九篇之首此誠士君子日用常行所不可須臾離者以愚度之內則其尤急乎固后王降德之第一義也內則之教行則曲禮亦行內則之教廢則曲禮亦不能以獨存矣故先內則而曲禮次之少儀又次之玉藻所記廣於曲禮大於少儀故又次之王制則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禮也故又次之教世子所以正國本王朝之事莫重於此故文王世子次之若大傳之治人道明宗法則從正公族而推之者也若學記之化民成俗則

從春誦夏絃秋禮冬書而推之者也故大傳學記又次之詩有閔宮之頌禮有明堂之記皆魯事也周道之傷記尤甚焉叔向所譏忘經而多言舉典其是之謂歟月令雜撰之書而緣飾以古人之法自視周鼎商彝弗過矣然衰世之志時見於辭意之間固有不可得而掩者禮運禮器本不宜置於明堂位月令之後第二篇之意指事陳義在於敬本而親用反古以復情推時以觀變蓋統舉質家文家之說而約言之非可執一節以比次諸篇故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斷爲詩書之卒章而次樂記於其後以爲之殿嗚呼禮書亡矣觀於樂記而知樂書之亡尤有甚於禮者亡其制而僅記其義記其義而止于樂記數篇之義此古樂之所以終於不可復也樂記以上十二篇爲通禮者十爲通論者二內則而下詳於治身王制而下舉以治人與前此十七篇條例雖不同然其品節天良矩則人事殊途合轍猶之臚職榮衛視聽持行體有異名其實一體而已合之凡三十篇古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淪胥幾盡矣

其幸存而未墜於地自儀禮十七篇而外可述而識者不過如斯別有未詳亦非禮之所急也

表記第三十一

緇衣第三十二

坊記第三十三

哀公問第三十四

仲尼燕居第三十五

孔子閒居第三十六

經解第三十七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儒行第三十八

自此以上八篇漢儒目為通論吳草廬亦以為然皆顛預之見也夫以入德之門而次之儒行之後以傳心之法而置之坊表之間向非程朱為之表章則大學中庸亦在通論之列矣豈惟諸篇云爾哉今詳八篇之中精義格言表記為最而緇衣次之當時記者似效論語而雜引經傳又倣學庸二篇雖不言禮而學者固有取焉坊記哀公問燕居經解四篇多禮家之說然不過並緣舊經綴其枝

葉依託孔氏襲其榮華非能有補於禮也閒居一篇專論詩儒行一篇泛論儒不惟與禮無關而辭旨亦涉於曼衍之八篇者或大醇小疵或醇疵相間皆曰孔子之言而真偽自有不可掩者若淄澠不分而概稱通論則作者之旨晦矣今故仍其篇章而改其編次以附於禮經之後

昭代叢書

已集 禮記篇目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禮記篇目跋

更定禮記昉于元儒吳氏之纂言割投壺奔喪以補儀禮經文取冠昏鄉射燕聘六篇以為儀禮之傳餘所存三十六篇則分門類附殊覺耳目一新然科分節別要亦未能悉當溧陽芮氏病之創為通識自序謂經始于崇禎甲戌至康熙辛亥而始卒業凡三十餘年用心不可為不勤矣是書類次原文一無刪益而更定篇目則提綱挈領較若列眉故特錄之以誌厥梗概云已酉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己集

禮記篇目跋

卷第三

世楷堂藏板

孫中梓爰琴校字

禮記古義

1000

1000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八

吳江 沈琳惠 翠嶺 輯

禮記古義

元和惠棟松崖著

曲禮云若不得謝注云謝猶聽也棟案謝猶去位也

說文謝辭去也楚辭大招云青春受謝王逸云謝

去也謝一作謝史記蔡澤謂范雎云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今時有代謝之語蓋本于楚辭顧炎武

訓謝為序案招魂云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禮記古義 世楷堂 藏板

復用巫陽焉注亦云謝去也若訓為序不合事理

戰國策云靖郭君七日謝 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

拾級聚足注云拾當為涉聲之誤也案周書嘗麥云

王涉階故讀从之 陟階猶 歷階也

母勦說注云勦由孽也 今本出 曹憲曰勦說之勦當

从刀左傳焉用築城以勦民乃从力訓為勞

說而遷履注云遷或為還公羊春秋云宋人遷宿傳

云遷者何以地還之也遷與還義得通故或為還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注云離兩也離與麗 俗作 麗 同故

訓為兩 說見 儀禮周書武順曰人有中日參無中日兩

戰國策犀首與張儀 參坐於衛君之前

笑不至矧注云齒本日矧大笑則見倉頡篇云斷齒

根也與鄭異釋文云矧本又作晒說文云笑不壞

顏曰矧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曰矧古晒字

禮不諱諱名注云嫌名謂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

也釋文云邱與區並去求反非也古邱字皆讀為

區故鄭云聲相近毛詩邱與詩協左傳邱與旗協

戰國策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挂頤攻狄不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禮記古義 世楷堂 藏板

能下壘枯邱荀卿子曰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

漢儒林傳作邱蓋顏籀匡謬正俗曰今江淮田野

之人猶謂區為邱亦古之遺音也

左右攘辟注云攘卻也或謂攘古讓字漢書禮樂志

云隆雅頌之聲盛指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 廣 韻

歸云指攘

入里必式注云不誣十室正義云論語云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是不誣十室棟案荀子大略

篇云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大戴

禮亦云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故云不誣十室

眡於鬼神注云眡致也眡或為祇張揖埤蒼曰眡告也禮記曰祇於鬼神玉篇是祇當作祇尔疋云眡告也

天子之五官云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乃貶戎狄之俗作五官有司故鄭據以為說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力當為加壞字也晉語曰

昭代叢書禮記古義 三 世楷堂藏板

庶人食力官宰食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敞以為無國征者不征于國

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濺汗而死也公羊春秋云莊十七年齊人濺于遂傳云濺者何濺漬也鄭注本此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注云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八廣子姓也吳語曰越行成于吳曰一介嫡女執箕箒以咳姓于王宮韋昭曰咳備也姓庶姓也時越以王禮尊吳故云咳姓說文曰姓

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又昭四年傳云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注姓生也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棟案左傳誰居之居亦音基孝經及論語皆云居吾語女古人讀居為姬讀吾為魚外傳晉語云暇豫之吾吾不

昭代叢書禮記古義 四 世楷堂藏板

如烏烏韋昭曰吾讀為魚列子因之遂以居為姬吾為魚皆聲之誤也易繫辭云則居可知矣鄭云居讀為姬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淮南子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細人之喪也以姑息注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案呂覽觀世篇云周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或疑借名為明愚案尔

正釋訓云猗嗟名今自上為名名在眉目之間失名者失其珠子也

池視重霑注云如屋之有承霑也承霑以木為之用

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霑云以銅為之漢

書宣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

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霑也

我喪也斯估注云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

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此解非是斯此也

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喪而使婦人從賓位斯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禮記古義 卷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為薄矣沾訓薄見張揖廣雅俗佻添非是曹憲云

沾他嫌反世人水傍著忝失之又以此沾字為霑

亦失之鄭氏改沾為覘恐未安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

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七經小傳云案人舞宜樂

不宐更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

本日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踊

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

所謂孺子慕者也棟謂劉氏之說是也而以為中

間有遺文者非蓋衍文也案古本禮記無舞斯愠

及注愠猶怒也七字故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

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

喜斯陶以下敘樂之節也愠斯戚以下敘哀之節

也文自相配不須增入人悲則斯愠五字古文文

簡而意備非若後世之繁重也釋文具任何不以

取正之而為是臆說耶 何嗣曰樂終則愠起則其 誤已始於六朝陸氏所據

當是晉 宋古本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禮記古義 卷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咏斯猶注云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

人猶搖聲相近介正云繇喜也郭璞曰詠斯猶猶

繇也古今字耳

設萋斐注云萋斐棺之牆飾周禮萋佻柳縫人職云

衣斐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故書斐

柳佻接櫨鄭司農云接讀為斐櫨讀為柳皆棺飾

斐與樓通介正云樓聚也又與樓通莊子達生云

死得於豚脰之上聚樓之中釋文云謂殯於葦塗

葦塗之中 荀子禮論云無楮絲葛縷嬰其須 以象非帷幃尉注云縷縷為柳

衛有大史曰柳莊案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

曰莊棟案晉語曰趙簡子問于壯馳茲義作莊嚴

訢碑云兆自楚壯即楚莊王也漢諱莊改曰嚴漢時

莊作壯盈作盈疑皆為避諱而作非正字

洿其宮而豬焉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尚書大

傳曰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

家豬其宮豬本與都通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

都又孟豬亦為明都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云叔譽叔向也知叔譽

昭代叢書

甲集補禮記古義

七

世楷堂藏板

是叔向者晉語云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故知

叔譽是叔向周書大子晉云晉平公使叔譽于周

見大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孔晁云叔譽者

大夫叔向也春秋時大夫有兩字者如子產一字

子美是也

文子其中追

一作退

然如不勝衣注云中身也鄉射記

曰弓二寸以為侯中楚語左執鬼中韋昭曰中身

也禮曰其中退然

王制西方曰棘注云棘當為熒熒之言偏高誘呂覽

注云熒讀如匍匐之匍

王三又注云又當作宥古宥字作宥見儀禮注古宥

字作宥有見今文尚書論衡引古有字作宥又宥字作宥

見周伯映彙鳴堂集古錄又當為宥壞字也

執左道以亂政殺盧植曰左道謂邪道案古左與邪

通子虛賦云邪與肅慎為鄰師古曰邪讀為左漢

書引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皇侃以為用金為印章案此

則璋字古本作章今從玉旁者非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禮記古義

八

世楷堂藏板

月令其器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

而出也玉篇引云其器延以達說文云延通也从

爻从疋疋亦聲大元經有延首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

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

連文月令是也

命相布德和令後漢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

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

者如故事劉昭日月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之謂也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

稽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作吉辰正義曰知用

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

天倉也盧植蔡邕竝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稽是

陰故用辰元者善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

在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志大學博士劉蔓議禮孟

春之日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

昭代叢書

甲集補禮記古義

九世楷堂藏板

辰躬耕帝稽盧植說禮通辰口日甲至癸也辰子

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稽田陰也故以辰陰禮

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

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

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

也亥水辰也凡在懇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

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

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等鄭元以亥爲吉辰者陽

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

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天子乃鮮羔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今呂覽鮮作

獻故鄭讀从之獻有軒音故云聲之誤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蔡氏章句云此

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案春秋傳云祈以幣

更故蔡據爲說月令問荅曰問者曰仲春令不用

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

以大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

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

昭代叢書

甲集補禮記古義

十世楷堂藏板

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

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

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

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

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化於牧之野風合之

服虔左氏解詁云化牡相誘謂之風

滂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案呂覽亦作滂雨說

文雨部云霖小雨也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霖雨

職戎切鄭所云今月令皆明堂月令也

腐草為螢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蠋說文云馬蠋也時

則訓作腐草化為蚘高誘注曰蚘馬蛇一曰螢火

無或差貨案貨依字當作貨古武字呂覽正作武易

豫象云四時不武京房本作貨尚書洪範衍武史

記作衍貨又管子書皆以貨為武今皆讀為二者

非張參五經文字云貨相承或借為貨字是貨與貨通又漢張表碑苛武字作荷恣此其證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案呂覽淮南解皆作解

順彼遠方呂覽云巡彼遠方案巡當作循聲之誤也

昭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卷八 二 世楷堂藏板

儀禮注云古文循作順故月令作順高誘淮南注

云順循也鄭氏云順猶服也是讀為馴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陰氣發老年衰

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惺今之入

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案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

鳩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其老人之杖王制云凡三

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

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

十者授之以玉杖備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後漢書江革傳云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

不欲搖動自枉轅中輓車此鄭氏所云引戶校年

當行復除是也

無不務內呂覽內作入內古文入

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謂壘案呂覽亦作壘高誘

讀為移徙之徙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曰角力如漢

家乘之引闕蹋鞠之屬也

水泉咸竭呂覽咸作滅春秋傳云咸黜不端正義云

昭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卷八 三 世楷堂藏板

諸本咸或作滅是咸與滅通

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覆又方服反案呂覽作

復高誘曰復亦盛也復或作覆東重累也

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

外傳史黯謂趙簡子曰臣敢煩當日韋昭曰當日

直日也戰國策云郢之登徒直使高誘曰直當日

直使也

夢帝與我九齡釋文作聆云木或作齡案說文無齡

字樊毅修華嶽碑云垂曜萬齡婁壽曰漢碑齡皆

佗輪齡亦俗用字下文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故字从齒未詳當攷廣雅曰齡年也九經攷異云九齡石經作稭案漢石經禮

詳無攷未詳何據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云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

也案鄭氏論語云子之于也何晏本于作迂蓋古

字通

織刺注云織讀為織釋文云織依注音鍼之林反徐

子廉反注本或作織讀為織者是依徐音而改也

案此則當云織讀為鍼故下注訓為刺今本皆从

昭代叢書

甲集補禮記古義

三

世楷堂藏板

徐音誤為織

告于甸人注云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依字當正作鞠

義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以法

律平斷其罪案秋官小司寇讀書用法先鄭云如

今讀鞠已乃論之賈公彥曰鞠謂劾囚之要辭讀

已乃行刑漢書功臣表云新時侯趙弟坐鞠獄不

實如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張湯傳云訊鞠論

報張晏曰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刑法志云

遣廷史與郡鞠獄如淳曰呂囚辭決獄事為鞠謂

疑獄也

三老五更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

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

天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

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案三老五更諸儒之說各異

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

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邵漢官儀曰三老五

更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

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

昭代叢書

甲集補禮記古義

三

世楷堂藏板

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為

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蔡邕以更字為叟

云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又以三

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案蔡集問荅云三老五更

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

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

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

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棟案列子黃帝篇云

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問之舍注云更當作叟

然則蔡說不為無據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邛末之逮也而有志焉注云志謂識古文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誰荀子大略曰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

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

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注云耐古書

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王莽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八 禮記古義

五 世楷堂 藏板

傳云三能 棟案古三台字能古能字能又作

而古耐字能耐說文云耐罪不至髡也从而

或能耐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漢書注云輕罪

不至于髡完其耐鬢 說文曰而頰毛也象毛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 故曰

耐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也蘇林以為法度之字

皆從寸後改如耐意若能 孔穎達曰不虧形體鄭猶其事故謂之耐

云則亦有今誤者正義云今書雖存古字為耐亦

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

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呂覽正月紀云晉

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高

誘注云而能為治又士容論云柔而堅虛而實注

而能也淮南子曰轉化推移得之道而以少勝多

高誘曰而能也能以寡統眾是秦漢之書皆以而

為能

禮器次路繁纓七就七當為五古五字如七 見王肅詩傳

因誤為之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

七就與此垂字之誤也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為篆字之誤也漢書董仲舒傳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八 禮記古義

六 世楷堂 藏板

六云良玉不琢注云琢謂彫刻為文也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為呼

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秦惠王詛楚文云告

于不羆大神亞馳即惡池也亞與惡通詳易古義

配林注云配林林名盧植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

者也風俗通云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

托泰山西南五六里 何休注公羊引作蜚振蜚聲近是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

郊特牲鄉人禡注云禡或為獻或為雛鄭氏論語曰

鄉人雛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魯

讀儻為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儻魯
論語作鄉人獻故此注云或為獻或為儻禮家所
傳亦有異同也獻讀為莎又讀為義義音裁聲近儻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云鹽讀為豔行田示之以
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棟案古樂府有昔昔
鹽三婦鹽亦作豔古字通

內則柔色以溫之注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匡
謬正俗白案文當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
不當改讀為蘊此說非也古蘊藉字皆作溫其蘊

昭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卷八 七 世楷堂藏板

藻蘊蓄之字則从艸溫聲正義云言于事父母當
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斯說得之詩

云飲酒溫克易云藉用白茅皆取和柔之義詩小宛溫

克箋云飲酒雖醉能溫藉以持以勝正義云定
本及箋作溫字舒媛云包裏曰蘊謂蘊藉自持舍
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

用經籍志舒媛撰毛詩義疏
三牲用菽注云菽煎菜莢也漢律會稽獻焉說文云
漢律會稽獻穎一斗从艸穎聲

接以大牢注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
強氣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為捷鄭氏周易晉卦

云畫日三接注云接勝也音捷是讀為捷春秋經云
宋萬弒其君捷賈逵云公芊穀梁曰接大戴禮內人云九用

入日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猶捷給也
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古祇振字通史記夏
本紀皋陶述其謀曰日嚴振敬六德今尚書振作
祇振文與震通魯世家周公作毋逸云治民震懼
今無逸作祇懼蔡邕石經殷庚云今爾惠朕曷祇
動萬民以遷今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祇與振義同而音異宋晉云祇復之魯世家朕曷云敬復之徐廣云敬一作振

昭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卷八 七 世楷堂藏板

玉藻諸侯茶前詘後直注云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懈
者所畏枉前也考工弓人云寬緩以茶注云茶古

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為舒舒徐也

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為楚薺之薺案詩作楚茨王逸
楚辭章句引詩云楚楚者薺其字皆以齊次為聲
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云行以采茨趨以肆

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禮作薺又引
楚茨以證之明同物也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為緇古文緇字

或作絲旁才絲當周禮媒氏曰入幣純帛無過五

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賈公彥曰古

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留後不誤故禮有

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絲旁才

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紵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為

說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墨子曰君子如鐘扣則鳴不

扣則不鳴荀子曰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

二謂之嘖朱新仲云今人謂屢傲非也嘖非也君

昭代叢書禮記古義 充世楷堂

子如嚮矣如嚮者即繫辭所云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嚮是也二說可與善待問者如撞鐘相發

明

樂記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注云濫之意猶擊

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為最古最聚通用管子禁藏

篇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注最聚也史記殷本紀云

大最樂戲於沙邱徐廣曰最一作聚又周本紀有

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公羊隱元年

也何林云最之為言傳云會猶最

聚若今聚民為投最

武坐致右憲左注云憲讀為軒聲之誤古憲軒二字

音相通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傳云憲憲猶

欣欣也欣讀為軒與難合韻鄭注內則云軒讀為

憲揚雄河東賦云麾城擗邑李奇曰擗音車憶之

憶憶从巾憲聲反復相訓蓋古音通也內則亦讀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云祝或為鑄周本紀云封黃帝

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為東海祝其縣非也汲郡古

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

音淮南子倣真訓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

昭代叢書禮記古義 三世楷堂

祝續漢志云濟北蛇邱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

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傳云臧宣叔聚于鑄

杜氏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呂氏春秋慎大覽云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寨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

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高誘曰鑄國名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荀子瘠作省棟案省與肯通告

猶瘠也故字亦作瘠等文義繁省為長

雜記計於適者依說文計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謂

爵同者也鄭氏論語云無敵也無莫也古文論語

敲作適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
古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敲史記范睢傳攻適代國
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
廣皆音征敲之敲是適爲古文敲也

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挂袍襖重繪
矣正義云漢時有挂袍其袍下之襖以裏繪爲之
釋名云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
袍買公彥曰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

昭代叢書

甲集補

禮記古義

主

世楷堂
藏板

猶圭衣也鄭注內司服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
之遺俗釋名曰婦人上服曰挂其下垂者上廣下
狹如刀圭也江充傳云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
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
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亦舉漢法以明
之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繪角割續
漢志云諸古麗圭穆閨絲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
絕之麗圭穆閨緣卽圭衣之類袍所以苞內衣故
云加上之服皆重繪厚練永平初惟中宮皇太子

得服之蓋以儉化俗也釋名曰襖撰也青絳爲之
綠玉篇曰撰綠襖綠襖施綠也

諸侯出夫人有司官陳器皿注云器皿其本所齋物
也律弃妻界所齋韓非子說林曰衛人嫁其子而
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
反者倍其所以嫁妻有三不去一曰有所取無所
歸

昭代叢書

日集補

禮記古義

主

世楷堂
藏板

喪大記君大夫鬻爪實于綠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
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注云謹當爲歡
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能朋
來經說云坊記言乃謹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
知其爲無逸之文矣指爲謹說之謹不知本文當
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棟
案鄭未嘗以此書爲兌命之篇此正義之誤鄭氏
尙書無佚篇云乃或梁闇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
乃雍注云棺謂之梁闇讀如鵠鵠謂廬也其不言

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鄭非不知無佚

之篇謹作雍以記稱高宗書序又有高宗之訓此

篇已亾何知不托商書而猥舉無佚之篇改謹為

雍也且馬遷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其所作

魯世家稱無逸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正

與坊記所載同古今異文師徒異讀必欲執一說

以繩之此并竈夏蟲之見也吳興張謙中復古編

音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伏生書大傳謂

謂之梁闇讀如鷓鴣喪服四制卒哭後翦屏柱棺

梁闇所生別作庵非烏舍切又烏細切

中庸壹戎衣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

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

之冑與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从之古依字作

月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為月聲如依也呂覽

權勳篇云親朝如夏高誘曰朝讀如依今兗州人

謂殷氏皆曰衣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

置也物而托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古寘字多作示

易坎之上六云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注穀

梁引易云繼用微繼示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

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

問之言案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

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

意亦如之也老子道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

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

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

亦云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

耶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 世楷堂

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思也春秋傳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云施

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

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

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義而順文而靜注云靜或為情古靜與情每相通周

書官人云情忠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官人情作

靜周書又云飾貌者不靜大戴禮作不情

緇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澁之則民有孫心口

口口禮記孫心作慈棟謂緇衣孫心當作慈猶祭
義見間當為颯史記刺齒當為齧孟子正心當為
忘皆一字誤為二字也說文慈順也書云五品不

慈今文尙書作訓史記魯世家云宣王伐魯殺其
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

疾者徐廣曰順一作古文尙書作慈今孔氏本作
訓張守節云順音訓

孫衛包又古文亾矣薛宣尙
書作慈緇衣猶存古字毛居

正作正誤又從而改之益歎識字之難訓讀為馴
慈解為順

順猶馴也
義本不殊

葉公之願命注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此遺書曰

昭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
卷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願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

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

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

以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

士疾大夫卿士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願命

其事亦見汲郡古文王伯厚已有是說余特表而

出之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
王官人皆采自周書王氏以為傳禮之誤非

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云寡當為願聲之誤

也釋文云寡音願出注棟案寡當音鼓尙書微子

云我不願行逯徐仙民云願音鼓商詩韋願既伐

古今人表作韋鼓願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氏云

聲之誤

三年問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棟案焉於也呂氏

月令曰天子焉始藥尙高誘曰焉猶於此高注淮
南云焉

於外傳晉語曰焉作轅田焉作州兵皆訓為於言

於是始作轅田州兵也荀子焉作安楊倞曰安語

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

昭代叢書甲集補禮記古義
卷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禍

案移於梁矣今戰國策
案作安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

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

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

語助或方言耳

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云籌矢也

輔四指曰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
得尋常注云四指為扶一指按寸春

秋傳曰膚寸而合鄭知扶與膚同者尙書大傳云

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毛萇詩傳
云崇終也朝而

兩天下彼注云四指為扶音膚書傳所載與公羊同而其字作扶故扶為膚何休云側手為膚案指為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

備行其飲食不溲注云恣滋味為溲溲之言欲也案

歸藏易需卦之需作溲見胡氏啓蒙周易象云君

子以飲食宴樂溲音辱春秋傳云辱必求之吾助

子請服虔解詁云辱欲也

大學致知狂格物文選注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量

昭代叢書禮記古義 卷八 三 世楷堂藏板

度事物致知之道也

此之謂自謙注云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詩湛露云

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安靜之意故書本作謙

鄭讀為慊今集注本直作慊字非也鄭下注命也

朱子从之仍依本字訓為慊此謙字亦當依本字訓為慊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歲

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

先聖之術署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取法三代因歲獻而貢士之意三歲而貢士舊

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何休注公羊

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昭代叢書禮記古義 卷八 三 世楷堂藏板

跋

儀禮經也禮記傳也韓昌黎患儀禮難讀而歐陽永叔亦自言平生何嘗讀儀禮至于禮記則文從字順人人以為易讀矣然而拾當為涉遷或為還讀者知之乎攘古讓字賁古忒字讀者知之乎邱本音區居本音姬讀者知之乎借曰未知請讀此書翠嶺沈楙

昭代叢書

目錄

禮記

古義

卷八

世皆堂藏板

禮記

四

記

卷

釋

注

禮記釋注敘

庚辰之秋自都還里杜門卻掃取禮記四十九篇袖繹讀之因據唐石經及衛正叔集說校正經注訂譌補脫古注質奧孔疏所不能詳者復旁攷諸書疏其疑滯自秋徂冬其積得若干條藏諸篋衍壬午夏齋居多閒始取舊藁編錄成帙其與前人闡合者刪之亦有先儒所已言而重著之者必其論辨加詳足以相舊說之所不及而后存之然皆標姓氏於前而以鄙案附於後郭象齊邱之爲蓋深恥之也錄既畢題曰禮記闡注劉君孟詹語余曰賈公彥儀禮周禮疏皆稱釋曰謂釋鄭注也今子亦解釋鄭意何不禮記釋注

敘

日釋注余題其言遂易今名壬午夏四月二十五日淮安

山陽丁晏自序

淮安山陽丁晏學

曲禮

以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案說文手

部扱收也从手及聲

奉席如橋衡注橋井上榑棹 案莊子天地篇鑿木為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泐湯其名曰棹釋文棹本又

作橋淮南子主術訓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

誘注橋桔槔上衡也說苑反質篇云為機重其後輕其

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御覽宗親部引說苑作

禮記釋注

卷一

一

命曰桔槔是鄭氏以前並謂橋為桔槔後人訓為橋梁

失之

斂髮毋髻注髻或作肆 案小宗伯注故書肆為肆小子

注後鄭注讀肆為鬣鬣與髻同古聲近之字多假借也

不同梳柳 案釋文作地衣架也說文無梳字新附有之

葱溲處末注溲丞葱也 案釋文溲作溲是唐石經避世

字諱改作溲字又作藻廣韻十三祭藻餘制切丞也又

葱葉也

毋咤食注嫌薄之正義曰謂以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

人之食也 案釋文咤叱咤也說文口部吒噴也叱怒

也从口匕聲玉篇引禮記毋吒食咤同上

長者舉未酌注盡爵曰酌 案說文酉部酌飲酒盡也从

酉省聲毛詩卷耳正義引韓詩說曰爵盡也白虎通

說爵祿曰爵者盡也又說文水部灑盡也欠部灑灑酒

也古从焦之字與從爵之字多通用故皆取盡意

羹之有菜者用挾注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 案

提當讀為匙說文匙匕也从匕是聲又作提玉篇提匕

名方言曰匕謂之匙蘇林注漢書曰北方人名匕曰匙

漢地理志朱提應劭曰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釋元

應十誦律音義引通俗文匕或謂之匙方言作提同

禮記釋注

卷一

二

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注銳底曰鐔取

其鐔也平底曰鏃取其鏃也 案說文金部鐔矛戟秘

下銅鐔也从金享聲鐔秘下銅也从金尊聲小戎毛傳

尊鐔也淮南子原道訓猶鐔之與刃刃難犯而鐔無患

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 案周禮夏官繕人鄭注繕之言

勁也宋楊伯岳九經補韻繕吉政反

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 案漢書禮樂志盛

揖攘之容顏注攘古讓字說文言部讓責讓也攘推也

古推讓字皆作攘廣韻攘文字指歸云揖攘

為其拜而菱拜注菱猶詐也正義曰菱挫也一云詐也言
著甲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案廣韻三十九過菱則
臥反又詐也經典作菱陸氏釋文引盧本作躄公羊僖
三十三年傳何休解詁云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躄與盧
植本同

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 正義隱義曰獵車之
形今之鈎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
下乘之 案劉熙釋名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
獵車所乘以畋獵也漢書宣帝紀太僕以輪獵車奉迎
龜孫文穎曰輪獵小車

禮記釋注

卷一

三

立視五檣注檣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檣或為紫正義檣規
聲相近 案爾雅釋鳥檣周郭注子檣鳥邢疏今謂之
子規是也釋文檣音規孔謂檣規聲近得之漢地理志
越嶲郡師古曰檣音先案反

國中以策彗郵勿釋文勿音沒 案古勿字讀如沒玉篇
勿古文沒字釋詁噩沒勉也郭注猶龜勉漢書劉向傳
引詩龜勉從事作密勿

大夫則綬之注綬讀曰安 案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
古文安為綬毛詩鴛鴦福祿綬之釋文綬音士果反集
古錄楊南仲釋周鼎銘曰安字說文無之蓋古綬字省

糸爾其後相承讀如婿故安疑讀為綬

苞履注苞蕉也齊衰蕉蒯之菲也 案喪服子夏傳曰疏

屨者蕉蒯之菲也文選上林賦注引張揖曰苞蕉也

踰竟為壇位釋文壇徐音善注同 案周禮大司馬鄭注

壇讀如同壇之壇書亦或為單

素箴注箴覆笱也或為幕 案釋文箴本又作幟詩鞞鞞

淺幟毛傳幟覆式也孔疏幟字禮記作幣周禮作祺字

異而義同既夕禮白狗幣鄭注幣覆笱也以狗皮為之

取其膺也古文幣為幕

不蚤鬣注蚤讀為爪 案攷工記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禮記釋注

卷一

四

鄭注蚤當為爪士虞禮沐浴擗搔剪鄭注搔當音爪今

文曰沐浴搔剪或為蚤擗或為鬣

告喪曰天王登假釋文假音遐 案列子黃帝篇帝登假

注假當作遐說文辵部無遐字古通作假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

曰妻注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

之言齊 案釋名釋親屬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

也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孺屬也婦服也服家事也妻齊

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雞曰翰音 案說文鳥部翰字注魯郊禮以丹雞祝曰以

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魯

稷曰明粢正義曰隋秘書監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

明粢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爾雅以粢

為稷士虞禮曰明齊澣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為明視

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

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

哉釋文稷曰明粢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 惠氏棟

周禮古義曰大祝注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

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黍曰籩合梁曰籩其稻曰嘉蔬

無稷曰明粢句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

禮記釋注

卷一

五

毛剛鬣商祭明際香合嘉蔬鹹醢豐本而不及明粢蔡

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

明粢一句 晏案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丁字漢儀有桓

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

商祭明視籩其嘉薦普淖醎醑豐本明粢亦用明粢文

王劭說未可盡信惠定宇謂大祝注無此句然禮運作

其祝號疏引大祝齋號注若稷曰明粢則周禮注有此

一句是孔賈所見本亦異通典吉禮七引稷曰明粢唐

石經亦有此句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為鶩 案白虎通文質篇引曲

禮曰庶人之摯疋疋謂鶩也士相見禮鄭注庶人之摯

鶩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

檀弓

檀弓免焉釋文免音問 案記中袒免之免並音問字或

作統左傳哀二年使太子統釋文音問喪冠也又內則

免蕘釋文音問新生日免桓五年左傳文公子佗殺太

子免而代之釋文免音問是免字古有問音程泰之謂

免不當音問無乃夏蟲之見乎

何居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案易繫辭

下則居可知矣釋文引鄭元王肅云居音基史記宋微

禮記釋注

卷一

六

子世家裴駟注引鄭元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

禮記曰何居左傳成二年誰居釋文居音基語辭也列

子黃帝篇云姬魚語女張湛注姬音居魚當作吾陸佃

謂居讀如字為不識古音矣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之立武王權也 案

淮南子汜論訓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注伯

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註記禮所由廢非之

案淮南說山訓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

順乎其至也注順至也釋文順音懇惻隱之貌 案攷工

記轉人注鄭司農讀頤為懇

於是封之崇四尺注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案周禮冢人

疏引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

尺鄭說本此

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 案漢

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曰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

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為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

修墓蓋非之也鄭氏謂修之而來本子政語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壘周般人棺柳周人牆置鬘 案淮

禮記釋注

卷一

七

南子汜論訓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壘周般人用柳周

人牆置鬘注瓦棺陶瓦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

以蔽土曰壘周周人兼用棺柳故牆置鬘狀如要扇畫

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白

虎通崩斃篇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柳

周謂聖木相周故無膠漆之用也般人棺柳有膠漆之

用周人浸文牆置鬘加巧飾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注蓋皆當為盡 案唐石經作盡

依鄭氏改孟子蓋祿萬鍾音義引張鑑音了公著音並

云蓋音盡

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一本無驚字 東萊呂氏曰釋

文無績字案乘邱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

是馬驚敗耳

畏注非罪攻已而死 案白虎通喪服引此文云畏者兵

死也通典八十三凶禮引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並

與鄭同王肅謂犯法獄死失之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案子思之母死於衛正義引張逸

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

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曰子思

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

禮記釋注

卷一

八

一子康成此說最允皇氏謂原憲字子思無乃失之巧

乎

梁木其壞 困學紀聞曰家語終記云梁木其壞吾將安

杖檀弓無此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有則

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合 案家語偽書不足信王

肅竄改經文往往若此正義曰梁木哲人總云吾將安

放則唐本無此五字高麗本亦有則吾將安仗五字皆

出好事者傅會

公西赤為志焉注志謂章識 案保章氏鄭注云志古文

識釋名言語識識也有章識可按視也漢書王莽傳旌

旗表識師古曰識讀與幟同說文無幟字新附有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

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不至焉 案毛詩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

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

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

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

說苑修文篇亦載此文與毛公傳同孔穎達謂當以詩

傳為正

禮記釋注

卷一

九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縱讀如摠領之摠 案漢書禮樂志

騎沓沓般縱縱孟康曰縱音總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注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膝味當

作沫沫醜也正義謂竹器邊無膝緣也 案士喪禮兩

邊無膝鄭注膝緣也白虎通三教引竹器不成用木器

不成斲瓦器不成沫鄭氏改味作沫與班孟堅同 漢地理志

益州郡味縣

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注沽猶略也 案釋文沽音古廣韻

十姥沽古並公戶切周禮司兵注功沽上下疏沽謂竊

惡者

縣棺而封注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 案王制

庶人縣封曾子曰既封而歸雜記下既封而退喪大記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鄭注並讀為窆周禮遂

人鄭司農注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

葬下棺也聲相似易繫辭傳不封不樹李氏集解引虞

翻曰封古窆字也說文土部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

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董道廣川書

跋曰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

臨淮時窆石室永建六年鄭眾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

祀祭之祀左氏謂之塋植弓謂之封昔人謂其聲同也

禮記釋注

卷一

十

方以智通雅曰古泛亦通風凡亦生風故泛駕造窆字

音捧呂后傳曰自起泛孝惠卮徐廣音捧今欲別封則

轉聲為塋可也王安石謂封為復土閉瘞之名何用改

為窆彼烏能識字乎 儀禮既夕注

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 案釋名釋喪制朔

望祭曰殷奠所用殷眾也

衽每束一注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案釋名釋喪

制旁際曰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

會使不解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正義鄭注方相職云天

子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釋文題頭也湊聚也

案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

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

湊

爵弁經紵衣注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

弁經因云之耳 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天子哭諸

侯爵弁純衣班氏引無經字鄭謂經為衍字是也古純

與紵多通用

菽塗龍輶以椁正義曰菽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

案揚子太元云烏託巢於菽人寄命於公菽與叢同

禮記釋注

卷一

士

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案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螭氏生

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賈逵注有螭

諸侯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魯之公族有螭氏姬姓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鞮

案白虎通姓名篇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

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盧子幹謂名字相配是也說

文鞮本作鞮顯即鞮之省文

謂為俑者不仁注俑偶人也 案淮南子說山訓魯以偶

人葬而孔子歎

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注夾羨道為位釋文羨徐音慶音羨

隱羨車道 案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

曰羨音延慕道與經文葬及墓正合陸氏引音義隱謂

車道非也下公室視豐碑正義曰案春秋天子有隧以

羨道下棺

我喪也斯沾注斯盡也釋文斯音賜 案皇矣王赫斯怒

釋文引鄭康成音賜儀禮鄉飲酒禮斯禁釋文引劉昌

宗斯音賜

咏斯猶注猶當為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 惠棟

曰爾雅云繇喜也郭璞曰詠斯猶猶繇也古今字耳

案史記吳世家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遙又音由玉篇

禮記釋注

卷一

士

遙又音弋周切音與猶近

舞斯愠愠斯戚釋文愠斯戚此喜愠哀樂相對本或於此

句上有舞斯愠一句並注皆衍文 案經文由喜而五

變迄舞由愠而五變迄踊文字截然整齊不當有舞斯

愠句正義謂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與陸氏所

見本合此三字當為衍文

杜蕢自外來注杜蕢或作屠蒯正義曰春秋作屠蒯聲相

近 案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屠蒯集韻十一模杜姓也音有杜蒯劉昌宗讀

通作屠

杜蕢洗而揚解注禮揚作賡揚舉也賡送也揚近得之

案燕禮升騰觚於賓鄭注騰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

陳子車死於衛注齊大夫 案田陳古音同故知為齊大

夫鄭注論語謂陳司敗為齊大夫亦此意也

公室視豐碑注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

角樹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綵繞天子六綵四碑前

後各重鹿盧也 案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

設也施其韃韃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又釋喪制縣

下壙曰綵綵埒也徐徐埒下之也

曹桓公卒於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諡

宣言桓聲之誤也 案左傳及史記曹世家俱作宣公

禮記釋注

卷一

三

桓宣二字並從亘說文二部本作回从二从回回古文

回孫恂韻音烏緣切與宣音同通雅地輿云烏亘即烏

桓

齊莊公襲莒於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

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 案廣韻十三末攸古奪字

說文攸強取也引周書敏攘矯虔今呂刑作奪宋婁機

班馬字類云趙世家龍兌地名在易州音奪樊鄴傳作

龍脫正義亦音奪又爾雅釋草活莧釋文字又作蔭徒

活反釋魚釋文鰓大活反音並與奪同奪兌亦聲相近

孺子贛之喪 案廣韻二十三魂贛他昆切魯公子名呂

覽去私云墨者有鉅子腹葑后秦高誘注葑讀曰車筴
之筴即贛之異文

哀公欲設撥注撥可撥引輶車所謂紼 案釋名釋喪制

從前引之曰紼紼者發也發車使前也古發撥聲近通

用

請庚之注庚償也 案廣韻十二庚庚償也更償也史記

平準書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注更償也玉篇庚猶

更也 周禮司弓矢弗用則更注更償也管子國蓄
篇愚者有不廣本之事尹知章注庚猶償也

葬於贏博之間 案漢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夫贏博去

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

禮記釋注

卷一

十四

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

小顏以瓚說為是

廣輪揜坎注輪從也 案從即從橫之從大司徒注云東

西為廣南北為輪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

曰橫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姓庶氏 案史游急就篇庶雷遂顏

師古注庶氏之先本出衛之公族以非正嫡遂號庶氏

禮記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庶氏之女也及春秋邾庶其

來奔其後亦為庶氏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

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 案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韋昭注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後漢書銚期傳更始將卓京章懷注京或為原東觀漢記作原古京原字通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為安 案易繫夫坤階然示人簡矣釋文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安退安聲相近

衣衰而繆經注衣當為齋壞字也 案說文齋纏也从衣齊聲徐錯繫傳曰禮齋縷字本從衣故為衣壞字

王制

禮記釋注

卷一

五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注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案公羊桓十一年傳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解詁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疏云質家以下春秋說文白虎通爵引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鄭此注亦本緯文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至 君十卿祿 案王符潛夫論班祿云夏殷二國之政先聖籍田有制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

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一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案王符此篇言夏殷二國之政與鄭氏言殷制合

春曰禘注此蓋夏殷之祭名 案易萃卦孚乃利用禴釋文引馬融云禴殷春祭名鄭以春禘為殷制亦本馬君非康成肌說也天保正義引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

禮記釋注

卷一

七

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掌管亦賦稅之而已 案白虎通封公侯篇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 名山大澤不以勝注勝讀為班 案聘禮勝肉及廋車鄭注勝猶賦也釋文勝音班

連有帥 案白虎通封公侯作連有率古字通用 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 案玉藻龍卷以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釋名釋首飾袞卷也 畫卷龍於衣也字又作袞荀子富國篇天子袞衣冕

諸侯元褌衣冕楊注祿古朱字褌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案白虎通

引王制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古暢與

鬯通雜記上暢曰以榭正義暢謂鬱鬯也漢禮樂志注

鬯古暢字

天子曰辟靡注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案靈臺正義引

韓詩說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是鄭注所本鄭氏先通

韓詩注禮時多據韓說未得毛傳故與箋詩不同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綏 案詩

禮記釋注

卷一

七

韓口云淑旂綏章毛傳綏大綏也釋文綏本亦作綏車

攻毛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釋文綏本亦

作綏同說苑修文篇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收獵劉子政在

康成前字亦作綏足徵鄭君改字確有據依矣

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僻 案攷工記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鄭注有邸僻其本也賈疏亦一玉

俱成兩圭尺相對爲僻也說文作舛對臥也从尺匕相

背玉篇僻同舛相背也白虎通禮樂引作雕躡交趾

西方曰狄鞮注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案漢書司馬相如

傳狄鞮之倡韋昭曰狄鞮地名在河內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案白虎通辟雍引作嫡子

羸股肱注謂擻衣出其臂脛 案釋文擻依字作擻字林

云擻擻臂也先全反儀禮士虞禮鉤袒注如今擻衣也

廣韻二仙揜手發衣也擻同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塚取

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 案漢藝文志雜占形法諸

家則知漢時術數之學紛如矣鄭氏此注真有功世道

之言後之人拘畏多忌自蹈於倍禮違制亦見其惑也

已

禮記釋注

卷一

大

七十致政 案白虎通致仕引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

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

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

月令

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 案說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

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

其祀戶注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 案正義謂

鄭據中霤禮蔡邕獨斷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

之西亦本中霤禮文

獺祭魚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 案呂覽高

77766 00-1

注頰獮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
鴻雁來注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月令出有先後入禮
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 案呂
氏春秋孟春紀作候雁北淮南時則訓同

以迎春於東郊注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 案此
篇鄭注又引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鞞禮之祿下其子必
得天材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毋宿於國中秋九門
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
殺將至毋糶其災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孟冬之月
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

禮記釋注

卷一

九

說小人樂卽漢志禮家明堂陰陽之文也又伏生鴻範
五行傳曰季春之月出疫於郊以禳春氣仲秋之月乃
令民畋醢庶毗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糶其蓄季秋
之月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孟冬之月畢積聚繫牛馬收
澤賦季冬之月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與
王居明堂禮合伏生在秦時古逸禮猶未亡也

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 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
聲之誤也水經注引作遂有序左傳文十二年秦伯使
術來聘公羊及漢五行志並作遂定之方中釋文引鄭
志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掩骼埋胔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案呂覽作揜骼羸骸
注體讀水物漬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體說文骨部體
字注引明堂月令掩骼種醢或从齒周禮蜡氏注引亦
作醢

首種不入注舊說首種謂稷 案淮南子時則訓注百穀
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不入淮南注或謂許慎撰在鄭君
之先故云舊說
以大牢祠於高禴 案毛詩生民傳作郊禴呂覽注云媒
氏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禴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禴
角斗甬注甬今斛也 案呂氏作斗桶說文桶木方斛也

禮記釋注

卷一

十

木方受六斗从木甬聲廣雅桶甬也方斛謂之桶史記
商君傳平斗桶甬古通用
寢廟畢備 案呂氏畢作必同音假借攷工記玉人注必
讀如鹿車釋之釋玉篇必古文作璆
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案呂覽鮮作
獻毛詩七月箋引月令亦作獻羔開冰爾雅釋山小山
別大山鮮公劉陟則在嶽傳小山別於大山也鮮獻聲
相近

田鼠化爲鴛注鴛毋無正義曰鴛鴦毋爾雅釋鳥文舍人
云毋作無毋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異牟字作毋

案郊特牲毋追釋文音牟釋名作牟追古牟無通并說
文佳部弩牟毋也从佳奴聲或从弩

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翳射者所以
自隱也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皇

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今月令無罟
翳為弋 案呂覽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餒獸之藥淮

南作罟弋置罟羅罔餒獸之藥注餒罔之也九門與鄭
說同文選射雉賦徐爰注翳者所隱以射者也

戴勝降於桑注織紵之鳥 案呂覽作戴任淮南作戴寫
注皆謂戴勝聲轉字異實一物也

禮記釋注

卷一

圭

毋或不良 案呂覽淮南或作有毋有斬伐呂有作或其
有失時呂淮有作或鄭注論語曰或之言有也書洪範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引並作無或
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注今月令作為為詐偽 案呂

覽注一本作偽

其祀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
案蔡邕獨斷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

西東設主於竈陘也皆據中霤禮文與鄭氏合
命大尉贊桀俊正義曰蔡氏辯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

俊萬人曰桀 案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曰十人曰

選百人曰俊萬人曰傑古辨別通用皆逸禮記文也正
義稱蔡氏者謂蔡邕作月令章句引用此文此疏前後

稱蔡氏甚多皆指蔡邕書也困學紀聞云春秋正義引
辨名記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似謂辨名記為蔡氏

所作未免誤會文意矣
命司徒巡行縣鄙 案呂覽巡作循行下文順彼遠方呂

覽順作巡儀禮鄭注古文循作順
天子飲酎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

案呂覽注酎春醞也左傳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
執燔焉杜注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說

禮記釋注

卷一

圭

文西鄙耐三重醇酒也从酉从時省明堂月令曰孟秋
天子飲酎

大雩帝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案祭法雩宗注雩之言
吁嗟也爾雅釋訓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

請雨周禮女巫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
之祭吁嗟之歌是鄭注本於董生也

處必掩身毋躁注今月令毋躁為欲靜 案呂覽作身欲
靜以身屬下讀

百官靜事毋刑注今月令刑為徑 案淮南時則訓作徑
可以升山陵 案呂覽淮南升作登古字通用後文登處

可以升山陵 案呂覽淮南升作登古字通用後文登處

呂覽作升農乃登麥農乃登穀呂覽並作升

命漁師伐蛟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案說文舟部舫字

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

歌張揖注引月令命榜人即鄭所謂今月令也下文命

澤人納材葦淮南作令滂人掌池澤官

其祀中霤注中霤中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 案

蔡邕獨斷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皆據中霤

禮文

其祀門注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案蔡邕獨斷

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與鄭據中霤禮同

禮記釋注

卷一

三

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案呂覽以斷屬下讀決獄訟為句

角斗桶 案呂覽作角升桶文選新刻漏銘亦作角升桶

戰國策王斗漢古今人表作王升古文斗作升故二字

往往相亂漢祝睦後碑佐輔升樞即斗樞也

鴻雁來賓注來賓言其容止未去也 案呂覽以賓字屬

下讀注賓爵老爵也棲宿入於堂宇之間有似賓客也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注內謂收斂入之也 案呂覽淮

南內作入說文內入也从口自外而入也

為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 案呂覽高注

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麻日也

與鄭說合則月令為秦制也或問仲夏班馬政呂作正

季秋班馬政呂作猥馬呂覽皆避始皇諱月令何以不

避余曰是記禮家改之

載旌旒 案淮南載作戴毛詩絲衣箋載猶戴也春秋戴

國釋文作載古字通用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今月令獵為射 案呂覽

獵作射

其祀行注行為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

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 案毛詩泉水箋鄭注

說祀行之禮與此文同正義謂鄭依中霤之禮蔡邕獨

禮記釋注

卷一

四

斷云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

面設主於較上亦與鄭說同又淮南行作井注或作行

行門內地白虎通五祀引月令云其祀井冬祭井井者

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亦王萬物伏藏

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也 案十

冠禮注古文軫為均服虔注左傳以均服為黑色是與

元同色也正義云軫是元色元軫義同

命太史蠶龜筮注今月令曰蠶祠祠衍字 案呂覽作禱

祠龜策

慎管籥 案呂覽管作關周有管叔墨子耕柱篇作關叔

古關管通用

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為璽 案呂覽作璽注璽印封也

淮南作封璽

功有不當 案呂覽功作工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與功

同字

湛熾必絜 案呂覽作湛傳必潔注傳讀熾火之熾淮南

作湛熾注熾音熾

水泉咸竭 案呂覽作滅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或

作滅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滅五韋昭說作咸

水澤腹堅注今月令無堅 案呂覽作水澤復注復亦盛

禮記釋注

卷一

五

也復或作復棟重也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案

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內宰注引天子巡

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猓鄭據此文

唯天子稱天以諫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

諫制諫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案白虎通諫篇云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諫之諸侯薨世

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諫之何幼不諫長

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又引禮曾子問曰唯天子

稱天以諫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太平御覽

五百六十二卷引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諡

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

不綏祭注綏周禮作墮 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鄭

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士虞禮不綏祭鄭注綏當

為墮

葬引至於壝注壝道也 案既夕禮唯君命止柩於壝鄭

注亦云壝道也

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為速 案樂記注亦云趨數讀

為促速聲之誤也史記賈生傳淹數之度兮徐廣曰數

禮記釋注

卷一

五

速也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案白虎通喪服辟作避

淮安山陽丁晏學

文王世子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案釋文作聆云本或作齡九經
攷異云九齡石經作矜廣韻十五青矜字注引玉篇年
也又假借作輪零漢樊毅修華嶽碑垂曜音輪繁陽令
楊君碑俾延備輪隸釋並云以輪爲齡又斥彰田君碑
永載萬零隸釋云以零爲齡說文無齡字廣雅雅齡年也
故學之爲父子焉注學教 案說文教部敦覺悟也从教
从口口尙矇也曰聲篆文省作學

禮記釋注

卷二

終之以仁也注州里驥於邑釋文驥皇音冀冀及也本又
作愷又作駿亦作驥正義曰孝經援神契文謂希驥仰
慕行之於邑也 案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自天王
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驥思歎印

禮運

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 案論語賢者識其大者恭豈
石經識作志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

賁桴而土鼓注賁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壩也 案說文土
部由壩也从土口口屈象形或从塊壩由也从土畱聲
集韻由或作墳廣韻十六怪墳俗作土塊

以爲醴酪注酪酢醢 案雜記下食鹽酪可也鄭注酪酢

載周禮酒正三曰漿鄭注漿今之酸漿也釋文載昨再

反賈疏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从載从酉省載之言

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酸漿說文酉部載酢漿也从酉

戈聲陳澧此注訓酪爲醋雜記注又訓爲乳漿誤爲酥

酪之酪其謬甚矣

黍稷在堂注黍讀爲齊聲之誤也 案酒正五齊杜子春

讀齊皆爲黍士虞明齊漶酒注今文曰明黍古齊黍通

說文案本作齊稷也或从黍

與其越席疏布以幕注越席翦蒲也 案廣韻十三末越

禮記釋注

卷二

翦蒲爲席或作越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 案坤文

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稱苟爽作變古變辯通用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

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案樂記注耐古書能字也後

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周禮大宗伯正義

古者以耐字爲今之能字能字爲三台之字後世以來

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爲能也又更作

三台之字又小雅各奏爾能釋文徐奴代反大雅柔遠

能運釋文鄭奴代反穀梁成七年轉非人之所能也釋

文本亦作耐左傳襄二十一年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釋文徐音乃代反漸漸之石筮豕之性能水釋文
能奴代反本又作耐檀弓注凡棺因能濕之物釋文能
乃代反北堂書鈔三公引春秋元命包云能之爲言耐
也注能古之台字也耐今之能字也漢書高帝紀耐以
上請之應劭曰耐音若能鼯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
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耐飢渴師古並云能
讀曰耐

迭相竭也注竭猶負載也 案說文立部竭負舉也从立
曷聲廣韻十七薛竭舉也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故魚鮪不淪注淪之言閃也 案廣韻四十七寢淪式任
切淪澗水動貌說文水部淪濁也从水念聲一切經音
義引埤蒼淪水無波也集韻淪或作淪文選射雉賦意
淪躍以振踊徐爰注淪躍踊逸也李善音淪失冉反聲
與閃同

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獠飛走之
貌也 案釋文作喬周禮大司樂注引亦作喬玉篇喬
飛貌集韻獠驚遠貌說文犬部新附狘獸走貌从犬戊
聲廣韻十月狘走貌文選江賦鼓翅翮翮李善注翮與
獠同

協諸義而協注不乖刺 案宋王楙野客叢書云乖刺者
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傳陛下無
乖刺之心是也

天子以德爲車注車或爲居 案劉熙釋名車古者曰居
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召南釋文引
韋昭辯釋名車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晏
謂毛詩車皆讀如居韋說非也

禮器

焮不匡懼注匡猶恐也 案釋文作匡音匡說文心部匡
怯也从心匡匡亦聲

禮記釋注

卷二

四

燔柴於奧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窰 案應劭風俗
通引禮器記曰燔柴於窰窰者老婦之祭也正義曰案
異義窰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太平御覽五
百二十九卷引異義禮器云窰者老婦之祭故鄭云或
作窰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類郊之學也
字或爲郊宮 案公羊注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
於泮宮釋文泮本又作郊
溫之至也注皆爲溫藉重禮也 案內則注柔色以溫之
注溫藉也小宛飲酒溫克箋云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釋

97705 78727

45 B

文溫鄭於運反蘊藉也蘊本从溫說文艸部蘊積也从艸溫聲廣韻二十三問蘊俗作蘊漢書酷吏義縱傳云少溫藉

而藁鞅之設注穗去實曰鞅禹貢三百里納鞅服案今禹貢作桔釋文馬云去其穎曰鞅鄭氏所引與馬融本同皆古文書也

因吉士以饗帝於郊注今漢亦四時迎氣案續漢書祭祀志有四時迎氣禮

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案祭義注亦云勿勿猶勉勉也勉與勿古字通用谷風云勉勉同心

禮記釋注

卷二

五

文選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今小雅作勉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辯注亦云勿勿猶勉勉也

郊特性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注賓爲苟敬案燕禮記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

不嗜啐似若尊者然也今正義本亦引燕禮記誤作尊敬明葛肅注本作苟敬是衛氏集說及汲古閣本作尊

敬非

而食嘗無樂方氏慈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晏案正義曰而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是唐人本有此五字方說失之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案集韻神古作禮郭忠恕汗簡古尙書作礪金石文字記北嶽神廟碑亦作禮字从旦故誤爲旦莊子大宗師有旦宅而無情死釋文引王云是神居也

朱干設錫注錫傳其背如龜也正義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

案廣韻十陽錫兵名孔疏云見漢禮卽漢禮器制度叔禮記釋注

卷二

六

孫通所撰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正義禮緯文案公羊莊三十一年傳何休解詁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

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正義曰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詩亦以爲繡繡綺屬

屬案特性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宵詩揚之水毛傳繡黼丹

朱中衣箋云繡當為納繡丹朱中衣中衣以納繡為
領丹朱為純箋亦據魯詩說也古繡宵繡聲相近蕭箋
皆从蕭聲故鄭讀繡為納

鄉人楊注楊或為獻或為儺 案論語鄉人儺釋文魯讀

為獻古獻字音素何反與儺聲相近說文鬼部魑見鬼
驚喜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儺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鹽讀為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欲

艷之觀其用命不也 惠棟曰案古樂府有昔昔鹽三

婦鹽亦作艷古字通晏案內則以灑諸上而鹽之釋文

鹽音艷廣韻五十五豔有鹽字

禮記釋注 卷二 七

恆豆之菹 案毛詩既醉傳作恆豆之俎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釋文沂魚巾反正義

曰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幾與幾字相涉幾是幾限

之所故以幾為沂鄂也 案少儀國家靡敝則車不雕

幾注幾附纏為沂鄂也哀公問車不雕幾注幾附纏之

之也正義曰幾謂沂鄂也典瑞瑑圭鄭司農云瑑有沂

鄂瑑起轉人長翰環潛先鄭注謂漆沂鄂如環周禮禮

記釋文沂皆音魚巾反與垠音同文選七發注引說文

圻地圻垠也今本說文垠地垠也或从圻脫去垠字釋

元應中日經音義引說文云地垠岸也劉熙釋名釋形

體額鄂也有垠鄂也西京賦注引淮南子許慎注垠鄂
端厓也

毋追 案釋名釋首飾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

也古毋牟通用

周弁殷毋夏收 案毛詩弁作冕文王故訓傳毋殷冠也

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說文兒部弁作冕冕也周曰冕殷

曰毋夏曰收从兒象形論語冕衣裳者鄭本作弁魯讀

弁為冕

三王共皮弁素積 案白虎通三軍引作素積

血腥燭祭注燭或為膾 案上文三獻燭釋文本亦作膾

禮記釋注 卷二 八

夕廉反下文腥肆燭膾祭注燭或為膾祭義燭祭膾

注或為合祭腥泄膾熟也說文炎部燄於湯中燄肉从

炎从熱省或从燄廣韻二十四鹽燄燄燄並同徐鹽

切二十六緝膾直立切肉牛生半熟義與燄同廣雅膾

燄也儀禮有司徹乃蘇尸俎注古文燄皆作尋記或作

燄疏引郊特牲此注云燄或為燄與今注本不同古燄

燄亦通用 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聲類燄燄

然後炳蕭合羶羶注羶當為聲聲之誤也 案祭義燄燄

羶羶鄭注羶當為聲聲之誤也

取胙燄燄注胙膾膈間脂也 案說文胙本作膾从肉

取胙燄燄注胙膾膈間脂也 案說文胙本作膾从肉

率聲膝牛腸脂也从肉寮聲詩曰取其血脣或作符从勞省聲

腥肆爛脰祭注脰孰也 案廣韻四十七寢脰如甚切味

好廣雅脰美也聘禮記賜饗唯羹飪注古文飪作脰說

文飪大熟也古文作脰或作恡

汁獻悅於醖酒注謂沛拒鬯以醖酒也獻當讀為莎齊語

聲之誤也拒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莎沛之出其

香汁因謂之汁莎 案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云獻

讀為儀後鄭注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

和拒鬯以醖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又朝踐用兩獻

禮記釋注

卷二

九

尊先鄭注獻讀為犧釋文犧素何反明堂位周獻豆正

義曰獻音裝釋名釋姿容摩裝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

也 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為沙酒濁特

猶明清與醖酒於舊澤之酒也注澤讀為醖舊醖之酒謂

昔酒也 案酒正昔酒鄭注昔酒今之曾久白酒所謂

舊醖者也賈疏引郊特性於舊醖之酒也司尊彝注亦

引猶明清於醖酒於舊醖之酒也俱不从澤說文曾釋

酒也釋名釋飲食云醖酒久釀酉醖也與鄭說合

內則

左佩紛悅注紛悅拭物之佩巾也 案釋文紛或作粉同

玉篇粉拭物巾也說文巾部帟芘謂大巾曰帟从巾分聲帥佩巾也从巾呂或从說

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注苛疥也抑按搔摩也 案爾雅

釋言苛疥也郭注煩苛者多疾疥方言疥苛怒也小怒

曰疥陳謂之苛釋名疥疥也癢搔之齒頰疥也漢書藝

文志黃帝岐伯按摩十卷孟子為長者折枝趙岐章指

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免薨注免新生者薨乾也 案廣韻二十三問薨亡運切

新生艸也食醫注引內則作婉稿釋文婉音問賈疏引

鄭此注婉新生者稿乾也

禮記釋注

卷二

十

敦牟厄匝注牟讀曰莖也 案釋文齊人呼土釜曰牟既

夕禮兩敦兩杆鄭注杆盛湯漿今文杆為梓釋文梓音

牟續漢書禮儀志下厄八牟八劉昭引鄭注既夕云牟

盛湯漿古牟莖通用以偏旁攷之若牟通作葵牟通作

莖之類可證也

睇視注易曰明夷睇於左股 案今易作夷子夏陸續作

睇與鄭本合古夷弟篆文相似多假借通用詳見周易

解故

暉潘請醖注潘米瀾也 案說文火部煇火熱也从火覃

聲水部潘浙米汁也从水番聲瀾潘也从水瀾聲

奠之而后取之注奠停地也 案攷工記匠人凡行奠水
鄭司農云奠讀為停釋名奠停也

佩帨菹蘭 案釋文菹本又作芷說文艸部菹菹也从艸
臣聲楚謂之菹晉謂之鄭齊謂之菹廣韻六止菹香草

漢書夏侯嬰傳戰於藍田芷陽史記作菹陽荀子禮論
篇側載畢芷史記禮書作臭菹古菹芷通用

稭稭注孰稭曰稭生稭曰稭 案廣韻八語稭私呂切孰
稭說文稭作糕早取穀也从米焦聲一作稭大招有稭

麥王逸云擇麥中先孰者也古焦爵同音通用
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 案酒正注先鄭引內則

禮記釋注 卷一 士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音聲與酒相
似釋文酒音精廣韻六豪精酒同

漿注酢酸 案衛氏集說作酸是毛本作酸訛酒正鄭注
漿今之酸漿案說文西部酸酢漿也从酉共聲

醴注梅漿釋文醴本又作臙 案酒正注先鄭引作臙醫
與臙亦相似文字不同記者之各異耳此皆一物與後

鄭注不同
濫注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

名諸為濫 案釋文乾桃乾梅皆曰諸釋名釋飲食桃
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是諸濫同名也集韻濫

魯敢切與澆同漬果也又漿人六飲涼先鄭注涼以水
和酒也後鄭注涼今寒驚若糗飯雜水也賈疏內則名

涼為濫膳夫先鄭注引六飲涼作醪釋文醪本又作涼
說文西部醪雜味也从酉京聲故鄭謂糗飯雜水廣雅

醪漿也
糗飯粉醪注此醪當為節以稻米與狼膈膏為節是也

案後文以與稻米為醪鄭注則似今膏展矣此周禮醪
食也此醪當從節釋文展本又作餐又作展醪人羞豆

之食醪食後鄭注醪餐也引內則以與稻米為餐集韻
展展同醪荀子禮論篇酒醴節醪與醪粥同

禮記釋注 卷一 士
卵醬實蔘注卵讀為鯁鯁魚子或作攔 案釋魚云鯁魚

子詩齊風正義引爾雅作鯁說文鯁从魚眾聲李陽冰
曰當从彘省彘即昆弟字鯁與鯁同鯁攔聲相近故或

作攔張參五經文字廿部廿古患反說文以為古卵字
九經字樣廿卵上說文下隸變今說文卵部脫廿音與

攔近從廿聲卽古文卵關从卵聲攔从關聲孳乳而
生故卵之字一作攔也古卵字讀如管管關亦通釋文

攔本又作捫捫鯁亦聲近之誤
桃諸梅諸 案釋名釋飲食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為

儲待給冬月用之也

臭宜腥膳膏臊注犬膏臊 案說文腥豕膏臭也从肉

梟聲周禮庖人先鄭注亦謂豕膏鄭謂犬膏本杜子春

說

秋宜犢膳膳膏腥注雞膏腥 案說文腥犬膏臭也从肉

生聲庖人注杜子春云膏腥豕膏也鄭謂雞膏與干寶

注同

麋鹿田豕麋皆有軒注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 案樂

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注憲讀為軒聲之誤也毛詩六月

以憲與軒閑言協揚雄河東賦塵城擗邑李奇曰擗音

車曉之曉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楂毛本作棋誤注楂梨之不減者 案楂當作楂說文楂

果似梨而酢从木盧聲釋文作粗

膏用薤釋文作薤云俗本多作薤非也 案陸說是也釋

草勤山薤說文韭部薤菜也葉似韭从韭薤聲廣韻十

六怪薤董菜似韭薤俗

三性用菽注菽煎菜黃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檉

案爾雅釋木菜檉醜菜郭注菜黃子聚生成房貌今江

東亦呼菜檉似菜黃而小赤色詩疏引李巡曰檉菜

黃也釋文菜音焦本今作椒說文艸部菜黃菜屬菜菜

从艸未聲木部檉似菜黃出淮南从木殺聲

牛夜鳴則廄注廄惡臭也 案說文广部廄久屋朽木从

广西聲周禮曰牛夜鳴則廄臭如朽木鄭司農云廄朽

木臭也

鳥曠色而沙鳴鬱注沙猶嘶也 案內饗鬱作狸釋文狸

音鬱廣韻四十禡沙所嫁切引周禮注沙嘶也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

案內饗作盲眠杜子春云當為望視說文腥星見食

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星星亦聲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為蠖如蠖蛄臭也 案內饗作

蠖鄭司農云蠖蛄蛄臭也

禮記釋注

卷二

四

搗與注脾臍也正義與謂脾臍謂臍之深奧處 案釋名

釋飲食臍與也臍肉於臍內稍出用之也

麋鹿魚為菹注今益州有鹿痿者正義今益州人有將鹿

肉畜之痿爛謂之鹿痿 案廣韻五寘痿於偽切益州

有鹿痿又五支痿於為切鹿肉

兔為宛脾注宛或作鬱 案古宛鬱通史記倉公傳寒溫

氣宛又宛篤不發並讀如鬱攷工記函人注憲讀為宛

彼北林之宛今詩宛作鬱

大夫七十而有閣注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 案廣雅閣

庖廚也玉篇度閣也集韻度閣藏食物

三王有乞言注有讀爲又 案衛氏集說本鄭注有此四

字毛本無釋文云三王有音又出注則注本有此文刊

本脫也古又有通詩長發箋有之言又也鄉射禮注古

文有作又易繫辭又以尙賢也釋文引鄭本作有

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注胾脊側肉也 案集韻胾或

作胾易咸其脢子夏傳在脊曰脢虞翻曰脢夾脊肉也

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爲醢注則似今膏履矣 案攷工

記玉人後鄭注瓚讀爲餐履之履賈疏醢人職有餐食

漢時有膏履說文食部饋以羹澆飯也从食贊聲釋名

釋飲食肺膾膾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膏饋卽鄭所

禮記釋注

卷二

五

謂膏履也玉篇履古文饋字集韻饋以膏煎稻爲醢也

古作履廣韻二十八翰履食也則盱切

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 惠棟曰接與捷通故訓

爲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是讀爲

捷春秋經云宋萬弑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吳

案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楊注接讀爲捷左傳

桓六年接以太牢釋文接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

捷音

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正義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

手維持則承奉之義 案特性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

猶承也

宰體負子注禮當爲禮聲之誤也 案士冠禮請禮賓鄭

注此禮當作禮士昏禮出請禮賓鄭注此禮亦當爲禮

又賓入授如初禮鄭注古文禮爲禮昏義贊禮婦鄭注

當作禮聲之誤也禮禮形聲俱近

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 案辯卽徧也鄉飲酒禮注今文

辯皆作徧

咳而名之 案釋文作孩云字又作咳孝經疏亦引作孩

說文口部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古文从孩史記扁鵲

傳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孟子孩提之童趙岐章

禮記釋注

卷二

六

指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漢淳于長夏承碑咳孤憤泣隸

釋云以咳爲孩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 案曲禮注引俗語

云隱疾難爲醫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 案易豐初九雖旬无咎

王弼注旬均也釋文引荀爽本作均周禮均人注旬均

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古旬均通用

九年教之數日注朔望與六甲也 案漢書食貨志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組紉注紉條 案雜記注紉施諸縫中者若今時條也說

文紉圓采也从糸川聲急就篇履烏鞞哀絨緞紉顏注
緣履之圓條也

玉藻

諸侯元端以祭注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 案上文元端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大戴禮諸
侯遷廟禮盧辯注引玉藻曰元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
云端當為冕元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是
孫注亦與鄭同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
也 案古踐翦通書序遂踐奄詩正義引鄭注踐讀曰

禮記釋注

卷二

七

翦翦滅也周禮甸師注先鄭引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
不踐其類也釋文踐音翦今記文作翦漢書文帝紀注
引伏儼曰踐翦也

君羔帶虎植注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案
詩柏舟云實維我特釋文韓詩作直少儀云喪俟事不
植弔釋文植本又作特洪氏隸釋繁陽令楊君碑以植
為特集韻植緣也或作植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
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杆上又廣其
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

寸明自昭 案攷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鄭注或謂之珽荀子大略篇天子御珽諸侯

御茶大夫服笏禮也楊注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謂

刻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說

文玉部珽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从王廷聲木部椎

齊謂之終葵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五經要義天子

笏曰珽珽直無所曲也又釋文珽本又作程音呈離騷

王逸章句引相玉書言程大六寸其曜自照玉人鄭注

亦引相玉書與此注同 玉篇王部理美玉也理六寸光自輝

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茶讀為舒遲之舒 惠

禮記釋注

卷二

六

棟曰弓人寬緩以茶注茶古文舒假借字先鄭云茶讀
為舒晏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憊索隱曰
茶音舒

為已係卑 案釋文作僕厭也唐石經避世字諱改作係

緇布冠績綬注績或作繪綬或作綦 案論語繪事後素

考工記先鄭注引作績事尙書益稷作會釋文馬鄭作

繪周禮司服注引書作績古績繪通雜記注綬讀麤賓

之麤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省

當為獮獮秋田也 案明堂位秋省注省讀為獮獮秋

田名也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後鄭注玉藻所謂黼裘
賈疏案彼文唯君有黼裘以誓猶猶是仲秋田獵之名
與此獻良裘同時言黼裘者白與黑謂之黼謂狐白與
黑羔合爲黼文初學記服色部裘類引五經要義曰諸
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爲黼文也與鄭氏改省爲猶合
舊唐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是康成遠宗子政由來
古矣嚴陵方氏長樂陳氏讀省爲如字失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
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注此自而素
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

禮記釋注

卷二

九

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
紳鞞結三齊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大夫大帶
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
帶有率無箴功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鞞結三齊肆
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此亦亂脫在是
宜承無箴功王后祿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再命祿衣
一命覆衣士祿衣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
注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掄狄 案
以上據鄭注釐次經文如此陳澧集說卽據以改訂記
文而不言本於鄭氏若記文原次本如是者疎忽甚矣

且鄭注移而素帶以下迄走則擁之於朱裏終辟之後
下接王后祿衣云云注文甚明陳氏誤會鄭意反將天
子素帶一節移於而素帶之前又以釋君朱一節一命
緇鞞一節間廁其間殊乖鄭氏之旨鄭注而素帶終辟
謂諸侯也陳氏據鄭說卽將素帶上增諸侯二字尤爲
庸妄鞞鞞二節本在天子素帶上

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率率也士以下皆禪不
合而率積如今作幪頭爲之辟讀如禪冕之禪禪謂以
縞采飾其側 案方言絡頭幪頭也紗縞髮帶髮帶帑
幪幪頭也釋名釋首飾納頭或謂之陌頭齊人謂之幪

禮記釋注

卷二

辛

儀禮喪服注又作幪頭又曾子問大祝禪冕正義言禪
者取其績縷古辟禪聲近通用以偏旁攷之若睥睨一
作辟倪又作俾倪也 又案正義率謂縷也左傳桓
二年藻率鞞鞞張平子東京賦藻率鞞鞞以率與鞞厲
連文義當如帶率之率杜預合藻率爲一謂所以藉玉
失之

一命緇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注幽讀爲
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案黑謂之黝二語爾雅釋器
文周禮守祧則守祧黝聖之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
也牧人陰祀用黝牲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色也隰

桑云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古幽黝通毛詩候人傳
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鄭讀幽
為黝本於毛公故訓也芾黝珩古通用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禕讀如鞶揄讀如搖鞶搖皆翟雉
名也刻繪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
字異耳 案內司服禕衣揄狄後鄭注狄當為翟翟雉
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鞶江淮而南青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禕衣畫鞶者揄翟畫搖者釋名釋
衣服王后之上服曰禕衣畫鞶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
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鞶搖翟畫雉之文於衣
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鶴與鄭說同廣韻
四宵禴餘昭切禴狄后衣亦作揄說文衣部揄翟羽飾
衣从衣俞聲廓風其之翟也傳揄翟闕狄羽飾衣毛公
許君在鄭之前亦與鄭合也古揄搖聲近通用漢書黠
布傳諭讀曰遙陳湯傳諭讀曰搖可證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注鸞在衡和在式正義曰韓
詩外傳文 案經解注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
此作外傳非也續漢書輿服志引魯訓曰和設式者也
鸞設衡者也是魯詩亦與韓詩同大戴禮保傳篇在衡
為鸞在式為和太馭賈疏又引毛詩鸞在衡今蓼蕭毛

禮記釋注

卷二

圭

傳在鑣曰鸞與韓魯不同賈氏誤也

士佩璫玟而緼組綬 案白虎通衣裳作士佩璫珉石
肆束及帶注肆讀為肆肆餘也 案小宗伯鄭注故書肆
作肆

膳於君有葷桃茆注茆莢蒂也葷或作焄 案釋文莢郭
璞云烏菹也取其毛為蒂檀弓注茆萑菖可埽不祥釋
文鄭注周禮云苴埽周禮喪祝先鄭注作桃厲釋文厲
音列記作茆莢菹也賈疏茆莢蒂所以埽不祥左傳
襄二十九年桃茆杜注茆莢穰正義曰今世所謂苴蒂
者或用菹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說文梨黍

禮記釋注

卷二

圭

穰也穰黍稷已治者又正義曰桃桃枝也左傳疏茆是
蒂蓋桃為棒也與此疏小異鄉黨釋文云君本作或葷
同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匝也正義靡匝搖動也 案釋
文作靡迤說文迤邪行也透迤邪去兒通雅云古靡如
微微字中原讀如律則靡匝亦透迤之聲也
端行頤霑如矢注頤或為颯也 案釋文颯音夷徐音迨
廣韻六脂颯雷也與迨音同

喪容曩注贏憊貌也 案釋名釋言語贏累也恆累於
人也易大壯羸其角釋文鄭虞作曩古曩羸通

色容顛顛釋文顛字又作顛 案廣韻一先顛顛同揚雄并州箴德岳俱顛靡不悴荒唐書李石傳晉君臣以夷曠致顛覆盧刻釋文改顛作顛謬矣

立容辨卑毋調注辨讀為貶 案周禮士師若邦凶荒則

以荒辨之法治之後鄭注辨當為貶聲之誤也說文調

諛也从言閏聲或省从詔漢書劉輔傳朝廷無調諛之士師古曰調古詔字

盛氣顛實揚休注顛讀為闕揚讀為陽聲之誤也 案書

君奭有若泰顛釋文顛又音田上文色容顛顛釋文顛

音田顛闕聲相近釋名釋天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詩

禮記釋注

卷二

圭

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引作方陽古陽揚通用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柝聲之誤 案古柝與孽通釋詁

烈柝餘也郭注晉衛之間曰葉陳鄭之間曰烈商頌苞

有三葉叙傳注引詩作柝書若顛木之有由葉釋文本

又作柝馬云顛木而肆生曰柝徐錯說文繫傳通論庶

字注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葉也有罪之女沒廢役

之而已得見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柝猶顛木之

有由葉也母以子貴也故从子于文子薛為孽薛者鼻

也

必與公士為賓也注謂作介也 案鄭讀賓為傾舜典賓

於四門正義引鄭注賓讀為傾秋官司儀注賓當為傾

古賓儀通用

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 案釋名釋姿容負背也置

項背也

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庾氏云史記本紀九侯有女人於

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 案寰宇記

引司馬彪云鄴西有九侯城蓋鬼侯國是

疏屏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

為之矣正義曰疏屏疏刻也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

禮記釋注

卷十一

圭

思念其事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 案匠人注

城隅謂角浮思漢書文帝紀七年未央宮東闕罍思災

師古注罍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

罍思然一曰屏也罍音浮釋名釋宮室罍思在門外罍

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

大路殷路也注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

案宋書禮志秦闕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

曰金根車也

著殷尊也注著地無足 案司尊彝先鄭注著尊者著略

尊也或曰著地無足

夏后氏之紘注紘當爲綬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綬

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 案釋名釋兵綬有虞氏

之旌也注旌於首其形繁繁然也是有虞氏言綬也與

鄭說合

殷以罍注罍畫禾稼也 案說文斗部罍玉爵也夏曰醴

殷曰罍周曰爵从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罍受六升

周禮司尊彝罍彝鄭司農云罍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注本先鄭

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爲彝 案詩烝民民之秉彝孟子

告子上引作秉夷夷彝古通尚書酒誥無彝酒周禮萍

禮記釋注

卷二

壹

氏注引作無夷酒魏元不碑彝戎賓服古夷彝通用

拊搏注以葦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 案大師擊拊後

鄭注拊形如鼓以葦爲之著之以糠賈疏白虎通引尚

書大傳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是鄭說

本於伏生也拊搏即搏拊古文益稷傳亦與鄭說同

指擊注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也 案釋文指居八反讀

如曼即曼擊也益稷云曼擊鳴球書古文傳云曼擊祝

敵所以作止樂正義擊祝之椎名爲止曼敵之木名爲

鐵曼即櫟也漢禮器制度白虎通馬融鄭元李巡其說

皆爲然也古夏指聲近通用書康誥不率大夏正義曰

曼猶指也禹貢三百里納結服釋文結本或作藉工八

反漢書地理志作曼服漢郊祀志如淳注藉讀如夏

長楊賦拊隔鳴球韋昭曰拊櫟也古文隔爲擊荀子

禮論篇拊拊之隔楊倞注隔擊也即所謂曼擊鳴球

周縣鼓注周頌曰應縣縣鼓 案毛詩作應田縣鼓箋云

田當作幘幘小鼓在大鼓旁應擊之屬也周禮大師注

亦引詩應幘縣鼓說文申部紳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

東聲

夏后氏以巖注巖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

之距 案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爲介距

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賈疏明堂位注云周禮謂之

距即指此俎距而言是距爲俎足中決橫者也

夏后氏以楬豆注楬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

案釋文楬音苦瞎反梓人鄭司農注經讀爲鬻頭無

髮之鬻釋文鬻髮禿也或苦瞎反說文髮部鬻髮禿也

从鬻間聲釋名釋疾病禿無髮沐禿也髡頭生創也髡

頭生創曰瘕髡亦然也髡與楬音義同儀禮士喪禮髡

豆兩注既白也釋文髡苦瞎反集韻髡與楬同豆不飾

曰既是儀禮之髡豆即禮記之楬豆也又廣韻十四點

鬻髮並蒲八反禿鬻也十五錯鬻髮禿兒許瞎切聲與

楬近昌黎南山詩式赤若禿鬻用周禮注

禮記釋注

卷二

壹

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春秋時
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墜而弔始於臺
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案漢
注往往糾正經文最爲近古後人作注阿附本文支離
傅會莫能是正是漢儒之所不取也

喪服小記

注文不編冠元端 案釋文作文不縵疏謂文不繁縵作
縵字誤

大傳

殊徽號注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禕 案徽依字當作

禮記釋注

卷二

三

徽說文巾部徽幟也以絳微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春
秋傳曰揚徽者公徒今左氏昭二十一年傳作揚徽釋
文禕字从衣毛本誤从示禕古與徽通用爾雅釋器婦
人之禕謂之禕張平子思元賦注引作婦人之徽

禮記釋注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少儀

毋拔來毋報往注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 案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鄭注報讀為赴疾之赴又既葬而不報虞釋文報音赴釋元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引禮記無趕往鄭元曰趕疾也說文兔部龜疾也从三兔闕廣韻十過龜芳遇切趕上同玉篇趕疾也亦作赴王肅不識古音務讀本字以悖鄭說改拔為校斯失之矣禮記奮疾而不拔正義曰拔疾也

禮記釋注

卷三

一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 案大司徒注故書儀或為義肆師注古書儀但為義古儀字作義與美形相近故云字之誤正義曰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為儀

齊齊皇皇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 案詩信南山箋皇之言咼也泮水云丞丞皇皇箋皇皇當作咼咼咼咼猶往往也爾雅釋詁咼咼皇皇美也說文日部咼光美也釋名釋言語往咼也歸往於彼也保氏注引齊齊皇皇釋文皇又音往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正義設詐也 案公

羊文三年傳其言救江何為設也何休注設詐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設之策

俱爵注古文禮俱作遵俱或為騶 案鄉飲酒禮注今文遵為俱或為全鄉射禮注今文遵為俱釋文俱音遵鄉飲酒義介僕鄭注古文禮俱皆作遵廣韻十八諄俱將倫切或作遵釋文騶本亦作馴正義謂俱或為馴者是孔疏本作馴馴遵聲相近

夏右鱓注鱓脊也 案廣韻六脂鱓渠脂切魚脊上骨祭應注應大鱓謂列魚腹也應讀如噶 案有司徹注應讀如殷噶之噶列魚時割其腹以為大鱓也鄭注士冠

禮記釋注

卷三

二

禮云噶名出於幪幪覆也釋名釋首飾幪也幪之言覆以覆首也應幪尋聲相近故鄭讀从之

君子不食圉腴注周禮圉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案說文豕部豢以穀圈養豕也从豕失聲說文以圉為廁當从豢為正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 案廣韻十二齊剉剉剉又作剉同苦圭切釋文作剉犁之云本又作離

尊壺者面其鼻注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案說文人部個鄉也从人面聲禮少儀曰尊壺者備其鼻玉藻唯君面

尊注面鄉也

蠹而切之為膾注蠹之言賤也 案說文肉部牒薄切肉

也从月某聲

學記

足以諷聞注諷之言小也 案說文諷徐所穆反廣韻一

屋諷小也所六切與徐邈音合二十九篠諷小也先鳥

切

兌命曰注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

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 案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

篇無說命三篇故云今亡

禮記釋注

卷三

三

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釋文蛾本或作蟻 案爾雅釋

蟲蚍蜉大螳釋文螳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檀弓蟻

結於四隅釋文蟻本又作蛾左傳僖十五年蛾析釋文

蛾魚綺反或作蟻周禮醢人蚍醢注蚍蛾子釋文蛾魚

綺反楚辭天問蠶蛾微命力何固山海經朱蛾其狀如

蛾郭注引楚辭赤蟻若象作赤蛾漢陳球後碑蜂聚蛾

動隸釋云經傳多書蟻作蛾列子末聚禽獸蟲蛾黃帝

紀淳化鳥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長楊賦扶服

蛾伏皆讀為蟻漢仲秋下旬碑有蛾付之句亦蟻省也

廣韻四紙螳蟻蛾並同古義字从羊从我我亦聲讀如

俄與蛾音同故或作蟻或省从蛾寔一字也山陰陸氏

謂蛾讀如字蛾之子蠶蠋耳可謂不識字矣

不學操縵注操縵雜弄 案周禮磬師教縵樂注杜子春

讀縵為怠慢之慢後鄭謂縵讀為縵飾之縵謂雜聲之

和樂者也引學記此文賈疏雜弄調辭若今之調辭曲

不興其藝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爾雅歆喜興也 案

今釋詁厥熙興也釋文厥郭音歆鄭注周禮巾車云厥

興也漢膠東令王君碑庶績咸喜今尙書作熙古喜熙

亦通孔氏所據蓋爾雅舊文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 案衛氏集說反下有也字毛本

禮記釋注

卷三

四

脫正義曰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則明有也字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注學不心解則忘之易 案鄭注

二語真名言也學者佩之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

觀而善之謂摩 案說苑建本作時禁其未發之曰預

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磨不陵節而施之曰馴

馴孫聲相近古字通用

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各之各 案楚辭九思云冰

凍兮各學玉篇各學冰貌

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 案白虎通王

者不臣引學記文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正義曰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師尚父亦端冕者按大戴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按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 案今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與鄭所引悉同與正義所言不合疑後人據鄭注改竄故與孔疏不同

樂記

案漢志稱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其存者十一篇即今之樂記是也正義曰別錄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此卽十一篇之原次也史記樂書正義曰以前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與別錄正同又引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據熊所言次第與鄭君合是鄭君依子政之本而熊安生又依鄭君之本自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唐孔穎達依皇侃本以作正義始改鄭君之舊孔疏謂樂施章本爲第三前既推樂禮章第三此爲第四此顛倒竄易之證張守節謂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是也今悉依鄭次條於左方樂本第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至則王道備矣樂論第二樂者爲同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樂施第三昔者舜作

禮記釋注

卷三

六

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至故先王著其教焉樂言第四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樂禮第五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樂情第六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化第七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樂象第八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至則所以贈諸侯也賓牟賈第九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師乙章第十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魏文侯第十一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以上分章據孔疏及史記正義細心參校與近

本分章頗有不同考別錄之原次還康成之舊觀庶後之覽者鑿焉則有樂記敘錄詳見伏禮扶微

故禮以道其志 案史記樂書作導論語道之以政道之

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並作導古字通用

政以一其行 案樂書作壹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下

文壹唱而三歎史記壹作一壹獻之禮史記作一獻又

表記節以壹惠注壹讀為一

商亂則陂其官壞 案史記陂作捷作其臣壞

迭相陵謂之慢 案說苑修文篇迭作代後迭相為經荀

子樂論篇作代史記樂書同

禮記釋注

卷三

七

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 案淮南秦族訓朱絃漏越一

唱而三歎注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鄭注越瑟

底孔也鄉飲酒禮注越下孔也大戴禮二本云朱絃而

通越玉篇引禮記壹唱而三歎下文倡和清濁說苑修

文作唱和詩籥兮釋文倡本又作唱古字通用

不能反躬注躬猶已也 案史記作不能反已淮南原道

訓亦作反已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注欲其並行斌斌然 案釋文

斌本又作彬史記集解引此注作彬斌俗體當作彬為

是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作緣 案說文沿緣水而下也

屈伸俯仰 案史記作訕信荀子勸學篇楊注訕與屈同

士相見禮鄭注古文伸作信後文習其俯仰訕伸荀子

作屈伸史記作訕信白虎通禮樂作屈信儒行竟信其

志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綴兆舒疾注綴謂鄼舞者之位也 案史記綴作級徐廣

曰今禮作綴索隱曰綴舞者鄼列也鄭奔喪注云位有

鄼列之處後文綴遠綴短史記皆作級正義曰或作綴

音同

欣喜歡愛 案史記作驩愛荀子大畧篇夫婦不得不驩

禮記釋注

卷三

八

注驩與歡同漢孔耽碑驩樂壽考李翊碑得殊俗驩心

皆以驩為歡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案史記作辨宜上文其治辯者

其禮與史記徐廣注辯一作別下文男女無辨則亂升

鄭注辨別也史記作無別禮辨異史記及荀子樂論篇

作別異磬以立辨樂書作經以立別周禮小宰聽稱責

以傳別故書作傳辨古辨別通用

地氣上齊注齊讀為躋躋升也 案樂書作上躋即躋字

鄭讀本於史公也書微子告子顧隋說文躋字注引商

書作顧躋孔子閒居引詩至于湯齊鄭注詩讀湯齊為

湯躋躋升也古齊躋躋通用

鼓之以雷霆 案史記作雷古字說文雨部作雷

而百化興焉注百物化生也 案史記作而百物化興焉

鄭注本史公

男女無辨則亂升 案史記作無別則亂登喪服鄭注升

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其誤久矣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

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 案淮南子詮言訓舜彈五

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

亦不言南風詩辭應劭風俗通琴稱舜彈五絃之琴歌

禮記釋注

卷三

九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韓詩外傳卷四傳曰舜彈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皆不稱南風之辭王肅偽撰南

風詩而著之家語托之尸子可謂肆無忌憚馬昭駁之

當矣 又案疏稱熊氏以南風為凱風爾雅釋天南風

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熊安生謂凱風義本雅訓與康成言長養之風高誘言

愷樂之風正合孔疏誤會熊意謂指詩凱風之篇非也

且凱風周詩篇若謂虞舜作樂當歌周詩熊氏不應憤

憤如是

其治民逸者 案史記作佚漢石經逸字皆作佚說文無

逸字當作佚為是

聞其諡知其行也注諡者行之迹也 案鄭注本周書諡

法解又說文言部諡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

咸池注咸皆也池之言施也德言之無不施也 案白虎

通禮樂篇引禮記曰黃帝曰咸池言大施天下之道而

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徐堅初學記樂

部引五經通義云黃帝樂所以為咸池者何咸皆也池

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又引樂叶圖徵曰黃帝樂曰

咸池宋均注曰咸皆也池取無所不浸德潤萬物故定

以為樂名也又引樂緯注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

禮記釋注

卷三

十

並與鄭義合蓋漢儒相傳之古訓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 史記作志微焦衰漢禮樂 作

纖微癉瘁說苑作感激憔悴

噍謂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案史記作噍緩

粗厲猛起奮未廣賁之音作注奮未動使四支也賁讀為

憤憤怒氣充實也 案左傳昭元年風淫末疾杜注未

四支也下文而虎賁之士脫劍也注賁憤怒也射義賁

軍之將鄭注賁讀為憤荀子強國篇如是下此周賁潰

以離上矣楊注賁讀為憤

感條暢之氣 案說苑作滌蕩史記樂書同古條滌通周

禮條復氏註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蔡湛頌蕭
滌而雲消卽蕭條也

情慢邪辟之氣 案說苑作邪僻

周還象風雨 案史記荀子說苑俱作周旋古今字

然後樂器從之 案史記作樂氣從之說苑同衛氏集說

亦作氣引陳暘樂書曰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氣從

之嚴陵方氏曰所以使氣者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

樂氣從之慶源輔氏曰樂之氣謂和氣也是宋以前本

皆作氣作器誤

天子之寶龜也 案樂書作葆龜史記留侯世家見穀城

禮記釋注

卷三

十一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魯

世家毋墜天之降葆命今書金騰作寶命宣和博古圖

漢尙方鏡銘壽比金石國之保又以保爲寶

管乎人情矣 案史記作貫乎人情大射儀注古文貫作

關古關管通詳見月令

鋪筵席 案史記鋪作布廣韻十一模鋪布也大雅常武

云鋪敦淮濟釋文鋪韓詩作敷聘禮注今文布作敷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 案史記集解引鄭元

曰揚越也今各本鄭注脫此三字詩篤公劉毛傳揚鉞

也衛集說引陳氏樂書曰鉞謂之揚武舞執焉正義引

皇侃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以干揚連文言之與

鄭義悖詳玩孔疏蓋作正義時鄭注已佚脫矣若非裴

剛徵引此注何由而補乎故知讀經者不可不博考也

商祝辨乎喪禮正義曰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 案史

記集解引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

神此注十五字今本脫細釋正義疑孔疏本有此注也

治亂以相 案鄭注謂相卽拊王肅以相爲輔相讀从本

字肅專悖鄭說鑿空肌造後之學者慎無爲所惑也

克順克俾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 案毛詩作比左傳引

詩亦作比故鄭讀从之

禮記釋注

卷三

十二

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 案史記作

趨數集解引孫炎曰趨數音促速而數變化也與鄭氏

合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周

禮縣正趨其稼事釋文本又作趨音促漢書高帝紀令

趨銷印顏注趨讀曰促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注速或

爲數弓人注故書速或作數史記賈生傳淹數之度兮

漢書作淹速

齊音敖辟喬志 案史記作驚辟驕志釋文引徐逸喬音

驕表記喬而野釋文亦音驕禹貢厥木惟喬釋文徐音

驕伏生鴻範五行傳禦貌于喬忿鄭注止貌之失在於

去驕忿古喬驕聲近通用坊記富斯驕釋文作喬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燿注控楬謂祝也 案說

文支部鞀樂器控楬也形如木虎从支吾聲木部祝樂

木空也所以止音為節从木祝省聲控楬樂也从木空

聲毛詩有瞽傳祝木控也圍楬也毛許義並與鄭同荀

子樂論篇鞀祝拊臺控楬似萬物廣韻十五鑄錫枯鑿

切木虎止樂器亦名鞀也楬同風俗通義聲音引禮樂

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

祝止音為節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應

劬所引當即樂器記文

禮記釋注

卷三

七

號以立橫橫以立武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案釋文

古曠反依字當作枕說文木部枕充也从木光聲孫愐

韻古曠切正與陸氏音合孔子閒居注橫充也釋元應

瑜伽師地論第九十五卷音義枕古文橫形同古光黃

二字形聲相近說文光古文作芟黃从田作芟芟亦聲

芟古文光故偏旁之字亦多相溷若兕觥一作兕觥泚

游統一作橫可證也爾雅枕充也淮南原道訓注橫讀

枕車之枕

石聲磬磬以立辨注磬當為磬字之誤也 案史記作石

聲磬磬以立別古磬磬磬二字並通說文石部磬从石

聲象縣篋之形及擊之也籀文作設古文作磬从丕釋

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唐高宗贈孔子

秦師碑荷黃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又採惟石而喧浮磬

少林寺碑有石磬字皆以磬為磬左傳僖二十六年室

如縣磬魯語作縣磬

鼓磬之聲謹 案說苑作鼓鞀之聲謹

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案史記對曰作答曰下並同

咏歎之 案史記作永歎虞書聲依永釋文徐音詠史記

作依詠詩魏風誰之永號釋文作詠云本亦作永同

六成復綴以崇 案鄭讀崇字絕句王肅引偽家語連下

禮記釋注

卷三

十

天子句後儒若史記裴駟注陳氏祥道禮書方氏慈解

義陸氏佃解應氏馬氏並依玉肅讀其從鄭氏讀者獨

橫渠張子而已甚矣肅之誤人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為四聲之誤也 案史記作

四伐盛下有振字鄭改為四據史公書也古四駟通秦

風駟駟漢書作四駟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為及字之誤也 案祭義反饋定

本作及字史記倉公傳藏氣相反者死又切之得腎反

肺徐廣曰反一作及古書二字往往相亂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案後儒皆據偽古文武成謂商容爲人名以駁鄭氏然此記上文云商祝正義謂習商禮而爲祝者鄭氏謂視商禮樂之官正與前文一例于義爲允且商容人名雖見於史記周本紀及荀子大畧篇韓詩外傳漢書張良傳皆言表間一事於此記復位無涉後人必據晉古文書沾沾然動其喙倘亦所謂勞甚矣乎

牛散之桃林之野注桃林在華山旁 案史記徐廣注在

宏農郡今日桃邱

車甲蚌而藏之府庫注蚌費字也 案釋文蚌字又作費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同廣韻二十一震蚌牲血塗祭器也費上同韓詩外傳

三作車甲蚶疑字形之訛史記樂書又作改徐廣日音

韜

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案史記說作稅古字通用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日褒猶進也 案祭義禮有

報而樂有反鄭注報皆爲褒聲之誤大祝辨九擗八日

日褒擗鄭司農云褒讀爲報釋文褒音報褒報聲相近

史記注引孫炎讀如本字非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注耐

古書能字也 案荀子樂論篇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

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史記耐字並作能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案荀子作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又作曲直繁省史記作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亦作繁省同古綸論通易屯象君子以經綸鄭本作論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案荀子作繁省御覽人事部引釋

名省瘦也臞瘦約少之言也省瘠義同

皆得其儕焉 案荀子儕作齊史記亦作齊白虎通禮樂

亦作齊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

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

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注此文換簡失其

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注云商之遺

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

此衍字處也正義日云鄭所次依史記樂書也 案樂

書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
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
之商鄭依史公改訂而仍存其原次漢儒之矜慎如此
至陳澹直从鄭改顛倒經文並不言本於鄭氏武斷甚
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案史記作累累

雜記

以其綏復注綏當為綏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 案玉

禮記釋注

卷三

七

藻注綏或作蕤喪大記注綏當為綏讀如冠蕤之蕤周
禮夏采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

今禮家定作蕤程氏瑤田通藝錄有鄭邢叔作綏賓編
鐘即蕤賓也說文生部蕤艸木實蕤蕤也从生豨省聲

讀若綏 荀子儒效篇綏綏分其有文章也楊倞注綏或為蕤蕤之蕤

其轄有綵注綵謂釐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 案釋

名釋喪制輿棺之車曰輶其蓋曰柳亦曰釐甲似釐甲

然也 說文龜部龜龜甲也

載以輶車注輶讀為輶或作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輶曰
輪無輶曰輶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輶聲相近

其制同乎 案喪大記大夫葬用輶士葬用國車注輶

皆當為載以輶車之輶聲之誤也輶字或作團是以文
誤為國周禮遂師共邱籠及蜃車之役鄭注蜃車柩路

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
墳乃更復載以龍輶蜃禮記或作輶或作輶儀禮既夕

注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輶或作輶
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鄭引說文見車部輪字注又

輶一曰無輶也从車全聲讀若饒廣韻二仙輶無輪車
名輶上同集韻輶輶車也輶同

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 案士喪禮注今文赴作訃

說文赴从走卜聲徐鼎臣曰春秋傳赴吉用此字今俗
作訃非是

輶輶符衡注衡當為桁所以廢輶輶之屬聲之誤也 案
衡桁聲相近古佩珩之字亦借作衡也既夕禮皆木桁

久之鄭注桁所以廢苞符輶輶也續漢書禮儀志東園
武士執事下明器載以木桁是漢時作桁故鄭从之

朝夕哭不帷注既出則施其屋正義曰士喪禮君使人弔
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則屋是喪舉之名初

哭則舉事畢則施下之 案釋文屋字林戶臘反閉
也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說文戶部

禮記釋注

卷三

六

屨閉也从戶刼省聲孫恤韻口盍切

繭衣裳與稅衣種納為一 案釋名釋衣服襦屬也衣裳

上下相聯屬荆州謂禪衣曰布襦亦曰襜褕言其襜褕

宏裕也玉篇襦長襦也連腰衣也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猶驚彌也 案嬰彌即嬰媿也

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日嬰兒胷前日嬰抱之嬰前乳養

之也或曰嬰媿嬰是也言是人也媿其嘯聲也故因以

名之也說文嬰媿也从女毆聲媿嬰媿也从女兒聲廣

韻十二齊人始生日嬰媿司馬溫公類篇嬰彌嬰兒也

今釋文亦作驚蓋假借字

禮記釋注

卷三

无

門夾室皆用雞 案大戴禮諸侯費廟禮作郊室注郊室

門郊之室引雜記亦作郊室

喪大記

拒用浴衣注拒拭也 案釋詁拒拭刷清也釋文拒音震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執或為斂 案釋文斂音執本亦作

執五經文字斂與執同見禮記注

用雜金錯注錯所以琢著裏釋文錯于南反釘也 案說

文錯可以綴著物者从金替聲

君大夫鬢爪實於綠中注綠當為角聲之誤也 案古角

字並音綠漢四皓角里先生荀悅漢紀作祿里漢書江

式傳官商鯀徵羽鯀即角也角綠聲相近故角誤為綠

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注壇之言坦也

坦明貌也折昭哲也必為昭明之名尊神也 案漢書

郊祀志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

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

位也韋昭曰大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與鄭注合古字

折哲通大有象曰明辨哲也虞翻作折王廙作哲說文

哲昭明晰也顏監謂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此

說失之

禮記釋注

卷三

子

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

也 案衛氏集說作攘祈小徐說文繫傳曰禳之為言

攘也釋文引王肅相近作祖迎孔叢子宰我問禳於六

宗孔子答以祭法文作祖迎於坎壇正與肅說合晏嘗

謂孔叢為王肅所撰與家語及書偽孔傳相出入皆杜

撰不足信此特其一端耳太平御覽引三禮義宗曰寒

暑有往來之期可退則祭禳卻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

祭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崔

靈恩仍用鄭禳祈說得之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幽

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宗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案說文示部祭設縣菴以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祭省聲繫傳从營省聲一曰祭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鄭讀宗爲祭本於許君也鄭引春秋傳昭元年傳文賈逵注祭營攢用幣杜預注同周禮大祝六祈四曰祭鄭注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作營社賈疏引祭法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大宗伯疏禮記釋注 卷三 圭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 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賈逵云烈山炎帝之號劉炫曰蓋柱地名其官曰農與此記正義謂名柱作農官者不同魯語亦作烈山氏韋昭注祭法以烈山爲厲山漢古今人表作列山氏古厲列通用都人士鄭箋云厲字當作裂旱麓烈假不取鄭作厲假莊子齊物論厲風濟則眾竅爲虛釋文引郭云烈風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注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 案漢書律志共工氏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此鄭注無錄所本也韋昭注魯語曰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亦與鄭合又魯語云共工氏之霸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律志引共工氏伯九域毛詩元鳥傳九有九州也韓詩作九域正域彼四方傳域有也域字本作或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有通用詳見月令 不在祀典 案祀典一語反結前文題上事也猶樂記言于貢問樂文王世子言文王之爲世子也故漢書引祭法文皆稱祀典漢書郊祀志引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

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韋元成傳引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漢西嶽華山廟碑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隸釋云禮記作瞻仰案荀子議兵篇注印古仰字漢殺阬神君碑引祭法曰山林川谷有益於民口口祀典應劭風俗通祀典卷八云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又稱祭典漢書引祭典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卽禮經祭法也僞家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語廟制篇引祭典曰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王肅僞撰猶沿漢人稱也

祭義

濟濟漆漆然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釋文漆漆依注音切

集韻漆七結切音切 案說文切字从刀七聲墨子貴

義篇以漆爲七周公夕見漆十士古切漆聲相近

其薦之也敬以欲注欲婉順貌 案婉順愛貌下云薦而

不欲不愛也又云有深愛者必有婉容增韻欲愛也

錯諸天下 案釋文作措古字通川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 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

豫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古字通用

陰爲野土注陰讀爲依蔭之蔭 案釋名釋天陰蔭也氣

在內與蔭也桑柔云旣之陰女箋云旣往覆陰女釋文

陰鄭音蔭

焄蒿悽愴注蒿或爲薦 案蒿薦聲相近柳宗元詩宜惟

迫魑魅所懼齊著薦卽鄭注

以爲黔首則注黔首謂民也正義曰史記云秦命民曰黔

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

以爲黔首錄記之人變改之耳 案升菴外集云內經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祭統當作祭義此誤內經實先秦出黔

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矣衛正叔集說引嚴陵方氏

曰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共飲食則黃帝之

時固已言矣則楊氏之前已有此說不始於升菴矣又

案釋史卷五黃帝紀引莊子逸篇云游鳧問於雄黃曰

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

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崇耳莊子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已有黔首之稱則民稱黔首不始於

始皇二十六年矣

見以蕭光 見問以俠甄注見及見問皆當爲颯字之誤

也案雜記上實見間而后折入釋文一解云鄭合見間

二字共為鬲字音古辭反

夫人纁三盆手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

振之以出緒也 案釋文益掩也三掩本亦作淹穆說

文作纁云抽繭出絲也毛詩瞻卬傳纁三盆手釋文纁

本亦作穆繆本音衫瞻卬正義引此注作三掩也類篇

掩繭絲以手振出緒也集韻掩繭絲出緒也或作掩通

作淹

泄官不敬 案大戴禮會子大孝泄作蒞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為跬聲之誤也 案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大戴禮會子大孝篇亦作頃步盧辯注跬當聲誤為頃

荀子勸學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楊倞注半步曰跬

踵與跬同大戴禮勸學作跬步漢書息夫躬傳京師雖

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

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說文跬半步也从走

圭聲讀若跬同方言曰半步為跬

而術省之注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案士喪禮鄭注古文

述皆作術毛詩日月云報我不述文選廣絕交論注引

韓詩報我不術洪景伯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以歌術為

歌述靈臺碑陰又以稱術為稱述

祭統

莫不咸在注咸皆也 案集說作皆毛本誤作是疏云悉

在祭用當作皆為允說文咸皆也玉篇悉也

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宿重也 案特

牲饋食禮乃宿尸鄭注宿讀為肅肅進也記作肅周禮

亦作宿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生民箋云夙之言肅

也肅戒不復御說文宿从宀夙聲夙古文夙

士執芻注芻或為芻 案廣韻十虞禱仕于切稷穰

是故口謬 案釋言謬起也

鋪筵設同凡注同之言謂也正義曰古文字林皆訓謂為

禮記釋注

卷三

未

共 案說文言部謂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

謂今願命作侗釋文馬本作謂共也正義所稱古文謂

馬鄭真古文書東晉古文改作在后之侗妄矣

夫人薦豆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 案釋文校柄也士

昏禮主人拂几授校則几足亦謂之校

執醴授之執鐙注鐙豆下跗也 案說文金部鐙錠也从

金登聲豆部彝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廣

韻四十六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公食大夫禮宰右

執鐙鄭注瓦豆謂之鐙今爾雅釋器文作登

經解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案大戴禮察引易

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又保傳篇引易曰正

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盧辯注據易說言也

賈誼新書胎教篇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故君子慎始劉向說苑建本篇易曰建其本而

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易稱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司馬遷傳引易曰差目豪釐

謬目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

稱易緯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也東方朔傳引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目千里師古曰今易無

禮記釋注

卷三

毛

此文通卦驗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鄭注釐馬尾也程迥亦謂易緯通卦驗文孔疏謂繫辭

文今繫辭並無此語正義誤也劉向列女傳貞順傳引

之毫釐差

之千里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算注算數也 案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作

喪葬

午其眾以伐有道注逆其族類也正義曰午忤也忤違逆

也 案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悟逆

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忤其眾釋文王肅作忤

迂違也

妃以及妃 案大戴禮作配以及配古字通用

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正義曰愾音近憇憇為息是

至之義釋文愾許乙反 案集韻愾許訖切與迄同爾

雅釋詁迄至也古氣字本作氣氣為餽之本文

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為識 案大戴禮作識故鄭讀从之

孔子閒居

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 案毛詩正義言

三家詩有讀為躋者王伯厚詩攷引韓詩外傳至於湯

躋今外傳作湯齊近人妄改然則鄭君所據蓋韓詩也

禮記釋注

卷三

天

後漢書鄭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多依韓

說

坊記

貴不慊於上注慊或為嫌 案易坤文言為其嫌于无陽

也詩采薇正義引鄭本作謙讀如羣公慊之謙古書篆

作立心與水相近故此記慊亦或為嫌

相彼蓋且注蓋且夜鳴求且之鳥也正義曰此逸詩也

案衛湜集說引嚴陵方氏曰蓋且即月令所謂鷓且鷓

鷓論利議引詩曰相彼鷓鷓尚或惡之月令鷓且不鳴

鄭注求且之鳥也淮南時則訓作鷓鷓不鳴高誘注鷓

旦夜鳴求旦之鳥字又作鶉廣雅鶉鳴旦也又名渴
旦說文鳥部鳴渴鳴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釋文
云此是魯詩 案列女傳母儀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
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
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
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
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
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本此魯詩出于申
公楚元王與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劉子政元王之孫
禮記釋注 卷三 五

所說蓋魯詩也

度是鎬京 案毛詩作宅古宅度二字往往相亂史記五
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三危既度今書並
作宅風俗通引禹貢乃降邱度土今書作宅土周禮內
司服注引度西曰柳穀釋文度音宅古文宅與度字相
似因此而誤今堯典作宅西曰昧谷王充論衡初稟篇
引詩此維予度今大雅作宅說文山部宅古文作庀汗
簡云古尙書宅作庀亦度字易乾坤鑿度云庀氏先文
乾鑿庀注古度字唐崔鑿書北嶽神廟碑節庀副大使
卽節度也臣瓚漢書注云古文宅度同

言乃謹注謹當爲歡聲之誤也正義曰言乃謹在無逸之
篇 案今無逸作言乃雍是晚出古文凡改唐初馬鄭

書尙存正義所據必真古文舊本也史記魯世家無佚
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集解引鄭注驩喜悅也
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荀子大畧篇注驩與歡
同史公本從安國問古文而鄭與之合則知古文本作
驩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東鄰謂紂國中也西
鄰謂文王國中也 案詳見周易解故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其國
禮記釋注 卷三 三

未聞 案淮南子汜論訓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高注陽侯陽陵國侯繆侯偃姓國侯
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
繆侯夫人美艷因殺繆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

禮記釋注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鄭注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正
義曰小人將此以為常亦以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
也 案此則不必增反字文義自明王肅加反字妄甚
集說引警川倪氏曰王肅添反字非也朱子或問曰小
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
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
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

禮記釋注

卷四

一

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諸說
皆從鄭本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
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是朱子未嘗不取鄭說也

素隱行怪 案漢藝文志引作索隱朱子从之古索與素
通劉熙釋名釋典藝八索索素也尚書大序釋文八索
徐邈音素本或作素離騷以求索與嫉妒協是索字古
音素也鄭注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僚之僚僚猶鄉也下君
子素其位而行注素皆讀為僚廣韻十一暮僚桑故切
向也
費而隱注費猶侷也道不費則仕 案釋文費徐音弗本

又作拂同大學是謂拂人之性注拂猶侷也荀子賦篇
天下不治請陳侷詩楊注請陳侷異激切之詩言天下
不治之意鄭意以隱為無道則隱之隱故云費猶侷也
廣韻四紙侷過委切

故裁者培之注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裁猶殖也 案後
文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載裁俱从戔聲
詩小雅俶載南畝箋載讀為菑粟之菑古菑字亦與裁
通載菑裁聲相近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
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 惠棟

禮記釋注

卷四

二

曰呂覽權勳篇云親郭如夏高誘曰郭讀如衣今兖州
人謂殷氏皆曰衣晏案說文身歸也从反身鄭樵六書
畧曰身即衣字廣韻十九隱身與隱同音白虎通衣裳
篇衣者隱也古殷字亦讀如隱康誥曰瘞戎殷故鄭讀
从之正義引偽古文武成非鄭君所見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困學紀聞云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
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爾潛邱云按鄭注大射儀揖以
稱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
曰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

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相存偶晏案表記仁者人也
 鄭注謂施以人恩也正義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
 也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
 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
 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
 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賈誼新書何
 奴篇時人偶之注云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元開
 占經人占篇引春秋說題辭云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又
 引宋均注云與他人相偶合也釋名人者仁也以心合
 也

禮記釋注

卷四

三

既廩稱事注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 案聘禮鄭注古文
 既為餼釋元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餼古文既
 同說文自部既小食也从自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
 今論語作氣又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
 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从槩或从餼
 不考文注文書名也 案名節字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
 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論書名鄭注書之
 字也古曰名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論語鄭注云古者曰
 名今世曰字以鄭他注考之則名即字無疑矣孔疏謂

文章書籍之名非鄭義也

肫肫其仁注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肫懇誠貌也

案今詩作諄諄釋文字又作詵爾雅釋訓作詵詵荀子

哀公篇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楊注肫與詵同集韻諄

肫朱倫切古作諄通作詵肫

表記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注怵於無敬心也 案左傳桓

十三年狎於蒲騷之役杜注狎怵也後漢書馮異傳怵

怵小利注怵怵慣習也

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沏移之移移猶廣大也釋文移

禮記釋注

卷四

四

昌氏反 案說文禾部移禾相倚移也从禾多聲一日

禾名古假移為侈考工記注故書侈為移故移訓廣大

郊特牲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羨亦侈大之意

緇衣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

萬民所望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案毛詩都人

士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

人士首章有之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宮

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臣儀行注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 案

古儀字本作義說文芋部義己之威儀也周禮大司徒注故書儀或為義漢楊信碑追念義刑即儀型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寡當為顧聲之誤也 案

陳第毛詩古音考寡音古與鼓同音毛詩韋顧既伐古

今人表作韋鼓故鄭云聲之誤 漢書陳湯傳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師古曰西域

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

恒其德偵注偵問也問正為偵 案說文卜部貞卜問也

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廣韻四十五勁

偵問丑鄭切唐碧落碑書貞字又作臙

問喪

禮記釋注

卷四

五

難斯注難斯當為笄纒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

笄纒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緇頭笄纒之存象也

案釋名緇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集韻

邪巾緇頭始喪之服類篇陌邪巾也

間傳

芻藘不納注芻今之蒲葦也 案說文藘蒲子可以為平

席釋名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周禮車僕鄭注故書

葦作平古字通用

三年問

創鉅者其日久 案荀子禮論篇作創巨

則必反巡過其故鄉 案荀子巡作鉛楊倞注鉛與沿同

循也祭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古巡沿通

用說文船从舟鉛省聲釋名釋船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古循巡亦通

蹢躅焉 案荀子作躅躅

小者至於燕雀 案荀子作燕爵

然而從之 案荀子作縱

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案荀子作安能又故先王

焉為之立中制節亦作安又莫不更始焉焉始倍之焉

始弗及也荀子焉並作案漢書吳王濞傳注安焉也荀

禮記釋注

卷四

六

子多言案案亦安也榮辱篇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

分之王制篇案自進矣正論篇今子宋子案不然又逸

周書武寤篇案用師旅趙策秦禍案移於梁矣

和壹之理盡矣 案荀子壹作一又古今之所壹也亦作

一古壹一通用詳見前

深衣

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

正義曰古者方領似今擁咽 涑水司馬氏曰後漢馬

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袷

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儒林傳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

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晏案釋名釋衣服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交領以形名之也

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袞與後幅相當之縫也 涑水

司馬氏曰案衣之背縫謂之袷袷音督晏案廣韻二沃褶衣背縫也襦襦並同

投壺

一馬從二馬 案釋文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定本無此一句大戴禮投壺篇亦無此五字俗本有之涉下文而誤也

二算為純釋文純音全 案鄉射禮注純全也釋文純如

禮記釋注

卷四

七

字禮記音全

算多少視其坐正義曰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案朱子及草廬吳氏分算多少視其坐以下

為投壺之記本於唐孔氏也

毋踰言注踰或為遙 案漢書趙充國傳兵難踰度師古曰踰讀曰遙後漢書馮衍傳陟隴山以踰望注踰猶遙也踰遙古通用並見玉藻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或作符 案春秋隱八年盟於浮

來公穀作包來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鹽鐵論作苞邱

子史記律書萬物剖符甲而生卽字甲也浮與符亦聲

相近

大學

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 案古謙慊通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嫌於臭楊注嫌當為慊厭也嫌卽古謙字漢藝文志引易作嫌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碑地道變盈而流嫌又地中有山慊皆六書之假借也

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 案史記李將軍傳峻如鄙人漢書李廣傳贊作恂恂隸釋祝穆碑鄉黨遂遂今論語作恂恂故恂字亦或作峻

昏義

禮記釋注

卷四

八

合昏而醢 案說文豆部蓋蠹也从豆蒸省聲孫愨韻居隱切廣韻十九隱昏以瓢為酒器婚禮用之蓋上同

和於室人注謂女媠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媠謂婿之姊也 案廣韻三鐘媠夫之兄也職容切釋名釋親屬夫

之兄曰公又曰兄公言是己所敬忌見之怔忡自肅齊也孔疏以鄭言女媠故謂夫之姊

為后服資衰注資當為齊聲之誤也 案荀子哀公篇資

衰苴杖者不聽樂楊注資與齊同

射義

賁軍之將 案毛詩行葦傳作奔軍之將

燕義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案以上與周禮諸子文同彼文卒作倅率作帥法作灋古今字異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為卒鄭司農云倅讀如有物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

禮記釋注

卷四

九

諸子職同文又序官諸子後鄭注或曰庶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鄭注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義曰與諸子同諸庶聲相近古字通用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案荀子法行篇叩作扣楊注叩與扣同

孚尹旁達注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發或為扶 案釋文尹依注音荀又作筠筠字或作笋从尹故鄭讀尹為荀釋名浮孚也古字通用玉篇云浮筠玉采色集韻

笈房九切音浮玉采也通作玆

喪服四制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案儀禮喪服傳翦屏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史記曾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書注楣謂之梁闇廬也毛詩譜商頌正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後漢書張禹傳章懷注引鄭論語注云諒闇謂凶廬也尚書大傳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鶉

禮記釋注

卷四

十

鶉謂廬也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伏生遠在康成之前而己有梁闇凶廬之說足徵鄭義確有傳授非臆說也而偽孔傳改作諒陰訓為信默杜預承用其說飾為心喪之義遂為短喪者作俑矣 漢衛方碑 廬闇苦出

續錄

曲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釋文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 案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故陸氏又音刈 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為旄勤 案毛詩行葦傳作耄勤稱道不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日期頤羣經

音辨勤耄稱也音期

檀弓華而皖注說者以皖為刮節目字或為刮 案考工

記刮摩之工玉注故書刮作挽鄭司農云挽摩之工謂

玉工也挽讀為刮其事亦是也劉昌宗周禮音徐仙民

禮記音皖並音刮

奔喪故匍匐而哭之注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 案檀弓

引詩扶服救之釋文本又作匍匐音同漢書谷永傳亦

引扶服救之

大學有絜矩之道也注矩或作巨 案說文工部巨規巨

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作架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

禮記釋注

卷四

十一

毋嚙羹注嚙為不嚼菜 案說文舌部詬歡也从舌香聲

廣韻二十七合嚙歡也詬與嚙同並他合切

笑不至矧注齒木曰矧大笑則見此 案說文欠部攷笑

不壞顏曰攷从欠引省聲廣韻十六軫攷余忍切笑不

壞顏矧即攷之段借大戴禮未嘗見齒庸注晒則齒見

笑則矧見

進禩進羞注沐醴必進禩作樂盈氣也 案少儀飲酒者

禩者醴者有折俎不坐注已沐飲曰禩顏師古匡謬正

俗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子當作禩音幾謂

福祥也禮云進禩進羞此謂新醴沐體虛故更進飲食

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集韻

醴其既切沐酒也謂既沐飲酒說文無醴字當作禩為

正口部醴小食也从口幾聲

大學顧諟天之明命註諟猶正也諟或為題 案說文言

部諟理也从言是聲諟審也从言帝聲說文繫字皆以

類相从以諟繫於詳之下諟之上謂詳審視之玉篇言

部諟審也諟也此訓最確正與許合許君訓為理者玉

篇云理正也與鄭訓合鄭言猶正者謂正明目而視之

亦審諦之義也鄭又云或為題者小雅題彼脊令毛傳

題視也說文目部睨迎視也从目是聲題睨皆从是

禮記釋注

卷四

十一

古字聲近通用大學所云顧諟謂審顧詳諟正與顧字

一貫自偽太甲孔傳訓諟為是而古義晦矣

又續錄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案說文邑部邾周封黃

帝之後於邾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邾縣

日司命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 案說文祗以豚祠

司命也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祗司命

很毋求勝注很圓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於牆 案毛

詩常棣傳鬩很也二字轉相訓爾雅釋言鬩恨也郭注相

怨恨釋文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也左傳疏亦引孫炎作

很當从之郭本作恨非也說文門部鬩恒訟也从門从見

兒善訟者也

禮記釋法

朱四

古

穎注警枕也 案蔡中郎集有警枕銘

毋搏飯 案說文手部搏圓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八搏食

引通俗文手團曰搏又引三蒼搏飯也

不爲魁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斗 案依字

當作顛說文頁部顛大頭也从頁首聲讀若魁

朝元端 案說文衣部襦衣正幅从衣耑聲廣韻二十六

桓襦衣長也又正幅也

柔色以温之注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文温木又作

繻 案說文百部脂面和也从百肉讀若柔玉篇百部脂

如由切野王案柔色以繻之是以今爲柔字

冬温而夏清 案管子宙合篇夏之就清冬之就温

禮記釋法

卷四

古

犧象辨

按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巽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
 骨飾之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位犧尊以沙羽為畫
 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為沙答曰
 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
 聲誤耳又犧象周尊也正義曰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此
 鄭氏說也左傳定十年正義引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
 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明堂位疏魯頌
 正義陳祥道禮
 書並引阮
 圖畧同阮氏謂畫牛象與鄭讀不同淮南子高誘注俶
 真訓注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高與阮俱後漢人
 禮記釋注 卷四 五

其說亦同莊子司馬彪注馬蹄篇釋文引犧尊畫犧牛以飾尊也
 亦用阮圖之說張昭謂經義考一百六十三引張昭阮諶多不案禮文
 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是阮說未可據依矣至魏王
 肅又因牛象之說而變其畫飾謂鑿牛象於其背明堂位
 正義引王注禮器云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故
 謂之犧尊魯頌正義引王肅詩注太平中魯郡於地中得
 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
 象形也左傳正義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
 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
 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偽家語相魯篇犧象不出門王

肅注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樽方仲儀象不出門詩鼓鐘
 正義引服虔注犧象饗禮
 也俱未明言其制然杜預多同王肅說梁書劉杳傳嘗
 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為鳳凰尾
 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
 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
 得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疑于青州
 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
 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宣和博古圖曰周犧象二魏太和
 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
 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
 禮記釋注 卷四 六

說以謂犧讀如婆娑之義方是時其器秘于潛壤未之或
 見則曲从臆斷而遷就其義以今觀之蓋可笑矣周象尊
 今全作象形而開背為尊此作象形而出於冶鑄則鄭阮
 之謬槩可考矣紹興古器評曰周犧尊規樞甚大制作純
 古其上作兩犧突然而起通體以雲雷饗饗真周物也漢
 儒釋犧為莎今觀此器知漢儒為陋矣晏謂王肅舉古器
 以為證後人多駁鄭而从王蓋肅說近理而直捷又得諸
 目驗之古器故人皆信之而不知其似是而大亂真也肅
 之詆排鄭學詭計勞心其術愈出而愈狡肅為是說不過
 借古器以壓折鄭氏欺誑俗儒究之此太和中古器誰與

見之而誰與知之所憑者肅一己之私言又適出於魏時而巧爲佐證其不可信亦明矣即使地中果出此器其上又無款識之文而漫然指之曰是周犧象也非晉說而何又漢時不聞有此器而魏晉時忽有之魏晉時他處亦不聞有此器而魯郡青州獨有之安知非王肅輩偽造此器埋諸齊魯之地使他人發之以爲證驗肅之肆無忌憚則亦何所不至哉今考肅說之不合于古者有三犧尊周禮司尊彝作獻尊禮器犧尊在西鄭注亦云犧周禮作獻若如王說爲犧牛豈周禮从獻之字亦可訓爲牛乎如肅之說則獻尊爲不可通其不合於古一也說文牛部犧从牛

禮記釋注

卷四

七

義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古字本作義尚書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周禮釋文獻尊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然則犧尊本作義後人加牛旁王肅望文生義因字从牛遂妄謂牛形可謂不識字之甚其不合於古一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椒真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縷之以削剗雜之以青黃古尊或用瓦或用木故尊一作樽又作樽玉篇樽酒器也易樽酒簋左傳樽以魯壺皆从木古犧尊當用木爲之淮南去古未遠必有所據劉杏亦謂樽用木見前而博古圖云出於冶鑄則斷非周之犧象其不合於古三也且鄭君讀犧爲

娑非一人之凡說也魯頌犧尊將將毛傳犧尊有沙飾也釋文犧鄭素何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沙素何反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娑娑然也毛公先秦古書而故訓傳先與鄭合鄭之說由來古矣周禮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鄭仲師在康成之先已有此說足徵犧讀如娑蓋兩漢經師相傳之古義也洪氏隸續司空殘碑娑娑尊俎謂尊形娑娑然也漢世金石之文多足以考證經典而碑言娑娑與鄭合夫有所受之也又詩閟宮四章以犧與多叶是周人讀犧如娑鄭注郊特牲云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先

禮記釋注

卷四

六

鄭注司尊彝獻酌云獻讀爲儀大射儀鄭注獻讀爲沙明堂位周獻豆正義獻音娑郊特牲汁獻澆於醑酒注獻讀當爲莎古犧儀獻並音娑鄭讀上合于周音而於古書之音旁推交通無不悉協鄭之說合於古音矣莊子馬蹄篇云純樸不殘孰爲犧尊古犧尊斲木制器飾以沙羽故莊子以爲殘純樸莊子周末人與鄭義相符鄭之說合於古制矣由是觀之鄭君之說確然無可移易故詳著之以質諸世之篤信好學者

王制非漢文博士作辨

案禮記王制釋文引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
史記封禪書云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
服色又曰使博士諸生剡六經作王制盧說本此然小司
馬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則非今禮記之王制子幹之說非也賈誼新書無蓄篇引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
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即今禮記王制文考封禪書作王
制之明年遂改十七年為元年則博士之作當文帝之十
六年也賈誼傳稱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後歲

禮記釋注

卷四

十九

餘亦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諸侯王表梁懷王薨當漢文之
十一年齊文王薨當漢文之十五年則賈生之卒定在孝
文十二年至十六年始作王制新書在博士未作之前已
先引王制如此則今禮記中王制必非漢文時所作明矣
毛詩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一曰乾豆二
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董仲
舒春秋繁露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鹵栗宗廟之
牛握賓客之牛尺毛公董生皆西漢初大儒已援引王制
文則王制由來古矣公羊宣三年傳何休解詁引禮父母
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亦出王制

而邵公稱之曰禮蓋王制本古禮之舊文也漢書韋元成
傳引禮記王制天子七廟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賈捐之傳引
王制順非而澤王制疏引許慎異義禮戴說王制五十不
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蔡邕明堂論引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劉向說苑臣術篇引王制
別錄有王制屬制度竊謂王制本后蒼所授故漢儒徵用
其文內則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周人冕而祭元衣而
養老凡三百九十九字與王制文同鄭注亦云記王制有
此是王制與四十九篇同出一時故與他記文或同非出

禮記釋注

卷四

二十

於漢博士之手也禮記正義稱鄭答臨頌云孟子當報王
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又古者周尺下鄭注按禮制周
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
記當作於六國時依鄭義為允盧君謂漢文時誤矣白虎
通多引禮王制崩薨篇引禮王制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
二十稱千領是說禮服之事今小戴記無此文殆漢王制
服制文與

禮記六國時作論

禮記非漢儒作也蓋秦火未焚之前六國時人所撰集也
記引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皆百篇古尚書非漢人所見又
引君奭周田觀文王之德亦與漢博士讀異故知出於秦
火以前也曷以知為六國時作也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
篇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夫曰後學者則孔門之再傳
弟子今記中曾子有子皆稱子又記曾子子張之沒及曾
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子思之子子
上鄭注謂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孔疏謂公明儀子張弟子
又為曾子弟子則為七十子後學者無疑七十子當春秋
禮記釋注 卷四 王
之季而其後學者則當六國時可知矣且樂記一篇史記
張守節正義謂公孫尼子作陸氏釋文引劉瓛說緇衣亦
公孫尼子作班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自注七十
子之弟子夫樂記出於公孫尼子而記子夏對魏文侯事
則為六國時明矣孔穎達正義謂檀弓在六國之時以仲
梁子是六國時人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仲梁子先師
說魯人當六國時鄭志答臨碩曰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
之作當在其後又王制周尺注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正
義引皇侃曰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曰萬億是王制亦六
國時作盧君謂漢博士所作非也以今考之月令呂不韋

所修則秦莊襄相也中庸子思所撰則魯繆公師也三年
問荀子所著則楚蘭陵令也乘馬曰騎田宅曰厭非周制
所有也官曰太尉民曰黔首并非春秋時所有也邾婁考
公之喪穆公縣子之問皆六國時之君故曰六國時人所
撰集也或問方六國時于戈交爭權謀競起何暇言及於
禮余曰是聖人之澤也爾時去春秋未遠大義微言未盡
泯滅一二私淑之徒相與抱殘守闕纂述以成此記使古
禮不至于淪亡七十子傳授之力也且是時西河之教棘
下之師不乏講學名儒漢儒林傳稱戰國黜儒術然齊魯
之間學者弗廢陳涉之王魯諸儒持禮器而歸之考之史
禮記釋注 卷四 王

籍若駢臂子弓之易史記儒林傳孔鮒之書漢記尹高子孟仲
子之詩毛詩公羊穀梁鐸虞卿之春秋漢藝文志魏文侯之孝
經傳蔡邕明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劉向稱孫卿善為詩禮
易春秋記之作于是時也蓋亦有由來矣鄭注雜記引逸
禮王度記別錄以為齊宣王時人所說班志載王史氏記
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引別錄云六國時人
以他記考之則小戴記從可例推也惟其為六國時作故
記載參互時與周禮不合而後人據其不合之處直以為
雜出漢儒豈通論哉善夫朱子引許順之說曰人謂禮記
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

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云云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
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以此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
疑嗚呼可謂知言矣夫記禮者肇於六國而漢儒祖之世
反稱漢儒記禮而斥六國為縱橫亦猶議禮者盛於六朝
而唐人祖之世反稱唐人議禮而斥六朝為綺靡非數典
而忘其祖乎豈知策士橫議而禮未亡詩賦侈興而禮不
墜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天之未喪斯文雖當仁誼凌遲之
際必有守道之儒以延一綫之傳獨禮記也歎哉

禮記釋注

卷四

五

釋大學鄭注彥或作盤答盛子履廣文大士

來札謂大學人之彥聖鄭注彥或作盤彥何以通於盤謹

案古彥與盤聲相近盤之去聲為畔論語由也嘑鄭注謂

失於畔嘑邢疏舊注作嘑嘑字書嘑嘑失容也今本嘑作

畔釋文載鄭注作嘑普半反云本今作畔嘑畔皆盤之轉

聲盤字或作粹亦从半聲故彥一作盤也以聲類求之彥音魚變切

詩小弁毛傳弁樂也讀如盤漢書杜欽傳作小卞師古曰

卞音盤說文日部昇喜樂兒从日弁聲釋詁般樂也弁卞

昇般四字同音通用盤从般聲彥與弁同在線韻聲轉平

則為盤也古盤字在桓韻桓韻中雅同狝字从卞元韻中

禮記釋注

卷四

五

縣纓字又作紉同弁竹器兩收於元韻線韻自同在線韻

皆彥盤通轉之例也又考說文頁部顏从頁彥聲廣韻

二十七刪栒从木彥亦音顏顏與般同韻聲近顏从彥得

聲盤从般得聲比例相求彥之或作盤也可以渙然冰釋

矣

女子許嫁夫死弔孝服議

或有問於余曰里有女子已許嫁夫死而女往弔孝制服禮歟余曰禮也禮記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
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方氏慙謂服齊衰非也通典載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絲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未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答以禮會子問謂斬衰也卽據鄭君之說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封彝聘王顯據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會子問注女服斬衰皆恪遵鄭義嚴陵方氏乃謂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齊衰此脫造之說也通典又引澄問荀啓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甯再答曰荀子海內名族庾氏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足見女子許嫁而夫死亦可不弔若弔則必斬衰矣要之女子弔孝守貞皆亡於禮者之禮不弔禮之常也弔孝禮之變也聖人豈忍強民而爲之制哉

禮記中庸大學跋

宋程子朱子取禮記中庸大學別出單行明道先生有中庸解二程子俱有定本朱子又爲章句然專釋二書不始於程朱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隋經籍志有晉戴容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玉海載梁大同十年張綰朱異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卽隋志所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是也黃氏日抄云中庸唐李翱始爲之說唐權載之文集明經禮記策問云問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又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云以中庸明誠之根本標舉二書之微言權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文公已發其端矣宋儒之解中庸大學者宋志有胡瑗中庸義一卷一齋書目有司馬溫公中庸廣義一卷大學廣義一卷皆在程朱之先蓋其書特粹精前儒固有識之者至程朱益加尊信始暢發其義別出而表章之爾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義朱子亦依鄭說爲子思作獨謂大學作於會子於古無徵章句云蓋會子述之亦疑而未定之辭也

是子思所作亦肌說無據

謂大學決

禮記釋注三續錄

曲禮是以君子樽節退讓以明禮 正義君子有德有爵

之通稱引王肅曰君上位子下民案分釋君子始此

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酌也 案釋文酌漱口也以酒曰酌

以水曰漱正義引音義隱曰酌飯畢蕩口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 案衛氏集說引廬陵胡

氏曰漢王嘉傳喜魏徐弈傳皆云楚有子玉文公為之

側席鄭訓側為特古人設席相對有憂則無暇接人故

特席也陳雲莊謂偏設之非也烏有席而可以斜布者

乎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七

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 案正義曰水潦降魚鼈

豐足不饒益其多孔疏甚明謂時雨既多且盛夏蛇虫

雜居故多不以獻也陳雲莊謂水涸非也

去國三世注三世自祖至孫 案釋文引盧植注世歲也

萬物以歲為世王肅注同盧君之義如孟子所云去三

年不反也與鄭義別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為鴛 說已見前案太平御覽

引成伯璵禮記外傳工商執雞庶人執鴛亦依班鄭之

說

檀弓心喪三年注威容如父而無服也 案通典引王儉

喪服記心制終二十七月孟子言孔子歿三年之外門

人治任將歸正終心喪之制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注君靈公也 案通典引盧君注

君衛靈公也無諡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盧鄭義同

公孫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公孫若匠師方小般若之

族多技巧者 案正義謂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鄭以

為二人劉端臨疑若即般之字恐非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 正義曰考靈耀云日中

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釋文引蔡雖云宿

麥舊唐書引蔡雖云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七

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與鄭說異

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注主戒

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 案蔡雖云迅雷風烈孔

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

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

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

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灾也蔡義甚精陳

雲莊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亦本中郎之說

命太尉贊桀俊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

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案疏引中候

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漢書百官表此太尉秦官是也御覽引蔡邕云太尉卿官與鄭不同

荔挺出注荔挺馬難也 案蔡邕章句云荔似挺呂覽高

注云荔草挺出皆與鄭異易緯通卦驗曰荔挺不出逸

周書時訓解曰荔挺不生卿士專權並以荔挺連文鄭

君與古籍合蔡高失之

曾子問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

忍也欲喪之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

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禮記釋注續

卷四

堯

正義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

公晏案王肅私造家語因鄭公不知何公故僞撰孝公

以實之孔疏引以爲證得毋受授人之欺乎

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注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 正

義又記尋常世子之法朱子移此節於篇首案首言文

王世子是聖人之禮末言世子常行之禮使後人可效

及之記禮者節次分析似不必移

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注皆有滑甘是謂六

和 案五經算術引作還相爲滑鄭君言皆有滑甘疑

漢時原本作滑此作質字因下文相爲質而誤

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爲義字之誤 正義聖證論王肅

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鄭必破爲義者

以上言義之脩下言陳義以種也案王肅專違鄭義其

說不足據沖遠引之非也

禮器會子曰周禮其猶醯與注合錢飲酒爲醯王居明堂

之禮仲秋乃命國釀 案說文醯會飲酒也正義引王

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尺旅酬不三獻猶遽而

略子雍肫改記文不可从也

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

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 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之妻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曰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是本或爲醮也衛氏集說引張

橫渠曰以義禮言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男子

正爲無祭祀承祭祀之重猶可再娶婦人則雖至窮餓

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可再嫁豈有此理耐葬唯

以首娶繼室別在一所乃安張子此義甚精介甫謬戾

不足道也

內則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注眾婦無禮冢

婦不友之也 案項平甫曰言舅姑若使冢婦母得以

尊自怠而凌辱眾婦也怠也不友也無禮也皆當以母

字統之朱子曰或疑當友爲敢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

說同當依項說為允與鄭義相發明也

濫注以和諸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

名諸為濫 案鄭以諸為濫濫與涼一也即後文梅諸

之類鄭又以漿為酢哉廣雅醇漿也酢即味之酸者明

齋王氏謂涼从水旁即冰水也今北人飲冰梅湯風俗

猶然

羞糗餌粉醢注糗擣熬穀以為粉餌與糗此說似脫周禮

羞籩之實糗餌粉資 正義引周禮鄭注曰合蒸曰餌

餅之曰資此二物皆粉稻黍米為之案粉資即今所食

餅也宋子京九日詩糗資花飲鬪公曹謂題餅也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不食雛鼈注雛鼈伏乳者 案雛鼈謂鼈中之卵故鄭云

伏乳陸佃謂鼈之雛者非也雛鼈乃食之美者昔人詩

所云沙水馬蹄鼈也惟鼈卵則不可食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注奔或作街 案說文街行且賣也

或作街廣雅街賣也買妾已見曲禮古人亦有買賣為

妾之事

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為早變也此謂建子之

月盡建未月也 案鄭依周正衛氏集說引延平周氏

曰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依夏正說與鄭不同當从

鄭義

鞞注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也 案成伯璵

外傳曰古者鞞用皮今用絲以代之故其字从絲也

方言曰蔽膝江淮之間謂之韋或謂之被白關東西謂

之蔽膝被或从絲作紱

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

杖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記又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

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

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

潛邛劄記喪服注或問唐開元禮云庶母父妾之有

子者始為之總此子字男耶女耶答曰開元禮不可知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若今律文與此同者則指男而非女矣子即齊衰杖期

條之嫡子眾子斬衰三年條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

知其非女女無杖此有杖故知指男子也劄記卷五答

石企齋書晨興檢喪服小記獨脫落士妾有子而為之

總一張僕嘗笑人不好學不好問豈容自犯之耶昨云

單子字未必指女以禮記儀禮皆稱女子子或女子也

但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豈無女子在內喪服子嫁

反在父之室非女子耶尋玩鄭注兼男女解亦未為不

可晏案開元禮即本小記文閻氏云不可知及復檢注

疏己自知其說之疏矣子字既兼男女說而潛邛先生

曰女無杖尤為疎謬喪大說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
疏引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記又云士之
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
謂之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夫女子之杖著於記
文甚明謂之女無杖可乎閻氏之誤由誤讀喪服傳文
儀禮喪服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
杖亦不能病也賈公彥疏曰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
未冠首加免而已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
不杖問喪云童子惟當室總總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矣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正杖喪服小記鄭注云

禮記釋注續

卷四

妻

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雷氏
以為此喪服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禮記諸文說婦人
杖者甚眾何言無杖也喪服小記孔疏云鄭以婦人不
杖唯謂童子婦人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者謂出嫁之
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杖
鄭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為主者
皆杖雜記童子不杖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正義曰
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
謂十五以上若
世子生則杖婦女之杖具見於經鄭君賈孔之說極
為分明故備錄之以吾鄉潛耶之學既博且精而猶未
免於疎舛甚矣禮經之難言也石企齋名華岱字子嵐
亦吾鄉人與潛耶先生

同受業新茶坡之門 又劄記答企齋云前承下問昏
見劄記移寓詩注 禮用雁勿勿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為然納采問名
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禮皆用雁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
為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
泮北徂夫為陽婦為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
無取不再偶之義謹覆案潛耶引鄭注本儀禮士昏禮
注文白虎通嫁娶篇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
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士昏禮經
作鴈說文鴈鵠也从鳥从人厂聲與鴻雁之从佳者字
別禮記昏義奠鴈衛湜集說汲古閣注疏本皆作鴈今

禮記釋注續

卷四

妻

俗刻本作雁非也鴈正是鵠今北人昏禮皆用鵠沿古
俗也古者鴈亦謂之鵠爾雅釋鳥舒鴈鵠是也李巡曰
野曰鴈家曰鵠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鵠鵠南楚之外
謂之鵠廣雅鵠鵠倉鵠鴈也內則舒鴈翠鄭注舒鴈鵠
也工制庶人冬薦稻稻以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鵠非
謂鴻雁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此說
是也閻先生取鄭注文愚特證明鴈之為鵠因潛耶之
說而附著之
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注操縵雜弄 案雜弄所以調
弦今人安琴弦者必先雜弄其聲隔別調之以定其音

鄭義甚精吳氏纂言引鐘師磬師掌縵樂非也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注當猶主也 案正義曰

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戴岷隱曰學何有於五官然

則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戴學甚允孟子言心之

官則思心為主也五官正分屬五行與孔疏義相成也

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注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

案正義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又引鄭易

注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二注不同衛氏集說引應氏

曰方猶道也物事也此說近之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色五行也 正義引崔氏曰

禮記釋注續

卷四

義

五色五行之音也謂宮商角徵羽之聲案角音木色青

徵音火色赤宮音土色黃商音金色白羽音水色黑鄭

義甚精近人駁鄭君說謂五行與樂無涉失之

奮疾而不拔注奮疾謂舞者也 案正義曰拔疾也謂舞

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速也史記注引王肅曰舞雖奮

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子雍以樹譬喻其

說殊巧當依鄭孔之義

祭義如欲色然注以時入於色厚假以喻之 案正義引

王肅解云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慶源補氏依王說

陸氏佃謂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誠之謂也陸

說得之與鄭義相發明也

經解易之失賊注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易精微愛惡相

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高安朱氏賦曰

賊如論語其蔽也賊之賊言吉凶消息變化無方執之

則反害矣晏案論語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學易者信

術數而違正道有害於理是賊之失也

坊記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於

亡已 案鄭以爵為爵祿毛詩傳爵祿不以相讓此鄭

君所本也陳雲莊集說云爵酒器也引嚴氏云兄弟有

因杯酒得罪而怨者非也當依鄭說

禮記釋注續

卷四

義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

篇在尚書今亡 潛耶先生曰疏引康成詩譜云元子

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注明確

至此晏案書疏引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

有誤當 作坊記竹書紀年周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君去古

未遠必有據依林之奇據偽孔傳君陳臣名以駁鄭注

失之

中庸天命之謂性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案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曰近日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慈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開得這口朱子推崇鄭學如此今日專務章句撥棄鄭注非朱子之意也朱子章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兼取鄭君之義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曲猶小小之事也案衛湜集說引晉陵錢氏曰謂行事之委曲若曲禮之類吳草廬纂言曰曲禮禮之細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中庸致曲同此義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動乎四體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案鄭以四體連上著龜說初學記引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蓋古龜經之文衛氏集說引藍田呂氏曰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與朱子義同奔喪鄭目錄曰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案投壺鄭目錄曰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

篇晏謂奔喪投壺皆禮之正篇鄭君之說明甚非記文也自吳文正公始升附於經實為不刊之典

儒行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為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得不忘百姓之病也注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葉夢得曰適弗逢世天也比黨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晏案惻瘵乃身民胞物與如此方為純儒三復記文為之惻然久之陸宣公竄謫忠州猶輯醫方寓救世之心亦此意也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三

毀方而瓦合注合去已之大圭角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呂與叔曰陶者之為瓦必圓而割分之分之則瓦合之則圓義取諸此案今燒窯為瓦必先合為圓而後析分其半民俗猶然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注止謂自處也得謂事之宜也案正義曰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故情性安和也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

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如此則天下百物萬物皆識知其先後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孔疏發明鄭義甚精周子謂無欲故靜沖遠已先言之矣宋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相以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黃氏日抄云董丞相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不待別補車氏清臣方氏正學皆從之文義至爲通曉高氏攀龍遺書曰大學原是一章書涇陽顧氏憲成謂大學原不分經傳董葉諸君子表章格物章最爲有見近胡氏渭大學翼真又移聽訟一節

禮記釋注續

卷四

五

此謂知之至也於則近道矣之下合爲傳之四章胡氏僅移此章餘悉依朱子本而不用補傳又案高忠憲曰窮至事物之理乃知本耳窮究到極處卽本之所在卽至善之所在其義甚明胡臚明又謂知本爲知止之譌亦肌改不可从

禮記釋注四續錄

檀弓是以爲恭世子也鄭注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 陳雲莊集說云申生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諡恭而已依用鄭說非也惟吳文正公之說得之纂言曰申生之事父也有承順無違逆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卽是彭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草廬此言深明孝子之心事有功於世教大矣故備錄之長樂陳氏曰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已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明者哉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

禮記釋注續

卷四

四

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乎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為忠而一生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萬充宗春秋隨筆曰獻公以申生為世子而又殺世子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為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為子而已奚過焉此論為不刊矣

又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鄭注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案鄭君以亡為亡去陳氏集說引應氏曰國亡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應氏說與長樂陳氏同陳用之

禮記釋注續

卷四

望

禮書云社稷亡則與亡為人臣殫忠致命而已吳文正駁之云亡謂去其位也草廬亦本鄭君之說

又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鄭注徒謂客之旅

陳雲莊集說其徒門弟子也案下文反哭于爾次鄭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又曾子北面而弔

正義曰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既從賓禮故鄭以為客之旅必非門弟子也雲莊失之

又陳太宰詒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鄭注太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 正義

曰此太宰詒與吳太宰同名號同而人異也陳氏集說曰是時吳亦有太宰詒衛氏集說引鄱陽洪氏曰詒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詒問之臨川吳氏謂洪氏正千載之譌遂於纂言兩易二人之名而石梁王氏之疑可釋矣陳雲莊每引石梁之說至為庸陋雲莊淺學多取其說失之

禮記釋注續

卷四

望

又知悼子卒鄭注知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 陳氏集說曰知悼子晉大夫名罄案罄是晉武子非悼子也左傳文明白可據陳氏不學紕繆至此

禮記釋注續

卷四

望

又晉獻子子成室鄭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 正義曰春秋外傳曰斲其椽而輶之張老諫之

是也衛氏集說引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諡獻文爾當考案經傳趙武並無獻文之諡

廬陵肌說無據當依鄭君之注

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鄭注題上事 陳氏集說引

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案此句以結上文如樂記子貢問樂同此文法王氏以為衍文甚謬凡石梁之說至為淺陋而雲莊多引之何也

喪大記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

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案鄭君明於九章算法故爲此注陳氏集說云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刪去一升二字於文爲不辭於算爲無據雲莊之紕繆若此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正義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陳氏集說曰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

禮記釋注續

卷四

聖

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眾子也晏案儀禮士冠禮冠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子子拜送母又拜鄭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並也爲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者成人成人則丈夫故與爲禮也疑此記者考之儀禮經文則渙然冰釋矣石梁承祖之說尤舛造無據